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五八冊目次

洪範明義二卷初卷一卷終卷一卷　（明）黃道周撰　明崇禎十六年漳州刻本　〇〇一

欽定書經傳説彙纂二十一卷首二卷書序一卷　（清）王頊齡等撰　清雍正八年刻本　一一三

洪範明義二卷初卷一卷終卷一卷

（明）黄道周撰

明崇禎十六年漳州刻本

洪範明義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編乃崇禎十年道周官左諭德、掌司經局時纂集進呈之書。其進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歴數之務。初終兩卷，考正篇章，分別倫序。其學深於術數，於五行汨敘類陳災異，以明鑒戒，不免沿襲伏生、董仲舒、劉向等附會之文。至八政疇敘以食配坤，以貨配巽，以祀配離，以司空配兌，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賓配震，以師配乾，已屬牽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後天圖，更為穿鑿。其最異者，至以河圖洛書配歴數，而曰某年至某年為稼穡初際、中際、末際，以至從革、曲直、潤下、炎上，其例皆然。是更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矣。至於改農用為辰用，衍忒為衍成，六極為六殛，殊為臆說。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見其必然。惟其意存啟沃，借天人相應之理，以感動恐懼脩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意則與經義深有合焉。置其小節，存其宏旨可也。

維此建用發於庶極先後背馳大義乃失
幸有條貫未墜於虺以圭測日不乖其次
乃理舊章以定厥經如彼五緯從月與星
寔採先儒仰質
是爲明義初卷
本古文一篇
定今文一篇
九紀下依蘇軾有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
皇極下依金履祥有無偏無陂至爲天下王一百字

三德下去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四字移置篇末
皇極下移欽時五福至作爾用咎一百四十六字於福極之後惟辟之前
凡正定四處刊譌三字晨作晨忒作弋極作極

上卷 有序

匪明曷述匪聖曷作有典有則言循其故
煌煌
聖謨闡繹自天九用王敬精一出焉孔言止善
範言好德惟此善德建爲皇極肅乂哲謀
與聖相從虞夏昭茲

宣肅二宗念我下民寔卯陰騭爰去淫比以詭
敬一後民與稽信於蓍龜天視天聽則何
所疑毋曰威福耑出惟辟天叙彝倫亦有
與極乃紹聞衣爲十一章視彼日餘與易
同行爲明義上卷

訪箕章第一
叙疇章第二
五行章第三
五事章第四

八政章第五
五紀章第六
皇極章第七
三德章第八
稽疑章第九
庶徵章第十
福威章第十一
章分可不錄以是篇原未有章分故依原文別其次第凡五十六字并洪範原文一千三十九字當一歲日餘之分所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也

下卷 有序

疇範之原負扵神物性命旣治象數乃出
二五衍化中和所敷生克比倫乃與天俱
禍福將興兆扵四體山川雲漢蓋亦猶是
事則有徵政則有稽以紀紀德何福不齊
乃悟人天寔萃一敬凶以靜消吉以善應
威福之窮則惟滿盈無平不陂無亢不傾
至道精微察彼三五剝復共姤皆扵月取
睿聖玄通黙如不知龜朋筮昆日君月師
上確下賷明明圖史往藏來知
二十六圖二十八紀勿謂繁幽

爲明義下卷

雒書九疇圖一
河圖五行圖二
河圖五事圖三
八政分配河圖四
八政互治河圖五
八政先天雒書六
八政後天雒書七

五紀九疇略例圖八
五紀九疇略例圖九
作聖圖十
建極圖十一
中和圖十二
慎獨圖十三
三德四克圖十四
九德配三德圖十五

九德配四克圖十六
四克歸仁圖十七
三兆占象圖十八
休徵圖十九
咎徵圖二十
歛福錫極圖二十一
詩春秋嚮威圖二十二
春秋詩嚮威圖二十三
五精積微圖二十四
七閏積限圖二十五
福極圖二十六
水行汨叙紀一
火行汨叙紀二
木行汨叙紀三
金行汨叙紀四
土行汨叙紀五
先天八政疇序紀六
後天八政疇序紀七

曆數統紀八
河圖稼穡歷紀九
河圖從革歷紀十
河圖曲直歷紀十一
河圖炎上歷紀十二
河圖潤下歷紀十三
河圖稼穡後歷紀十四
雒書稼穡歷紀十五
雒書從革歷紀十六
雒書潤下歷紀十七
雒書炎上歷紀十八
雒書曲直歷紀十九
日月失叙紀二十
星辰失叙紀二十一
歲時失叙紀二十二
煇占異紀二十三
雨徵異紀二十四
暘徵異紀二十五

燠徵異紀二十六

寒徵異紀二十七

風徵異紀二十八

以上凡二十六圖二十八紀今五十四篇間有不入圖紀者㮣見經文之下其章次皆依正定今文與圖紀相麗爲疇範之璣衡彝倫之關與

終卷 有序

古哲云遐師心則殆徵言無章亦靡所届維此

聖人爰擇蒭蕘理當息喧言清霧消繹彼經文

既踰十載雖有前緒未豁厥昧泛之泳之舟之方之乃知古人亦有未詳譬彼耕耘徃而反始一畝百反乃知其理皇皇者極是歛威福帝訓丁寧皆思其後九疇既終爰申帝訓福與德偕言爲道貫非曰五中卽爲福極終念父毋以作爾辟堯舜所傳禮樂始興惟和惟修簫韶乃成仲尼祖述肇稱絜矩寔配九疇以式下土上下四方居然圖書建極用中周流六虛徜於盛哉禹箕之言亦三千年誰承厥流誰開厥先非邃

聖人壹何以傳是爲明義終卷

再定今文一篇

五紀下如前有王省八十七字三德下如前移惟辟四十四字嚮威下有惟辟四十四字其歛時五福至爲天下王二百四十六字俱在終篇皇極下只有皇建其有極五字又庶民惟星一段二十九字在師尹惟日之下在歲月日時無易之前尚依原文未更

凡再定下卷今文一處

六府河圖一

三事雒書二

三事雒書三

三事雒書四

九宮圖五

九成圖六

平格陰騭圖七 卽絜矩圖

右除平格圖合前通圖六十弁平格圖六十有一

此書肇於丁丑冬仲奉
命纂修凡十閱月至戊寅八月與儒行月令緇
衣四種甫及就緒值建言降謫乃倂束
進呈未勝副本只存原草藏於笥中巳卯春
聞漳郡諸生咸云書經
進呈必須傳播以諭殿
聖德敷闡文治乃稍簡原草繆付剞劂三書頗
有次第讐較易成獨此書下卷紊亂未遑
釐正又會有檻車之事废無完理不圖蒙
恩重荷
環命感餘生之幾何歎微言之未絕乃再簡下
卷以付諸生事久文遷聞與
進呈原本稍別而其櫽栝理義一也上卷則
依原本無有差池言念微勞不成報章後
識異同以俟來鉞云癸未八月望日道周
再識

洪範明義初卷

日講官臣黃道周謹輯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道百世所取法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孔安國以是書箕子所作蓋自夏商而下聖賢之筆僅有存者獨是篇耳神禹旣殁至道難聞湯伊所傳極於人事是篇統括天人綱紀萬象信易學之閫奧聖道之要領也後世聖人有志於堯舜之道傳神禹之學者必在是篇焉篇中有辭簡三四處讀者相沿迷其條貫今先爲甄別釐正而後明釋其義皆仰藉聖謨遠資祖訓庶可質諸無疑俟而不惑焉

原本古文 上卷皆依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illegible]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宋臣蘇軾云此下有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自洪遵張九成樂夢得皆云然當從之為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蘭溪金履祥云此下有皇極之敷言自無偏無陂至以為天下王一百字理亦當然其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三段一百四十六字宜在末章五福六極之下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爾用咎

臣按此三段一百四十六字皆言好德錫福之事為箕子既叙九疇又申錫其義以明皇極為九用之宗壁書漆簡誦習既久開有斷落遂取諸有錫字類者皆繫于建極之下不知其為申明福極之說綿繹先後其條貫自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臣按此皇極敷言猶周公致戒孺子其朋之意仰繫皇建有極之下與金履祥說合無疑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臣按此兩段一百字皆皇極之敷言箕子旣述敷言又申其說猶五紀之下有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也凡厥庶民下有皇字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臣按此一段三十六字皆本王道以成三德與下文威福之義無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按此一條四十八字即在斂福錫極三段之後蓋合福極嚮威而言之以明兩用之歸于皇極以終九疇之義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忒猶大衍之掛一也因上文有忒字遂誤作忒字相近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臣按此一段八十七字爲五紀之演疇如蘇軾之說也宜在第四疇五紀之下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六極（極當作殛）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臣衛一條文義未終古人立言各有綱紀次第其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三段一百四十六字宜在此下無疑也又惟時作福四十八字皆嚮威之義與剛克無淡亦與是相聯則文義燦然條貫備舉矣或疑無偏無陂兩段與是嚮威義亦相犯當爲此篇一大縮束則文意悠揚前後無撼然古人文字不作修倩只要綱紀分明自四五紀而下各有演疇則皇建其有極而下亦須分流但不得以保極作極會極歸極之類涯下一處耳今定中條爲皇極之數言九演一百字自五福六殛而下有欽時五總三段一百四十六字結以惟辟作福一段四十八字體嚴義足無所復疑凡洪範一篇一千二百九十五字無有闕漏但段落錯置耳今定爲經文如左

正定今文（下卷皆依今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農用之農疑作晨　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此下依蘇軾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此下依金履祥無偏無陂一百字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臣按此五十六字爲皇極敷言下段四十四字宜爲稽疑篇之末簡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臣按此四十四字宜在威福篇末詳定于後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舊本惟辟作福四十八字今移在五福六極之後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三段一百四十六字言歛福好德以終建極之義與威福相聯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按全篇文義曰皇極之敷言一段四十四字移足于此則條貫完好先儒未開此義姑以敷言兩段相承世遠文湮無徵弗信俯俟

聖明獨斷定其式序以貽來人也

洪範明義卷上

日講官臣黃道周謹輯

訪箕章第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殷曰祀周曰年逸周書大匡篇亦曰十有三祀則是周未改年也武王承文王之緖致辟于殷釋箕子於囚因而訪道易言箕子之明夷明禹湯之道在于箕子也道在箕子則武王必就學于箕子古稱武王師於箕子大戴禮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則訪道之禮或當然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湯於伊尹武王於箕子蓋皆師也舊書序稱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以箕子歸作洪範云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陰騭定也相助協和也彝倫常理也言上天靜默品騭下民作君作師以相助和協其天下必有常理敘布其閒循之者治參之者亂是以天人感應百世不與是聖學之首務也蓋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形質不齊因其生克以爲倫敘而人兩受于天者曰命曰性性命之原本於太極至善不雜至一不二陰陽五行以是分化趣吉逆凶是生治亂衆人皆知爲善之得吉爲惡之得凶而不知其條理倫次毫髮不爽嘿操其柄品騭于上謂之帝天精明其道敘布于天下謂之聖人聖人之協天道猶日用之於飲食也武王生術聖絕老家學於天人感應陰騭相協之道蓋深知之而猶云不知將以發其義類垂思百世盛德之至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汨亂也畀與斁敗也九疇即洪範之目其文縱橫如田畝之有疇然也箕子承武王之問乃答言在昔堯時鯀任其力不率水性障塞洪次亂五行之然土帝乃震怒不畀以洪範九疇民既不得安居彝倫亦以斁敗蓋五行生人水爲之始水既亂行則土不稱積火不炎上金木因之不遂其性蓋天地之有五行猶人之有

五質五質循敘而後性命之理可求也繇任其力以拂天地之性其始以爲物皆可以力爭其祭至於敗壞不可救拾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顧水性以修幹蠱之業不樂其有奇功而樂其有常理上帝知禹不怫人性以汨天道乃錫禹其範九疇以奪下民與厥居而五常之理無復秉亂是禹順水性即所以順天地之性順天地之性即以立爲民之命其道不敝其理一也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壞王宮王子晉論共工伯鯀之意亦若此程顥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物各止其所而天之彝倫乃敘故曰相協厥居蘇軾曰騭升也通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著顯然命之則家爲巫史矣惟達者默然心通謂之陰騭君子不默道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王爲曰陰騭者上天之事相協者人

君之事言上天深定下民與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協其居以遂天性也先臣劉三吾嘗引王栢之說以詆蔡傳其實陳隲相協皆本於天書曰協和萬邦詩曰克定厥家雜人事亦天道也自三代而下皆以五常為性本人而得其體故有仁義禮智官之名三代而上皆以五常為命本天而得其用故有雨暘燠寒風之實循其淵源皆根本太極分布二五命之曰性率之曰道修之曰教歸于至善好德而已故洪範一書言天人感應一以好德為主孟子言人性好善猶水就下周敦頤言五行本於太極意亦如此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縱橫十五皆貫串皇極以敘九疇自人視之則為至道自天視之則為常理自聖人視之則以為皆上天相協之事陰隲之心而已

敘疇章第二

初一曰五行

此敘疇之綱也洛書九疇始於天一天一為坎坎以從坤萬物所生天子負扆而立嚮明出治昏見中星皆見於南方故雖乾者聖人所為治坤坎者聖人所為宅也物之生各有從始五行既具陰陽始著其理以為五德五性其質以為五體五色其氣以為五聲五味之人本于太初以立命始以得五行精一聖致以辨德性氣質之顯以進其不及極其太過是為相協之始事後世人主以八柄在握處福自用未有原本五行而循天若者故初一曰五行所以陰隲下民先立其命也一與九合皆皇之星南比反易太史治之先儒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

宣宗章皇帝曰皆以五行本諸天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二者西南之位也坤與巽合萬物之所從入人事動于朝而息于夕五行疇于書而辨於夜故天所為五行人所謂五事萬物成形禍福以分則敬用者立極之始也帝王故身卽以敬天事身卽以事天天道而後次以帝德則敬立而體用乃備矣二與八應坤艮震巽至相為治此天人之要路也天子有道師保傳治之

宣宗章皇帝曰五事所以治心脩身為皇極之要敬之一言又五事之要人君為治之心法也

臣按武王克商既訪道于箕子及踐阼之三日召士大夫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可為世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謀于師尚

父乃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道猶有存者亦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机鑑盥盤帶履觴豆戶牖杖劍弓矛皆為銘儆焉此二事若合符節明而洪範之言大備矣

太祖高皇帝世宗肅皇帝皆有觀心亭銘敬一之箴義出於此皆以保治萬世陰隲相協之要道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疑作晨師古曰農學也鄭玄曰農讀爲醲重用之也諸以農爲八政之首者非是三者正與方之位也震與兌合人官與兌神互相爲治故有天命則有人官有五事則有八政五事以正性命八政以五聲樂人說於坤而出于震自黃鍾而林鍾而太族八律之序也自姑洗而夷則而黃鍾五位之等也故卯辰之間先王所以重其事也天子有道冢宰治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四者巽東南之位也巽與乾合帝天神人之交也二氣五行互相爲治故有八政則有五紀八政以仁天下五紀以仁萬世協者天人之合也自震而巽順行以通于極繇是則萬物皆協矣天子有道卿士師尹治之

宣宗章皇帝曰繇前四疇皇極之所以立繇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天也極君也極卽北極洪範以天道治天下治而垂象故八政在左立而監本故五行在後以人道南面仰而則之則東西南北互爲用也聖人本天以爲體本心以爲用建於不動以爲衆動之極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蓋此謂也天謂中分一百八十三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人不見南極而見北極皇皇在上至精至微至中至一凡萬物之所謂命謂性謂心皆出于此也自其分佈流行合理與氣而言之則爲五行自其運持推後動靜不分而言之則謂皇極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備也後世儒者不知其說以爲王者建乘皆用大中無太過不及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之党因時調停爲羣情取衷弃使邪正君消賢好作用而從皇之極始不可建今夠日月運行春秋之中去極各九十一度比進二十四度日永而暑暑則萬物蕃榮民得免於沍陰秋肅之患南進二十四度日短而寒寒則爲物歸根民得免于寓疫耗泄之患天地之意皆以生人也而所栽制其間損益進退不爲寒暑燥溼所動者率於近極六十七度之端禀禀乎見之學者不觀於極則不知天地所以立心不知天地所以立心則不知生民之所以立命推其原本則正要乾擬淵然不動無喜怒哀樂之私有戒愼恐懼之實是建用之徵言也

六西北乾位也乾秉三德以應五紀有三德而後五紀成其功乂治也剛柔正直具

陰陽其爲治也君子成德于身以協五紀鐸歲乃有百世之治焉乂協亦敍也非敍則無以治身無以治身則無以治卿尹士康人故乂協之通于皇極乾坤之順治也自乂協而外彝之異數曲折味位矣以乂道承之則乂協敍念亦互爲用也其在先天訖於艮兌岳牧治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七正西兌位也兌爲明澤以稽八政天下之叢疑者莫八政若也明以稽之明晨互用明晨之卣言明晨也古之尊神集于西有神人參稽而皆后謀夫無有自專其智者矣故兌者悅也明而後不疑不疑而後悅悅而後天子有以正其德庶民有以享其主天地有以神其用八政之行行于流木明明用之物也其在先天訖于坎離太

卜太祝治之

次八曰念用庶徵

八東北艮位也艮成萬物以徵五事人事盡于下符驗充于上念者也省亦敬也人之精與天之知氣互相爲治省懼多則民寡過知順積則物無厥其協于歲月體于卜筮驗于災孽非過也亦猶是天性之自爲命合也其在先天託于震與太史太師治之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明也威畏也極疑作殛九爲乾離以納坤坎故八方分用而九得二焉其五福之用嚮於皇極六極之用威于五行故南北正治嚮明操柄則取諸此矣皇極不言福

五行不言威而九以乾離併而取之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夫是二者皆天用之非君用之也天之所嚮則福之天之所威則極之一本之五行若云其命則然自取之耳詩曰自求多福書曰自作孽夫是則亦天子之所自治也然則五行不言一用九位氣言二用何也五行歲其者也九位顯仁也歲用則歸于一歸于一二無所不用顯仁則合於所合十兩則無所不用若皆化矣故人君之八柄皆非人君之所自用也五行之數根狀於地而動者於南方爲人君者敬以居之虛以取之嚮之威之與天下其聽與天下其求如此而巳矣五行之根狀于地而動著于南方何也人若地而生嚮明而凡見其用則藏其體見其體則藏其用故見北極不見北極而下者循艮之止其背也故體者極也用者日也不見其體則其用著見其用則其體隱

矣日在于天五行之所從始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藏用鎮人主之有後宮故後入詘之坎先天謂之坤萬物所宅故謂之故日在于午五行之所從義一成之八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顯仁德人主之有前朝故後天謂之離先天謂之乾萬物所流故日歲日躔日在于卯五行之所觀從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曆于是利見循朝宁之有東序入政出長夙夜匪備以厤其事故謂之晨日在于西爲行之所離舍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而歷于是靜定猶朔宁之有酉序延事積喜動靜吉凶不違其物故謂之明酉者天地日月之正位也冬至前後日出辰而人由五事五紀五相爲治天人于是辨其識夏至前後日出寅而入成三德庶徵乎相爲治天人于是盡其績五事五紀三德庶徵四者皆五也寅戌叙一辰申叙九皆十有

五也然而不貫于總故五事庶徵五紀三德以坤艮巽乾分爲治也九疇之爲象二疇相乘而謂之兆太卜有原兆玉兆瓦兆相乘之北七百二十有九其縱橫十五者得八而巳天子所執以治八方非聖人則爰之能用也因天之象俯以示人則九乾一坤南首北尾三震七兌左股右體人節而蹈之以望極見天之心因地之象仰以跡天則一坎九離北首南尾三震七兌左股右臂天俯而禹之以皇極見人之心故語天道則比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下五行所宅於一之用皆不可見爲嚮威之根自出地而上六十七度要至以南福極所宣皆聖人體天與天下之所共見語地道則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下五行所宅洽一之用皆不可見爲嚮威之根自出地而上三十一度冬至以北福極所宣皆聖人體天與天下之所共見天下之所共見非所

不見者用之不神故敬一之要術之於冴宮仁義禮智之端藏之于幽隱左有實師右有書飛事紀在前德微在後是以福極不大家鉞不誅而天下治下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天所錫範于文王者乎

宣宗章皇帝曰天以二氣五行生育萬物而理行乎其中人君以其理脩已治人而氣參乎其上故九疇于天道人事皆互言之至哉

皇言得其選矣

臣按漢唐諸儒以皇極爲大中不知精一危微之旨本於辰極即所謂以敬作所者也皇極之義不明所以曾布王淮亂之于始韓侂胄溺之于終唐之建中大中宋之建中致和奉是既也今既原本天地取表以凡以至善爲建極之進以慎獨爲建極之要則紛紜之論息有折衷邪說誠行可以不作西漢諸儒惟董仲舒達于性命然其時舜與末著不聞精一之旨其爲中和者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不窮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于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酉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止于中中之所爲而必該於和故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陰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中者天地之極日月之所至而却也仲舒此論亦與建極之義相象然天惟一中歲有四和日月之運行以寒暑爲冬夏以風雨爲春秋春秋二中不過晝夜所爲

平等非天地建中立極之義如云中者天地之極日月所至而却則又遠天居所不動之言參大約漢唐而下此義久湮求其清要莫明于大學實備于中庸大學之始論言明歸于止至善中庸言明誠歸于無聲無臭至矣至者極也繼皇所建不假慶成不煩質慈爲性命之淵源中和之根氏自沐洄外無得而圖焉周敦頤作太極圖言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而立人極焉朱子深信其書以爲出于洪範然洪範所稱皇極確有建用之文濂溪所稱無極巳陸玄虛之藏五性感動已消氣質之間主靜立人亦乘敬一之旨也古人觀象至精不以一爲太極而以一爲五行不以五爲五福而以五爲皇極明以一皆當五五即爲一人包五氣五質而生心不在五氣五質之數此極既建明萬象環生先儒曰皇極不言數不可以數明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明于二詩則知建用之義矣

五行章第三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行分北序其生長所謂動也陰陽之精見于水火剛柔之義著于金木土載其下

以道地天有是五者以別男女以正性命
陰陽相交剛柔相推變化繇綜成當幼器
而治亂出焉帝王之生皆本五德以長天
下而其說與妙不可復稽但以數而言則
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爲生成之次以
象而言則一比二南三左四右五中爲分
布之等故人生而有體魄氣陝祭街經緒
推于四海曰月出人無不同者下支消邵
曰用所資皆是物也聖人觀形以知理敘
性以知命觀其生勝配合以知陰陰相協
之意故生者以協父子勝者以協君臣並
者以協兄第因君臣以協夫婦因兄弟以
協朋交智絲此出禮絲此作仁絲此倫義
絲此制信絲此立驗職官獄絲此以理道
化致刑絲此以設于以制範利用則大備
矣聖人雜不明著其事而福極之所彝生
燦然可見要以原本太極脩道明教納民
于至善之域則非聖人不足以語此也

孔頒達曰萬物成形自微漸養五行先後
亦以微著爲序水最微爲一火辭著爲二
木形實爲三金體圖爲四土質傳爲五五
行之形布于地其氣運行于天故其宿次
分野禱福驗下人事對向曰精發于地而
華形于天易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
聖賢格物窮理何以知此
朱子曰五行質其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
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
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文曰河圖
以生爲序故自比而東而南而中而西雜
書以題爲序故一六在西北七二在西南
四九亦東南三八在東比此但語其概耳
其實五行之理無所不則以類族雜物正
位居方則其序備在圖書者舉五德之運
帝王所以升降萬物所以與衰闕依洪範
爲序如人動生一月而生岸液二月而生
氣息三月而生體質四月而生骨魄五月

而成胥內人道之成先有男女而後有夫
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
臣兄發朋受親敗上丁貴驕在天以爲當
理任人以爲覓偷大易叙卦亦係此意諾
云生赳者按剛擯索不兄術也
臣按古聖少言天道其言天道者惟洪範
堯與二篇爲尹古曆數之所從出仲尼子
彥木之談也允仲尼言般曆憂暫皆謂之
日禮于產言陰陽五行皆以禮明之故洪
範者憂般之禮書也子太叔曰吉也聞之
先大夫曰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
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逞則昏氣民
失其姓故爲六特五嘉三穢以奉五味爲
九文六柔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入風七
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婚媾
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時和樂人語五緯二下分滿一水自作其而有
爲惠不能意勝義于各名其水德九誠行十五
刑以失自粗之類七二後體二之而作炎去木
微幼乃曲與運自百于合數火潤八鹹十其德
權其能直範貞夏餘一五而三二而之以九之
罰生協以合之殷歲百行去木百七數七生運
以殖千赴爭能而以八之其四四而九經其三
類長天于如辭上易十合生金十六十六餘百
其育地禮哉也文象七各數土其而火自作二
震是之者氏閒獻華歲以九居行十德六善十
曜故性謂五宮熱之前成得兩潤文之而作其
殺好是之德流致天盛數五稿下與運七善行
數惡以成之覽絲地者行德以以五二而之曲
爲不良人說至周之後其之承六合百八數直
溫武久此鄒數而歷衰體運前經其八而一以
慈哀故章生抽來上前數皆後九餘十九百八

經八作八而七而六而九而七去其五生
其餘作發作發之數一有二十合德之運
三百六十其有從革以九經九自九而六
而七而八而十去其五生其餘作辛作辛
之數一百三十有五三分損益以後于土
其全德不敗不復于土土德之運兩復兩
參五百五十其行稼穡自五而九而六而
八而七而廿復以十經之并其五生其餘
作年作年之數二百七十五以合于木前
後二千四百七十五歲損益三百有五而
五德再周德盛者一姓而再興德衰者一
運而數姓前並削後難前決則復革祀宋
有後則顓皞而上猶可屈指也故知聖神
之文必無虛發書意之斷常未盡言影響
傳會以求精微去之遠矣

世宗肅皇帝曰天以二氣運育萬物五行受命
無一不然人君能靈天心牧天民以五行
爲治聽政施令皆上合天意下合民心是

即所以福乎民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言五行之質擧質而性見擧性而德亦
見焉水居北方質潤而善下火居南方質
炎而善上善下則物以生善上則物以熱
木居東方善曲以直金居西方善從以革
曲直則物得其用從革則物得其利土則
無所不周也凡人之生水降而下以受其
精火升而上以受其氣左手曲直爲柔以
便右手從革爲剛以利脾臟受物縱横吐
納者稼穡也聖人觀于五行得其常質又
推其德性以施于物故于潤下得其智于
炎上得其禮于曲直得其仁于從革得其
義于稼穡得其信人主智不足以必物則
爲水不潤下禮不足以與交則爲火不炎
上仁不能旁達蘊生苞櫱則爲木不曲直
義不能裁決乍作作止則爲金不從革詩
書不御人民不殖政令變更教諫不入則
爲土不爰稼穡也

五行傳曰田獵不反宿飲食不享出入無
節奪民農時作爲姦謀以奪民財是爲木
不曲直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
正棄法律縱情欲是爲火不炎上治宮室
飭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是爲稼穡
不成貪欲恣睢務立威勝輕百姓好攻戰
是爲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
天時是爲水不潤下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言五行之氣擧氣而理見擧理而功亦
見焉古人之味道也發有含聲色而得其
用者矣視玄而聽羽視赤而聽徵視音而
聽爲視白而聽商視黃而聽宮人所能也
味智而得其鹹味禮而得其苦味仁而得
其酸味義而得其辛味信而得其甘與夫
味其而得信味辛而得義味酸而得仁味
舌而得禮味鹹而得智此非人所能也天
人之闇以氣相取能者用以作嗜不能著
用以作感不待察其聲色而氣先敢之美
人主不納忠言見利遠功則水不作鹹不
寶儀物簡衆便獨則火不作苦重細過易
入人之罪則木不作酸好姑息讒聞得入
則金不作辛仁贊在野莫與盡力則土不
作甘于產言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于產之
智則足以知此也右之聖人觀物之質而
知其性觀物之氣而知其命觀其所作而
知造物者之性之命體之察之服習既久

則彝倫畢見仁義禮智皆根于心而後發爲事業猶五臟之注于耳目雲雨之發于山川色聲臭味之發于物則也若是而後可通于五行之用者矣

五事章第四

二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天道言行天之所自行人道言事人之所有事也天有災祥惟水最大而火次之人有吉凶惟貌最著而言次之物有利害惟木與金人有邪正惟視與聽火爲災烈於水言之取四迅於貌金之害人重於木聽之入邪深于視此四者行事之所以相配也以事從行取其用者以察災辨辨吉凶審利害別邪正則亦無所不用矣敬者

思之權量也五事皆敬則無所不休五事皆肆則無所不咎以敬爲事因之以爲德性因之以爲學問而後天人之行事可得而言矣先儒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夫是之謂質又曰人之生而形質具既生而聲音發火之而後能視之火有火而發能聽又火之而後能思五事之有先後猶五形之有微義夫是之爲氣氣與質皆可與辨體未可與明用也體用之原出于動靜動靜之本出于陰陽陰陽之用合于剛柔水以陽用陰體動而用靜貌得具事故以貌爲水天下之作態多发者皆水也火以陰用陽體靜而用動言得其事故以言爲火天于之著筆著舌在皆火也木以柔用陽以動而爲靜金以剛用陰以靜而爲動視陽以動爲靜陽而近柔聽以靜爲動陰而近剛故以視爲木聽爲金入耳之後而陽合者皆木納而

易斷者皆金也古之聖人遠觀近取成得之意哉得之象醫者得之意卜者得之像卦以象爲體範以意爲用配屬不齊文何堅受

臣按五事配屬諸家互異素問以生爲序則貌上言金視水聽木思火五行傳以魁爲序則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然以五事庶徵推之則洪範之序自有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與二家者安自分行也諸說參宮格情取叡但謂貌以作肅似室屬木說爲內景自宮屬水耳漢唐諸儒皆謂處東方爲木震爲足以動容貌西方兌爲口兌以出詞氣南方離爲火火以離爲且北方坎爲水六以坎爲耳其實不然者易有易之序範有範之序其一二三曰的然不爽皆室昔駟且如醫家以木屬屬肝屬目萬物齋祭以魂相視以肝屬水肝腎下寶類達于四肢又何疑下貌之非水視之非木乎

黃幹曰五行之序所配與所屬者不同配者對待爲體循易之先天卦圖屬若旋行爲用循易之後天卦圖洪範對時古其所卽二家流行言其所用是說近之然自占聖人立言有雖然不易之處非苟然分繫而已凡人先氣而後質先精而後魄五氣之爪藏于辭藏爲五行之實人所以生五精之用達于類面爲五行之董人所以策天人交惠皆取其卷實如主客然而指觀也天道仰而成對以南爲首人道立有成象以比爲癸南比交濟精神在而而有鼻口耳耳物有臭味色聲人物之生始于鼻耦鬼之通始于臭故鼻主貌而稍下口主言而炎上目王臥而齒直耳主聽而從華心于思而稼猶內發了臟臟外達于事物次第敬然不可易也知其不可易者而後以舊于我易不易之故而後人人變應之義

可微言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人事者天道之精神也天人之精神皆聚于敬非敬則五事無其體非敬則五行無其用貌敬則恭言敬則從視敬則明聽敬則聰思敬則睿貌言視聽思五者皆人也人而天之恭從明聰睿則皆非人也貌恭不在于潤下言從不在于炎上視明不在于曲直聽聰不在于從革思睿不在于稼穡壽變其氣質則氣質皆變矣緩橫係稽以爲睿思與化從革以爲聽聰以道出直以爲明視炎上不焚以爲從言潤下不流以爲恭貌香存其德性則德性皆存矣古之聖人載禱簡少皆未有所學學水之善下以爲恭貌學火之善楷以爲從言學木之齒血不敘其質以爲明視學金之從革

不主先入以爲聰睿學上之孫禱揣之釋之以爲睿思如此則可謂之知道矣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聽作謀睿作聖

天德者人事之精魄也敬其體則其用具敬其用則其體備舉矣恭從明聰睿猶有其氣質焉爲乂哲謀聖則無後有其氣質焉阜口旨耳之化於心思猶水火金木之化於太稱也天下之人食于鹹苦酸辛不知其爲水火木金也猶食于肅乂哲謀不知其雖之鼻口目耳也聖人自敬其身以及其身之天世亦因而天之天下之吉德美事則皆以爲聖人之爲之故其恭從明聽發于一身而肅乂哲謀著于天下大下從之以爲聖人是則思之爲用與皇極同用無不敬儼若思是之謂也朱子曰洪範五事以思爲主四者可見思不可見而行乎四皆之間然其躁存之瀨

必自可見者爲之會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斯遠鄙倍矣故君子之學自外以斂之內自其可見以欽于不可見者辭貌而言辭言而聽而聽而思謂近蘊親以爲操存之序允若是者所以爲仁也仁則誠誠則忘天與人合故行事不二神化不訓也傳曰五行之秀爲人人之精神爲聖書曰皇聽明作元后於其擾存之息皆與下學爲於孔子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視詩曰思無邪此五者又敬事之實也

世宗肅皇帝曰敬用五事者言人君能誠以絡身而聰明于視聽恭于貌顯于言乂思微察通是乃所以建極而爲福民之要也

八政章第五

三、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立而後五事備五事備而後五行之用得其所民生而有食有食而後有貨食貨具而後有以明報祀死養生而後有以安其居安居重遷而後可教可教而後可禁可禁而後可與禮樂可與征伐故八政以緩急爲次八政之始于食徵五行之終于味也五行之用鹹苦辛酸皆可以食要之于其可以養性鹽鐵泉布皆可以貨要之稼穡可以養命故五祀皆可報也而重于社稷五土皆可居也而詮于曠虛五教皆可瞰也而慎于泣衆五禁皆可勑也而嚴于寇懷五等皆可賓也而向有德五戎

皆可師也而要止亂周公生于夏殷之後彝倫廢數故其典制許于宜傾大禹生于唐虞之間廣徽尚存故其閒撥精于性命孟輒與庸王諸說故以由訟樹有當八政之餘箕子與聖人數陳故以政事疇威寓五行之內是以九疇皆有演歲而八政獨袞將其大者存于典謨精者存于皇極太宰所職稱在官師未延以繫天德王道之旨歟

臣按八政盡在舜典故洪範不復敷詞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已盡八政之義至于后稷播穀伯夷秩宗禹平水土契司親遜皐陶明允龍作納言通于賓益作朕虞通于貨總師之人道于徂征則彝倫咸在矣文如禹貢之致詳于食貨時懲之歲秩于雖望古今八政偏在二篇是以作者不復數詞也正義曰八政皆以及民非獨王家之事食貨祀賓師既

皆指事爲名司空司徒司寇又皆指官爲號者三卿所與多方意非一義所盡也周禮食貨出于司徒統在太宰賓祀皆在宗伯協于司徒司馬總六師之職司寇與克詰之征獨司空無事從力于虞危之閑夏人尊司空以尚司徒故特職三卿也故洪範之意皆以五行爲土人事天工皆爲五行之相協祭三卿以治五行則食一爲水貨二爲火賓三爲木師四爲金祀五爲土也寧二事以正五宜則司空爲水治比方司寇爲火治南方賓政爲木治東方師政爲金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也

臣按易之爲道與範表裏範言天德以章王道體九而用八易言上道以章天德猶八而用九易之體八者如乾以自強坤以厚載坎以常習離以繼照震以脩省艮以止思巽以申命兌以麗澤皆藏道而顯德未嘗及政也與一及之而非其至也範之用八者如食一貨二祀三司空司徒司寇七賓八師皆義德而顯道若太當及于性命者間以五行屬之而亦非其至也今觀二書互爲體用易言其體範言其明綱領各八其別六十四以六十四乘之四千九十六如食以養生貨以阜民祀以報本司空掌士司徒掌教司寇掌禁賓以柔遠師以除纂每政之中各有八政八八相起而禮樂變化施于無窮唐虞成周官制相參稱爲未備矣八政之中賓簡于祀祀簡于貨然是三者猶微相灰循金木之於乾坤風雷之于水火不因微著以爲次序必如易象所屬則乾兌兩金震巽兩木坤艮兩土司空兩水司徒兩土司寇兩火因而重之多寡饒之各不相礙也因別爲圖著于後篇

世宗肅皇帝曰農用八政者言人君以此庶政施于朝廷無一不舉而天下之人各厚其

生亦所以福乎民也

五紀章第六

四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紀者五行之總也人生于五行而紀下五曆天德王道錯此以協不協五紀則天德王道亦無以終始也歲有陰陽五行分合大氣乘之各以隹惡五陽之年氣或先天是爲太過五陰之年氣或後天是爲不及乎氣之年不害王寄聖人皆先有以慶之使歲不爲晦月有交會是生薄蝕因其繹次以測分別定其閏積以正氣候視其明魄以別昇淪故天道之親人者莫如月也曰有則示聖人察之外事用剛內事用

柔先甲用辛後甲用丁庚之申令戊之差馬聖人亦採之以正刑德以度內外使知耀又因日由脏其煇氣以祭善賊故天道之可尊者莫如日也星有離合五行凌凡災青所生親其經次以別分野或水或火或荒或兵皆先故之以前民患四者既簡而後曆數可得而舉也凡聖人之為是四者皆以憂民焉不玉天蘇數然而曆數衛是矣古之秀民遷道就路自防躬勵行而外無復文字枝巧累其心思惟是二氣五行寶欽食之有職藏也二氣明而後二氣節官鬼神不奸其令五行明而後災祥青故天地不違其和有是五者以協五事紀八致而後帝王之曆數脩短次第纂然可數矣

臣按五紀不復數詞其文盡在堯典衣云運在下章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曰咨爾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曆數之義大簡然觀千古聖人欽若天憲覽時對物推閏考差占星正物不過就數年上下測驗取分因前端後不失經次而巳至其終始損益象有定理理有定數千年億世術之一伍坎非占風步景之所能知易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始作易其勑無有言雖不過以紀歲月日星曆數之事今推其義亦本于自然使人知有統體分殊之理而巳凡易與律律與曆三者同實而異各律以九起易以八乘七八九六各自相因律歸于八易歸于八圓方相觀以歸于曆八卦九律心十八變而歲月日星帝王曆數一一可禮也

凡論曆數之道須先明方圓之極方起于

卦圓起于律三分徑圖得其餘分以為損益方五損一生內而圓巖圓四益一生外而方細圖十去一生內而方饒方九益一生外而圈之凡置方田四徑一百二十八以視視之而得天行之常變徑一之數不及三圓日差于天月差于日火差于木木差于土日月星辰相差之數皆從此起也古之聖人不貴難知之事不作無益之豐如使歲月日時果無當于政事則蓄靈玉術可廢矣歷家測歲星左右之說巳父廢不驗管子春為歲德夏為日德秋為月德冬為星德之說又于義未歲考洪範之法以九乘九得八十一以九乘八十一得七百二十九以六乘七百二十九得四千三百七十四故以四千三百七十四為歲以七百二十九為月以八十一為凡以九一為星辰以五十月萬一千四百四十為曆數凡一歲之日退九辰八十一歲之日退兩月之辰二百四十三歲之日退半歲之月九四百八十六歲而退一歲之辰四千三百七十四歲而退九歲之月于是而五紀之數大略可考也自上元以來至于春秋甲子巳巳甲戌巳卯千九百四十四歲在軒轅之初日纏營室又歷有八元甲申巳丑甲午巳亥甲辰巳酉甲寅巳未凡十有一元五千三百四十六歲十堯之退八十一度故周在婺女虛憂而上在於重竟春秋而降際十牛十五紀之所從次則必在此矣占之聖人仰觀天道璣測違功知係數之所在有道以持之慎之于而保之于也常之下終若申伯仲山甫衛式公其人也不知五絶不知歲月日星曆數之所在與氣乎卷動或違時若趙孟長弘單襄公其人也今以範通卦為五紀之法約有三等凡卦六十四為爻三百八十四各自相乘為卦四千九十六為爻二萬四千五

百七十六通乘之數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四以交協日則爲四千三百六十九歲之民以交協晦則爲四下三百六十九月之晦以其歲月約其日時進退氣朔則爲一歲十有二月之日十有九歲一章七閏之月也此一等恒取舜卦三乘之交附定六十七歲餘分之日以爲歲月日辰普數而閏餘朔爻斗差之法定父易卦六十四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體反覆爲七十二亦自相乘爲卦五下一百八十四爲交三萬一千一百四通乘之數二百二十三萬九千四百八十八以交協歲則爲五百一十一歲之辰以交協月出爲六千一百三十二月之閏跡其日除四分之一戒其餘分一之六一于以上追十差下齊朔會則不出卦交之內以日通歲以月通時而可坐得四千三百六十九歲之大都立成五百一十一歲之密步也此

一筭使取本卦三乘之交定爲七歲餘分之積又成七歲成歲之積無復餘分視其盈微以定差閏以爲歲月日辰曆數而交會大小差閏之法亦定合于晦法以弃曆律府方削圖交致其用協是三者而伶倫容成大意盡突故五紀之道非可意爲加損光亦非可隨時變革自爲明治也知其損益以得差數朔其消長以發常度古之聖人不尚戶稀知天道不越圖書見百甚猶此敢也易大傳曰天確然示人易矣如必比會節節旁求巧合雖隷首循爲勞矣至于五縟運行各自爲度體質有重慢則行辯有遲速去羽有遠近則伏見有順逆熒惑七十九年四十二周歲星八十三年七周鎮星五十九年二周皆在三萬一千一百四交之內金水依日經次易推諸星發徂戒體悉數要觀于圖書之相加微于一三著于二九攸[illegible]若卜二萬一下四百

二十四而五行相診交會之說大傳間有次舍分野不齊皆可義取以方傳令末爲潤也聖人觀府丙知其紀知歲月日辰之所分顯與卯土師尹分合爲治諸如建候行師作樂殷虞物法省方故過有羿治或防史分民洽相之類一一得其綱民順時條作使下孫衣爲鄭千藝無弊可母戒曰卦家出下文罔晦範本下實夏醇有數無文範在詞無卦安得以文周之卦交合了虞叟之歲月其實畫卦有象已在義豐之時舜象遺詞並可坐合文周之指但以五行配下五紀二變之內文義已多況以八政領其五行倍乘之節曆數俱在甫有精能之古以是紀成紀月紀日紀星紀辰投之天于鄭七師尹寧民則天人之故襍如指當至于帝王五德盛衰之治斷自五行中分晦象一千有百九十一哉左須右逆一貞一時惟有德者能技其後不至國窮

其精義與是相起云

世宗

肅皇帝曰協用五紀者五紀乃相天之五行人君能致此五紀順序若時合于天道亦所以福乎民也

臣按先儒蘇軾洪邁張九成葉夢得金履群皆稱庶徵章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五字宜繫于此今未敢遽定別正後篇

皇極章第七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

皇卽天也箕子助言帝天爲錫畀之主因舉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次第言之而天人之道已略可見至于稱建用者必有一物渾在二氣五行之上以爲二五樞要元運

綱紀乃質言以明之曰所謂五皇極者乃皇天所建其自有之極即此極也二氣五行無比極不能自立人君雖會衡如帝是携極而動當思皇天所建之極以為極上故上曰建用皇極者人君之畢此曰皇建其有極者上天之事也八禱皆不言用此得言建以明君用之為天體天之所建即君之所樹人君合天所建必無復有以自樹者故敬旨而實言之君天之所命人君者然陰鷹之至也極者至也止也大學曰止至善中肅曰無聲無奠至矣聖賢學問皆從此由而人君又為辰極之本所以立性造命錫福于天下當涵養德性又加以學問取法比極無一毫播衆偏倚之私久而造于至精至微至純至一之域故謂之至善善即德也德即福也天建有此至善以發皇其用至于極廣極大極高極明而皆不雖此物人君法之以建極于心故

曰建其有極雖為天之事亦即君之事也下文所稱皇者皆天所稱子君為帝所稱汝而者為君乃上天訓君之訓非其子對王之詞也金履祥曰皇建其有極而下即安次以無偏無陂之文為皇極之敷言蓋上文五紀曆數之下即安次以王自惟歲之文為五紀之敷言也別定後篇今依原文序次如左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天度中分九十有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餘五十五度在北極之前所謂天地之福圖也五十五度中剖二十四度為夏至前後日道餘三十有併于天中三十六度

天庶五庶有後之福同即稱不君此于德性衍所民福民九變生考一福五動深各皇斂造六錫皆分使敬化非其倫也福而知正極福命十民以畀庶一不敬微庶五條天此性之凡錫有與君庶民而測不義天常貫下意命前在福七民為民其已故聚當子五末從以環皇天舉天所極使知天福敬以能德明之此拱天地生地錫願庶其以雖而敬建五其也斂歸用之比之君保民有一有後為其實實先福總此中極中者君其君極五靜建極五皇儒敷無敷吉不數皆為知君而極靜極則氣極疑錫有錫祥動也本萬其以欲一而之庶大在建天違庶善臨天于年有一五而後本民子于極下辟民事之以至之天徽備已蓋成與五而故于庶皆于此善矣于而分晴一萬受庶中下聲極民斂上道純蓋是斂畀雖而物其民五遷邑人以聚以立

一不二性命之故還相與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受命于天以天為極即有淫比之心以天示之無不惕然敬念者蓋上天皇皇二五運行鬼神工師各其為治康民不見王德惟利是視衛利旨為恩有利者為化恩仇分而朋比立其所從來皆斂福之力少而敷錫之義靡也君既建極以吉與人協于宵者君錫之錫辭五臣朋惟上六於並舉不謂之淫朋不協于善者君示之威雖其工滑天伯無比族不謂之專德德之皇天為民作極禍福善敢一無所孫聽民白取民亦何私之有惟環向歸命于天而已此所以至善止民之性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此所謂中德也中德即天德也凡人有私不能鑒別賢否惟天無私不居高視下處民賢否以貴如草木善則畀福不善則畀災然天資以生物爲心養民爲事蕃害之意常多惡民之威間用禍雷霆之于雨露時有之耳民之有獻有爲有守此得于天性天所鍾美以命于君則念之君不敢自以爲福民之未有獻爲操守亦未有顯過敗顯此得于物命天所從愛以守于甚君避不用天則受之君不敢自以爲成蠢莊興存蔑福之極而皆命之天天民雖有賢否之殊亦皆受之于天必如其蘇苗則與衆棄之謂是天之所不受也此所謂以至善立民之命也

臣按古今處民以朋比取敗者多矣然是皆無獄無爲無守之人欲以罔利營官故

朋謀其敗如其人尚有獻爲操守又無可營罔取利之害必不宣以朋比目之不惕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此天德之原帝道之總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風霆晦冥非天之正色也厲色示民則民滋懼矣古之聖人迪知天心謂惟皇天好善故天之訓君若曰而康保爾之願色閒示民心但曰予帝天所好者德耳人知天之好德則人人歸于好爲錫不必盡與以爵祿而可其免于罪是即汝錫之福也凡厥庶民皆天所生皆天所養與之善則無不爲與之至爲則無不至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所謂人者天之心也舊說小人帝面訓大君錫命皆文義皆達小人之

所藉只可爲鑑戒

虐煢獨而畏高明

凡淫朋比德在下位者極少而處高明者爲其位處高明則權勢足恃翊翼既成依附者衆雖明王衡有畏憚之心戒見一二特立之士意見不究及以朋比須之聖人以天爲心所好惟德德之所在貴獨可尊德所不在高明可黜向私之有水之于火火之于金不避其高明金之于水水之于木不侮其焚覆而況于皇極乎聖人在上與黃獨各造命與天下皆至命與高明各治性則天下皆至性無偏誇之好德以歸于氣如是而已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皇極之中不着一物其答有物者惟賢才及諸庶民耳欲福之中不繁一事其宜有事有惟念人才及受諸庶民耳質于親見賢人在野耄遜于荒尚主所以六四受在御十亂藏欲周室所以與故其書懇懇以上天好德即王念才爲言蓋上天所織進在生人其人之有能有爲則出川之精塞日星之光率皆在爲生之甚難用之不易自舜禹以來其寶惜頌後大意如此也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才者天也情亦天也用人人才亦用人情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人君所惡臣下者不過二端一曰朋比一曰貪黷然比德之與始于違才賢能失職則疑謗者多

小人之害君子必皆以朋比害之人君好德則賢能盡用倒則比之有貪行之與始于祿薄家食不肥則人有市心不肯之徒用遺竊不侮人君開祿足好其家則濂偶其礪何贖辜之有故好德而錫福時人斯謂日皇之淫福歸于天也不好德而作辜則日時人斯其辜辜不敢歸之天也高宗形日曰王司敬民宗與天一而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天之錫民凡爲好德耳人無好德而君錫之福則下拂人性上違天心雖爾賜肝萩寔煥得度循謂之作咎也凡皇極之篇專言好德好德之用見于知人困人好惡一偏明人才良敗人木喪敗則報家隨之古之聖人以天生才敢思其用乖良之氣不爲上中含疾之意不形于色但曰子仮好德故舜學皇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四凶既殄則不才之才不可勝誅什之天見至于天所寶僭何恐忘也許衛曰學末造于至德則皆謂之偽太皇陶吉九德六德二德學德以包丈實子言有敵有爲有守舉才以進之德也其實上天愛木人君好德以好德之心末才則有全德以前才之心言德則無全才亦合其性命才情以歸于善有當于天而已爲中九再言九厥庶民再言時人斯皆以及復丁寧上天敘民愛才之意又歸于好德以耍其拔真千古之道法百王之撰範也金履荇曰自此以上皆五福之數詞今依系文歸于皇極者皇極體宜以建大用五德五福于九著其文于五著其實故前代甫儞皆謂之中德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

此皇極之數言也皇極之不建皆生于好惡好惡者仁人之大用作好作惡者小人之私情作好惡則不能作極惟皇作極皇無私者也人則有私有私好而後作好有私惡而後作惡作好作惡而偏陂横生皇途廢塞矣凡好惡偏陂條生下私不生下義也利之所在衆曹好之雖其縣而謂之好利所不在衆其惡之雖夷蘇而謂之醜聖人廢心極虐極乎其取義極精去利極微上換天心下勝人性因好惡之自矣而一無所作焉故自皇建之爲極自王剖之爲義自度民縣之謂之道路其致一也臣按春秋傳楚並王既立孫叔敖爲視王召而閉國是焉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臣惡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何如孫叔放口君論上士亦務君則是非好惡無縣

定矣夏宗殷受不定國是而以一已之好惡取舍爲國是故危亡而不知楚王曰善吾願相國與大夫國人共定國是矣吾務不敢以好惡取舍爲國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道即天也有天德而後語王道聖人之好惡本于天德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利之所在以義裁之故正直而蕩平衆人之好惡本于人欲好復作好惡復作惡道之所其以意裁之故偏黨而又側萬物之生如星體天鄙有好惡或黑或而至于天氣膚明燠炎消被乎旦比極漆于天中纖毫不動誰敢撓之又誰敢于之故極者天道之所會歸也惟皇作極而天下會歸賢愚有一定之性貴賤有一定之命爲攸好以念賢

才而人不敢以爲移爲皇受以寬中人而
人不敢以爲縱爲時享以卹下士而人不
敢自爲貪爲用咎以敵無良而人不敵自
爲籔故曰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反復推明欲萬世人君知辰極之道不依
左右不分中外一以敵靜明健爲本所以
偏紐天下轉運六合非如臣庶一念阿救
則大道人事共得而彈治之也詩曰神之
弔矣治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華黎
百姓偏爲爾德德自福也人君能爲天下
造德而後造福彼于天下
臣按古今朋黨之論皆從此出周公作洛
語重言孫予其朋毋若火始微微厥攸灼
庶帑其絶武王作秦誓先言播棄犂老泥
比罪人臣丁化之朋家作佚益朋比之明
皆生于君心之有偏頗君心無有偏頗則
比闇族黨一好一羣官師能治之大小臣
工與主同好者必棼與主異好者必參誰

樂以一身之致歷朔下民之好惡者蔑世
小人欲空人罔必先習爲朋黨之論以惑
王驗遂使聖賢建極先心之試移爲好邪
蒙蔽覽權之賓今孜書中所稱好德錫福
羞行昌邦念才容衆無一語欲使人才孫
立者所稱無偏無陂無偏無黨無有作好
無有作惡皆自君心直言之以明皇極之
靜專至中至正非爲臣庶建也大臣責難
不敵以此匡君而樂丁以此臣下其說易
從而行之得狄所欲是以明家作佚躁儆
弗發不至于賢才盡去貨賂公行爵祿如
市不比雖有明君海而逸之雖爲力矣臣
考春叔傳先宗于戚棄氏內叔向樂王解
欲赦之叔向不許室老帳之叔向曰樂王
鮮從君者也何能救我祁大夫外舉不避
譬內舉不失親具祁大夫乎于是祁奚救
之祁奚不亡叔向亦不謝也先是祁奚請
老閔嗣焉稱解祇其譬也將立之而宇父

問對曰乍也可乎是牟舌職宛奚晉侯曰
執可代者门亦也可于是使祁乍爲中軍
群于舌職佐之左氏曰君千謂祁奚爲能
舉善矣稱其譬不爲論立其广不謂比舉
其偏不爲常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祁
奚之謂夫漢文帝時有田叔者守漢中上
召問曰公知天下長名乎對曰曰臣何是知
之上曰公長者空知之頃前曰故雲中守
孟舒長者也上曰舒守雲中不自堅士奉
階先長者固殺人平叔叔各曰是乃舒所
爲長者也方貫高及時舒自兒鉗隨張王
豈自知當爲雲中守哉何奴寇雲中孟舒
愛士奉欲戰不恐言士爭致先如子弟爲
父兄以故先者數頁是孟舒所爲長者也
上曰賢哉復召孟舒異曰有焉唐者以代
人爲中即罷上過之問知其代人也曰吾
居代時聞李奔之賢戰于鉅鹿吾每飯意
在鉅鹿也公知之乎唐曰是尚不知廉頗

李牧上既聞廉頗李牧將解歎曰嗟乎吾
不得如此人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恐陛
下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良久召
唐曰公何以知我不能用頗牧唐曰臣大
父言李牧爲遊將若邊軍市之租皆用養
士百金之士數萬今魏尚爲雲中守軍軍
市租養士五日一推牛殺虜甚衆坐上爵
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作之夫士卒田家
子安知尺籍伍符終曰力戰一言不相應
文吏法在必用臣恩誠恐陛下得廉頗李
牧不能用耳上說印曰赦魏尚復爲雲中
守吏遷曰二居所稱說近而不黨書不黨
不偏王道便便二公有焉其實田叔馮唐
皆生值畢王虜懷好問心無偏黨故二臣
得畢其說非二乃之能也方貞觀時太宗
鄙精求治魏徵蒙行諫予一曰召魏徵問
曰今日所行何如引名魏徵曰貞觀之勃
恐人不言常尊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

悅而從之一二年來黽勉聽受終有難色上曰何至如此魏徵一一陳之上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公未道時都謂不爾聞公說乃驚覺但有此心終不違公是則太宗處心先無偏黨故稍魏徵之說并魏徵之能也及魏徵既歿不聞諍論卒謂魏徵阿黨傾仆其碑故小人之害君子必以阿黨為說畜君于好底好善則寡于錄人之過小人營私習私則源于文法之求君子與小人並居則水火之形必立水火之形既立則門戶之禍遂分天下既未有不邪不正之人則古今亦未有不治不亂之事以皇受之量施于不好德之後亦經文所謂用咎也歟陽修不知朋黨之說出于建極歟曰始為朋黨之論者其甚于作循歟王嚴叟不知反側之徒其于禍亂歎曰此曹何為有反與之心朝廷何憂有慰安之說是以上下相求黑白

互煎卒之小人常勝君子常敗有為有守者不用而淫朋比德者日進其所謗來皆不知建極之說求端于君心而憎違王之文取率于臣泉是以好惡口生寒暑反易論修比極以代冬憂之行進風雨以扈向陳之路欲其正直湯不並可待乎揚時當進分別邪正之曉而錄歐陽修朋黨論于後李綱追究禍源亦引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大約言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了益必以明黨中之則無免者矣欲孤人主之勢而敵其耳凡欲奪罔而與人必先以朋黨之言進然後小人得恣意于無所不為淺魏梁唐之際是也其論在五代史中今不敢復具錄其概云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以上皆皇極之敷言也皇極敷言百九十一字可細繹者八可詠歌者七皆丁寧于

好惡用舍之際使人得其性情知天之愛人惡之好義以德為福而已凡人性本善生而好德告以好善好德雖由邪之人無不可歸于道義者孟子曰而謂詔言則錫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取人為善是與人為善也數言中如曰于攸好德一語真可以消驗舉心其發至極貧了恐人視為敷陳之言故父申之曰是彝倫之訓即帝天之訓所教誠聖賢番範百世親切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天子于庶民性一而已天下錫福庶民保極天子好德庶民亦好德上無作好作惡之君則下無淫朋比德之民雖其秉彝使然亦資彝訓之力也凡天子居高體虛而

無好惡其好惡偏黨皆生于左右贊御鏗近之人不偕有訓不告毒言蔣作好惡以嘗天于又而天下信之至以朋比歸于下民反側歸于臣庶世道綠此不能蕩平其實大生五行各自為禀一水二火三木四金雖相連數意義不同得其用者異禀相資不得其用同類相棄天子但室憂其相競不必憂其相比憂以性倩之歸于好德則四海一也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叔人君子其儀一兮天子之愛臣庶猶父母之愛仁臣庶之敬君甚于君之敬天故惟天于有父之親有天之尊親之則曰父母尊之則曰天下王極親極尊而皇極亦建矣

太祖高皇帝給民大誥臧等及御六訓于臨義

亦如此

臣按古今無有訓誥皆御之法其訓誥皆御從見下此周書立政曰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天虎貴依玆知恆鮮哉天文志句四星名四輔謂之抱極星極東一星曰杠史傍一星曰女史垣匡十五星爲宿翁周盧之宦太微垣中近五帝也曰卓位四早日內乎後緊十五星蕃然曰郎位天市加中有候尼在帝座東北微芒四星爲市花太極難有遠近而皆得依帝座之光既依帝座之光而不得辰極靜專之理則或有傾側芒耀變易常度存于彝部者矣聖賢措意猜微益邇士豫教自其爲庶民跡巳黻十禮樂曰能親遜候明捷記惟修惟和備周家所謂三德六行皆少而習之以睛獻明廷故其好惡清而是非定性情乎而道義立也人之性情不乎學術不正又非其紫將禍詩者驟見勢利則頓倒黨心而好惡混滅是非素亂了不自覺如久坐日下聯覘日光以入靜室別黑自論昔衆無後常度非其目力不同其着猜不幾爲目

光之所耀奪也洪範一書直指皇極爲天子之心循天之有比極日月而曜爲水火之精遣極而行天川嶽二藏爲金木之庶奉極而居地諸有嶽有爲有守若皆天地精靈分寄上下不可不自愛猶倪恐有左右比驅作好作惡以利彼義以術彼道遜至是井清亂顯倒邪正而不自知故又淵以數言爲訓是乃帝天之訓可言可行無論庶民皆當以攸好德爲心攸好德爲事不攸好德則必有偏撥之心偏黨之吏不能蕩乎正直以事天予必不可近天子之光慕天子乃天之極爲天下性命才情之所從出從其生人而言則曰父母從其成人而言前日天下王父母帝工乃生成天丁之統名非可竊其光耀以論亂天下也七文專曰皐者猶天以告君所謂統體之極此曰凡厥庶民者稱庶民以告左右所謂各具之極其要于好德以定性立命原

本一也

三德章第八

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三德者五紀所取衷也天子以道治天下而終不能發刑罰不能察刑罰而欲以剛治天下則敗矣天下神罰還以天治之故禮樂刑罰道德三者同治而聖人之意常恐自治不如治人之嚴故或敢之二氣或取之五行天所自治聖人之飾也聖人欲使天下上皆知所自治而後有以治人故有獎舉之法以治之于先有歉斷之法以治之于後譬如人皆正直可以無過然亦有止直而過于剛者亦有正直而過于柔

者正直而過于剛則竊患中之正直而過于柔則陰邪奉易君于皆有以自克而後有以克人循二氣五行之自極治也治人而不言刑正直而不言克聖人之意益循不致云治也云安之耳其在皐與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富舉三者皆可以選士可以選士亦可以明法矣詩曰好是正直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三德之謂也允三德者聖人皆以自治非以治人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二五之意皆在于生而其功皆在下克正直雖不克而經準所及臣狀大矣平康之世平康之人平康之吏斧斤鉞石皆可不用置經準焉無克之費有克之功古之大

人皆用之矣至于君子小人天下雖有氣
賢之變遷化不變約之以陽剛陽柔陰剛
陰柔而已克陰剛者以剛克陽柔者以柔
此正用克之也克陰柔利以剛克陽剛者
以柔此自用克之也故以剛克施于驕皆
爻化積以柔克施于變爻高明者成以對
治攻以爻齊對治若施丁小人爻齊若施
于君子凡以變其氣質成其德陰占偏仰
費歸下至害之域而已凡義邪爲賊爲言
倚行皆世間極有之事唯有之物聖人先
不之正直服而不爻然後用克馬訓克之
用欽鉉柔克之用鉞互其于繩華之義一
也先儒曰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因聖
人撫世酬物固時制室三德又用陽以舒
之尝以欽之欽其爾端用其中于以所以
納天下思俗範于皇極者如此皇極章中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三畏亦此意大極皇
極章中通擧九疇之義非如五紀威福易

別出也
臣按古今經義依明三千年來能蒙瘸者
莫如洪範八致不明其端皇極不明其太
如三德者不明其用遂不知三德于九疇
中何屬也其貴九疇一體一用惟皇極無
不爲體無不爲用此三德則所謂五紀之
用也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兵五習數
此五者揖遜征詠假爲慕逆之所從出也
歲德之大莫者于七日月之德者于水火
星辰之德者于金木五行合德見于勝數
天于之道木有不于二五焉取者也不取
其數而取其義不取其物而取其意故君
于之于制勝皆用之矣堂皇之間鼎象布
秋丑直之德取于旅德過此以往金沐水
火至爲治也非禮化順獨樂不其金火治
之委齊虐疏從習若流水水治之頑冥蝕
遲處鉀善疑金火治之陽驕爽中趾視俱
高水木治之夫是所謂不德者也聖人所

治則其德也而循以從革治弗爰曲直治
變爻炎上治化潛潤下治高明故五行之
用聖人無且不以自治也治已以及于鄉
士師尹而後以及于百炎金之克木木之
克上火之克金水之克火聖人皆取以自
治而獨以平康正直者厚植稼穡以遺福
于夫于百世故上者萬物之所從克萬物
之所從生也土爲水克又復生水故不以
尅水木既克土土復生木故不避木克聖
人之養賢人以卑萬民于取諸此也班臣
曰臣法君何法法金正千也于諫爻何法
法火據直木也君于遠從近系何法法木
遠火近土也臣諫君不諫則去何法法水
潤于達于上也親屬臣諫不去何法去水
木枚柴不相離也爻爲于德何法法水之
藏火也子爲爻隱何法法水逆金也男不
離爻毋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爻毋何
法法水流去金也于之後譬何法法土勝

水水勝火也蘇軾曰沱清地也地至柔而
動也剛高明天也天剛德循不以時言人
臣當執剛以正君人君當體柔于納臣也
班蘇殊爲雖非本意然而皆近以直如後
世則直以訊讞聽察之一事耳于德之有
然者是于五紀何協焉曰五紀何皆以剛
柔則用也于友方位之象則皆之敢不然
而爲人不用莊聖人交用以治有臣焉以
治聖數然則刑德之之塗陽無天歟曰治
則書刑也刑而服之在其德也有德不之
不其則有月刑日德則之不服歲有治刑
剛服四用與是太少治自德陰則也歲則
五柔所發于有勝國者人爲之陽取然下
爲刑爲數何居之乎舉吾從德可耳天月
從德曰星從德磨數曰德從者焉紀歲所
從德也孟于曰刑一從義設一五章之得
天下弗爲則又何取于刑德而不之乎
先儒皆以此下雖保作福四十人宗宜在

九疇之末今依原文序次如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不樂用兵不得已而用威五行之克勝非樂勝之也謂德不勝物則物亦無賴焉上天建極以授惟辟陰陽剛柔惟所用之而臣下與之汨陳則始矣天之勝川日之勝月月之勝星此終古而不變也木重而勝金金重而勝火火重而勝水水重而勝上上比則朝夕而變矣聖人防其甚重思其終變故于所生之中而常有以勝之詩曰靖共爲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正直則受福不正直則受禍聖人并樂

爲之以爲人臣既不正直害家凶國揆我人民則皇天降威其爲有甚于我爲之者故定之以名分制之以等級使貴不迫上福不柔德其約有過發則五行之史自延克之剛以制剛柔以制柔坤陽剛家又成相制是以金木不藉水火乾治上居其中人得衣食也晏于曰夫福如布帛之有脈焉民生學而利用于是乎王德以福也使無顯嫂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偏之人臣如晏子名可矣仲尼于管仲議其不儉于晏子無議益德近于正直者焉世宗肅皇帝曰又用三德者言人君能府指正直剛柔之德以爲治化而在下無敢竊弄威福之揆文所以福乎民也

稽疑章第九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用人則無不擇人者至于卜筮而末矣謂是神明所馮而擇之建之立之鄭重乃命之夫以敬天亦以敬身也蘇軾曰是將與卿士其謀之可不愼先夫將與天地神鬼其謀之而況于卿士乎盡民乎夫是則皆爲八政設也八政何疑而卜之筮之曰祀曰成所者所已夫皆民事也民事之受于天猶于室之于爻姓不知其譬咳則過而問之不敵不難則獄之子道也食貨司空可徒司寇及貨則其庶惡焉取之何卜之有曰成遷之要弊則守創共制古之爲車有長且謀之卜之而況于其大者乎周禮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貺高作龜大祭祀則取高命龜小事莅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若是則八政適卜也九筮曰筮要筮咸筮式筮目筮易筮

比筮祠筮參筮環若是則八政通筮也右之聖人不敢自謂神明故常以神明奉人如自以爲神明則天下無復神明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夫謂其存之者也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則可以成信矣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五占不言所爲約如五行之次而蒙爲中上也通驗曰地氣作而天不應曰蒙故蒙與聖蔚爲風先儒以蒙昧爲木落驛爲金交錯爲上云古法皆然始用之

曰貞曰悔

貞不動者也悔動者也或曰貞內也悔外也泰消代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而悔山則是貞內而悔外也公子重耳筮歸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則是體貞而之悔也

八者坤也言兩卦一貞一悔皆動得坤也禮先筮而後卜比先言卜而後言筮何也曰是其體象皆有之也何謂皆有之也坎之似兩離之似齊坤艮相蒙震巽落賾乾兌似克今之灼龜兆成或變體色墨坼各有內外故曰皆有之也聖人之爲此者何也悔吝吉凶皆生乎動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貞也而動俱焉聖人立下無悔以御其亦悔者曰吾得其正焉耳吉凶則不之知也然且不敢不知之者以示夫蔽之未爲害聖悔之未爲失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式字誤當作忒

卜筮皆卜也五占者五行之占二用者二氣之用卦象之成雖有陰陽亦以五行爲占及其用之則曰九六大衍五十去其一數故四十九一者衍也九疇之一無異文

而大衍之式有異文何也別其爲法也天地中際一百八十三歲其中際四十有九以爲二至之日道兩極端餘各六十有七故以二十有四爲二分之亦道以六十有七爲一卦之歲數參差微雖爲二五之餘分而十筮生焉故筮者天地之精蘊也筮十有八變內六以御冬至外六以御夏至中六以御二分坤初之履霜乾上之亢悔泰否之交際筮皆取之故以一二三四觀五行之生以九六八七觀二氣之應九內卦之數八十交有八則自冬至南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外卦之數九十有三則自夏至北來當秋分後三日而交赤道內卦之數九十有一則自春分南上九十三日而交夏至外卦之數八十有八則自秋分北下八十八日而交冬至三九而贏三六而縮七八加九而贏七八加六而縮縮者前進贏者反縮此其大略也聖人之于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天道蠢隅手擧指而無非是也故以誥陰陽以念寒暑以吉凶與民同患以先天不違後天奉時以施于百姓卿士庶民各欲天若無敢攜貳蠢亦陰陽之至也

三者天地之參也參而從兩是大道也傳曰莫三人而迷蚤謂時人也楚伐鄭欒武子書救鄭楚歸還晉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皆不欲戰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盡從衆子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耳勇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從衆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逆還甚矣武子之通于道也建立極者也極立善者也善立而天地從之而兇于人乎而兇于鬼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乃心王心也而謀之而及之謀之者謀及之者誰也古人之事心也如其天焉如其君焉如其祖鄰師保焉故尊而謀之不謀及之則其言教猶未可親也何也謂其劉知有王也卿士庶民猶知有王也蓍筮則不知有王也其皆謀及之何也謂其皆天也天者萬物之極也臣披卜筮之法至泰漢乃變泰漢之矣不賢于三代而斷大疑立大謀獨果于三代者其敬慎之意微而聖神之號著也唐虞之民命羅庶之三詔東山之徂征此二卜者皆可以不設然且聖人賢爲之仲尼質令之仲尼闕公箕子此三人者非時立而同迷也以大禹之墨功在萬世念其收卜

苟有不同帝舜不敢違于神宗以耿圯于
河民生盡劉非禮靈卜盤庚不敢遷于殷
以西土不靜十夫同心非休卜并吉周公
亦無以誥大衆式以爲聖人有所託而爲
之則是以堅人爲僞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
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
長是以上不瀆于民下不褻于上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虛靈知覺無異于
鬼神雖龜筮之靈不餘于人故始謀也先
人而後龜筮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
謀慮未必無私故定謀也先龜筮而後人
夫聖人之定謀非皆爲身與其子孫也而
天受其身必及其子孫聖人之謀周于天

循天之謀周于聖人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

龜筮之信于庶民何也士民之智紬于天
也惟君同天不夠士民吾敬天焉耳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之紬于卿士何也天同卿士吾敬卿士焉耳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君之紬于庶民何也庶民同天吾從庶民焉耳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之用等也龜爲前外而著爲圓詩內
外之作等也內之吉靜而微外之內動而
義天子之事內祀所外戎周禮小司寇宰
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曰詢國危詢國遷詢
立君此三者則無所別內外也介有大眾
大役外不可已之事君龜巳告士民參同
而筮獨違則爲之乎曰是在士民矣有內
寧亦有外憂君子不以內憂圖外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夫以古之君臣齋戒洗心欽福敷民古之
庶民遵道遵路誦行彝訓而其不如一蓍
龜者何也天下之事可靜而不作者多矣
不得已而作之得已而靜之以聖人之聖
而內靜于蓍龜則亦莫之敢動也故天下
之欽福者莫如敬天下之去從者莫知論
也益之動九疇用爲大作何也曰是必龜
筮之所其乎也若春至之于未萌啓蟄之

于風雷不假龜筮而天下奮數聖人謂是
不作則丁不身事云風寇擾式內蠱貴不
恭聖人于此勞不得靜然亦有龍之而得
者大禹之舜于殷宗之恭嘿是也聖人既
有聖德文擅尊仕常苦欲作而莫之敢違
惟龜筮有墨色繇兆之違故聖人皆重之
仲尼曰夏道尊命敬鬼神可遠之殷道尊
神奉民而事神夫是其毀道與則循大禹
之遺也成王立于明堂周公常立于前謂
之道史佚常立于後謂之承太公常立于
左謂之克召公常立于右謂之凝皆游心
無事體道秉德以待天子之疑問夫是則
猶賢于著龜矣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杜
子紫既子得施子關季于寧然子堪輕子
玉七大夫以佐其身故不用著龜而天下
治湯治天下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
南門蠖兩門滅儿門側七大夫以佐其身
故不明著龜亦天丁亦著龜不用而後天

丁治蓍龜不用而後天子自爲聖神韜鋒不設羣臣叙戰前後左右之臣又勞于為書頊于庶務嘗為蓍龜終日即索循十應九錯而况于人乎况于卿士庶民乎然則所貴于作睿作聖者何也曰古之聖人有睿聖之事無睿聖之心

世宗肅皇帝曰明用稽疑者言人君于乃心所疑聽納賢人君子之言力用而信之辨識奸邪去之不惑如此去凶用吉亦所以福乎民也

庶徵章第十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疑有曰五二字省文也

庶徵之序皆與五行五事相次孔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

以動物是五氣之効也語其効不語其本則疑五氣之與五行殊用矣是皆本于太極也以陰陽而分寒暑則謂之二氣以歸蒸而分剛柔則謂之五行水是生雨火是生暘木是生燠金是生寒土是生風故雨安潤下暘安炎上燠安曲直寒安從革風安稼穡也然則土是生風何也曰地周天中一日不及一變高下異軌南比殊殺塽軋擊是而風生焉風有紆疾以別寒暑炎祥所出天地所為聖度也百果五穀覗風以為生熱雨暘燠寒覗風以為司化樹本發然安疏以風稼穡從之乃與時達成曰風發下土囊之曰是其嘘氣盪軋之所從出進聖人有道八風從序風亦時也然而風不謂之時者風有時因循思之有聖家五行因之四爲休咎五徵用二曰時曰匝時叹之于五徵循貞悔之于五十也然則貞海循之時恒有孔陵而無內外敵曰德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之窒也少者多貞老者多悔少者乃正老者乃變

正義曰所言時若謂當乎則來當正則去無當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職而夏須南熱冬須敵寒雨是思暘暘極思雨亦無定時故時非候也極暘之時必皆無雨極燠之時必皆無寒雨暘循可相須而寒燠必雜多用令使燠時徵寒寒時徵燠必有逆合之占違時之各而是言極備內極無內何也日是節言匝者也雨暘燠寒歲學北覈有極備時有極不備者矣人大之慶常蓋下專近則其麻衆必欲下臣下天下之姑祭聚下臣下則其訴詠丕缺下盜錯循備寒之必有備燠備雨之必有備暘若謂

雨須徵暘寒須徵燠也放聖人以極備極無至見而言之所以本訟至當建中和之極也然則是極備極無循之六極也而必以六極爲殞者何也曰是爲過失之文非爲成殞之用也天過則人歲人遊則天所然則五徵之序不與四時同致與曰循之四時也春雨夏暘狀燠冬寒八節四時各以其風熟則周春于且是不得雨是金參木變正卯辰皮多得雨是水診火五致異序而四序德期何以正之曰備是見令也周人敗政而不敗合敗名而不敗實觀于幽風之詳月八春秋之祀水灰而四時五徵先後之叙祭可知矣于非之月間多雨雲草本之所匀萌卯辰之質陰陽始中日八之所界道午未之間木繁將落而稱明視雨成之聯蟲吟將寂而稱聽驗雨暘燠寒戒言其先成言其成本爲悖也更自成其洪範之序而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作肅之時雨德作鹹之潤下火殺而敬恭鷄鳴而來則關雎鵲巢之詩是也念德而不刑于色則天下之水德可得而治也作乂之時暘德作苦之炎上教介以時不敘不攝文王大明之詩是也秉禮而不違從詞而不怒則天下之火德可得而治也作哲之時燠德作酸之曲直能賢布然嘀乎會寒若鹿鳴伐木之詩是也致和而審其枝則天下之木德可得而治也作謀之時寒循作辛之從革與義是圖無有偏聽乎蓁常棣之詩是也當則從之否則違之若兆則天下之金德可得而治也四德既治則聖風時至易緯云冬至四十五日而條風至立春四十五日而明度風至春分四

十五日而景風至立夏四十五日而景風至夏至四十五日而凉風至立秋四十五日而閭闔風至秋分四十五日而不周風至立冬四十五日而廣莫風至太平之時五風十雨益風以五爲候九五四十五節作目之土徵損稼稿在九晴之內也五行傳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花皆以爲然然劉歆又以燠屬上劉向文以星屬木雜取諸書無有定論雖休咎二說言之其明益以雨暘分於南北則水火正其位燠寒分手東西則金木奠其體五行之著命威福之著令八政之可明覡七卜之可聽聽分吹較然不可易也然則範仲舒漫侯始習可別五行五寔大抵與洪範差池何也曰當孝武時壁經未義諸儒以問于伏生者轉相授受問有差池雖歆向父子不復相褻則它可知矣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休咎之與敬肆恒相反也肆非性也人之始肆曰性既肆若習父而後若其恆性然則不可改矣雨衆所望也悔雨則泄非而渫渫則人望而厭之往者不肅無復時雨則不如不雨也雨之將止也肅然而止其不止則狂故敬者常念往也見倏雨則若謂吾恆狂者然孫是無所不念也知往則知則矣知僭則知豫矣知豫則知急矣知急則知風矣僭之恒暘若火之燎金也暢曰譎譆出出又曰無若火之炎炎豫之恒燠若寐之不窮也詩曰或息偃在張或不知叫號或棲遲傾卸或甚樂飲酒急之極寒若絃之屢絕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蒙之恒風是不思

也詩曰終風且霾惠然肯來終風且霾不曰又驗古之聖人考德于詩書洪範下恐雨陰晴寒暑皆恢緣深念見火氣恒暘必曰吾得無有不又之言長觀破體者受見木氣恒燠必曰吾得無有不明之見貿豫長發者受見金氣恒寒必曰吾得無輕于戮人闇言不詳乎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君于之刑人凡以自刑隨見天地之咎徵而推過下尊下則是群下之氣定以撓五行之循是故聖人不爲也

世宗肅皇帝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能微氣候之應驗于人事克已自脩勿令一之有閑勿令一之有過務以或若所以福乎民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孽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爲不乂致咎徵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則有人禍時則有曰

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臣按五行傳伏勝所作爲宋室諸儒指擊甚矣然考昌邑王時大將軍有事王方出遊夏侯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出將何之王怒以妖言縛屬吏霍光召問之勝曰語由鴻範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父當其時有徇冠亦青施于後世龍蛇之帝常謂君上夏侯勝去伏生不遠已習其晝則書必古人北行並失生與疑也但其繁循不顯先木金而後水火金序況殊則繁言無稱矣諸儒以皇極不室與庶徵同建六極不空與皇極分徵文義近之然冬夏寒冢皆生于極極居中央以運二五使蓋陽亂行五行沿陳皇極之中不爲無過也亦人著貴不貴錄兩位取其用意略其偽森吓也至於五行之序則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亦已見於明文不容置喙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先儒謂王省以下乃紀之數詞也然自漢諸儒不然者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

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如歲之朝也則月中則上公受之月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即頒曰正月三口至乎九日上公卦也益于省月之中又分公卿大夫古人窮理不避按節迷遂如此所以收斂身心得其實用也

臣按春秋五始之義與五紀相協洪範傳分屬之然却于經文背數致其夾有大小則應有遠近戊丁月得歲成于日得月或于星辰得歲日月如爵隱公丁卯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丁卯之刑著于癸酉下卿祀其君公于翟受之莊公用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中則辰當庚子甲午之刑著于庚于天于失其民弦國受之文公二年丙申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在甲午可雨矣歲朝至歲中卿大夫皆受之公孫放公了遂叔系得臣皆與有啓也丁未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月在丙年則逐不雨矣雨而世室屋壞季孫行父獨受之國之上卿天于之上大夫也春秋維不著事應而書其歲月日昧則必有義存焉不然則庚甲已日古人皆可以不取也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字月終受鑒吏之要宰大旬終正時皆以參積得失分慮歲事此獨征廢徵言者亦以分別計悉亦如太十約邇王之眠讀孤卿眠邑大夫眠眾卜卜眠折不相濱也譬如風雨齊還災行受怕凌祀皆可以日試不可以月計早滌燠寒皆可以月計不可以旧問幾禮豐歉皆可歲計不可時計不正

以春秋之義有空舉副官之法則省念其疎而政敎不效矣虞夏建官為數甚簡必如周制為猥中十二師尹三百六十庶官四千三百二十歲時省念皆誠于王則春秋之法與周官同者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薄蝕各有其數風霆霜露各有其候以歲統月以月統日三時無易五備來庶則是五事敬用建極之報也觀百穀以知歲觀乂明以知月觀俊章以知日觀平康以知時統言之則為休徵析言之則細有其應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有易歲無易也日月易則歲亦易矣自歲月析之日時可以舉其月自日月統之歲時可以舉其綱故互言之不然則無所取之也聖人于庶章之中而貴百於于庶民之中而貴俊民其用側身修行敬言敬動若不敢寧者成為俊民有較耳無百穀則無用蕃庶草無俊民則無用長庶民貌言視聽一肆于上而暘燠寒終亂于下三德昏而八政昏賢人微而天下微始于一念之不敬而僻必政成凶家害國一至于此也

臣按康寧之福自三代而下必稱文景方文景時亦數數有災文帝己巳長星出于東方庚午大旱癸酉河決東郡景帝二年星孛于西南庚寅冬大雷雨癸巳甲午星孛于西北丙申秋東關火戊戌夏地大雹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烽燧之警無歲無之然其時君知敬民尊賢禮士亦鮮富庶亞于成康往偕豫急蒙之罰亦鮮節簡省也漢獻帝三十一年之聞五各之罰不見甚者倂沸騰星犯間之不失其執而天下交夷遂至易姓故人王推敬五穀以及百草致俊民以及庶民則因有寧家家有寧圖矣權貴之臣威福玉令俊乂之臣黎藿不飽雖風雨式序寒燠以時綢未免于凶害也故古之聖人日夕糾慶稽疑念微動省不儆無非教敬業警以事上帝不敢有汨陳自用之心

此言庶民之可敬取徵之在上也大學肆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庶民既與

師尹分念于時曰又自懷其好惡趣舍變遷若風雨然熱其性受于人其命完自舌歷于歲月日時之下視天以為居從視時以為好惡並有變幻不可省念也九天之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各依然有以為分野南比則襲兩機中間則現日見五緯須之以祭突祥別善惡而其禮實不數與極濟通近亟者多暑暑覩多雨遠極者多寒寒則多風寒暑風雨至十日月之行不生于星辰之次也上古日在虛危仲春纏于眾是時多雨謂之好雨季秋纏于箕是時多風謂之好風其實星無雨好循之比極但知環極不知風雨日之從星一歲而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明歲日至復逢是星斤之從星一歲而行四千六百四十五度明歲朔夕變逢是星星則一也而日月異象堯舜之側無暴民禁射之側無仁者夫豈其人之黨其哉其所率而行之

異也故卿士所尹未必有常行揆之皇極
皇極不動師極與歲寒亦南比定理不為
庶民恐寒而轆其冬百姓慶民未必有常
好觀之日月日月乘違師從箕從畢亦東
所殊路不謂節尹御民而守其故要于無
偏無陝無反無例各止其所而已九比極
出地三十六度分度差地三百六十里出
地所治一萬三千里過此不占發兩之中
不占海外蒲蘋而上不占越裳或在蓋里
之內風兩寒燠從于日月不占可也
臣按星辰分野之說起于戰國而降井復
保章之黃條州鷄以鶉火為周稗寵以鶉
尾為楚董國以實洗為質徐墳以大火為
宋雖笞有所議至如大梁為趙昴畢占胡
兢井春秋時書矣僧一行以兩成分河漢
之流徂有統紀然如折木蜀燕而在河南
星紀屬吳反分河北失其義矣玫其法視
四輔星抱極之以以為南向居乾向與以
分天月南北覆首東西反易故曰在牛斗
而首當井鬼皆趙魯衛齊宋左而反在周
楚宋鄭安右而反左也吳越為三江之道
燕陽為九河之委天淡分流故亦互易河
美之分南北禍陰陽之分左右也令日在
析木則背在實沱九右之勢末變也然而
洪範集稱馬史稱日變脩德月變脩刑星
變結和又稱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
救貝次脩擴正下無之庶民既無結和之
攏又無脩擴之賊惟以風雨寒暑仰聽于
月月行非五緯凌犯順雨不見則亦不占
矣蘇軾曰月在質則多風月在畢則多兩
言歲之寒燠絲日月其風雨絲星辰以明
卿上之能為岡休咸庶民之能為家禍福
也其實不然者風雨寒暑皆生于日月不
生于星辰禍福休成皆生于卿及不生下
黎庶古者月在箕而風在畢而雨令在其
而寒在畢而燠建極之世君敬其民民徽

貴君卿士師尹只為省惡偏黨反側無所
置之則亦但日名附星只而已古人訓惟
為是占王省是歲卿上是用師尹是民庶
民是星象貝緊節以為輕重亦以太極遠
近上下進退為中和之快而先儒曰王職
大故以歲師士吹大故以月飾尹次小故
以臣若一月一日之聞天氣不願而蔵事
無微則卿士師尹之貴而王者不為憂於
文曰卿士師尹各有常職豈能徇民之欲
王者大德博施不能從民之異欲如曰月
有常行不能從星之殊延此則亂世之古
不可為王者道也

仁宗昭皇帝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
脩則休徵應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徵
卿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敬之惟
明君敬天所微皆有陽屬脩省之誠未當
少忽是則明于天人之際者矣

福威章第十一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夏道尊命一之與九終始皆命也壽富康
寧考終四名皆命也有性馬好德之曰生
天了建極備明出治斂用五福敷錫光民
使二氣五行各適其時災沴不行文為節
其嗜欲評其皆聚是其蠱思敬老慈級不
傷其生則天下皆壽矣賦歛有攸施祿及
工貴農而賤貨則天下皆富矣篇重工徒
上不亂行皆御守和率皆傳章則天下康
寧矣難後俊明尚習樂下役藝見過則致
聞得則拜與賢一人夫處則天下好德考

刑罰不煩即往孚發不盡人之力不窮人之情無辭飽之以則天下考終命矣亢此五者皆天子之所得爲而又皆奉之以錯于天若曰兆皆人之所自取天天得亦歛之不得不於之所以質德示人充敬也內經曰爲有之上中有矣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是謂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腎爲聲藏之本精之處也人之壽天必起于于腎智慧所出以爲命門其富達必見于聲禮樂所出通爲心窮其和津必發于所所仁也其藏通必發于脾肺義也其終始者載于脾脾信也失信者凶終失義者敗德失仁者聲禍失禮者窮失智君拆君是則皆人所自取也聖人又皆爲歛之以告于天而後數錫于天下故九五之位天下所正其性命也而不抑者以爲鑒府故聖人以是教敬云爾蘇簡曰九疇之于五行可以條

入者五[illegible]

一也庶徵二也徵之肅乂哲謀聖一出乘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千五行此理之自然箕子巳明言之其但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機其大歸雜無驗于五行非可條而入之也條而人非理之自然必鈞據文致而強肖之立言如此亦勞矣其質右聖立言皆無虛天寒徵之應五事曰兩陽須寒恐以水火木金而歸之土三德之應五經曰正直剛克柔克以中德而須陰陽剛柔一爲五行一爲六氣五行之福歸于允之陽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氣之戚歸于九之陰曰凶短折疾憂貧忠弱繞言之則曰五行六氣分言之則水壽火富不東寧金好德土考終陰之太剛曰凶短折其火剛曰疾曰憂陰之少柔曰貧其太柔曰惡曰弱愈折愈猜安可易言矣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極疑極之兆也經傳無以極爲咎者素問極作竭益饕用之漢或曰極衡極無不時之然易云失時極也五福之命得于五行六極之命受于六氣氣有剛柔剛畏其驟柔畏其竭雷兩不時驟暴橫順爲凶短折陽氣亢熱遺于心督其咎爲疾燠氣煩究勿萌不連其咎爲憂寒邪交搏不能自和其咎爲貧四時之氣風入居柔衡變色發厲其咎爲惡愛氣不固如秸豐雖于敗纘其咎爲弱漢儒言極不建爲弱益謂柔之過也天于既能建被不偏不頗無怨無戀以就道蹤而見賢不舉舉不能先見邪不退退不能遠不能自克歛福以又莫民故辰極不移而五行天移世世未絕也天子敬治水德愼房關道薦瀆避濕去無使人多壽當其時冬無發豐

萌芽勾固及冬而後道無横天天子敬治火德雩祀焚務守主雙去綠隨使人多官其時夏無伏惡閉甚條達及夏而後蟲賊不作天子敬治木德拔凶蕩去籠使驕蠹去醫使人康寧其時春無棄種狼募朽敗及春而後百旅蕃悅天子敬治金德痛帛布斥蘭脈陳詩納實使人好德其時秋無封棄遺秉肅聽及秋而後人有阜藏天子敬治土德不增高益庫與山川爭明使人正命其時四季和平服體無孽鬪甚生子者無復隱怪變惡殊狀至于五德和歲六時式序人生剛柔皆能自克故色不至凶困不至疾居憂如素居貧如害惡而能棄弱而能立則行健之用舉可知之有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

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
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
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
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十二官者與
主相得不相失也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
則壽沒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不通形乃大傷以
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大危其宗此雖備
生之吉其於思為事本好從錫福之吉一
也思不敬則心不治心不治則五藏不治
五臟不治則六隨不涙六隨不治則凶短
折疾憂貧惡弱不絕于世矣凶短折惡極
備之咎疾憂貧弱極無之從太剛不克是
有凶拔少柔不克是有疾憂少剛不克是
有貧惡太柔不克是名曰弱君子以欲治
思以思治貌言視聽而後克後之道可得
而言也
臣按此章以好德當福以憂貧當極是聖

人立教之精心謂受之大事盜姦父老曰
人身國也心其主也旁邪職賊宰輔也外
具九竅羣臣也君亂于上則臣下成病故
心病而身不可故也欲身無病必先正心
不使氣索不使思往不使皆慈迷疾則心
無病心無病則其餘淫隨有病不雖疾而
外九竅亦無骸交病兵人王百病只生于
不好德小人百病只生于憂貧憂貧之病
雖人王亦有之是雖不近天刑而亦攝極
者無好德之眾受作私之害也聖人在上
不能使世無六極之民必不惡使世有六
疵之事故歛福則皆君之福歛弱則皆君
之福君向德則天[illegible]皆德錫威則天下皆
威為君代天陰陽[illegible]民不能使兩賜得睹
寒燠循庶使抱疾痛[illegible]小火災沴之中也
為過矣而又從威以進若與二五分醫者
然甚并惟辟之意也先儒曰以王道言之
凶短折者凶惡之人殊之使短折也疾者

墨劓刑宮殘疾其體也憂者徒流兇鉗以
惱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
錄其過惡中明之彰其罰也弱者蕩其羽
異使之弱也甚矣斯言之不仁也聖人建
極必使天下蕩乎家錫之福於變時雍比
戶可封必不得已又制為濡生之說舜患
之方以俾二五所不逮循之官節亦和治
事又考之十慈絕之史巫以丁寧其説故
下天人性命之際詳哉言之然且云匹夫
四歸不獲其所癘瘵乃身而謂箕子教武
王以六極之刑是辛受接躔于世也凡貧
子為上天陰騭相協而言推本于二氣五
行四時寒暑吉凶貞悔節以為本足而原
始于比極上下窮精極微教人以為之即
性性之節命命之可以化氣性之可以化
質陰命令而為德氣質化而為禍未暇及
于政刑之未養自武周孔孟而外末有籟
其籥籬者而鋪篇假以極說疾棘其間甚

矣
籥
家之聽言不可不慎也
又按上文雖有威福惟辟之言然不過為
貴臣申鑒未嘗以作威作福為建極之事
其曰獨用威用禍言趨嚮畏惡為好壽惡
惡之實耳好義惡惡為世間第[illegible]要害度
民之超福避禍與人主之嚮明畏陶性情
相若慶威好惡上下皆司所不同者人玉
則能造命威民則不能造命耳人主敬念
[illegible]偏則二氣五行一齊汨亂民齊戮敗所
傷極多雖有威福安施平故九疇皆有敷
言而八政獨否以明八政節二五之命吏
二五師八政之今旨嚮用取南威用取北
獨用以東南參于兩北威用以東北又于
西為皆相恰互宅之義專言威福者何是
知此
又按此章為洪範之終篇九疇之要所
以備舉五行氣質變化而歸之二氣陰陽

其陽者本性而得善其陰者依質而闘惡鮮則有惡而性禍無惡故爲善則天降之雨肅人多壽父人多富待人多康謀人多德聖人永命武王曰大疾脩容愼戒必某恭則壽自前代聖賢如克舜伊尹召畢諸公皆百二三十歲爲惡則天降之禍往人多折僭人多疾豫人多憂惡人多貧蒙人多惡不克之人多弱陽以致生陰以致克五福多生六殛多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盜跖雖有百年之壽而攖疾惡之實雖不短折已備諸凶德若世有聖人則距壽顏夭聚人皆正其化命非必加之威福而陰陽生夭貞有得其不春矣劉陶曰天之與民衛首之與足祖須而行聖人建極于首足之際獨得本心觀于龜文盡其義矣

世宗肅皇帝曰終疇曰錫用五福威用六極者吉人君先欲鈇其五福集于臣民使之與入于雍熙泰和之域而無凶夭折疾憂貧惡弱之患則極建于上而可永綏乎天祿矣

門人胡夢錫敎

洪範明義卷下

日講官臣黃道周謹輯

訪箕章第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陰陽下民本之於天相協厥居參之於地彝倫攸敘稽之於人是三極之總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一仁義也仁義在天以騭陰陽在地以協剛柔武王所問箕子所答皆是物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武王爲九疇而問箕子爲九疇而答大禹之道將明於周[illegible]陳經野設官分職皆從此出故三代之法禹止其極矣鯀陻洪水討高號下山川之敘失其行然叅天地之用若於五行五行之賢者於山川晉象成形人民攸記雖舉人不能書知亦莫之敢亂也乃震乃錫育發帝天實愛之道爲聖人敬愛張木於陰陽剛柔仁義之說有獨得其微者矣下章稽疑庶徵錫威之用皆明帝天震錫之意以五行五事相終始云

敘疇章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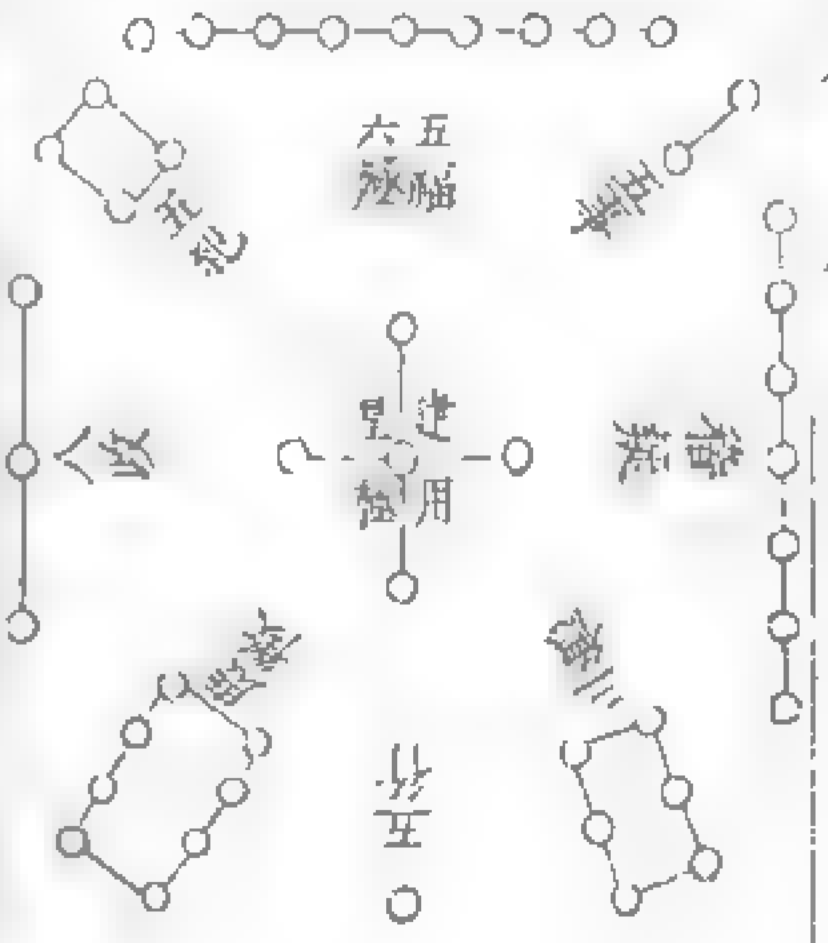
初一曰五行

陰陽者天地之氣五行者天地之質氣質具而性命行乎其中氣非質不具理與氣其質故但曰五行不曰二氣二氣者易之治五行者範之治易與範其為治也一為十始復起於十天地所為用即天地所為體故統鉀其文不復崇用明疇體之有九用初一之備十體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農衆本農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極原作極

是九疇之目蓋兼圖書而用之也河圖之文自一至十故曰一六居上二七居下三八居左四九其右五十居中是依五行之位以為彝倫範之北也雒書有文去十為九故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八通肩六四通足五居其中是準十五之數以為疇然範之奇也雖書以九而致用故五中敬用是生最協建又明念術數之用河圖以十而命體故五行為稽是通事政紀德疑徵福疇之體圖書分說雖有其同其於不汀五行不數倫於名一以御爲統兩而用中發作皇極庶本帝人則其義一也世備不知圖書為易範之原始但以辨方正位細畢其端又不知五行為相協之大事但以生克順逆略綜其德凡自漢儒而下錯舉陰陽災異之說皆一併紙為矯誣妖妄是以震錫美聞君心不戒為之後學無得而偭馬人以錫書分疇其圖於後

雒書原圖



是即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八通肩六四通足五居其中者也神龜所負文寔

疇然聖人則之以觀象設教五行由於北極一者辰極之位故五行宅焉二者鬼神所宗鬼疇立協西南為敬用之始故五事位焉有五事則有寂徵故敬者所以致念也政事明立東東作為農用之始故八致位焉有八政焉有稽疑故農者所以致明也聖賢立於西九為人用之始故三德位焉有三德則有五紀故乂者所以致協也福婦明於南方與五行其治嚮之者福序之者威二用交致以歸於皇極故皇極五行威福帝天之中路也九疇八實四週各十有五則折勿服歲離歲合出入皇極少極於六多極於二十四圭泰三重少極於三多極於二十七升降消長朔望盈虛備於是矣箕子以是命疇周公以是命封九疇之封七百二十九同而乘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皆有敬念晨明協乂建嚮庶之用嚮易之有出齊見役說戰勞成也

易用八而疇用九以易之太極爲疇之建用則亦皆九矣以疇之九數歸易之六交則亦皆八矣易主日月疇主星辰二五象合天道乃明周濂溪曰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語辨渾圖而意不甚失臣觀卜人天人精蘊備在是疇箕子爾哉必有問象繫綴明白易言圖書不辨爲箕子所作益義禹以前有之箕予必述舊法先爲圖象後以敷言分屬其下也其法以若心爲王謂之皇極上下四旁備然天人以鑾觀皆察五成其用一天而九人爲性合之本一人而七天爲事業之原四天而六人以爭成政治二人而八天以終始道德左右天人一貫五用以易猶之則乾坤震三皆易之綱領皆爲人事艮與乞三者易之妙應皆爲天道次雖戊巳則帝天撫顯與王者相參鬼神百工所從取命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掌乎

五行章第三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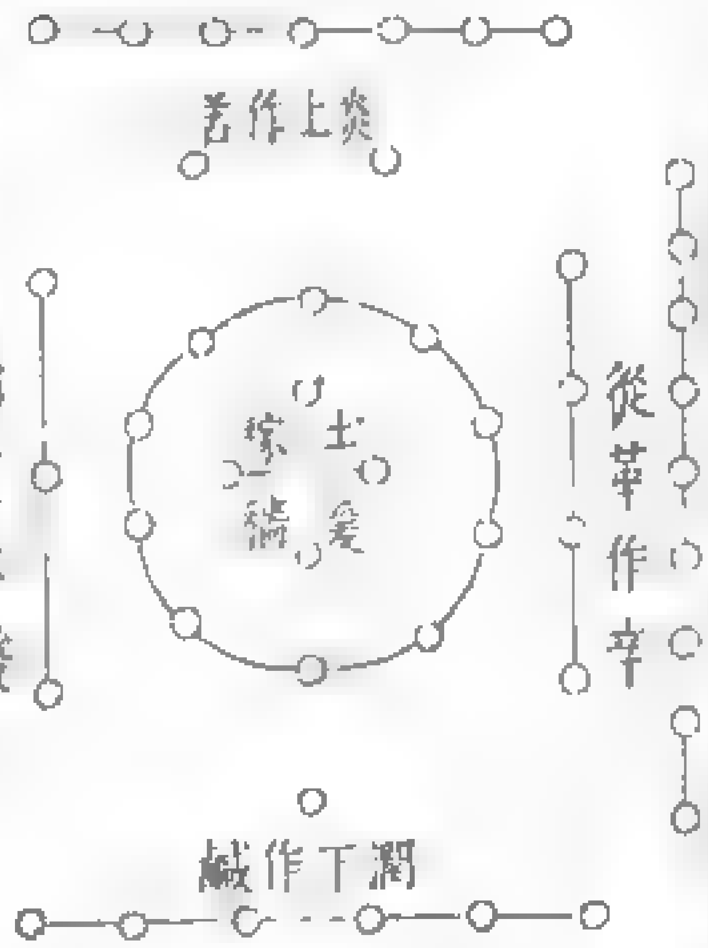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質非性也質具而性見焉體非用也體具而用見焉因其質以爲人事因其用以爲道化故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事而王者及物之功皆盡有作鹹作苦作酸

作辛作甘之化而聖人體物之情皆見矣

是章五行之序皆在河圖因然河圖於後



是即所謂一六居後二七居前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也五行生成各以

其方剛而觀之其象六乘敘是參變爲數百萬故河圖以五十五爲象以百萬爲數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殺拖稼穡與七相得不可易也以五十有五各自相乘爲二千二十五後以自萬爲用三千二十五爲體經緯六十則卦而成象成形相協之故參可知也臣拔雜書自爲九疇之序河圖自爲五行之序九疇五行雜其一範而各行爲序其有河圖十生解書主刻之說也推子行災異之論本以上天示徵人至省怨稽占咎今不爲聰說而儒者動云春秋不書事應深詆伏事歐劉之學不知春秋事應散見諸萬亦絲主簡則文義分行爲傳尚通則細織必至今以世無通贊之經而謂經無器應之義可乎故從六河屬耳繫五事而畧舉微應錯也於後示

五事章第四

二五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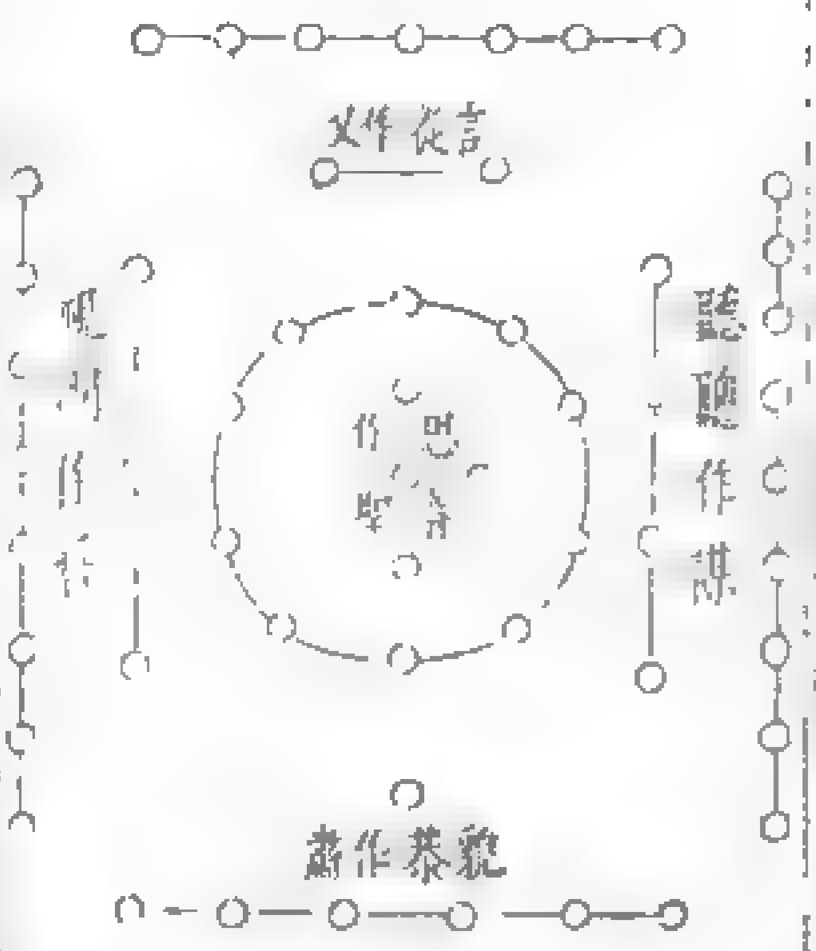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範爲五行攸序而作則五事之從五行淪次敘然不可紊也伏歐夏劉以木金火水爲序近於汩陳五行者矣然其所錄春秋事應亦多不符五沴之說蓋天道人事亙相表裏天作於先而人應之謂之明徵人作於先而天應之謂之謹告因天以儆人因人以抵天書參之著龜夜卜之夢寐御覆倚察皆以敬事爲本作聖爲終雖古今異說不必盡符併存其意可也

五事配合五行圖



在天曰五行在人曰五事五行居於正北而五事處於西南五行與偏逆爲衝其道

甚大五事與庶徵相會其機甚細故以五
行抵五事其應不能悉合以五事抵度
其延亦不能甚着也要以地遁用六天道
尚九三微成晉天人呼應近者三年之內
遠者九載之外律篤策陳丘年而對中恤
排燕一紀乃復不今定以春秋指其事之
蹤蘭菊不修必其皆華露宿亦有夾其節
笑矣必總擀一君訣貫府事理數參何可
得而占焉

水行汨敘

[illegible]桓公元年秋大水鍾巫之餘沴也
桓公十三年夏大水彭生之先兆也
莊公七年秋大水防殺之沴再見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明年宋萬弒其君
莊公廿四年秋大水姜氏入宗婦覿用幣
莊公廿五年秋大水變文之先兆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亦爲貴戚主兵
成公五年秋大水亦爲貴戚主兵
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毀王宮王室主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亦爲國弱兵禁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雨興主災
漢惠帝三年泗年八年州有漢中皆水
文帝十二十五年東郡藍田大水夷伐犯邊
武帝建元二年春平原水溢始朔衛青
元光三年春河徙入渤海冬殺竇嬰
元鼎二年夏大水殺丞相青翟通使大宛
元帝初元元年二年五年詔郡水應在石顯
成帝建始三年河不三年三輔水應在諸舅
[illegible]光武六七八年郡國水不應
建武二十四年睢水逆流三十一年災不應
明帝永平二年七年京師郡國水不應
和帝永元元年郡國秋大水應在竇氏
永元十年十二年夏大水應在鄧氏
殤帝延平元年大水是應亦在鄧氏

安帝永初元年冬河南湧水兵起應在鄧氏
永初三四五年京師郡國大水鄧閶合沴
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赤鄧入主災
延光二年大水王聖主災殺太尉楊震
順帝永建四年五郡大水十九伏之餘沴也
質帝本初元年北海溢梁冀主災伶王當
桓帝建和二年秋京師大水陳留長下益起
建和三年永興元年二年水溢悉在梁氏
永壽元年雒水溢入城門中官始行二年裘
延熹八年九年夏濟北平原河清宦貴氏
靈帝建寧四年春河清夏水湧侯覽主災
熹平二年四年水溢是有宦豎子
中平五年六年郡國水湧張讓主災
獻帝建安二年秋漢水溢殺太尉彪
建安十八年秋水溢應在曹氏
建安二十四年秋漢水溢孫權襲殺關羽
以上四十災有徵應者三十七建武有廖
郭后及東海王事永平有馬氏之立及陰

太后喪沴發中宮借其前平以毖後觀天
心仁愛於是可見也
魏黃初四年夏伊洛溢先主崩於永安
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水應在司馬氏
吳赤烏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水溢應在與魏
晉武帝泰始四年秋青徐兗豫大水應賈氏
咸寧二年魏郡水爲荊州大水上大敗色
咸寧三年夏秋冬俱水賈充主災
太康二年泰山江夏湧水大選吳伎於宮中
太康五年任城水赤六七年郡國水應胡災
惠帝元康五年六年荊揚大水應在賈氏
元康八年令嶠城井溢趙王倫主災
永寧元年宮中井流殺人水齊王冏主災
太安元年兗豫徐冀四州水應在張方
元帝太興二年四年大水石頭之先兆也
明帝太寧元年諸郡大水王敦主災
成帝咸和元年夏大水應在庾氏
咸和二年京師大水蘇峻主災

穆帝永和四五六年夏大水亦爲閫外兵象
永和七年秋濤水入石頭亦爲權貴主兵
升平四年姑孰澤有火五年大水應在桓氏
太和六年夏大水太傅桓溫主災
簡文咸安元年冬濤水入石頭袁真於兵
孝武帝太元三五六年大水應在符兵
太元八年十年十三年大水亦爲國弱兵象
太元十五年夏濤入石頭玄恭之先兆也
安帝隆安三年夏荊州大水應殷仲堪
隆安五年夏大水應在孫恩
元興三年濤入石頭灣爲開桓玄主災自滅
義熙二三年濤入石頭應在劉氏
義熙十年十一年夏秋湧水浸太廟應劉氏
以上自漢至晉終六百二十一年災之正
悲五十八惟哀平十二年豫愍十年水災
不告非哀平懷愍貌皆作肅亦非哀廣氣
昔水獨淵下也其丁寧於先護告不僭在
元成武惠之聞疑謫也多及基家平懷愍

安癸其敗雖譴告之無窮矣留覽之下可
以深省也
宋文帝元嘉五年七年都下大水無應
元嘉十二十七八七年都下大水無應
元嘉二十五年水洛謂之地境魏宋兆姚
齊廢帝永元元年秋都下大水應在南康
梁天監二年夏南徐水應在陳霸
天監六七十二年南康大水淮暇主災
大通五年御進淺水災有汙閭
後周大象九年流揚州州包是爲閩姚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水楊秦主災
仁壽二年河自北大水豫蜀七秀寧在子舞
煬帝大業三年水漂河南三十郡應在長讖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八郡水應在大安宮
貞觀十一年穀水入宮毀宮門應在武氏
貞觀十八年至廿二年諸州皆水應武氏
貞觀十四年至澗雒二三河水屢清應革命
高宗永徽元年郡國大水災應王后

永徽五年夏水入玄武門溺衛士武氏主災
顯慶元年東海溢廢子忠立弘
顯慶四年連州湧水殺趙公無忌
總章二年東海溢冀州大水咎在李勣
咸亨元四年水溢應在武承嗣
上元二年東海溢青齊大水天后殺太子弘
永隆元二年河南北大水廢太子賢
永淳元年洛水溢河溢應在乾陵
如意元年是秋洛水大溢諸王災是革唐正
長壽二年棣河溢神功元年括州水
聖曆二年洛水壞天津橋三四年諸州大水
神龍元年夏大水秋洛水溢武廢復立韋氏
神龍二年池鏡見洛水壞天津橋是殺五王
景龍年密州水四年井溢韋氏主災
玄宗開元二四五年洛瀍溢應在契丹
開元八年穀洛溢入上陽宮興道坊陷
開元十年伊水溢諸郡水應在楊思勗
開元十四五年河南北大水澗穀溢
開元十八年洛水溢壞橋梁是兆東宮
開元二十二年關輔水應在李林甫
開元二十二年江淮大水應在壽王妃
開元二十九年洛毀上陽宮安祿山王災
天寶四載河南大水冊貴妃
天寶十載廣陵溢爲祿山起第
天寶十三載瀍洛溢壞十九坊盡易漢將
代宗寶應元年河清李輔國士災
廣德二年洛壞二十坊應在黨項懷恩
大曆二年七年十年諸道水應在吐蕃
大曆十一二年京畿大水是也諸鎮
德宗建中元年幽鎮魏博大水應在盧杞
貞元二三年東都大水應間架除陌錢
貞元四年河水黑流入汴北番元災
貞元十一十二年朗蜀建州水是兆竇霍
貞元十八年申蔡大水吳少誠王災
貞元十年五溪水闕
憲宗元和四年渭南暴水應在吐突承璀

元和七八年百川俱泛毀及宰韓
元和十一十二年京畿水鎮毀杜乃平吳蔡
元和十五年南都水應在王守澄
穆宗長慶二四年都兩大水是兆諸閹
敬宗寶曆元年京鎮水劉兗明于災
文宗太和二年至八年諸鄆大水訓注于災
開成元年至四年都城大水化魚朱災
宣宗大中十三年都幽大水王宗貴王災
懿宗咸通九年水毀諸門河東諸軍帥
咸通六七十四年諸鄉水劉韓至災
僖宗中和三年汴淮鬭黃巢王災
光啓元年潤州江水赤田令孜王災
昭宗乾寧三年夏溢決滑河乃滄諸州
後唐同光三年雒壞天津橋伶人王災
長興年諸州大水應在石氏
晉天福四年伊雒瀍澗皆溢契丹之餘殄也
周顯德二三年諸州大水應在柴氏
宋太祖建隆元年二年河決汴溢無應
乾德二年至六年河皆溢無應
開寶四五年汴決京畿大水受放宮人
開寶六七八九年鄆閱京師皆水是將易嫡
太平興國二年至九年郡國皆水應在大宗
端拱元年英州水契用人承及祁
淳化元年至四年諸郡大水應在趙保吉
至道元二年郡國大水應在永熙陵
眞宗咸平元年至五年諸州大水應在契丹
景德元年至四年河溢是和孜天書將下
大中祥符二年年九年諸州水是漂天書
天禧年河決陵徐州應在乾祐山
仁宗天聖四年六年邢閩水無應
嘉祐元年大水壞增道災在皇嗣
神宗熙寧元年二年河決應在王氏
熙寧七八九十年河決應諸新法
元豐四年諸鄆水李憲丁災
哲宗元符元年二年河溢章蔡王災
徽宗崇寧元年京號水應祈端禮門

大觀元二年京畿大水河又數潰應在童蔡
政和五年東郡大水童貫領六路邊
宣和元年京師大湯水馬政下災應郭藥師
高宗紹興十二年涇渭灞滻皆竭
紹興十四年旧水宮闈井溢如齋金來冊命
紹興廿八三十年大水金殺宋遼宗室
孝宗隆興元二年吳越大水應在和議
乾道一四五六年諸郡大水應于帑治之原
淳熙元四年濤決錢塘無應
淳熙十五年諸郡大水災在德壽宮
光宗紹熙四年諸郡大水災在重華宮
寧宗慶元元二三年東郡大水籍偽學逆黨
開禧元二年大水以伐金詔四方
嘉定十二年鹽海失故道金犯京東西州
理宗紹定二年台州大水李全主災
淳祐十三年諸郡大水應在賈氏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潮入臨安宋室以淪
仝上二十廿二年郡國大水應會稽諸陵
至元廿二至廿七年大湧水應在元主
成宗元貞元年兩河清南郡大水應在綫甸
大德元四六年諸路大水應在中宮
武宗至大元年至四年諸路水朝晉王災
仁宗皇慶元二年諸路大水鐵木迭兒主災
英宗至治元年北邊大水是歲南坡
泰定帝元年北地河俱溢是在懷梁
文宗至順元年江河大水是六載四君
順帝元統元年京畿大水燕鐵木兒主災
至元元年至六年郡國大湯水伯顏主災
至正元年至八年自川皆湧江水盜兵起
至正十八年京師及諸郡水是洗胡隨
以上自劉宋至元末九百四十五年災之
元應一百十八年惟元嘉一二十年建隆乾
德一二十年興事耳唐僖宗十餘年元祐
八年不見水災元和之災歷於德乾符廣
明之災分於賊何可同也齊梁魏周之開
壤地分裂有難為紀者災變於女主奸人

夷狄盜賊陰邪之沴皆察以貌何可誣也

火行汨叙

魯桓公十四年御廩災饗嘗長亂祭祠不時
僖公二十年西宮災南門之除沴也
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名毛之誣不治也
成公三年新宮災亦以嘽微也
襄公九年宋災是乖提鄭之師
襄公三十年宋災弭兵城杞之旬華受之
昭公六年鄭災為鑄刑書與火爭明
昭公九年陳火發魄師之餘沴也
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四國不禮
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在劉轉
哀公三年桓僖宮災實使季氏以為災王
哀公四年亳社災以戒亡國
威烈王三年火下於晉有聲如鼓三國受之
漢高后元年趙叢臺災呂女讒譖趙王受之
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織室災應在後宮
文帝七年東闕罘罳災應在諸侯王
景帝中五年東闕災匈奴入雁門
武帝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有喪
太初元年柏梁臺災是遣貳師應在浚稽
昭帝元鳳四年孝文廟災是上冠應在皇躬
宣帝甘露元年太上皇及孝文廟火
甘露四年未央宮室火有從來應在皇躬
元帝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災應在小輿
永光四年杜陵東闕災在顯殺張徵
成帝建始元年皇考廟災禮不應也
鴻嘉三年孝景廟北闕災廢許皇后
永始元年凌室及戾后園災應在昭儀
永始四年臨華殿東司馬門霸陵東闕災
哀帝建平三年鴻寧殿災應在傅氏
平帝元始五年高廟殿門災王莽惆者
新室地皇三年霸橋災兵起
光武建武六年雒陽中火是有越禮

建武廿四年高廟北門災亦有伐來
章帝建初元年[illegible]安處災[illegible]應[illegible]可
元和三年火燒北宮西闕應皇射
和帝永元八年火燒有宮宣室有喪
永元十[illegible]年北宮饌閤火明年陰后廢
安帝永初元二[illegible]南郡皆火南師于敗
永初四年杜陵園火鄧氏受之
元初四年武庫火是王數危
延光二年陽陵寢殿災宋楊京閣下之
順帝永建二年茂陵寢殿災孫程上東匡之
陽嘉元年恭陵災及東西幕有九梁皇后
永和元年承福殿災有夷衆饑叛
漢安元年洛陽火是歲有大喪盜發憲陵
桓帝建和六年掖庭德陽殿火有喪
延熹四年南宮武庫雙有火所在盜起
延熹五年宮中六處火諸宮寺七災
延熹八年宮中火凡七處立竇皇后
延熹九年火燒京師民相驚是有黨獄

靈帝熹平四年延陵園災內署悉用中官
光和四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永樂宮災張角亂
中平二年雲臺災起及諸殿[illegible]寇陷冀諸州
晉武帝太康[illegible]年[illegible]賢殿災應在諸鄉
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焚累代寶
永興二年尚書曹火延諸閣道諸子王災
懷帝永嘉四年襄陽大火應在洛陽
元帝永昌二年京都大火王敦主災上受之
明帝大寧元年京師火王敦主災劉趙應之
成帝咸和二年京師火蘇峻主災
穆帝永和五年石趙諸殿災乃滅
武帝寧康元年京師火桓溫受之
太元十年延賢堂災及則石堂道子為政
安帝元興元年尚書曹火桓玄王災
義熙十一年京都大火延在彭城公
宋文帝元嘉七年都下火子劭主災
元嘉廿九年都下火應在子劭
梁武帝天監元年[illegible]燒總章觀是有乖禮

普通二年琬琰殿災亦為禮闕
中大通元年災王同泰
陳武帝永定二年重雲殿災是為捨身
隋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是為自焚
唐太宗貞觀三年甲弩庫火大喪
貞觀十二年雲陽有自然是有思摩可汗
證聖元年周明堂火火[illegible]水所未撥也
景龍四年凌空觀災應在神龍殿
玄宗開元五年定陵寢殿火是亦有乖禮
開元十八年飛龍廏災是主王毛仲
天寶十載東都災不絕是有胡來
天寶十載武庫災應在親仁坊
大曆十年火從淨國中出田承嗣王災
德宗貞元十三年東都尚書省災王裴延齡
長慶一年幽州地有火發為池應在清思院
文宗太和二年禁仗火亂在興元
太和八年禁中及揚州火李仲言主災
昭宗大順二年[illegible][illegible]火闕於汴盜陷京都

後唐天成四年火燒汝州營東西川亂
長興二年[illegible]州災殺安重誨
宋太祖建隆三年京師火是[illegible]都城
開寶八年[illegible][illegible]是永泗州火
太平興國九年乾元文明二殿災應在廷美
雍熙二年楚王元佐宮災廢元佐
端拱二年有烏啣火燒[illegible]州作開寶寺塔
淳化四年[illegible]出大火[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盜陷成都
景德四年鄆州火有喪
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延秘閣是播天書
仁宗天聖七年昭應宮災是崇天書
明道元年[illegible][illegible]八殿應在元昊
英宗治平四年睦親宅火應在新政
神宗熙寧七年三司大火應在條例
元豐八年開寶寺火焚試卷應在新學
建中靖國元年集禧觀火蔡京主災
政和八年掖庭大火災在神霄九鼎
高宗紹興元二三四年行在皆火應在上皇

紹興九十年行都又火秦檜主災
紹興十一年婺州建康大火是殺岳飛
紹興十二年行都又火金來冊命
紹興二十年行都又火秦檜受之
乾道[illegible]年諸州軍學火以不罷兵
淳熙七八九年災延徒罰諸部火是禁僞學
光宗紹熙二年行省及徽州大火中宮主災
嘉泰元年行都大火民舍幾盡乃僞學禁
嘉泰四年行都大火撤廟移主韓侂胄主災
嘉定十一十二年行都火災應在大慶殿
理宗寶慶四年行都大火延太廟應在李全
嘉熙九年行都大火[illegible]訟濟王竑
元順帝至正元年臨安大火
至正二十年火流自禁山焚大都元祚乃訖
炎上之災鮮有不應者然亦至衰亂而衰
矣熒惑之勤不及寇壞漢自靈獻而下書
自敢文之餘寡稱焉亦以卓值巢溫灰燼
已極好人睹於波濤工匠輟其盤礴人寶

促家天乃亦紓也獨在南宋行都省署無
日不災朱盜之決滑河學徒之焚館舍與
乾道嘉泰之間天人互用均致其罰也大
率火爲禮候未爲淫徵禮失而寇攘爲災
闕淫而妖邪殺肆更伏乘之底於湯亡火
幹則爲喪水乾則爲盜思亂先治存呼體
法漢儒所分以擬虐傷炎前欲爲火不災
上脩宗廟廢祭祠爲水不潤下尚有偏觀
未爲通論也

木行沴叙

魯僖公三十三年冬李梅實君不制主災
漢惠帝五年冬桃李華棗實近恆燠也
昭帝時斷柳起生枝葉應在民間
昌邑國社枯樹復榮亦應在民閒
元帝初元四年王氏墓梓柱榮上莽乃生
建昭五年山陽槐樹斷復起應在民社變讀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樗樹生人頭應新都侯
哀帝建平二年西平仆柱生人形應董賢
建平一年零陵大樹斷自續應閒山陽懼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竹柏葉自傷應黨錮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樗似松化胡形應僭[illegible]
熹平五年殿[illegible]槐樹反拔
後主景耀五年宮中大樹自折黃遂盛
建安十五年洛陽伐樹見血災應伏氏
晉惠帝元康九年桑暴長東宮廟應太子遹
永康元年東宮桑又暴長應皇孫臧
內史木安朗彭是應劉羅
壯武桑化爲柏是應張華
懷帝永嘉二年項縣桑哭應東海王越
永嘉六年豫章樟復榮應琅琊
元帝大興四年王敦鈴仗生蓋災敦王災
明帝大寧元年封縣木生人面災在楚城
成帝咸和六年曲阿梓起吳縣檢起者鄉鄉
哀帝興寧三年廬陵栗樹復起應在呂閒

帝奕太和元年涼州楊生松應張天錫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桐作人形應在平陽
隋文帝開皇八年人家柝生條簷楚爲災
仁壽元年蘭州楊生松是易樹千
唐高祖武德九年樓柱傾復起玄武門主災
長安二年神宮柳杉皆倒爲頓應女乘男
德宗貞元四年雨木于陳爲神策王爲災
憲宗元和十五年樹無風自拔中尉王災
懿宗咸通十四年虎招李實安禾小王易姓
宋太平興國六年第木有字是延天書
神宗熙寧二年建州蘿木龍災應新法
高宗紹興廿一年泉州生李栗州松是爲易種
孝宗淳熙十六年桑生瓜櫻桃生菰
光宗紹熙五年行都雨木韓侂胄主災
元世祖十九年樟樹生梨食異顯也
順帝至正廿二年檡竹樹皆冢浮象庫藏木
由在之災始於桑穀草實之瑞表於嘉禾
鄒見昔序聖人不錄蓋其敢用侃繁而見

沴者少不得云田獵不反宿飲食不節侵
麗是災要如賢奸不別邪正不分則懷抱
凡筵皆成災具矣天水而後爭言連理木
之無解文爲爲其實筆生不別明顯混淆
如木枝理不循彝序皆妖孽也

金行沴叙

威烈王廿三年九鼎震
顯王二年雨金于櫟陽秦人應之
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鼎一淪泗水孔氏應之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飛應在巫蠱
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鳴冶爲分災應諸舅
魏明帝時四取承露盤銅秋有聲
晉惠帝元康三年殿前六鐘皆鳴應在金墉
永興元年成都王軍戟双皆有火應在蕩陰
懷帝永嘉元年石碑生金應在石氏
石勒時鄴城銅雀飛入海

陳後主貞明二年東冶鐵飛光照自天
唐垂拱年魏州出鐵皆廣州雨金是有兵
神龍元年東都鐵像頭自頂是誅亂宮
天寶十載殿鐘自鳴僧興閣拆耳是應有相
肅宗乾元二年渾儀不應在西內
長慶中閣丁鉛自鳴
昭宗光化四年殿前鐘忽鳴應式微
漢乾祐元年中書尉谷鳴郭威王災
宋建隆二年神山縣有方鐵涗水是禪重兵
至道二年桂陽銘銀自成山岳是爲使金
咸平四年亳州太清宮鐘自鳴是爲鑄鐘
慶曆四年撫州得生金山是冊元昊
崇寧四年鑄九鼎漏於北方是服女真
紹興十一年余軍戈戟夜生火光是作銷叉
紹興廿六年天雨水是外大喪
寧宗慶元二年吳縣錢羣飛是聽學禁
凡從革沴行皆爲兵戈之咎不專若鐵錢
羣飛而已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

如火劉武周據并州得戈夜每有火光出
成都王伐長沙戈戟上夜皆有火光此例
金不從革與火災相通聽不作謀之罰也
如金石之變寥寥耳石言於宮寶化爲石
自不在此例也

土行沴叙

周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是岐厥都
魯僖公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麓崩霸主應
魯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災應公子遂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災應季孫宿
昭公十九年五月巳卯地震季氏主災
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公疾乃復
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應在啓陽
秦始皇十五七年平陰大震是多嫪毐
漢惠帝二年正月隴西地震應在呂氏
高后二年武都山崩震自正月至八月
文帝五年二月地震
景帝後元五月地震應在匈奴
武帝元光四年五月地震應在後宮
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應在鉤弋
宣帝本始四年河南郡國大震應在霍氏
地節二年八月大震壞宗廟城郭霍氏主災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大震殺蕭望之
永光二年冬地震石顯主災
成帝河平三年犍爲山崩雍江震
元延三年岷山崩江逆流應在王氏
綏和年九月丙辰大震應在皇躬
新室天鳳三年二月地震雙涇水
建武廿二年郡國四十二地震應武鄧騭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山陽東平震
和帝永元元年會稽南山崩竇憲主災
永元四年郡國十三地震竇氏應之
永元七年九月京都震鄭衆蔡倫主災
永元九年三月隴西震應在羌

永元十二年夏秭歸山崩兆廢陰后
元興元年雍地裂
殤帝延平元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應在清河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應在鄧氏
永初二年至五年郡國三十五震
永初六年豫章泉山崩震
永初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太后主災
元初元年春日南地坼郡國十五地震
元初二年河南地坼郡國十地震
元初三年至六年郡國九十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冬郡國三十五地震
延光元年春郡國二十七震秋十三震
延光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震丹陽山崩
延光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震閬中山崩
延光四年京都郡國十六地震越巂山崩
凡安帝永初至延光十九年郡國京師
百七十餘震災異頻仍蓋成晚女謁閹寺

之盛末有過於安順之際者也
順帝永建三年春京師漢陽大震
陽嘉二年洛陽地坼京師震山陽君主災
陽嘉四年冬京師地震
永和二年至五年京師八地震梁冀主災
漢安二年秋至建康元年夏百八十日震
桓帝建和元年夏秋京師再震殺李固杜喬
建和三年秋京師震憲陵尾壞郡國地裂
和平元年秋靜濱山崩
元嘉元年一年冬春京師震王甫主災
永興二年東海朐山崩琅琊盜起
永壽二年京師震河東地裂
延熹元年雲陽地裂三年漢中山崩
延熹四五年京師地震泰山博尤來山隕
延熹八年京師震緱氏地裂
永康元年洛陽上黨地裂
靈帝建寧四年春地震夏河東地大裂
熹平二年夏地震六年冬地震捕擊諸生

光和元年至三年京兆及酒泉地八十餘震
獻帝初平二年夏[illegible]震應關東諸侯
興平元年夏地震應在關東
後主炎興二年蜀地震[illegible][illegible]主災
魏咸熙一年太行山崩乃亡
晋武帝泰始四年泰山崩五年地震
咸寧二年秋[illegible][illegible]州東地震
咸寧四年夏陰平廣武地震應在賈氏
太康五年[illegible]南地陷六年新興山崩
太康七年[illegible]山崩[illegible]仇池崖隕
太康八年殷前地陷震應在三楊
太康九年郡國歲十六震諸王應之
太康十年冬太熙元年春地震災當皇躬
惠帝元康元年冬京師震
元康四年郡國山崩地大震[illegible]賈氏主災
元康五六八年地震
太安元年西墉崩二年震當陽地裂諸王主災
太安三年夷道山崩四年壽山崩張方主災

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蒼鵝
永嘉三年四年諸州地震
愍帝建興二年三年地震劉石主災
元帝大興元年二三年諸郡震崩王敦主災
大興四年常山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段匹磾祖逖歿
成帝咸和二年春夏[illegible][illegible]震蘇峻主災
咸和四年[illegible]山西北岸崩谷[illegible]劉亂
穆帝永和元二三四五年地震應在失柄
永和九年十一年流震政在桓氏
哀帝隆和興寧三年頻震
帝奕太和元年涼州地震水湧應在海西
孝武太元二年至十八年地生毛屢震擊小
主災
安帝隆安四年地震生毛
義熙三四五八十年地生毛震[illegible]是將易姓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都下地震[illegible][illegible]主災
孝武大明七年兗州大震是應[illegible][illegible]殺
齊東昏永元元年秋冬震凡八十日爲亡徵

梁天監五年冬京師震是主飢
普通三年正月京師震義州刺史叛
大同三年七年建康地震生毛是主饑兵
太清三年建康地震臺城主災
陳永定二年建康地震應在王琳
孝靜武定二年唐河地陷高氏爲應
孝昭河清二年齊州地震應和士開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夏京師震主中宮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立子廣天下大震
仁壽二年夏岐雍大震廢蜀王秀
仁壽三年梁州山崩廣涼主災
唐武德二年京師震殺劉文靜
武德七年嶲州地震山摧突厥主災
太宗貞觀七年冬京師地震應在上皇
貞觀二十三年河東晉州大震當上躬
高宗永徽元二年晉州定襄洊震應在始封
調露二年永淳元年垂拱三四年京師皆震
垂拱二年雍州湧山永昌中華州山晝徙
睿宗景雲二年并汾絳三州震應在內禪
玄宗開元十七年藍田山摧應楊思勗
開元廿二年秦州大震應李林甫
開元廿六年京師地震不利太子
肅宗至德元載河西震裂是應安史
代宗大曆二三年京師地震魚朝恩主災
大曆六年當州乃泉陷九年同州山徙
大曆十二年寧晉地裂應在元載
德宗建中元年二四年京師震李希烈主災
貞元一二四年京師洊震地生毛應吐蕃
貞元八九十年大震崩陷應在諸鎮
憲宗元和八年大雷山崩地震
元和十年有震主南詔王災
元和十五年春北府穆宗即位震中尉主災
文宗太和九年京師人震仇士良主災
開成四年京師震仇魚主災
宣宗大中二年河內人震有聲
懿宗咸通八年晉絳大震王氏

僖宗乾符三年雄州地陷水湧羣盜應之
光啓二年齊震三年絳州山崩壅江水
後唐長興三年赤甲山崩秦王從榮主災
宋雍熙三年階州山崩壅江水應契丹
宋真宗景德元年京師地震應在澶淵
景德四年益州地震有聲
大中祥符二四年諸州地震應在中宮
仁宗景祐四年忻代并州大震元昊主災
寶元元年慶曆三年并忻代震是應內憂
慶曆六年嘉祐五年京師地震應中宮
神宗熙寧元年秋冬郡國大震王韶主災
熙寧五年少華山崩
元豐八年京師震賓州地陷應皇躬
哲宗紹聖元二三四年諸郡地震是應紹述
建中靖國元年冬太原震童蔡主災
宣和六年京師洊震熙河蘭州地陷
高宗建炎二年長安大震虜遂入
紹興三年六年江南大震劉豫主災
孝宗隆興元年洊震湯思退主災
光宗紹熙四年劍門山崩
寧宗慶元二年黃巖有山自徙清潭山移韓
侂胄主災
嘉定九年東西川大震山崩
元成宗大德七年延安山移地震應在緬甸
大德八九十年晉平陽屢大震應在嬖寵
仁宗延祐元年諸路地震
延祐二四五年諸路地震應在君身
泰定帝四年諸路震應在君身
文宗天曆二年諸路地震應在漠北
順帝元統二年京師震山陷爲池
至元元年至五年諸路皆震
至正元年至十二年諸路洊震
至正十三年至廿八年諸路皆震元祚乃訖
六府言穀五行言土上非穀也雖云稼穡
言其作稼穡者不指稼穡如山川疇然不
師云稼穡也土自應地幾自應歲故以有

穀用成對庶章蕃廡言之如土行失伯
當以山崩用竭大地震動爲主蓋土比四
行其用至人故上天見災譴告至密獮之
思瘖然所不誠不得移省歲之文於作甘
之內也以上百八十餘條惟宋自景德而
十午少惟黃白永元而下至多坤幾不靖
群建武亦有崩搖而崖將傾在太東屢先
若乖五代之餘天告巳泉至上之間地維
逐絕觀其震數反於瘖思亦可以作聖也

八政章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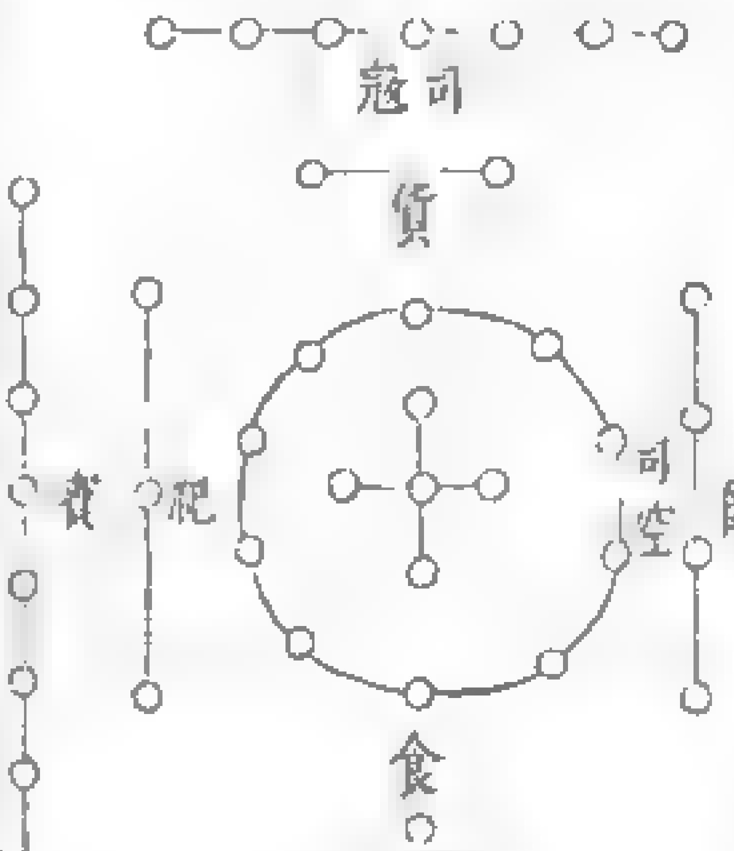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之行不依疇然其以八官寄於四方王立於中則衍之疇序也但其數目不用

爲次耳古人制象彼此相兼不定一方參以河圖爲體雖書爲明體不過一易用有二易五易九易者如入政與皇極合爲九疇先行南比一食在坎二貨在南三宗伯從左四司空從左司寇據七司貨於南方司徒據六司食於比方賓以震出據八而從宗伯師以順動據九而從司空此其始易名也文內而通更其位則一食居三立於左內二貨居四立於右內三祀居二立於南內四司空居一立於北內五司徒居八立於外東六司寇居九立於外西七賓居七立於南外八師居六立於北外此其爾易也在行爲易之佐八政爲易之官陰陽相物皆在八政爲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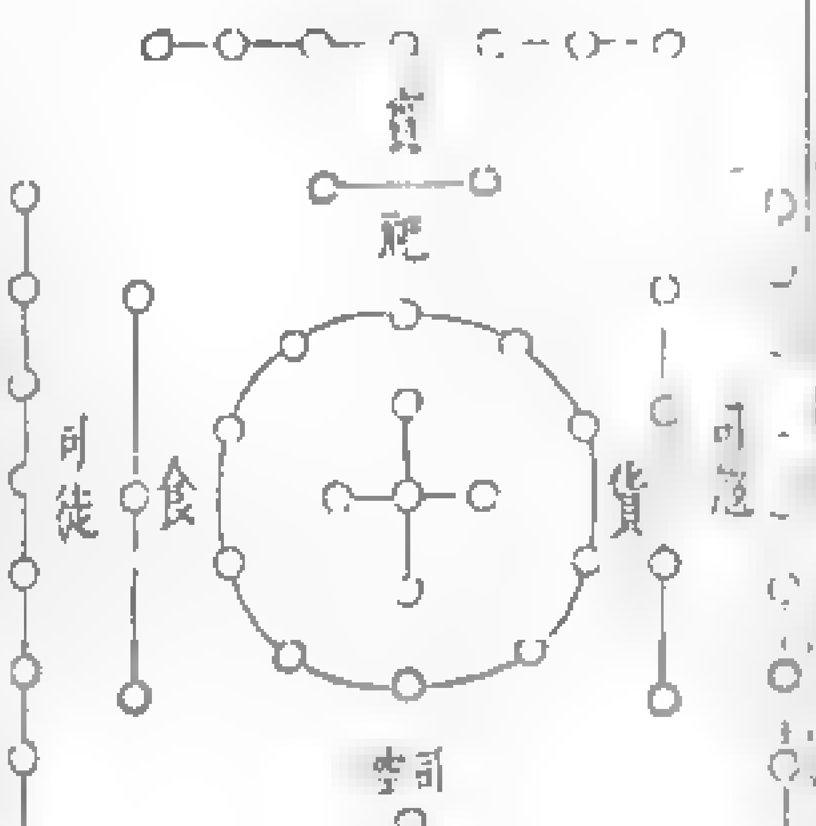
凡八政官位皆以五前爲內方五後爲外方刑德剛柔可以義取師與司寇不處左方賓與司徒不立右際食祀之位視於司徒工貨之官皆於司寇亦情外之當然人

天所共用也及其用之乃有一八二七三六四五對待之文各見下章



右八政分配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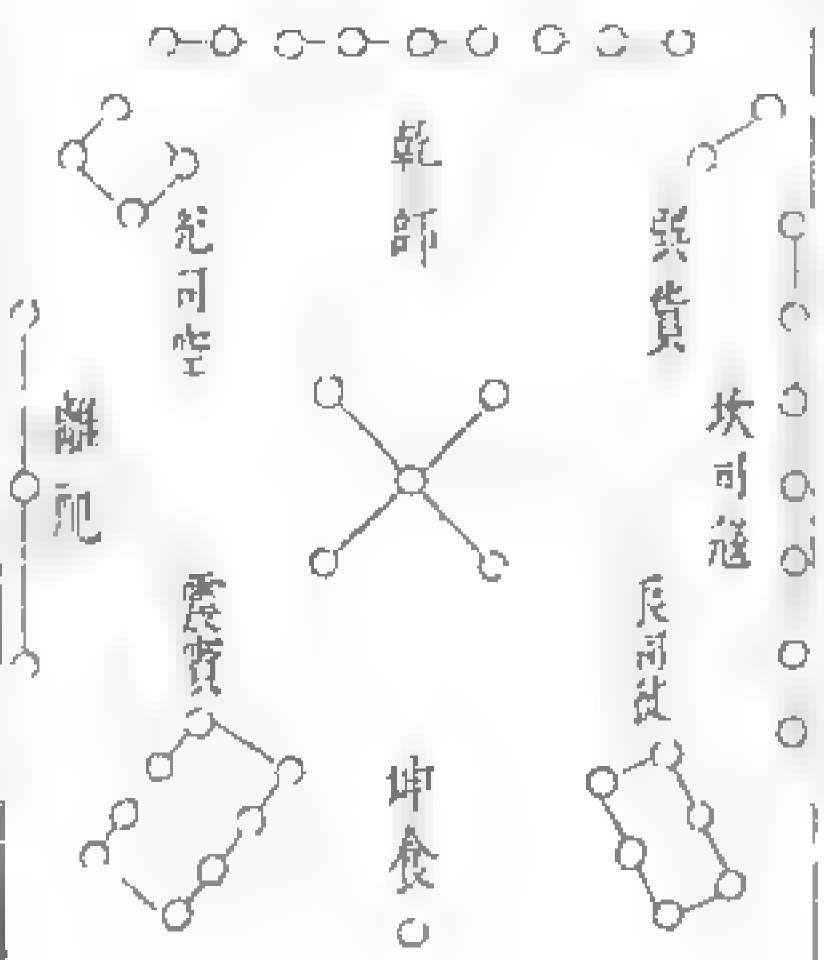
唐虞官百夏殷再倍三司相協乃約五合度其兼攝可以義推



右八政互易之位

八政互通而農用乃備食一為比政貢本地德始平水土稼穡乃成徒衆乃與徂征之命是也天子南面貢兜在前五玉三係夾以而旅將錫學后無有不服寅清之命是也東作敷教亦治邦致田賦出爲三八之問宴過貨食稷契其事以輔文思在寬之命走也庭戚奸宄厥藩在貨為及皐陶其理夷袞禹殄歸命為則為德明允之命是也王中無為者惟八宮內體五事微察凡行明察五紀禀此十五以成輻治五者為福六者為統十一之行過循不及四而推之北方坤坎有食與師統於司空是為地官而兼司空司馬南方乾離有司貨寶祀而統宗伯是以宗伯而兼司徒司寇東方離震有實與食而統司徒是以司徒兼宗伯司空西方坎兌有司貨與師而司寇是以司寇而兼司空馬故謂唐虞世有專官官不相兼者亦偏結未融矣其尤然

命官配于八卦以先後天分序別圖如左



右先天序卦政官之位

序卦本於河圖其體屢遷而四方八位理有一定疇象相參約歸二者不可易也

右後天序卦政官之位

凡易在範前疇序者出於易雖云後天出於文王而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決非自文王時始有見說也先天圖不未始出而位置如作易前皆貝繼轉有時而源觸後矣洪範八政離自爲錯然而從圖爲以變方圖合先位天物無兼巽因圖以拆代爲義每方各宮四官方圖以相變爲義每官各備兩排每排亦離兩官如民食於土故坤一爲位位布於賓故震八爲寶寶貴從祀故離三爲祀祀兩司空故兌四爲司空此先天之右旋從坤趨乾者也師物大衆故乾九師師必居貨故寶一爲貨貨六必有寇故七爲司寇寇歸司徒故艮六爲司徒此天之左旋從乾趨坤者也其官方分拆雖不依位而五行陰陽命官之息本於圖圖不火與也又如後天乾統六師以處西北坎爲司空以一坎之司徒治

地亦為司空以八次之震司東作亦為司徒以三次之巽治貨賊亦為司徒以四次之離居乾位是為司寇以九次之司寇與司空對治坤居也南是為秩宗以二次之秩宗與司徒勢治兌掌賓政亦為秩宗以七次之實政與食政對治是後天八政亦本圖圖大要以西方之政通於北陸北陸之政通於東方東方之政通於南陸南陸之政通於西方其南北東兩不相易也故一六二七水火不相射三八四九金木不相代云

臣致周易與洪範表裏而周官一書皆由於九疇雖云六官三百六十爵而以八政齊之各後得八則通為六十四官三百八十四爵矣八政雖無天官司馬宗伯之日而食貨隸於天官賓祀載於宗伯六師統於司馬職有繁簡則政可相資總以分代天工陰騭相協故復舉八政而序與卦彖分配焉

八政疇序 先天圓圖

一坤食二巽貨三離祀四兌司空
六艮司徒七坎司寇八震賓九乾師

一　食政 土行坤序

食之食坤以厚德載物其於政也以祖識兜德其於物也為反生為上供其於官也為后稷農師厲治恤人

食之貨凡以積聚為人其於政也為日中市尚穀帛其於物也為耒耜釜鬲甗甑其於官也為司師歡敵縣人

食之祀明良以用服茲衆其於政也為賓社報賓其於物也為膳腊脩醯昔酒其於官也為酒正充人亨人饗人

食之司空臨以教思容保其於政也以省

試攝事其於物也為班水形鹽其於官也為醢人漿人凌人

食之司徒謙以裒益平施其於政也為頒條施飲其於物也為爵甗斗斛其於官也為遺人委人倉士廩大夫

食之司寇師以容民畜衆其於政也以謹益茂物監禁其於物也為藥石疾壽其於官也為食醫疾醫瘍醫

食之賓復以閉關養陽其於政也以享老字幼其於物也為籩豆几杖戶牖其於官也為司尊彝凡建冪人

食之師泰以財成輔相其於政也為饗壯使禮役民其於物也為籍田為采為廩餼其於官也為內外饔為藿人宮人王府

二　貨政 木行巽序

貨之貨巽以申命行事其於政也以利民阜財其於物也為矯揉箇籌翰樽其於官也為大府內外府

貨之祀家人以有物有恆其於政也以贊佑神明其於物也為澤祠酒磬青茅珪璧其於官也為典路為都宗家人

貨之司空中孚以議獄緩死其於政也以會郵縣助其於物也為磬錯珍鐵鉛松惜石其於宮也為追師卝人廖字炭

貨之司徒漸居賢蓋俗其於政也以登良散播其於物也為漆經繼編織皮其於官也為司會職歲

貨之司寇渙以享帝立廟其於政也以散小附禁鬧廣其於物也為包為篚其於官也為關梁司門

貨之寶益以遷善改過其於政也以遠玩賤與亨升浮來其於物也為鮮鑑鑄攤生也贊其於官也為掌節典庸器屬人鞮鞻氏

貨之師小畜以懿文德其於政也以平物

價治軍市其於物也爲金錫[illegible]刀竹毛齒革其於官也爲質人廛人角人旄人鞄師貨之食貨以省民設教其於政也以引其示儉其於物也爲絺綌紵枲其於官也爲場人圃人掌人

三祀政 火[illegible]序行

祀之祀以繼照四方其於政也以明禋[illegible]格其於物也爲陶匏爵粟其於官也爲宗伯肆師人小司樂祀之司空際以同而異其於政也以祭幣掩裝其於物也爲祖卿廠貝明器其於官也爲喪祝甸祝冢人墓大夫祀之司徒旅以旗不留鍛其於政也以鐘出川墳衍原澤其於物也鼖鼓鼗瑟羽籥其於官也爲籥師典同宮人掌次祀之司虞木濟以辨物居方其於政也以

最且潔屬其於物也爲磬丹畫干戚其於官也爲占夢眡祲[illegible]其於政也以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爲其於官也爲巾車典祀內外宗[illegible]其於物也爲珠圖刀[illegible]圭璧幣[illegible]六貨內以[illegible]信[illegible]命其於政也以貞數

四司空政 [illegible]序行

司空之司空掌以麗澤溝洫其於政也以諏四民興利去害其於物也爲度量權衡

繩準其於官也爲山虞林麓川澤人司空之司徒職以虎受人其於政也以胥原麥曠土其於物也爲鎛函盧弓車其於官也爲土均土訓[illegible]師司空之司寇固致命遂志其於政也以治邊竟去盜去賊其於物也爲藩[illegible]落其於官也爲掌固掌險[illegible]司空之資盜以[illegible]其於政也以[illegible]廢務理廢壁[illegible]物也爲[illegible]官也爲懷方合方[illegible]氏[illegible]司空之[illegible]大車以造[illegible]其於政也以度[illegible]糧稽正[illegible]駭其於物也爲[illegible]馬騎稽其於官也爲職方[illegible]遂大夫司空之食革以庀戎不虞其於政也以宅流有訓詩無藝其於物也爲[illegible]舟鼓其於官也爲柞氏薙氏[illegible]氏[illegible]司空之貨大過獨立不懼其於政也以治

材木施絡[illegible]其於物也爲築治摶埴[illegible]其於官也爲[illegible]人[illegible]人其於[illegible]也以表司空之位[illegible]以[illegible]方正位爲[illegible]其於物也爲[illegible]於官也爲[illegible]氏

五司徒政 [illegible]序行

司徒之司徒以思不出位其於政也以安民不遷司徒教民以[illegible]其於物也爲[illegible]郭壇總衆[illegible]其於[illegible]也爲[illegible]州長鄉大夫司徒之[illegible]於蒙以[illegible]其於政也以[illegible]去殺[illegible]於物也爲[illegible]鼓爲舞爲[illegible]司徒之[illegible]官也爲司諫司救怪[illegible]其於官也爲[illegible]司徒之官順以慎節養正其於政也以明賞信罰褒有行其於物也爲法[illegible]賢書其於官也爲師氏保氏司服司[illegible]司徒之師大[illegible]以多識言行其於政也以

夕貨致民粟士其於物也爲金玉象錢爲
旗爲鐘其於官也爲內外史爲行司馬遂
匠人梓人
司徒之食糾厚下安宅其於政也以薄歛
類通其於物也爲公田公桑耕耤其於官
也爲典命掌葛掌染典婦功
司徒之貨鹽以敎民育德其於政也以歲
財勞上山陳納新其於物也爲泉布流續
其於官也爲閭師司市
司徒之祀賓以明度政無敵拆狀其於政
也不癈諸擇其於物也爲井竈戶行門霤
其於官也爲司盟司約
司徒之空損懲忿窒慾其於政也以明
正疆界其於物也爲表署道路符節鈕璽
其於官也爲閭師比長鄰長形方氏

六司寇政 水行次序

司寇之司寇欽以德行敎事其於政也以
布憲讀法禁非刑亂其於物也爲五書五
表正極其於官也爲鄉爲鄉士遂士朝士
七師
司寇之賓也以經給其於政也以詢衆致
謀其於物也爲籩簋鉶豆牢食其於官也
爲伊耆氏爲掌環人挈壺氏
司寇之師容飲食行執其於政也以先治
內受治外其於物也爲矛戟斧鑕其於官
也爲司隸掌察條狼氏脩閭氏
司寇之食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其於政也
以除器服儲不饋亨人其於物也爲實羅
壺涿其於官也爲蜡茨諸奄紉閽
司寇之貨於以勞民勸相其於政也以馳
責焚券其於物也爲鍰金矢其於官也爲
職金司屬
司寇之祀旣濟以思患豫防其於政也以
用辭致辭息老物其於物也爲沱貍鼬宰

其於官也爲司烜司爟司寤氏
司寇之司空節以議數度制德行其於政
也以鍵閉愼固察創呪拆其於物也爲糞
洛甦城其於官也爲司圜爲雍人萍氏
司寇之司徒蹇反身脩德其於政也以執
簡正禮其於物也爲嘉石肺石其於官也
爲司刺銅人訊人

七賓政 木行次序

貨之賓震以恐懼脩省其於政也以興滅
綏絕有慶有刑其於物也爲宗彝丹圖其
於官也爲大小行人行夫
賓之師大壯以非禮不履其於政也以大
饗財還士濘宮其於物也爲羆熊豹豺正
觴其於官也爲司勳司士諸子
賓之食蒙以崇德殷薦其於政也爲臨雍
乞言餽餚其於物也爲四彝八珎其於官

也爲五更三老
賓之貨恆以有物有恆其於政也以敎奏
明虔命市販其於物也爲圭馬璋皮璧帛
琮錫號禴璜鵠其於官也爲司儀掌賄
賓之祀豐以折獄致刑其於政也以聽貢
平外國其於物也爲膰脤珥釁其於官也
爲都宗家人何覡神七
賓之司空歸妹永終知敝其於政也爲協
出入止通數其於物也爲輿舍鄙次其於
官也爲象胥七方氏
賓之司徒小過以致恭致哀致儉其於政
也無忘舊掌其於物也爲折俎祿烝其於
官也爲掌客都則都士
賓之司寇解以赦過宥罪其於政也以柔
遠無以暴介其於物也爲僚爲符節其於
官也爲御史爲掌交掌訶

八師政 金行次序

同之飾乾以自彊不息其於政也以止戈
兌品姿有七德其於物也為剛馬戎路其
於官也為大御太僕人小可馬
師之食否以儉德時雜其於政也以庀旄
渙不貪速坊其於物也為米粟猶照飭總
其於官也為栽阜節節遂人夫
卸之貨絲以施品四方其於政也以貨財
養武爵其於物也為鹽鐵雜錯其於官也
為馬質可兵掌貯
師之祀司人以類族辨物其於政也為蒐
苗彌待別於里物禾其於物也為儀徵表
發宗節其於官也為祭僕四僕閽節巫馬
師之司空械以辨分定志其於政也以保
彌爵民治溝漁陀寒其於物也為虎皮無
服其於官也為道僕牧師度人綠人蔡人
師之可徒避以嚴遠小人其於政也不以
介胄細文治其於物也為介胄犀兕其於
官也為犬人隸僕閽人寺人

飾之司寇詰以作事謀始其於政也以誦
姦究咸齎史其於物也為彤弓彤矢盡污
盧矣其掺官也為虎賁旅賁司右趣馬
師之賓九客以茂對時育其於政也以顯
忠遂長行賢禮其於物也為柜笆鍾函
其於官也為準人牧伯大都阪尹吉士

右八政一疇對實圖

八政一章說無敘言又從無繫屬蘇洵以
五紀八政皆不可牽合是也然自古無位
次汩陳之書亦無關圖書自為倫序之物
今如先天一坤九乾二巽八震三離七坎
四兌六艮皆以五十相合分而行之則坤
行從右有巽離兌之三陰以為食貨祀司
空乾行從左有震坎艮之二陽以為師賓
寇司徒其以父母均分六子一也其所不
得不易者乾兌離震陽畫右旋巽坎艮坤
陰畫右轉不得不依兩畫為序故以一九

二八三七四六分為食師貨賓祀寇空徒
則坤乾巽震離坎兌艮八卦分政繫然明
矣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
火不相射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
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
君之坤以藏之皆以一九六四八二七三
相遞為序也故範疇之數金水木火皆以
首尾相應內嚮為序猶九六七八之合為
十五也動學禱強意為安排如食貨賓師
之類皆以對待起卦以乾坤坎宵為從不
知其昉出圖圖本於自然有倫有脊無復
繫簡出入之殊若以意為之則穿鑿百出
去古益遠矣今再以後天八政屬綴如左

又八政疇序 後天方圖

一坎食二坤貨三震祀四巽司空
六乾司徒七兌司寇八艮賓九離師

一食政 坎序 坎亦為司空

食之食 坎以常德行習教事
食之貨 師以容民畜衆
食之祀 解以赦過宥罪
食之司空 渙以享帝立廟
食之司徒 訟以作事謀始
食之司寇 困以致命遂志
食之賓 蒙以果行育德
食之師 未濟以慎辨物居方

二貨政 坤序 坤亦為祀

貨之食 比以建萬國親諸侯
貨之貨 坤以厚德載物
貨之祀 豫以崇德殷薦
貨之司空 觀以省民設教
貨之司徒 否以儉德不榮
貨之司寇 萃以危戒不虞

貨之賓剝以厚下安宅
貨之師晉以自昭明德

祀政 震序亦爲食

祀之食屯以經綸
祀之貨復以閉關
祀之祀震以恐懼脩省
祀之司空益以遷善改過
祀之司徒无妄以茂對時育萬物
祀之司寇隨以嚮晦宴息
祀之賓頤以慎節飲食
祀之師噬嗑以明罰勑法

司空政 巽序亦爲貨

司空之食井以勞民勸相
司空之貨升以順積德
司空之祀恆以立不易方
司空之司空巽以申命行事
司空之司徒姤以施命誥四方
司空之司寇大過以獨立不懼
司空之賓蠱以振民育德
司空之師鼎以正位凝命

司徒政 乾序亦爲師

司徒之食需以宴樂
司徒之貨泰以財成輔相
司徒之祀大壯以非禮不履
司徒之司空小畜以懿文德
司徒之司徒訟以作事不息
司徒之司寇夬以施祿數德
司徒之賓大畜以多識畜德
司徒之師大有以遏惡揚善

司寇政 兌序亦爲賓

司寇之食節以制德行議數度
司寇之貨臨以容保教思

司寇之祀歸妹以永終知敝
司寇之司空中孚以議獄緩死
司寇之司徒復以非禮不履
司寇之司寇兌以麗澤講習
司寇之賓損以懲忿窒慾
司寇之師睽以同而異

賓政 艮序亦爲司徒

賓之食蹇以反身脩德
賓之貨謙以稱物平施
賓之祀小過以過恭喪過哀用過儉
賓之司空漸以居賢德善俗
賓之司徒遯以遠小人
賓之司寇咸以虛受人
賓之賓艮以思不出位
賓之師旅以明慎不留獄

師政 離序亦爲司寇

師之食既濟以思患豫防
師之貨明夷以用晦蒞衆
師之祀豐以折獄致刑
師之司空家人以言有物行有恆
師之司徒同人以類族辨物
師之司寇革以治歷明時
師之賓賁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師之師離以繼明照于四方

右八政分序 凡二卦各六十四其別各四千九十六

臣敘八政以所分別宮司用而異體所以參者以其所出於書以式序五行相協民君一也民君之於五行循蓍之於飲食日用不離先王之於八政亦猶是也八政分爲皆從後天然以乾坤坎離定位分從則亦皆先天也有是八政以求五行然後五紀有所麗四充有所用休咎貞悔有庶徵天地之爲善惡帝王之爲善惡與善

它旼自爲天地帝王者一也以是八政叅於七卜而人神始協陽而叅於五事驗於庶徵稽於五紀正以二德而上天陰騭之道係質備矣此丁未有數詞叅以是爲綱自植經緯其文義浩重不可單舉要本於皇極以務民致事則是八政者亦合爲九時節虛生一耳八政分屬與上卷明義不同彼祭五行比諸八卦非有予揗也

五紀章第六

四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章上有曰字衍）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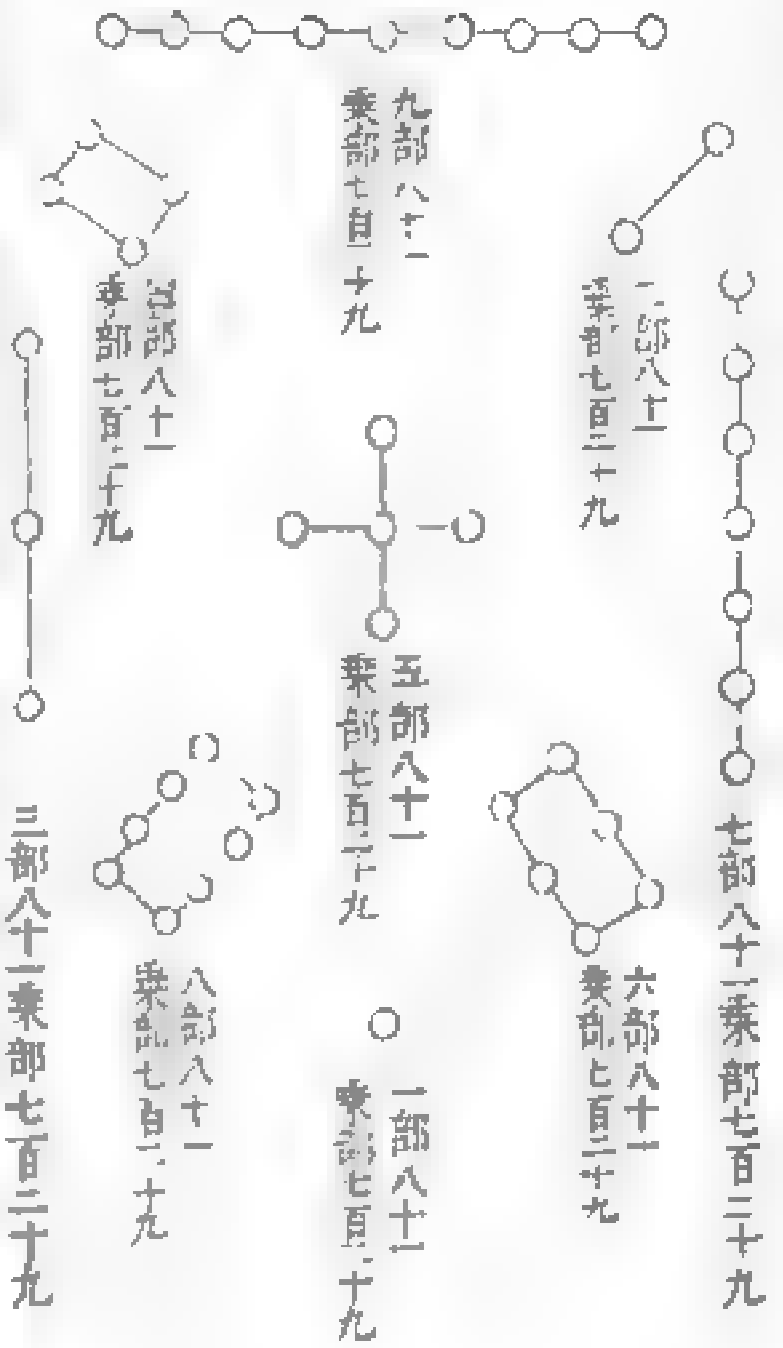
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節疑在師尹惟日之下）

臣按前章所敷五行五事八政皆從河圖而此舉啓參疇用以性情事物在天人之總猶未明言其疇象分微之數即云以九令數以五命理亦大綮綱領得其欽項耳必使人人交動各有條貫觀日知歲觀辰知月觀一世得百世則五紀者天地之版籍也充與首學閏恭春秋始正日月攷其絪微莫過疇象疇象以九起數以六積之

爲五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一爲一百二十年之曆外贏五千四百八十一又六乘七百二十九之數每歲縮九則一百二十歲當縮一千八十合贏縮之數外距天行每百二十歲其餘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四乘之比四百八十歲而餘六歲之歷又贏五十四辰歸於斗分故以四百八十六爲限以四百八十五爲實者是疇之所以命歲也以四百八十五爲歲五千八百二十爲月又一百七十九爲閏是疇之何以命月也以五千九百九十九爲月則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六爲日以三乘之爲一百二十歲之疇五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一以十二乘之爲一百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四辰也九天地之數成於九極於六參於二要之以四則歸一矣故六九之積爲一百二十一歲之星參其六積爲四百八十六歲之日是律度權衡之所餘總也然皆不須摩揣但以九起六積而得之一再屆指而具百二十一歲之曆此範疇之今微要也古今算歷者皆不論辰但以日開分以分關秋於四分曆中該爲上下自謂精矣而施之非大輯不復驗即如二統大約皆原本河圖約略爻象其精者不遐於諜著九六胃其成數耳今以疇起暨以曆分辰以辰分早以是約旧以日會月以月成歲語歲則有四百八十五歲語月則有五千九百九十九月語日則有十七萬一百四十六日語辰則有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四辰語曆數則是五汗八百二十歲之曆去其光數衆其實數九十二元範貿五千七百六十兩而重之二十四周節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也要其始終皆出圖書故復具圖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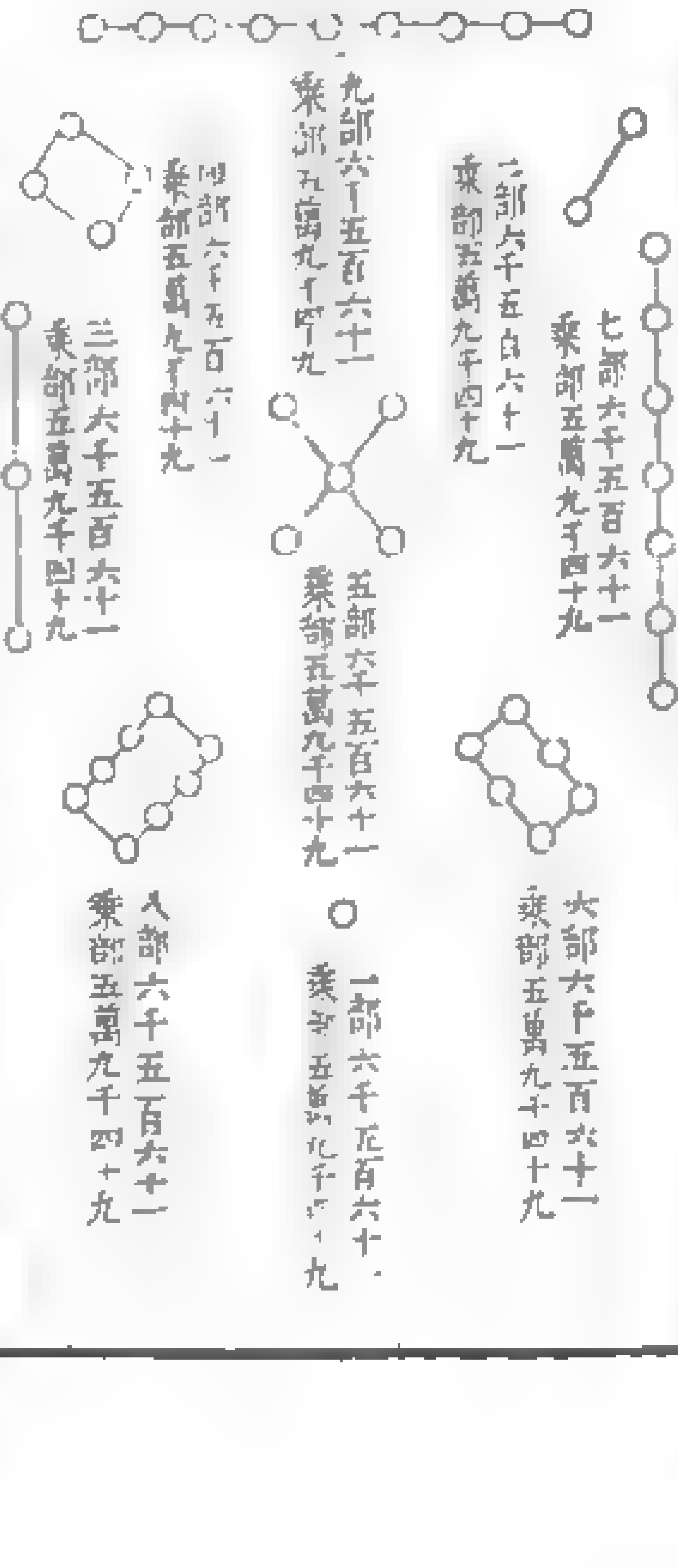
五紀略例



凡雒書一九三七二八四六之交故者維
習而數多不盡以五行五事論之亦曰一

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一貌二言三視四
聽五思天生地成以六成水以七成火以
八成木以九成金以十歸五循此四十五
之交耳必以五紀論之則九疇相經各八
十一此一紀也九經八十一爲七百二十
九此二紀也九經七百二十九爲六千五
百六十一此三紀也九經六千五百六十
一爲五萬九千四十九此四紀也九經五
萬九千四十九爲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
十一此五紀也以是五紀分歲月日辰而
統於曆數故五屈指而其百二十一歲四
分一之歷以四合之爲四百八十五歲以
範計之則二十四周得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部長百二十歲提五紀之所係作也五
紀所歷不過九疇九疇三乘各八十一生
成之數各領其部一部主象各有重數如
一二二二二之數旬部重數二十五參數
五十六合爲八十一得其重數則知其字

部凡九部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自相
乘即百二十一歲強之歷因分部爲圖如左



北方一部一一一次一一二至一一九九
九象皆爲乾兌之卦重象者九爲水行盛

始第二疇一二一一二三至一二九九九
象二重皆爲離震之卦第三疇一三一一
三二至一三九九九象二重亦皆乾兌之
卦第四疇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九亦九
象二重爲離震之卦第五疇一五一一五
二至一五九凡九象二重亦皆乾兌之卦
自足而下第六疇一六一至一六九九九
象二重亦離震之卦第七疇一七一至一
七九九九象二重亦乾兌之卦第八疇一
八一至一八九九象二重亦離震之卦第
九疇一九一至一九九九九象二重亦皆
乾兌也故北方一部九疇八十一象皆爲
乾兌離震之卦
西南二部二一一次二一二至二一九九
九象二重皆爲巽坎之卦次疇二二一二
二二至二二九重象者九皆爲艮坤之卦
故西南九疇八十一象皆爲巽坎艮坤之
卦

正東三部三一一次三一二至三一九九
九象二重皆為乾兌之卦次疇離震三疇
三一三至三三至三九三重象者九亦乾
兌也故東方九疇八十一象皆為乾兌離
震之卦
東南四部四一一次四一二至四一九九
九象一重皆為巽坎之卦暨第四疇四四
一至四四四至四四九重象者九皆為艮
坤故東南九疇八十一象皆為巽坎艮坤
之卦
中央五部五一一次五一二至五一九九
九象二重皆為乾兌之卦次疇九二一至
五二九皆為離震第五疇五九一至五五
五至五五九重象者九皆為乾兌故中央
九疇亦乾兌部震也五分成巳或交於前
或交於後一變而一不變則乾兌通於巽
坎離震變為艮坤故中央九疇八十一象
得通八卦遁乘九部得五萬九千四十九

卦兌疇分部各五萬九千四十九卦
西北六部六一一次六一二至六一九九
九象二重皆為巽坎卦第六疇六六一至
六六六至六六九重象者九皆為艮坤故
西北九疇八十一象皆為巽坎艮坤之卦
正西七部七一一次七一二至七一九九
九象二重皆乾兌卦次疇離震第七疇七
七一至七七七至七七九重象者九皆乾
兌也故正西九疇八十一象皆為乾兌離
震之卦
東北八部八一一次八一二至八一九九
九象二重皆巽坎卦第八疇八八一至八
八八至八八九重象者九皆艮坤也故東
北九疇八十一象皆為巽坎艮坤之卦
正南九部九一一次九一二至九一九九
九象二重九皆乾兌卦乾兌與離震間行
第九疇九一九九二九分九九九重卦者
九又皆乾兌也故正南九疇八十一象皆

為乾兌部震之卦
九疇九部每部八十一象得七百二十九
象為命曆之本第部各以八十一乘七百
二十九得五萬九千四十七為十三年半
又餘一百二十一辰五分以九乘之為五
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分一有二十一
年卜餘一千九十二十度五分以得次之
為四有八十五年之豎內少九辰所以內
少九辰者九春秋命歷以疇範為本疇範
命九春秋命六六其七皆二十九為而千
二有七十四比一歲之墮常大七辰積一
有二十二年而紀一千九十八辰以得積
之而終四千三百九十二辰為有百八十
七年終四千三百八十三辰之實春秋所
用二有四十三年部退半載以就復疇之
衡故合之為四百八十五載而得而疇範
之實也千古疇範之學託於伸已觀於繫
卦春秋得其蘊矣自春秋而上曆數莫攷

但以春秋證之文獻有徵所附春秋曆數
及圖書所推五行曆數於後焉

曆數統紀

上元甲子四百八十五年　二百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五十五辰
二元己巳九百七十年　四百二十七萬一千五百一十辰
三元甲戌一千四百五十五年　六百四十萬七千二百六十五辰
四元己卯一千九百四十年　八百五十四萬三千二十辰
五元甲申二千四百二十五年　一千六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五辰
六元己丑二千九百一十年　一千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辰
七元甲午三千三百九十五年　一千四百九十五萬二百六十五辰

八元巳火三千八百八十年
一千七百八萬六千一百六十辰
九元甲辰四千二百六十五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五辰
十元巳丙四千八百五十年
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辰
十一元甲寅五千三百二十五年
二千三百四十九萬三千二百五辰
十二元巳未五千八百二十年
二千五百六十二萬九千六十辰

右自大古上元羲農之前至魯隱公元年
巳未入十一元自隱公元年以前凡五千
三百二十五年至秦王政九年又得四百
八十五年歲在癸亥孛星出長竟天明年
甲子秦王政十年又起中元此端門之次
符也又四百八十五年魏嘉平元年加司
馬懿九錫之歲歲在巳巳爲中元之二會
又四百八十五年開元二十二年春秦州
大震冬十二月戊子朔食歲在甲戌爲中
元之三會又四百八十五年宋寧宗嘉定
十二年爲元太宗眞十四年歲在巳卯其
年金人破戎闢分化諸州爲中元之三會
以後一百四十五年而聖人於出凡自春
秋而後終於元季二千八十九年除泰改
以前四百八十五年爲端門之末會以後
金木火水指火爲治發歸於上與周比降
雖損益閒殊而蹟象不變苟求其故千歲
可知也

河圖歷數略 自東周至元末二千一百二十八年

土稼穡曆

體數五百五十除二百七十五在前際合
損百一十今存之以河圖領雜書爲前
龠府
周平王元年辛未至惠王十六年庚申凡一

百一十年中變桓莊釐惠五王爲稼穡前
際
周惠王十七年辛酉至靈王二十年庚戌中
變惠襄頃匡定簡六王爲稼穡二際
周靈王二十一年辛亥至定王廿八年庚子
中變靈景敬元定五王爲稼穡三際
周考王元年辛丑至顯王三十八年庚寅中
變考威安烈顯五王爲稼穡四際
周顯王三十九年辛卯至秦始皇元年庚辰
凡一百一十年中變周顯愼報秦昭文莊
襄二世七王始命皇帝爲稼穡五際
凡稼穡之數以十命十下得一十以十命
九下得二十以十命八下得二十以十命
七下得四十以十命六下得五十至又晴
然得五百五十爲稼穡之成數又其前段
以五命十下得一五至以六命五下得二
十五往反晴然得二百七十五凡稼穡生
成八百二十五參而兩之爲周室命曆前
後兩際稼穡前際是通水火燬於夏殷稼
穡後際是通金木燬於漢晉凡五行之序
內金東木比水南火經於中土二百七十
五又後兩之五百五十而兩金東木比水
南火互相起也凡河圖龜數三千二十五
以百百五十爲成二百七十五爲生參兩
生成八百二十五自中極而下合得八百
二十五其五十之中九六七八兩兩但合
亦得八百二十五故以五百五十爲本而
參其八百二十五則得二千二十五是河
圖之體數也曆數皆用雒書而河圖五體
天地府命始故周曆前復二百七十五不
除五十後段五百五十不除一百爲周曆
八自二十五之寶施於五行末際皆去十
存九只得六百七十五以三乘之爲二千
二十五與五德循環入於曆始復加百五
十配於卦象中分天地爲其五行參兩去
十之法繫於下章

金從革歷

體數四百九十五合損九十存四百有五
以下皆依雜書除十起然三際各百三十
五
秦 始皇帝元年辛巳至漢昭帝始元元年乙
未凡一百三十九年中更秦皇二世高惠
文景武二姓六王爲從革初際
漢 昭帝始元二年丙申至光武建武二十六
年庚戌凡一百三十五年中更昭宣元成
哀平恭光武兩姓八王爲從革中際
漢 世祖建武二十七年辛亥至靈帝中平二
年乙丑凡一百三十五年中更明章和殤
安順中質桓靈九主爲從革末際
自周曆稼牆本於河圖合十存體於始皇
而下五行相次皆革雜書以九爲用焉
凡從革之數以九命九十下得一九以九命九
下得二九以九命八十下得三九以九命七
下得四九以九命六下得五九往反疇於
得四百九十五爲從革之體數以雜書之
用以十爲體合去九十只餘四百有五參
而兩之中於成帝鴻嘉四年甲辰考景闕
災異許皇后之歲也明年王莽始爲新都
侯故從革之曆起於秦并六國卒於三國
分漢中孫七氏革命皆革也其味作辛以
干戈武力仗義取天下

木曲直歷

體數四百四十合損八十存三百六十三
際各一百二十
漢 靈帝中平三年丙寅至晉惠帝永興二年
乙丑凡一百二十年中更獻帝昭烈後主
魏吳晉三姓爲曲直初際
晉 惠帝光熙元年丙寅至宋文帝元嘉二年
乙丑凡一百二十年中更懷愍元明成康
穆哀奕簡武安恭晉十三主及宋祖少帝

二姓十五主爲曲直中際
宋 文帝元嘉三年丙寅至梁武帝大同十一
年乙丑凡一百二十年中更宋武文孝武
明廢及齊太武昭業明昏和梁武三姓十
二主爲曲直末際
凡曲直之數以八命十下得一八以八命
九下得二八以八命八下得三八以八命
七下得四八以八命六下得五八往反疇
然得四百四十爲曲直之體數以雜書之
用以十爲體合去八十只餘三百六十參
而兩之中於海西公之太和元年甫年錢
帝崩是年慕容恪脂秦洛陽其先五十四
年升勒皆洛陽後五十四年劉裕弑零陵
工曲直之初淡塞以天子躬爲市赦國直
之終宋武以黃屋捨於僧奴皆棄其華纏
引於苞蕭作酸之味以蠅營狗苟隕其身

火炎上歷

體數三百八十五合損七十存三百一十
五三際各一百有五
梁 武帝大同十二年丙寅至唐高宗永徽元
年庚戌凡一百五年中更梁武簡文元帝
安陳高蒨伯宗頊叔寶隋文煬唐高祖太
宗四姓十四王爲炎上初際
唐 高宗永徽二年辛亥至唐玄宗天寶十四
年乙未凡一百五年中更高宗中宗武后
睿宗四帝爲炎上中際
唐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至唐懿宗咸通元年
庚辰凡一百五年中更肅代德順憲穆敬
文武宣十主爲炎上末際
凡炎上之數以七命十下得一七以七命
九下得二七以七命八下得三七以七命
七下得四七以七命六下得五七往反疇
然得三百八十五以雜書之用去十爲體
合去七十只餘三百一十五參而兩之中
於睿宗景龍之元年丁未十二年皆武氏

亂之患室因以致命下五十二年皆安祿山亂之玄宗以奔蜀炎上之前七十二年華夷間雜炎上之後七十二年藩鎮怙終炎上者猶餘曲直者多枝此其大較也

水潤下曆

體數三百三十合損六十存二百七十三際各九十

唐 懿宗咸通二年辛巳至漢少主乾祐三年庚戌凡九十年中更唐懿僖昭哀帝梁末癸亥及唐晉漢五姓十二主為潤下初際

周 王亥廣順元年辛亥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凡九十年中更周二主宋太祖太宗眞仁兩姓六主為潤下中際

宋 仁宗慶曆元年辛巳至宋高宗建炎四年凡九十年中更仁英神哲徽欽六主為潤下末際

凡潤下之數以六命十下得一六以六命

九下得二六以六命八下得三六以六命七下得四六以六命六下得五六往反轉然得二自十十為潤下之體數以雜書之用去十為體合去六十只餘二百七十參所兩之中於宋太宗至道之元年有分之際前有九十九年之代謝僅開三十六載之界平後有九十九截之畀平遂開三十六年之竊數欲流既倒不可復支益亦潤下之數然也自建炎而後但號江南雜正矜尚有而得數不與

土稼穡曆

體數二百七十五合損五十存二百二十五三際各七十五年

宋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至寧宗開禧元年乙丑七十五年中更金入會皇號天德貞元正隆大定明昌承安泰和凡九改元為稼穡初際

宋 寧宗開禧二年丙寅至元至元十七年庚辰七十五年中更金永濟大安崇寧貞祐四元及元闊台貴由蒙哥忽必烈四主為稼穡中際

元 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至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七十五年中更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寧宗九主為稼穡末際

是亦稼穡也從河圖則存五十為二百七十五從洛書則去五十為二百二十五去五十則取於天中之曆止於龍飛乙未之歲存五十則龍飛之元適於燕京定鼎之際此人之於天地交取之也然此為曆數下除既用二百二十五則當以四百五十為正每除一百五十年自洪武乙未至弘治乙丑為一際又自弘治丙寅至崇禎丙申為一際周得河圖以王參霸後兩霸而前一王明得洛書以治正亂前一亂而後兩治

參兩五十天之所命以為曆數之綱維五行之終始非可意為損益也以上河圖須錯書先用河圖五百五十起東周止於泰皇以下各用雜書本數得五行運歲一千五百七十五若以雜書領河圖則於五百五十中去一百一十為河百四十起春秋止於敬王三十二以下各用河圖本數得四行本數一千六百五十總自春秋至明始一千九十數得損通也致共成去凡五行相為金水八百一十五去百五十為六百七十五火木八百二十五去百五十亦為六百七十五去各為用不去者為體合水火木合翳一千六百五十加四百四十為二十九十金水火木合用一千三百五十加七百七十五為二千一百二十五所加七百七十五者兩土之合去其五十故河圖雜書體用之數相為終始也兩用相參除三十五為聖人受命終

始之符凡五行出入各自變動九六七八互移其法不能如卦象範疇與天度俱壁故晷數所存在於時象而時象參兩與五行相循次序其故則河圖命始者以金水木火發於四方左行爲序雒書命始者以金木水火發於南方右行爲序始於河圖者終於雒書始於雒書者終於河圖體用十五前後相措以成五紀不可易也今以雒書之領河圖始於春秋終於明始者冉名爲序與後得參致焉

雒書曆數略

自春秋元至元末二千九十年

土稼穡曆

用數四百五十又二百二十五在前際合加一百五十合去之以餘書領河圖爲前縮曆

周 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至周簡王十三年戊

子凡一百五十年中變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十王爲稼穡初際

周 簡王十四年己丑至周威烈王二年戊午凡一百五十年中變襄頃匡定簡靈景敬元定考十一王爲稼穡中際

周 威烈王四年己未至周赧王四十二年戊子凡一百五十年中變威安烈顯慎赧六王爲稼穡末際

凡稼穡所數去十存五以五命九下得一五以五命八下得二五以五命七下得三五以五命六下得四五凡得五十者四又以五命五爲一百一十五合爲四百五十內百五十在前則二百二十五在後前後表裏相爲終始則前二百二十四進一百二十六則在太壬之前退九十九則在僅王十七八上下所不加減前段者謂春秋後際盡於赧王四十二年當加四十五以生金四十五與五十五頃流十載得相通

金從革曆

也故自赧王四十三己丑至章武三年昭烈崩於永安之歲爲四百九十五盈稼穡四十五而得從革之末候是謂先用後體雒書之領河圖金水木火因以相次焉

用數四百有五合益九十爲四百九十五三際各一百六十五以下依河圖加十起

周 赧王四十三年己丑至漢武帝元封三年癸酉一百六十五年中變秦昭文襄始皇漢高惠文景武兩姓九王爲從革前際

漢 武帝元封四年甲戌至漢明帝永平元年戊午一百六十五年中變武帝昭宣元成哀平莽光武兩姓九主爲從革中際

漢 明帝永平二年己未至漢昭烈章武三年癸卯一百六十五年中更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獻昭烈一姓十二主爲從革末

際

體數起訖具在前篇

中分二際二百四十七爲漢成帝河平三年乙未發爲山崩江水逆流冬十月乙卯朔食之歲也參兩伍之各九十九分爲五際一漢文帝六年丁卯一爲孝昭元鳳六年丙午一爲世祖元年乙酉一爲安帝延光二年甲子以至昭烈崩於永安之歲故漢道之衰從革漢運之繫昭烈曆數在天而方士繆應黃龍之祥魏宰爲奸所金之位可謂相陳五行失其倫序者矣

水潤下曆

用數二百七十合盈六十爲三百三十每際各一百一十

漢 後主建興二年甲辰至晉成帝咸和八年癸巳一百一十年中變後主晉武帝惠懷

愍元明成兩姓八主爲潤下初際
晉 成帝咸和九年甲午至宋文帝元嘉二十
年癸未一百十年中變晉成康穆哀奕
簡武安恭及宋高文兩姓十一主爲潤下
中際
宋 元嘉二十一年甲申至梁王繹二年癸酉
一百一十年中變宋文帝孝武子業明廢
帝蒼武際崇明各和梁武帝簡文三姓十
[illegible]爲潤下後際
[illegible]起從具存前篇
中外三際一百六十五爲晉孝武太元十
四年己丑呂光姚長破符秦之歲也是蔣
東業後亂中原脖驢水行潤下北而趙胡
南處四朝熊潤莫灭參兩伍之各六十六
一晉武帝太康十年己酉明年武帝崩一
晉穆帝永和十一年乙卯是年秦符生始
立一晉恭帝元熙二年辛酉晉室已終宋
魏秦夏俱起一齊永明四年丁卯魏作明

堂蹉雍於是道在元魏至亳城之後侯景
立象章帽辨立相東明年宇文泰之齊王
窮而下流愈額河各俱踢矢故潤下之歷
歸於朔方齊周隋唐緣此萌蘗也

火炎上歷

用數三百一十五合盈七十爲三百八十
五分際各一百二十八強
梁 元帝繹三年甲戌至唐高宗開耀元年辛
巳一百二十八年中變陳武帝文帝伯宗
宣帝後主隋文煬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姓
七主爲炎上初際
唐 高宗永淳元年壬午至唐憲宗元和四年
己丑一百二十八年中變高中睿玄肅代
德順八主爲炎上中際
唐 憲宗元和五年庚寅至晉天福三年戊戌
一百二十九年中變唐憲宗懿僖昭廢梁
唐晉四姓十主爲炎上末際

中分三際一百九十二半爲唐玄宗天寶
之四載立貴妃楊氏之歲也參而伍之各
七十七歲一爲貞觀四年庚寅俘頡利可
汗之歲一爲景龍元年丁未太子重俊誅
武三思之歲一爲德宗興元元年甲子朱
泚破長安上奔梁州之歲一爲懿宗咸通
二年辛巳杜滁半阜之歲以至於石晉戊
戌而契丹稱逸遼之爲慨與宋終始五代
之錯於火德循焚燎之爲首尾上有[illegible]陳
階下有梁唐晉獅夷狄不競而庭擴如川
女潤管待叫備樹戊者至炎上之崩皆偏
突以河闘左旋之厲推之室爲南貞有五
行亾起不絡生序故後以炎上繼於潤下
衛九六七八之相亞也

木曲直歷

用數三百六十合盈八十爲四百四十每
際一百四十六強

晉 主敬瑭天福四年己亥至宋神宗元豐七
年甲子一百四十六年中變晉漢周四姓
七主及宋太祖太宗眞仁英五主爲曲直
初際
宋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至宋理宗紹定五年
壬辰一百四十八年中變哲宗徽欽高孝
光寧理七主爲曲直中際
宋 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
明 洪武十年戊午一百四十六年中變宋理度
及元世祖成武仁泰定明文寧顯帝二姓
十一主爲曲直末際
中分三際二百二十爲紹興二十三年癸
留企貞九九年遷都子燕之二歲進參而
伍之各得八十八年一仁宗天聖四年丙
寅京師及諸申大水十月癸酉朔日食一
徽宗政和四年甲午久貞始敗逆了昆同
江一寧宗嘉泰二年壬戌婚施僞學之禁
一元至正十七年庚寅武个江陰洺路地

震夫水載及戊午而宇宙廓清日月宣朗萬物之管終始也是歷以陰水火木相啞爲序漢曆唐宋各居四曆之中必以水火木金依數求之則自朗戊午至減淳戊辰爲水木際又至紹興戊寅爲水中際又至慶曆八年戊子爲水劢際參而兩之以寧嘉二年壬戊爲申際上下乘朔末有分據又進求火運三百八十五年自慶皆子亥令木唐大楠十七年庚辰爲火末際又至德宗貞元八年壬申爲火中際又至爲宗鑄德元年甲子爲火際劢參而兩之以咸通五年甲申爲申際治亂終始亦沐旬膊又進永木運唐龍朔三年癸亥至祁天監十五年丙申爲木際末際又至漸酉公太和四年巳巳爲中際又至漢後于建興元年癸卯爲木劢際參而兩之以魏太平真若作壇受符之歲在元嘉壬年爲中際徙具成數而巳郎以金水木火求之第三

運务火從木自梁至緯至宋太宗淳化癸巳四百四十年中分二百二十爲天實十三載得其中際衛不得前後故知河圖顧行得書逆轉之爲勝拒冰一次三木三金四之爲勝鼓也要以數十千年之内五行呈伸貫穿五十圖府八虎何者不屈聯聚成數以引其端云且以上將論歲月日學衣曆數皆有定序于首不易間有易者若五行曆數循環起止前後揚序無關災答箕于閏稱歲月日時不易日月歲時既易者必如古人所稱蔽乘能星紀浮於去將之說然歲星運移陰驟將絶春秋聚怪今皆爲常必如歲籟榮惑余水錯行道道皆上曆太微下連算斗於季畏角亢之問與日月出入不能無相凌犯要不至大易其序皆爲常行如古者不知日月食朔之說即十月之詩驚說異常今皆豫則分秒不失經度則不望以異

岗日之然以月掩日以日衛月則眞可謂易矣月行至低去日皆十三度外則去歲填熒惑金木亦可十三四度有道經三垣及諸次合春卷皆星又下此之如有及易實不相下五星相旁四十去天各可數度每度視地三百六十餘也如蚣帆彰租去三百里外決無闊虧之度但因人所見以爲反常則隨地脩省耳泰漢以下說並官次分奠然國皆非職方保章舊必卻日某星犯某國犯某宮主有某災則闊事悖孛之亂皆因而起決非聖人之所推求文如水貌火言木歸金聽古人不明辰癸歲白之占亦以爲兵喪水旱雜著其危月今依春秋再舉日食彗孛歲饑之年以爲五紀反易餘不暇詳焉

日月失紀

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食 明年夷喪至自齊

莊公十八年五月壬子朔食

莊公廿五年七月辛未朔食

莊公廿六年十二月癸亥朔食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食

文公元年三月癸亥朔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食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食既 時楚人始霸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 十七年五月癸卯朔食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食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 十五年八月丁巳朔食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 廿一年九月庚戌朔食

襄公廿三年二月癸酉朔食

襄公廿四年七月甲子朔食既

襄公廿七年十一月乙亥朔食 明年靈王崩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食

昭公十五年五月丁巳十七年六月甲戌朔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食明年王室亂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食明年孫于齊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食明年薨乾侯
定公五年辛亥朔食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食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食是年夏薨高寢
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食是爲春秋之終

凡日食有常行而詩刺不臧亦荒以示徹也甚王省歲蓋以惻農敵義統歲之成爲之受終學變云耳鄭十推月師尹惟日此皆不關朔食之事然曆數推行則矣以所食爲始春秋三十六食不書事麟亡救君之變家與相符亦猶之以日當符也陷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食史墨以爲與將入郢則是以楚當日也凡日月之食因地所見以爲淺深是時晉事楚而不事獨故以辰尾爲楚以楚當日猶之本因所見亦當其本國之君也此特奉晉象而言不

關省暢之義如五紀本意則以九疇相起二十六萬二千九百八十爲六十歲週甲之辰四過加二閏之曆數以歲分之每歲各得四十三百七十四謂之歲數以月分之每月各得二百六十四半謂之月數以日分之每日各得十二謂之日數以星分之每星一辰謂之辰數比歲月日辰皆大者舉閏小者策日重者舉全輕者舉疇備六爻一卦卜有入變統得四千九十六其物六變引以得歲其中六變可以得月其未五爻可以得日其上末一變可以得辰終六十四卦則可以得問得爻得食而歲歷數繇是以節者伯則而六變爲王中六變爲卿士未五變爲師尹上一變爲庶民因世所存視其貞悔以風雨寒溫爲侯前世之有通術者者用之使八政之官皆依此起有以得其金陽所在於當不易不然時互紀入攻木有所繫猶帝王之自爲疇

象非疇象之自爲天地也春秋紀歲必紀日紀日必紀其下支一一不爽則當時所爲歲月日日月歲之流必有確然可據者古學久湮俗禁反混故後以春秋而下日月交食之數次於後爲

漢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食
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食既是呂氏殺趙王
惠帝七年十二月辛未朔食是猶之前食應
高后二年六月丙戌七年正月己丑食應
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三年十月丁酉食
文帝二年十一月丁卯四年四月丙辰食
文帝七年正月辛未朔食是皆不應
景帝三年壬午食是皆應諸侯王
景帝七年十二月庚寅朔食是廢太子榮
中元元年十二月甲寅三年九月戊戌食
中元六年八月辛亥朔食
後元元年八月己巳朔食又明年應陽陵

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三年九月丙子食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七月癸未日食
元朔二年二月己巳元狩元年五月乙巳食
元朔五年四月丁丑太始四年十月甲寅食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食將既又明年應雲陵
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食
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朔食是有燕王旦之誅
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食應楚王延壽
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食殺韓延壽
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食殺楊惲
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四年七月戊寅食
建昭五年六月壬申食明年應渭陵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戊申朔食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食日既時大封諸舅
陽朔元年三月丁未朔食王鳳殺王章
永始元年九月丁巳食時莽封新都侯
永始二年三月乙酉三年二月己卯食
永始四年八月辛未朔食

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食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食殺王嘉
元壽二年四月壬辰朔食六月應義陵
前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應王躬
者七
光武建武元年正月庚午朔食應更始
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三年六月乙卯朔食
建武六年十月丙寅朔七年四月癸亥朔食
建武十六年三月辛丑十七年二月乙未食
建武廿二年五月乙未廿五年二月戊申食
建武廿九年二月丁巳朔食
建武三十一年六月癸酉朔食
中元元年十二月甲子朔食明年應原陵
明帝永平三年九月壬申朔食
永平八年十一月壬寅朔食
永平十三年十一月甲辰朔食楚王英罪廢
永平十六年六月戊午朔食
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甲辰朔食是歲應節陵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食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戊戌朔食
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十二年七月辛亥朔食
永元十五年五月甲子朔食是立鄧后
安帝永初元年一月癸酉朔食
永初五年正月庚辰七年五月丙申朔食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食明年立閻后
元初二年十月壬午三年三月辛亥朔食
元初四年二月五年八月六年十二月皆食
延光三年十月庚寅朔食是廢太子保
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食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五年六月己丑食
永和六年九月辛亥朔食梁冀爲大將軍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食殺杜喬李固
建和三年五月丁卯朔食
元嘉二年七月庚辰朔食
永興二年九月丁卯朔食是瑯琊盜起
延熹八年二月丙申朔食鄧皇后自殺

永康元年八月壬子朔食是應宣陵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十一月甲辰朔食
建寧四年二月辛酉朔食
熹平二年三月癸酉朔食秋捕繫太學生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十一月丙子朔食
光和二年四月甲戌朔食是殺宋廢后
光和四年九月庚寅朔食
中平六年四月丙午朔食丙辰是應文陵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食
興平元年七月乙巳朔食明年露次曹陽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食曹操殺董氏
建安六年三月丁卯十月癸未朔食
建安十三年十月癸未十五年二月己巳朔食
建安十五年二月乙巳十七年六月庚寅食
建安廿一年五月己亥朔食曹操稱魏王
建安廿四年三月壬子朔食明年改命
後漢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應王躬者
五

章武二年正月丙寅朔食明年是應惠陵
建興二年十二月戊辰朔食
建興九年十二月戊戌朔食
建興十一年閏五月庚寅朔食明年獻帝薨
延熙八年十月戊申朔十年三月庚午朔食
延熙十一年一月甲子朔食
景耀二年七月戊子朔食
景耀三年正月乙酉朔食司馬昭弒曹髦
景耀五年十一月己亥朔食明年成都陷
晉武帝泰始二年三月庚戌七月丙午朔食
泰始七年十月丁丑朔食安樂公卒
泰始八年十月辛未朔九年四月戊辰朔食
泰始十年四月癸亥朔食
咸寧元年八月甲申二年二月丙子朔食
咸寧四年正月庚午朔食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七年正月甲寅朔食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十二月戊申朔并食
永熙元年正月壬申朔食四月應會帝崩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食廢太子遹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食應趙王倫
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皆食是殂惠帝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二年正月食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十二月食
建興五年五月十一月并食是應在平陽
元帝大興元年四月丁丑朔食亦應劉聰
明帝大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食明帝先殂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六年三月壬戌食
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七年二月甲子朔食
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食成帝乃殂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七年正月八年正月食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食明年穆帝乃殂
哀帝興寧元年三月十二月食政在桓氏
帝奕太和三年三月五年七月食
孝武寧康二年十月癸酉朔食
太元六年六月九年十月十七年五月食

太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朔食明年應清暑殿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食是應桓氏
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食冬上遷于潯陽
義熙十三年正月甲戌朔食明年弒于東堂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食是乃革命
宋文帝元嘉元年二月己卯食是廢少帝
元嘉三十年閏七月辛丑朔食先應子劭
孝武孝建元年七月丙申朔食既
明帝太始四年四月庚午十月丁卯朔食
廢帝元徽六年三月九月朔食明年帝命
齊高帝建元二年七月己未朔食明年上殂
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乙巳朔食
廢帝隆昌元年五月甲戌朔食是廢兩帝
東昏侯永元三年正月丙辰七月癸巳朔食
梁武帝天監元年七月丁巳食是殺東昏
天監十五年三月戊辰朔既是去宗廟犧牲
普通三年五月壬辰朔既
大通八年四月癸丑朔食比魏始亂

大清元年正月己亥朔食
太清二年七月庚寅朔食明年夏陷臺城
陳武帝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食陳主殂
宣帝大建七年十二月辛亥朔食
大建八年六月戊申朔食高齊被弑
周靜帝大象二年十月癸丑朔食明年入隋
隋文帝開皇七年五月乙亥朔食明年滅陳
仁壽元年一月乙卯朔食
煬帝大業十二年五月丙戌朔食既
元日食史不能盡書書不能盡應自晉后
代迄隋一在五上丙年閏日食應于皆在
南朝帝梁陳而後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
食其年夏陳主霸先殂冬彝于高洋外以
高洋後於霸先循應無二日之義也其先
梁大通八年四月癸丑朔食冬宇文泰酖
魏主奔於長安高歡立清河世子於洛陽
差有其應蓋是時梁主已從胡教而天道
比行其先四朝二十二壬應者十二故知

上天陰騭纖毫不爽卿尹月日總爲省歲
而生茂時謫應不在一朝之間舊法爲日
食必試星鍊若文伯之新去衡地而如習
地劉向之以杳爲申殘婦人東片上應京
師見也然令而稽之皆未必然離日月干
史歲德女明令於木惡火早水歲之說皆
參中不驗撤修德修刑修故登爲近之後
世在行家刻應皆以日辰爲主小上民沿
習不闕君相之事也唐宋而下日食戚上
世加許又角繁於後云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食
武德九年十月丙辰朔食是貞觀之始
貞觀元年閏三月癸丑九月庚戌朔食
貞觀二年三月戊申三年八月己巳朔食
貞觀四年閏正月丁卯六年正月乙卯朔食
貞觀九年閏四月丙寅朔食上皇乃崩
貞觀十一年三月丙戌朔食冬入武氏
貞觀十七年六月己卯朔食廢太子

貞觀廿二年八月巳酉朔食明年應翠微宮
高宗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食武氏總萬機
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食秋稱天后
永隆元年十一月壬申朔食應太子賢
永淳元年四月甲子十月丙申食明年上崩
垂拱四年六月丁亥朔食大殺唐宗室
中宗神龍三年八月丁卯十二月乙丑朔食
玄宗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食
開元二年七月庚申朔食明年上字扇
開元二十年一月甲戌日一年七月乙丑食
開元廿一年十二月廿三年閏十一月朔食
天寶元年七月癸卯五載五月壬子朔食
天寶十三載六月乙丑朔日既明年祿山反
肅宗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食是上在成都
代宗大曆三年三月乙巳朔食
大曆十四年七月戊辰朔食是年德宗立
德宗貞元八年十一月壬子朔食
貞元十二年八月巳未十七年五月壬戌食

憲宗元和三年七月辛巳十年八月巳亥食
元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食應在明年正月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辛酉三年七月壬子食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食應在李訓
武宗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食
會昌五年七月丙午朔食明年立太叔
宣宗大中八年正月丙戌朔食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辛卯朔食
僖宗六年四月庚申朔食盜巢陷湖南
文德元年二月戊戌朔癸卯僖宗崩
昭宗天祐元年十月癸卯朔食弑應於椒殿
梁太祖開平五年正月丙戌朔食明年見弑
唐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食明年應於伶人
晉天福七年閏四月甲寅朔食晉主殂
漢隱帝乾祐二年十一月甲子朔食應是月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食
宋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巳亥朔食
建隆二年四月癸巳朔食六月杜太后崩

開寶元年十二月巳酉朔食
開寶三年四月四年十月五年九月朔食
開寶八年七月辛未朔食明年上崩
太宗二年十一月丁亥朔食
雍熙二年十二月庚子三年六月戊戌朔食
淳化二年三年四年二月皆食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十月五年七月朔食
天禧五年七月甲戌朔食明年上崩
仁宗乾興元年七月甲子朔食既
天聖六年三月丙申七年八月丁亥朔食
明道二年六月甲午朔食冬廢郭后
至和元年四月甲午朔既
神宗熙寧元年正月甲戌朔食始用王安石
元豐六年九月癸卯朔食
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壬子朔食
大觀二年五月庚戌四年九月丙寅朔食
政和二年三月壬子五年七月戊辰朔食
政和八年五月壬午朔食時約金伐遼

宣和元年四月丙子朔食時師敗於朔方
高宗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食將苗劉事起
紹興五年正月乙巳朔食上皇崩于金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戊申朔食上乃內禪
孝宗隆興元年六月庚申朔食時師潰符離
淳熙十年十月壬戌朔食時禁偽學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丙戌朔食殺趙汝愚
開禧二年二月壬子朔食韓侂胄用事
嘉定十六年九月庚子朔食金主珣殂
寶慶二年六月戊申朔食元主殂于盤山
恭帝德祐元年六月朔日食既宋祚乃絕
元世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食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朔食世祖先應
成宗大德元年四月癸巳朔食
仁宗延祐六年二月丁亥朔食明年英宗立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甲午朔食明年見弑
泰定帝四年九月丙申朔食明年殂于上都
文宗至順二年八月甲辰朔食明年文宗崩

元統二年四月戊午八月甲戌朔食
十八年六月戊辰十二月乙丑朔食
至正廿一年四月辛巳七月辛酉朔食
自唐武德至元終四百四十七年四十五
王應者二十六君惟嘉定十六年九月庚
子朔食應金于瑚寶慶三年六月戊申朔
食應元主眞組移盤山是時宋祚已微雖
云正朔有天命不歸元雖夷狄而能一天
下入九十年之閒日德憂繳纜於武德貞
觀建隆開寶之際天意丁寧長慶太言聯
學發和上下薄頗歎少而陰陽相德之故
紫可知矣宋世諸臣每當日食獨以陰雲
不見爲瑞可歎也夫

星辰失紀

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貞定王二年彗星見
考王八年彗星見
赧王十年十二年十九年彗星見
秦始皇七年五月彗星見西方
始皇九年四月彗見西方又出北方斗下
始皇十三年正月彗見東方
始皇三十三年彗出西方
漢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文帝後七年有星孛于西方直尾箕指虛危
景帝二年彗出西南
景帝中元三年三月彗見西北出觜觿
武帝建元三年二月有星孛于注張歷紫宮
建元二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
建元六年六月孛于北方八月孛于東方
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出西北
元封元年五月星孛于東井及三台
征和四年二月隕石于雍二
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星孛于西方
黃龍元年三月有星孛入紫宮
元帝初元四年四月有星孛于參
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于梁六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
建始四年正月癸卯隕石于槀肥累
陽朔三年隕石白馬八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中星隕如雨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
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出牽牛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
光武建武十五年春彗見昴畢入東壁
建武三十年閏四月水在東井發芒爲孛
明帝永平三年夏彗出天船入於亢
永平八年夏彗出柳張氐上階還使之天竺
永平十八年夏彗出張南入太微秋上崩

章帝建初元年秋彗出天市入牽牛
建初元年冬彗出婁稍入紫宮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實在東留四
安帝永初二年冬彗出天苑
順帝永建六年春彗出奎婁入軒轅
桓帝建和元年秋彗出天市
延熹四年夏客星在營室稍長入心
延熹七年二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二
靈帝光和元年彗出亢北入天苑
光和二年秋彗出三台下入太微
光和六年春彗出奎入紫宮
獻帝初平三年秋蚩尤旗出角亢南
興平四年冬孛見兩角入天市
建安五年冬有星孛于大梁
建安九年冬有星孛于東井
建安十一年春有星孛于斗中
建安十二年冬有星孛于鶉尾
建安十七年冬有星孛于五諸侯

建安廿三年春孛歷五車軒轅大微
建興三年冬有星孛于少微收南中四郡
建興九年冬有星孛于翼破殺張郃
建興十四年冬孛見大辰入天紀
延熙元年秋彗見張明年春魏主叡殂
延熙二年冬彗出尾掃帝小
延熙八年秋彗見七星蔣琬董允卒
延熙九年春孛于昴入于軫
延熙十四年冬有星孛于營室
延熙十五年春彗出于胃昴吳主權殂
延熙十六年冬彗大出軫明年魏廢其君
延熙十八年春彗出于箕尾
景耀五年冬彗出亢
魏咸熙二年夏彗出東壁秋晉受魏禪
晉武帝泰始四年春彗出軫五年秋孛于紫宮
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
泰始十年冬有星孛于軫
咸寧二年秋有星孛于大角及太微

咸寧三年春孛于胃秋孛于紫宮
咸寧四年夏蚩尤旗見五年孛三見于太微
太康二年秋有星孛于張
太康四年春孛于軫尾八年秋彗著于南斗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太熙元年夏孛于紫宮帝乃崩
惠帝元康五年夏彗見于西方至三台大陵
永康元年冬彗出牽牛指天市
太安二年夏彗星晝見諸王相屠
太安二年春彗見東方指三台
永興二年秋孛于昴畢冬孛于北斗旋璣
成帝咸和四年秋孛犯斗冬石勒虜劉曜
咸康二年春彗出奎六年春孛于太微
康帝建元元年冬彗見于亢明年上崩
穆帝永和五年冬彗見于亢石氏乃滅
穆帝永和六年春彗再見于亢五胡乃爭
升平二年夏彗出胃
哀帝興寧元年秋孛見于角亢假桓溫黃鉞

孝武寧康元年彗星三見
太元十五年秋彗著于河戍入胡門
安帝隆安四年春孛著于奎經太微端門
隆安四年冬有星孛于貫索孫劉乃叛
義熙十一年夏彗星二出天市掃帝座
義熙十四年夏有星孛于斗魁中應在東堂
恭帝元熙元年星孛于太微西蕃是乃革命
宋武帝永初三年孛再見于北方
少帝景平元年孛再見于東比
文帝元嘉十九年冬孛在比斗掃五東
元嘉廿六年廿八年彗再見太微應在兇劭
齊東昏永元三年彗長竟天蕭梁革命
梁武帝普通元年彗見爾朱榮破魏
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大同五年冬彗出南斗東魏喪師
陳文帝天嘉六年夏彗見上台齊主內禪
陳宣帝大建七年夏星孛于大角周滅齊
大建十二年冬彗見西南明年周禪移隋

隋開皇三年彗星著于房心是陳後主元年
開皇五年八月戊申有星隕如雨
開皇八年冬星孛于牽牛
開皇十四年冬彗見于奎婁
煬帝大業三年春彗見西方竟天秋再見
大業四年彗出五車掃文昌
大業十一年夏有星孛于文昌
大業十二年夏彗見于太微是乃革命
唐高祖武德九年春有星孛于昴胃是革政
太宗貞觀八年秋有星孛于玄枵
貞觀十三年春有星孛于大梁
貞觀十五年夏有星孛于太微
高宗龍朔三年秋彗見于左攝提
乾封二年夏彗見于五車
上元二年冬彗見于角亢南三年秋見東井
開耀元年彗見天市
中宗文明元年秋天欃見于西方
景龍元年冬二年春有星孛于昴胃

玄宗開元二年五月乙卯晦有星大小無數
皆西北流
開元十八年夏彗出五車孛見昴畢
開元二十六年孛見于紫微
肅宗乾元三年夏彗著于婁胃
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丙寅徹夜星流如雨
大曆五年夏彗著于五車又著于北方
德宗興元元年六月戊午星什伍皆隕
憲宗元和十年彗犯軒轅
元和十二年春彗見於畢是誅元濟
穆宗長慶元年春孛見太微夏彗見于昴
文宗太和四年六月辛未乙夜星流無數
太和七年六月戊子夜星流無數
太和八年秋彗著于太微
開成二年春彗星孛危至于軒轅秋彗見玄枵
開成三年冬彗出箕尾亘天
開成四年春彗出卷舌二月乙夾星俱兩流
開成五年春冬彗再見魚仇廢太子
武宗會昌元年秋冬孛見營室
宣宗大中六年春彗出觜參
懿宗咸通六年大流星偕諸小星自南徂北
咸通九年春彗見婁胃明年秋見大陵
僖宗中和元年八月己丑大小星隕如雨
光啓二年五月有星孛于尾箕明年如鳳翔
昭宗大順二年夏彗出三台掃天市
景福二年彗著于太微李茂貞犯京師
天祐二年夏彗著于軒轅是乃革命
梁乾化二年夏彗出張是應友珪
後唐明宗元年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
天成二年彗出牽牛
長興元年九月辛酉夜衆小星交流而隕
末帝太清三年秋彗出天哭自焚於懷州
晉天福六年冬彗掃天市垣明年晉主殂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有星孛于參
宋太祖開寶八年彗著于柳至東壁
太宗端拱二年夏彗出東井

淳化二三年彗有流星分一爲三相從而沒
真宗咸平元年春彗出營室六年冬見井鬼
景德三年五月乙卯客星出天津分爲四沒
天禧二年彗著於斗魁歷軒轅七星
仁宗乾興十年八月星出胃進爲六七西流
景祐二年秋孛見于張翼冬廢后郭氏
景祐四年七月戊申星數百西南流
寶元元年春彗出虛入于婁
嘉祐元年秋彗出紫薇
英宗治平二年春彗著於營室明年上崩
神宗熙寧八年冬彗出軫中是罷手實法
哲宗紹聖四年秋彗出氐中入天市
徽宗崇寧五年春彗出奎入於濁
靖康元年夏彗出紫微掃
高宗紹興十五年夏彗出參
紹興廿二年秋彗出井金遷都于燕
孝宗淳熙二年秋星孛於紫微垣
寧宗嘉定十五年秋孛出右攝提
元世祖至元元年秋彗出輿鬼
至元三十年彗入大微垣明年鐵木耳立
成宗大德八年彗守營室
仁宗皇慶二年孛出東井
順帝至正三年夏彗著于東北
順帝二十六年孛見于紫微
至正一十八年春彗出于昴畢沒于昴
凡史家占驗著于五星而春秋緯書止及
彗孛蓋顯示之象著而五星之緯微易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亦取其明著者
而已讖緯以來所言星辰皆不應經義即
如五運六氣太過不及之說以氣生運爲
順化若甲子甲午甲寅甲申火下生土壬
辰壬戌水下生木乙丑乙未土下生金辛
卯辛酉金下生水癸巳癸亥木下生火之
類以氣克運曰天刑若庚子庚午庚寅庚
申火下克金戊辰戊戌水下克火辛丑辛
未土下克水丁卯丁酉金下克木己巳己

亥木下克土之顯運生氣曰小逆相得則微壬子壬午壬寅壬申木上生火庚辰庚戌金上生水癸丑癸未火上生土己卯己酉土上生金辛巳辛亥水上生木之顯運克氣曰不和不相得則甚如丙子丙午丙寅丙申水上克火甲辰甲戌土上克水丁丑丁未木上克土癸卯癸酉火上克金乙巳乙亥金上克木之顯若此則專倚干支亦春秋之所不謂且聖人以五紀反易其所闕係獨在後民必非泛泛如年發不登水旱疾疫之說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誠使春行秋令夏負冬霜賢人君子必有不獲康寧者至如南宋之季月或一年曰食日多類月無光則亦巧皆所遺中隸首之算外也歲饑與食學殊倘似不足紀然聖人首重民命百穀著于功歌以春秋洪範之所并祿故亦屬繫于後焉

歲時失紀

魯莊公六年螟七年無麥苗十七年多麋
莊公二十年齊大災二十八年大無麥禾
文公三年雨螽于宋
宣公十年饑十三年螽十五年蝝生饑
襄公二十四年大饑哀公十三年螽
秦皇十六十九年大饑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饑民就食蜀漢
武帝建元三年元鼎三年平原關東民相食
元帝初元元年秋二年夏饑關齊民相食
光武二年關中大饑
安帝永初三年京都人相食
桓帝延熹九年豫州民饑死什四五
靈帝光和五年京師大疫
獻帝興平二年關中民相食啖白骨委積
晉愍帝建興四年大饑
元帝大興二年吳郡無麥禾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穆帝永和十二年饑
孝元太元六年無麥禾安帝元興元年大饑
北齊武平四年山東大饑
隋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皆饑
唐貞觀元年關內饑
高宗總章二年郡國大饑
儀鳳四年春東都饑調露元年秋關中饑
永隆元年冬東都饑永淳元年京師人相食
嗣聖三年大足元年景龍二三年郡國饑
先天二年京師岐隴饑
開元十六年河北饑時立長征闕勳格
乾元三年春京師饑廣德二年秋關輔饑
貞元元年二年大饑時作大盈庫於稅茶
貞元十四年十九年饑時裴延齡用事
元和七年至十一年皆饑
長慶二年江淮饑大和四六九年郡國大饑
大中五年六年九年湖南淮南饑
咸通九年東都大饑隴勸陝淮南五州

乾符二年京師饑時天平軍亂
光啟二年荊襄人相食時朱玫王行瑜亂
大順二年春淮南大饑時王師潰於趙城
天祐元年京浙大饑時有椒毀之頸
宋明道二年江南饑蝗皆絕時劉后見太廟
建炎元年汴京大饑人相啖道殣無算
建炎三年金陷東郡饑齋載尸殍瘞
紹興元年至五年十年十一年郡國皆饑
紹興十八年紹興府大饑時竄胡銓于嶺南
紹興廿八九年大饑
隆興元年江南大饑時王師潰于符離
淳熙元二三年至九十年皆大饑無麥禾
淳熙十一二年浙東西大饑時禁鴿學
紹熙二四五年江淮食草木時李氏殺貴妃
嘉泰元年至四年江上下皆饑時金人乞和
嘉定元年至十六七年皆饑猶受寶大慶殿
嘉熙四年臨安市貿人肉時史嵩之爲政
元至元廿一年至廿八九年郡縣多大饑

成宗元貞二年至大德十一年郡縣多饑
武宗至大元年江南大饑東郡父子相食
仁宗延祐二年至七年郡國大饑
順帝至正元年至五年饑輔人皆相食
至正十四年江饋闕饑父子相食
自春秋至广務二千九十年惟漢文景豁
宿朔朔不饋台穀月成及前宋右六十年
聞少儀月饑之宦甚至父子祁食惟三代
之季若滂安帝永南而下唐德宗貞凡而
下南宋建炎紹興而下無歲無地不饑百
姓彤劫國祥隨之書云四海国窮天小亦
務鼓水火疾疫歲皆不成而歲中不灰兼
有畢蝗兵革之變洪範說省歲專拆日較
圖應以農事為本而五行應微別自分繫
亦各從其驗也

皇極章第七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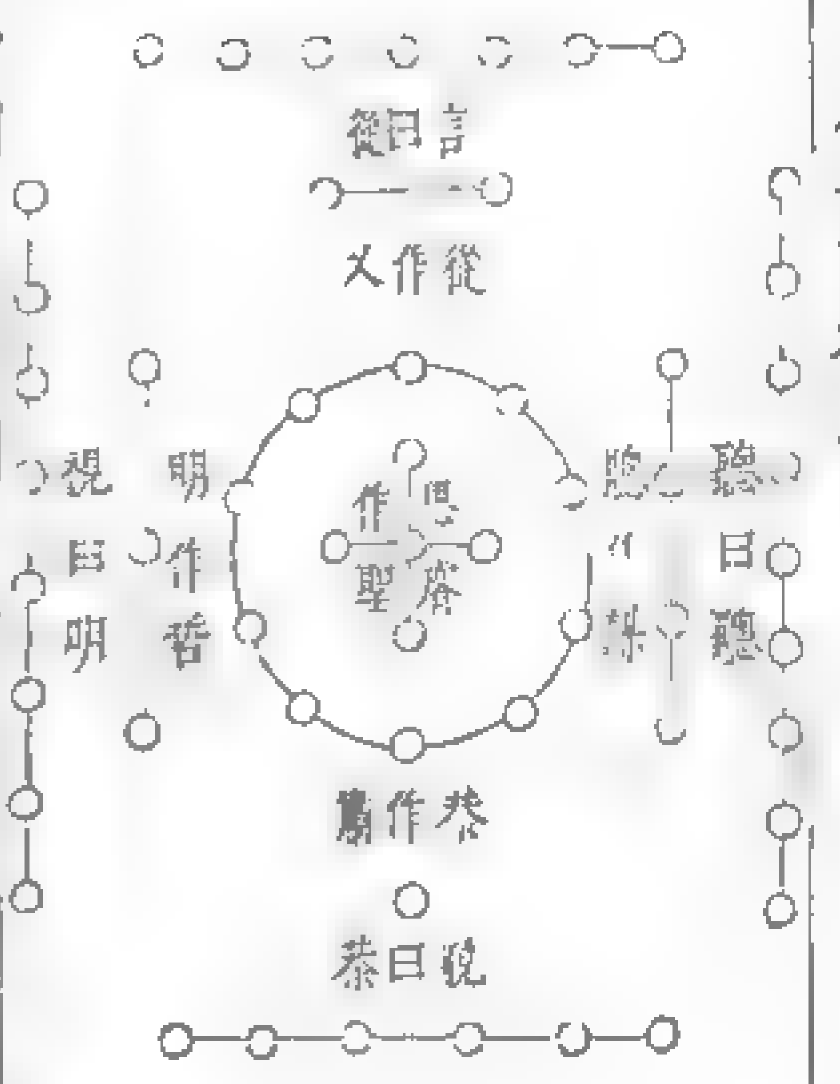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皇極一章末有敷言其斂時五福至以為
天下王一百四十字皆空在嚮威之末蓋
敬展協父明念綿威此八焉有有建極之
義舍是八所則極無縣建故以建極之意
節八用之中恐其意義未引乃於篇於數
言發揮錫極作極作極協極會極於極諸
義以暢前憲自古學人湮精章潤亂失生
以下未能句讀徒衰緝成丈以範饗疾所
巳今欲更定無憾必須移欽時五語占因
十字畫歸篇未而歷代諸賢末抽其猶始
依金履祥之說以無偏無陂一百字義為
數言其實皇極不頁數言郎皇建其有極
五字已陳無限精義下章百四十字皆為
歲福用人而發恐天于行其好惡以傷害
俊民隔天下偏黨之凝非專為民部也有
敷言章另說庶民意義燦然不過恐庶民
之近天子者毀偏黨以行其淫比耳居民
不學以天子之好惡為好惡俊民好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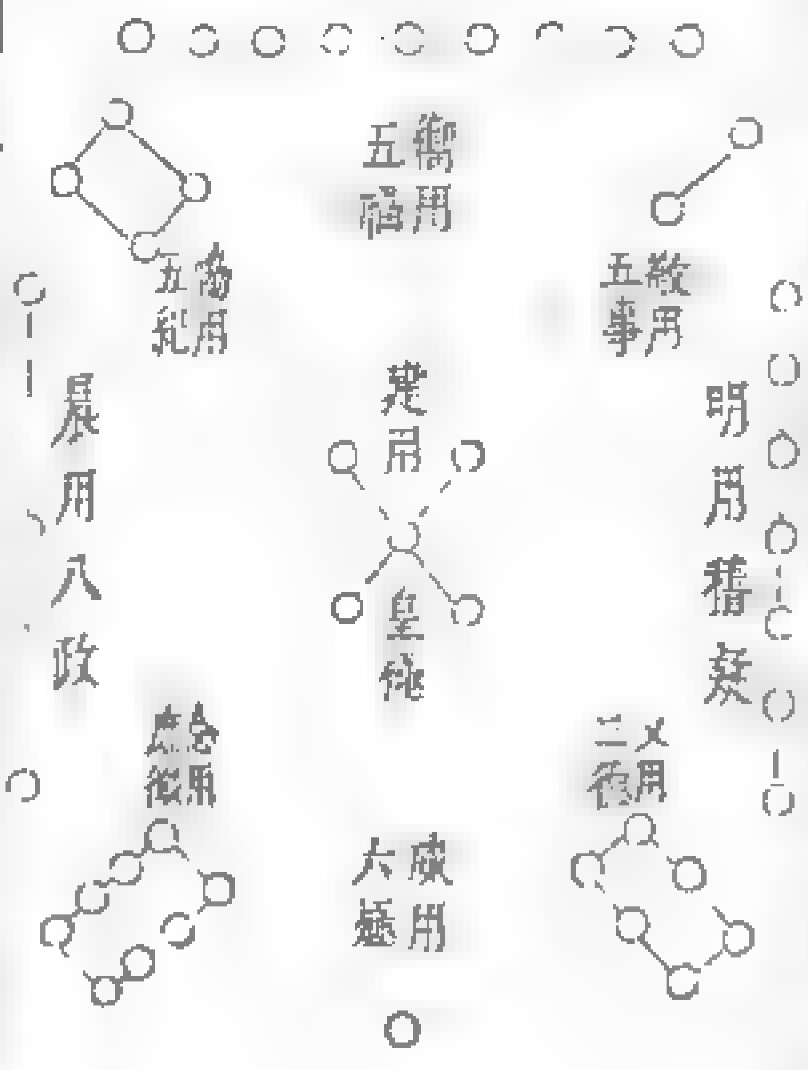
上帝之好惡為塞違天于不念受民而徒
云爽民同其好忠文不念康民而實欽自
行其好惡月下康正直之證哀而嚮福威
極之權皆從亦上章言日月之行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咸雨循言風雨生於日
月不生於主民家若生於冬夏不生於厲
兩明天于當宜俊民其台庶比不當與近
臣其為好惡也下章言寸康正直明是無
有偏黨無作好惡何循景門克其極出於
皇極天子所為道義與王民所為道路一
也三代而下天于巳專後民巳陳語皇極
明云天子所以正庶民之皆黨語三德則
云天子所以先臣下之偏私終日亦之臣
民而天下無事焉所以五紀失序而皆徵
日見也今以皇極不用敷綱八用總歸一
建復舉五作九用分屬過書以發明皇極
繫於左焉已上

作聖建用圖



思睿作聖即皇極也而又不指為皇極者
蓋作聖為天子之體而建極為天子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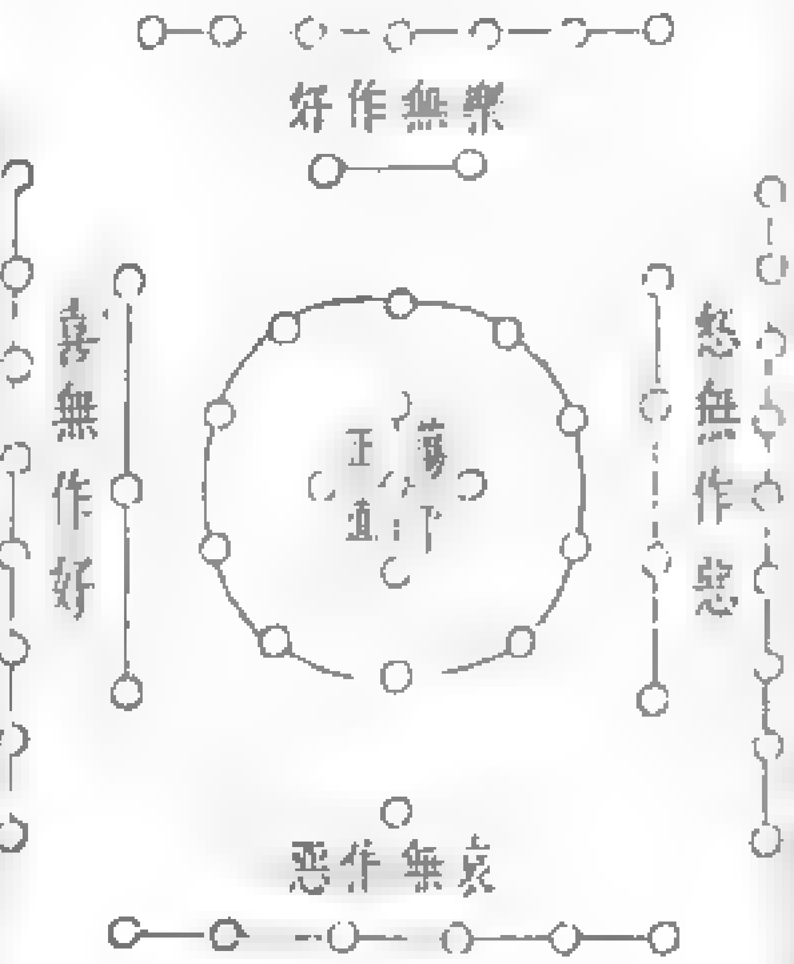
語體則肅乂哲謀皆作聖之體語用則敬
農協乂明念嚮威皆建極之用也



五行初不言用蓋以五行為本嚮之則福
背之則威雖有嚮極之福亦有背極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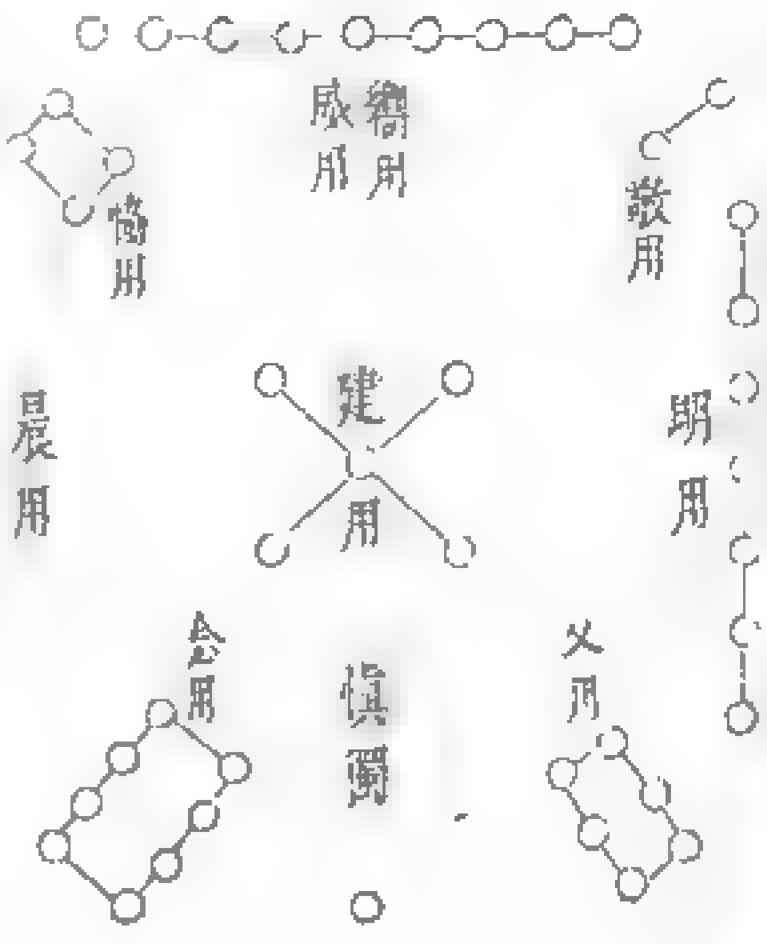
叙醫人為用者劢無威福以威福記扮天
而敬建歸于巳則皇極之建亦可不言五
行不言威福也人王不以威福為用而以
睿聖為體長八政而明稽威乂三德而協
五絕敬五事而念處徵錯不作皎福威福
巳著於天下矣上章言處民惟星星有好
恐星有好兩必使度民皆無好惡王者不
能必使王者皆從民之好惡天地亦不能
也天地日月無私好惡王者法之以建天
地而行日月使八政稽疑五事害徵三德
五紀相為參贊不撓嚮哀之明不汩五行
之序而巳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戚哀敬天
之論無敢馳驅一敬而後喜怒哀樂各中
其節中節而後位育致也然則所稱遵王
者何道門王一天也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土不為民父身則無以作天子天子
亦天也惟王倫天天子之法天偏後王之
法前王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以中和法天以道義法先王然後可
獨建極矣又作中和圖如左



喜怒哀樂是生好惡蕩平正直即為中和
蕩平可以獨道正直可以獨義道義立而

中和致中和致而皇極可建也皇極無偏一敬本獨故曰愼獨再作愼獨圖如左



九疇兩用而五行不言用五行寓諸用者也五不言五行而一言五行五行貫於獨

者也皇極寓言獨而不言獨五行寓言五而不言五故以獨寓於五以五寓於獨獨之寓於五五之寓於獨衡一用之爲而用一九之爲十一也故方圖之南比與中央出入天地之要妙也夫使五爲五行一爲皇極則人將執九以未五行執一以未皇極使乾五可得五行統一可得皇極則是用獨之半可得半威用威之半可得半嚮也極四不可以當五極五不可以當六故以五福還於南獨以六極還於比威五福還於南嚮而五其南獨六極還於比威而其比威故分五以爲九用留一以爲獨建一建於五之中五建於一之內人知夫一之衡於五五之建於九而不知夫一之無所不乞也一無所不宅而復還於五歸於一故以五衆一謂之皇以獨命五謂之極敬農協乂明念獨威皆愼也愼則無所不敬敬而不農不協不乂不明不愼念則獨

若有所未愼也有所未愼則八政稽疑五紀庶徵猶在耶聽聞睹之內一愼祇敬則七十五占五依五答皆不在耳聽聞睹之內耳聽聞皆不在形聲而後意怒哀樂與天地同體與天地同體而後與天地同用交終則嚮威福極何附用之曰嚮威福極人地之人用也聖人不用則還諸天違還諸天地而五行可吏也衆人欲用天天而卒不勝天地以其好惡乎勝五行而卒爲五行所勝者比比也

三德章第八

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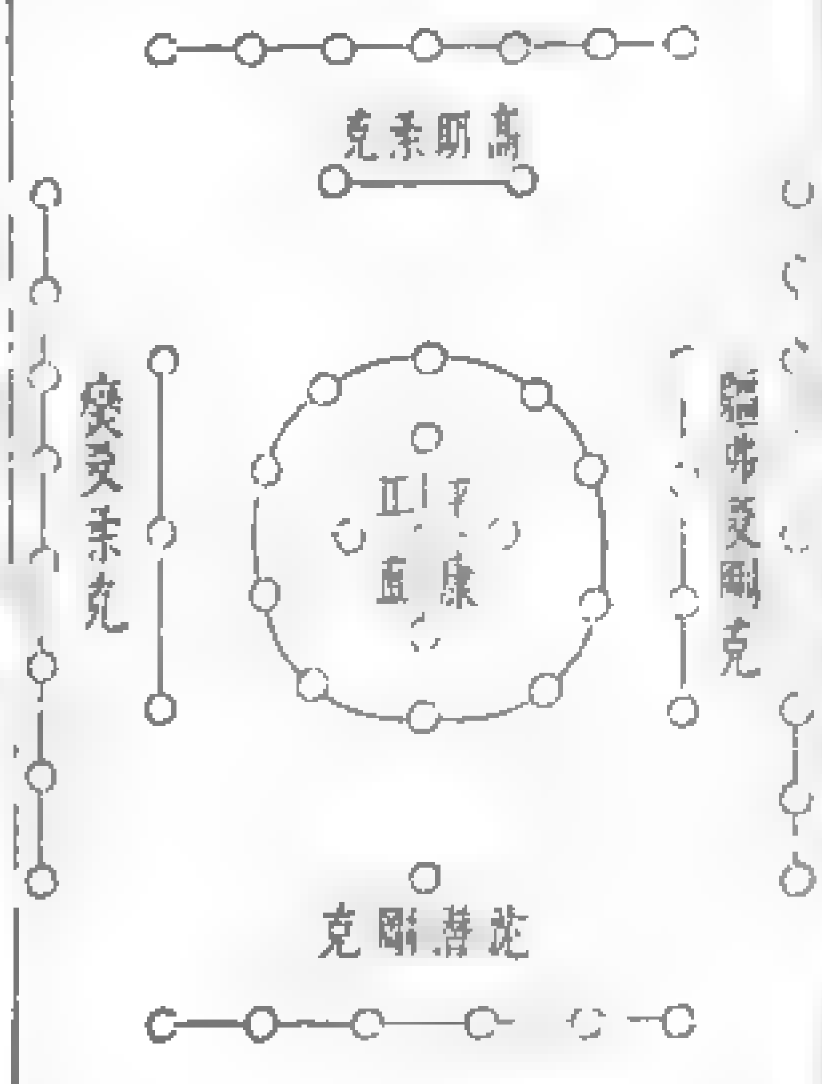
臣致二德之正五紀循中氣之和歲會歲有太過名曰先天歲有不及名曰後天五陽先天氣交於大寒之前五陰後天氣交於大寒之後故爲中氣以和之五運六氣五相克制中和始得故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言天子以八政剛柔正陰陽之治也剛柔寓於人故陰陽辨於五紀歲月之俗而人民與動故爲四克以平之平而後正正而後乂乂而後明故爲稼穡以乂平康爲從中以乂弗友爲曲直以乂燮友爲炎上以乂沈潛爲淵丁以乂高明斧鉞号旌鞘韓恭是恭春爲正直之用也孔安國曰地雖至柔亦有剛克能出命石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特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蘇軾深取是說然猶迂澗遠於情實其情實者亦川克已役禮而

已巳者人也禮者天也體弗交變交沈潛高明皆人道剛克柔克皆天也天御禮也有禮則正直正直則四克有所措不然亦循之盬衡疑聚歸於調停而已乾以弗交而用解藩以然而成其先潛以變交而用坎坎以順而成其利欽以沈潛而用震震酋而知省難以高明而用充充悅而趨事西方之用與東方之用充君子亦各有取之也堂皇之閶縣象布和正直不克取諸稼穡邊闌之闈正蕭伐罪以剛克調取諸從革親黨之間惠戀保和以柔克變取諸曲直闔闢之內有物有恆以剛克柔取諸炎上位降之闔有法有與以柔克剛取諸潤下居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制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

水火變之其刊陽木而火剝陰木而水此猶之弗交剛克變交柔克也其春秋變水火及以水火變之此則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並克已私之辭克循草木之有根芽井水火乃用不能紛絕聖人以正直爲心闢柔爲用先止已而後正人先直已而後而人知柔知剛以變化成其顧於其光以成治者皆八政之用而克後歸仁在八設之先井主設君子未之能省也九八設之官分治四克而平康正直爾以物格歸於皇極沈潛手貌貌之恭肅爲克取剛貌無剛克則玩褻乘之與物俱族詩日洵有情分而無皇分高明主言言之從又爲克取柔言無柔克則鄰倍乘之與物俱焚詩曰辭之帽矣民之弘矣褻交主賦陋之則哲爲克取柔視無柔克則驕亢不丁與物無親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臍弗受于臨聽之聽謀爲克取剛聽無

剛克則讒毀入焉與物俱化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故先王之爲八政分寄焉克以治九官食與司徒居於東方以治木德喜氣華之貨與司寇居於西方以治金德怒氣萃之祀與司空居於北方以治水德哀氣萃之賓與司馬居於南方以治火德樂氣華之享答哀樂各以中和爲節中和之台實於慎衛禮樂之用者於克已故知中和之本於慎獨禮樂之愛於克已者可與言三德之又矣孔五倫五與之數不分方位文王之敬止只言父子君臣仲尼生未能兼及兄弟朋受蓋五行之數只有生克生者以爲父子克者以爲君臣內其父子以制君臣四其君臣以制夫婦大綱之取於君臣術明受之取於見別也五倫之間皆有經弗義受沈潛高明之別其于之稱三德阜陶之稱九德差數雖殊而要以源本五行經紀八

政敎受敘施以致四克之用則其義一也今別爲圖以便考焉



右三德四克之圖

洪範言三德臯陶言九德其實皆五德也
九德三德各有克制與河圖相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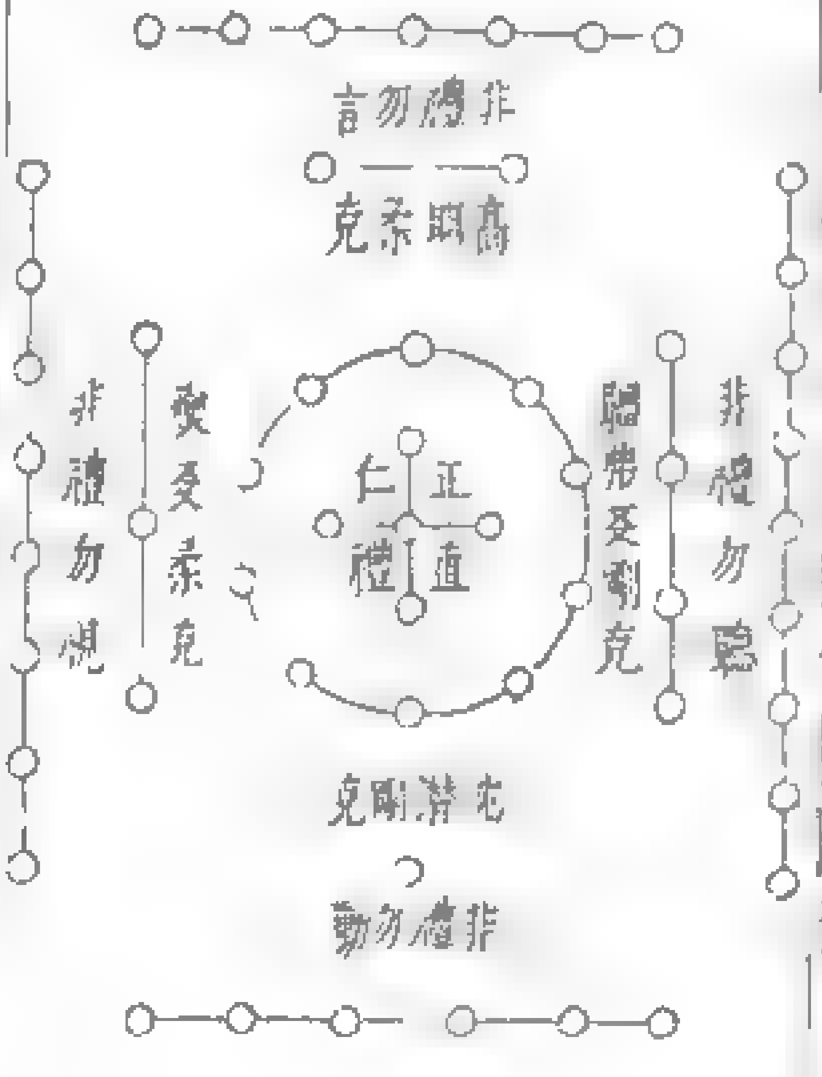
右九配三德之圖

九德各有克制亦依河圖生成相參

右九德配四克之圖

臯陶九德由於河圖寬栗屬土爲正直中和之所立體因而推之北方水德一柔而立六愿而恭南方火德二亂而敬七擾而毅東方木德八直而溫三簡而廉九剛而塞四彊而義此五德之方也又別其陰陽彼此相濟始其生者後其成者故一柔而立二愿而恭八亂而敬七擾而毅三直而溫四簡而廉八剛而塞九彊而義此五德之制也蓋以柔近愿恭皆爲水德則近於沈潛故以六爲亂而敬觀九河北流天下會同知木德之高明也以亂敬擾毅皆爲火德則近於高明故以二爲愿而恭觀五扶南行萬物相見知人德之沈潛也以直溫簡廉皆爲木德則近於交友故以八爲剛而塞觀土林之盛萬物由震知柔克之不畸柔也以剛塞彊義皆爲金德則近於彊弗故以四爲簡廉觀究說之源諸流潔清知剛克之不瞬剛也故生於柔者成於

剛成於陽者生於柔天道不克剛柔不得故復爲四克歸仁圖附焉



右四克歸仁圖

尸於皐之學同出於虞廷執思之學同出莊孔氏禹稱二德皐稱九德皆以剛柔克化爲用顏稱克復思稱中和皆以天人貞勝爲本要以變化氣質會歸理極則一也人生而稟於陰陽發於五行以爲氣質不過軀弗變受沈潛高明四爲有以克之則氣質皆化爲道德無以克之則性情皆化爲氣習中庸稱容敬執別而先以有論論語稱泰歲惠勞而歸於不貪雖不言克制而克制之道彼比互見世偏以比爲制伏臣下之方諫而且隨失或謂河圖王生自水而木而火而土而金故以生爲序雜書王克自水而火而金而木而土故以克爲序九金靈弗故以七火克之此驪弗之剛克也八木發受故以四金克之此變受之柔克也六水沈潛故以五土克之此沈潛之剛克也七火高明故以一水克之此高明之柔克也於義舜通而皇極疇思之理

未能甚叶要知木火金水各有剛柔非經睿思不能致克仁義禮智亦有恭行本於聖心乃成效用然則聖人之專言歸仁復禮不有所脩效曰仁有五生禮有五克仁禮之於五行術七也然已後已歸之後則非猶土也雷龍神龜皆出於土而入於土使土猶之五行者則所克不過沈潛所生不過禮事非復九德成事之義矣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以性制命以命制性故自孔顏而下爲禹皐之學者莫盛于若也性命互克不復爲圖別具圖於後焉

稽疑章第九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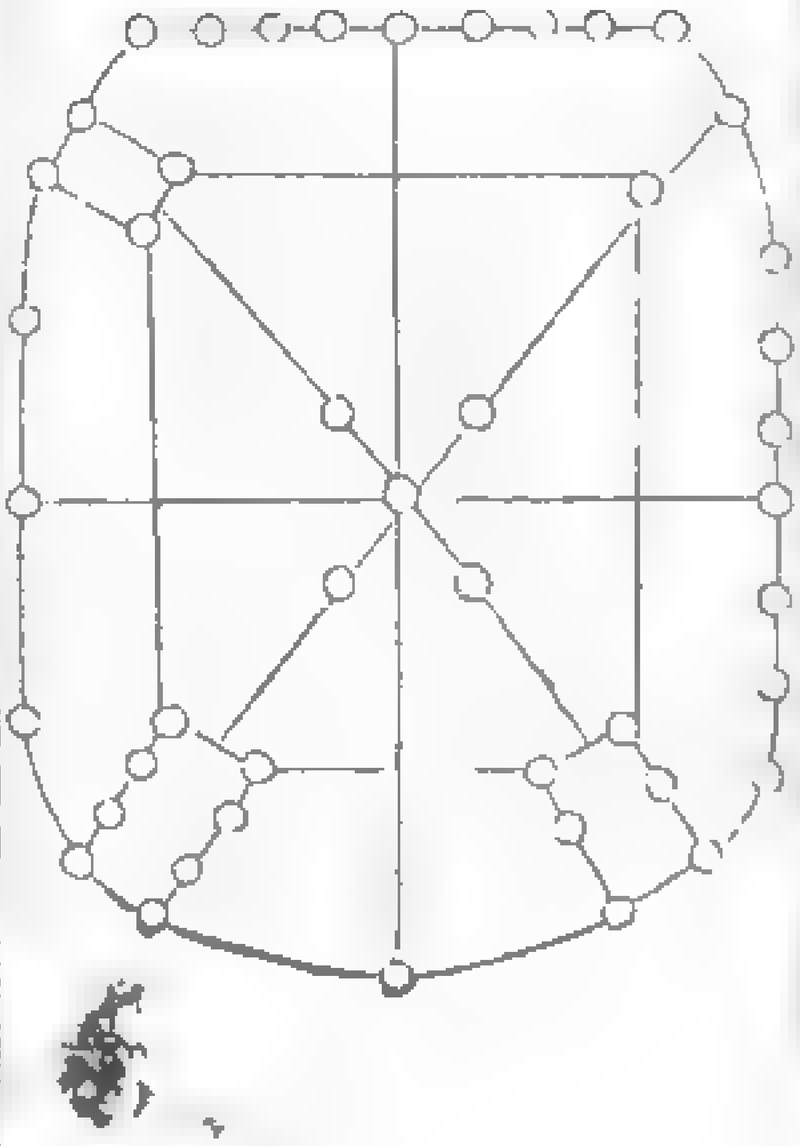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聖人作睿而猶有疑思慮又皆謀而猶有疑事所以參挾天人不與鬼謀爭智也七卜之有五占皆龜也用二衍一皆筮也龜者疇也筮者易也疇之象甚著而其辭已微故用龜者觀其象易之象雖微而其辭甚著故用蓍者玩其辭雨霽蒙驛克皆象也象經三兆兆經八體三八二十四以五兼之其體百有二十以十乘之其變千有一百故曰大卜掌三兆之繇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

其頌皆千有二百然而未盡也何為其末盡也曰古之用法者不一而其取法者常有孖不盡易之為象六十四其頌四千九十六又再進之為二十六為二千一百四十四則象不勝指而詞不豫設疇之為數縱橫十五分為八方據三而成卦三八二十四以五占之為百二十然其原田各八向股各八圭黍各八或重或畢出入成巳不可以百二十畫也今曰體色墨坼別以四六以五乘之以十竹之為千二百是言其兆貝以言其象則固末畫也圖書兩象其爻皆龜也參疇為三通五為九三乘九九七百二十九以兆經之二千一百八十七著陰陽六月之合也方圖為玉横縱為原來拆為尼三分體卦各二百四十二各有五占兩彝蒙彝克為兆一千二百一十五立二人兩參之備兩歲之日一其之歲是鬼神行熟吉凶之契也吉凶之契不可

陽剝行從違之象其變多方總以雒書為邊故復為雒書占象如左



五占之解舊各不同孔氏以驛為落驛氣不連屬鄭氏以圛為光明也濁光悅然其

以水火金木上為序則一也占法殊方古今異變孔讀逆云今之用龜兆横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貫公彥六兆直小向背者為木直丁向足者為水邪向背者為火邪向下者為金横者為土其實皆不然者五行不舉一事五變不舉一態為玉兆者體色圉坼皆似於玉為原兆者體色墨坼皆似於原為尼兆者體色墨坼皆假於尼三兆倪分然後以五占別之五占可以兼三兆而三兆不可以霽王占故言五占而不言二兆也然則雨之為象三兆皆貞霽之為象三兆皆彝蒙之為象三兆皆蒙驛之為象三兆皆驛克之為象三兆皆兌則何逾干與曰以事為主古之用苓有九用龜命入一征二象三與四謀五果六至七由八攣又云立君大封大祀大遷大師大冥是於五者各有好惡循月之從星而有

風雨也然則五占之用獨貴霽克者何也曰火土者天地之書氣也命雨而得霽命與而得克則無為貴霽克矣然則玉兆皆無墨坼而貴學食深那者何也日墨食者曰月之交氣也大象不惡大謀不私亦無為貴墨坼深晦炎然則古之用火灼龜何也日人生於日日灼於地而百卑以蓍春變自南而北秋冬自北而南視高義筮則取於此也然則火灼龜而成體兆其灼龍而成婦許大地之婦背者於龜變之體兆而聖人獨以龜腹尚於日婦者何也曰日婦尊也尊命於天不再以早告龜腹親也親命於人則可以卦告然比聖人不褻興侵亦猶之占兆也然則食貨祀同空同從可寇寶師以其位而取之乎術以其兆而取之乎曰以其位而取之也以其位取之而又則其兩交別其闢色墨坼則未有遜者矣然則一九之交門食與師而亦曰司

空司寇三七之交曰祀司寇而亦曰食與
賓二八之交曰貨與賓而亦曰祀與司徒
四六之交曰司空司貨而亦曰貨與師一
方四官一象兩治五占雜應奚取之予曰
以其正者而其應交爲然則五行兩爵圓
屬正位不復爲穢與曰其數個自存也金
火交於西南水木安於東比易曰利西南
言其交者也曰不利東比吉其不交者也
象不交則不伸道不交則不通水火木金
變色故氣以動天地日煇動而著龜而動
而微擧人取微皆目然則占象之徧有異
河何也曰特蛇著人思擬各別曰揮射旁
而左右異龍連山之時木有歸藏歸蟲之
時未有渴易然且顓頊黃帝不徧一師然
則聖人亦有身與曰何爲其無夢也不夢
與不動不動則卜筮可以不筮卜筮可以
不設則煇侵可以不賢煇侵可以不賢則
日食筮暝皆無可動聖人者而聖人之智

尊於鬼神大於天地亦五占之屬故復以
五占蘖旣不傳驗校
歷代氣祲繫焉

煇占紀異

漢高帝七年六月月暈圍參畢七重應白登
武帝建元二年四月戊申如日夜出應衛氏
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昭帝元平元年正月庚子狐師見狀如亂髮
元平二年二月乙酉祈雲如狗夾漢西行
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青白無景應石顯
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兩月重見應王氏
河平元年二月壬寅日月皆赤無光中食星
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東南有赤氣索素如樹
應樊並蘇令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庚練南行聲如雷
王莽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

世祖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抱白虹貫暈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辰月中辰星出入齒
章帝建初元年七年慶有白虹貫日應竇
和帝永元十六年四月紫宮著紛絮應大
殤帝延平元年夏冬日暈有璚旁兩珥
順帝永建二年六年春貫有虹貫日珥華
永和六年正月巳卯白虹貫暈兩珥
桓帝建和三年二月巳巳黃氣抱日突兩珥
靈帝熹平二年八月白練衝坑斗亍兵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天投蜺墜溫明殿
中平五年正月日中暈食如黃闕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興平二年十二月月重暈兩珥在端門
先主章武三年冬月暈光十應永安宮
晉武帝泰始元年七月日暈再重貫白虹
泰康元年正月巳丑朔黎氣貫日有光
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墨食如鸞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冬晝晦

永興元年冬日中有墨分著是年十二月壬
寅夜赤氣有聲
光熙元年十月壬辰日暈如血流狹地是年
十二月甲申白氣若虹夜見五日
懷帝永嘉二年二月白虹貫日有暈五重
永嘉五年二月庚申日散血中著墨燕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巳巳兩日將著人如墨
建興二年正月庚申有日隕別光逆行
建興五年正月庚子日三出重暈兩珥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夕出有珥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晝晦
成帝咸康元二八年變有白虹貫日
穆帝永和十十一年日中著暈見二足烏
帝奕六年三月辛未日暈五重貫白虹
孝武大元十三四年日暈有黑子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
元興元年二三月白虹暈貫日應桓玄
義熙元年五月日有乘珥六年五月有璚

義熙七年七月五虹射東方
恭帝元熙二年日雨血珥貫白虹應革命
宋文帝元嘉四年晝晦十日自是天下無王
元嘉三十年正月朔青黑氣覆宮殿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有兩月相承如鉤
太清三年正月庚申白虹貫日三重應侯景
元帝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見兩日應華命
陳文帝天嘉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
宣帝太建五年六月丙比黑雲橋地散如不
太建十二年壬寅白虹晛西方
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黑杯食日六日乃藏
隋文帝仁壽四年七月乙未日青八日方復
煬帝大業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日光散如流血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七月朔黃氣竟天
貞觀十七年四月青氣遶東宮殿
貞觀十八年六月壬戌青黑氣亘天
高宗咸亨元年永淳元年春日皆如赭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癸巳夜赤光照地三日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晝昏
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日暈五重
代宗寶應元年七月赤光貫紫微大光明年
幸陝吐蕃入長安
大曆二年七月日旁彌建旗白氣亘天
大曆二年十月黑塵彌北方
大曆三年正月日屢有青赤短珥
德宗貞元二年閏五月壬戌日有黑暈
貞元二年十一月壬午赤氣五出亘天
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獻戟應李錡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丙辰白虹東西亘天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甲戌赤虹貫日
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赤霧彌天
文宗太和元年庚戌赤白氣間出北方
大和二年八月丙方有日氣如柱
大和六年三月有黑祲與日鬬
大和八年十月白虹貫日上有背玦應李訓
開成元年正月甲申朔白虹貫日應在仇魚

開成五年正月己丑朔環貫珥應在內庭
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庚戌暈食日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壬寅黑氣東西際天
大中十二年四月甲午晝晦
懿宗咸通元年七月白虹亘西方
咸通六七年日屢有白黑貫氣重暈
咸通十四年七月黑氣盤鬱殿乃應僖宗
僖宗乾符元二年日中着鬱應陽久致
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日出鬭應盜巢
中和二年七月丙午絳氣竟天
中和三年三四月日暈有青黃暈
昭宗景福元年五月日色散如黃金
光化二年日中白氣亘坤艮
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蛇背璚蜺偷應劉季述
天復元年十月日色散如金應韓全誨
天復二年二月日貫赤氣亘東南北
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
天祐二三年正二月屢有黃白環青赤背氣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赤氣如火見紫宮
天福九年正月霧中二白虹相偶
宋太祖開寶七年正月丙戌日中着二黑子
太平興國四年四月乙未白氣豎比斗
真宗咸平元年十月黑氣貫北斗
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出如日者三
仁宗景祐元年八月壬戌黃白氣出張翼積
三十二日應在元昊
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赤氣着夠比
哲宗元祐三年七月丁卯夜東比明如書
徽宗建中元年正月朔夕赤氣間白直坤艮
自熙寧至宣和間日屢有黑子應諸邪佞
自元符至靖康間日屢有背璚纓履格暈
靖康二年正月丁未晝晦二月壬午戊子白
氣貫日
高宗建炎三年春白虹屢貫日
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傍兩格如人
建炎四年九月夜赤光亙東北如火

[illegible][illegible]四年五月壬子夜白氣緋出北方
[illegible]炎日七年赤氣出紫宮
建炎二十年西北赤氣如火變見
紹興元年正月壬戌日有背氣
紹興六年至八年日雙有黑子
紹興七八年春秋變有赤氣直坤艮
紹興二十七年午至川二年暈有赤氣隨日
孝宗乾道元年正三四月暈有白氣貫二暈
乾道二年八月壬午赤氣亘中天
乾道二年二月庚辰日有直氣六月傍有缺
乾道三年三四五月日暈有赤黃暈
乾道四年三月巳丑大霾
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晝晦
淳熙十三年五月巳卯日暈中有黑子
淳熙十五年丙申日有背氣
光宗紹熙四年秋日蔵見背夜有赤白雲氣
寧宗慶元元年正月內辰白虹貫日
慶元六年十月赤氣夜發亘天

嘉泰四年二月庚申夜有赤雲開白亘天
開禧元年四月辛丑日中墨侵
嘉定六年四月日帶迴黃赤
自黃至元未日暈珥璚背抱之至多者莫
爲於宋與仁英幽皆五朝之閒而奏者皆
以言論成以爲卜明臣救上賢臣不賢之
占可詳睫詩極矣亢大地之氣陵見於天
上皆謂之及易難惡縱不同體色各異而
人乎因之可以自者循太陽之盛衰視舉
後之伏現近火之灼龜一告之後龜不復
用日之灼咫神物若人一告再告則猜變
幾窮交大劑自齊深的後亦氣復至多而
史官皆不盡錄循之孔聖之夫不信龜筮
則已卜五古司以書發故亦略有其恃以
議猜疑云

庶徵章第十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
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百穀用成此俊民之徵也庶草蕃廡此庶
民之徵也俊民謂時者也庶民趨時者也

民無好惡以時為好惡時當則與之時過
則去之極當之時者也極無不及時者也
過時則不反時不及時則亦過時矣易曰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天能爲雨暘寒
燠而不能使雨暘寒燠之皆時故時者天
所以懲聖人亦取人雨以用天地也五行
之吏各可其官使五行常自為政則五行
心交勝於夫地五行交勝於天地則兩暘
矣燠必有不得其平者矣故貌言視聽讓
權以與思兩易寒燠讓權以與風五者交
讓也而奉權以與聖故聖人者天地之心
師也使天翅不用其心師則五行與五官
貌不相步仰聖人之耳日四改亦各自為
治耳月四啟各自為治則猶之庶民耳然
日庶民知時者也庶物庶草與不知時者
也時能為恆仍不能爲時
臣按洪範五行傳皆爲此章而設雖其亂
屬不同而源木一也故復以歷代宴徵咸

焉下代庶徵不言所屬而其大要五行與
五事同次

庶徵紀異

恆雨徵異

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漢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雨至十月
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四年秋大雨應宮殿
世祖建武六年秋大雨十七年暴雨[illegible]民居
和帝永元十年至十五年皆雨傷稼
安帝永初元年四年秋郡國雨傷稼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illegible]雨傷稼[illegible]及耿寶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多傷稼應京閻
延光元二年郡國三十餘處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荊豫兗冀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淫雨彌兩月
靈帝建寧元年夏淫雨逾兩月應在曹王

熹平元年夏淫雨七十餘日侯覽自殺
中平六年夏淫雨八十餘日張讓劫車駕
魏明帝太和元年數暴雨殺鳥雀
吳孫亮太平年二月大雨震電大雨雪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淫雨漂民居
太康五年秋郡國暴雨雪傷稼
元帝太興三年春二月雨至于四月應王氏
承呂元年春晝夜震雹雨五十餘日
成帝咸康元年秋荊楚大雨傷稼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秋大淫雨應始興王
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應元瑾
齊後主武平七年七月大淫雨應駱提婆
唐永徽六年秋京師大雨廢王后及蕭淑妃
顯慶元年秋霖雨九旬廢太子忠
天寶十三載秋大淫雨逾六旬
肅宗上元元二年秋淫雨連月
代宗大曆四年四月雨至于九月

德宗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七日
憲宗元和十二年秋雨四十日東郡漂民居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雨至八月漂民居
宣宗大中十年四月雨至于九月
僖宗乾符五年秋大淫雨害稼應田令孜
後唐同光三年淫雨六月至九月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數尺
宋太祖乾德六年郡國二十三淫雨壞民居
太宗雍熙四年七月京師大雨逾旬
真宗咸平四年六月京師大雨漂民舍
天禧四年七月連雨泛民舍及冬乃止
仁宗天聖七年自春涉夏雨不止
嘉祐元年五月丁未雨壞大社大稷
英宗治平元年雨壞諸營臺
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沒殿班殺人畜
元祐八年自四月恆雨至八月
紹聖三年七月久雨異與陷沂中
崇寧元年秋久雨壞京師廬舍

崇寧四年五月京師久雨至十月
靖康元年四月京師有霖寒至六月傷稼
紹興元年行都雨壞城郭
紹興三年行都雨自元旦至二月
紹興五年九月雨至于明年正月
紹興二十三年大雨壞軍壘民田
乾道二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
淳熙十二年五月霖雨至六月
紹熙四年四月淫雨至五月壞圩田害稼
慶元二年行都霖雨五十餘日
慶元五年行都大雨壞城六月浙東雨至于八月
開禧元年行都淫雨自十月至明年三月
嘉定四年十一月雨雪積陰至明年二月
元英宗至治元年安陸大雨七日害人民
順帝至元三年六月京師大淫雨沒人畜
至正三年益都淫雨饑民相食

凡大雨爽亦災通其甚壞屋舍殺人民者
備見水災中不書之罰在漢元成唐高中
間見著餘知雨血雨毛雨金雨水雨土之
類不可勝書亦不可盡求事應也

恆暘徵異

魯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公三年春夏不雨至于六月
僖公二十年冬十月不雨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宣公七年秋大旱
襄公五年秋大雩八年秋廿八年秋大雩
昭公三年八月六年九月十六年九月大雩
昭公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年七月大雩
定公十年九月大雩
秦始皇十二年自六月不雨至八月

漢惠帝五年大旱江河谿谷皆絕
文帝三年秋大旱後六年九年天下大旱
景帝十三年秋大旱後二年秋大旱
武帝建元四年夏大旱元光六年夏大旱
元朔五年春大旱元狩三年夏大旱發謫吏
天漢元年夏二年夏大旱時頻師于余吾
征和元年夏大旱時大搜上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明年誅桑弘羊上官桀
元鳳五年夏大旱乃發惡少屯遼東
宣帝本始元年大旱是起平陵
元帝建昭二年大旱救京房
成帝永始三年夏大旱饑官徒叛
世祖建武二年秋九年夏旱時禱廟受璽
章帝建初二年四年夏旱乃理楚獄
和帝永元六年秋旱應女謁
安帝永初六年七年夏旱元初二三年夏旱
順帝永建三年五年夏旱陽嘉二年夏旱
桓帝元嘉元年延熹元年夏大旱應外戚

靈帝熹平五六年光和五六年夏旱應常侍
獻帝興平元年秋旱應盜賊
魏明帝太和五年自去冬十月至三月不雨
晉武帝泰始九年自正月不雨至六月
泰始十年夏旱時大采女
太康五年夏旱應在荀馮楊賈
太康六年至十年皆旱十年夏新廟梁拆
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旱五王兵起
懷帝永嘉三年夏大旱河洛江漢皆可涉
元帝大興元年四年夏旱
永昌元年夏大旱川谷皆竭是應主躬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皆旱庾亮殺司馬宗
咸和五六年夏秋皆大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二三年夏皆旱
穆帝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十月
升平三年四年冬大旱

簡文咸安二年夏太旱應王郛
孝武太元四八十年夏秋皆旱
太元十三十五十七年并旱應在丘尼媒婢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又甚寒應王庾殷楊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應司馬元顯
元興元年秋饑冬大旱二年夏冬又旱
宋孝武大明八年東郡大旱饑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饑
簡文大寶元年夏大旱都下人相食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春正月不雨至四月
隋大業八年十三年天下大旱時征高麗築長城
唐高祖武德三年夏旱至八月乃雨
武德四年自春不雨至秋七月
太宗貞觀元年至四年春夏皆旱
貞觀十二年吳楚巴蜀皆大旱
永徽二年九月不雨至明年二月
儀鳳二三年夏旱永淳元二年夏旱
中宗神龍二年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

玄宗開元十四十五十六年諸郡皆旱
代宗永泰二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
大曆六年春旱至八月
德宗建中三年自五月不雨至七月
貞元元年春旱無麥苗至八月滻灞番竭
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
順宗永貞元年秋江淮湖鄂皆旱
文宗太和九年京兆諸州皆旱
武宗會昌六年春旱冬不雨至明年二月
懿宗咸通二年秋河淮間不雨至明年六月
昭宗光化三年冬京師旱至于明年二月
宋太祖建隆三年京師春夏皆旱
建隆四年京師夏秋旱
乾德四年至八年京師皆旱
太宗興國二年至四年京師皆旱
雍熙二三四年京師皆旱
端拱二年夏京師旱秋七月至十一月不雨
淳化元年正月至四月不雨
至道元二年春夏旱冬無雪
眞宗咸平元年春夏京畿皆旱
景德元年京師夏旱人多暍死
大中祥符二年春夏京師及河南皆旱
天禧元年京師春秋皆旱
仁宗明道二年江淮閒大旱飢種皆絶
慶曆三年京師自春至夏不雨
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西兩淮春夏皆旱
哲宗紹聖二年江東大旱溪河涸竭
徽宗大觀三年江淮東西諸路夏秋皆旱
政和元三年淮南江東旱人多疫
高宗紹興三年夏旱至七月七年春旱至六月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不雨至五月首種不入
孝宗乾道七年江湖淮浙歲大旱冬無雪
淳熙七八年行都自七月不雨至九月十一月
淳熙九年至十年夏秋江南皆大旱
光宗紹熙元二三四五年吳越楚蜀皆旱
寧宗嘉泰二年春旱至于夏秋

元文宗天曆元年陝西旱饑人相食
順帝元統二年湖廣河南夏秋皆旱
至正二年河北大旱饑人相食
至正二十二年河南大旱人相食
凡雨暘之數歲絀相術雨積之後必暘暘
亢之除饒而唐貞觀永徽之間以爲亂水
減火故多水然而過暘之歲亦與水平宋
紹興淳熙水役以爲既金燮木故多不然
而盛陽之歲亦與水平聖人在二要有財
成豫防不至救敢而已徃増之慾何事蔑
有以爲上皆聖神則下皆徃僣卿尹而下
不蕭不又亦末剋應至此也

恒燠徵異

魯桓公十五年春無冰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梅李實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秦始皇五年冬雷
漢惠帝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文帝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武帝元狩六年冬無冰
景帝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昭帝始元二年冬無冰
元鳳五年十一月大雷
王莽始建國二年十二月雷
漢世祖建武七年遼東雷草木華實
和帝元興元年十一月郡國四處雷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六郡聞雷
永初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二聞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聞雷
元初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雷
元初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聞雷
元初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聞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聞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聞雷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聞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初平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晉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震電
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震電
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震電
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辰會稽大雨震電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大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癸丑雷
義熙六年十二月壬辰大雷
義熙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

唐中宗嗣聖元年正月丁酉雷
武后延載元年九月梨華
中宗神龍二年康州李番華如春
玄宗天寶元年冬無冰
德宗十四年夏五月始雷遂大燠至于十月
憲宗元和十一年冬雷
穆宗長慶二年冬無冰草木萌芽如初春
武宗會昌三年冬沁源桃李華
僖宗廣明元年冬山華皆榮
宋太祖乾德五年秋熱冬無雪
開寶元年二年京師皆熱無雪
太宗淳化二年冬京師無冰
淳化五年夏大疫
至道元年二年京師春夏旱冬無雪
大中祥符二年冬溫無冰有雷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戊寅震電
咸平三年冬黃州雷作如盛夏時
咸平三四年冬京師多盈江南大疫

仁宗天聖五年秋大暑毒熱中人
嘉祐六年冬京師無冰
英宗治平四年冬無雪
神宗元豐八年冬無雪
哲宗元祐元年冬無雪
元祐四年冬無雪
元祐五年冬無冰雪
徽宗大觀三年十月戊子大雷電而雨
高宗紹興三年潼川路不雨氣如仲夏日月皆赤
紹興五年大燠人多死暍
紹興五年至十五年多冬雷
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十二月癸酉皆震雷
紹興二十一年冬無雪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大震雷
乾道三年冬溫少雪無冰
乾道五年冬溫無雪
乾道六年冬溫無冰雪

光宗紹熙四年十一月己卯日南至雷
寧宗慶元元年冬無雪
慶元四年冬無雪初春燠而雷
慶元六年冬無雪蟄蟲不藏桃李華
開禧三年冬少雪
嘉定元年春燠如夏
嘉定六年冬有雷諸蟲不藏
嘉定八年夏大燠川泉竭人多死暍
嘉定十七年冬[illegible]
嘉定十二年冬[illegible]暍
元
世祖至元[illegible]年冬無[illegible]其少[illegible]者曰冬
臣按[illegible]行[illegible]暘[illegible]萬物燠寒中於[illegible]人身六運有風燠[illegible]濕燥寒[illegible]陽太旱耳於水火所以[illegible]者藏水不固發於[illegible]史記燠除[illegible]入於旱雨潛皆入於水而冬月有雷皆不入燠故後略別其同異以誌殊徵錯賾盈之時元氣泄越蘇草與百穀

爭奪殘民與後民同禁亦陽明之臆厲風
災之所萃也

恆寒徵異

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
昭公三年大雨雹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周考王六年六月秦雨雪
威烈王四年四月晉大雨雪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
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五尺應嚴青翟張湯
元鼎三年三月冰四月雨雪大雨雹
元封二年冬十二月雷雨大雹
地節四年山陽濟陰大雨雹殺飛鳥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雨雪隕霜殺桑
永光元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應蕭周張賈
建昭二年冬齊楚雪深五尺京房傳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殺燕敗鹽功
成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殺燕雀
王莽天鳳元年四月隕霜殺草木
天鳳二年二月大雨雪深一丈竹柏皆枯
天鳳四年八月大寒殺人馬
和帝永元五年八月郡國大雨雹各在周[illegible]
安帝永初元二三年屢大雨雹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大雨雹
桓帝延熹七年五月己丑京都大雨雹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井戾水盈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大寒右扶風雹殺人
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
吳赤烏四年正月大雪殺鳥獸
晉武帝泰始九年四月隕霜

咸寧三年六月八月郡國隕霜傷稼
咸寧五年夏郡國大雨雹壞民居
太康元二年春河東皆隕霜夏郡國大雨雹
太康五年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太康六年三月齊郡琅邪河間皆隕霜傷稼
太康八九十年郡國屢隕霜雹
惠帝元康三年[illegible]滎陽弘農大雨雹深數尺
元康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尺
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雨雪殺麥
光熙元年閏八月霰集上乃止
元帝大興二年三月京都大風雹殺人
明帝太寧二年四月京師大雹殺燕雀
太寧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殺牛馬
永和十年五月涼州雪十一年四月隕霜
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大雹上暴隕
安帝義熙五年三月己亥雨雪數尺
義熙六年八年十年夏皆雨雹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年三月皆隕霜殺草
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
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
大同三年六月七月東郡霜雪害稼
陳宣帝大建[illegible]年八月大雨雹
大建十年四月雨雹八月隕霜殺稻菽
齊武成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月繁霽書下
唐高宗永徽二年冬來霧封林連日不解
顯慶四年二月壬子大雨雪
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殺人畜
咸亨二年四月大雨雹震電風折木落鴟尾
儀鳳三年五月丙寅雨雹寒凍殺衛士
久視元年三月大雪六月曹州大雨雹
神龍元年三月乙酉睦州大寒冰夏大雨雹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折木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大風雪殺人有
貞元十二年冬大寒殺竹柏柿樹

貞元十七年二月雹霜震電雪繼下
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
貞元廿年十二月庚戌始雷雨雹震電大雨雪
元和八年十月東都大寒霜殺鳥雀
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丑雨雪凍殺人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海州海水冰數百里
文宗太和六年正月雨雪至二月
武宗會昌三年春大雪凍殺人畜
僖宗乾符六年五月大雹崩方寶衛
廣明元年四月東都大雹拔木殺鳥獸
昭宗天復三年浙西大雪江海皆冰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大寒浙東西積雪
後晉開運二年春東京滅豫皆有冰繪
宋建隆二年春延寧雪盈尺溝洫皆冰
乾德二年夏秋鄜國多雨雹害民田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宿州霜雹殺桑稼
雍熙七年南康大雪江水冰
端拱元年東郡大雹殺麥苗

淳化元年夏許州大雹壞民舍
淳化三年三月商州大霜殺草木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凍殺人畜
咸平四年三月丁丑畿輔風雪大損桑
景德四年七月滑州早霜傷稼
天禧元年春永州大雪冬京師大凍殺人畜
至和元年正月京師大雪殺人畜
嘉祐四年冬至正月地盡冰
熙寧八九十年夏諸路大雨雹
元祐二年冬大雪至于正月
政和三年冬大雪經旬不止盈丈殺飛鳥
建炎三年八月壬戌大雨雹
建炎三十一年正月戊午大雨雪至巳亥
紹興三年正月辛未雨震雷
紹興五年秀州大雨雹壞損屋
紹興七年二月既雷復雪大雨雹
乾道二年春大寒至三月損蠶麥
乾道元年二三四五六年春皆雨雹

淳熙十二年春浙水大隤流
淳熙十六年七月陝西霜盡殺稼
紹熙二年春雷雪雜行凍雨彌月
慶元六年五月卜暑氣如凜秋
開禧二年正月巳雨雹而雷
嘉定六年六月大暑夜寒
元中統二十一年三月山東隕霜盡殺蠶桑
中統廿六七年夏秋河東北隕霜傷稼
元貞二年九月河間益都霜大殺蠶桑
至大元年四五月東都皆雹害稼雹深一丈
至大二年春夏晉州雹大殺人畜
皇慶七年八月益津雨玄霜
元統二年八月高郵寶應雹專殺稼
元統三年三月大雨雪十日殺牛畜幾盡
元統五年瑞州路雨冰冬至二月始解
元統十一年彰德雹破大樹殺人畜
元統二十七年三月彰德大雪殺民畜
元統二十八年春汴梁冰繪五日乃解

臣攷舊史皆云周衰無寒歲秦亡無燠年以為周法替而秦威峻也前漢制王多有霜雹亦云剝急之應晉當水令太康而下亦不顧行變丹為災安也如宋窮淳盛時法令甚寬凡中統而下綱紀寸徵而亦冰雹異常無歲不有益州以春思丘行權令調燮之燠稀神弱之責積雖天配性情有不得其平者矣悖寒之數比極燠爲修然史所記多寒君反易夏行冬令者乃不恆之類而非再也哲如承雪過得自冬涉春之尚傳以歲時及易恆亦不時之徵故亦翰附如濟六

恆風徵異

魯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漢武帝元光五年秋七月大風拔木
征和二年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元帝建始元年十二月大風拔甘泉畤中木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
永初二年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風
永初三年五月癸酉京師大風拔南郊道樹
永初七年八月丙寅京師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師大風拔樹
元初六年夏四月沛郡大風拔樹三萬枚
延光二年春夏郡國十一大風
延光三年京師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郊道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雹拔郊道樹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魏正始九年冬大風連月動太極東閤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大風發屋折樹
晉武帝泰始二年三月丁未晝晦
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
咸寧元年五月廣陵大風壞民居
太康二年夏秋郡國大風發屋拔木
太康八年九年京師郡國屢大風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樹
元康五年夏秋皆暴風
元康九年冬京師連大風發屋折木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十一月揚沙六日
永寧元年郡國三大風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晦至庚子
自永寧訖于晉懷愍皆無異風蓋亂徵畢
至人急交火史不暇書也
元帝永昌元年秋暴風拔木發屋
孝武寧康元年二月京師大風火起
太元二年月乙丑朔二月甲子朔俱大風
太元十年正月七月有暴風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風雨折大航門
義熙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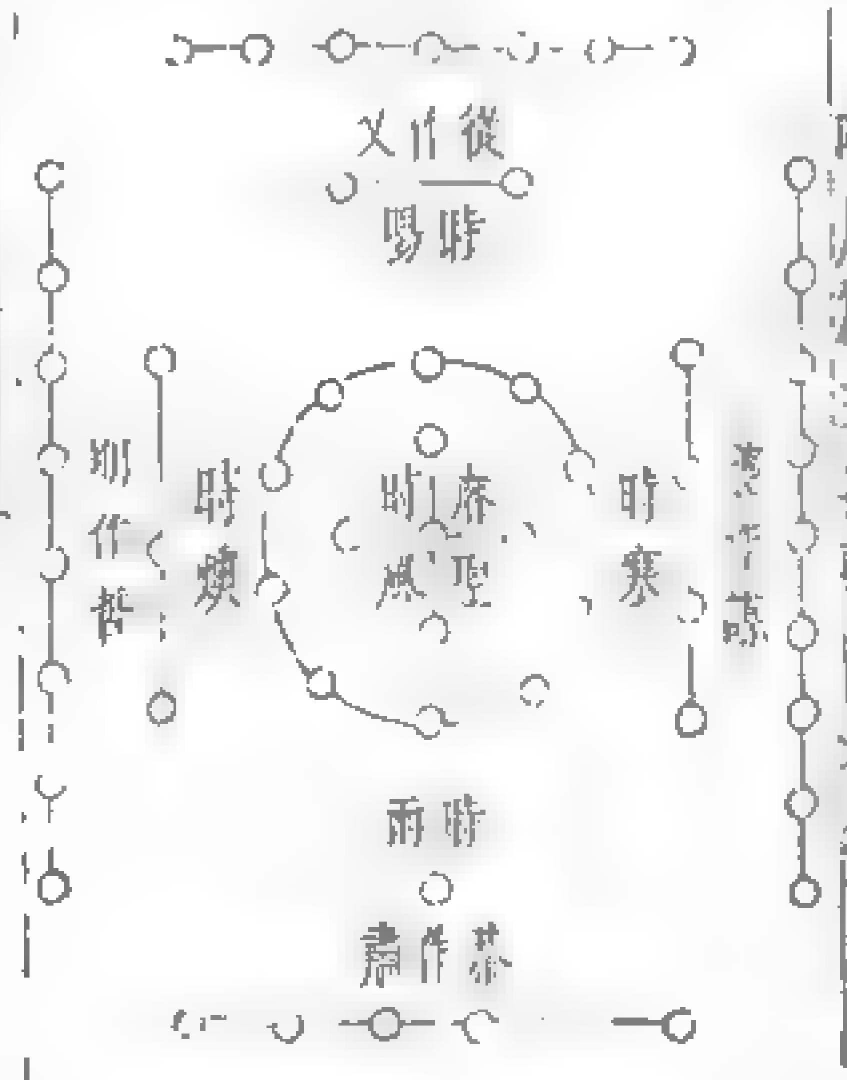
義熙十年夏秋屢有風拔木壞屋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大風拔木
齊武帝永明八年六月都下大風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
元帝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
陳文帝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毀靈臺樓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夏秋再有大風
陳後主禎明三年元旦晝晦六月大風揚朔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冬京師大風發屋拔木
唐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
太宗貞觀十四年六月乙酉大風拔木
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壬午晦宋州風拔木
中宗嗣聖元年四月丁巳寧州風拔木
垂拱四年十月辛亥大風拔木
自垂拱天授而下幾二十年皆無異風蓋
史亦霜紀觸久駭而下皆無霜雹或霜雹
與亂水同官異風無歲火之義所以稔舜
於牝后殺戮於僞朝也
神龍元年三月乙酉睦州大風
景龍元年秋宋州鄆州皆發屋拔木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京師大風發屋盡拔木
開元四年六月辛未京師華陝大風拔木
開元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發端門瓦
開元廿二年五月戊子大風拔木
天寶十一載五月甲子東京大風拔木
天寶十二載三月辛酉大風拔木
代宗永泰元年二月辛亥大風拔木
大曆七年十年五月皆大風
德宗貞元元年秋七月庚子大風拔木
貞元八年五月己未暴風發太廟屋瓦
憲宗元和元年六月丙申大風拔木
元和三年四月壬申大風毀含元殿欄
元和五年三月丙子大風毀崇陵宮瓦
元和八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民居
元和十二年春青州暴風如大兵
穆宗長慶二三年正月皆有暴風

長慶四年六月庚寅大風毀延喜及景風門
文宗太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風發長安縣署
太和九年四月辛丑大風壞城樓拔殿樹
太和九年十一月戊辰晝晦
開成五年夏秋三大風明年爲會昌元年
懿宗咸通六年春絳州大風冬大風毀廬閣
僖宗乾符二年寧武黑風雨土
貞明元年四月甲申京師及東部大風拔木
末帝天祐元年閏四月乙未朔大風雨土
後漢乾祐三年京師暴風霾城門壞官舍
宋乾德二三年夏揚州皆大風
開寶八年夏宋州大風壞官舍民居
太平興國二年夏曹州大風壞縣廨軍營
雍熙二年春晝晦
景德四年三月甲寅京師大風害桑稼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乙未京師大風竟日
仁宗天聖六年二月庚辰大風晝晦
英宗治平二年二月乙巳大風晝晦
治平四年正月庚辰朔大風晝晦明年熙寧
神宗熙寧四年春旱京師大風霾
元豐四年秋江上下諸郡大風壞民廬舍
靖康元二年數有異風正月巳亥丁未晝晦
建炎元年二月乙酉大風拔木
紹興八年二月甲寅晝晦
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平江風潮壞田舍
紹興二十二年七月大風拔木
隆興元年浙東西大風傷稼
乾道五年正月甲寅晝晦
淳熙四年明州大風壞海岸沒廬舍
淳熙五年四月丁丑晝晦
紹熙五年行都大風拔木壞舟甚衆
慶元元年二月巳卯二年二月丁卯皆晝晦
嘉定三年八月癸酉大風壞陵木千餘株
元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晝晦自庚子至丙午
順帝至元十三年五月潯州風飄民居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京師大風晝晦

右紀恆風百十條并書物繫焉感之與家相乾生凡雨暘寒燠皆生於風寒雨之風極傳暘燠之風御不備極備之風發屋折木於不備之風旋獨占暘故書晦者家之紋也仂風之較哲小中事應其應亦無所不之奇雲之工川兮究思離八風以時不廢後制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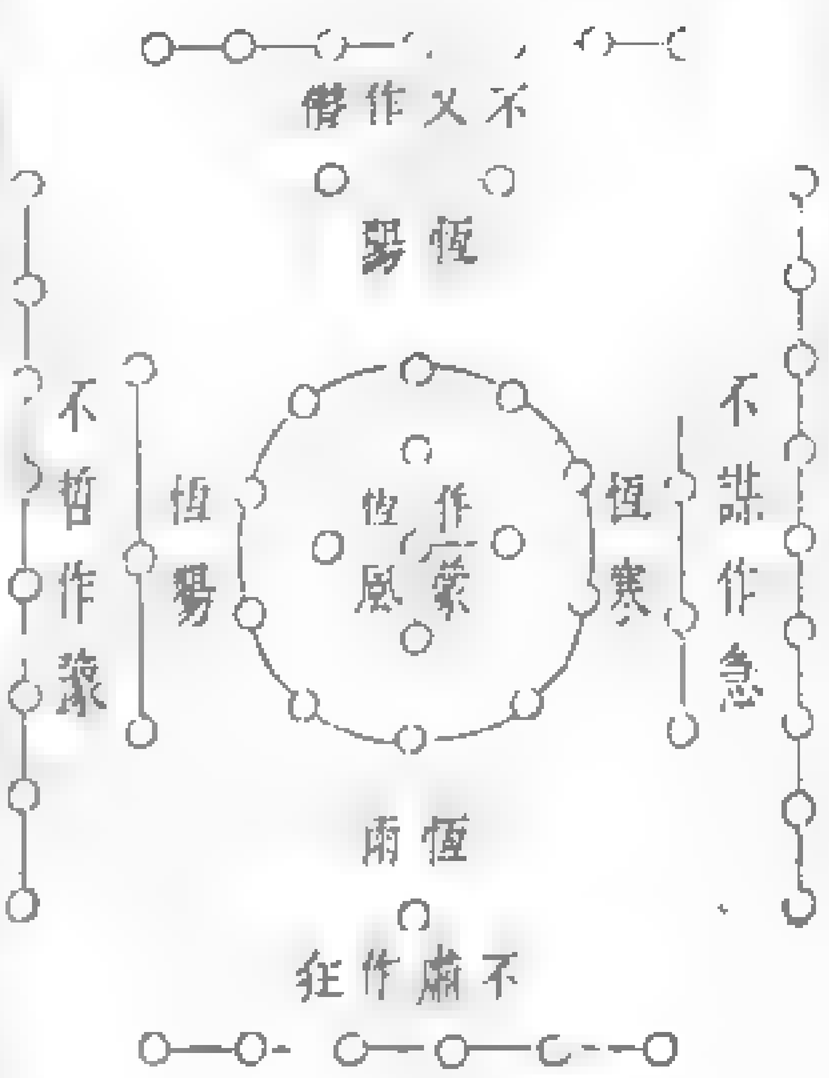
五行傳火沴之分有誠介臣行傳蟲之孽以水火木金土爲序則常云纇考毛介裸也亍仁打之可新分火木風深之屬不宜繫人分別愈文見立象貫外故草關不該也大提占象拟人惠爲易證其木火金木土與暘燠寒蝕雨辭雲繹克之類皆舉象見意使天地之六教見於文義爲徵用端本獨京無二家用用風由寒温爲候也易言正應範言致念易以一四二五三六爲象範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爲候皆因時綱事本天立教非復衡券責其左驗云

五行傳自伏夏京劉亂爲雜有異同要以疇序爲主并繫圖於後



右休徵圖位

左咎徵圖位



潤下之貌易爲狂炎上之言易爲僭曲直
之視易爲豫從革之聽易爲急急者不謀

洪範明義 卷下 頁八

豫者不晳狂者不肅僭者不乂蒙者不序
出暘燠寒風之應各有其類也然則蒙室
爲土而五卜之蒙驛卜何也曰五卜之家
古云雺也雺與圛對雺霧而圛明故鄭以
驛爲木氣圛爲金氣也東山不明而大風
後木蒙之與聖實乃扣反繇是而觀風雨
寒暑決不干臣民之事軫壁箕參亦皆本
上人之次康女號天雨霜六日亭于頁命
大旱三年鄒云蕭堅之歲通亦闢神明之
開塞也譬傳若皆訓順今依字爲若何之
者康徵咎應擬見史傳觀其主拍不煩旁
蠲也
五行傳貌之不恭云時則有青眚青祥惟
金沴木空云時則黑眚黑祥惟火沴木言
之不從云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害
云時則有亦青赤祥惟水沴火四歡反易
故其所稱妖孽痾既皆仍其舊略不復著
云

嚮威章第十一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福極之斥處於南方何也曰是天子之所
嚮也嚮則當言福而幷言威何也曰未有
福而不威者也福五而威六何也曰明嚮
者得福幽嚮者得威五明而六威立極而
命福則不以一與五不以一與五則五奉
一令其南嚮取極者皆福也不立極而命

洪範明義 卷下 頁九

福則是以一與五以一與五則五揔一柄
其比嚮取福者皆威也故九者領四而趨
五六者領五而虐一領五而虐一則克也
領四而趨五則德也故刑德生克非建極
者莫之敢畀也以爲是萬物之終數故守
五者不過六守九者不過十守十者不過
一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
二節寸寧錫福之主深念俊民乃協上天
好德之心乃體上天陰騭之事其於庶民
淫朋比德一以皇極化之蓋深慮後世有
以朋比侏俊又以五福錫不善人者其垂
訓深至如此三節原文繫皇極之下今定
於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福威皆出於天君之從大與臣之從君一
也君無好惡以天爲好惡故好好德而惡
不好德省君無故福以人爲成福故天之
威福君亦威福之其曰作之君作之師謂
其作之於天故亦曰作福作威使天子可
作威福則庶民亦可作好惡矣是皆爲近
天子之光者反復者戒不訖以威福王食
尊人子以關類僻之路也舊文繫於三德
之下今繹文義實與三德四克無步故從
諸儒再定於此者以皇極數言藏一百字
戒四十四字綜結絡篇則文義完好侯
聖明之獨裁非迂儒所敢與也
臣繹經與精與之言無餘洪範又繹洪範
猜與之義無遙一爲五行九爲讎威者上

營雖言一九五藏五運六氣繫於南方符
非其至也大子一生洗研洪範凡詩春秋
細伸進退符從此由所爲歲月日辰閏食
休咎民生而繫陰騭相協盡在於比非庶
存五六之文洪除十五之義也致春秋經
行每爲細九二百四十三歲當細半歲之
辰倍而引之四百八十六歲當絕一歲之
辰故春秋再春與河圖同運每四百八十
六歲得四百八十五歲之實所以然者天
行六十年不及範數二千七百四十半以
八積之爲五年之辰小餘一九故春秋行
四百八十五年而與天洪範其會於二萬
一千九百二十四之端是春秋所以兩倍
追天與範之實也詩經行每歲細九三百
單五歲當細二千七百四十五以八積之
爲五年辰小餘四十五故詩行二千四百
百三十歲而與天洪範會其二萬一千九
千九百六十之端是詩所以五倍追天與

範之實也詩與春秋異行而皆以範爲體
以天爲用進運九五以集命考之繫故九
者詩春秋所爲度也五者詩春秋所爲盈
也六者詩春秋所爲虛也盈虛五六繫歲
以生皆集於九以分十一閏以此閏食以
此食故一歲盈虛十日九分能者叙之以
福不能者兩之以既二月之辰二百五十
有四餘三一歲之日三百五十有四餘三
統餘十二以定庶福故詩有會範而從易
春秋有會易而從範詩之從易春秋之從
範兩者仲尼之所獨取也易之細十範四
之細九細十四者從九五其六十而復加
五細九者從六六其八十而復加六爲五
六者天地所爲歲爲也天地以是行其與
福聖人以是數其舊徵故皆二十餘五而
戒盈二十餘九而戒虛辰三百十二而戒
蓋四百六十八而戒虛兩者天地之大限
也兩戒相乘百二十六而爲威參半故天

子有所不能壽扵民諸侯有所不能富扵
民天子有所不能凶折扵民諸侯有所不
能憂疾扵民得其道者可以斂福錫極扵
天下不得其道者以憂疾惡弱攖其身無
它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根心生色如此
而巳
然則庶民之生皆有福極命與性與道與
教與曰以乎治之則皆命也道也以君治
之因皆皆也教也然則凶疾康寧可以相
犠富壽疾疾可以互借與曰是巳言之八
政之事也八攸四克剛赤相齊值其用不
濟而務委之扵命然則堅人亦言命與何
爲其不言命也易八百三十六以五乘之
而以爲詩有性有情有功有德壽富康寧
好德考終五福者皆出焉春秋七百二十
九以六乘之而以爲春秋有伐有侵有我
有疢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六延者皆由爲
兩者性命道教之所綠總也然則詩皆言

福春秋皆言延者與日何爲其然也其求
之之法理窮性盡則至於此也然捌詩以
五乘八百一十六復盈五焉尚餘一百三
十一春秋以六乘七百二十九無餘矣然
訃詩有餘福春秋無餘疵與日何爲其然
也洪範餘天每歲四十五以九退之尚餘
三十六詩餘天一百三十一以十約之不
及十一不及十一不謂之弱過四十五不
謂之强福者也疵者皆末取福太盡則
餘疵隨之矣然則是皆治末者與口其
治之皆有兩限爲詩之限也一五也限十四
二也限五者每限八百五十限十四者每
限三百有九是皆無閏之歲星月王之春
秋之限九一也限六二也限九者每限四
百八十六限六者每限七百二十九是皆
有門之歲日王之詩月春秋之王之王
日福疵歸歲五捐治也然則春十秋積詩
八積二干四百二十而羸綱五歲何也曰

疇乎進春秋王鄙進鄙之閒詩裁其閒詩
日以羸春秋日細故羸之數不修於福也
不知詩與春秋羸細之數者則不知天所
陰隱下民歛福易極終紛之義矣
然則範疇之進回十強五詩易之退一十
弱四範疇詩易進退合進不及六十左右
分行而於秋以九乘除其閒九得十一爲
九十九以九十九分治福殃而又曰進鄙
之閒詩我其閒何也曰春秋與範疇皆同體
者也詩易同用者也春秋與範疇皆用九
故以詩易爲之權衡詩易皆用十西弱故
以春秋範疇爲首尾權衡猶之月交音尾
猶之交壞月交猶然亨交壞猶月之羅計
四者皆相爲用而交無爲月交有象故
使範疇春秋自爲進鄙而以詩易裁之然
則範日以羸春秋日細以詩易無所羸繼
而又變辭以治之何也日辭不盡意言不
盡象得其通數而後其正數可治也

洪範斂福錫極圖

凡論去極皆以土中爲準土中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北極而南五十五度至於天中此五十五度者五行之府神明所棲然宿皆陳於前七緯與之出入所謂福圖也

黃赤道上下各二十四度合爲四十八差法之所從生自天中至南地平九十一度半除黃赤道四十七半下餘四十五弱故北陸而上五十五强至於北極以爲河圖南陸而下四十五弱至於地平以爲雒書

詩春秋合用嚮威圖二

日月之行經於其中六九而北五九而南凡十一九以分南北而六威五福出爲聖人用福而去威威主用威而去福威福之端各去其一以立皇極故皇極者威福之準也

凡詩五限四千二百五十尚縮一百三十二半爲整十一日於十二朔中虛一閏日春秋九限四千二百七十四尚餘一百二十四辰以九爲辰盈之於十二朔中亦贏一閏日故以九爲端以十一爲候散於諸限

之中御播歲疏之所從出也五行之行各有餘沴出而與肅乂哲謀聖僭則咎反爲休出而與狂僭豫急蒙值則人眈天刑交中之矣詩以性情扶命春秋以禮樂扶法其外皆統於數不貸占卜以知天道則仲尼之所獨至也

凡詩十四限之數即十二朔之月與五限八百五十相通即易六十一歲之縮餘也易六十歲縮分八百二十六加一歲爲八百五十故五其六十一而易與朔會易與朔會則詩與易會詩易合朔而鬼神日月

從此更始矣春秋六限之數即十二月之氣與九限八十六相通亦八十一歲之縮餘也時八十歲縮分七百二十加一歲爲七百二十九故六其八十一而時與歲會時與歲會則易詩春秋皆與歲會時易詩春秋皆與歲會而鬼神日月從此更始矣故詩易繫月也春秋書職歲也歲月成而人事察人事察而天道可識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者聖人有所不用也聖人而用此六者則氣朔盈虛無以爲別聖人而不存此六者則後之溺閏食皆無以爲日獲時之後是有辛酉聖人而存辛酉則四百八十歲之後不發六歲聖人而去辛兩明一元之數閏得四百八十有四故道有所弃用法有所兼寄月不專滿日不專歲陽陽除陰正閏相進易不專明穐不專氣或觸或背成循乃大放知天易詩春秋四序進時之故者可以知會變歸

擇之義矣
凡疇本數至多天次之春秋次之易與詩
文次之疇每歲四千四百二十八六分七
毖五毫天之比疇減四十五辰六分七毖
五毫春秋之比疇減五十四辰六分七毖
五毫易之比疇歲五十九六分二八毫
三絲詩之比疇詩七十四六分七毖五毫
凡天春[illegible]易詩之故皆不及疇故立四序
以進之方之追範九十六年而少周四百
八十年而大周春秋之追範八十一十而
少周四百八十六旬而大周易之追範七
十二介六少周三百六十五年而大周詩
之追範五十八年而少周二百九十年而
大剛凡大周之限皆盡於二千四百三十
以八率詩限而還九十六月之朔實以十
乘未秋限而進二十五歲之氣分以爲未
齊而鍾於四千三百九十八歲則全範之
福威皆盡矣故福者所以爲休也歲者所

以爲咎也福威歲分一百三十一約十一
微弱以是微弱數性而得其餘分以是微
弱數來而得其未路故十一微弱天地之
爾華後也五精之健給物而少斬福有所
不樂威有所不窮故弱者威福之餘診也
天地以是十一當其皂物使世之作皆者
仰受威福而皆有彈心威福禁竭則萬物
紛絕以是皂插則其錫診乘其本數而要
其未路則萬物之錫繼亦皆有命之矣天
地之心微仲閒之吉細二十六萬二千一百
四十四去其十二分而集於閒陽之絡七
精選凡五百二十四天其十三一分而聖期疵
定聖人以其不獲已併禍於天地以其不
獲已命威於自如固方、圖易詩春秋所
爲威福之本也聖人而無是三本者則八
政無所罰九用無所借聖人亦不知所爲
錫極休極之事故範者天地所以立法也
詩者聖人所以致思也立法積詳致思積

微賢者見端明者審幾察是三本以十二街
之故休咎不以撓聖人威福不以撓天地

範疇天度春秋詩易積微圖

凡詩與易同度無易則詩無所據然數雖
殊而限分一也易一周六十歲詩一周六
十日以易之歲當詩之日以詩之日去易
之歲故五周而存皇極之中六周而去酬

劉之體蓋以大衍而爲歲朔之分蓋以閏
圖而爲天行之序也三本雖以追天而實
追範天之追範不及四十五春秋追範不
及五十四易之追範不及六十至於六十
而日月干支可合矣詩易體分四千二百
五十一有六以百二十一會之而閏朔始
弁以二十三乘之而得四千三百二十三
不及六十此詩易蓋範之徵端也九二千
一閏而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一故
一百三十一者皇極嚮威以爲端始盈十
三錫強而與範舍萬物福極從此尊受性
者以爲性命者以爲命道者以爲道考者
以爲叙是徵相一去其卜三而集於假端
是才皇之極而聖人之將命獨也故君于
之學了患不大於天地而患不細於絲髮
以將愛之八有積不足以比細故凶短拆
亥憂貧惡弱乘於氣質稟於五行以中賢
者難賢者有不能免也然則爲之如何曰
好德而已好德則不貧好德則不憂好德
則不惡不惡則不疾不疾則不凶短折司
寇五極吾知凶也然則弱之爲患有値之
者乎日弱者五精之致斷亦其好德有所
不至也然則古精歲總皆出於閏與曰歲
月日辰巳亂之也五紀之精以爲五物五
物之葬野爲五閏五閏五變値其不及則
天地亦才能盈之矣焉且聖人能盈之曰
遷著沒過是芒節了善學壽於天地展禽
多識宿於齊景然則五紀命物生數常少
成數宿多陰數常氣陽數常之以陽値生
數不過八爲之如何日五行生成亦各互
取三雖之行上有生木三呂之行上有生
余故亥丑一水巳非二火以癸從亥原非
二水以丁從巳泉非四火入限淺深而乘
數亂縮甩總變異故反星之變柱矢破女
撈振滅實燒變驚化熒惑之變天陰晉若
宮猴紡雀耶助的與惑星之變捨撿徊衝

四蝕及登太白之變許朔伏靈狗彘卒起
鎮星之變五殘獄漢大貢餘流創始擊咎
此三十星者各乘其餘沴以汨彝倫惟聖
人能以四克扶其正直正直四克皇極乃
立皇極既立乃命敷疇叅者以剛弱者以
強雖龍蛇之孽不爲憂也

嚮威限圖

九是閏分一百三十一爲天地嚮威之本
分於九宮每宮四百八十六而退一度各
得十四辰五分五釐五毫於九宮中分爲
三十三限得四千三百二十三外閏六十
爲歲月日星辰曆數贏縮進退之路凡入

閒不及十四命物過於六十入服還於八十皆爲極備極與天地術彼之所不逮故德行數度君于之所其義也君于食不爽其度貨不爽其度祀不爽其度工不爽其度用衆用刑不爽其度用實用師不爽其度然則聖人之使五行治食爲威治師宗伯治八政司寇治稽疑五事治貨庶徵治實五紀治工三德治徒何也曰是固所以治之也人食於五行五行不求報於人人實其五事五事不與人爲市神明其政則政不悉著龜其刑則刑不監司空治皆則辦擀司徒選德則書義休咎以觀實則內憨不作威福以觀師則王納不落人而神之地和天之散而也之所而專之故九疇分布而八政不失精然則威爲之用獨爲師用也而上貫五行中總皇極以爲是天地帝王所神明其事者何也曰師者一政之治疇者八政之治也政有所不治疇無

所不治實師從疑則著龜與稽威福從徵則五行爲吏失是則天地與帝王共治也然則五福六極之於五行庶徵亦有繫屬與曰聖人之言也不離其類順者爲福逆者爲極以類求之十不失一又爲休咎福極圖終焉

恆雨之貌爲土沴水恆暘之言爲水沴火恆燠之眎爲金沴木恆寒之聽爲火沴金土之沴水厥貌凝弱水之沴火多疾多憂金之沴木是凶短折火之沴金是醜衰貝羸弱之人是無肅貌疾憂之人是無乂言

凶短折者必無皆視魄衰之人亦無謀聽
斧是而觀星辰川嶽附命五物附播五體
動静吉凶舉可知也然則康寧不屬土從
惡弱不弃診貌與曰好德則恐永康寧則
聽聰好德和風康寧弦寒是其則也然則
凶短折之不屬貌弱之不弱極何也曰是
先富之疑義也五德不人邊際六極不人
皇極人壽不壽診見於曰人富不富診敎
於韓人安不安診見於聽好德好色考程
凶終診見於貌然則丙南皆兼兩極好德
亦適考終四體之咎勤分入極與曰循之
劉威也九居一方而福極兼用水獨弱流
與風俱疇金托而惡木凶而折火疾與憂
亦傷於思故思御水火而闇有八極然之
六極之弃視爾過備何也曰視若精神凶
領部也疾憂貧惡弱五診之微皆操於視
然則好德之人不入六極修短考終亦有
傷類何也曰本者仁也水者智也智曰壽

猝智曰考終易曰有子考無咎聖人之於
生兆壽天休咎福極則必有以處之也然
則是爲考終而發與曰範詩春秋皆爲考
終而發也範生而進時來而遲春伏以九
除於其明雖而三卜一而詩之發易春秋
之從範皆藏於十四顯於四十五六分之
間以九九備之以命名物天地之精而不
事爲閒也然則五行之數不後祇行其曰
五行之數存於九部而見端於其未曰淺
叢思辭讓是井五德之見端也見端者知
性見性者知命然則聖人之醫比爲此者
何與曰命體致用聖人之本事也聽神知
化則不可知大以考德居業觀致明治交
察人人之故以和靈於理義則命此莫以
矣祭則殺隱相協是皆人事與曰是天道
也則亦地道也天務陰陽地察陽柔五十
之中居予以居夫使水不診火火不診金
金不診木集五德以免六極之忠井神禹
而能如此乎

門人胡夢箭較

洪範明義終卷

日講官臣黃道周謹撰

洪範

再定今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三疇皆未有數言至五紀而有者五行之用存於五紀詳五紀以協五行之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皇極數詞皆在末段此處提綱只用一語足以上包四疇下該五用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亦提綱不用數言九疇惟皇極有數言五紀庶徵嚮威雖有數言辭之提綱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

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
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條舊在三德之下定本移爲終篇其實篇意未盡當與嚮威相聯而發於好惡之義益張福之源出於好惡五行之用者於喜怒而天所爲命聖人尸爲生命不建之以爲皇極故五建之文未周義言至是始合關其義細繹其文久當自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

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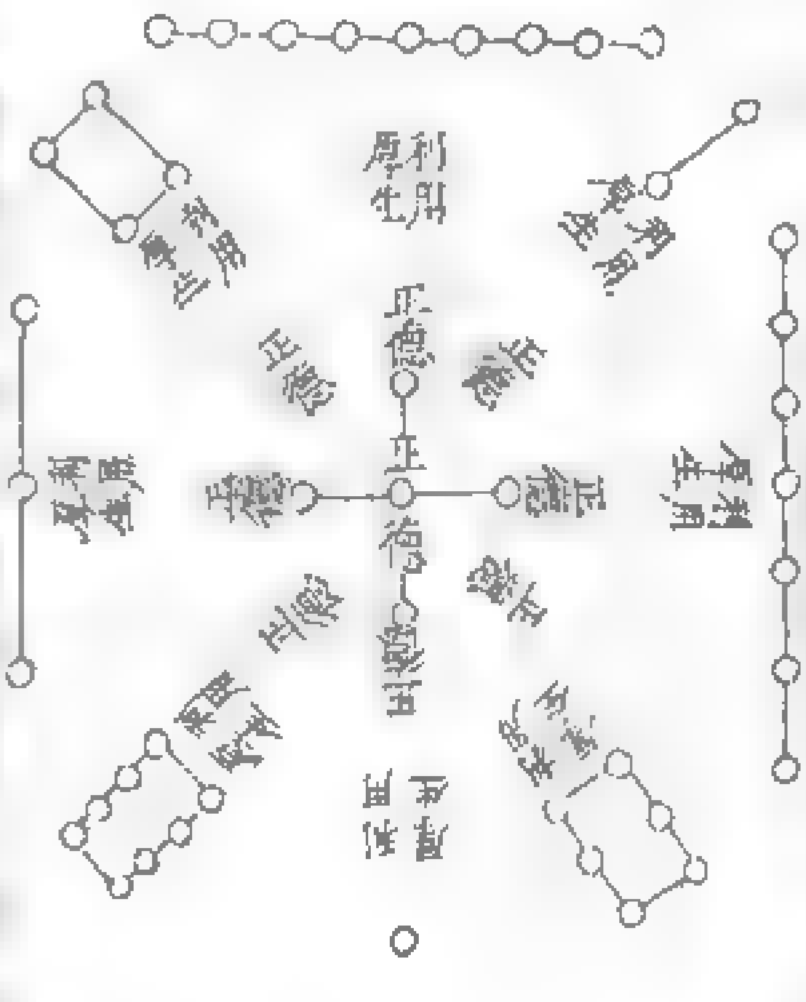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臣按自歛時五福至天下王二百四十六字文氣辭屬原案一處不須動移推王肯一段移歸五紀升降一段移歸福則通篇條序燦然更無錯矣更思古人著範則有圖逐段分繫既合成篇則段數差池若依再定之文則首尾完好意義具足錯分繫圖象而皇極敷言自爲一處五紀威各有綱領要不相混也臣研思十載存是說者於終篇亦因先儒之緒以俟聖朝鑒定不敢自謂臆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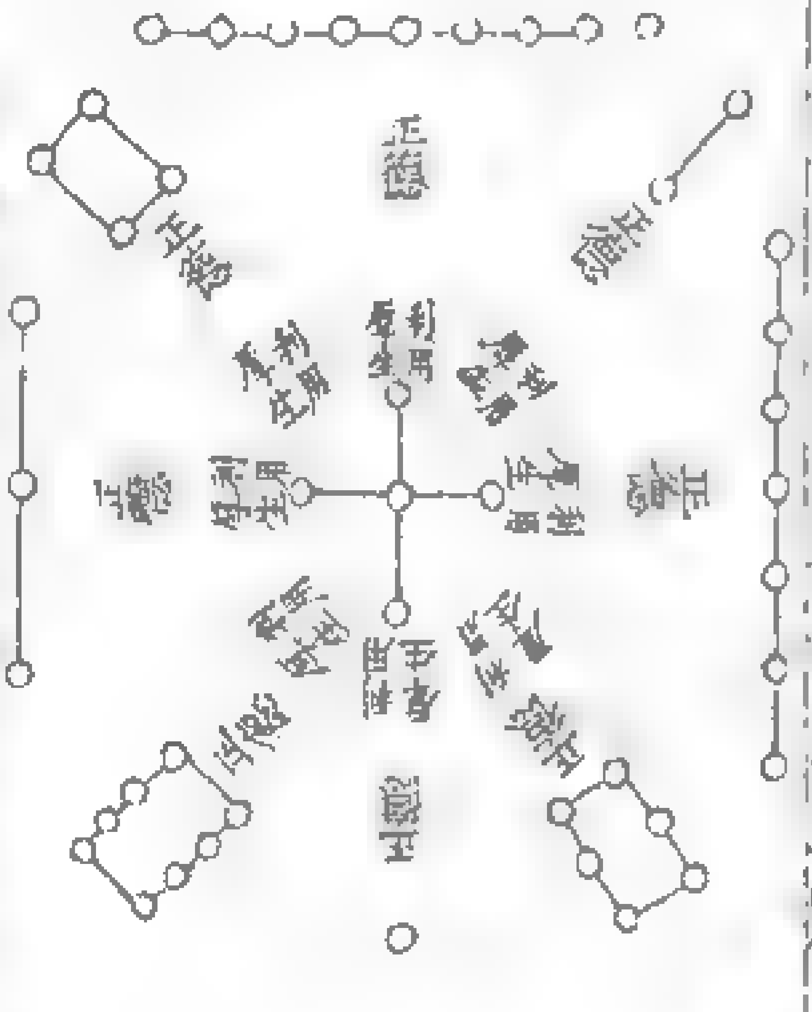
九功圖附後

河圖之有五十所謂六府也十者謂之土五者謂之穀二典之源亦出於圖書九疇

與二典相爲表裏水火金木皆附於土五土之與穀皆發於穀故範言土不言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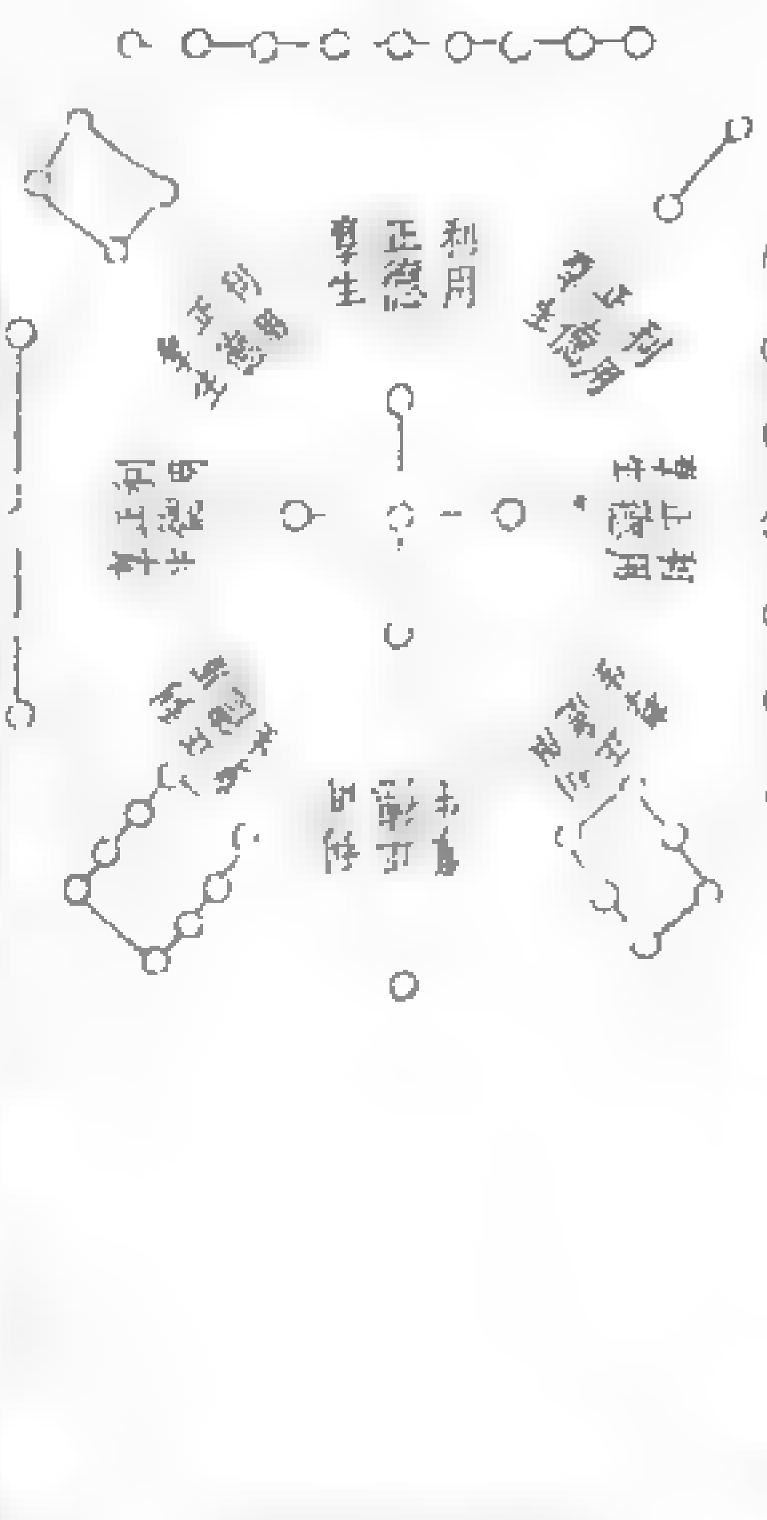


雒書之有三疇所謂三事也三三爲九二九十八六爻之三爻皆以二五爲正德初四三上爲利用厚生此據其三疇中五者而言之其五在初四三上則八疇自爲正德



此據六爻之五數爻在初四爻在三上者言之其六爻或無五數則八疇自爲三事

凡九疇分於六爻各存五則得八十一各
去五則得六十四六十四者自爲三事



凡九疇合言之數則得九九其八十一爲
七百二十九乘數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

十一分言之數則得十十其百爲千乘數
百萬合除四十六萬八千五百五十九九
九疇乘數兩除得五之數爲二十六萬二
千一百四十四卽六十年之縮曆不除得
五之數爲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卽
一百二十年之嬴曆也嬴嬴滿分自二曜
合行而外前除五千五百爲木火木金土
循環之區故五十有五者帝天而錫福會
極之數也凡卦九疇兩九十八四而三之
爲三得六得乾之疇一萬五千六百二十
五得坤之疇四千九十六乾坤之交九下
八百六十物無三疇俱得乾坤皆故中數
之陰交於二萬九千六百爲八十一處之
门爲陰易九隋之中也二九之間物四爲
利用二于爲正德三上爲亦生六府之行
各其兩偩寔之而得福逆之而得極福極
之分二事之等也然則威福繫於惟辟則
帝天無成與口惟咸之咸福卽帝天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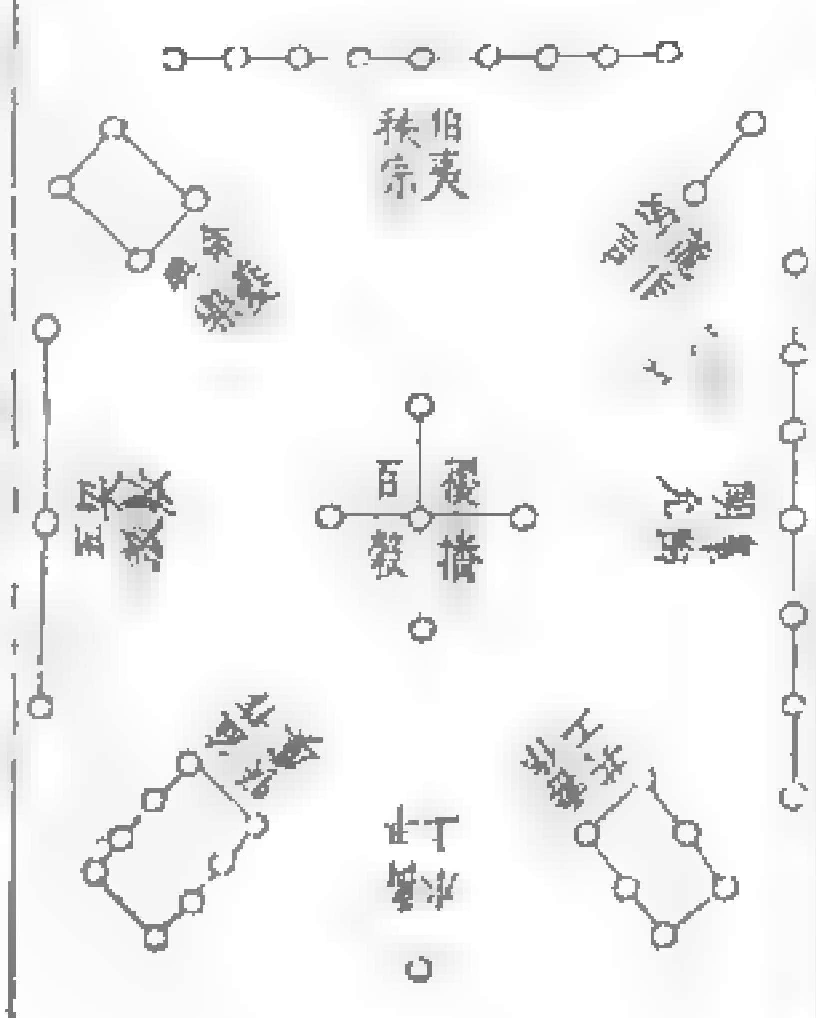
福也維皇建極刑天無多辟詩曰蕩蕩上
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又曰天
生烝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
正德者所尊之原好德者考終之極也

右九功圖義

凡唐虞作事皆本於圖書震怒之帝與錫
禹之天其所授受上下一也堯與言曆象
日月星辰洪範言歲月日星辰曆數益自
羲黃以來本天相傳禮樂稱政肯貨此出
舜典言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
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衛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
辛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
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歸格于藝祖五載一巡守肆后四朝皆用
河圖也漢物議禮樂者皆用河圖羅劉舊
說無其宗義而其淵源上古未遠郎如流

宥五刑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其義亦取於河圖土
當肆赦東南當於兼朴西北底於贖終也
爵是而推吉禮二七凶禮一六軍禮四九
賓禮三八或以寶吉遷爲東南軍凶遷爲
西北嘉禮四周禮詩於中是亦河圖也至
如九官之詁築然辭書伯禹作司空治於
正北棄作后稷治於中土契作司徒治於
工東皋陶作士治於正西垂作共工治於
西北益作虞治於東北伯夷作秩宗治於
正南夔典樂治於東南龍納言治於西南
東南定位而四方四從其外以四岳十二
牧分治侯國四三十二與時日協以象日
月星辰曆數合於九宮二十五人以代天
工故日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禹夫有
所本之也故許書說外非禮六則典之正
也因是而推五與五寧五服五章五刑五
用皆出於河洛而縱橫十五皆通於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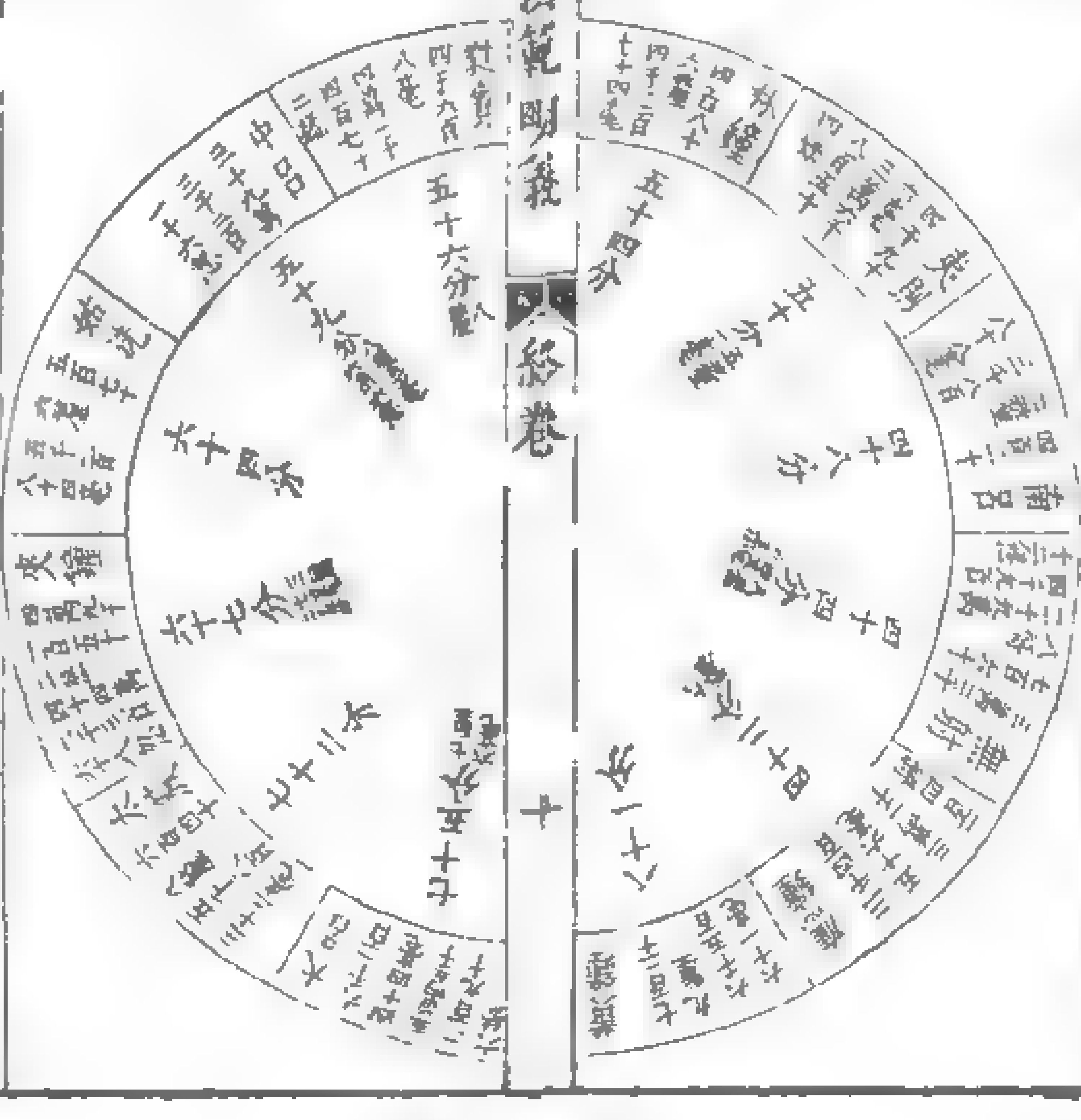
九族九功九德九歌九敘九共皆出於雒
書而六九虛中皆貫於河圖大槩然矣



右九宮圖義

然則五品五教五禮五惇皆然以五而又
曰三禮何也曰三五者聖人之常致也五
刑三就五宅三居三五十五十五而參附
之義備矣禮本於三中於五行於九至於
九而天神地祇人鬼之精意皆著矣三者
五之著中者也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
爲八十一三八二十四二其二十四爲七
十二兩者易道之綱紀也故曰三五而盈
三五而鈌雒書之西南十八而東比十二
東南十六而西比十四故西比長則東南
消西南消則東比長月行九道夬姤剝復
見之四絺故三五栒應而天神地祇人鬼
之精意皆著矣然則禮不言九而樂言九
何也日禮本陰而率地樂本陽而率天禮
成於五而極於六樂起於六而極於九三
代之樂異制而參於三成起於六律終於
九變其義一也然則樂之有九變何也曰
環官也環官之不十二變何也日三辟之

用各有所不盡焉德百二十二之止於八
十一也禮四用三體二用兩樂律所繇始
也然則樂律之始八十有一而其細數至
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何也曰是爲
二分之一也體三用兩九數之極爲五十
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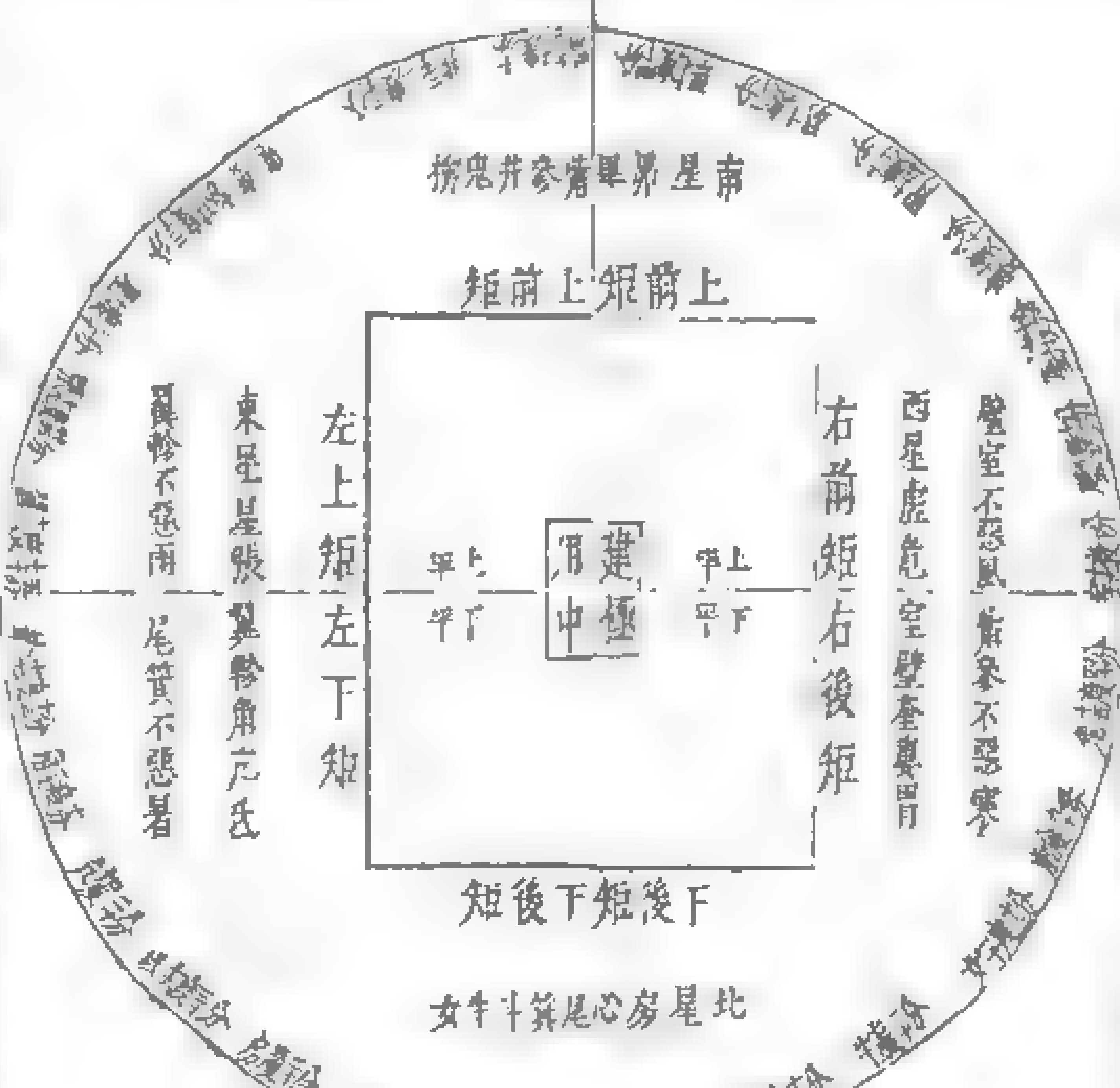


九變律不得七百二十九只得七百一十
七以七百一十七相乘只得五十一萬四
千八十九何也曰律皆左旋天恆右轉左
旋皆遲右旋比疾範與天右旋春秋與易
諸與律皆左轉以次見遲故範四百八十
六年而進五年律每六十年而退一年天

行其中酌爲斗差故極逆之差八十一年極遶之差五十九年而天差一度六乘五十九爲天朞之常周是二典所造緜於曆象也然則律行五十一萬四千九十乃百二十歲而部一歲今以六十約之何也曰律六正而六閒用正合閞故以律包呂也然則樂貫全分黃鍾九寸全分以統天林鍾六寸全分以統地太簇八寸今分以統人及祀天神乃用夾鍾爲宮祀地祗用林鍾爲宮祀人鬼用黃鍾爲宮者何也曰三統之用各有所取之天取於日地取於月人取於陰陽之交四替相隔取於星辰虞夏殷周各不同用也必以爲夾鍾生於房必天社出於井鬼宗廟著於虛危則三代上下相越二宮宮律正應與之俱變矣於則天神言六變地祇言八變人鬼言九變者何也曰自質而文自簡而繁簫韶九成禮樂之極致也

右九變圖義

凡洪範之本出於唐虞唐虞之用極於禮樂致道至禮樂而九用之精義皆盡矣自洪範言九疇皇極而後惟大學絜矩用極之說獨闕其宗故復爲絜矩用極圖如左



凡星辰皆無好惡因日月之行以爲好惡日行去極遠則星寒去極近則星暑星寒爲冬星暑爲夏壁室未嘗好雨寒還而多雨箕軫未嘗好風暑還而多風庶民亦無好惡因君相之行以爲好惡堯舜與而民

好善惡與與而民好暴然則大學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何也是言民性也民拙好善而惡不善好善之作循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不與堯舜幽厲為增損其與堯舜幽萬為增損者教也非性也聖人因性立教使父子有恩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謂交有信一本其所誠然而為之召好去惡循五行之各不相易至於慶賞刑威之用不過進還張弛歸於中和而已洪範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身皆指帝天錫命秉彝好德而言好德而有好惡循遠極自寒近稱自暑暑中而夏寒中而冬雖有好惡循之無有好惡也故洪範之旨曰攸好德建用皇極大學之旨曰止至善無所不用其極皆以極言命以善言性性命立而道教從之矩立於方圓之中極建於圓圖之內

參兩天地以得其平其所以平之亦曰中和而已洪範之言頌好絜矩之言去惡皆根極至命達於天地之情故不知洪範建極之義者則觀大學絜矩之法舜禹仲尼所以開創傳受範圍曲成者犂然昭矣上卷皆言止智立極性命之理下卷頗舉象數以綜天人之務恐觀者駭於象數故復原本二典以至大學用中用極之意爲乎格陰陽圖終焉

右平格陰陽圖義

終卷九功九官九變平格凡七圖附於再定今文之末

崇禎十六年五月朔

漳州府漳浦縣儒學生員門人林有山

胡逢甲
商應搢
林實
林秀參
戴浩
朱壎
胡夢鏞
黃子靜
陳有度
張光漢
陳允元
陳駿章
胡夢鍇
較瑀

欽定書經傳説彙纂二十一卷首二卷

書序一卷

（清）王頊齡等撰

清雍正八年刻本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共聞共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交攻其誤。是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傳試士、明洪武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謬而永樂中脩書經大全仍懸為功令莫敢岐趨。我

國家經術昌明、競研古義。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念典維勤於唐虞三代之鴻規尤為

加意。既

敕編

日講書經解義、復

指授儒臣纂輯是編雖仍以蔡傳居前、衆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別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證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彈。於其不可從者、辨訂謬舛、亦不似陳櫟等之遷心回護。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為附錄、以明不專主一家。蓋卽一訓詁之學而

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又不僅為說書之準繩已也。

雍正八年三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總裁校對分修校刊諸臣職名

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贈少傅臣王頊齡

南書房校對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illegible]臣張廷玉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事務臣蔣廷錫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臣勵廷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王國棟

巡撫安徽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魏廷珍

在館分修校對

太常寺少卿臣陸紹琦

原任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臣吳廷淨

鴻臚寺卿降一級調用臣李鳳翥

原任湖北巡撫臣鄭任鑰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蔣漣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王希曾

原任提督貴州學政左春坊左贊善臣王奕仁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陳均

原任翰林院檢討臣湯大輅

原任兵部車駕司主事臣李同聲

行人司掌印司副臣[illegible]

原任廣東廣州府知府臣弘錫

監生臣張雲章

監生臣王甫心

校刊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illegible]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目錄

卷首上
引用姓氏
書傳圖
卷首下
綱領
卷第一
虞書
堯典
卷第二
虞書

舜典
卷第三
虞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卷第四
夏書
禹貢上
卷第五
夏書
禹貢下
卷第六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第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第八
商書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第九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第十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第十一
周書
洪範

卷第十二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卷第十三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卷第十四
周書
梓材　召誥
卷第十五
周書

洛誥　多士
卷第十六
周書
無逸　君奭
卷第十七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卷第十八
周書
立政　周官
卷第十九

周書
君陳　顧命
卷第二十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卷第二十一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序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上

引用姓氏

秦

孔氏鮒 子魚

呂氏不韋

漢

孔氏臧

伏氏勝

董氏仲舒 寬夫 廣川

孔氏安國 子國

司馬氏遷 子長

劉氏向 子政

孔氏光 子夏

劉氏歆 子駿

揚氏雄 子雲

班氏固 孟堅

桑氏欽

趙氏岐 邠卿

馬氏融 季長

賈氏逵 景伯

鄭氏興 少贛

鄭氏衆 仲師

鄭氏康成

應氏劭 仲瑗

許氏慎 叔重

蔡氏邕 伯喈

李氏巡

魏

孔氏衍 舒元

高堂氏隆 升平

王氏肅 子邕

孫氏炎 叔然

吳

韋氏昭 弘嗣

陸氏璣 元恪

晉

杜氏預 元凱

皇甫氏謐 士安

郭氏璞 景純

宋

范氏蔚宗

梁

劉氏勰 彥和

後魏

酈氏道元 善長

隋

王氏通 仲淹

關氏朗

唐

陸氏元朗 德明

顏氏師古 籀

孔氏穎達 仲達

賈氏公彥

司馬氏貞

張氏守節

李氏延壽

劉氏知幾

徐氏堅 元固

韓氏愈 退之 昌黎

柳氏宗元 子厚

杜氏佑 君卿

後晉

劉氏昫

宋

邢氏 昺 叔明

聶氏 崇義 洛陽

胡氏 旦 周父

胡氏 瑗 翼之 安定

歐陽氏 脩 永叔 廬陵

周子 敦頤 茂叔 濂溪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王氏 安石 介甫 臨川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眉山

蘇氏 轍 子由 潁濱

范氏 祖禹 淳夫 華陽

顧氏 臨 子敦

呂氏 大臨 與叔 藍田

孫氏 覺 莘老

家氏 安國 復禮 眉山

劉氏 安世 器之 元城

沈氏 括 存中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陳氏 祥道 用之 長樂

胡氏 安國 康侯

劉氏 彝 執中 長樂

蔡氏 卞 元度

彭氏 汝礪 器資

張氏 綱 彥正

葉氏 夢得 少蘊

曾氏 旼 彥和

吳氏 棫 才老

胡氏寅 明仲 致堂
薛氏季宣 士龍
林氏之奇 少穎 三山
程氏大昌 泰之
王氏十朋 龜齡 梅溪
張氏行成 文饒
夏氏僎 元肅 柯山
鄭氏樵 漁仲 夾漈
林氏光朝 謙之
張氏九成 子韶 橫浦
朱子熹 元晦 考亭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傅良 君舉 止齋
楊氏萬里 廷秀 誠齋

黃氏度 文叔
項氏安世 平甫 容齋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王氏炎 晦叔 雙溪
葉氏適 正則 水心 龍泉
易氏祓 彥祥
蔡氏沈 仲默 九峰
黃氏榦 直卿 勉齋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臨漳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董氏銖 叔重
薛氏肇明
陳氏經 正甫 三山
羅氏必 長源
羅氏苹
時氏瀾 金華

成氏申之 龍山
傅氏寅 同叔 杏溪
趙氏敦臨 兆民
董氏琮 玉振 復齋
徐氏僑 崇文 毅齋
李氏舜臣 隆山
鄭氏伯熊 景望 永嘉
方氏愨 性夫 嚴陵
王氏昭禹 光遠 東巖
應氏鏞 子容 金華
鄒氏補之 公袞
真氏德秀 景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王氏應麟 伯厚
董氏夢程 萬里 介軒
陳氏大猷 東齋 東滙

熊氏禾 去非 退齋又號勿軒
方氏岳 秋崖
方氏回 萬里 虛谷
劉氏克莊 潛夫 后村
程氏若庸 逢原 徽菴
馬氏廷鸞 翔仲 碧梧
黃氏震 東發
吳氏泳 鶴林
王氏日休 龍舒
唐氏聖任
章氏如愚 俊卿 山堂
鄭氏元瑤
李氏杞 子材 謙齋
李氏樗 迂仲
馮氏當可 時行 縉雲
許氏月卿 太空 山屋

朱氏方大

王氏柏 魯齋 會之

陳氏振孫 伯玉 直齋

張氏震 真父

張氏沂

陳氏賓

李氏謹思 明通 養吾

鄒氏近仁 魯卿 [illegible]

史氏漸 鴻漸

胡氏士行 廬山

胡氏方平 師魯 玉齋

齊氏夢龍 覺翁 節初

俞氏震

袁氏俊翁

元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金氏履祥 吉父 仁山

吳氏師道 傳正

許氏謙 益之 白雲 東陽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馬氏端臨 貴與

戴氏表元 帥初

黃氏溍 晉卿

黃氏瑞節 觀樂

胡氏一桂 庭芳 雙湖

董氏鼎 季亨 鄱陽

陳氏櫟 壽翁 定宇 新安

鄒氏季友 晉昭 番陽

段氏昌武 子武

王氏天與 立大 梅浦

彭氏應龍 翼夫 集齋

朱氏祖義 子由

王氏充耘 耕野

余氏芑舒 德新 息齋

陳氏師凱 廬山

王氏希旦 愈明 癸初

金氏燧 番陽

黄氏鎮成 元鎮

李氏祁 一初

于氏欽 益都

胡氏一中 允文

何氏異孫

林氏泂 寧德

余氏闕 廷心 一字天心

明

朱氏升 允升

方氏孝孺 希哲 正學

陳氏雅言 永豐

蔣氏悌生 叔仁

楊氏士奇 初名寓以字行號東里

薛氏瑄 德溫 敬軒 河津

彭氏勖 祖期

章氏陬 仲寅

錢氏福 與謙 鶴灘

王氏守仁 伯安 陽明 姚江

邱氏濬 仲深 瓊山

楊氏愼 用修 升菴

何氏喬新 廷秀

胡氏居仁 叔心 敬齋 餘干

邵氏寶 二泉 北虞

龐氏泮 原化

蔡氏清 虛齋

何氏孟春 子元 郴州

陸氏深 儼山

羅氏欽順 整菴
魏氏校 莊渠
呂氏柟 仲木 涇野
韓氏邦奇 汝節 苑洛
鄭氏曉 窒甫 淡泉
吳氏寬 原博 匏菴
都氏穆 元敬
李氏贄

莫氏如忠 子良 中江
馬氏明衡 子莘
馬氏森 孔養
張氏居正 叔大 太岳
申氏時行 汝默 瑤泉
李氏維楨 本寧
茅氏坤 鹿門
王氏樵 方麓

羅氏洪先 念菴
歸氏有光 熙甫 震川
鍾氏天才 學山
鍾氏庚陽 長卿
馮氏夢禎 開之 具區
顧氏憲成 叔時 涇陽
楊氏時喬 止菴
湯氏顯祖 若士 義仍

劉氏應秋 兌陽
袁氏宗道 伯修
董氏其昌 思白
焦氏竑 弱侯 漪園
王氏肯堂 宇泰 損齋
盧氏廷選
來氏宗道 路然
郝氏敬 仲輿 京山

胡氏瓚　伯玉

洪氏翼聖　南池

來氏斯行　道之

姚氏舜牧　虞騤　承菴

陳氏第　季立　連江

陸氏鍵　實府　開宗

袁氏仁

俞氏鯤　之鵬

杜氏偉　道升

袁氏黃　了凡

萬氏國欽　二愚

顧氏錫疇　九疇

曹氏學佺　能始　石倉

秦氏繼宗

張氏爾嘉　余峰

傅氏元初　漢溪

潘氏士遴　叔獻

錢氏與映

楊氏肇芳　蓀元

鄧氏孝儒　伯羔

張氏雲鸞　羽臣

夏氏允彝　彝仲

茅氏瑞徵　伯符

王氏綱振　振子

李氏儒烈

鄒氏禎期

徐氏廣　廣居

孫氏繼有　瑤岑

龐氏招俊

沈氏榦　則新

董氏二酉

顧氏霖調

朱氏養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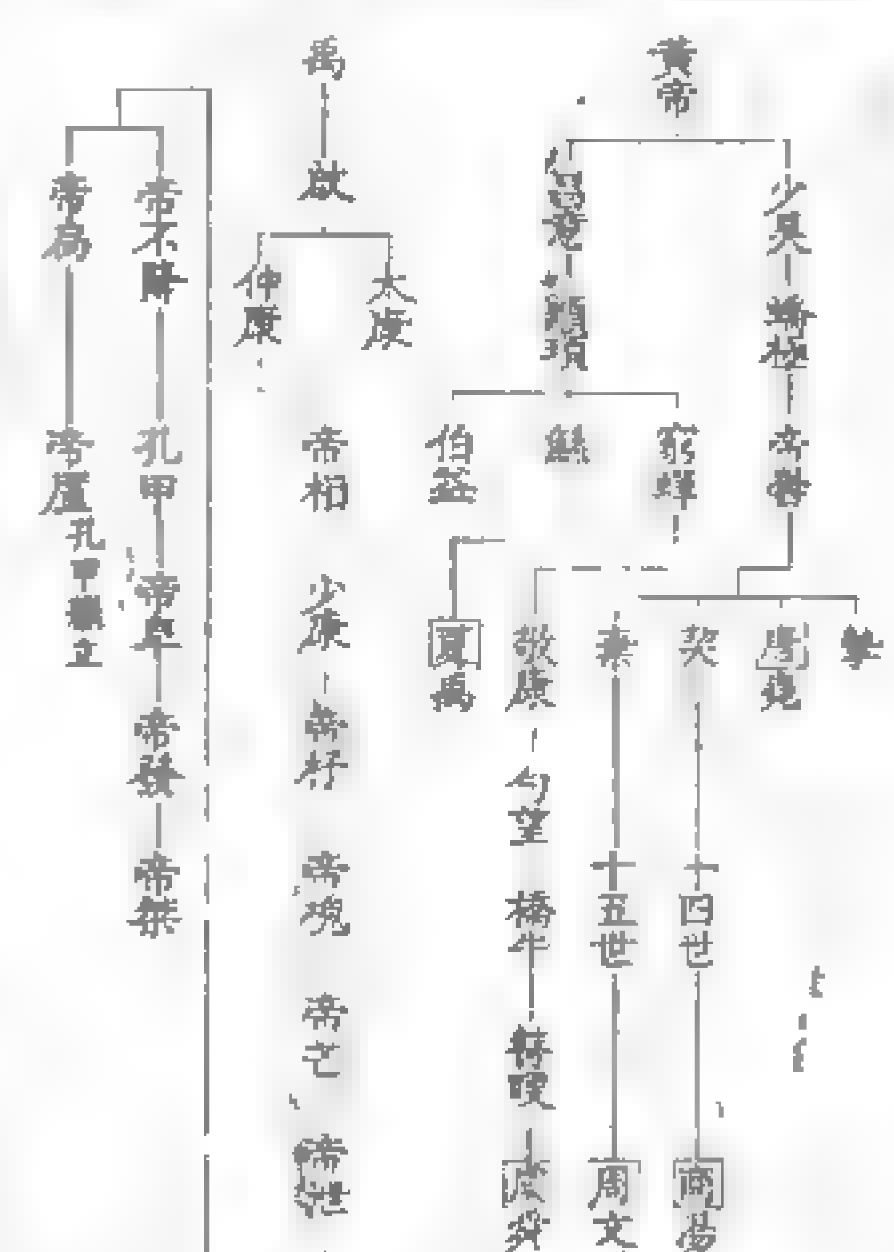
袁氏默

章氏士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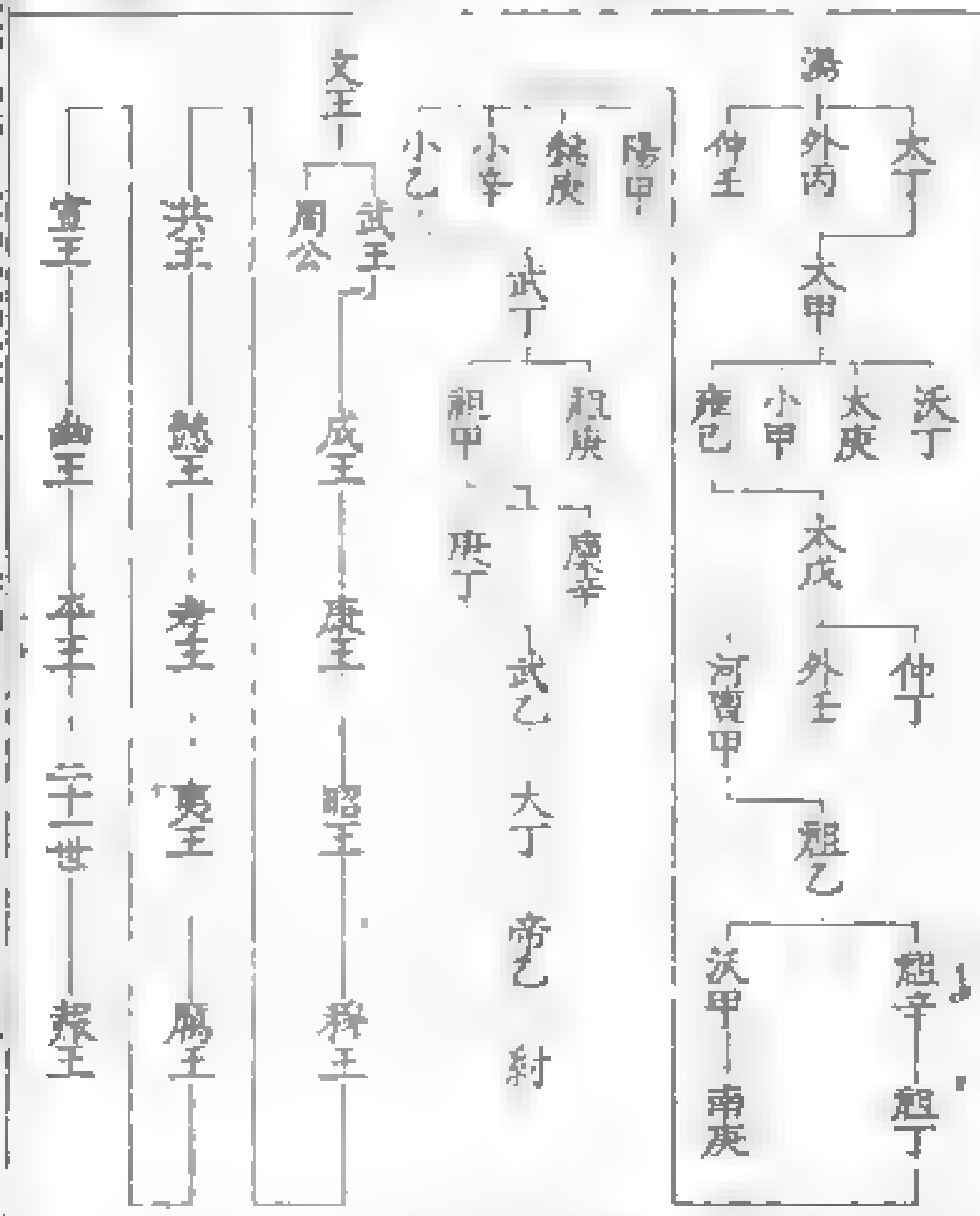
以上五人未詳世次今附於此

書傳圖

唐虞夏商



周譜系圖



堯典曆象授時之圖

林氏之奇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者。四方之中星也。角亢氐房心尾箕。凡七十五度。斗牛女虛危室壁。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婁胃昴畢觜參。凡八十度。井鬼柳星張翼軫。凡百一十二度。共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則日月所會也。正月會亥。辰為娵訾。二月會戌。辰為降婁。三月會酉。辰為大梁。四月會申。辰為實沈。五月會未。辰為鶉首。六月會午。辰為鶉火。七月會巳。辰為鶉尾。八月會辰。辰為壽星。九月會卯。辰為大火。十月會寅。辰為析木。十一月會丑。辰為星紀。十二月會子。辰為玄枵。○蔡氏沈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

堯典四仲中星圖上

春分日在昴初昏

鶉鳥正七宿之中

仲春 星鳥

夏至日在星初昏

大火正七宿之中

仲夏 星火

堯典四仲中星圖下

秋分日在房初昏

星虛正七宿之中

仲秋　星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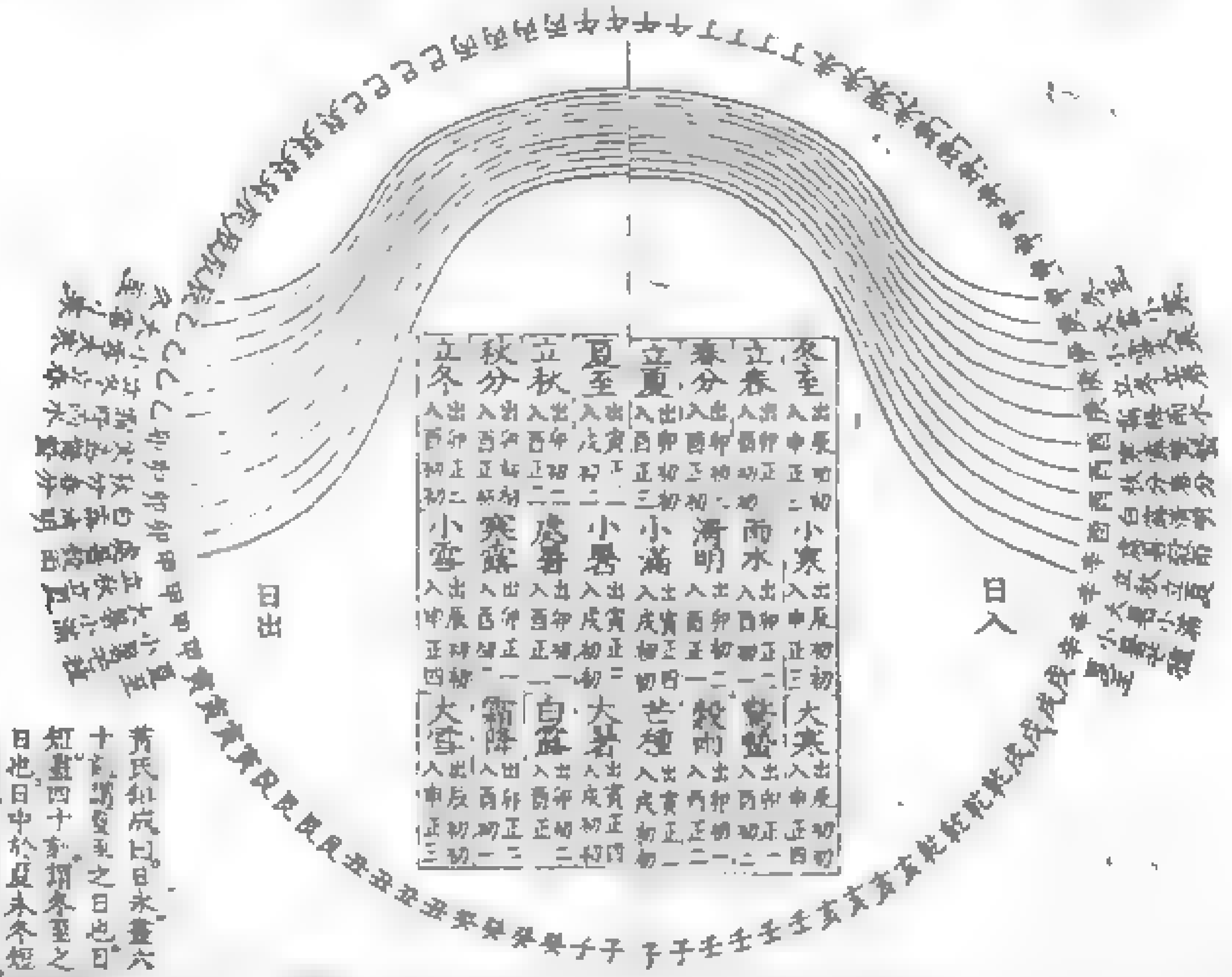
冬至日在虛初昏

星昴正七宿之中

仲冬　星昴

鄭氏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大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擧月本也。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虞書日永日短之圖



黃氏釓成曰。日永晝六十刻。謂夏至之日也。日短晝四十刻。謂冬至之日也。日中於夏未冬短爲適中。晝夜皆五十刻。謂春分之日也。宵中於夏冬爲適中。晝夜亦各五十刻。謂秋分之日也。

閏月定時成歲之圖

陳氏祥道曰。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於十二月之中。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歲法三百六十五日二百四十八分

歲餘法一萬二百二十七分

日法九百四十分

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

袁氏俊翁曰。案一歲閏。率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十九年共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得全日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二分。前後通置七閏。四小三大。則二百六日盡矣。尙餘六百七十三分。自此以下。每章七閏。通前餘分不滿全日。則四小三大。通前餘分已過全日。則三小四大。餘分通而積焉。所謂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者。不過取其全日得齊。而餘分竟不能齊焉。若使朔日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之餘分齊矣。才差一二刻。則尙有未盡之餘分者矣。

七政之圖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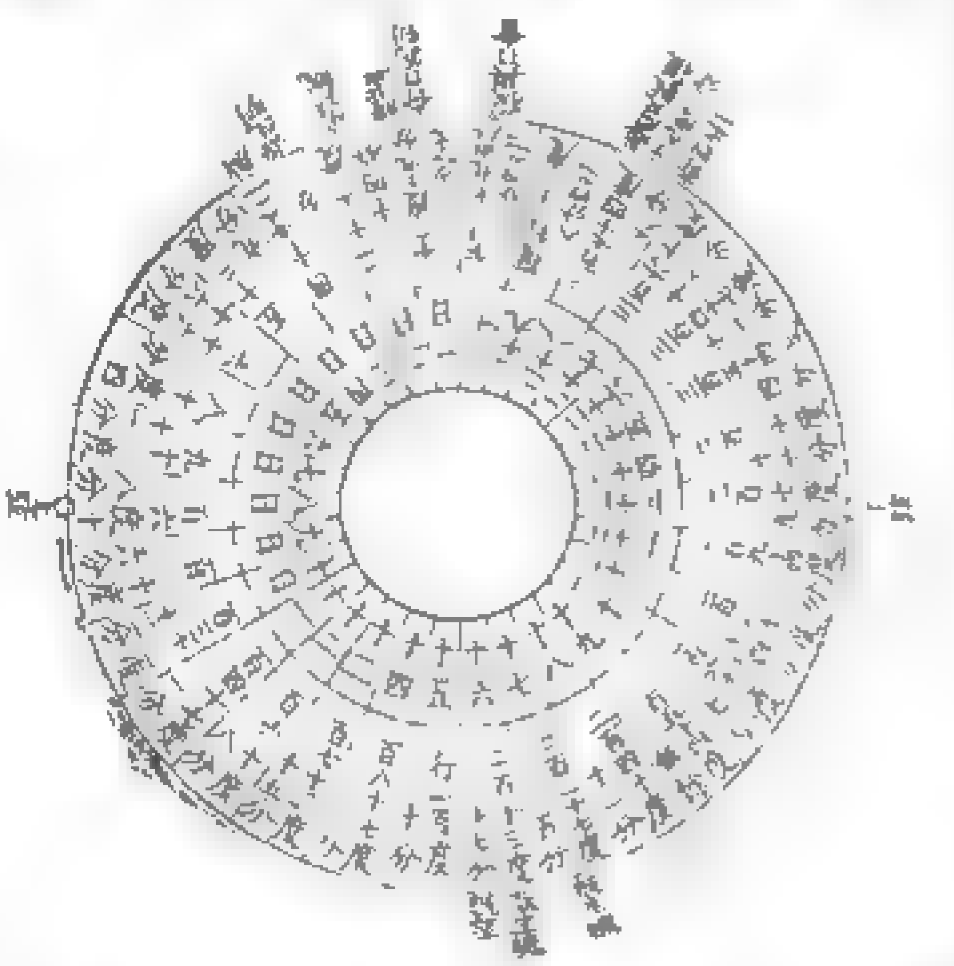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有奇行一周天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其行有九道

日

日行一度積二十八舍歲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為一周天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

班氏固曰。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為之動。

明魄朔望之圖



武成 旁死魄 哉生明 既生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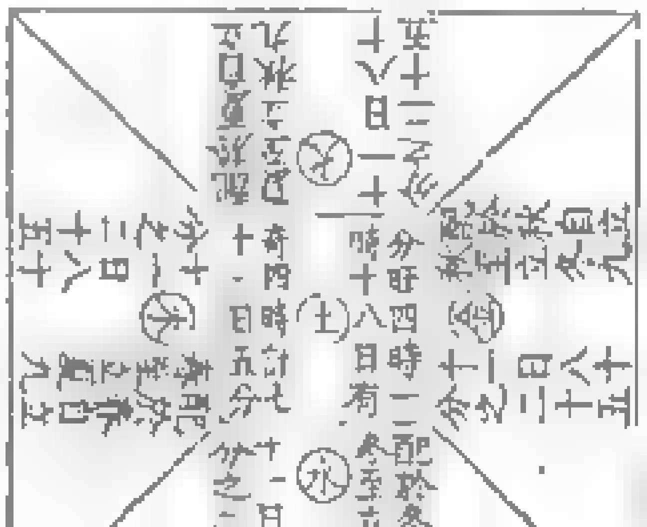
康誥 哉生魄

召誥 既望 丙午朏

顧命 哉生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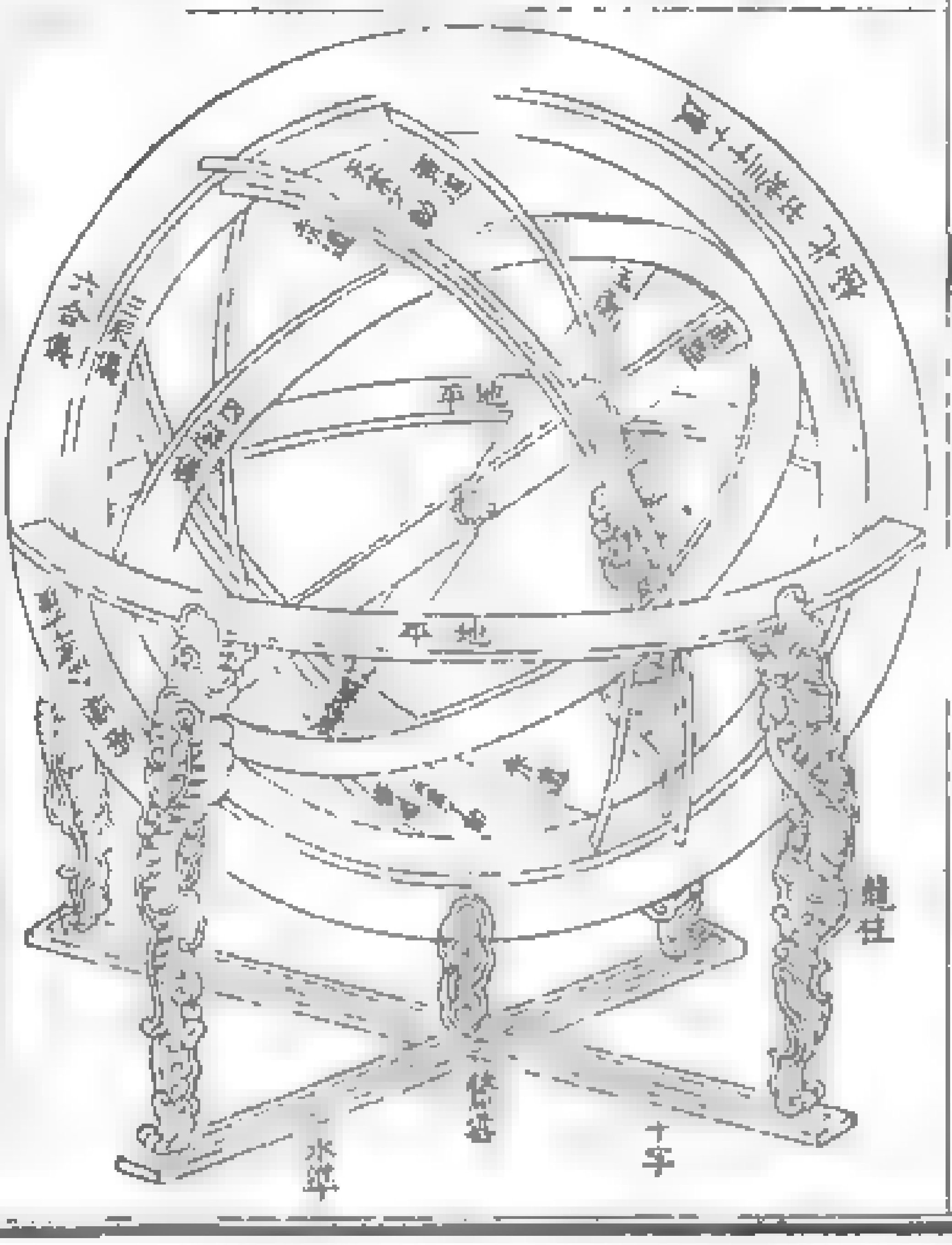
畢命 庚午朏

五辰之圖



孔氏穎達曰。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陳氏師凱曰。自立春後木旺七十二日。立夏後火旺七十二日。立秋後金旺七十二日。立冬後水旺七十二日。季春辰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夏前。季夏未土旺十八日。寄在立秋前。季秋戌土旺十八日。寄在立冬前。季冬丑土旺十八日。寄在立春前。亦共七十二日。通為三百六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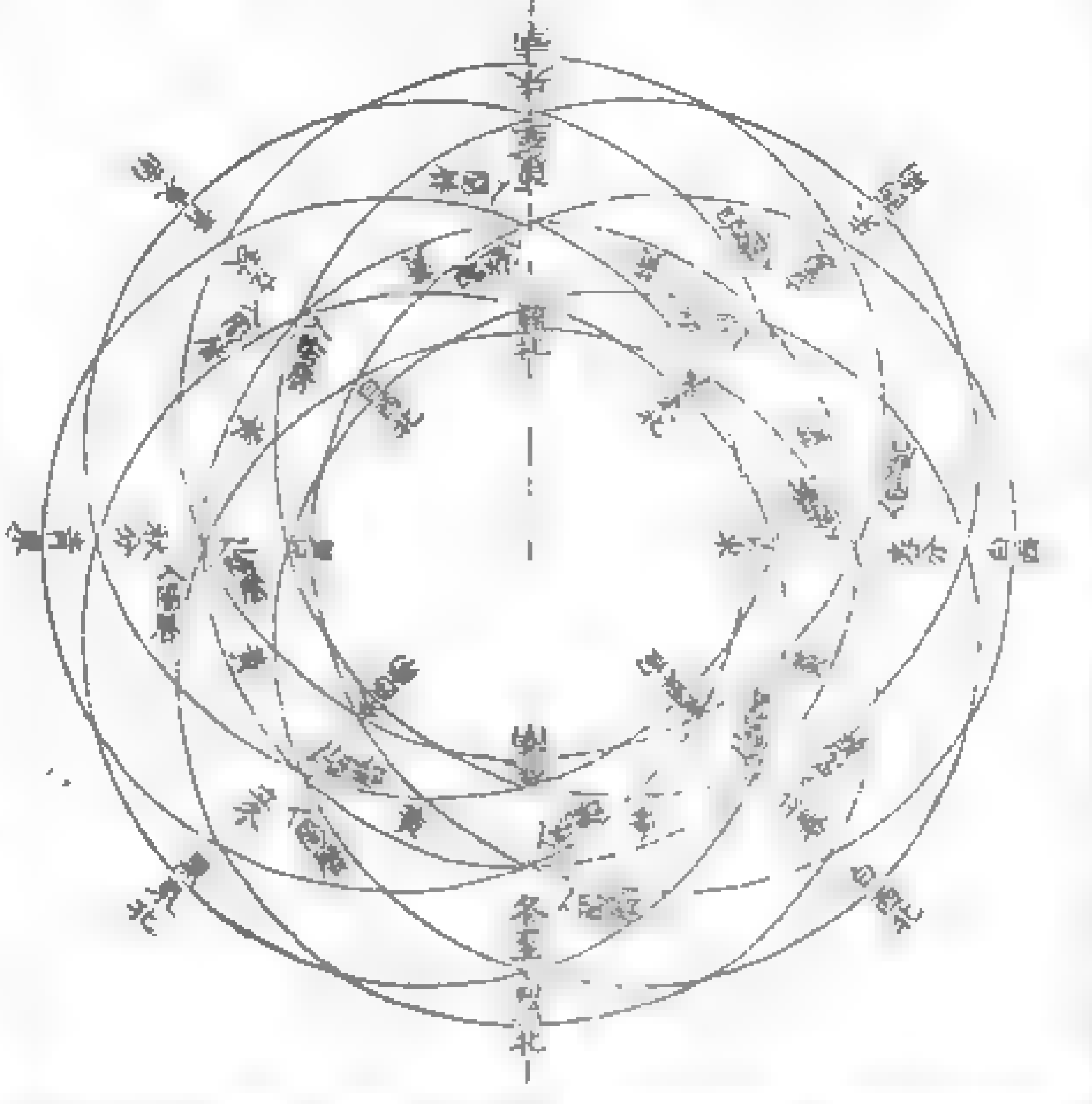
虞書璿璣玉衡之圖



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明生之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且如月在午日在西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蔡氏沈曰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二日也生魄望後也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始生魄十六日○黃氏鎮成曰朔蘇也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上弦月行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近日九十一度有奇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近一遠三上弦在八日其常或退在九日其變也望月行甚遠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望在十五日其常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下弦月行過中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近日九十一度有奇亦近一遠三下弦在二十二日其常或進在二十一日或退在二十三日其變也

蔡氏沈曰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吳氏澄曰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黃赤二道單環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鋼板二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端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闊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槃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一名水平其臺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以激機輪

日月冬夏九道之圖



胡氏一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說見洪範本傳。今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爲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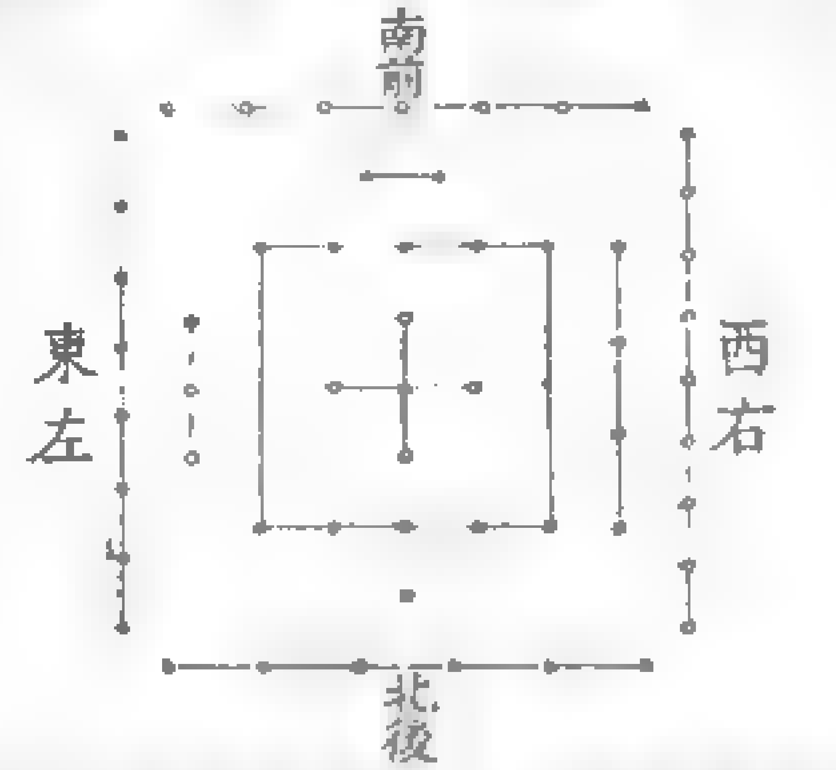
五聲八音圖

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陳氏禮書曰。五聲起於黃鍾。黃鍾爲宮。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二生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聲濁者大。聲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於角。角之聲又清於商。

六律六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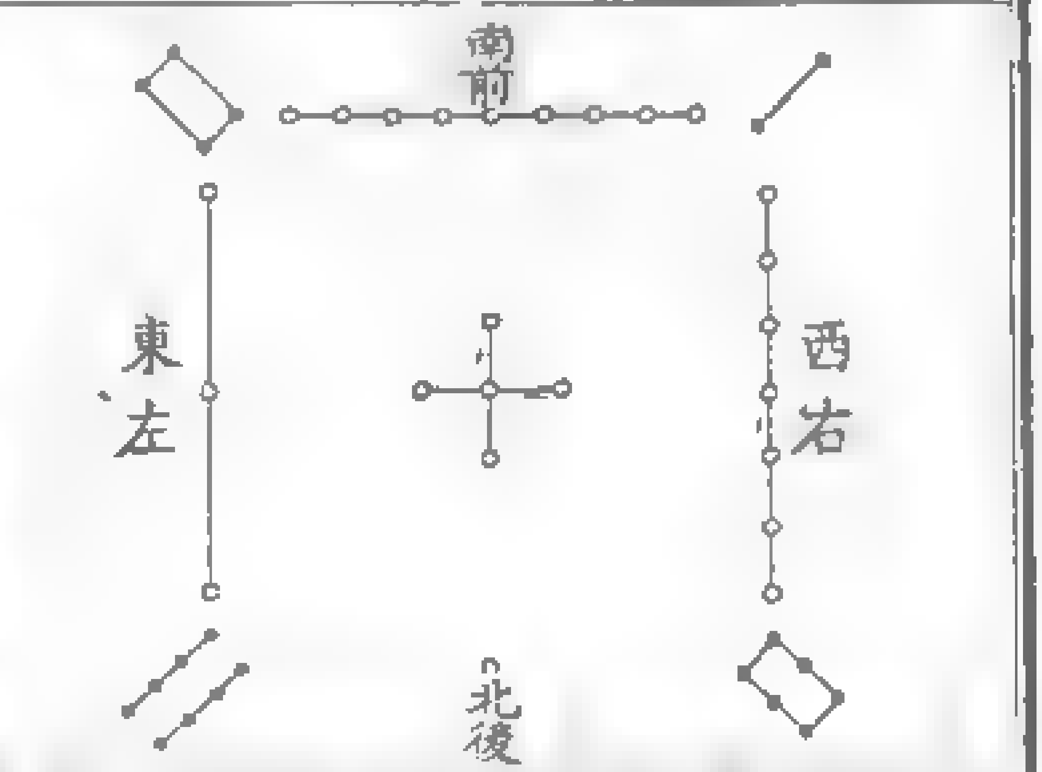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多寡有數。輕重有權。損益有術。其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中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

河圖數圖



劉氏歆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關氏朗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數。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

洛書數圖



書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蔡氏元定曰。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

九疇本洛書數圖

一合九而為十。二合八而為十。三合七而為十。四合六而為十。此洛書以虛數相合而為四十者也。若九疇則以實數相合而為五十矣。

九疇相乘得數圖

五行五事相乘爲二十五

庶徵不與五相乘故不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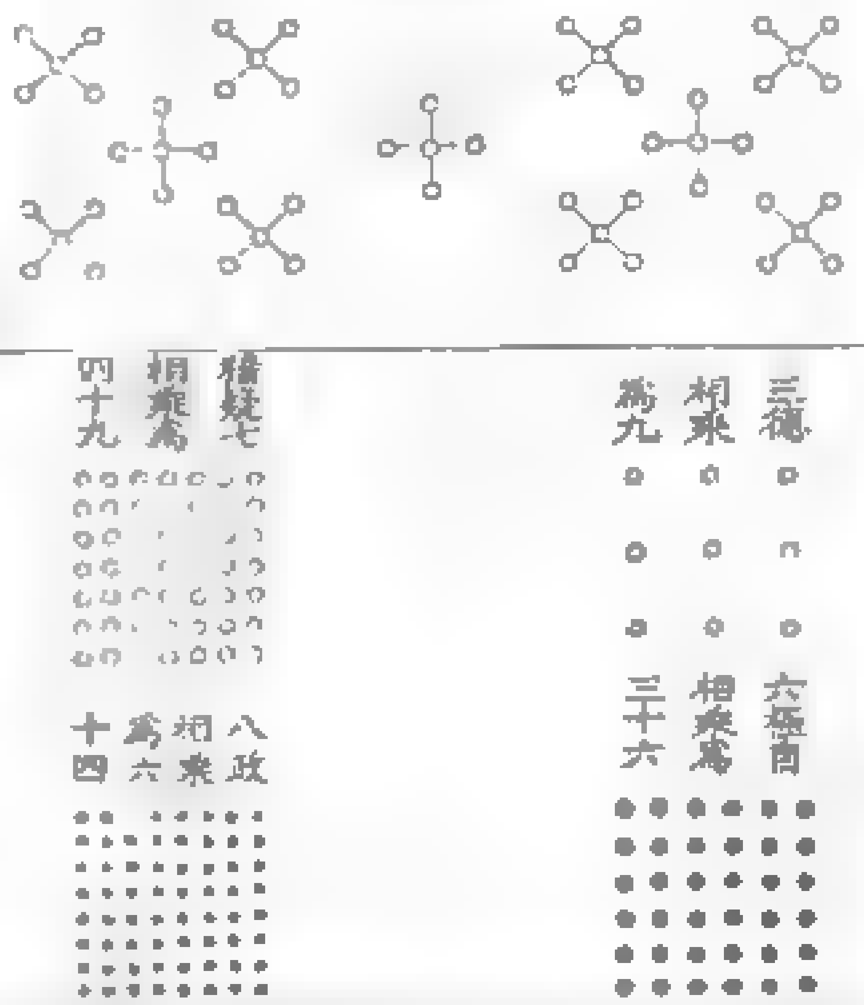
五福五紀相乘爲二十五

三德相乘爲九

六極自相乘爲三十六

稽疑七相乘爲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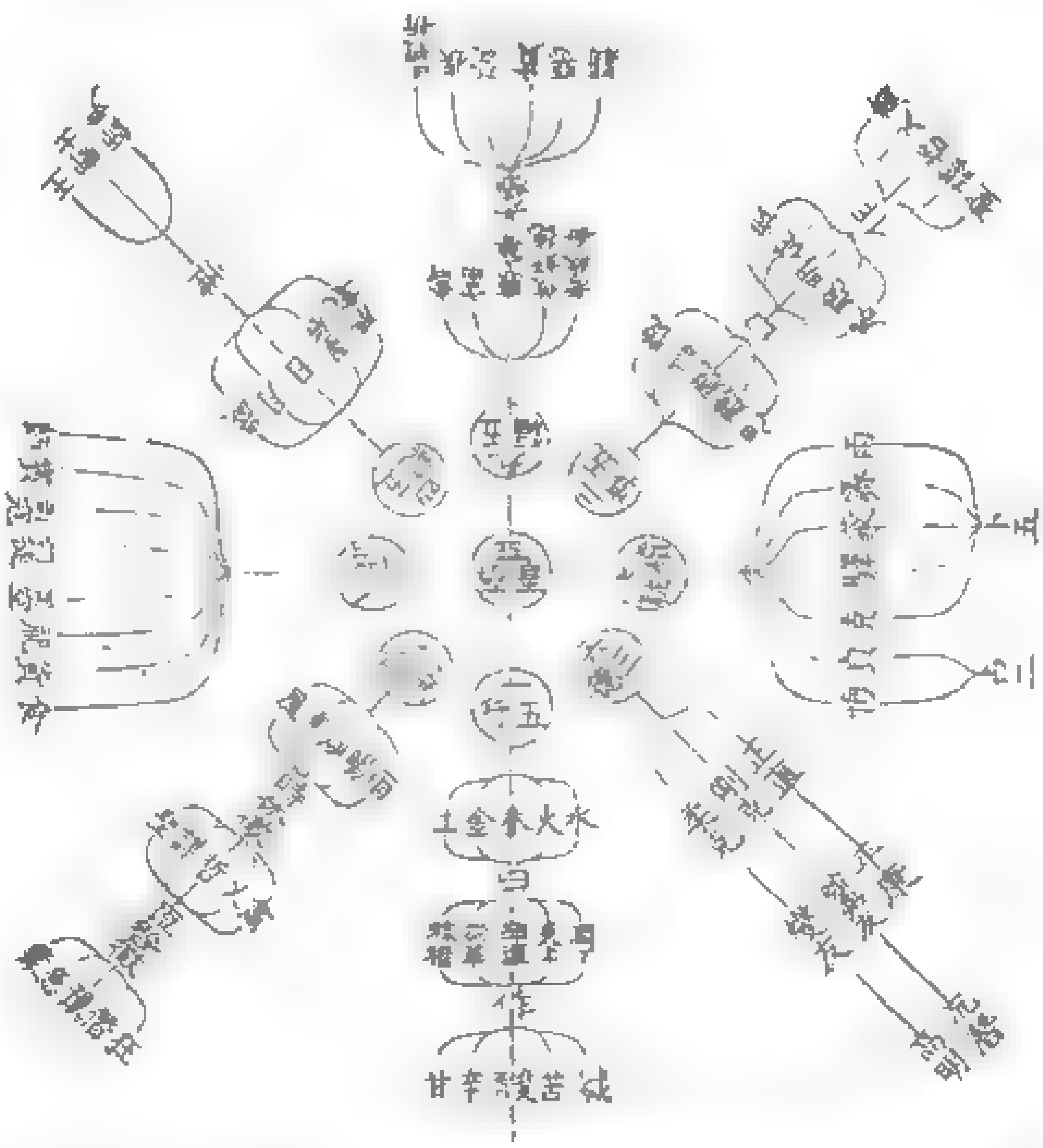
八政相乘爲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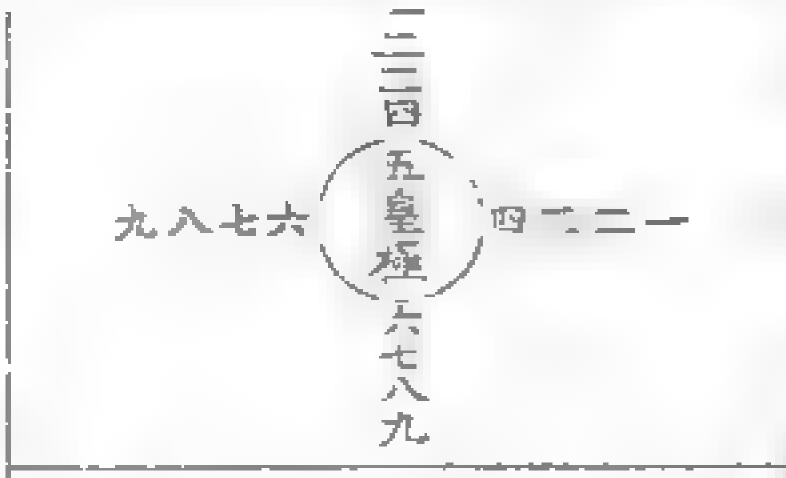
右五疇相乘象天圓而有變。

右四疇相乘象地方而無變。

箕子洪範九疇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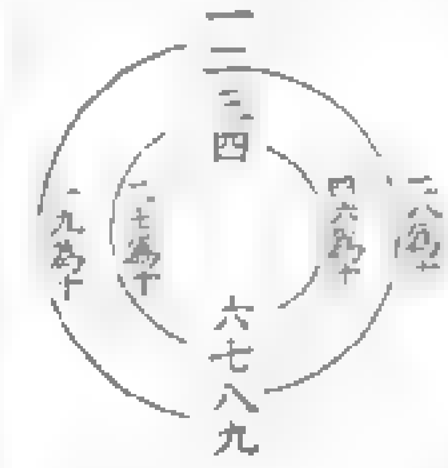


皇極居次五圖



九疇虛五用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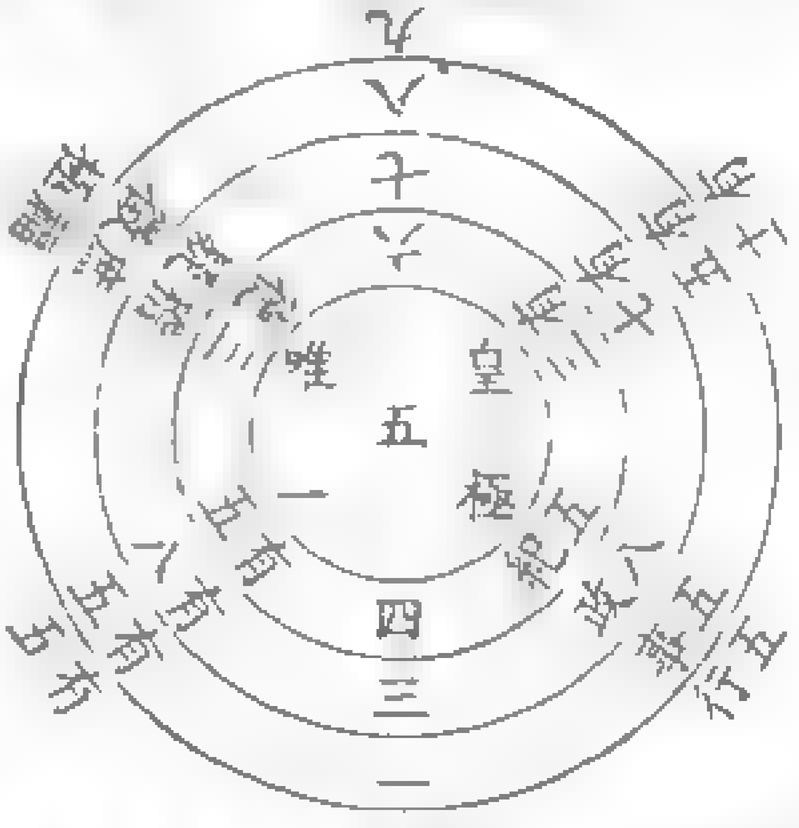
皇極虛五。無數也。九疇外有六極。用十也。



九疇合八疇數之圖

合爲十者二。合爲十五者亦二。總而爲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洪範本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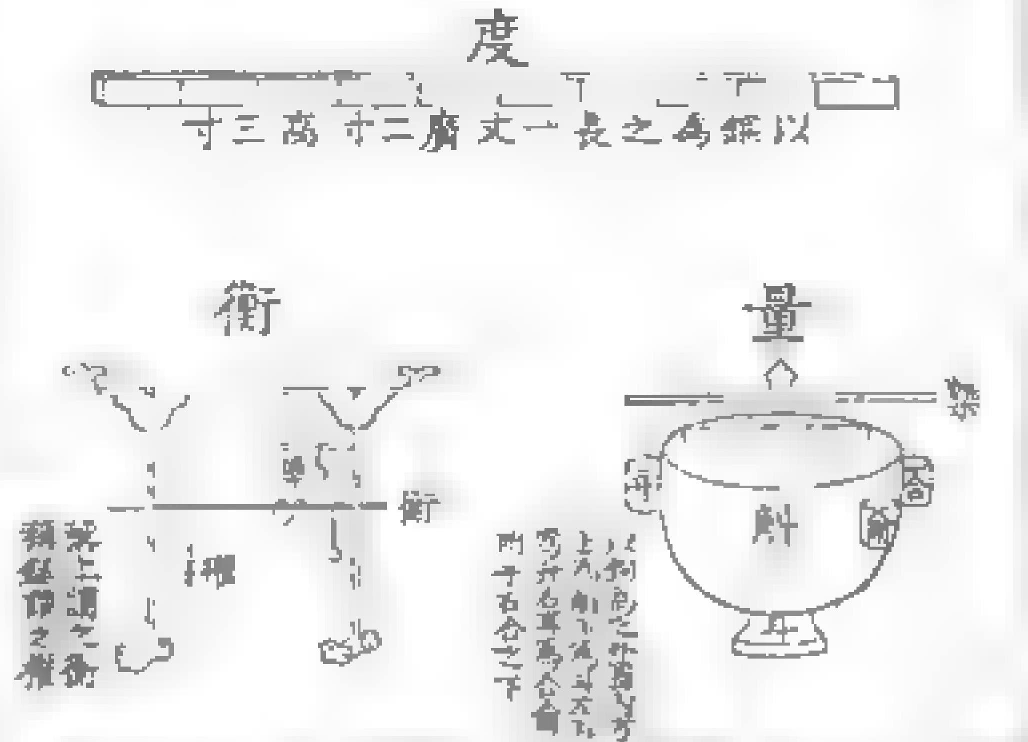


大衍之數五十者。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五與五爲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數五。二用五事。其數五。三用八政。其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五用皇極。其數一。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用庶徵。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共十有一。積算至五十也。不曰一而曰極。大衍所虛之太極也。

虞書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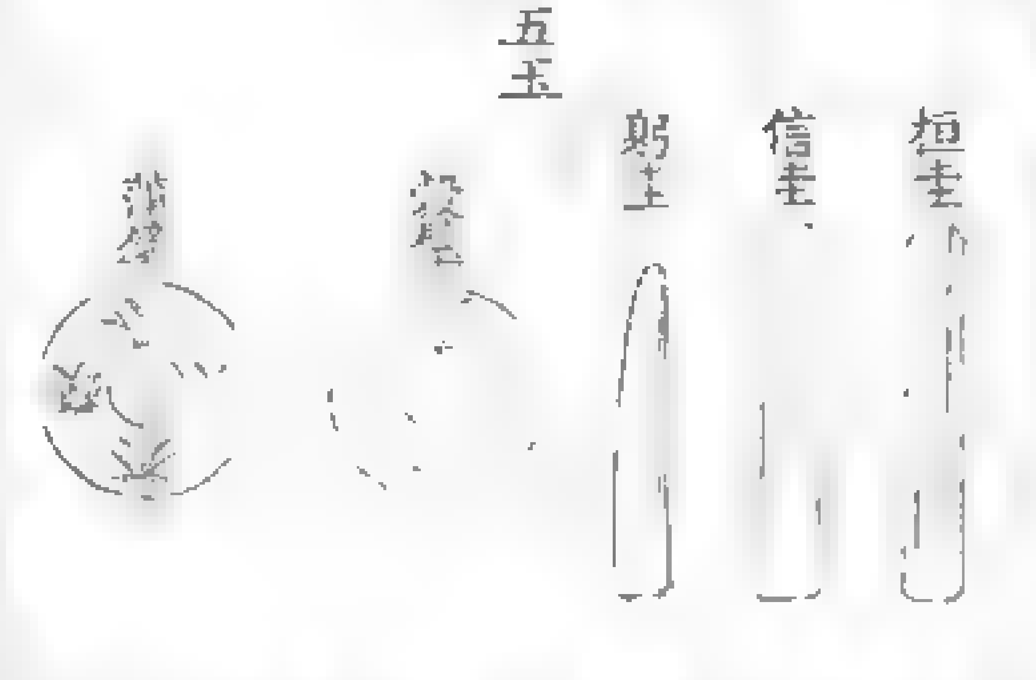
司馬遷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班氏固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孔氏穎達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

量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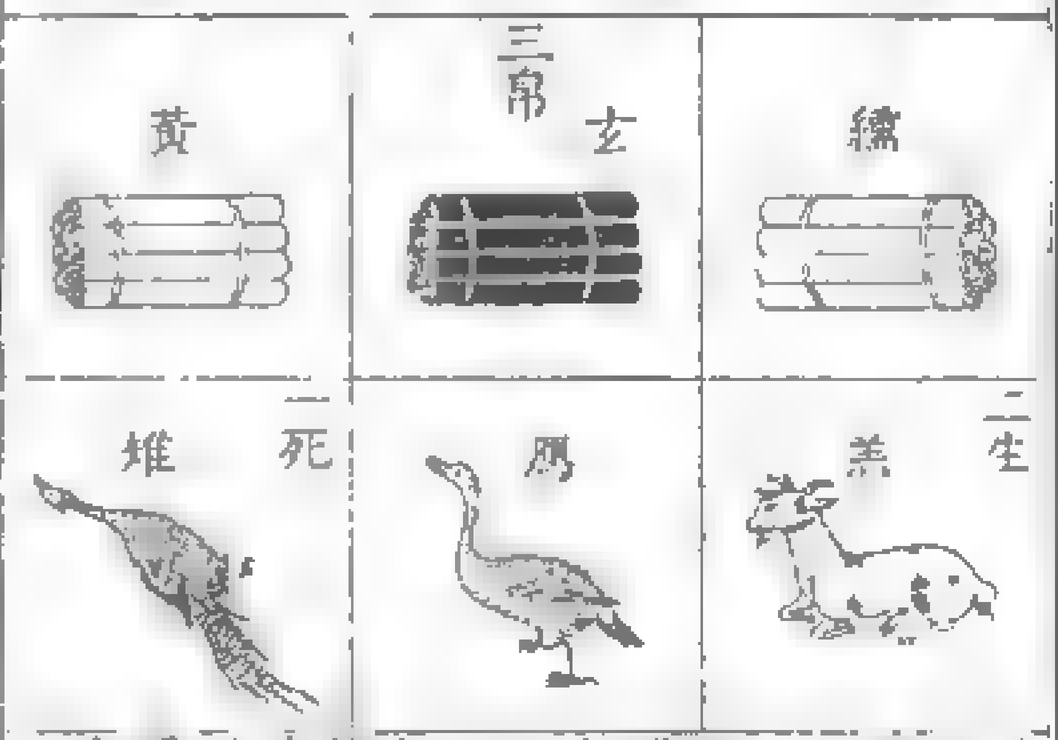
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黃氏鍾成曰案十龠當作合龠

虞書諸侯



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蔡氏以此五玉爲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陳氏師凱曰桓圭周禮注云桓若屋之桓楹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四植謂之桓桓之竪者竪之則有四稜也桓圭蓋以桓爲瑑飾長[illegible]周禮注云信[illegible]以人形爲瑑飾欲[illegible]以身皆長七寸○穀璧蒲璧[illegible]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以穀蒲爲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案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未成國也○黃氏鎭成曰陸佃云信圭直躬圭屈爲人形誤矣

玉帛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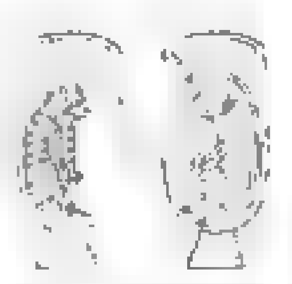
孔氏安國曰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所以爲贄以見之○孔氏穎達曰附庸雖則無文而爲一國之主則亦當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帛必有色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云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也此不言皮蓋於時未以爲飾○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

虞書十二

孔氏穎達曰日月星山龍華蟲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周禮司服注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陳氏師道曰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蜼彝也粉米粉其米也黼

章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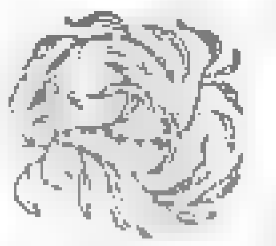
宗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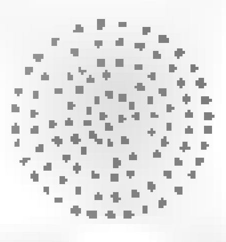
火

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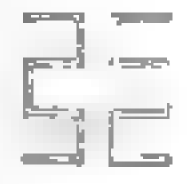
藻



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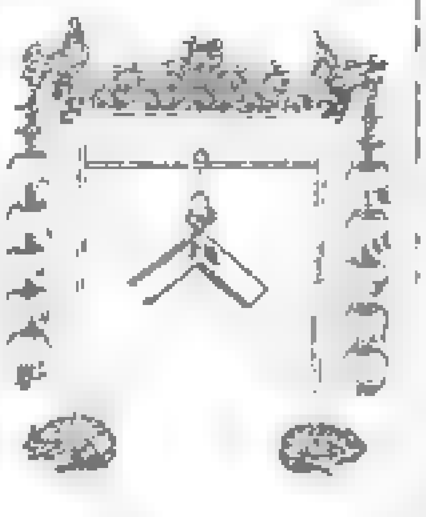
黻



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蔡氏沈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

虞書 堂上樂器圖

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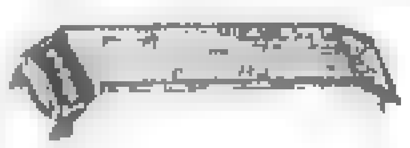
琴

孔氏穎達曰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陳氏祥道曰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蓋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為一股鼓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鼓為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

黃氏鎮成曰樂記云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樂書云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有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廉不亂桓譚新論云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為少宮少商

堂下樂器圖

瑟



陳氏祥道曰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越底孔也疏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絃不練則勁而聲清疏則執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則聲遲故疏越以遲其聲不失於太急練絲以濁其聲不失之太清者爾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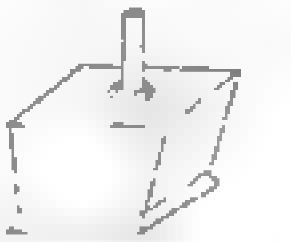
管

鼗鼓

周禮大司樂圜丘孤竹管方丘孫竹管宗廟陰竹管○鄭氏康成曰管如篴併兩而吹之○鄭氏鍔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篴六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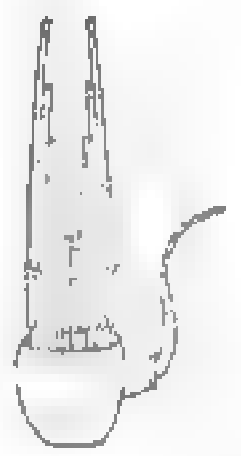
黃氏鎮成曰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蓋鼗之播也有持柄者有既鳴者而其氣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旁耳自擊是也周禮圖曰鼗所以節樂

柷



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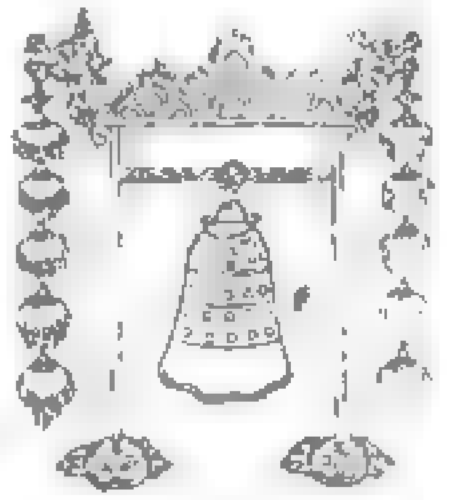
笙



孔氏穎達曰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

陳氏祥道曰周禮笙師掌教吹竽笙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先儒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笙長四尺簧金鍱為之藍衆管在匏有巢之象故大笙曰巢大者倡小者和故小笙曰和

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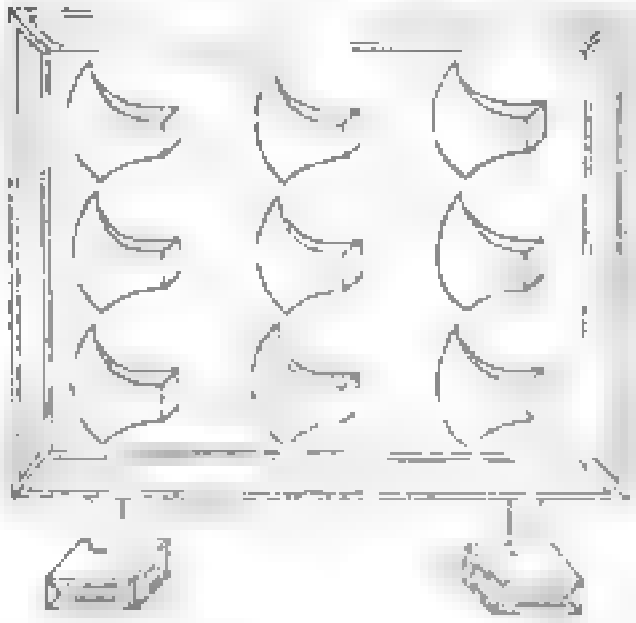


簫

考工記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聶氏崇義曰欒銑銑謂鍾口兩角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甬衡鍾柄也旋蟲以蟲為飾也帶介於鼓鉦舞甬衡之閒狀鍾乳也每處有九面面皆三十六攠所擊之處也○蔡氏沈曰鏞大鍾也詩賁鼓維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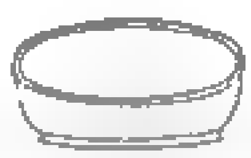
應氏劭曰簫參差象鳳翼○郭氏璞曰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三寸○孔氏穎達曰韶是舜樂簫乃樂器○蔡氏沈曰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韶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先儒以簫管釋之

黼扆



聶氏崇義曰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讀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製如屏風賈疏云者文多作斧字若據采色而言即繢人職曰白與黑謂之黼若據繡於物上即為金斧之文近刃白近銎[illegible]本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屏風之名出於漢世故引為況舊圖云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陳氏師凱曰正義云禮有斧扆置於扆地因名為扆據爾雅則扆自是戶牖閒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為扆

圭瓚有盤



周彝

卣

陳氏祥道曰祼圭尺有二寸大章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則圭璋純玉為之三璋之勺則飾以金焉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先儒謂凡流皆為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先儒之說蓋漢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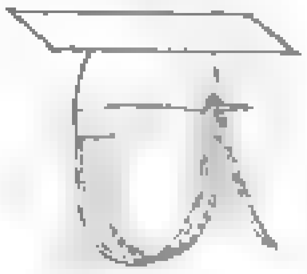
書序班宗彝孔氏穎達曰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然則盛鬯為彝盛酒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

陳氏祥道曰爾雅卣中尊周禮鬯人廟用修鄭氏以修讀曰卣謂獻切象之屬然卣盛鬯而獻象之屬盛酒且卣獻象異其飾或漆或畫不可考也

麻冕

冕

雀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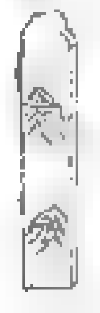


綦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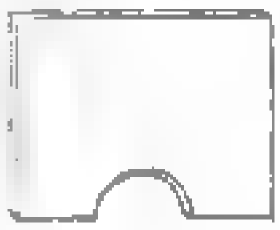
聶氏崇義曰天子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論語云麻冕禮也漢制度冕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王用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七旒卿大夫黑玉五旒

蔡氏沈曰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陳氏師凱曰文鹿子皮其皮赤質白文者也安國以雀弁為韋弁蓋以周禮凡兵事韋弁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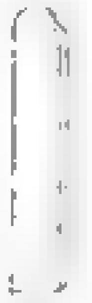
介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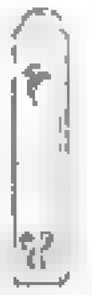
瑁



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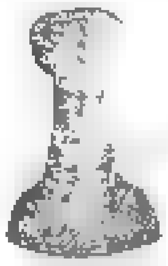


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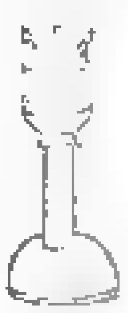


孔氏安國曰。介圭。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illegible]氏穎達曰。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illegible]之大者。介[illegible]大。故[illegible]又有大[illegible]二尺[illegible]天子所[illegible]人[illegible]圭[illegible]以[illegible]圭。以[illegible]與[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祀[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半[illegible]也。[illegible]與[illegible]以[illegible]有王人曰。琬圭九寸。琰圭九寸。[illegible]琬圭。圓而殺之也。琰圭剡而有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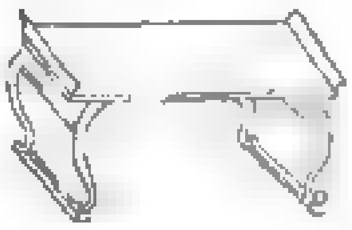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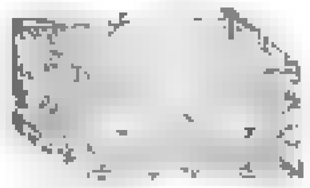
豆



玉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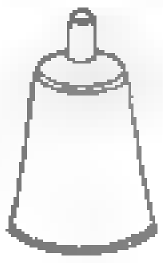


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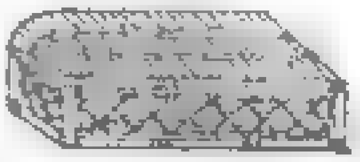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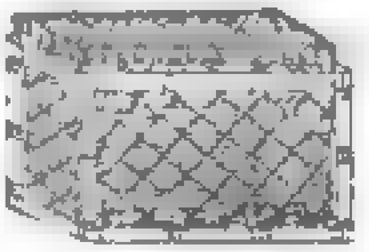
聶氏崇義曰。舊圖。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illegible]諸侯飾[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曰[illegible]竹[illegible]升[illegible]似[illegible]亦盛[illegible]几[illegible]四几。[illegible]於前。王几。馬融以几。几有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二尺。[illegible]圓。几兩端赤。中央黑。

木鐸



篚　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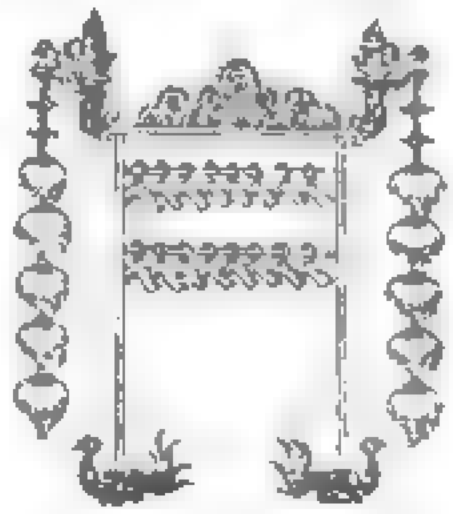
鼎

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其體以金爲之。舌有金木之異。木鐸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

陳氏祥道曰。鼎下有足。上有耳。體有大小。侈弇之別。用有牛羊豕魚之異。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

聶氏崇義曰。篚以竹爲之。長一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一寸。如今小車笭。案少牢禮云。佐食設篚實於筵。又燕禮云。君臣異篚。其單言篚者。臣篚也。言膳篚者。君篚也。又有玉幣之篚。有簞食之篚。

編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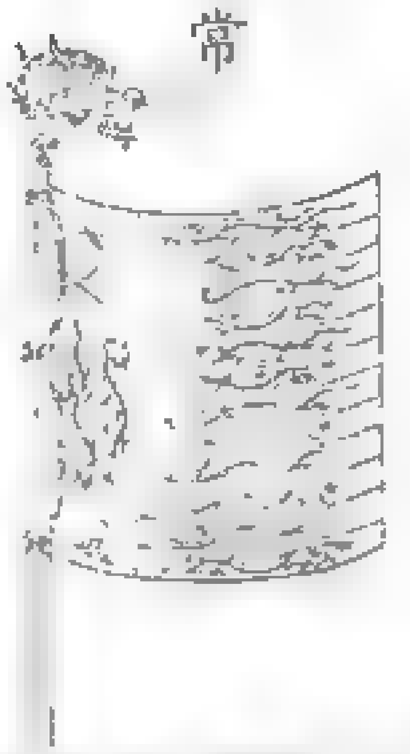
干

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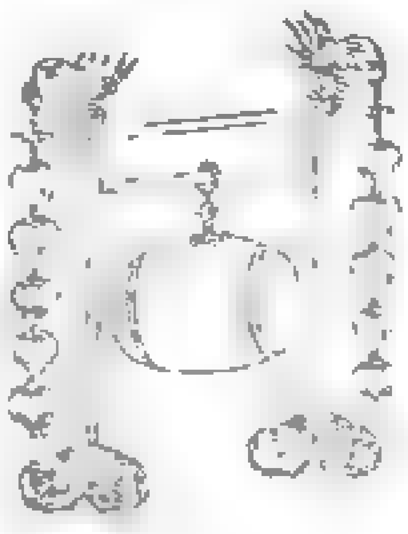
聶氏崇義曰。小胥職云。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陳氏師凱曰。編鐘編磬。所以爲十六枚者。加十二律。當十二枚。又有四清聲作四枚。共十六枚也。

孔氏安國曰。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脩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不用於敵。故敎爲文也。○聶氏崇義曰。舞師掌敎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敎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兵舞。謂干戚也。羽。析白羽爲之。舞者所持以指麾。又蔽翳其身也。

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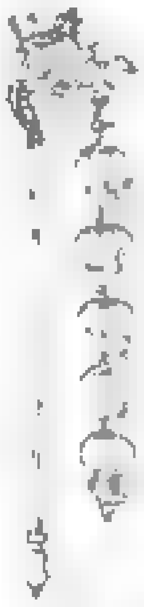
鼖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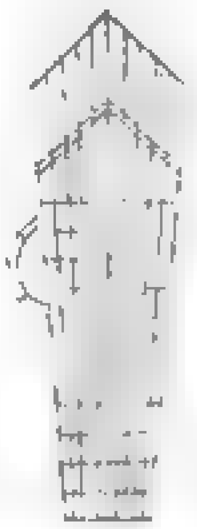
孫氏常義曰巾車王乘玉輅建太常有二斿以祀又覲禮注云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斿交畫升龍降龍縿皆正幅用絳帛為質斿則屬焉又用弧張縿之幅又畫枉矢於縿上故爾人云弧旌枉矢是也凡旌旗之杠皆注旄與羽於竿首故釋天注云綏以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其杠長九仞其斿曳地又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孫杜鄭二注皆以三辰為日月星畫太常之上又畫星也舊圖旂首為金龍頭銜鈴唐制云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則古注旄及羽於竿首之遺制也〇鼖鼓[illegible]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注云大鼓曰鼖長八尺鼖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云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

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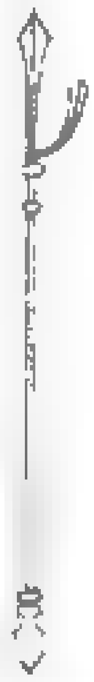
旂



干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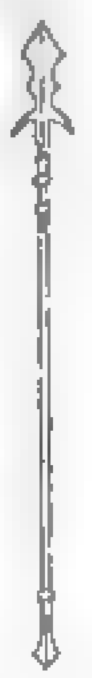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書曰左杖黃鉞鉞斧也斧鉞重於鉞黃鉞以金飾其柄也

蔡氏沈曰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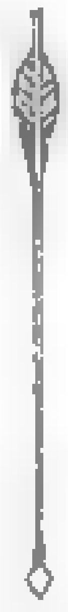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五盾干櫓之屬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司人持其一所則夫人而有之[illegible]以衛身干欲其上則夫人有[illegible]盾以革爲之其繫之也以[illegible]其屬橫皋以紛畫曰黻乃下[illegible]以紛也冶氏[illegible]戈廣二寸內倍之[illegible]之援四之注云戈今之句孑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援直刃也胡其孑也疏云胡子橫敂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柲長六尺六寸

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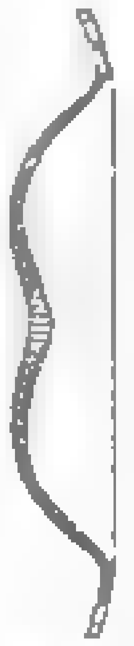


冑

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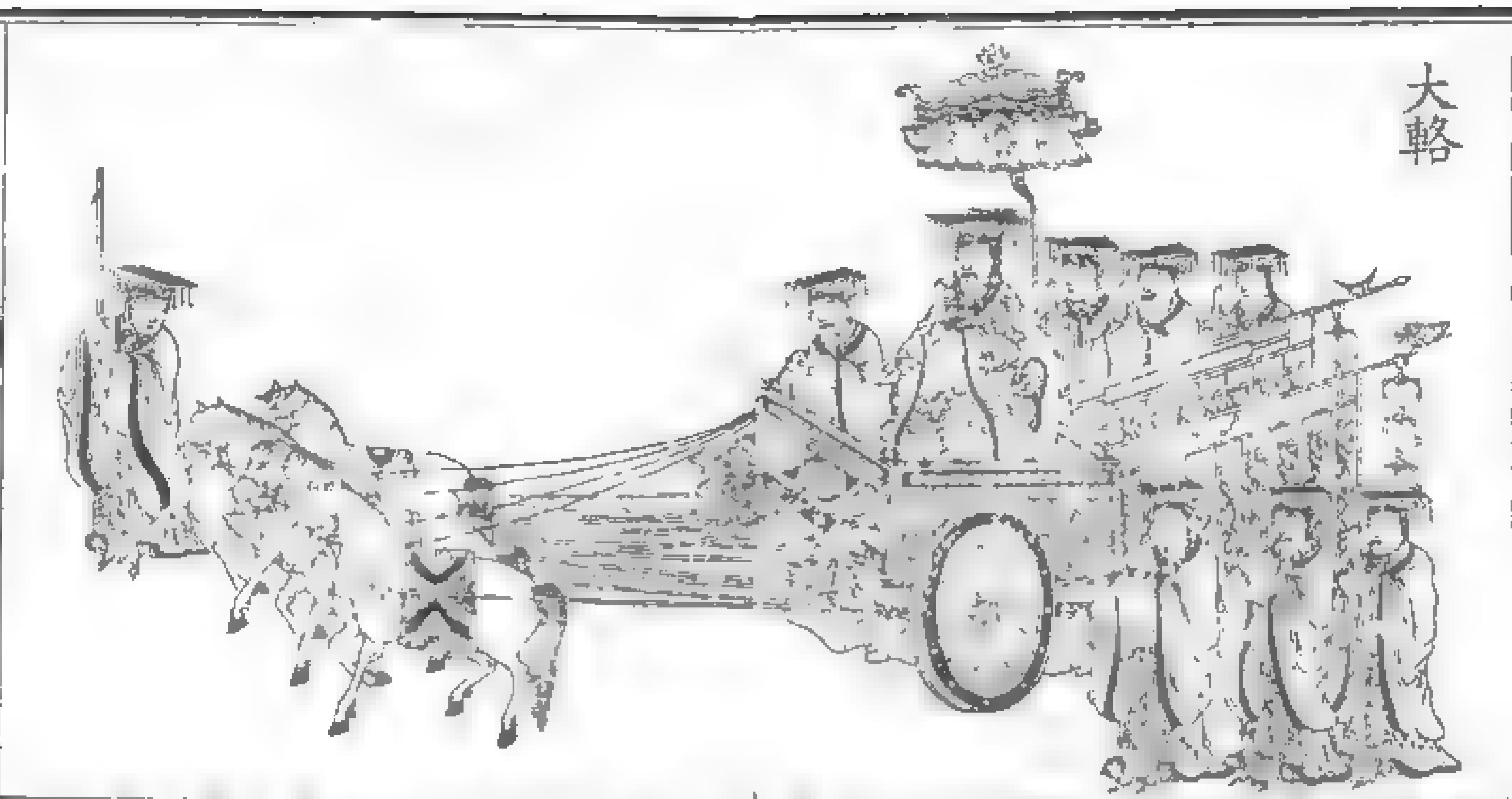
弓



陳氏祥道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矛上銳而旁勾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勾所以象物生之勾酋言其銳夷言其易短者其體銳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因以作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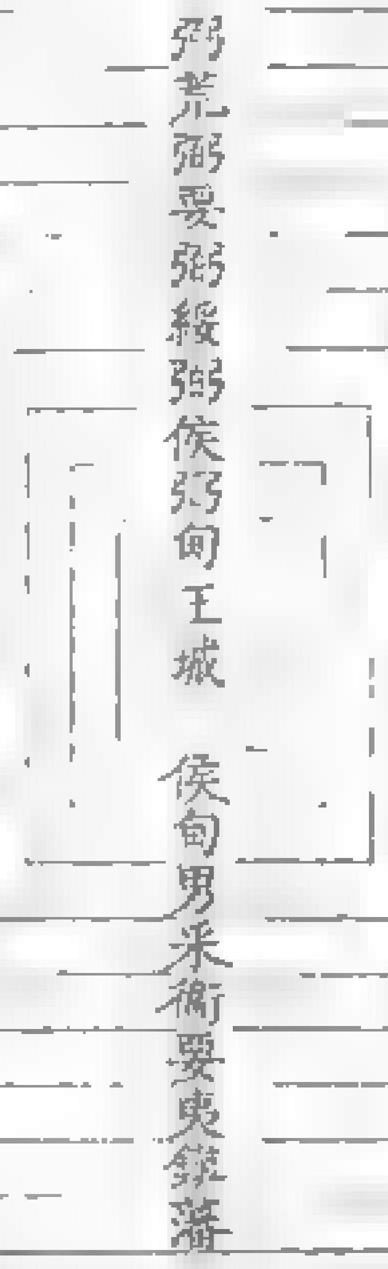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周禮司弓矢掌六弓王弓弧弓合九而成規夾弓庾弓合五而成規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王弧王之弓唐大諸侯之弓夾庾大夫之弓王弧則學射唐大則凡之射新曰大夫兕弓則夾庾卑之可知〇矢鏃長二尺翦長六寸刃長一寸方言曰關東謂之矢關西謂之箭江淮之閒曰鍭



聶氏崇義曰。巾車掌王之五輅。玉金象革四輅。其飾雖異。其制則同。今特圖玉輅之一。乘太常之旂。以備祭祀所乘。其車式倣考工記。輪軹之崇。輈輢之狀。輻內輻外之制。大穿小穿之殊。蓋之所居。鈆音乞之所在。觀之則諸輅皆可知矣。

堯制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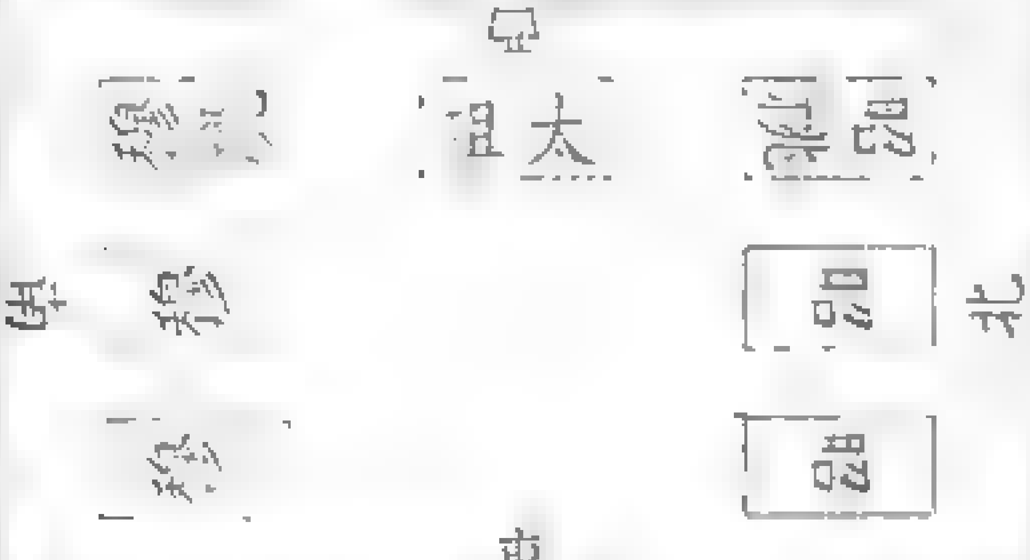
禹弼五服圖



堯制五服各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何用要服之內爲九州故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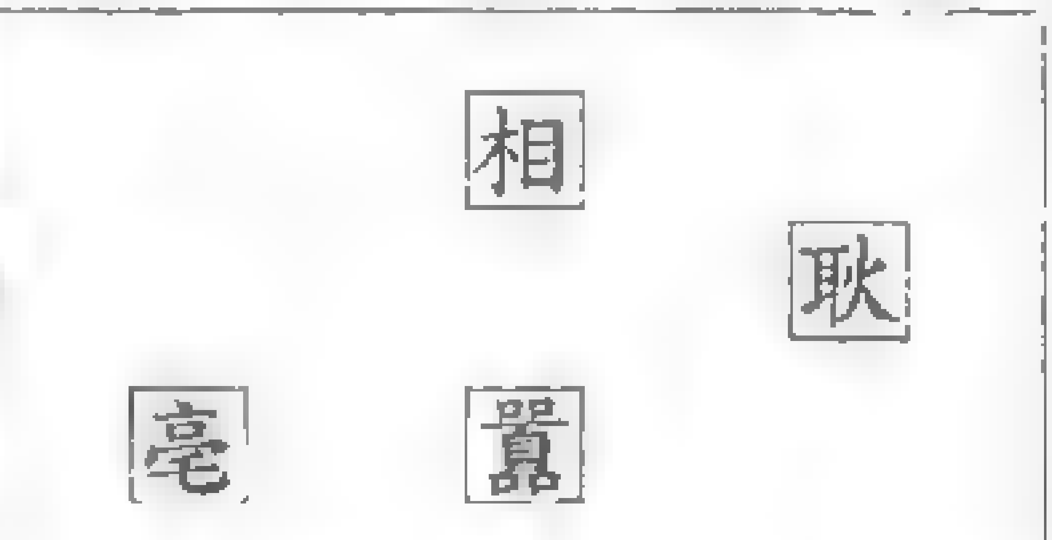
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男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禹弼分五服爲九以示要服內七千里

商七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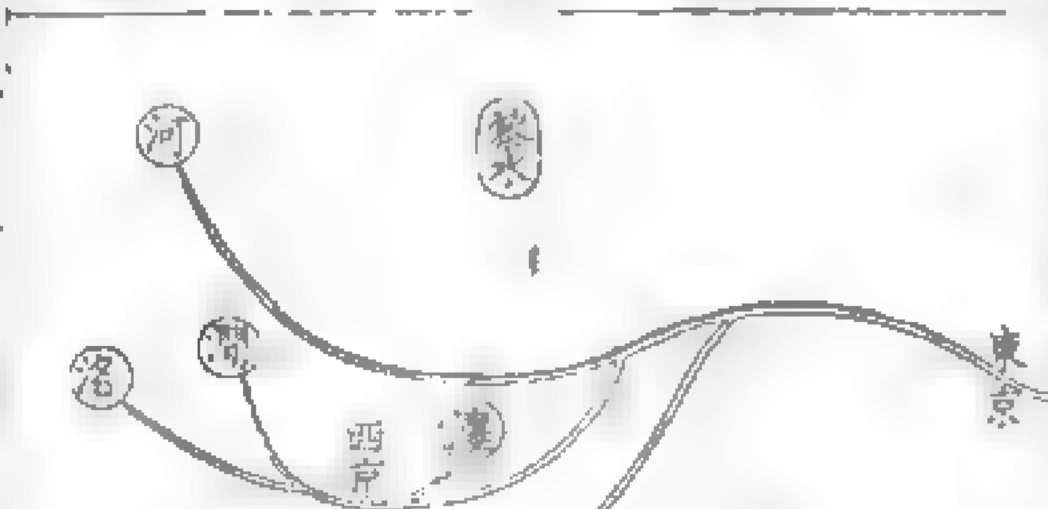
蔡氏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illegible]不[illegible]毀陳氏師凱曰[illegible]疏引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illegible]廟爲[illegible]一[illegible]鄭[illegible]說[illegible]禮所[illegible]二祧[illegible]父及祖也并高[illegible]中[illegible]昭[illegible]今不可[illegible]又[illegible]以有[illegible]武[illegible]北而謂之[illegible]亦以[illegible]故別[illegible]於[illegible]北而謂之[illegible]是以後[illegible]稱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商遷都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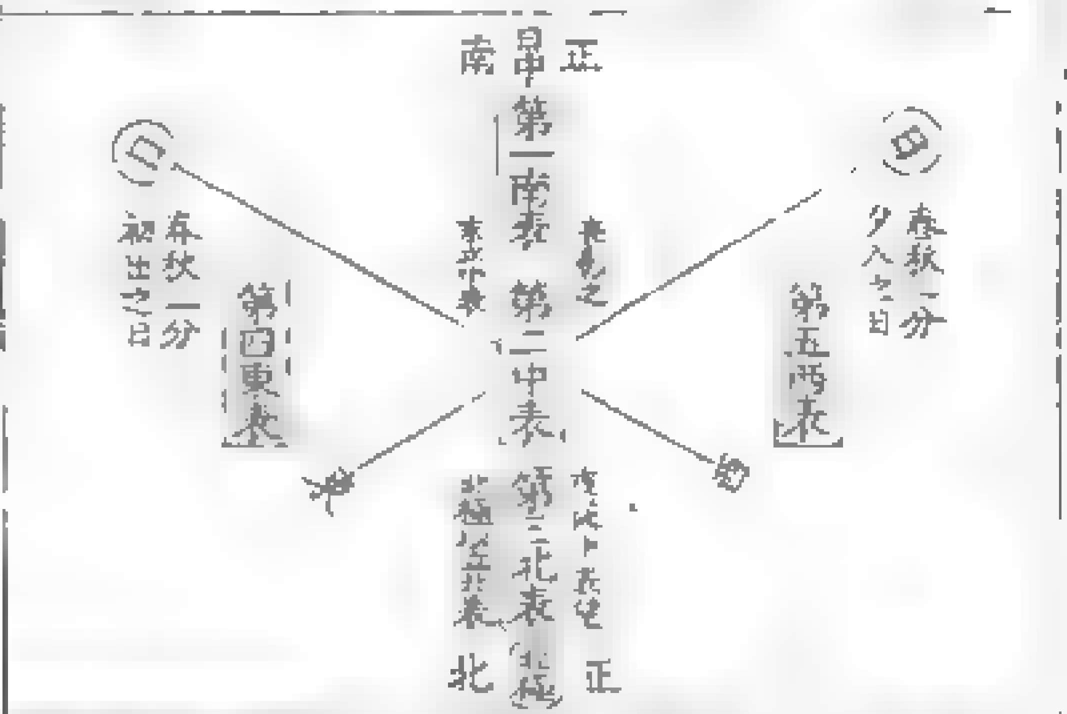
書序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氏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孔氏穎達曰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盤庚陽甲弟○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遷囂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一說未知孰是相在河北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殷亳之別名亳殷即是一都也亳縣以爲偃師皇甫以爲梁國穀熟縣○蔡氏沈曰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周營洛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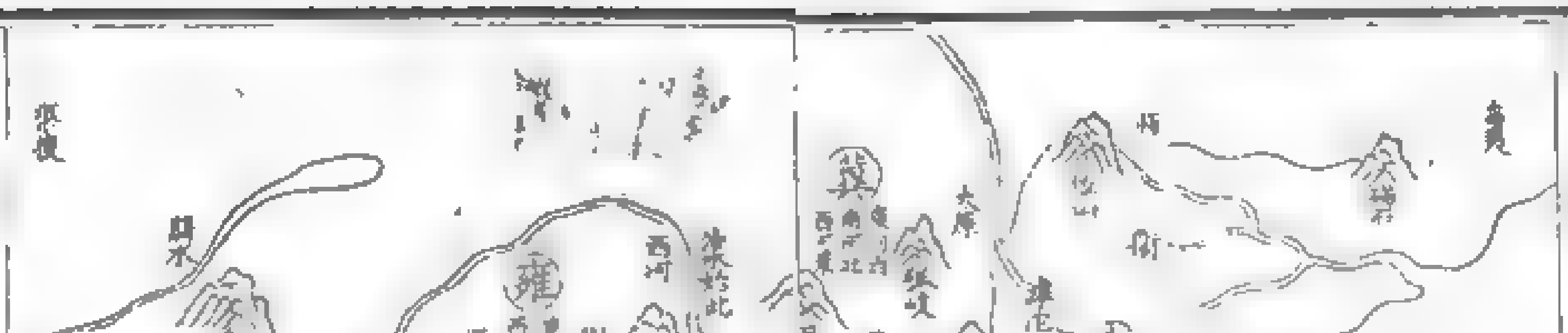
蔡氏沈曰河南[illegible]北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吳氏師道曰蘇氏云黎水黎陽也黎陽今大名路濬州也地有黎陽津亦名白馬津史氏云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洛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澗瀍自爲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向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營王城以建王居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河南是也又循之在越瀍水之東復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十有八里。

召誥土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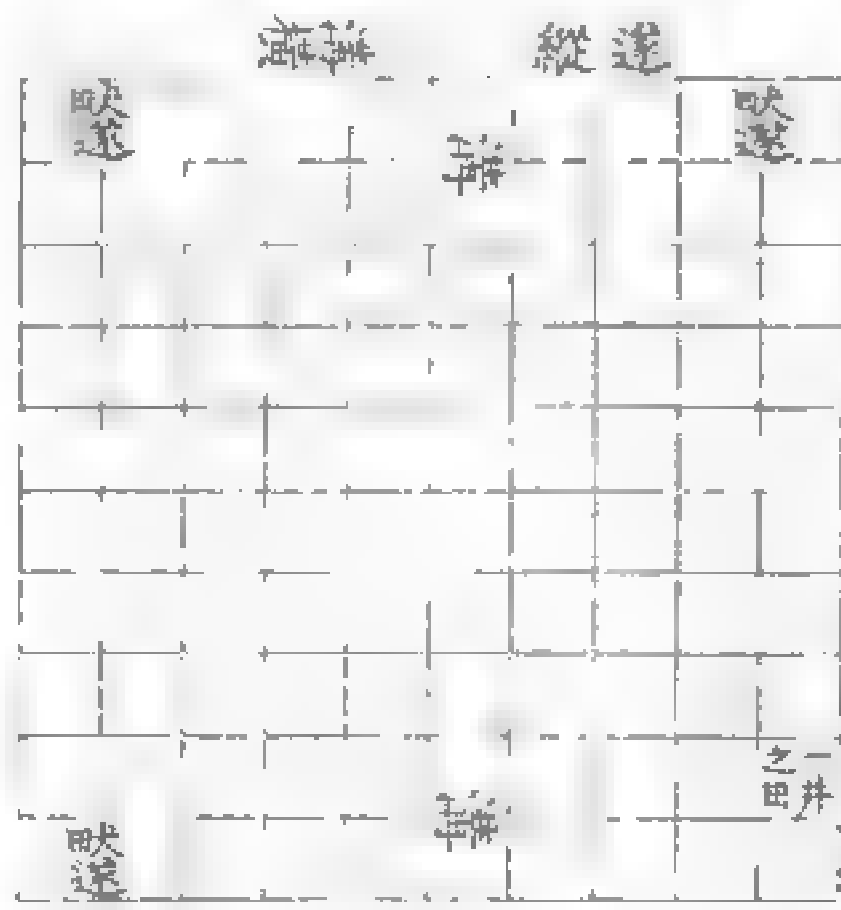
林氏光朝曰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陳氏師凱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案步占之說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土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illegible]千里[illegible]論北[illegible]稽[illegible]日景與土圭相[illegible]地之中。

舊本禹貢隨山濬川之圖



今定禹貢隨山濬川之圖

濬畎澮



每一目當一井

百井謂之一成

一井之田

周禮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天下之地勢兩

距川圖

三

每一目當百井 百成謂之一同

洫	澮	洫
之田一成	澮	洫

橫澮 三 縱洫

山之明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蔡氏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

禹貢任土作貢之圖

兗	冀	雍
田中下 賦貞 土黑墳 貢漆絲 篚織文	賦上上錯 田中中 土白壤	田上上 賦中下 土黃壤 貢球琳琅玕
青 田上下 賦中上 土白墳 貢鹽絺海物絲枲 鉛松怪石 篚檿絲	**豫** 田中上 賦錯上中 土壤 下土墳壚 貢漆枲絺紵 篚纖纊 錫磬錯	**梁** 田下上 賦下中三錯 土青黎 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狸織皮
徐 田上中 賦中中 土赤埴墳 貢土五色夏翟孤桐 浮磬蠙暨魚 篚玄纖縞	**揚** 田下下 賦下上上錯 土塗泥 貢金三品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木 篚織貝 包橘柚	**荊** 田下中 賦上下 土塗泥 羽毛齒革金杶榦栝 貢柏礪砥砮丹箘簵楛 包匭菁茅納錫大龜 篚玄纁璣組

蔡氏沈曰。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案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篚竹器。筐屬。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劉氏元瑤曰。召公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予觀禹貢九州貢篚。亦以服食器用爲要。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賦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食爲土貢之要也。兗之蠶絲。豫之絺紵。是本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大之。若夫大路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貢其土產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上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下

綱領一 此篇論刪書傳書源流今文古文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氏康成曰。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司馬氏遷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隋經籍志云。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為百篇。

孔氏穎達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

林氏之奇曰。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為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許氏謙曰。聖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以上論刪書

陸氏德明曰。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及秦禁學。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字和伯。生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

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字長賓。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字正思。後漢大司徒。歙以上八世皆為博士。濟南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受尚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至丞相。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殷崇。琅邪人。為博士。及龔勝。字君賓。楚人。右扶風。當授朱普。字公文。九江人。為博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隸。後漢濟陰曹曾。字伯山。諫大夫。受業於歐陽歙。傳其子祉。河南尹。又陳留

陳弇。字叔明。受業於丁鴻。樂安牟長。字君高。河內太守。中散大夫。竝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受尚書於朱普。東觀漢紀云。榮事九江朱文。文郎普字。以授漢明帝。遂世相傳。東京最盛。漢紀云。門生爲公卿者甚衆。學者慕之以爲法。榮子郁。以書授和帝。官至侍中太常。郁子焉。復以書授安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張生。濟南人。爲博士。授夏侯都尉。魯人。都尉傳族子始昌。昌邑太傅。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後屬東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卿者。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受詔撰尚書說。尚書章句二十九卷。號爲大夏侯氏學。傳齊人周堪。字少卿。太子少傅。光祿勳。及魯國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爲博士。以書授元帝。官至太中大夫。號褒成君。霸傳子光。字子夏。丞相。光又事牟卿。堪授魯國牟卿。爲博士。及長安許商。字伯長。四至九卿。商授沛唐林。字子高。王莽時爲九卿。及平陵吳章。字偉君。王莽時博士。重泉王吉。字少音。王莽時爲九卿。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博士。後漢北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爲博士議郎。太子少傅。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

拊。字長賓。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縣李尋。字子長。騎都尉。及鄭寬中。字少君。爲博士。授成帝。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山陽張無故。字子孺。廣陵太傅。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陽內史。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寬中授東郡趙玄。御史大夫。無故授沛唐尊。王莽太傅。恭授魯馮賓。爲博士。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子。名餘。封於魯。謚恭王。於壁中得之。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不獲奏上。藏之私家。藝文志云。未列學官。以授都尉朝。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爲博士。至部刺史。常授虢徐敖。右扶風掾。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字子真。惲授河南乘欽。字君長。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

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頤。字仲真。汝南人。隋經籍志作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昚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李氏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

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閒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名炫。劉士元。名焯。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劉焯。少與炫爲友。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行於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時稱二劉。

劉氏昫曰。孔穎達。明鄭氏尚書。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

容敬之。

朱子曰。諸經皆以注疏爲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

眞氏德秀曰。蔡季默。名沈西山先生。名元定季子也。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沉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

吳氏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名祖謙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其家羣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澐。若瀾。若沄。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

金氏履祥曰。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

楊氏士奇曰。書傳纂疏。元陳櫟輯。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注。尤詳備。學者多未及見。以上論傳書源流

孔氏臧與弟安國書曰。舊章潛於壁室。欻爾而見。豈非聖祖之靈。欲令讚明其道。以闡其業。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

家語。孔衍上成帝書曰。臣祖安國。以經學見稱。前朝得古文科斗尚書。訓傳其義。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之故。不記於別錄。臣竊惜之。

班氏固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

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顏氏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

范氏蔚宗曰。劉陶明尚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孔氏穎達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竝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至晉世始得古文尚書而施行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閒。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歐陽氏修曰。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年。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馬氏端臨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劉氏安世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尤勝諸家。則今尚書是也。

林氏之奇曰。賈馬鄭服。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

朱子曰。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卻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卻多傳者。鼂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

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卻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卻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

章氏如愚曰。書學不同。非伏生之由也。蓋古人傳授。點定

大義則意見義通無俟乎訓詁之末也。生當煨燼之餘授書於人。其所誦者傳之。其所忘者闕之。於大義既未有害。而盤誥聱牙。自是書之本體。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誥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非齊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

金氏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討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

陳氏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吳草廬因之曰。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愚竊以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臯謨。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

乎。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曰。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也已。以上論今文古文

綱領二

此篇論尚書大旨體例及書序

禮記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氏穎曰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董氏仲舒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

揚氏雄曰說事者莫辨乎書○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

灝爾周書噩噩爾

劉氏勰曰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

劉氏知幾曰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

司馬氏光曰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欲求楷模莫盛於此

張子曰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知所本○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言朔南暨聲教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是猶有限此外更有去處修己以安百姓欲得人人如已然安得如此○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程子曰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則天下享唐虞夏商

周之治○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

曾氏鞏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

意而傳之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楊氏時曰書存者五十九篇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舜禹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稱湯曰建中於民箕子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徇名失實烏足與論聖人之

中道哉

朱子曰堯舜禹之相授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曰新又新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至武王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户牖盥盤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

王氏炎曰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授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分劃九州堯之制也然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順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古

亦不可泥古也

王氏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

同一機。伊訓三風十愆。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

陳氏淳曰。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躋天下文明之治。

董氏鼎曰。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備於書。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敎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皐謨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方氏孝孺曰。堯舜禹功德之盛。未足見聖人之大。於處盛美而不居。然後可見其量也。

章氏陬曰。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

薛氏瑄曰。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

錢氏與映曰。爲人君而建極馭寓。不可不知書。爲人臣而爲德爲民。不可不知書。爲庶人而遵由道路。不可不知書。以上論尚書大旨

孔氏穎達曰。書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

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皐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

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從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爲文。

鄭氏樵曰。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君牙不言命。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

也。有世不得以爲治。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無以異也。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

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董氏鼎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六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何以攝爲。

陳氏櫟曰。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名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以上論書體例

孔氏穎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竝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林氏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朱子曰。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

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小序斷不是孔子做。○問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邪。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此豈可信。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

封之乎。又嘗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

馬氏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何氏異孫曰。書序東萊呂氏以爲皆孔子文。而朱文公悉以爲非。蔡傳以爲周秦間人文字。有合經處。中間略有得春秋意者。如武成洪範費誓秦誓數篇。東萊見一二處中有似春秋。遂以爲皆孔子之書。不知各篇元自有史官敘作書之意。儘自明白。

金氏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敘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泰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其爲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

朱氏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以上論書序

綱領三

此篇論讀書之法及諸家書解得失

王氏通曰。昔聖人之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

近古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寖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恐人自

不子細求索之耳○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胸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了得○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

於己○尚書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聱牙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問鄭可學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

有須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學者須是有業次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樂五禮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

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卻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便是未易理會。○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 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卻只理會小序。○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問書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計較。必求赫赫之功也。○道夫

請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曰。先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卻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黃氏鎮成曰。道德仁聖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

薛氏瑄曰。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

乎。○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一五行之疇，於八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於無極太極之外者哉，其吉深矣。○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典謨仲虺成湯伊傳諸書尤切於學者。以上論讀書之法

歐陽氏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劉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與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朱子曰，尚書注疏，程張之外，蘇氏說亦有可觀，但終是不純粹，林少穎說召誥已前亦詳備，聞新安有吳才老裨傳，頗有發明，卻未曾見，諸家雖或淺近，要亦不無少補。但在詳擇之耳，不可以篇帙浩汗而遽憚其煩也。○諸說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書疏載在璿璣玉衡處，先說箇天，今人讀著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亦可以粗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古人說話皆有源流，荊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卻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卻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

曾彦和。名旼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頴吳才老甚取之。○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又云。說著處直是好。他看得文勢好。又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子細。○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

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旣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强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卻須要解盡。○李經叔異。伯紀名綱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考證。○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

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强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卻是傷於巧。○向在鵞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閙熱。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卻云果是有難通處。○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元祐說命無逸講義

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西山閒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卽附篇末。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考之。○史丞相名浩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薛士龍名季宣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功夫。

陳氏振孫曰陸佃農師撰二典義通考一卷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葉少蘊名夢得博極羣書强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鄭樵漁仲撰通考七卷其目曰糾繆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聞洽見然近迂僻。

方氏岳曰滕溪齋先生名璘與其弟合肥令君名珙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名鉛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藪著尚書大意。

黃氏震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峰參合諸儒要說書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

董氏鼎曰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

陳氏櫟曰余編書傳宗朱蔡采諸家附已見大略與深山董氏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爾。

戴氏表元曰雙溪王先生名炎著尚書小傳訓詁家所未及於時文公假令尚在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

黃氏溍曰許白雲先生名謙書說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要歸於是而已。

李氏祁曰九峰蔡氏親受朱子指畫作爲集解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

歸氏有光曰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敞攽二孔武仲平仲之上。

李氏維楨曰金壇王中丞名樵曰記裒錄百家訓詁於經旨多所發明。

郝氏敬曰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以上論諸家書

解得
失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下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書序

【集傳】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集說】孔氏穎達曰安國既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稾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

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馬氏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篇堯典之後皆相續之辭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集傳]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程子曰聽廣曰聰視遠曰明文文章也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堯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而居天下也○蘇氏軾曰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林氏之奇曰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遜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遜于位非謂逃遁而去也蓋厭倦萬幾之務將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而嬗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爲治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却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而作也○馬氏廷鸞曰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序傳之文與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

舜典

[集傳] 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集說] 孔氏安國曰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孔氏穎達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黃氏度曰舜自虞即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呂氏祖謙曰舜之聞本於師錫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

目四岳之薦即堯之聞君臣一體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集傳]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汩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集說] 孔氏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闇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左傳

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稾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是飫得爲賜也。○葉氏夢得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邱，言九邱也。劉原父云，古文邱共相近，誤爲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集傳 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稱，

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皐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皐陶之精微者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皐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二謨，又作益稷，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林氏之奇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序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爲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皐陶謨盡在第二篇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皐陶所言皆皐陶謨。○朱子曰，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皐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帝舜申之之說，亦嘗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皐陶矢厥謨，即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皐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識之，文意甚明，不須生意。○小序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

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陳氏櫟曰，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有功之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集傳 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集說 陸氏德明曰，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孔氏穎達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黃氏度曰，肇十二州，禹幷爲九州，商周因之，疆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觀，爲可見。○林

氏之奇曰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蓋九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于九等田賦之內非于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也貢乃賦稅之總稱不必專絲麤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呂氏祖謙曰先别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一謂隨山別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集傳 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集說 孔氏安國曰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黃氏度曰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訟獄朝覲皆歸啓啓是以嗣禹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卒於天子親征而猶大戰于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人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朱子曰交兵曰戰○呂氏祖謙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

啓而有跋扈之臣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集傳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

集說 陸氏德明曰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孔氏穎達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馬氏廷鸞曰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獒之類復加以序則爲贅矣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集傳 以經攷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湎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集說 孔氏安國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孔氏穎達曰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有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蘇氏軾曰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爲四人今此一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陳氏櫟曰廢時失分至之節亂日紊甲乙之序○陳氏大猷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

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胥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集說】孔氏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陸氏德明曰。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孔氏穎達曰。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孔

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遷商丘。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陳氏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疑卽帝嚳。釐。理治。夭沃饒之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集說】孔氏安國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孔氏穎達曰。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云云。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集傳】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集說】孔氏穎達曰。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黃氏度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進之於桀。古者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始穢爲可醜也。於是爲不足事。伐桀定於伊尹醜夏歸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事。二臣。商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張氏九成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集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集傳 孔氏穎達曰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林氏之奇曰伊尹既醜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於是相湯伐夏救民也湯得伊尹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至於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天下後世知湯之伐桀非其本心也彼以伊尹爲湯作閒於夏者此乃戰國之士以己之私意腹度伊尹者也升自陑者所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意謂桀都安邑在亳之西從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陑以戰記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此說甚善夫威文節制之師已無事於詐謀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者其說固陋矣而唐孔氏又謂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果如此說則湯之伐夏是誠何心哉○朱子語類問湯誓升自陑先儒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疾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呂氏祖謙曰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陑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集傳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孔氏穎達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篇○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立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序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以社爲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程子曰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記曰國之社屋之○陳氏櫟曰孔注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

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正不必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集傳】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孔氏穎達曰。楚語云。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葉氏夢得曰。非貪其寶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爲寶可知矣。

【附錄】鄭氏伯熊曰。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況神器之大者乎。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常。可不儆戒乎。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集傳】大坰。地名。

【集說】孔氏安國曰。自三朡而還。○孔氏穎達曰。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林氏之奇曰。此篇序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之地。而湯之慙德。與夫仲虺之所以廣湯之意者。初無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爲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集說】孔氏安國曰。黜。退也。退其王命。以伐桀大義告天下。○孔氏穎達曰。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陳氏櫟曰。諸侯來朝。湯告之以與天下更始。序意欠明。

咎單作明居。

【集傳】一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孔氏穎達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集傳】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

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蘇氏軾曰。太史公案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

【附錄】孔氏安國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氏穎達曰。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

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與經不同。彼必妄也。○陳氏大猷曰。孔氏謂太丁未立而卒。程子謂年意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邵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即位之甲辰。歷諸帝王世次。湯紀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謂湯崩甲立。非間一年。則可謂中間缺略七年。則非成湯既沒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況康節歷數所諳悉。與經合。又何疑乎。○胡氏一桂曰。當以後有外丙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合於注朱子孟子集注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集傳】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祗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旨不通。

【集說】孔氏安國曰。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不知朝政。故曰放。○孔氏穎達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雖放乃由伊尹之謀。春秋放其大夫者之例。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王氏天與曰。思庸。孔氏曰。念常道。蘇氏曰。思用伊尹之言也。陳氏曰。孟子所謂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者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孔氏穎達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朱氏祖義曰：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一念苟差，則前日之允德，安保其不變哉。伊尹告歸之際，猶以為慮。一德其大矣乎。明乎一德之理，推而為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終始，無適非一。伊尹心欲太甲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以名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集說 孔氏安國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孔氏穎達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蘇氏軾曰：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為政也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集說 孔氏安國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孔氏穎達曰：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鄭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漢書五行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也。○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名咸。鄭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王氏安石曰：兆乎物者，禍福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為福，應以不德則為禍。○真氏德秀曰：史記云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遇災而懼如此，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集說 孔氏安國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孔氏穎達曰：言太戊贊于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猶如冏命、畢命也。○陳氏櫟曰：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太戊又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集說 孔氏安國曰：太戊子，去亳。囂，地名。陳遷都之義。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集傳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孔氏穎達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敖倉。未知孰是。○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子，故以爲圮于相地，乃遷都于耿也。據文，圮于耿，謂遷來于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依信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集傳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繆

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囂、相、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幷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幷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集傳　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象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群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集說　孔氏安國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爲相，使攝政。孔氏穎達曰：以工爲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

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爲工巧之人。與孔異也。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傳巖。傳云傳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林氏之奇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者。祀以爲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爲宗。其廟皆百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祖而祀之者。成湯是也。所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既不上於一人。則人不可以無別。故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爲廟之制也。唐室以宗爲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而先王建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呂氏祖謙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而果得之。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集傳】經言肜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耳不聰之異。○孔氏穎達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但是祖己之言。竝是訓王之事。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

【附錄】金氏履祥曰。上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而其說又不分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集傳】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集說】孔氏安國曰。祖伊。祖己後。賢臣。戡。亦勝也。○陸氏德明曰。黎。國名。尚書大傳作耆。○林氏之奇曰。文王之爲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於紂之命也。黎乃諸侯之國。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曰殷始咎周者。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爲得其實。周人既乘黎而勝之。祖伊恐其將不利於殷。爲是震恐而奔告于紂也。○袁氏默曰。周人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傳戡定禍亂曰戡。○董氏鼎曰。祖伊奔告于受。蓋謂民罔弗欲喪。而大

命者不至耳初無怨于周而曰殷始咎周何也經明曰西伯而序曰周人何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集說】孔氏安國曰錯亂也告二師而去紂○孔氏穎達曰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林氏之奇曰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爲稱比干雖爲三孤於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三人皆是紂之懿親位尊職近與紂同其休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於人事顚倒錯亂而無所統故天命亦皆至於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知其滅亡不旋踵而至矣情迫於中不能自已故微子謀於比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區勢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殷史得之以爲此篇○董氏鼎

曰錯亂天命如孟子所謂逆天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集傳】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繆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集說】朱子曰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稱十有一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陳氏櫟曰案此之一月即武成之一月壬辰也戊午即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日旁死魄壬辰則戊午二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洪範之

十有三祀也。一年之一字誤顯然矣。○黃氏鼎曰泰誓三篇非一時一所所作序謂作於一日豈理也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集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

【集說】陳氏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董氏鼎曰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序歟。孟子蓋亦本於此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集傳】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篇是武王克商之後史官記載其本末以見其一時應天順人之大槩。自往伐之初至於歸獸之後其所施設政事。皆識於此。識謂紀其事也。

【附錄】吳氏棫曰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當以狩為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集傳】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未見意也。

【集說】程子曰。武王不曾殺紂紂自殺遂言殺紂也。○蘇氏軾曰洪範大法也。武王所以問洪範者。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為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敘書之意也。○呂氏祖謙曰。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箕子歸以字當深玩。箕子自言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又言我不顧行遯其無臣服歸周之意久矣。曰以箕子歸見箕子不欲歸。以箕子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範百王未嘗淪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集傳】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亡。

【集說】孔氏穎達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

謂此時也。釋言云。斑，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旣封乃賜之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集傳】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集傳】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孔氏穎達曰。武王克商。卽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爲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旅訓爲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集說】孔氏穎達曰。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陳氏櫟曰。周公納祝冊于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皆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集傳】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

【集說】孔氏安國曰。黜，絕也。將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黃氏度曰。大誥專爲黜殷而作。湯伐夏。遂黜夏命。武王伐殷。不黜殷命。因其國。立武庚。武庚叛。乃黜殷命。何也。曰。湯黜夏命。固以爲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復有放伐之事。不可以爲典常。故立武庚繼殷後。其意以爲天遂廢之。雖其國猶在。不能病天下。天將興之。則雖周亦當退聽以俟天命之所授。是亦爲天下之公也。天卒歸周。未嘗改命。武庚爲亡國後而弗克畏天。悁忿安

作。蓋嘗受周封爵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招天下以爲亂。是豈得復存哉。或曰。武庚於周爲讎。得聞稱兵。無乃不可乎。曰。非也。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匹夫。故其讎當復。殺之而義者。雖匹夫不得讎。讎之則死。武王行天討。爲天下誅殘賊。而可讎乎。武庚能從父於死則可。旣受周封爵而叛周則不可。凡此。天下之通義也。○呂氏祖謙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誘也。書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爲親者諱也。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集傳】微子封於宋。爲湯後。

【集說】孔氏穎達曰。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旣下車。投殷之後於宋。爾時未爲殷之後也。初

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命爲湯後使祀湯耳○林氏之奇曰封微子爲書以命之蓋陳其所以封之之意而勉以所當爲之事後世之命官必以制書蓋出於此○吳氏棫曰微子封宋蓋在武王時此書乃爵爲上公申命之書如孔氏之說則是微子前此未封至成王而始封非矣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集說】孔氏安國曰唐叔食邑內得異禾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孔子穎達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昭元年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集傳】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一穗葛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

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集傳】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謬誤蓋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邪不可考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爲何人而可必其非孔子作也

【集說】左傳定四年祝鮀曰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命以殷誥而封於殷虛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孔氏穎達曰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爲器爲善政以結之○康圻內國名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惟鄭玄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集說】孔氏穎達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序其事作召誥。○呂氏祖謙曰，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集說】林氏之奇曰，使來告卜者，當周公之至洛，王尚在宗，故遣使而來，所以得吉卜告於成王也。王之至洛，蓋後周公而來也。先儒又謂周公與王之相問答，乃周公既成洛邑，又歸宗周之後，故篇末云王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篇內有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往已，是成王將退而歸鎬京，欲周公留居於洛，則其相與應答，皆在洛邑也明矣。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集傳】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集說】陳氏櫟曰，書稱商王士、殷多士、殷遺多士，公始目爲頑民，小序之云然，殊失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也。

周公作無逸。

【集說】孔氏安國曰，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集傳】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相成王爲左右者，言周召以師保而爲成王左右之相。說命曰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召之爲左右相，是亦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也。惟周召既爲左右相，故因命以爲二伯，分總天下之諸侯。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是也。召公自武王時已居太保之位，至於成王即政之後，將欲與周公謝事告老，故周公作此篇，言已不得不留，轉成王兼留召公共政。蘇氏曰，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輔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友而弗反也哉。此說是矣。然不獨此也。殷之餘民，染紂之化，草竊姦宄，無所不爲，至康王之世，而其餘風猶未殄，苟一舉指之失宜，則彼將乘間而起矣。此周公所以長慮却顧而以爲不可告歸也。○陳氏櫟曰，書中略不見召公不悅之意，諸說揣摩，皆序之陋啓之。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集說】蘇氏軾曰，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沒，仲爲卿士，無因父用子之理，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爲始封之君，則周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集傳 踐，滅也。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孔氏穎達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卽政，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卽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竝興，魯侯征之。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卽政之年復叛也。○黃氏度曰：淮夷種類不一，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嘗與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淮夷又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奄猶首亂也。踐，蹂也，謂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侯，還殷民，封蔡，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名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集傳 史記作薄姑。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敎化之。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集說 胡氏士行曰：無逸、立政相為經緯。無逸，無逸之心，則立政方冊而已；無立政之體，則勞於細故，秦皇隋文之程石傳餐矣。○朱氏祖義曰：周公戒成王以用人之事，不曰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謂得人則政自立。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集傳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邪。

集說 黃氏度曰：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廟。○林氏之奇曰：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蓋宅洛者亦是朝廷之大事，故至于豐以告廟也。○陳氏櫟曰：序言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小序贅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集傳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孔氏穎達曰：肅慎氏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伯為策書以命之，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卽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旣服，故懼而來賀也。○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寫然，注國語者

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黃氏度曰肅愼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云卽古肅愼在扶餘東千餘里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集傳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邪篇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旣亡不知所道○蘇氏軾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遷歟○黃氏度曰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呂氏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集說 孔氏安國曰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書命之○孔氏穎達曰周公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成周周之下都成王東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卽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蘇氏軾曰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以爲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陳氏櫟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洛之任也君陳繼周公畢公繼君陳其任一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之地成周之邑使君陳爲之王畏王城之事君陳不與焉此說蓋小序誤之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集說 黃氏度曰召公以太保爲冢宰畢公以司馬兼太師畢公序召公下名數不同也召畢率諸侯爲諸侯長也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率諸侯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集傳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謬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康王旣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黃氏度曰周人大封諸侯重監牧之權齊魯衛晉土壤廣斥當時固有翼衛之效數傳之後事體必變周公成王見其幾矣故二書變禮皆爲訓飭諸侯○呂氏祖謙曰遂繼事之辭也旣宅尊位繼卽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政須新

天子之號令。所以警浮議而折姦萌衷惆
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已者乎。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集傳 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林氏之奇曰。成周郊。即君陳序所謂東郊成周。周爲王城之東郊。故因謂之成周郊也。篇內曰保釐東郊。即此郊也。分居里。言分其居里於成周東郊之地。○陳氏櫟曰。按此序康王命作冊畢一句。文義難通。必有缺誤。孔傳似爲得之。而朱子非之。何也。○大意謂王命作冊書以任畢公耳。○朱氏祖義曰。商俗三紀之後。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化之尤難。蓋是時爲善已衆。不可無所勸。爲惡雖寡。不可無所懲。非有元老重望。不足以

庸。此責康王所以命畢公。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集傳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邪。下篇亦然。

集說 黃氏度曰。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林氏之奇曰。是時大司徒缺。穆王命君牙爲之。篇內有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此正大司徒之職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正。長也。周禮大馭中大夫。大僕下大夫。此言大僕正。則官高於大僕。爲周禮大御。若是大僕。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宗周禮大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大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于憸人。大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集傳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邪。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

非古制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爲句。疑有闕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集傳】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歟抑錫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歟

【集說】孔氏安國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孔氏穎達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也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林氏之奇曰序言秬鬯圭瓚而篇中特言秬鬯此不言也其義以相備也○陳氏櫟曰成王以秬鬯錫周公於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盛平王以秬鬯錫文侯於遷洛之始見東周所以衰蓋以我周東遷於晉焉依已位已定不曾足矣錫賚之重可以成王待周公者待文侯矣記曰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苟以此律之今賜圭瓚則文侯可自爲鬯不資於天子矣錫以秬鬯圭瓚則假之禮器賚以弓矢則假之兵

權又不止於成王待周公者矣嗚呼其周之衰乎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集傳】徐徐戎也夷淮夷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非謂已閉○蘇氏軾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謂竟至東郊也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霸上皆屯兵矣吳楚七國反而閉函谷關耳蓋戒嚴也○林氏之奇曰曲阜魯之所都左傳所謂少皞之虛者也魯之分地實爲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接於淮徐戎淮夷蓋東方戎夷之種落錯居於魯之境內者也當紂之時中國無政常侵入職方之地肆爲吞噬則其心必不利於齊魯之建國故伯禽之始居曲阜而淮夷徐戎並興者蓋與之爭地也戎之與夷錯處相望蓋有脣齒犄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閟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言淮浦必言徐土言徐宅必言淮夷明此二者嘗有竝與之勢故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集傳】以經文意考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集說】呂氏祖謙曰秦穆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已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襄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險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歸作

秦誓僭於外者。不容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鄒氏季友曰。伯禽魯之先君。當舉其名。而乃斥言伯禽。秦本伯爵。故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乃稱秦穆公。此決非孔子筆削之例。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虞書

【集傳】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陸氏德明曰。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夏氏僎曰。二典禹謨俱謂之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堯。不可以該舜。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則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薛氏季宣曰。虞書詳於舜而畧於堯。追記可知。○黃氏鎮成曰。堯典雖言堯事。而自疇咨以下。實爲禪舜張本。三謨等篇。亦舜時事。所以均謂之虞書也。○王氏樵曰。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啓以後史臣之手。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

堯典

【集傳】堯。唐帝名。孔氏穎達曰。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

之堯也。胡氏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也。○朱子曰。看來堯舜只是名。

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董氏鼎曰。篇題下每書古今文有無者。孔壁伏生二書之分耳。非以字畫言辭論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孔氏穎達曰。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程子曰。上古世淳人朴。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呂氏祖謙曰。二典與他書不同。如易之有乾坤。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集傳】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

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蘇氏軾曰。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皐陶爲名。允迪乎。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呂氏祖謙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黃氏度曰。安安。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呂氏大臨曰。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史述帝堯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揮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在於已身有此四德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也○林氏之奇曰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爲大功者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爲大功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爲首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勉強也○真氏德秀曰堯之德以欽爲首而其行以恭爲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金氏履祥曰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煥乎其有文章思言其運量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蓋盛德從容之極恭讓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真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而又曰文思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王氏充耘曰或謂書以道政事故堯典篇首先言功而後言德及觀吾夫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本言堯之德巍巍乎其有成功則言堯之功其先德後功雖與先功後德不同然於功德二者皆以巍巍乎三字稱之無異辭殆知夫子所言史臣所記辭異旨同初非有意以功德爲先後而表是書爲政事之編也○呂氏柟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爲先者德之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董氏其昌曰堯德只一箇欽爲主欽之昭晰處爲明欽之經緯處爲文欽之謀慮處爲思而欽之形現出來是爲恭爲讓纔有此德便有此光華這光被及四表以至於上下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集傳】明明之也俊大也朱子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與文王克明德同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禮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康成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孔氏穎達曰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朱子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睦親而和也王氏安石曰睦者交相親也平均章明也金氏履祥曰平均齊無偏章品節有文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陳氏大猷曰於如詩於穆之於蓋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

變者氣象不侔矣。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程子曰：前言堯之德，此言堯之治，其事有次序。○林氏之奇曰：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唐氏聖任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也。○朱子語類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眞氏德秀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百姓昭明，謂新民而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陳氏櫟曰：以脩齊治平論此章，始於司馬公稽古錄，朱子從之，眞氏又推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也。○王氏充耘曰：此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者也。○王氏樵曰：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

附錄 孔氏穎達曰：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林氏之奇曰：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妻之黨無有凍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時雍者，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集傳 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孔氏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朱子曰：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王氏安石曰：曆者步其數，象者占其象。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朱子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陸氏德明曰：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爲辰。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集說 孔氏穎達曰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據此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呂刑稱乃命重黎傳云重卽羲黎卽和也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卽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辰日月所會者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也命羲和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爲曆而授人也○王氏安石曰古聖人重曆數至周官益輕蓋創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脩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林氏之奇曰改正朔始於周古惟用夏正人時但言民時也○朱子曰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工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只是天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天道左旋日月星竝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

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皆左旋但天之行疾於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爲可見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黶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爲上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氣到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呂氏祖謙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鍾氏鶴秀曰敬之見於經始此○黃氏鎭成曰天體蒼蒼無以測其旋運古之聖人乃舉二十八舍推晝夜之所移以分度限一歲而周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因列舍之方析而爲四象因日月之所會布而爲十二次天體於是可推四時於是可正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有玄武之形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觽參有白虎之形南方七宿曰東井輿鬼柳星張翼軫有朱鳥之形謂之四象自南斗至須女曰星紀須女至危曰玄枵危至奎曰娵訾奎至胃曰降婁胃至畢曰大梁畢至東井曰實沈東井至柳曰鶉首柳至張曰鶉火張至軫曰鶉尾軫至氐曰壽星氐至尾曰大火尾至南斗曰析木謂之十二次故經於春曰星鳥者以見四方列舍之有四象之形也於夏曰星火者以見一歲日月所會之有十二次也於秋曰星虛於冬曰星

昴者。以見象次皆列舍之所分也。中星所指定正南之位。分二十四氣。以察四仲所指之星。綴日於天。正處一度。則爲冬至。昴宿昏見於午。斗杓指子爲仲冬之中氣。隨時遷轉。可以類知。○二十八舍度最多者莫如東井。三十三度。通志。二十四度。其次莫如南斗。二十六度。通志。二十五度。度最少者莫如觜觿。二度。通志。一度。其次莫如輿鬼。四度。通志。二度。○陳氏櫟曰。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復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陳氏雅言曰。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潘氏士遴曰。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而日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成而分至啓閉始得不爽。其候天之元氣無形可見。只觀斗綱所建之辰。凡日月一歲十二會也。二十八宿日月常經行其度。金木水火土。隨時遍宮。但有遲速耳。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

地無石處皆土。是星與辰一也。

【案】曆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曆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恆度。故曆象先測太陽。而後及諸耀。是日行爲諸耀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耀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於星也。所謂月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耀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加密焉。是故曆象日月星辰。爲作曆之綱。綱既定而後曆可成。其曰欽若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集傳】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地理今釋。嵎夷今朝鮮地。案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錐指。援據後漢書以嵎夷爲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

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謂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寧海州。皆非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孔氏安國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張氏守節曰。言作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朱子曰。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蓋以曆之節

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孔氏穎達曰總舉七宿春分之昏朱鳥七宿皆得見也。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金氏履祥曰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星爲星鳥。未爲鶉首。巳爲鶉尾是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蘇氏軾曰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冀州而其所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曆可起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加於地之

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陳氏大猷曰或問孔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仲

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鄭氏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仲春星鳥在南星火在東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陳氏師凱曰春分之日初出之景於地則在卯方之中於日則在卯時之中蓋春分已前則冬至日出辰漸漸南來未及乎卯中也春分已後漸漸北去至夏至而日出寅又過乎卯中也直至秋分則又自北而來至於卯中秋分已後又自卯中南行而至於辰爲冬至故春分秋分日皆出卯晝夜皆五十刻而氣候亦得寒溫之中也。○朱鳥七宿一行撰開元大衍曆中

星者所以正四時日行之所在昏中則夕見於地之正南方旦中則晨見於地之正南方月令記昏旦二中堯典止記昏中古者玉衡之器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面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面南望之則昏時某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其北極一處則疑然不動常對管端其南上中星則逐時移動每夜定挨過一度蓋太陽所在星輝隱沒本不知其行在甚度惟從中星推之中星挨至某宿第幾度則黃道日軌亦退至西上日入處某宿第幾度晝考諸日影夜考諸中星則七政之運皆可推而曆日不差矣鶉火午上柳星張三宿也自驚蟄至清明則此三宿逐次爲中星當春分之夕則星宿爲中星也然此只是就堯典論之後世如月令史漢晉隋唐宋諸書所載中星皆不同有二十四氣中星又有五更中星蓋後世曆法漸密推步愈精不如古曆之簡易也

[illegible] 朱子云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此說極是至於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恆星當午自人視之爲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旣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厤家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然恆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每歲所行今定爲五十一秒卽古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昏中星爲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昏中星則在東井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而相差若此是知厤不可以一時爲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人專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證常加修改協於天行斯無弊之良法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集傳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阯之地黃氏度曰案漢初置交阯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地理今釋南交今安南國林之奇尚書解云南交卽交阯也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則交阯之對幽都其來尚矣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周禮疏云周公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有土圭測日影之法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孔氏穎達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舉中則七星可知仲夏初昏之時東方七宿皆得見也()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集說 晉天文志云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

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極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孔氏穎達曰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義氏而字叔者○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大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方氏愨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井其景

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為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林氏之奇曰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則何獨於南方言之周官冬夏致日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朱子曰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位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也○王氏天與曰案月令疏云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此朱子之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春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處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躔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文星虛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敬致與寅賓寅餞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晷則候之所又在於南方而不同於出入之處故於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潘氏士遴曰夏至午時立八尺表表下橫置尺五之土圭伺日行至中天去極六十七度強夏至之午景與土圭相齊恰長一尺五寸便是地中

【案】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為大火今夏至日躔於背而初昏中星則亢宿中之大角偏東數分餘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集傳】西謂西極之地也【地理今釋】西朔方案史記五帝紀注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漢屬隴西郡非也西縣秦置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界非以和仲宅西而名西之不可為西與猶朔方之不

可為朔方郡皆不當專指一處黃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攸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或曰山海經北荒有幽都山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附會此說良是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孔氏安國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申氏時行曰納日在酉時酉位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孔氏穎達曰宵陽氣消也星虛北方玄武

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孔氏穎達曰虛玄武之中星七星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谷者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言納日即以夜言之○孫氏覺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王氏肯堂曰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潘氏士遴曰四方之職皆互文見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

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

案 堯時秋分日躔在房而初昏中星為虛今秋分日躔於翼而初昏中星則十宿第四星偏東數分餘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集傳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李氏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 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朱氏祖義曰即幽州也史記黃帝之地北至幽陵。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朱子曰朔易亦是時候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 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孔氏穎達曰西方七宿昴為中故昴為白虎之中星 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孫氏覺曰室中隱隩之處也 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

政不失時也又案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朱子曰中星自堯時至今

巳差五十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于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王氏安石曰北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程子曰落下閎作曆言數百年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林氏之奇曰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蓋萬物之從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故作曆者觀此以候天時之蚤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鴈來之類是堯典之遺法也○朱子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

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太史公曆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亦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呂氏祖謙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化育艮始終萬物之意也○陳氏埴曰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堯典之所指即謂昏中也其以星鳥言者是以四象言也其以星火言者是以二十八宿言也要皆不出於二十八宿四分之則為四象十二分則為十二辰耳然堯典但提其大綱若曆家則轉加密矣故月令析為十二三統析為二十四氣且兼日中而言則愈析愈密固不厭析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其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其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又奇一度置周不數而獨數其奇故謂星日行一度若甲日某星初度中即乙日某星二度中日有三百六十六即中星亦有三百六十六必星官以玉衡窺之毫釐不差斯可以定節氣而成四時若三統分二十四氣在曆家且爾況月令堯典乎古今曆法不同大抵較疎密耳○陳氏大猷曰案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末知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陳氏櫟曰訂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修改以與天合

則執經膠泥以求與古合。決所不可也。○金氏燧曰。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二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潘氏士遴曰。凡測星治地。令平。規而圓之。徑二十步一尺七寸四分寸之二。六尺爲步。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十五分。一尺爲一度。以象周天之數。立一表于地圭之中。命曰中表。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置一表於正南之經頭。命曰游儀之表。每日遷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尺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望星在正南之昏時爲法。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從後依女星。至十二日後。虛星來中。故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故虛爲十度。

案堯時冬至日躔於虛。而初昏中星爲昴。今冬至日躔於箕。而初昏中星。則室宿中之雲雨星偏東數分餘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集傳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孔氏安國曰。匝四時曰朞。○鄭氏康成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曆日。○陸氏德明曰。十日爲旬。○蘇氏軾曰。有六旬有六日。有讀爲又。古又有通。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氏蔚宗曰。在天成度。在曆成日。○胡氏方平曰。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也。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陳氏師凱曰。九百四十分者。曆家額設一日細數也。二百三十五者。卽四分日之一也。○胡氏方平曰。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胡氏方平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

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只在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陳氏師凱曰。十二箇二十九日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陳氏師凱曰。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陳氏師凱曰。以九百四十。爲一日之法。而除五千九百八十八。得六箇九百四十。爲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黃氏瑞節曰。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餘三百四十八分也。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陳氏師凱曰。有全日三百四十八。幷餘分之積得六

日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陳氏師凱曰。卽上除不盡之數。計四時令三十四分三分分之二也。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陳氏師凱曰。曆家設此爲常額。多於此者爲盈。少於此者爲虛。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胡氏方平曰。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胡氏方平曰。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金氏燧曰。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黃氏瑞節曰。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胡氏方平曰。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一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繫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

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黃氏瑞節曰。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一歲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王氏肅曰。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閒。無中氣。故以爲閏也。○孔氏穎達曰。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

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也○無閏時不定歲不成故須置閏以定四時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黃氏度曰泰顓頊曆置閏在歲後堯曆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爲後世法○朱子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曆家只算所退之度知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分

作八界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耳只是不曾推得定移來湊合天之運行只有參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躔之處都算在裏幾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可以正而不差今人不曾得箇大統正說天之運行有差不知天之運行合當如此○呂氏祖謙曰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可以定時而成歲○金氏履祥曰周天概舉全日而中星亦通舉辰象其閒度刻則有司曉時推之以與天合後世度不足而析爲分分不足而又爲秒有爲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太初則又爲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少劉氏王氏又爲五百八十九分日之百四十五唐大衍又析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而每歲日餘三十七分大至朱震統元曆析一度爲萬分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分秒愈多算法當愈密久亦未嘗不差者聖人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世作曆常密而於天反疎蓋聖人因天以定曆後世制曆以推天也○王氏肯堂曰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故先舉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大數以見一歲之盈虛而以置閏月爲定四時之要以定四時爲成歲之要歲成於時時定於月月正於日此作曆之要也

案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即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度在曆爲一日是以天周即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

二十五分半。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天周爲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曆定天周爲三百六十度。度爲六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日爲十二時。時爲八刻。刻爲十五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二四二一八七五。當十二時中二時七刻本三分四十五秒。歷代以來。雖餘分多寡。稍有增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咸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萬世之規範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集傳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復求賢人。欲任用之。○林氏之奇曰。虞書上采堯事。爲舜典張本。則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於堯。使朱果胤國之君。則其事不應載之堯典。史記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呂氏祖謙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姚氏舜牧曰。上古爲治。只是一箇眞。看此處若時若采及舜典若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可見。○龐氏招俊曰。時字。泛指氣化。若者。因風氣漸開。而盡裁成輔相之道。値人文已著。而樹經綸調燮之功也。朱以啓明之才。用之嚚訟。必致違己見。拂時宜。故決其不可。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集傳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孔氏穎達曰。僝然見之狀。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朱子曰。方鳩僝功。語未可曉。亦未灼然知僝功爲見功。且依古注說。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

然也。孔氏穎達曰。貌恭敬而心傲很。象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林氏之奇曰。象恭云滔天。其說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朱子曰。羨文也。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鍾氏庚陽曰。上順時。總治之職。此順事。分治之職。

纂說 陸氏九淵曰。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跡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時氏瀾曰。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咨嗟歎惻之心。○陳氏櫟曰。兜共四凶之二。同惡相濟。敢爲欺罔。堯已燭其姦。未及誅之耳。舜既受禪。畏惡不悛。故罪之。○羅氏欽順曰。靜言圮族。剛惡也。靜言庸違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卽此三者。亦足以概之。○申氏時行曰。采卽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蒞事。安能有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姚氏舜牧曰。驩兜是黨惡的人。與放齊不同。然共工方鳩僝功。亦是實事。小人欲自見於天下。何嘗不竭力供職。做著其功。惟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任以大事。必至傾覆耳。○王氏肯堂曰。事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道而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順。知此則雖通變宜民。亦行其所無事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集傳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氾濫而逆流也。割。害也。孔氏穎達曰。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有崇伯鯀。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歎其美而薦之也。

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强舉之之意。潘氏士遴曰。說文。异。舉也。曰舉哉。使有不得已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朱子曰。异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

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已之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孔氏穎達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孫炎曰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年之別名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李顒曰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耳○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纘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耳○程子曰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氾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氾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弗成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薛氏季宣曰四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黃氏度曰箕子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水失其性而五行皆亂彝倫由是而斁是之謂毀其類堯見微知著衆人固不識也夫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朱子語類問四岳百揆

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問堯既知鯀如何猶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楚辭說鯀婞直以亡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壞事處○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時氏瀾曰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陳氏經曰聖人觀人觀其心術不觀其才朱之啓明共之僝功鯀之試可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不正其才適足爲爲惡之資耳○陳氏大猷曰於人所共賢而賢之易於人所共賢而知其非賢難○吳氏澂曰邵子皇極經世書帝堯六十一載命鯀治水六十九載其績弗成或疑績用弗成蓋在舜既徵庸之後史言之於此以終上事也○申氏時行曰上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而圮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強衆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堯知之而復用之者蓋以方割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已之見不可先四岳耳此堯所以有愛民之仁而卒不失爲知人之智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

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集傳】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蘇氏軾曰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王氏肅曰虞地名也○皇甫氏謐曰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黃氏度曰虞今解州安邑縣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程子曰烝烝勉益漸進之意○陳氏埴曰不格姦亦謂能感動其慈愛之心至於和豫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

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陳氏埴曰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皇輿表河中府今平陽府河東縣今蒲州並隸山西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孔氏穎達曰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薛氏季宣曰媯水出解州解縣地理今釋媯汭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案孔安國傳云舜所居媯水之汭經典釋文云汭水之內也皆不以汭為水名而水經注云歷山有舜井媯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異源同歸渾流南入於河史記正義亦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南流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今考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媯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地記二書合蓋汭本訓北訓內又為小水入大水之名或後人見媯水北有一小水入媯遂蒙堯典文而加名耳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以二女妻舜觀其施法度

於二女。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周子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司馬氏光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所難也。○程子曰。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也。堯將禪帝位。固宜先四岳。四岳不能當。復使之明揚在下之可當者。宜其得聖人也。後世多疑以為岳可授。則盡授之。不可授。則何命之也。夫將以天下之公器授人。堯其宜獨為之乎。故先命之大臣百官以至天下。有聖過於己者。必見推矣。遂相推讓。卒當得最賢者矣。事事次序。理自當然。○曾氏旼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時無百揆。則官無隆於四岳。四岳之賢於羣臣可知。想其德未足以宅百揆。則於庸命有所不能可知。古之人自知甚明。其所不當受者。雖與之天下。不受也。○

朱子曰。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上古人壽長。傳數世之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呂氏祖謙曰。明明。揚側陋。見堯為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間。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知此。○堯曰予聞者。不過亦當聞舜之名。非堯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說。以為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舜為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堯之心。○時氏瀾曰。四岳之舉舜指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之。○真氏德秀曰。堯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此其所以為聖與。○陳氏

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亦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己同德。安能如此。二女亦舜之儔也歟。○羅氏欽順曰。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

總論

程子曰。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呂氏祖謙曰。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為辭。○熊氏不曰。韓子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堯典是第一傳道之祖。以前雖有伏羲神農黃帝三聖人者作。孔子作易大傳。不過略述其開物成務大概而已。創制立法。蓋未詳也。堯典曰放勳。孔

子稱之亦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蓋混沌既判。至堯適當一元文明之會也。○人君以一身出而為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為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財成之道。三才之責既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董氏鼎曰。帝堯為五帝之盛。帝堯典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曆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讀是書者。宜亦曰毋不敬。○薛氏瑄曰。書載堯舜之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

[案] 古之帝王。有治法。有道法。有心法。治法。三才竝建。命羲和以曆象。所以治天時也。咨四岳以俾乂。所以治水土也。咨若時若采。所以治民事也。道法者。欽明以下至親睦平章皆是也。惟心法。則欽之一字。可以聚衆德。貫治道。聖聖相傳。不越乎此。非獨一書中綱領。即堯典一篇。三致意焉。雖其說必待程朱發之。而大昭其義。然上古史官。實足窺見大聖之精微。其言已揭日月而行矣。舜典悉同。於堯二聖人所以爲千古立極。爲湯文武周公。寧外是歟。雖然。用人乃爲治之最要者。所以末三節歸重於疇咨。可見不得其人而輔佐之難。堯舜不能爲治。則知人之難。可不兢兢懔之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

舜典

[集傳]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案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

過論也。

集說 程子曰。舜典篇首載舜終。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朱子曰。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是作史之妙。則不然。方知當時別無文字在。○金氏履祥曰。子王子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責不當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紓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旨。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案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閒方作此附會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集傳 華。光華也。協。合也。王氏肯堂曰。再見曰重。不二曰協。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眞氏德秀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義也。玄。幽潛也。升。上也。孔氏穎達曰。從下而上謂之升。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于堯。姚氏舜牧曰。重華。即復旦之謂。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程子曰。玄。幽遠之稱。舜潛德幽遠之中。又其德深遠。故云。上聞於堯。申氏時行曰。升聞。如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舜在畎畝之閒。潛德顯彰於外。升聞天子之朝。○程子曰。虞舜側微。重華協于帝。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協宜於帝位。言以聖繼聖。宜於天下也。故云重華協于帝。此句總言舜事。已下重敘其德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稱堯曰欽明文思。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譬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溫潤。或取其質之堅正。或取其聲之清越。舉其一。則知其為寶矣。○林氏之奇曰。堯舜充實輝光之德。塞乎天地之閒。初無異也。而史官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如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而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朱子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德。合而言之。卻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此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王氏炎曰。濬哲存於內。發於外。則為文明。溫恭形於外。根於內。則為塞實。此則光華之所從生也。○呂氏祖謙曰。重華者。舜盛德重光。合照。如日月繼明。常有輝光。和聯與堯。渾然無異。○時氏瀾曰。舜之德聞於上。堯之聞遠於下。二聖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無私於其間也。○金氏履祥曰。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陳氏櫟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盛德。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於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陳氏雅言曰。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夫是之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夫是之謂協。此其德之發於外者無不同也。○杜氏偉曰。本言二聖之合德。卻言其光華者。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恆於其發處見之也。○王氏肯

堂曰。程子以乾之初二。爲舜之側微耕漁時德在幽潛。而竟升聞於上。正見光華不容掩處。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集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程子曰。堯旣命之以位而舜敬美其五常之敎。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敎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敎萬民之事。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王氏炎曰。入處其位。故曰納。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總百官之事。時。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孔氏安國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吳氏澄曰。此試之以臨諸侯之事。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

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愼徽五典以下是也。○程子曰。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鄕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能盡人倫。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乃遺之可乎。○張子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彝也。故謂之五典。爲父子者。敎之使有親。爲君臣者。敎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故謂之五敎。○林氏之奇曰。孔氏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此說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當堯時。官無尊於百揆者。大錄萬幾之政。非百揆而何。旣納于百揆。又納于大麓。必無此理。○賓諸侯于四方之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所謂有來雝雝。至止肅肅。是也。○朱子語類問。徽五典。是使之掌敎。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爲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爲山虞之官。曰。若爲山虞。則其職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納于大麓。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若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是好。○呂氏祖謙曰。愼有敬數之意。徽有寬之意。○時氏瀾曰。舜察於人倫。五典之任。擧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爲。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從。言相感之速也。○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陳氏大猷曰。或問左氏傳舜擧八元。布五敎於四方。擧八凱。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時。而書以爲舜自爲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舜能擧賢以爲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爲也。○董氏鼎曰。此一節與堯典以親九族而九族睦。至協和萬邦而民時雍。語意氣

象相似分明上句是感下句是應見二聖人隨感隨應
功用神速處○薛氏瑄曰揆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
其宜也時敘蓋時至事起化至神流非舜使之敘而自
不先不後而敘也○申氏時行曰此承上乃命以位而
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愼徽言其敬畏小心以
美人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蔚然
於皇極之內也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惇典
庸禮可知納百揆以德而爲率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
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四門穆穆則德足
以儀刑百辟可知風雷是偶值其變觀其弗迷則見其
有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懾又可知蓋處
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
也○王氏肯堂曰五典在人爲秉彝懿德惟不親不遜
故失其美耳舜欲以美之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
心得處昭布出來爲勞來匡直輔翼之施使天下之爲
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相親相遜是五典之美
自舜之一念兢兢業業處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集傳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王氏肯堂曰所行之事即歷試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程子曰詢謀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緜三考乃退
此一考使升者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程
子曰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其事至於三年而後天
下知其聖也○蘇氏軾曰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
下之事其措置當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
致其功○林氏之奇曰唐虞官人之法必先察其言然
後考其成功之稱否而加黜陟焉此所謂數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朱子曰堯命舜曰三載汝陟
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
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
是攝行其職事耳到得後來舜遜於禹不復言位止曰
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
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舜居攝時不知稱號
謂何觀受命則是巳將天下分付他了○時氏瀾曰當
是時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
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

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舜有再
遜之辭史官闕焉當有如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即
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王
氏樵曰堯於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
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
而加諸上位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
人之明而欲含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申氏
時行曰堯之禪位不於玄德升聞之日而必於歷試三
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曆數
之在躬猶讓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
下爲憂也

附錄 金氏履祥曰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
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
此○曹氏學佺曰案此下疑有闕文金氏取論語補
之以接受終之事且使禹謨十六字心傳有所本云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集傳 上日朔日也。孔氏穎達曰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王氏炎曰堯所從受天下者也 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大禹謨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爲朔旦特史官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日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于文祖獨不用朔日乎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爲朔日也元日既不必爲朔日則上日亦不必爲上旬之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其日不可以不卜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亦不敢以爲必然之論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亦可指爲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爲必然之論○董氏鼎曰堯老舜攝堯之爲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爲始終昔由祖以有其始今告祖以受其終此爲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之責也○潘氏士遴曰易坤六三曰無成有終文言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用六利永貞象曰以大終也易陽爲大陰爲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當時堯命舜陟帝位舜固讓舜之受終正受代堯終皆以終

堯事所謂成厥終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集傳 在察也。楊氏肇芳曰察心目在是也 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馬氏融曰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 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孔氏穎達曰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 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吳氏澄曰各有限節度數如國家之政然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馬氏融曰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 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案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陳氏師凱曰案此段注全據孔氏疏此所謂天文志乃蔡邕所作非諸史之志也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晉天文志云一曰蓋天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孔氏穎達曰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但絕無師說 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遶之。日近而

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晉天文志云。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陳氏師凱曰。此說是吳中常侍廬江王蕃所作。晉志亦引之。又晉志及孔疏。裹字皆作裹。取包裹之義。今蔡傳諸本竝訛作裏字。）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陳氏師凱曰。此度是自東數向西去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緯也。）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陳氏師凱曰。此下數句論度數。直至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皆是自北數向南去橫布定者。如機上之緯絲也。愚案渾天家。見天體圓如彈丸。南北東西縱廣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闊狹之限。橫布於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以渾天說中所論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讀者宜別之。）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

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揚氏雄曰。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陳氏師凱曰。此皆據孔疏。漢志不載。今案隋志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古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爲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製也。隋志分儀象爲二篇。謂機衡爲儀。謂有機無衡者爲象。故注疏及傳。亦或言象。或言儀。各有所指也。）宋錢

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陳氏師凱曰。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南史無傳。隋志言徑八尺者。漢候臺銅儀也。又云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太史令錢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爲之。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以爲渾儀。則內抉衡管。以爲渾象。則地不在外。是別爲一體。愚案孔疏與正史。大同小異。蔡傳止據疏義耳。）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陳氏師凱曰。渾儀至唐李淳風一行而法甚密。本朝因之者。言宋亦因用舊儀。不曾改創法度也。）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俞氏震曰。名地平環。此地而四方之象也。）上刻十

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俞氏震曰。名天經環。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背刻去極度數。陳氏師凱曰。皆是自北數向南去之度。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俞氏震曰。名天緯環。上下與天經相銜。東西與地平相銜。此天腹赤道之象也。背刻赤道度數。陳氏師凱曰。皆是自西數向東去之度。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

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俞氏震曰。制卽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俞氏震曰。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俞氏震曰。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俞氏震曰。鎖定黃赤二環。以

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陳氏師凱曰。案新唐書天文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舜璿璣玉衡渾天儀也。太宗因詔爲之。七年儀成。帝稱善。置於凝暉閣。又舊唐書天文志云。開元九年。詔一行與梁令瓚更造渾儀。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其規環尺寸。具載唐志。宋太宗更名太平渾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俞氏震曰。在內而又小。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俞氏震曰。直距者。鍼版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卽玉衡也。外指兩軸。

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俞氏震曰。石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樣二合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穴。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有臍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陳氏師凱曰。爾雅疏云。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所謂四遊。決無此理。輒據此以釋四遊儀之所以得名耳。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

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史記天官書索隱云。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晉志魁四星爲璿璣。杓三星爲玉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集說 蔡氏邕曰。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孔氏穎達曰。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惟有此璿璣玉衡而已。○邵子曰。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林氏之奇曰。曾氏云。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爲陵歷鬬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堯之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王氏云。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曆象。即舜典所謂璣衡。舜典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夏氏僎曰。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七政躔度長短多寡不同如此。然必謂之齊者。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曆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即玉衡也。○朱子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一日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眞氏德秀曰。舜受終之初。察璿璣以揆七政之運。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張氏居正曰。帝王致治之道。莫大於敬天勤

民。故帝堯即位。即命羲和欽若昊天。帝舜受攝。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敬天勤民之心。先後一揆也。○申氏時行曰。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天運難見。即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曆法以審矣。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之地者也。○王氏肯堂曰。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爲曆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定數。合爲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日月之候。曆數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此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案 璿璣玉衡。乃治曆觀天之器也。曆之理非數無以顯。而數非象無以明。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

之距地爲近。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恆星爲最遠。七政之行。惟月之左旋爲速。次日。次金水。次火。次木。次土。而恆星爲最遲。又就其行度細較之。日有盈縮。月有朓朒。五星復有遲留順逆之不同。必有以齊之。而後曆可治焉。然七政之行。必紀於天之度。而天度不離乎黃赤二道之經緯。平分天腰者。赤道也。交於赤道以會於兩極者。爲赤經。與赤道平行者。爲赤緯。斜交赤道而出其內外者。黃道也。交於黃道以會於黃極者。爲黃經。與黃道平行者。爲黃緯。聖人觀天地之經緯。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復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則節氣之蚤晚可辨。以察日之出入。則晝夜之永短可分。以察月之周天與會日。則晦朔弦望之期候可定。至於五星之會日沖日而有合伏退望。五星之近日遠日而有順逆遲留。與夫日月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淩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是即所謂齊也。蓋璿璣之設。象天體之經緯。玉衡之製。窺七政之運行。曆家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要皆與璣衡相爲表裏者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集傳 肆。遂也。程子曰。猶言於是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孔氏穎達曰。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孫氏炎曰。潔敬之祭也。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鄭氏康成曰。昭者。明也。亦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用少牢。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氏康成曰。相近讀爲禳祈。郤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氏康成曰。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禜。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上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此舉邱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而洛誥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經傳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是精誠潔敬之名耳。○蘇氏軾曰。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魯諸侯。故三望而已。此之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竊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林氏之奇曰。自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張氏居正曰。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於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集傳 輯。斂。孔氏穎達曰。釋言云。輯。合也。瑞。信也。公執桓圭。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薛氏季宣曰。桓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為飾。信圭直之。躬圭紐之。穀璧粟文。蒲璧微麤。瑞器。其總名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周禮疏云。方四寸。斜刻之。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孔氏穎達曰。州牧各監一州諸侯。○王氏天與曰。毛氏云。牧取守養之義。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

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四岳則盡率方岳之諸侯。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朱子曰。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禮。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陳氏雅言曰。輯瑞於攝位之初者。將以驗其信否。而盡其詢察之道。班瑞於既覲之後者。所以與之正始。而示夫更新之義也。○鄒氏孝孺曰。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覲羣后。而曰覲四岳羣牧。明統也。不曰班瑞於岳牧。而曰班瑞於羣后。紀實也。○陸氏鍵曰。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至見為數。下不以役至為慢。此為攝位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用特。

【集傳】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蓋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守。考制度于四岳。非與覲岳牧之瑞。同在一年之中。岱宗。泰山也。應氏劭曰。宗。長也。五岳之長。地理今釋。岱宗。魯頌作泰山。周禮作岱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朱子曰。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只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注家以至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於山川爲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於山川。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孔氏穎達曰。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曾氏旼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爲九十日常有餘。月之爲三十日常不足。故協之爲難。并時之有餘。月之不足而協之。故十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七章謂之會。時月之朔。由章會至于統元。則至與朔今焉。此之謂協時月。日。在天爲度。在曆爲日。時月由此積也。故正之。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林氏之奇曰。古者天子曆官。主頒朔於諸侯。諸侯必受曆於天子。以頒授於萬民。協正者。懼時月之有差也。○朱子曰。只是合其時月日爾。非謂作曆也。同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班氏固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王氏天與曰。蓋空圍中九分也。而黃鍾之長九寸。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大簇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陳氏師凱曰。律呂本原云。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故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至角聲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愚謂五聲之大小。出於五行之生數。數少者清。數多者濁。天一生水。數最少。故羽最清。天五生土。數最多。故宮最濁。地二生火。故徵之清次羽。地四生金。故商之濁次宮。天三生木。居四者之中。故角音之清濁亦居四者之中也。實本于河洛之自然。豈人力之所強爲哉。以之審度而度長短。班氏固曰。

度起于黃鍾之長。而五度審矣。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班氏固曰。量起于黃鍾之龠。而五量嘉矣。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陳氏師凱曰。蔡傳謂十龠爲合。蓋誤於孔疏也。漢志合龠爲合。蓋合者。取合并二龠之義。若謂十龠爲合。則一斛該萬龠。而量過於大矣。據朱子文集。亦作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班氏固曰。衡權起于黃鍾之龠。而五權謹矣。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

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林氏之奇曰。班孟堅律曆志云。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曆之法。同起于數。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度。舉不出于此矣。堯曆象之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孔氏穎達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修之。朱子曰。修品節之也。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卽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鄭氏康成曰。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林氏之奇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朱子曰。此

段疑有錯簡。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卽五禮之器也。王氏樵曰。如簠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爲凶禮之器。旗物鐸鐃之屬。爲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是也。周禮六器。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六贄。璧以帛。琮以錦。圭以馬。璋以皮。琥以繡。璜以黼。卽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朱子曰。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南岳。衡山。孔氏穎達曰。釋山又云。霍山爲南岳。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地理今稱南岳。周禮作衡

山。山海經作峋嶁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西岳華山。地理今釋西岳禹貢作太華。周禮作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北岳恒山。地理今釋北岳。禹貢作恒山。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眞定府界。案恒山自班固漢志載於上曲陽。今眞定府曲陽縣。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治。去山趾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之近。大朝釐正祀典。祠恒山於渾源州。當主渾源爲是。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林氏之奇曰。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岳。然後歸也。藝祖。疑卽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

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於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必以歲二月東巡者。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律之十二。又生於曆之十二。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曰修。○胡旦疑一歲不能周萬五千里。此不然。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語類。問建牧立伯。小大相維。自可以垂拱無爲矣。何故復有巡守之舉。豈牧伯不足任耶。或云因以祭天。且朝諸侯。又云君民一體。不可邈然不相接。故必躬親巡撫。然後上下情通而教化合矣。此先王之誠心二說孰是。曰。建牧立監。與巡守之義。竝行不悖。祭天朝諸侯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度。詳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巡守[illegible]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illegible]皆云如五器。謂卽是諸侯五玉之器[illegible]此禮旣畢。乃復還之者來似不如[illegible]名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如各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

岳相去甚近矣。又云唐虞時以灊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是於一方之天子一處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呂氏祖謙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則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對越在[illegible]。[illegible]可知。○自此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之事。○陳氏經曰。時月日正。則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集傳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王氏樵曰如敎發萬民等事是也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孔氏穎達曰功成則表顯其能用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人以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又如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林氏之奇曰以封建爲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舜五載一周四岳觀諸侯考制度定禮樂以一四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玆其所以爲唐虞之治也○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朱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則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則巡守去回禮一番○問古之巡守不至如後世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工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曰春秋之時與茅茨土階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時氏瀾曰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提警之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致有廢置更改之患○姚氏舜牧曰堯贊舜曰乃言底可績言不底績徒言奚爲此敷奏之後又加以明試也○盧氏廷選曰敷奏者言其已行之政事也試而曰明考覈功實也羣牧考羣后四岳考羣牧天子坐明堂以聽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集傳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幷營也中古之地朱子集作古者中國之地但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及舜卽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周禮職方氏云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孔氏穎達曰知分冀州爲幽州幷州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幷無

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林氏之奇曰。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孔氏穎達曰。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

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幷。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敘也。

【集說】程子曰。上古九州。舜始分爲十二州。在洪水既平之後。此歷敘舜事。故肇十二州。在四罪之前。言殛鯀在說用刑之中。非是先分十二州而後殛鯀也。封十二山。孔傳云。封。大也。必非以人力增大其山使大也。蓋表其山爲一州之鎮耳。○楊氏時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爲之說。○陳氏雅言曰。肇十有二州者。定疆理之制也。封十有二山者。表州域之鎮也。濬川者。防壅底之患也。至於川之濬者。不以數拘。大者濬之。小者亦濬之。夫天下之患。常起於微。聖人之智。常察其幾。山之表識。無待於致詳。水之流導。則不容以或略。此史臣書法所以異也。○王氏樵曰。案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爲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爲最大。夫分州置牧。所以聯屬諸侯。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幷入於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幷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冀爲幷。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湯氏顯祖曰。此舜經理天下之事。人知有虞之治爲無爲。不知其初固大有爲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集傳】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朱子曰。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又曰。此言王法。象如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孔氏安國曰。以

流放之法寬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孔氏安國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禮記學記注曰。夏楢也。楚荆也。爾雅注云。楢今之山楸。○孔氏安國曰。不勤道業則撻之。學校之刑也。孔氏穎達曰。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孔氏穎達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傳黃金。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陳氏師凱曰。典刑最重。流宥次之。鞭輕。扑又輕。贖又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程子曰。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卽輕。陳氏師凱曰。指眚災肆赦。或由輕而卽重。陳氏師凱曰。指怙終賊刑。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閒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閒。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閒。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聖人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使君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荀氏云。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以爲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爲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朱子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衔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

於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象以典刑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流宥五刑者犯此五刑而情輕可恕則流以宥之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如周禮治胥史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恤刑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曰多有人解做寬恤之恤其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金氏履祥曰眚災肆赦者蓋罪重而情輕不原其情則絕人自新之路怙終賊刑者蓋罪輕而情重不誅其罪則亦為長姦之門○陳氏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之於怠慢不恤則或失之於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故必主之以欽而加之以恤此傳所謂欽恤之心未始不行乎其間者也○王氏樵曰孔疏云敬之敬之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集傳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程子曰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朱子曰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今言貶死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記正義曰吳起云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地理今釋）幽洲案說文洲通作州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光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洲居此城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朱子曰或云在澧州慈利縣○皇輿表澧州今岳州府（地理今釋）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唐所東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地理今釋）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界括地志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案蔡傳云三危西裔之地即禹貢所謂三危既宅者禹貢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此為二且三苗為南境之國經言竄是屏之遠方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當仍在近南之地也存此備考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程子曰殛鯀必於羽山者非時適在彼或敗功害事於彼耳（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迤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

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陳氏師凱曰可怒者在四凶非舜之私意怒之也程子云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陳氏師凱曰文公十八年注云渾敦不開通之貌窮奇其行窮其好奇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貪財爲饕貪食爲餮

【集說】孔氏穎達曰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從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〇程子曰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大抵流放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以地之善惡遠邇爲差〇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也〇四凶立堯朝必順而聽命聖人豈不察其終出於惡哉亦欲其面革畏罪而已苟誠信其假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是以雖堯舜之盛於此未嘗無戒戒所當戒也〇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〇林氏之奇曰據舜誅四凶在於歷試之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恤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證非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則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〇薛氏季宣曰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堯當咈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也〇眞氏德秀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

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逆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流放竄殛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隸〇胡氏居仁曰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皋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集傳】殂落死也孔氏穎達曰堯壽百十六歲注六誤爲七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程子曰言庶民則君子可知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集說】王氏炎曰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〇時氏瀾曰自此以前舜之治事甚詳自此以後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舜猶臣道也舜即位行君道也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

以觀乾知大始之義。○陸氏鍵曰。雖紀帝堯君道之終。實見帝舜相道之久。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集傳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林氏之奇曰。朔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卽位之始年。謂之元年也。 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復至文祖廟前。以攝位告。今以卽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祖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自此以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張氏居正曰。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卽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王氏樵曰。自此以前。當知舜之所以事君。自此以後。當知舜之所以爲君。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集傳 詢。謀。闢。開也。舜旣告廟卽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申氏時行曰。闢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聰者。達民隱也。○劉氏應秋曰。廣賢路。達民隱。

卽知人安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唐孔氏云。告廟旣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大仕路。致衆賢。使爲已遠視四方也。蓋四岳之職。主招延衆賢。以待上之所求。爲天子之耳目也。故必咨訪詢問之。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下之仕者。皆願立於朝矣。○朱子語類問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卽位。則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明目達聰。謂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胡氏士行曰。此舜取人爲善。公天下之大也。十二牧。九官之事。皆由此得之。○金氏履祥曰。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陳氏櫟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卽位事。闢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王氏樵曰。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闢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者也。○天下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獄訟不平其冤者。賢不舉者。天子必知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申氏時行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其於天下之賢。宜無不知。於天下之情。宜無不照。及其卽位。乃首詢於四岳者。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才。而惟恐有一人之不得自進。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事之不得自通。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集傳】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時皆訓是此食哉惟時先儒乃謂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句自此絕則訓字當異此蓋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 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顧氏錫疇曰柔能以致化言所以維此養道也柔是順其自然而導之不強之以所難也能者有教其所不能責其所可能意 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

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集說】朱子曰柔遠能邇柔遠卻說得輕能邇是使之帖服之意○時氏瀾曰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旣無任人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陳氏櫟曰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舉而外夷服欽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金氏履祥曰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其利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爲之恤

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惡壬佞諸侯者如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蠻夷率服推言其效也○孫氏繼有曰上四岳總外治於內者此州牧總外治於外者生養失遂不可謂牧教化不興不可謂牧舉錯不明不可謂牧五者均重皆牧民之事親君子使造福於民難壬人不使貽害於民皆善牧之道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曁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集傳】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林氏

之奇曰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弼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相之義 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孔氏穎達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旣即政故求置其官 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林氏之奇曰謂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 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孔氏穎達曰禹代鯀爲崇伯以其伯爵故稱伯禹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孔氏穎達曰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

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孔氏穎達曰。稱官者。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眞即帝位而稱帝也。

集說 劉氏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林氏之奇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一有所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己之私見。○朱子曰。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呂氏祖謙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陳氏經曰。舜豈不知禹必詢於衆者。付之公論而我無與也。○馬氏明衡曰。舜即位之初。即切切求賢以任事。與堯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皆是一意。聖人之治天下。無有急於此。故孟子謂堯舜急先務。親賢者以此。○王氏樵曰。治莫急於相。故舜詢岳咨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其次播穀。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大規格。不出乎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集傳 阻。厄。孔氏穎達曰。黎民阻飢。謂往者洪水時。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林氏之奇曰。謂之后稷者。蓋稷在朝爲公卿。而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蓋當時稱后。非獨稷一人。如呂刑稱伯夷禹稷。皆有功之后。而後世亦稱夔爲后夔。皆尊而君之之稱也。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申氏時行曰。播百穀者。順天時之蚤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潘氏士遴曰。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孔氏穎達曰。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林氏之奇曰。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舜使禹宅百揆。不許其讓。而稷契皐陶之位。皆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申敬之而已。○葉氏夢得曰。史記言棄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爲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爲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呂氏祖謙曰。阻飢猶及。當時豈有此事。然尚憂此。所以爲唐虞也。○金氏履祥曰。棄之爲稷久矣。舜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與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呂氏柟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稷契皐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舊職而復讓。非誠矣。○王氏肯堂曰。阻飢不親不遜。寇賊姦宄。蓋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

時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觀曰百穀則凡養生於天備氣於時可以養人者百種並植以盡物之宜可知矣觀曰播則凡地之可生萊之可闢者百種廣布以盡地之利可知矣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集傳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孔氏穎達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是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林氏之奇曰自其可爲萬世常行之法言之謂之五品自其設而爲教言之則謂之五教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申氏時行曰百姓不親就情義乖離說五品不遜就倫理紊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數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

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責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敎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敎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林氏之奇曰契爲司徒在禹平水土之後至舜之卽位凡三十餘年矣而申命之言猶有在寬之語堯舜之敎民其優游不迫如此宜其垂拱坐視夫民之皐也○朱子語類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敬數五敎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禮樂所以成敎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陳氏大猷曰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盡於五者數五敎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敎者哉當以孟子之說爲正曰孔氏以數訓布而子謂數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數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數敎曰蘇氏謂敎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而爲僞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敎亦多術豈專在於寬哉曰敎人者易於欲速而受敎者難於速成易於欲速則怠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責寬之意旣以敬爲主則所以敎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採呂氏之說謂爲含洪廣大漸貫涵養鮮不幾於贅乎曰含洪廣大以度量之寬言之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意

義全也○陳氏櫟曰旋敎之道敬寬二字不可闕一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舜此二義上以堯之匡直自得爲法下可以爲萬世法○陳氏雅言曰敬以處己則人不敢慢寬以待人則人易從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馬氏明衡曰敬數者端其本以先之不敢苟也在寬者和其心以待之不可亟也是亦重責己而略責人之意○王氏肯堂曰五者之理出於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於外也吾之爲敎則因其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強於外也則夫防範禁董其意何嘗不寬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集傳】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孔氏穎達曰寇者衆聚爲之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孔氏穎達曰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士理官也孔氏穎達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孔氏穎達曰魯語云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竊恐惟

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申氏時行曰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

【集說】程子曰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敎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敎化行矣敎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王氏十朋曰命皐陶次於契刑所以弼敎也○夏氏僎曰舜命契敎以一言曰寬命皐陶敎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薛氏季宣曰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頒於士師也○陳氏經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有取於離用刑在惟明可知居刑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故戒以惟明克允○陳氏大猷曰兵乃刑之大者唐虞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旣不常用但頒之於士官兵刑合爲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詳如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疑者以士師不可爲將帥夫爲將者非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掌兵而未嘗爲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頒如今世之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皐陶也

夫工虞之微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唐虞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王氏樵曰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二居之等想帝之所新制者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之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爲地之遠近仁至義盡所以爲聖人之法也○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猾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爲至是哉失之於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豶豕之牙聖人常治其本也○董氏其昌曰惟明克允蓋刑有五而就有三其閒或者輕重混淆便不明於刑以致不允流有五而居又有三其閒或者遠近混淆便不明於流以致不允故須是明乃能允○潘氏士遴曰士所掌惟象刑流法蓋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於士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集傳】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林氏之奇曰垂所制器歷代傳之以爲寶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楊氏肇芳曰工虞各有治所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爲之長故曰往哉汝諧勑使蒞其治所而合和衆職

【集說】孔氏穎達曰疇若予工單衆工名汝作共工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呼此官爲共工也共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薛氏季宣曰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爲之○陳氏櫟曰垂之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豈若後世之器械技巧咸精其能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比哉○孫氏繼有曰爲天下之主凡所以前民用者皆予工也若者有一器即有一器之理守法信度因聖人制作之理而持循之此之謂若非身親繩墨也只明示百工以制器尚象之式使工必中程器

必適用諧謂諧和衆職也工拙不至相蒙勤怠不至相冒各精其工乃謂之諧○張氏爾嘉曰古人制作盡物之宜精以適用今人制作窮人之意巧以悅觀琢朴散醇莫此爲甚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集傳】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顧氏錫疇曰以虞名官以其能審度山澤而順治之也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孔氏安國曰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

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若謂順施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林氏之奇曰。曾氏云。案周禮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山澤虞下士六人。小山澤虞下士二人。益之爲虞。豈一山一澤之虞。蓋爲衆虞之長也。○或以益爲皐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卽伯翳也。其後爲秦。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皐陶之子。則秦乃皐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皐陶之後於六。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皐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爲虞官也。至舜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呂氏祖謙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不識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陳氏櫟曰。所以盡人之性。亦必盡物之性也。○馬氏明衡曰。周禮有山虞澤虞。乃是育養禽獸魚鼈之官。其職比此較輕。上古之時。洪水之後。山林川澤。皆未能得所。益之爲虞。蓋皆平治一番。與禹平水土相表裏。其事甚重。故孟子亦與禹並言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集傳】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敍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陳氏經曰。夙夜者。自蚤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淸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陳氏雅言曰。敬則此心收斂。無少私而能直。則其心潔淸。而無物欲之汚。陳氏雅言曰。直則此心虛明無少雜亂而能淸。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集說】朱子曰。惟寅故直。惟直故淸。○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得禮文分明。○問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乃所以行其禮也。○眞氏德秀曰。勅伯夷獨曰欽者。禮之本。敬而已。○陳氏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旣戒以寅。猶勉以欽。丁寧至矣。○王氏樵曰。人之心直者。其正也。而敬則直。不敬則邪。人心之體淸者。其常也。而直則淸。不直則雜。匪直而淸。事神則難矣。故夙夜之間。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當不顯亦臨。常如對越之敬。○孫氏繼有曰。五禮惟三禮爲重。三禮又以宗廟爲主。故禮曰三禮。官曰秩宗。天子爲天地宗廟之主。秩宗主祀事以相天子。非其心通天地。德合神明者。不足以典之。夙夜二句。示以交神之道。下欽哉。卽此二句意。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集傳】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陳氏雅言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之道莫大於成其德卽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

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林氏之奇曰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與此意同蓋直能溫寬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祗庸孝友矣○朱子曰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陳氏埴曰周禮大司樂正自夔所職充廣之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王氏肯堂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學而至變化氣質者學斯有力教而至於變化氣質者教斯有功心

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班氏固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朱子曰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上則太濁羽以下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

黃鐘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朱子曰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潘氏士遴曰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因三分損益而立所以生十一律蓋天地大數始一而終于十若通用全則變化不行用九之法聖心之妙算也餘律皆然卽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朱子曰禮記注疏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陳氏大猷曰諧是衆音和協倫是各有條理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孔氏穎達曰。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陳氏櫟曰。夔曰於以下爲益稷錯簡無疑。

【集說】程子曰。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林氏之奇曰。唐虞三代。仕於朝者。非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豈其時世家子弟皆賢。惟所以教冑子者。有其具也。然教之必與樂之官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自興於詩。至成於樂。此教之序也。○夏氏僎曰。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至律和聲。所謂樂語也。○薛氏季宣曰。翕如純如。八音克諧之謂。皦如。無相奪倫之謂。○朱子曰。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性情。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諷誦歌詠之間。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那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聲。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饗時事。又是一節。○古人以樂教冑子。緣平和中正。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行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卻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

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卻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卻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相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自入得樂。○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問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大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卻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爲妙。○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詠。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叠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曰一唱三歎。有遺音者。此也。元定以變宮變徵不入調。以濟五音之不及。正緣宮徵之閒音節遠而難和。故以此二變收之。正所謂叠字散聲者。蓋如今之鼓琴瑟吹笛管者。必有𣪠字以扶助之

方成音律自古以來多未諳此○陳氏埴曰問后夔典樂四語與皐陶九德旨意如何曰胄子之性未免或偏聖人因其性而教之所以矯其偏而歸之中若皐陶所言九德乃其德之已成寬而又栗柔而又立者然也○陳氏經曰直溫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之樂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集傳 堲疾。林氏之奇曰史記云朕畏忌讒說殄行畏忌者堲之謂也殄絕也殄行者謂傷絕善人之事也。朱子曰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取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讐皆傷殘之義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孔氏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林氏之奇曰納言之職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陳氏師凱曰復逆者周禮云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注疏云復是報白之義逆謂上書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陳氏師凱曰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漢尚書稱臺魏晉以來爲省晉志云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舊唐志云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侍中二員隋曰納言武德改侍中掌出納帝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官以納言爲名亦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林氏之奇曰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舜命龍之辭正孔子答顏淵之意蓋自古已安已治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爲黑以是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朱子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納言之官如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矣○陳氏經曰讒人無世無之雖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金氏履祥曰出納朕命惟允讒殄不行三代而上道化出於一異端不作蓋以此爾○王氏樵曰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統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出允則命令當納允則聽覽詳○楊氏肇芳曰讒人借公論以行奸所出未必不是命教所入未必不是奏逆但恐因以售詐耳○傅氏元初曰帝舜之時明目達聰絕去壅蔽而慮及讒說殄行者何蓋讒說之人反是爲非倒白爲黑或假綸綍之傳宣或托敷奏而進說方善人君子相與匡扶國是翊贊皇猷而讒說一出大則移易主意次則阻撓事機人心搖動惶惑所關匪細謹喉舌正所以防壅蔽養聰明

總論 王氏炎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聞得行

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聞衛羣賢以成其終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集傳〕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林氏之奇曰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功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案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

陳氏師凱曰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工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謂平水土若百工同領於司空也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陳氏師凱曰通典以兵附於刑亦猶古意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集說〕林氏之奇曰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又總而申勅之也○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輔相顯明天之功○胡氏士行曰岳牧九官之事皆天之事也天工人其代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一時息乎欽則誠與天一矣此咨命之要領也○王氏樵曰天降生民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之養也牖民孔易天之敎也五福六極天之刑賞也禮者天之序也樂者天之和也山川分判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姚氏舜牧曰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集傳〕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楊氏偉芳曰事功奮起謂之明事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於朝何俟九載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孔氏穎達曰善留惡去使分背也○董氏鼎曰分北只是分別義故

文兩兩相背。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案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卽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卽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虞之寬也。○呂氏祖謙曰。史官載分北三苗。見萬國皆順軌也。○陳氏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王氏樵曰。竄三苗於三危。此舜攝位時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敘者。以其竄於三危者而言也。苗不卽工。徂征來格。分背。則皆其舊都也。計苗之事。終舜之世始定。竄者初年。分北者末年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集傳】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陳氏師凱曰。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陳氏師凱曰。楊子法言云。雲徂乎方。雨流乎淵。注云。徂。往也。方。四方也。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陳氏師凱曰。零陵。今胡南永州郡名。舜冢在道州界。蒼梧。今廣西梧州也。

【集說】朱子曰。舜壽百有十歲。○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自好。○金氏履祥曰。舜典所載。皆帝舜初攷至三考之後。庶績咸熙。所黜者獨三苗耳。卒章通載始終。若其晚年授禹之事。則具在禹謨。○陳氏櫟曰。史於舜卽位初。惟載咨岳牧。命九官。卽以九載黜陟繼之。篇末總序舜一生始終。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此觀之。可見舜惟得聖賢之臣以共為。故終身可恭己而無為也。

【總論】熊氏禾曰。舜典理會天道人道地道外。此後言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三

大禹謨

【集傳】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孔氏安國曰。禹稱大。大其功。○林氏之奇曰。堯典既爲舜典張本。故舜典之初。即載歷試受禪之事。舜典載禹宅百揆。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有所屬也。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陳氏大猷曰。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金氏履祥曰。二典虞書之經。三謨猶二典之傳。○吳氏澄曰。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謨者。載禹皐陶二臣之嘉言。○許氏謙曰。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皐益之前。○王氏樵曰。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爲主也。皐陶謨中有禹。而篇名皐陶謨。以皐陶爲主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集傳】命。教。祗。敬也。姚氏舜牧曰。堯舜禹相傳。只是一箇敬字。祗承者。敬之謂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

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揚氏簡芳曰。敷非推致盛德精神。自然翔洽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書主爲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禹尚爲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也。故曰若稽古大禹。○呂氏祖謙曰。聲教如此。亦已至矣。方祇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祇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不違坤承乾之象也。○王氏肯堂曰。帝以好問察善而咨詢於下。禹以責難陳善而祇承於上。此二句。爲謨之起語。如湯誥諸篇之有本序。○孫氏繼有曰。舜以文德之君。禹以文德佐之。故聲教四訖。禹之文命。卽舜之文命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集傳】曰以下。卽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集說】蘇氏軾曰。君臣各艱畏。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爲善。故敏於德。○林氏之奇曰。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恭己正南面而已。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爲之治也。○朱子曰。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呂氏祖謙曰。克艱者。厥后厥臣。各上其所之意。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眞氏德秀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王氏樵曰。政乂民化。正見不可不克艱也。蓋政自君臣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得於觀感。風動神速。故下個敏字。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集傳】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集說】孫氏繼有曰。舍己從人。則計在必行。不難以一言止之。事雖已遂。不難以一言挽之。絕無繫吝。

方謂之從。

集說 孔氏安國曰。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孔氏穎達曰。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張子曰。稽衆舍己。堯虛其心以爲天下也。○王氏安石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案定公問一言與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蘇氏軾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朱子曰。無告困窮。自非大無道之世。孰肯虐而廢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寸理會。無一處不到。○眞氏德秀曰。知爲君之難易。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堯稱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告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之。孔子論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之心矣。○傅氏元初曰。舜置敢諫之鼓。一如堯時。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王仲淹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并天下之謀。并天下之智也。

案 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在深山中時尚如此。況在廷之陳說乎。觀其一聞禹克艱之言。卽知廣聽納燭幽隱。凡治天下之要道。皆出於此。此卽決江河莫禦之氣象也。而猶不敢自居。以爲帝堯能之。其眞知克艱者哉。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集傳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潘氏士遴曰。經文眷顧。奄盡武御者。取韻句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案此說所引。此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

集說 孔氏安國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朱子曰。都。歎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都爲美也。○眞氏德秀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陳氏櫟曰。廣。聖德之全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卽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集傳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集說 陳氏經曰。當順道之時。反己無愧。心廣體胖。其吉孰大焉。外此而言吉。是微倖於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目所視。心勞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爲禍。可得而逭也。○胡氏士行曰。迪則吉。逆則凶。非於善惡之外。別有禍福也。其應之速可知。迪即克艱之道。○王氏樵曰。惟影響。非言其必然之應。乃言其非自外來。皆由此出。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潘氏士遴曰。惠迪不言福而言吉。從逆不言禍而言凶。蓋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觀三百八十四爻所教決擇趨避之意。惟曰吉凶悔吝。而未嘗一及於禍福。所謂知幾其神。見幾而作。正謂此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集傳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朱子曰。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呂氏祖謙曰。不獨政事紀綱之謂。身之間。動作飲食。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淫。過也。葉氏夢得曰。淫如水之浸淫而不返。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朱子曰言當警戒於無虞度之時。謂戒於無形也。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夏氏僎曰。疑謀。如詩所謂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當自作一句。不連上文。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陳氏師凱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九州之外。無朝貢之歲。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

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案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俞氏皡曰。逸就身說。樂就心說。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胡氏士行曰。因民譽。可以騐己治。舍大道而行小惠以干之。則不可。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孔氏安國曰。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

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罔失法度以下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林氏之奇曰禹旣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當如此也○舜之盛德於淫佚荒怠等事雖不至於此然而儆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爲舜言之也○朱子曰此一段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則不至失法度遊于逸淫于樂矣若無儆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遊逸不淫樂不可得也旣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顚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求名罔咈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時氏瀾曰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皆知儆戒無事之時明主猶或玩弛儆戒則強立而清明玩弛則頹放而昏塞○俞氏鰓曰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己愛民之君不能也然苟不主乎理而主於從人則鮮不違道干譽矣道義之正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民心之公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咈民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集傳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卽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陳氏師凱曰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煅冶金克木以成器此相制以洩其過者也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此木克土而生五穀相助以補其不足者也）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旣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敎故爲之惇典敷敎以正其德（陳氏師凱曰惇典惇五典也敷敎敷五敎也上云父子兄弟夫婦是五典五敎中切於民者也其實幷五典盡敎之三者舉其近耳）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

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孔氏安國曰。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蘇氏軾曰。先事而語曰戒。○張氏九成曰。戒用休。若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居其

治地者之類。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張氏九成曰。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吳氏棫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克爲次。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蘇氏軾曰。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林氏之奇曰。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之爲治。自德惟善政。至九敘惟歌。其功德皆已盡善矣。故其樂象之。而韶樂遂以九爲節。周禮大司樂曰。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蓋舜之韶樂。升歌於上者。九德

之歌。合樂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獸率舞。鳳凰來儀。原其所以致此者。則本於九功惟敘而舜之德施於有政然也。○朱子曰。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考矣。九歌今亡。其詞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此便是作韶樂之本。○呂氏祖謙曰。德惟善政。政大於德也。政在養民。民務於政也。○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壞。傳云者。聖人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

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磽。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敎也。織袵而衣。耒耜而耕。釜甑而爨。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陳氏經曰。人情始勤終怠。安保其不壞。故戒以休。使勤者心有所慕。董以威。使怠者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故勸以九歌。感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俾樂事勸功。而忘其勞。斯可使九功永久不壞也。

【案】虞書言養民之政最詳。前但言授人時。播百穀以發其端。此則包舉所以養之之事。敎卽在養之中。故欲正德先務養民也。成周立法至備。皆出於此。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集傳】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孔氏安國曰。五行序曰成。 六府。卽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金氏履祥曰。六府。禮所謂天子之六府。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天施。地生。洪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也。○

朱子曰。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呂氏祖謙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王氏樵曰。禹平水土。六府孔修。然後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卽利用厚生之事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卽正德之事也。然所以必列而爲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而已。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申氏時行曰。六府惟修。五氣順而百穀成也。三事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也。豈惟一世賴之。養民之功。成於當時。埀於後世如此。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集傳】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孔氏穎達曰。年在耄期之閒。故並言之。 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旣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張氏九成曰。禹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 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眞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朱子集此處有故其命禹四字。亦若是而已。

【集說】呂氏祖謙曰。聖心純亦不已。何由有倦。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居天位者。以勤爲本。不怠二字。足以當帝位。帝德廣運。亦不怠之功用也。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怠。怠則閒斷。不可以言聖矣。○時氏瀾曰。天行

健。天之不息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息也。自古爲帝爲王者。功業皆以不息而成。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集傳】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皋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皋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皋陶。朱子曰。用舍皆在此人。名言於口。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皋陶也。朱子曰。語默皆在此人。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皋陶者。張氏居正曰。八箇茲字。都指皋陶說。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集說】蘇氏軾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報亦狹矣。皋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楊氏時曰。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皋陶。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皋陶。不仁者遠。蓋有見乎此。○朱子語類。問諸說皆以禹欲舜念皋陶。而林氏以爲禹自言其念之如此。未知二說如何。曰。林說是。○陳氏經曰。皋陶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王氏樵曰。禹自以勤事之勞。不若皋陶道化之厚。至誠推先。而不自知其德業之盛。眞聖人之心也。○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於民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爲心者。皋陶之德也。邁種之久。降於民而民無不懷。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集傳】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孔氏安國曰。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皋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聖人制刑非期於刑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是聖人之本心也皋陶能體此意使人知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刑此舜之威德惟皋陶能推明其意而見於治功者然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則知刑以弼教期于無刑真聖人之本意也○朱子曰皋陶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又期無刑焉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為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為善矣○陳氏大猷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協于中則不犯正不待論也程子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皋陶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集傳】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卽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王氏肯堂曰不辜與無辜異無辜者無是罪也有罪而罰不當罪則曰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與

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己功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善則歸君。人臣之義。○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程子曰。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蘇氏軾曰。帝因禹之讓皐陶。故推其功而勉之。皐陶憂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其有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乎。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呂氏祖謙曰。聖人於故犯。雖小必刑。蓋不事姑息。而齊仁以義。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慈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應氏鏞曰。罰弗及嗣。一人之身。始惡終善。猶不可棄。況其嗣乎。賞延于世。與人爲善。嘉勸來者。然世賞而不世官也。○陳氏經曰。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爲中。○陳氏大猷曰。上好人之生。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眞氏德秀曰。帝德雖覆載無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耳。○王氏肯堂曰。簡者。執至一之德以運萬幾。守無爲之中以宰百職。不但省其科條。先其體要而已。寬者。心同天地。羣生長育其中。譬若江河。庶類泳游其內。非但執其綱維。寬其督責而已。○孫氏繼有曰。刑施於旣犯之後。德化於未犯之先。有司能使民之不寃。不能使民之不犯。故皐陶不敢以爲己功。而直歸美於帝德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集傳】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敎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集說】薛氏季宣曰。舜皐陶非苟以相說。其道然也。后非臣罔輔。臣非后罔克。君臣同德。所以爲有虞之治也。世之論用刑者。不入於深。則入於縱。舜皐陶明刑之說。亦可少思矣。○呂氏祖謙曰。掌刑何以能風動四方。蓋皐陶之刑。非徒刑。乃德敎也。四方鼓舞於德敎中。尙孰加焉。○陳氏雅言曰。皐陶能體其君心。使天下之民。鼓舞動盪於德敎中。而莫見其有爲之迹。蓋明刑弼敎。期于予治者。皐陶之職也。刑期于無刑者。皐陶法外意也。皐陶固可謂善體其君之心。而帝舜亦可謂深知大臣之美矣。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集傳】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汎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旣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爲非己之責。而自

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朱子曰。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敍。○王氏樵曰。克副其言。是之謂成允。克厎其績。是之謂成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孔氏穎達曰。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孔氏安國曰。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心謙沖。不自盈大。自賢曰矜。自功曰伐。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朱子曰。懋宜作楙。盛大之意。此作懋者。乃訓勉爾。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朱子曰。德指其克勤儉不矜伐而言。而我以爲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朱子曰。指其成允成功而言。而我以爲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卽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集說 程子曰。禹不矜不伐。天地同量也。○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林氏之奇曰。司馬溫公曰。人君之所畏者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堯舜之洪水而謂儆予。蓋自盡其所以畏天之意。而不謂我無以致之

也。唐虞之治。實基於此。○允成於此。而功成於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禹以至誠惻怛之心。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故信而後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則其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蓋可指顧而辦也。○呂氏祖謙曰。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於未成功之先。故功成於人已信之後。○滿假不必矜誇。功成之後。自以爲功。卽滿假也。禹既成功。其心寂然若無所以爲不自滿假。○纔立己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陳氏經曰。聖賢所爲盡己而已。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不見其爲功能也。○劉氏應秋曰。舜之意。以皐陶雖有明刑弼教之功。而禹則有再造乾坤之力。天位之攝。不容舍禹而之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集傳 心者人之知覺。朱子曰。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陳氏師凱曰。如專欲求利於己。則必違義而生害。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陳氏師凱曰。天下公共之理。不能卽其善端發見而充廣之。則人欲肆。而所謂道者。微妙難見矣。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朱子曰。省察於二者公私之間。以致其精。而不使其有毫釐之雜。持守於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而不使其有頃刻之離。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陳氏師凱曰此時中之中指已發而言也先儒於未發之中則以不偏不倚訓之於已發之中則以無過不及訓之蓋未發之前不見其過與不及也必已發而時中然後見其無過亦無不及焉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集說 程子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人心危而不安道心微而難得所以貴於精一精之一之然後能執其中○朱子語類口鼻耳目四肢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可欲之謂善欲仁而仁至使所欲如此又豈可無惟欲其所不欲乃私耳○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則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心便行矣○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天理人欲是交界處須是在天理則明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甚好問旣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惟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如論語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自堯舜以來所傳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則惟精也固執則惟一也又如擇乎中庸是精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一也又如博學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且如篤行又是惟一也至於明善是惟精也誠身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也學是學此道理孟子以

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且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黃氏幹曰人心者人所不能無但發而易流於縱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名之曰危道心者亦人所不能無但發之常微而不著不著則難見矣故名之曰微聖人於此知乎發於形氣者惟危發於義理者惟微故欲人於此用工而精以察之於始一以守之於終凡一念之發必察其發於形氣乎發於義理乎發於形氣則摧折之發於義理則擴充之如是則精之事得矣又從而堅持固執念念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昭著光明前之摧折者必潛遁退聽而至於無焉此一之事也旣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爲無不合乎中矣○金氏履祥曰理與氣會而爲心心則一而知覺意念所從發者異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人心之危有以微之耳

○陳氏櫟曰精一既至人心之發皆道心也惟孔子之從心所欲足以証此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於矩度非人心皆道心而自合於中乎非道心之外他有所謂中中卽道心之流行於日用間而無過不及者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集傳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 龎氏泮曰言如岳牧敷奏百工之獻納謀如揆度賞罰之輕重較量賢否之用舍 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言上必考於古下必稽於衆故其用之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利苟非此二者則是專己自用以濟其私爲國家者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無逸所謂譸張爲幻者是也故舜之戒禹謂守盈保成之業惟在於遏絕此二者之萌而已○陳氏經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胡氏士行曰聽用之際一有不審則耳目之官誘於物有不搖其心之官者乎勿聽勿庸此亦用工於精一處也○姚氏舜牧曰言必則古先哲王是言之有稽者謀必及卿士庶人是謀之已詢者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集傳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 孔氏安國曰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 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 孔氏安國曰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 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蘇氏軾曰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修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也○呂氏祖謙曰既曰欽又曰愼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陳氏櫟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懼之

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爲禹言之。中閒增十有三句。義理益明。微戒益至。合堯曰禹謨二篇觀之。可見矣。○王氏樵曰。敬修可願。此可愛之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自我先得之。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爲。莫非可願矣。可願非敬修不得。若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可畏者至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集傳 枚卜。歷卜之也。孔氏穎達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王氏安石曰。木幹曰枚。枝曰條。枚有條。故數物曰枚。數事曰條。枚卜。人人而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時氏瀾曰。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蔽。斷。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王氏十朋曰。古人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與後昆之後同。龜。卜。筮。蓍。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蘇氏軾曰。命龜。令龜也。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洪範之稽疑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蓋人謀既盡。然後可以稽之於天命也。○朱子曰。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時氏瀾曰。聖人通神明爲一理。懋德嘉績之時。已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也。○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己之心爲主。○眞氏德秀曰。六經言鬼神始此。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集傳 神宗。堯廟也。陳氏師凱曰。祭法疏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朔旦。申氏時行曰。必以正月朔旦者。人君體元居正。故重元也。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

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堯舜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堯咨舜之言即舜咨禹之言禹攝所行之事即舜攝所行之事○黄氏度曰舜攝曰受終堯雖在位不復爲政也禹攝曰受命命使攝也大政令猶自舜出征苗可見○時氏瀾曰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狩皆如舜之故事○吳氏澄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爲宜或謂舜不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黄帝之後其宗堯何嫌○張氏居正曰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於堯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集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孔氏穎達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隱三年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集說 孔氏穎達曰舜典竄三苗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又云分北謂即位之後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呂刑稱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也○林氏之奇曰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也而記禮則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觀此言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則是會與誓皆出於舜禹之時矣。蓋合諸侯以欽承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之事。將誓衆以用之。豈可以無誓。此堯舜禹所不能廢。有會有誓。亦何害於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而民敬。而又謂誓者。殷民所以叛。會者周民所以疑。此徒見春秋之時。盟會之煩。詰誓之數。而民不信也。則謂帝王之時亦然。此蓋未嘗探其本原故也。○眞氏德秀曰。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此。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盧氏廷選曰。一心。如泰誓之同心同德。一力。如步伐止齊尚桓桓之類。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集傳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屆。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卽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孔氏安國曰。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

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陳氏師凱曰。韻會云。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亦名歷山。地理今釋。歷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南三十里。卽禹貢雷首山也。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 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孔氏穎達曰。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 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卽孟子所謂厎豫也。陳氏師凱曰。集注云。厎。致也。豫。悅樂也。 誠感物曰諴。王氏樵曰。孔氏云。諴。和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訂傳云。諴感物曰諴。此朱子以注意未盡而訂定之詞。 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孔氏穎達

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釋言又曰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楊氏時曰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一有苗國而已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寬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於是凡五六十餘年然後得其心悅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也○張氏九成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聖人躬自厚之意○時氏瀾曰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王氏充耘曰三旬苗民逆命言兵力服人之難也七旬苗格言德化感人之速也○王氏守仁曰誕敷文德者如天之蕩蕩風雷之後雨露繼之益見清明聖人有不得處自反誠切謂之誕敷心盡事亦盡也

總論 董氏鼎曰自后克艱至時乃功皆所以發明究竟克艱之旨自格汝禹至若帝之初皆所以紀述授受之辭而征苗一節則攝位後事也前節綱領在后臣克艱後節綱領在人心道心○王氏樵曰禹謨一篇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所見而知者此也六府三事洪範之原也禹發自得之學初陳於帝後敘爲疇箕子傳之以授武王至矣哉

皐陶謨

集傳 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彭氏勗曰此篇綱領在迪德知人安民三者而已蓋人君信蹈其德則能知人安民故皐陶首推廣迪德之義中陳知人之事末列安民之道其言之序如此豈非嘉謨也哉○林氏之奇曰皐陶一篇首尾皆與禹相答問其實陳於帝舜之前此所以謂之謨史記曰帝舜朝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夫惟相語帝前故揚子雲曰皐陶以之爲帝謨不曰爲禹謨也○王氏應麟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集傳 稽古之下卽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王氏樵曰人君能信蹈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王氏肯堂曰謨主開陳弼主匡正謨弼屬臣明諧屬君謂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旨而無疑有違而獻規則能諧合其言而

無忤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皐陶美其問也。愼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王氏樵曰。無言行之失。究其極。非聖人不能。思永。則非淺近之謀。林氏之奇曰。修身者。又不可不思爲長久之道。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也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其所謂思永也。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陳氏櫟曰。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字盡齊家之道。庶明勵翼。王氏綱振曰。庶明。是亮工亮采之人。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王氏肯堂曰。邇指九族庶明。遠指天下。茲指修身。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陳氏大猷曰。治無二本。邇可則遠在

此矣。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申氏時行曰。才修思永。允迪之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不特謨明弼諧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案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陳氏第曰。史固有詞同而實異者。不可一例齊之。若作稽古皐陶下敘其德。所謀者明。所弼者諧。如堯舜禹之例。義亦無不可。但皐陶未有言。禹曰俞。又誰然乎。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皐陶此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集說】朱子語類。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形容皐陶之德。或是皐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皐陶底語。○時氏瀾曰。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奧。故聞皐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也。○陳氏經曰。禹皐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如何。無非眞情實意之所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眞氏德秀曰。皐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愼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爲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

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乍作乍止。果何益哉。愼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有以篤敘之。使均被吾恩。衆賢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爲吾輔。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於此歟。○陳氏櫟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注亦以爲皐陶之言。蓋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皐陶欲君迪德以爲己陳謨之地也。○王氏肯堂曰。於修身曰愼。於知人曰兢業。於安民曰寅恭。是知敬也者。又迪德之要歟。迪德功用。則在盡用天下有德之人。而化天下之民咸歸於德。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集傳 皐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王氏樵曰都字上節是美禹之問此是美己之言所以動帝之聽也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顧氏憲成曰知人安民未易言也禹故吁嗟以歎其難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呂氏祖謙曰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也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孔氏安國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顧氏錫疇

曰惟帝其難之猶云即帝堯之心其猶必以爲難盡也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逆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孔氏穎達曰上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也○林氏之奇曰不言何畏乎共工而言巧言令色孔壬者蓋言共工之所爲如此也

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集說 張子曰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林氏之奇曰禹既然其言皐陶於是又推廣其義而欲盡乎邇可遠在茲之道者必在乎自尊賢之知而推之以盡夫知人之哲自親親之仁而推之以盡夫愛民之惠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黎民懷之則盡乎安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備矣○王氏樵曰知人則鑒別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以天下材治天

下事於治何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恩惠之廣能使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民懷之而不能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孫氏繼有曰自修身而言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迪者自修身而推知人而後百官得其職安民而後萬民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者必二者兼盡而後爲迪德之全功○傳氏元初曰知人安民千古致治盡此四字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集傳】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朱子曰。行者。可見之迹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王氏樵曰。蘇氏云。如稱人孝。須言常見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孝。如稱人廉。須言常見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廉。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孔氏穎達曰。寬謂度量寬弘。○朱子曰。栗字再見虞書。皆莊敬謹嚴之意。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孔氏穎達曰。柔謂性行和柔。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孔氏穎達曰。恭在貌。

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擾。馴也。孔氏穎達曰。擾謂事理擾順。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孔氏安國曰。致果爲毅。○朱子曰。毅。強忍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朱子曰。簡是好資質。較之煩苛瑣細者不同。廉有分辨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孔氏穎達曰。剛是性。彊是志。○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郭氏康成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潘氏士遴曰。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德未有不可常者。

【集說】程子曰。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蘇氏軾曰。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修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載采采者。歷言之也。○林氏之奇曰。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於成。然後爲行。寬而不栗。柔而不立。至於剛而不塞。彊而不義。皆非成德也。德至於成。然後可用。○葉氏夢得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朱子語類。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湊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眞氏德秀曰。知人

誠非易事。然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此又知人之要也。自寬而栗以下。其目凡九。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爲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也。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是又知人之要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集傳】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

浚治也。夏氏僎曰浚與濬通治而深之之謂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孔氏穎達曰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有邦。諸侯也。張氏九成曰為諸侯則有山川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而豈於都邑故稱有邦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林氏之奇曰皋陶論官人其於諸侯局之以六大夫限之以三此則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泥其文於章句之間也○姚氏舜牧曰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言其人能勝家邦之寄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孔氏穎達曰祗亦為敬嚴則敬之狀也○林氏之奇曰嚴祗敬敬事之心有加無已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孔氏穎達曰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陳氏櫟曰惟時如食哉惟時惟時惟幾皆天時也況撫五辰分配四時正與天時意脈相貫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

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夏氏僎曰自聯事言則曰百僚自治事言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孔氏穎達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王氏炎曰春則寅卯為木之辰夏則巳午為火之辰餘倣此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眞氏德秀曰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

集說

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阪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林氏之奇曰為天子者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閎有或遠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栗至彊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邱陵積土以為高江漢積水以為大大人合并以為公也○時氏瀾曰人君不以一己之才為才而斂天下之才以為才故合九德之人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而無遺才俊乂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王氏樵曰師師以交進其德惟時以交修其職然職事相觀亦有相師法處大抵以義理則同道相益以國事則同心共濟無分於在我在人也○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交益焉踐履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

所棄。於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其資於多。無不切於反觀。而憂其所不至。非聖世羣賢合聚。何以有此。

【附錄】董氏鼎曰。王氏云。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蔡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庶於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集傳】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陳氏大猷曰。逸。豫怠遊宴之類。欲。聲色嗜好之類。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孫氏繼有曰。兢兢。敬而又敬。業業。懼而又懼。幾。微也。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朱子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

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集說】孔氏安國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司馬氏光曰。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故曰知幾其神乎。○曾氏鞏曰。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勤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呂氏祖謙曰。一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眇而圖之。○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終以無曠庶官。欲君臣同克艱以保治也。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則一事闕矣。○金氏履祥曰。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閒。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攻不行焉。此皋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袁氏黃曰。天子有一毫逸欲。即其下化之。循教之也。獨言有邦者。天子用人至諸侯而極。舉大以包其小也。居人之上。則逸欲易肆。故獨言有邦。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集傳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金氏履祥曰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 勑正 呂氏祖謙曰勑有整飭之意 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 朱子曰衷即是中○陳氏師凱曰湯誥傳云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所謂衷也蓋本於天而備於我其體則具於中而無少偏倚其用則行於外而非過不及蔡氏所以謂之即典禮也 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 朱子曰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姚氏舜牧曰勑我是整齊在我自我是托始在我 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閒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朱子曰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一於敬○陳氏師凱曰各得其正則發必中節而於理之自然者皆無所乖沴是以能和衷也 天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 蔡氏卞曰周官司服公服之袞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如孤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馬氏廷鸞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陳氏師凱曰司服注云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

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公衣五章裳四章侯伯衣三章裳四章無龍與山也子男衣三章宗彝藻米裳二章黼黻無龍山蟲火也孤刺粉米於衣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黼黻而已大夫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 言天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用冕其旒數則異 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 孔氏安國曰五服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孔氏穎達曰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勑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集說 程子曰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大命天討只是天理自當如此人何嘗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彰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用刑以懲之刑賞之用何嘗容心於喜怒哉只是一箇義義之與比○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敘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敘物之既形也有秩知敘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illegible]氏[illegible]曰敘秩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此[illegible]德討有罪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朱子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

敎他居父之位。子便敎他居子之行。秩便是那天敍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皆是有這箇敍。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呂氏祖謙曰。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敎也。天敍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無非虛文矣。○時氏瀾曰。命德討罪。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樽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閒。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繇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此心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閒而入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集傳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林氏之奇曰。天明畏。馬本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古文作自我民明畏。畏威不必分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朱子曰。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畏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卽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

天子。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時氏瀾曰。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此理徹上下而無閒斷。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卽泰誓所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程子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理無二也。若夫天之所爲。人之所能。則各有分矣。○林氏之奇曰。天有聰明之道。而其閒見則付之於民。天有明畏之道。而其好惡則付之於民。蓋公天下之聞見好惡而褒貶。則天之聰明明畏。不外是矣。○眞氏德秀曰。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胡氏士行曰。前言典禮命討。皆本之天。然天豈高遠茫昧哉。民心之天。卽天之天也。○金氏履祥曰。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畏。鑒其德。禍其淫也。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心不可欺。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集傳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鄭氏曉曰。是謙言。未知其底績與否。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張氏九成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也。○劉氏應秋

曰。續以已然見成者言。襄以未然待贊者言。

【集說】林氏之奇曰。張橫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此說比先儒爲優。雖治經者。不當變易經字以就己意。然而考之於經。如洛誥曰。今王卽命曰。釋文一音作曰。呂刑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一音作曰。以是知日曰字曰字。經又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日孜孜與此文勢正相類。故可從也。○金氏履祥曰。皋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言惠可底行。欲人不以爲空言而必行之也。其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欲已不爲空言而輔行之也。○張氏居正曰。天下事。非言之難。惟行之難。故皋陶於陳謨之終。而勉舜以力行。禹因而贊揚之。亦不必其言之出於己。大臣責難陳善之忠。同寅協恭之美。於此可見。○孫氏繼有曰。贊贊者。賢才之進退。生民之休戚。所係於君德者甚大。人不可一日不知。臣不可一日不安。故曰以知人安民之謨贊帝以行之。期於成治而已。

【總論】董氏鼎曰。皋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明於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抵歟。○薛氏瑄曰。皋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先儒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綱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此德實踐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王氏樵曰。二典紀堯舜之事。三謨紀禹皋之言。序書者之微意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欲求湯之所聞。與禹皋陶之所見而知者。舍是書。何以哉。

益稷

【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集說】孔氏穎達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名篇。旣美大禹。亦所以彰

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蔡氏卞曰。當時下民昏墊。故須治水。而奏種之功。全在益稷更數聖人而後其功始就。○呂氏祖謙曰。益稷與皋陶謨議論相承。初不間斷。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集傳】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於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陳氏第曰。蘄史記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蕝。實一物也。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陳氏第曰。樏。史記夏本紀作欙。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梮。實一物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林氏之奇曰。鳥

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孔氏穎達曰。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鮮食以助穀。九川。九州之川也。林氏之奇曰。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孔氏穎達曰。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也。○林氏之奇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王氏充耘曰。用人力播種。非如鳥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所鮮食。此為艱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林氏之奇曰。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也。○李氏儒烈曰。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鼈。山者居果實。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

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蘇氏軾曰。禹曰予何言。亦猶皐陶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曰孜孜。亦猶皐陶思曰贊贊襄哉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有以也。○蔡氏卞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黃氏度曰。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模盡在此。益山澤之政。稷播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盡在此。○呂氏祖謙曰。禹不矜不伐。此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謂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金氏履祥曰。隨山刊木之初。益焚山澤。爲民奏魚獸之食。此其初救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爲民舉艱鮮之食。此其中民食之兼舉也。至於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食。此其末民食之皆足也。○董氏鼎曰。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鱉。隨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餓之中。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王氏樵曰。溝澮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水。潦則欲其世水。而以川爲脈絡

者也。旱阻而川水不入。潦霪而畎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爲都者也。不距於海。則有侵畎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距海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脈流通。如一身焉。田功莫大於正經界。備旱潦。此等大綱領。皆定於禹。至於中公外私。九一而助。則法制品節。因是而加詳云爾。○申氏時行曰。先川而後畎澮者。除天下之害。先大而後小也。先播種而後懋遷者。興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也。○禹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意。責難之微辭。莫有過於是者。此所以爲昌言也。人君以此存心。而所以爲復隍之慮者益深。人臣以此存心。而所以爲保泰之謀者益至。豈不可以師法邪。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集傳 禹旣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愼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夏氏僎曰。安汝止以下。皆謹在位之事。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

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王氏樵曰寂然不動安其止也感而遂通物各付物止之各於其所亦安止也。其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王氏樵曰其弼直謂心有非幾則格其非事有未當則正厥事。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俟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能盡此二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也○朱子曰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時氏瀾曰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眞氏德秀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陳氏櫟曰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王氏樵曰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易曰艮其止孔門知止此

聖學相承之微旨也○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何而能安曰無欲則靜虛動直○君位繫天人之重故言謹位而及於得天得民然天命主於人心故丕應又在昭受之先。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集傳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薛氏季宣曰舜稱臣鄰之說語君臣之相依也○陳氏經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爲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王氏充耘曰禹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曰臣哉鄰哉以倚重其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集傳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

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卽作股肱耳目之義孔氏穎達曰言己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鄭氏康成曰自日月至黼黻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所以象德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孔氏安國曰日月星爲三辰○孔氏穎達曰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鎭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爾雅注蜼似獮猴而大尾末有歧鼻向上雨卽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孔氏穎達曰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取其孝也藻水草孔氏穎達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黃氏度曰案繢人職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

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孔氏穎達曰天數不過十二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孔氏穎達曰日月尊者在上黼黻尊者在下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孔氏安國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又案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呂氏祖謙曰五言樂之成言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葉氏夢得曰五言卽五聲雖言也播

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詠。則爲五言。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陳氏大猷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蘇氏軾曰。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修理。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怠惰。

集說 王氏安石曰。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飢。皐陶治姦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林氏之奇曰。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爲。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羣臣之助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爲之助而已。○周禮司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差等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於士。宗廟宮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薛氏季宣曰。古人之象。所以昭示後世。使人合三才之道。被之於服用。得於觀感而化。○朱子語類。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詠聲。若放緩。便是宮聲。出納五言。恐只是審樂知政之類。○呂氏祖謙曰。作服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固有次序也。○陳氏大猷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忘勢。繼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君以臣爲體也。汝翼爲明聽。以遂予之所欲。臣以君爲心也。○許氏謙曰。章服之象。想上古有之。故舜采取其意。定某某繪於衣。某某繡於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邪。○王氏充耘曰。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敷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爲治之大要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集傳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王氏安石曰。拂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集說 林氏之奇曰。舜所言所行。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豈復有違於道義者哉。禹事君盡忠。亦可爲萬世法。豈復有面從而退有後言者哉。蓋君臣之間。相與儆戒。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儆戒之心。此其所以爲大聖人也。○孫氏覺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不居其聖也。○呂氏祖謙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惟恐過之不聞。在下者有難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陳氏大猷曰。上言予欲汝翼爲明聽。謂當將順乎我也。此言予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乎我也。○四鄰諸臣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以觀相道矣。

附錄 孔氏安國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孔氏穎達曰。冏命。責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近君之臣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集傳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卽舜所堲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孔氏安國曰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周禮注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卽卄作敎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於冊如周制鄉黨之官陳氏師凱曰某地官黨正族師閭胥皆鄉大夫所屬故總稱爲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敎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閒也工掌樂之官也孔氏穎達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如周禮大師瞽矇之類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黃氏度曰讓罰不悛桎梏而坐諸嘉石甚者納之圜土其又甚者遷徙之以見聖人之敎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卽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纂說 林氏之奇曰庶頑讒說苟能生其遷善之心未必不爲豪傑之才惟上之人棄之則彼以不肖之心歷之矣邵康節之言曰堯舜之世非無小人難其爲小人也謂染於聖人之敎亦將變而爲君子此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也○黃氏度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侯明撻記書識皆刑政也侯明周禮鄉五物詢衆庶其事始此○吳氏澄曰帝舜爲君爲師之道仁之至義之盡也○張氏爾嘉曰直者人之生理頑讒枉其直性生理幾漸滅於天地之閒故多方引誘並是曲全人心下面納

言因悔悟處驗其生生之機若何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集傳】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孫氏覺曰黎首之民謂之黎民賢於黎民則謂之黎獻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

遠近敷同孫氏覺曰敷同猶普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舜典云敷奏明試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林氏之奇曰禹雖然帝之言又有以廣帝之意謂輔弼之責雖在臣鄰然當廣延天下之賢無謂止此而已○王氏十朋曰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陳氏經曰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功以責其將然之效○王氏樵曰讓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悅慕之意新而矜高之志屈誠服人之善而推遜之也敬應者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以求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誰敢謂人之感化獨應自不容己使有不然則是自棄於陶鎔也而誰敢哉○申氏時行曰人君德輝遠著既有以來天下之賢而課賞有方又有以盡用賢之道則公道昭明而人心激勸莫不歸於忠直不惟黎獻者益盡其用而頑讒者亦歸於化矣○張氏爾嘉曰德之感人神於威威有及有不及德無所不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集傳】漢志堯處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之類。孔氏安國曰。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陳氏櫟曰。以丹朱為帝戒。復以己之懲朱繼之。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皇輿表。壽春縣。即今鳳陽府壽州。隸江南。【地理今釋】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孔穎達正義曰。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蓋近彼山也。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王氏樵曰。弼成五服二句。禹貢甸服五節。即其事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弼成。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孔氏穎達曰。王制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孫氏繼有曰。五長內布中國之政。外通蕃夷之職貢。則以捍中國。撫蕃夷為職。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欲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

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禹極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由己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胈。脛無毛。而不以為勞。其志如此。舉天下之聲色嗜好。豈何足以易此志哉。○夏氏僎曰。洪水未平。九功未敘。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我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之九功惟敘故也。皋陶方敬承汝功之敘。又慮迪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此正如九功惟敘之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陳氏經曰。天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以為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真氏德秀曰。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皋陶以逸欲戒。禹又有儆虞戒。豈舜其有是而預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古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觀以為法。○朱惟驕怠。是以逞欲。禹惟敬戒。足以忘私。○張氏爾嘉曰。天下有一處不安。則君心無日不危。四方迪功。而有苗負固。終為盛治之虧。文德是敷。刑罰精爽。天下無玩惕不張之紀。

法則有苗負固。何足憂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集傳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陳氏大猷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黃氏鎮成曰。周禮考工。磬氏為磬。小胥正樂縣之位。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搏。至。拊。循也。王氏炎曰。磬輕為戛。重為擊。琴瑟重為搏。輕為拊。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鄭氏康成曰。琴五絃。瑟二十四絃。○爾雅疏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黃氏鎮成曰。琴操曰。伏羲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以合詠歌之聲也。○孔氏穎達曰。歌詠詩章。○黃氏度曰。石尚角。角清濁之中。琴瑟尚宮。宮聲大。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故登歌以磬合琴瑟。細大諧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黃氏度曰。丹朱傲嚚。而能與羣后德讓。舜德照臨之

久矣於是樂感發之下堂下之樂也管鄭氏康成曰管如箎而有六孔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周禮注曰陰竹生於山北者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鼗鼓黃氏鎮成曰周官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蓋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黃氏鎮成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以籈櫟之黃氏鎮成曰通典曰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以止樂宋依唐制以竹為籈破一端為十二莖樂將止先擊其首次二戛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黃氏鎮成曰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禮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周禮笙師掌教吹竽笙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鄭氏康成曰十二簧為笙鏞大鐘也章氏士俊曰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云垂作鐘傳曰伏羲之孫鼓延始為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鳧氏為鐘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

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潘氏士遴曰歌則衆樂止獨笙鏞間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衆音合作衆音暫止而假笙鏞間歌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潘氏士遴曰孔穎達云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言九成傳言九夫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

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以閒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眞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

蔑以加矣。天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林氏之奇曰。來格者。祭義云。其入室也。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爲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案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臯陶夔益

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

集說 王氏通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著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孔氏穎達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程子曰。記云。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矣。如百獸舞。鳳凰儀。三代以降無此也。○林氏之奇曰。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九成者。韶樂

之作。所以象治功之成。而舜治功之成。見於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其樂以九爲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以六爲節也。○薛氏季宣曰。中和之至。感化之極也。○朱子曰。有舜與文王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詩。不患其不作。○陳氏櫟曰。此章夔言作樂之效。乃史載之以終典謨。蓋功成作樂。帝者致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與儀禮記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衆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王氏充耘曰。陽數極於九。而樂陽聲也。作樂而至於九成。則樂之和至此極矣。感物而致鳳凰。則感通亦至此極矣。○孫氏繼有曰。樂有八音。鳴球石也。琴瑟絲也。管竹也。鼗鼓革也。柷木也。敔土也。笙匏也。鏞金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集傳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王氏肯堂曰。角聲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徵。太下則近商。爲清濁之中。故難和。)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孫氏繼有曰。允諧與德讓不同。彼以貌言。此以心言。)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集說 孫氏覺曰。前先言祖考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夔之作樂。所以形容治功之成。有舜之德。不可無夔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吳氏澄曰。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舜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集傳 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王氏樵曰。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皋陶言人君當

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王氏樵曰。賡者。依帝之歌而續之也。載成也。賡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隳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玆所以爲不可及也。與帝拜者。重其禮也。林氏之奇曰。禮曰。君於臣則無答拜。蓋至尊之勢。無所屈也。然皐陶之賡歌。舜拜而受之。豈以師傅之禮待皐陶歟。舜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集說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君人者。如天運

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林氏之奇曰。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皐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以足成其義也。○呂氏祖謙曰。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至樂乃在儆戒畏懼之中。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舜之時。恭己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時氏瀾曰。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陳氏經曰。保治在勑天。勑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盡。卽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代當存儆勑。天命可保矣。○陳氏櫟曰。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忘戒謹之意。歌之所謂喜。喜於乘時圖幾也。所謂起。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則其乘時圖幾之效驗也。○王氏樵曰。司馬氏云。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

附錄 林氏之奇曰。大禹皐陶益稷三篇。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告戒之辭。史官取其深切著明者。垂於後世然堯舜行事。本末既載於二典。必爲此三篇者。蓋以君臣之盛德。尤在於此故也。○彭氏勗曰。此三篇乃史臣紀舜禹皐陶交相規勉之辭。故中雖述后夔作樂之成終復紀其相戒之歌。有虞君臣安不忘危之心。於此可

見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四

夏書

【集傳】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孔氏穎達曰：治水是堯末時事。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篇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金氏履祥曰：禹貢敘水土，在唐虞之際；禹謨序功，謨在有虞之時。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二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貢上

【集傳】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孔氏安國曰：禹制九州貢法。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以其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林氏之奇曰：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

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篚皆在其中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朱子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集傳】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蘇氏軾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

道史記云行山表木○呂氏祖謙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之脉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葉氏夢得曰治水者性形勢之順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閒亦各異俗禮記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

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鎭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集說】杜氏佑曰九州本制起於顓頊濟其疆界始於禹貢○胡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岡麓分行谿壑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轉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鄭氏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呂氏祖謙曰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胞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奠高山大川者先定高山之標準又辨其大川之所歸○羅氏泌曰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

冀州

【集傳】冀州帝都之地左傳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孔氏穎達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西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地理今釋

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今蒙古名薩爾几村之北東訖于大遼水也

【集說】曾氏旼曰九州其來久矣洪水堙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即位分爲十二州分冀東爲幷東北爲幽分青之東北爲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禮職方氏有幽幷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朱子曰平陽晉州蒲坂太行山之盡頭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戌氏申之曰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冀地最廣兗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幷幽州燕薊涿朔莫等州是其域也幷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焦氏竑曰冀在唐虞水患特甚在今日河流徐邳而九河故地乃爲漳衛入海之道則冀之東北無復河水之繞而所謂三面濱河者蓋舊迹也○茅氏瑞徵曰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於兗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於荊而終於幷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兗至雍也以遠近言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爲遠揚在東南荊在正南幷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既載壺口。

【集傳】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應氏劭曰已有南屈故稱北屈今隰州吉鄉縣也皇輿表吉鄉縣今吉州屬平陽府地理今釋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今案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焦氏竑曰河自塞外入中國壺口當南出之孔道故名河口故曰既載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詞載者始有事也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州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治梁及岐。

【集傳】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皇輿表：離石縣，今永寧州，屬汾州府。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運

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地理今釋案：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岐山一名天柱山，山南為周原，詩所謂周原膴膴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為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為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會畋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

【集說】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論形勢，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于河，南方莫大于江，涇渭則入河者也，沱定

大者則小者便易致。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集傳】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曾氏旼曰：禹能修鯀之功。記云：廣平曰原。太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孔氏穎達曰：太原，原之大者。地理今釋案：孔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正義曰：即晉陽縣也。唐之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蔡傳以為今河東路太原府者，亦統同言之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孔氏安國曰：太岳在太原西南。○皇輿表：晉州，今平陽府霍邑，今霍州，屬平陽府。地理今釋：岳陽，太岳，一名霍太山。

今為中鎮，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皇輿表：今屬平陽府。堯之所都。徐氏堅曰：帝堯為唐侯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茅氏瑞徵曰：河入海，汾入河，二水原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岳，治河即以治汾。

【集說】陳氏櫟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列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鯀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夏氏允彝曰：鯀隄在今開州，博州亦有鯀隄，又名禹隄，衞州亦有禹隄，通名金隄，一名千里隄。今案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省城，不數百武，地卑濕，又河土疏且沙淖，故善徙，說者

謂河出山陿中勢得逞故易徙全賴石堤堅固非得已也○茅氏瑞徵曰岳陽向爲堯都辭極意崇防頗有遺蹟可因而壺口梁岐則禹創爲疏鑿耳總之治冀州水以河爲主先疏下流以殺河勢便得大頭腦河流既定太原一帶只修縣舊績自可奏功此神禹化工手段也并縣蹟不朽矣凡旣字皆據成功言工力創造曰治沿循曰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皆書法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集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地理今釋覃懷今河南懷慶府地通典云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是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大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皇輿表今平定州樂平縣屬太原府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皇輿表今長子縣屬潞安府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皇輿表涉縣今屬彰德府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皇輿表東光縣今阜城縣屬河間府○地理今釋衡漳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行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案漢書溝洫志周定王五年河徙不著其地蔡傳則云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又見於導河傳說本程氏但砱礫地名未詳據溝洫志載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济水東過礫谿者似程氏訛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砱遂爲周時河徙之處而蔡傳相承引用耳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集說 曾氏旼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汴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縱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林氏之奇曰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大行而北旣得漳源而導之入河漳水今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夏氏僎曰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于河也

厥土惟白壤

【集傳】漢孔氏曰無塊曰壤（孔氏穎達曰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周禮注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之屬○周禮疏禹貢白壤白墳九等與此騂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類故不同也）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敎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周禮草人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蕡輕爂用犬注云凡所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縓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周禮注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纂疏】劉氏向曰山川汙澤陵陸邱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萑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王氏安石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奠其賦以知所出也○金氏履祥曰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土載其上但壤性柔細故其地爲九州第五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集傳】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孔氏穎達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閒出者爲雜）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孔氏安國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案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纂疏】陸氏德明曰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八州諸侯分封之國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罟人掌之何貢之爲○葉氏夢得曰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

土者，因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閒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漑之於水旱蓄泄有以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齊，不可概以田爲率也。○朱子曰：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閒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集傳】恒、衞，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皇輿表：定州曲陽縣，今眞定府曲陽縣。東入滱水。水經曰：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

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皇輿表：瀛州，今河間府。高陽縣，今屬保定府。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地理今釋】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眞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滱水也。衞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眞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九域志：霸州淤口寨改信安軍。【地理今釋】衞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從，從其道也。大陸，

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地理今釋】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元和志：大陸澤在深州鹿城縣南，是也。順德府鉅鹿縣。元和志：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邢州鉅鹿縣西北五里，是也。眞定府隆平縣。通典：趙州昭慶縣有大陸澤。元和志：廣阿澤在趙州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是也。寧晉縣。明一統志：寧晉縣有葫蘆河，即大陸澤是也。深州。皇輿表：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澤在此。元和志：深州陸澤縣南二里即大陸之麓，是也。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匯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衞入海。○案：漢書溝洫志：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鉅鹿正在西山之下，自是大河所經。程大昌以爲鉅鹿去河絕遠，未嘗逕邢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是。案：爾雅：高

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皇輿表：澶，今大名府。相州，今彰德府。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漢書地理志：冀州信都縣有洚水，故曰信洚。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皇輿表：邢

州。今順德府。趙州。深州。今屬眞定府。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旣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曾氏旼曰。恒衛。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集說 傳氏寅曰。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於河所經也。恒衛二水。旣入滱與滹沱。而滱滹沱皆經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恒衛旣從。則滱滹沱之治可知矣。滱滹沱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黃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爲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遷。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呂氏祖謙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於田賦後。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集傳 海曲曰島。爾雅釋名曰。海中可居者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焦氏竑曰。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是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旣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效誠於上者。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旣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

夾右碣石入于河。

集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孔氏穎達曰。碣石。海畔山也。○皇輿表。驪城縣。今永平府撫寧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皇輿表。平州。今永平府。〔地理今釋〕碣石。秦漢書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蓋驪城。卽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絫縣。卽今昌黎縣。二縣壤地連接。杳無碣石蹤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輿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劉文偉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于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庶幾近之。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蘇氏軾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案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旣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程氏大昌曰。道元所書。特爲詳具。韋昭推究首尾。謂漢世水波襄食地廣。碣石當已包淪於海。故歷代釋經。皆援此碣石以爲

之也。據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亦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孔氏穎達曰。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林氏之奇曰。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迴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於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於帝都矣。○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濟河惟兗州。

【集傳】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鄭氏樵曰。以地命州。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以濟水河水之閒爲兗州也。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地理今釋。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兗州府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衛輝府胙城縣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注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皇輿表。房子縣。今趙州臨城縣。屬眞定府。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茅氏瑞徵曰。泲。卽沇水。其從水從齊者。非四瀆之水。然水經注云。二濟同名。則泲之訛爲濟舊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林氏之奇曰。以高山大川定逐州疆界。序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奠山川也。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朱子曰。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熊氏禾曰。兗州當河之下流。西距河。東距濟。北濱海。南接徐豫之境。

九河既道。

【集傳】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案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

滄州清池南。皇輿表清池縣今滄州屬河間府。許商云。在平原。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皇輿表安德今陵縣平原今德州平原縣並屬濟南府。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皇輿表棣州滴河今商河縣屬濟南府。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皇輿表饒安今滄州無棣今慶雲縣。臨津今南皮縣。並屬河間府。許商云。在東光。皇輿表東光今東光縣屬河間府。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案孔穎達九河疏據爾雅郭璞注以簡潔為二河。朱子孟子集注亦因之。曰簡。曰潔。分舉犂然。蔡傳則據曾旼之說合簡潔為一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林之奇嘗辨之。以為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為經流。入為支派哉。當從朱子孟子集注為正。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皇輿表樂陵今武定州樂陵縣屬濟南府。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高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高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眾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

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皇輿表平州今永平府。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兖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

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証故前代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地理今釋〕案孔穎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漢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絜爲一與孔疏異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自唐迄元滄州治清池縣）之西交河縣（漢成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爲滴河縣）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唐臨津縣）滄州（漢饒安縣在州東南）慶雲縣（漢唐爲無棣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高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閒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遂從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跡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爲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考之于古驗之于今是亦可信也已

〔集說〕孔氏安國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呂氏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余氏闕曰多其委使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於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決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

雷夏既澤

〔集傳〕澤者水之鍾也（爾雅釋名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風俗通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皇輿表雷澤縣今東昌府濮州〔地理今釋〕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水經注云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氾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集說〕孔氏穎達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

灉沮會同

〔集傳〕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愼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案〕水經汳

水至梁郡蒙縣為濉水。又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無犯獲字。當是濉獲二字之訛。則濉水卽汳水也。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皇輿表。漢沛國芒縣。今歸德府永城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濉。濟出為澨。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地理今釋。案元和志。濉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下地。去縣四十里。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濉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濉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蔡傳乃欲以汳睢當之。非是。韓文節云。汳睢在豫徐之境。無豫于兗州。而兗州自有濉沮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集說 王氏炎曰。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濉沮會同者。下流相合。接山東諸水。盈涸不常。○茅氏瑞徵曰。河濟為兗州二大水。濉沮其支流也。二水旣治。而兗境無復水患矣。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集傳 桑土。宜桑之土。旣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鄭氏康成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邱。杜預云。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矣。地高曰邱。爾雅釋邱曰。非人為之邱。孫炎曰。地性自然也。○廣雅曰。小陵曰邱。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降丘宅土。與旣蠶連文。知下邱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邱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旣除。於是下邱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王氏綱振曰。兗州水治後。歷數其土可桑可蠶可宅可作。備言民生衣食居止之利。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集傳 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孔氏穎達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旣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集傳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孔氏穎達曰。作者。役功作務。作

兖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衍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集說 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較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淺灌之患。賦所以最少。○王氏充耘曰。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陳氏雅言曰。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爲至下。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其入尤後。○王氏樵曰。史臣敘兖之成功。其文異於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集傳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朱子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兖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孔氏穎達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顏氏師古曰。錦。織綵爲文也。○孔氏穎達曰。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諸州無篚者。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林氏之奇曰。八州之貢。揚州最多。兖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呂氏祖謙曰。八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集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兖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孔氏安國曰。因水入水曰達。○孔氏穎達曰。謂不須舍舟而陸行。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illegible]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皇輿表。東武陽。今濮州朝城縣。屬東昌府。千乘。今青州府樂安縣。入海。漢書地理志。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地理今釋。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

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厮二渠以引其河其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于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于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原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誤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從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為是也。

【集說】程氏大昌曰。禹貢古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為濟。少北為漯。二水雖分枝於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從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河又改向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為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為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為漯川。然漯在禹時。未嘗得附名於河也。

海岱惟青州。

【集傳】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皇輿表襲慶府今兗州府奉符縣今濟南府泰安州地理今釋青州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為盛京之奉天府訖于朝鮮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東萊東境之縣。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杜氏佑曰。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杜氏佑曰。青州之界。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歷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金氏履祥曰。青州於中國為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

嵎夷既略。

【集傳】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楊氏愼曰昭七年左傳經略注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卽堯典之嵎夷。于氏欽曰寧海州為禹貢嵎夷

【集說】鄭氏曉曰。嵎夷。東表之地。可以興樹藝而為之封也。可以立溝塗而為之畛也。青州之土平矣。○焦氏竑曰。經界東方。盡嵎夷之地。舉遠以見近也。

濰淄其道。

【集傳】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皇輿表密州莒縣今青州府莒州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皇輿表濰州今濰縣屬萊州府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土人名為淮河東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皇輿表淄川縣今屬濟南府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illegible]

壽光縣也。地理今釋。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于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丁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沛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氾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

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集說】王氏綗振曰。青州是濟水會汶入海處。則濟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爲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於豫兗二州。故本州但紀濰淄治。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不爲揚害。而其治亦詳見於荆梁二州。故本州但紀彭蠡震澤治。同一例。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集傳】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孔氏穎達曰。言水害除。復舊性也。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金氏履祥曰。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鄭氏曉曰。上辨一州之土。下辨一方之土。○茅氏瑞徵曰。州境邊海者三。而青土獨別舉海濱。以鹽利蚤開。故特標土產。爲貢鹽志其始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集傳】田第三。賦第四也。

【集說】金氏履祥曰。九州雍田第一。青徐即次之。後世所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亦言其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鄭氏曉曰。田有定則。賦有定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集傳】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陸氏德明曰。怪石。碔砆之屬。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孔氏穎達曰。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司馬氏貞

曰。宣七年左傳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今案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卽此地之夷。【地理今釋】案蔡傳以萊夷爲今萊州之地。然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宣七年春秋傳曰。齊侯伐萊。杜注。今萊黃縣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 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集說】林氏之奇曰。凡貢不言所出。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閒於貢篚之閒。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

浮于汶達于濟。

【集傳】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皇輿表。襲慶府萊蕪縣。今泰安州萊蕪縣。屬濟南府。 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皇輿表。鄆州中都縣。今東平州汶上縣。屬兗州府。【地理今釋】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鎭。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元和志。又有嬴汶。禹貢錐指云。汶水有五。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卽汶水。源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墊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瑯邪靈門縣有高柘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于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于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集說】桑氏欽曰。汶水出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程氏大昌曰。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北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竟之於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達。不待復書也。○于氏欽曰。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焦氏竑曰。西南入濟。汶之水道。浮汶達濟。青之貢道。今之汶則南北分流。爲轉漕之要道矣。○胡氏渭曰。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今遏之。南接淮泗。北通漳衛以濟漕。所謂會通河也。張秋北有鹽河通會城。是浮汶之故道。

海岱及淮惟徐州。

【集傳】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幷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幷徐於青也。杜氏佑曰。今分入兗州之域。 林

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地理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璧。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寧。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鄆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封微子啓爲宋公。爲商後。其封域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熊氏禾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

淮沂其乂。

【集傳】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氾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寰宇記曰。艾山一名臨樂。今沂州沂水縣也。皇輿表。沂州今屬兗州府。沂水縣今屬青州府。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孔氏穎達曰。地志云。過郡五。行六百里。○金氏履祥曰。此禹貢之沂。

【地理今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或云臨樂山。酈道元云。沂水出艾山。禹貢錐指謂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阜之異名也。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金氏履祥曰。此曾點浴沂之沂。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皇輿表。武陽。今費縣。屬兗州府。亦謂之沂水。許氏愼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南入泗。俗謂爲小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案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沭有瀞。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卽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鄭氏曉曰。泉源注於海者曰川。可爲陂障以灌漑者曰浸。

【集說】孔氏穎達曰。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蒙羽其藝。

【集傳】蒙。羽。二山名。蒙山。林氏之奇曰。卽論語東蒙。詩奄有龜蒙。地志。在泰山

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皇輿表：朐山縣今海州，屬淮安府。蓺者，言可種蓺也。孔氏穎達曰：詩云蓺之荏菽，故蓺爲種也。○茅氏瑞徵曰：其蓺與既蓺亦別，既蓺言已開墾，其蓺則可施功種蓺也。

【集說】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乂而後蒙羽可蓺，事之相因也。○焦氏竑曰：蒙山與龜山相連，延袤八十餘里。蒙山之陽爲費縣，陰爲蒙陰縣。羽山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卽舜殛鯀處。然登州府又有羽山，在府治東南三十里，亦以爲舜殛鯀處。○茅氏瑞徵曰：經云徐田上中，齊乘稱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琅琊之稻。元和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今沂嶧二州，仰泇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跡，則蒙羽爲沃壤可知。

大野既豬。

【集傳】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皇輿表：鉅野縣今屬兗州府。鉅，卽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孔氏穎達曰：豬，停水處也。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案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

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地理今釋：元和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禹貢錐指云：鉅野屢遭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集說】曾氏旼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濟水之所絕，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兗。○王氏樵曰：或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卽古東原，而中都，卽汶上縣也。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縈迴百五十餘里，漕河貫乎其中。西湖廣行，倍於東湖，東湖北接馬踏、佀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卽古大野無疑。

東原厎平。

【集傳】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厎平者，水患已去而厎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案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地理今釋：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

【集說】曾氏旼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集傳】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孔氏穎達曰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爲黏土 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稠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久矣今洪水既平乃至進長叢生故可書也○王氏樵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於生物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集傳】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集說】胡氏贊曰土稟中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墳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遞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茅氏瑞徵曰徐州土美故田第二凡賦卑於田者以壤地狹或人工未修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集傳】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閒有之故制以爲貢○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 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孔氏穎達曰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苴以白茅孔氏穎達曰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孔氏穎達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其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常曰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故曰羽中旌旄染人之職秋染夏周禮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焦氏

嵫曰。在鄒縣者為鄒嶧。在邳州者為葛嶧。地理今釋。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皇輿表。下邳縣今邳州。屬淮安府。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為桐。其材中琴瑟。應氏劭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越。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皇輿表。襲慶府泗水縣。今兗州府泗水縣。地理今釋。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為二派。一越壩西南流至濟寧州界為泗河。又西南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城西為府河。又西南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孔氏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陳氏大猷曰。石輕浮可為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淮夷。淮之夷也。地理今釋。淮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蠙。蚌之別名也。孔氏穎達曰。此蠙出珠。故以蠙為珠名。暨。及也。

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孔氏穎達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纖縞。皆繒也。爾雅。縞。皓也。○孔氏安國曰。纖。細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胡氏一桂曰。端取其正。謂士服。衣袂二尺二寸。屬幅廣袤等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集說】茅氏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顧氏霖調曰。物取國之用。不困天下以無故之求。地取物之良。不強天下以難得之貨。經國之義。愛民之仁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集傳】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皇輿表。浚儀。今祥符縣。屬開封府。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

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案史記河渠書。敘禹功畢。迺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則汳水為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許慎所云。乃漢周以後水道。不可為禹時淮泗入河之證也。蓋徐州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泲。入漯以達河。當在荷澤以東。若荷澤以西。泲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于河。即蔡氏所謂泗之上源自濟可以通河者。亦未明晰。

淮海惟揚州。

集傳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爾雅曰。江南曰揚州。地理今釋 揚州。今江南之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寧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

集說 熊氏禾曰。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山必起于西北。澤必匯于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栢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

彭蠡既豬。

集傳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地理今釋 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

吞吐。周迴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稱在都昌縣者為東鄱湖。在南昌縣者為西鄱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星輿表。豫章。今南昌府。饒州。今饒州府。南康軍。今南康府。所謂鄱陽湖者。是也。夏氏允彝曰。彭蠡一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詳見導水。

集說 鄭氏曉曰。彭蠡。澤之大者。禹既疏導。由是衆流之來有所鍾。下流之去有所洩。始得而豬也。

陽鳥攸居。

集傳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孔氏穎達曰。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楊氏愼曰。小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遰。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林氏之奇曰。水退。其地可居也。而遂其性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蘇氏軾曰。陽鳥避寒就暖。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三江既入。

集傳 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

也。○又案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旣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今案此爲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幷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地理今釋　案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酈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幷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貴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蔡傳又云。禹貢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揚州大江。無俟濬治。故在不書。不知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卽在其中。當洪水氾濫之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閼豈無泥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乎。況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證也。

集說　程氏大昌曰。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至于經文中江北江。皆棄之不錄。今證以地理。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爾。○袁氏仁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荊。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

震澤底定。

集傳　震澤。太湖也。孔氏穎達曰。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

地理今釋　震澤。卽太湖。介于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附說　金氏履祥曰。案揚州之境。自建嶺至柳虔。北枝趨數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豐爲歙嶺。亘宣而底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夏氏

允彝曰。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震澤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旣滈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蕩靡寧。勢固然也。故必使二江之流。旣深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關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

篠簜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集傳】篠。箭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篠也。簜。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邢氏昺曰。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者亦曰喬。塗泥。水泉濕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集說】王氏炎曰。南方地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兗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一。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檿絲。則可知。荊亦不言。然貢有杶幹等。亦可知矣。蓋兗青相同。荊揚爲一。惟徐漸包爲異耳。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集傳】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集說】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鄭氏曉曰。以言其田。較之他州。下品之下。爲第九等。以土性惡也。以言其賦。下品之上。爲第七等。雜出。則中品之下。爲第六等。自下品而入中品。非上錯乎。此由地利廣而人工修。故田有定等而賦無定品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集傳】三品。金銀銅也。班氏固曰。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詩鄭箋曰。舟。帶也。惟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孔氏穎達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曰貝錦是也。鄭氏康成曰。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其文成矣。○吳氏澄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

亦謂之吉貝。蘇氏軾曰。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曰織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顔氏師古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集說】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考工記曰。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孔氏穎達曰。橘柚錫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荊州大龜。豫州磬錯。皆爲非常。竝在篚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集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孔氏穎達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郡縣志。在江都縣東二里。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集說】朱子語類。孟子說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爾今人強爲之解釋。終是可笑。○易氏祓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於河。

荊及衡陽惟荊州。

【集傳】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曾氏旼曰。此荊州之荊山。非雍州荊岐既旅之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地理今釋】荊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集說】熊氏禾曰。荊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卽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

江漢朝宗于海。

【集傳】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

侯之朝宗于王也。孔氏安國曰。百川以海爲宗。○孔氏穎達曰。朝宗是人事之名。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假人事而言水也。

【集說】鄭氏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茅氏瑞徵曰。荆州之水。以江漢爲主。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正記其合流處。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狀其勢。

九江孔殷。

【集傳】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水經曰。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今岳州巴陵縣。皇輿表。巴陵縣屬岳州府。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案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

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程氏大昌曰。隋以九江名尋陽。第知因舊地舊名。以名新郡。而差池貿易。不勝紊矣。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閒。當有一洲。九江之閒。沙水相閒。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門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考。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地理今釋。九江。卽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爲湖南衆水之匯。案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蔡傳云。九江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以荆州之水當之。且導江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卽今巴陵。岳州府治。九江在巴陵之上。其非尋陽可知。山海經於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閒。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今武昌府通城。崇陽。二縣地。西北。至宋曾彥和。以沅。沅水出今貴

州黎平府生苗界。俗名清水江。東北入湖廣。是合辰酉等水。注洞庭湖。漸。出今湖廣常德府武陵縣。東入沅。無。亦作潕。出今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入沅。辰。出今貴州銅仁府東北。至湖廣辰州府。入沅。敘。一名渠江。出今湖廣靖州西北入沅。酉。出今沅陵縣。東入沅。湘。出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東北入洞庭湖。資。出今湖廣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澧。詳後導江。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蔡氏遵之。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一名營水。出今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北注湘水。蒸。出今寶慶府邵陽縣界。東注于湘。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也。

纂疏 金氏履祥曰。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漸序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今所謂荊湖南北路。自是而分。○陳氏櫟曰。江漢朝宗于海。鄭樵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可見。證以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九江當在澧水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

沱潛既道。

集傳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孔氏穎達曰。荊梁二州各有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耳。今案南郡枝江縣。皇輿表。南郡枝江縣。今荊州府枝江縣。有沱水。王氏炎曰。土人謂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皇輿表。華容縣。今監利縣。屬荊州府。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王氏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郎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表。地理今釋案荊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今屬湖廣荊州府。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漢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華容縣也。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自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逕城東南。一支通顛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荊州之潛也。禹貢錐指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大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知耳。一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郎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

集說 程氏大昌曰。江有汜之詩。始曰汜。中曰渚。終曰沱。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

不專一名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爾。今兩州皆言沱潛既道。蓋作經者甚喜江漢之厎平。故以沱潛循道記之。其意若曰。不獨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爾。

雲土夢作乂。

【集傳】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皇輿表江夏今武昌府江夏縣。安陸今德安府 皆其地也。朱子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金氏履祥曰。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九百里。其所連亘固廣矣。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既以雲夢兼稱。故所在數澤。皆爲雲夢耳。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見前。今本注。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今安陸府荊門州。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有雲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今屬荊州府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東界。逕于雲杜沌陽。今漢陽府漢陽縣。爲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荊州府。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西七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孔氏穎達曰。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

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蚤晚也。

【集說】羅氏泌曰。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茅氏瑞徵曰。此由江漢二水治。相因而致荊之功。以江漢朝宗爲主。九江經流。沱潛其別流也。雲土夢作乂。而荊州水土無不平治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集傳】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集傳】荊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荊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荊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杶。栝。柏。三木名也。曾氏旼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荊才名之。貢止此也。杶木似樗。而可爲弓榦。栝木。栢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

爲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愼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則箘簵。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愼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孔氏安國曰。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九成曰。厥名。猶言尤美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孔氏穎達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葅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孔氏穎達曰。爾雅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孔氏穎達曰。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相類之物也。○吳氏澄曰。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大龜。尺有二寸。史記龜策傳曰。龜千歲滿尺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集說】申氏時行曰。厥貢至璣組。常貢也。納錫句。不常貢也。惟箘簵楛一句。以戎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包匭菁茅。以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以見其非常。一以見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集傳】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王氏炎曰。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逾于沔同義。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集說】孔氏安國曰。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張氏九成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鄭氏曉曰。荊州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貢道近於漢者。則徑浮於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近於潛者。則徑浮於潛而入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於江。入於沔。沔卽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涔出。至潛江縣入於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

荆河惟豫州。

[集傳]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地理今釋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遠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熊氏禾曰。豫州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茅氏瑞徵曰。河患兗為甚。豫次之。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集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皇輿表。宋上洛縣。為商州治。今為商州。屬西安府。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皇輿表。盧氏縣。漢屬弘農郡。今屬河南府。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縣志謂伊水出悶頓嶺之陽者。古熊耳盤基甚廣。悶頓亦熊耳也。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地理今釋。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地理今釋。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地理今釋。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集說] 傅氏寅曰。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錢氏福曰。始焉三水得洛而有依。以一而會三。洛固受乎眾流。終焉洛水得

河以為歸總四而歸一。洛實為之統領。○王氏樵曰。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

滎波既豬。

【集傳】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皇輿表。孟州今為孟縣。與溫縣同屬懷慶府。）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案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

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皇輿表。滎陽縣今屬開封府。）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者。非也。（地理今釋。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案孔安國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為巨澤。禹貢錐指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為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水自洛出為波。別滎波為二水。蔡氏因之。然案圖究義。以滎波為二水。終無是處。傳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荅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為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嘗見水豬為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固非。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撮而言之曰滎

波既豬乎。其說極詳。引之以証林氏之失。

【集說】傳氏寅曰。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此先言伊洛瀍澗之入河。而後次及滎澤。何也。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況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為害之慘乎。禹灼知利病。故經始河患於淪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

導菏澤。被孟豬。

【集傳】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皇輿表。興仁府濟陰縣。今曹州曹縣。屬兗州府。）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漢書

地理志顏師古注。句音劬。又東過定陶縣南。皇輿表。定陶縣屬兗州府曹州。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地理今釋。菏澤。古濟水所匯。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孔氏穎達曰。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總是一地也。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皇輿表。睢陽縣。今商邱縣。爲歸德府治。今南京虞城縣。皇輿表。宋南京。今歸德府。虞城縣。屬歸德府。西北孟諸澤。是也。地理今釋。孟豬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湄臺。蓋澤中有臺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集說】林氏之奇曰。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卽此澤也。蓋職方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葉氏夢得曰。孟豬菏澤。其相去遠。被言水傳相及。而孟豬之蓄。不以菏澤也。○茅氏瑞徵曰。滎波在豫西北。菏孟在豫東北。澤與豬不同。豬是蓄而復流。澤是水之聚。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集傳】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焦氏竑曰。冀白壤。雍黃壚。豫止曰壤者。色雜也。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顏氏臨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故別言之。

【集說】呂氏不韋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王氏炎曰。壤則沃。墳壚則爲瘠。○鄭氏曉曰。

此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不同也。伊洛至此四合。水之流止者得其治。地之高下者辨其性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集傳】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集說】傳氏寅曰。此州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四者。以下土又有墳壚之處。非播種所宜故也。○金氏履祥曰。唐虞甸服跨河。[illegible]之賦。與冀相埒。○鄭氏曉曰。錯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集傳】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史記貨殖傳。陳夏千畝漆。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纖纊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陸氏璣曰。紵亦麻也。科根在地。至春自生。今紵布皆用此。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孔氏穎達曰。纊是細綿。故言細綿。磬錯。治磬之錯也。孔氏安國曰。治玉石曰錯。○孔氏穎達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之者。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

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揚荊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鄭氏曉曰。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常暫異其制。下之所貢者。常暫異其物。厥田至此田有定等。而物之出於田者無定制。貢有定品。而物之非常貢者。無定期也。

浮于洛。達于河。

【集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焦氏竑曰。洛自西來。中分豫境。

【集說】茅氏瑞徵曰。洛匯衆流入河。卽賚之爲運道。轉漕最爲直捷。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集傳】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地理今釋梁州黑水。卽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卻鄉卽苴卻營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打冲河出自西蕃界在崑崙東南百里。二源月昏名查楮必拉。蒙古謂之七察兒哈那。平地水泉數十泓。匯如噴沸。散若列星。匯而南流。有支河十二道。左右流入之。至占對安撫司。入門川界。南流東折。繞鹽井衛之東北。又南至烏喇保果。入金沙江。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入岷江。華山卽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地理今釋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討司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杜氏佑曰。梁州當夏殷間。爲蠻夷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也。○曾氏旼曰。華山卽西嶽。在梁雍之東。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能氏禾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下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

岷嶓既藝。

【集傳】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皐輿表。汶山縣省入茂州屬成都府。江水所出也。水經注云。江水逕汶山道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四 禹貢上 夳

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皇輿表。隴西郡。今鞏昌府。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皇輿表。興元府。今漢中府。西縣。今沔縣。屬漢中府寧羌州。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地理今釋。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曰導漾之嶓冢。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江漢見於荊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不特水治也。○林氏之奇曰。江漢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慓悍。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於海。則岷嶓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沱潛既道。

集傳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皇輿表。永康軍導江縣。今灌縣。屬成都府。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鄭氏康成曰。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皇輿表。宋渠州流江縣。今渠縣。屬順慶府廣安州。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眞符縣也。皇輿表。宋洋州眞符縣。今為洋縣。屬漢中府。○又案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集說 孔氏安國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吳氏澄曰。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導。則江漢之下流治矣。○陸氏深曰。今蜀山綿連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

蔡蒙旅平。

集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皇輿表。宋嚴道縣。今省入雅州。地理今釋。蔡山。宋葉少蘊謂即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地理今釋。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接雅州及蘆山縣界。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

蒙山東與沫水合。洇崖水脈瀑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洇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周禮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鄭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集說】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况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刋旅總結之。

和夷厎績。

【集傳】和夷地名。四川志。和夷在黎雅越巂等處。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案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漢地志。越巂蘇示縣西北有尼江。師古曰。尼。古夷字。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厎績者三。覃懷。原隰。旣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地理今釋】和夷。案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卽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州來也。蔡傳以夷爲嚴道。今滎經縣。宋曰嚴道。以西之夷道。滎經以西無夷道。非是。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爲得之。

【集說】茅氏瑞徵曰。梁州治水。亦以江漢爲主。蔡蒙和夷。總見水治而地之險且遠者。無不奏効耳。

厥土青黎。

【集傳】黎。黑也。吳氏澄曰。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集說】傅氏寅曰。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可知。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董氏二酉曰。黎。訓黑。以色言。或訓疏。以性言。考黎字無疏訓。疏乃黑土之性耳。說者見蜀土疏惡。遂以附會字義。實不然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集傳】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案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閒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閒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閒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閒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

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集說 王氏樵曰。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雖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秦氏繼宗曰。田有三等。故定三等之賦。然不以第七爲定賦。而以第八爲定賦。間歲乃出第七。而又間出第九。以寬之。仁之至矣。揚豫正賦皆下。於間賦一等。亦此意也。至冀則宜出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無非法中之仁而已。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集傳 璆。廣韻。璆與球同。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寰宇記曰。定笮縣有鐵石山。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利。砮。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鄧氏近仁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犍爲正梁州之境。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貍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蘇氏軾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旣貢玉磬。又貢石磬。金氏履祥曰。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集說 鄭氏曉曰。璆。卽鳴球也。璆鐵銀鏤砮磬。器用之需也。熊羆狐貍織皮。服用之需也。厥賦至此。取地力而異其等。供地利而有其制。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集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皇輿表。洮州臨潭縣。今爲洮州衛。〔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嵹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蕃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地理今釋。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西漢水。出秦州嶓冢山。上流爲犀牛江。下流爲嘉陵江。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地理今釋。沔水。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案今水經注云。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山大石穴也。蔡傳作南歷岡北。非是。迤邐接漢沔句。亦有脫誤。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

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集說】孔氏穎達曰。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傅氏寅曰。浮潛逾沔。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此而逾。非惟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故貢道不得不然耳。○鄭氏曉曰。桓水入潛。潛出於沔。沔接於褒。故貢道於西傾之山。因桓浮潛。由潛達沔。由沔達褒。褒不與斜通。故舍舟而陸。若夫斜入於渭。渭入於河。故貢道由斜川而達於渭。由渭而亂於河。史臣於梁州之貢道。必詳其所自所經所至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集傳】雍州之域。西據黑水。（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陜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案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入黃河。今黑水上源爲流沙壅塞。已無遺跡可考。其下流爲大通河。在瓜州之南。歷西寧衛東。南至河州入河。西寧。即唐之鄯州。則括地志之說。與今圖合。○又案河之積石。北則大通河入之。南則大夏河注之。一水入河之口。南北相值。後人或遂指大夏爲黑水絕河而南之跡。不知大夏雖在黃河之南。實仍在南山之北。且其源自南而北。與山

而入海之水。絕不相通。

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地理今釋）雍州。今陜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寧夏。寧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西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朱子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以善導之。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

弱水既西。

【集傳】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焦氏竑曰。刪丹。即今山丹衛。）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皇輿表。張掖縣。今甘州衛。）又案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

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地理今釋弱水。今陝西山丹衛即古刪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法顯佛國記謂之流沙河。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程氏大昌曰。弱水之當西。如四瀆之當東也。時必壅溢而東行。導之而至合黎。既皆復故。則逆行者順矣。○傅氏寅曰。橫流之時。弱水亦東侵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河西無氾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焦氏竑曰。據今甘州衛有合黎山。則亦不必遠求之別域。而定以甘州之弱水爲非矣。

涇屬渭汭。

【集傳】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淮南子。涇出薄落之山。高誘注。薄落。一名岍頭山。○括地志。岍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涼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皇輿表。今高陵縣屬西安府。〔地理今釋〕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皇輿表。今渭源縣屬臨洮府。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皇輿表。華州華陰縣。今屬西安府。〔地理今釋〕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皇輿表。隴州汧源縣。今屬鳳翔府。弦蒲藪。有汭水焉。〔地理今釋〕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朔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集說】王氏樵曰。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

漆沮既從。

【集傳】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

皇輿表。宋耀州同官縣。今屬西安府。來。經華原縣。皇輿表。宋華原縣。今耀州。屬西安府。合沮水。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陜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屬西安府。與沮水合。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皇輿表。宋坊州。今中部縣。宜君縣。今屬延安府。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皇輿表。宋昇平縣。省入宜君縣。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皇輿表。同州朝邑縣。今屬西安府。東南入渭。地理今釋。沮水。出陜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屬延安府。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屬西安府。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屬西安府。北交口鎮。入渭水。二水相敵。故竝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案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皇輿表。今扶風縣。屬鳳翔府。晁氏曰。此函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集說 蘇氏軾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程氏大昌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於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段氏昌武曰。詩漆沮。言於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於渭之下流。詩自土沮漆。言於岐周之間。書言于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之下。

澧水攸同。

集傳 澧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皇輿表。鄠縣。今屬西安府。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地理今釋。澧水。源出今陜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同者。同於渭也。蘇氏軾曰。澧渭相若。故言同。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澧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澧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澧可與渭同入於河。澧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也。○傅氏寅曰。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治澧。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集傳 荊岐。二山名。荊山。卽北條之荊。孔氏安國曰。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地理今釋。荊山。在今陜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荊渠。岐山。說文曰。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地志。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詩譜曰。周自太王居岐之陽。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郡國志。岐山南有周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山。水經注曰。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皇輿表。萬年縣。今咸寧縣。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爲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地理今釋。惇物山。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縣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武功。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考圖志不載是山。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太乙之北峰。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鳥鼠。爾雅。其鳥曰鵌。其鼠曰鼵。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青雀山。地理今釋。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集說 程氏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鄭氏曉曰。自涇屬至此。衆水致功。而衆山致祭。荊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傍也。終南。灃水所出也。惇物。灃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集傳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山水考曰。原隰泛言之。則原爲廣平。隰爲下濕之地。然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鄭氏曰。其地在豳。朱子詩傳曰。豳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今邠州也。皇輿表。今邠州屬西安府。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皇輿表。涼州姑臧縣。今爲涼州衛。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即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鄭氏曉曰。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厎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濕之隰。厎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厎于績焉。台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敘同。言水之常變者得其平也。荊岐至豬野。言地之高下者得其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集傳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杜氏預曰。瓜州。今燉煌也。○後漢西羌傳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案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竄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驁

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豈其遺種歟。

【集說】呂氏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必使安宅丕敘。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金氏履祥曰。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間。○鄭氏曉曰。三危旣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敘。人之頑者從其化。宅。是造廬舍。定疆場。敘。是遷善改過。革其凶頑。

厥土惟黃壤。

【集傳】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集說】董氏仲舒曰。五行莫貴於土。五色莫盛於黃。○陳氏櫟曰。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集傳】田第一等。王氏炎曰。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爲畝直一金。田上上可知。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荆州云人功修。此州云人功少者。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則民當相準。而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集傳】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鄭氏曉曰。球琳。以爲珪璧璋瑁之用。琅玕。以爲冠冕珮瑀之飾。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集說】林氏駉曰。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貢金琳琅大龜。能皮海錯橘柚之屬。皆爲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之經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集傳】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

支縣界也。【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嶮峻下臨黃河。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寧衛地。與河州接界。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蓋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攷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援積石亦失其實耳。于闐東流之水。古名玉河。葱嶺之水。名新頭河。見法顯傳目記。與河源無涉。至水經援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

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
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
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
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
非始于唐矣蔡氏據
杜氏說釋經最當　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
中府龍門縣也皇輿表河中府今蒲州龍門縣今河津
縣　地理今釋　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
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
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　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
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
渭汭孔氏穎達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
曰會○王氏樵曰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
莫徑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
㝵

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
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
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
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
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
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
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
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

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
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
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
考云

集說　熊氏禾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渭
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於
西河以至帝都也○鄭氏曉曰雍之貢賦以其東北境
言之河見於積石經流於龍門而為西河故貢賦之來
由積石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達
于西河則遠出雍州之東境而至冀州之西境西境即
西河也至西河則至帝都矣以其西南境言之渭入於
河漆沮東注於渭涇水北注於渭灃水南注於渭故貢

賦之來或由乎灃涇或由乎漆沮皆
會於渭水之北爲至渭則達河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集傳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　漢書張騫傳曰漢使窮
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云　地理今釋　崑崙西
戎國蓋附近崑崙山者○案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
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
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爲國號也　析支在河關西
千餘里　地理今釋　析支今西番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
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
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唐書党項傳曰党
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
迷桑等羌北吐谷渾　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

北。蓋近朔方之地也。[地理今釋。渠搜。涼土異物志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䥽汗國。文獻通考云。䥽汗國。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渠搜當在西域。非朔方也。傅寅禹貢集解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考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當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

【集說】鄭氏曉曰。雍州土地最廣。史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地弱水西流。渭水東流。而涇汭漆沮灃水。皆入渭而入河也。荊岐在雍之北。終南惇物在雍之南。鳥鼠又在雍之西矣。原隰在邠岐之閒。又西而豬野。在甘涼之境。又西而三危。則夷裔之區矣。其貢道有二。東北來者險而遠。西南來者便而近。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四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五

禹貢下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集傳】此下隨山也。[孔氏穎達曰。此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岍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皇輿表。隴州吳山縣。今隴州屬鳳翔府。]周禮雍州山鎭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縣。[皇輿表。汧源縣。省入隴州。]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地理今釋。岍山。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荊見雍州。[孔氏穎達曰。荊岐上已具。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也。]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皇輿表。河中府河東縣。今蒲州屬平陽府。地理今釋。雷首山。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

東縣。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互見前歷山下。
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皇輿表。宋陝縣省入陝州。屬河南府。三門山。金氏履祥曰。三門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是也。〔地理今釋〕底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地理今釋〕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皇輿表。絳州垣曲縣。今屬平陽府。晁氏曰。山狀如屋。〔地理今釋〕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皇輿表。宋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爲府治。〔地理今釋〕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皇輿表。定州曲陽縣。今屬眞定府。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呂氏祖謙曰。人逾。非山逾。孔氏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

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恆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者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陳氏櫟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禹之治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於海。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爲害。凡故川舊瀆。皆爲水之所浸滅。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故必先以高山鉅鎮。不爲水之所墊沒者。以爲表識。自西決之

使歸於東水旣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瀆之故迹稍稍可求。蓋先隨山而後濬川。此禹治水之序也。○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邪。且太行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山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判山地脈。却來做六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脈邪。○郭氏曉曰。大禹隨山首於雍州岍岐。別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禹於是而逾河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入冀之西境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

之山也。太行恆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此皆入海矣。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王氏樵曰。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大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於二之中又分爲二。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集傳】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孔氏安國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皇輿表。秦州大潭縣。今伏羌縣。屬鞏昌府。俗呼爲白巖山。地理今釋。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皇輿表。華州華陰縣。今屬西安府。熊耳。在商州上洛縣。地理今釋。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晉上洛縣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爲非。非也。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崈高縣有崈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皇輿表。宋西京。今河南府。登封縣屬焉。地理今釋。外方。今中嶽嵩山。

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史記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皇輿表。唐州桐柏縣。今屬南陽府。地理今釋。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皇輿表。宋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爲府治。地理今釋。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案孔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是。互見泗水下。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

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集說】傅氏寅曰。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卽雍州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卽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王氏樵曰。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逕。渭灃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集傳】嶓冢。卽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地理今釋〕荊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荊山九州之險。指此。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軍長林縣也。皇輿表。宋荊門軍長林縣。今爲荊門州。屬安陸府。〔地理今釋〕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荊門州界。左傳吳與楚戰。定四年傳。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李氏樗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地理今釋〕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孔氏穎達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集說】鄭氏曉曰。此爲漢水之經始也。嶓冢。漢水出焉。荊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導嶓冢至荊山。導內方至大別。而治漢之功可施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集傳】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廣雅曰。岣嶁謂之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皇輿表。衡山縣。宋屬潭州。今屬衡州府。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漢書地理志作傅陽山。師古曰。傅讀曰敷。〕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皇輿表。宋江州。今爲九江府。德安縣屬焉。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案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庳。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

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姑俟知者。地理今釋。數淺原。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數淺原。說者以爲漢歷陵縣之博昜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爲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爲宜耳。蔡傳遂用卽說。指廬阜爲數淺原。而復以無可考據爲疑何也。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

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數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數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數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數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岡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詳經文數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卽廬阜。但無明文可考耳。德安縣數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數陽。非以其地卽爲數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數陽爲數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爲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大。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卽爲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集傳】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皇輿表。張掖縣。今甘州衛。亦名羌谷。地理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綿延而西。接高臺鎭彝二所界。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通典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唐書西域傳曰。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郭模。卽居延澤。漢志古文以爲流沙。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

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集說]程氏大昌曰。堯時弱水。必嘗壅溢東行。禹導之至合黎。則逆行者順道。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波委之入流沙。故於雍特曰既西。而於導水不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朱子曰。自導弱水至導洛。凡九條。皆導水之事。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為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為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鄭氏曉曰。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集傳]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皇輿表。犍為郡南廣縣。今敘州府南溪縣。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地理今釋。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玄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案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為即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似未為的。姑存備考。 案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

案雍州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在黃河之南。其大槩之截然者如此。蔡傳以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東南。猶據紙上之言而臆度之也。今依地理今釋正之。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為漾備江。即程大昌所謂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為順寧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案金沙瀾滄。一為梁州之黑水。一為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番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冡黑名。如打冲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也。而真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番名哈拉烏蘇。色音經蒙番怒彝傈僳界。由緬甸入南海。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山。在今達賴喇嘛界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案]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滇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

榆澤。在東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六百里。程氏以漢滇池即葉榆之地。非是。蔡傳引此。不加考耳。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緯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地理今釋〕案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二。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為郡南廣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南廣。今南溪縣北至僰道入江。今敘州府。唐樊綽亦以麗江為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羅些城在今麗江府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宣謂瀘水為黑水。今打沖河。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為非。不知打沖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為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為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託為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為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為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狃于雍州三危既宅之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今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三危更在鳥鼠之南。書疏。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知禹貢導川之三危。必在河之南。非竄三苗之三危也。特同[illegible]下。其與雍州之黑水又何涉邪。外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併在蕃界。隔蔽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玄奘。元世祖之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于滇南。總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為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浮說。有所折衷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三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閒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蓋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閒。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羅氏泌曰。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即敘。然後見其仁之至。蓋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為邊民之患。今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然導弱必至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禹之心。視西戎無以異於梁州之民。此天地之大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集傳】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厎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林氏之奇曰河流至孟津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横舟而渡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皇輿表宋孟州河陽縣今爲孟縣屬懷慶府）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今亦名富平津（地理今釋孟津卽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洛汭洛水交流之內（程氏大昌曰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皐鄭玄以爲在修武武德（皇輿表修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縣宋時省入河內縣亦屬懷慶府）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地理今釋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案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皐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厎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洚水大陸又爲絕遠當以黎陽者爲是洚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皇輿表宋冀州信都縣今縣省入冀州屬眞定府）枯洚渠也（地理今釋降本作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邱（皇輿表頓邱縣宋省入清豐縣今屬大名府）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洚瀆自唐貝州（皇輿表貝州今廣平府）經城北入南宮（皇輿表南宮縣今屬眞定府冀州）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洚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

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皇輿表隴西今爲秦州成紀縣省入秦州）

屬鞏昌府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爲崑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番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蓋即今之枯爾坤也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案此即今番語所稱阿

木伱馬勒產母孫大雪山也在星宿海東其山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峰最爲高大黄河繞其南又遶其東北梁寅所謂河遶山之三面如玦然者但如其言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似未爲的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劉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上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案唐書作劉元鼎此誤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

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眞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案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

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黄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

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地理今釋。案地圖。河出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泉。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鄰哈剌乞兒馬出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元史所謂崑崙山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圖衮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州以內爲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爲山西界。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程氏大昌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今曰東至厎柱者。自改東已後。惟厎柱爲可記也。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

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鄭氏曉曰。河下趨而海上逆也。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尤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案李復云。同州韓城皇輿表。同州韓城縣。今屬西安府。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閒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集說】程氏大昌曰。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遷湟中。則鄯

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還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亦不甚爲患○釋木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厎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兗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爲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方氏同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集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案】水經注云西原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蔡傳改云會泉始源曰沔辭義不明且泉字當是白水二字之誤即白水江也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皇輿表宋郢州長壽縣今爲安陸府鍾祥縣 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皇輿表宋復州景陵縣今爲沔陽州景陵縣屬安陸府 界來又名汊水疑

卽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地理今釋。三澨案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爲水名。恐非。禹貢錐指云。三澨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邔縣之北也。 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皇輿表。宋靜海縣。今省入通州。屬揚州府。○今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

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横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横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旣出湖口。則

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旣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旣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五 禹貢下 二三

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案東匯北匯。傳欲以巢湖當之。而自謂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則巢湖不可代彭蠡也。明矣。 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

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

【集說】金氏履祥曰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會江西諸水壅遏不通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而與江漢並列爲北中南北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鄭氏曉曰禹治江漢之水皆始於梁中於荊而終於揚也蓋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荊而入海於揚漾漢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荊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王氏樵曰江漾二水勢鈞力敵能自達于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

【附錄】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瀰漫數十百里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過而不得遂因卻而自猪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邪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派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得之案朱子彭蠡辨獨取鄭樵之說謂經文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蔡傳因之後來諸儒或信經文或從朱蔡今亦並存不廢但經文畢竟爲主且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故以順經文者爲正說而朱子之論辨則爲附錄後節辨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之誤與此一例庶不失先經後傳之義耳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集傳】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

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地理今釋】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傳氏寅曰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鄭氏道元曰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羅氏泌曰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今岳州巴陵縣也【地理今釋】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

流東支自弓楨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
黄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
岐爲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衆流
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
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州嘉陵江發源陜
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昌府徽州合西漢水
入四川界涪江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南流至合州
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
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
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
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
至黄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即
彭蠡江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
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附錄 林氏之奇曰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
勢迆邐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

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
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
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於彭蠡而復東也匯者
彭蠡之澤也不言會於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爲彭蠡
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傅氏寅曰江至東
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迆而北者
著其與漢既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匯者著其同爲彭
蠡澤也○邵氏寶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
無仰其入而有賴其渴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
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
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大
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
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
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爲江也不
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
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

附錄 朱子曰頃在南康考其山川形勢疑晁氏九江東
陵之説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
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
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
迆北會于匯也○禹貢之文古今讀者不過隨文解義
以就章句如説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别爲九或曰有
小江九北來注之如是姑爲誦説則可矣若以山川形
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説有所不通也若曰派别爲九則
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必首尾短長
均布若一則横斷一節縱别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
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
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
也況洲渚出没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
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若曰旁計横入小
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
江矣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呑壯盛浩無津

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
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
可以証前二説者爲不可通也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
晁詹事説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証皆極精博而
經之凡例亦自可考今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
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
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
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
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
原也是導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
觀之則經之文義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書考之則
廬江出陵陽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
于彭蠡而入于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
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
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山此江而得名也然則
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

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案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卽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源。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止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又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卽爲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邈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集傳 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理今釋。沇水卽濟水之上流。蔡傳所謂發源爲沇。既東爲濟是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孟州濟源縣。皇輿表。孟州今孟縣。與濟源縣俱屬懷慶府。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皇輿表。溫縣。今屬懷慶府。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地理今釋。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卽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地理今釋。陶丘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再成曰陶。孔氏穎達曰。釋丘。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在今廣濟軍西。皇輿表。廣濟軍。今定陶縣。屬兗州府。又東至于菏。菏。卽菏澤。亦見豫州。謂

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皇輿表。壽張縣。今屬兗州府。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

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窾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陳氏師凱曰會集濟作齊）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

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集說】陳氏櫟曰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徑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觀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爲滎程泰之謂溢爲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諧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爲枯瀆濟之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辯而明也○鄭氏曉曰今審濟水發源於豫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丘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集傳】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孔氏穎達曰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河南通志胎簪在桐柏縣西三十里又名大復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申氏時行曰淮出于豫經于徐而入海于

揚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湧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過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別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案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吳伐齊。於廣陵城今揚州府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北即今之運道也。

集說 吳氏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鄭氏曉曰。淮水雖出于胎簪。然自桐柏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柏導之。泗沂者。淮水之所斂也。淮則東會之。海者。百川之所歸也。淮則東入之。而淮無不治矣。桐柏去胎簪不遠。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集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集說 蘇氏軾曰。此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敘言境內諸水。非西東之次也。○陳氏櫟曰。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集傳 熊耳。盧氏皇輿表盧氏縣今屬河南府。之熊耳也。河南通志熊耳有二。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峰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案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

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集說】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集傳】隩隈也。李氏曰。涯内近水為隩。陂障也。孔氏穎達曰。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會同。與灉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王氏樵曰。刊旅槃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林氏之奇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是同之事矣。○林氏之奇曰。禹貢所載冀州以下。列敘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邇。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

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呂氏祖謙曰。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數百里之地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鄭氏曉曰。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一。而皆平治矣。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一。而皆平治矣。四隩不特兗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山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不特青之濰淄其道。徐之淮沂其乂而已。九澤不特徐之大野既豬。兗之雷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既定以下。即九州攸同之實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集傳】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孔氏穎達曰。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林氏之奇曰。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孔氏安國曰。謂壤墳壚。○金氏履祥曰。謂凡山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葉氏夢得曰。謂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以任土事。厎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孔氏穎達曰。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如周大

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數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夏氏允彝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集說】張氏九成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間爲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汩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

無謂乎○葉氏夢得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而立○陳氏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黄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禹貢總言二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呂氏祖謙曰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厎慎見聖人當庶土交正之時欲制其賦先懷敬慎之心制其法歸於中以爲萬世之倣惟先有敬心則能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厎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

錫土姓

【集傳】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孔氏安國曰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賜之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隱八年左傳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氏稷封於邰賜姓姬氏其他諸侯皆然陳傅士曰當洪水未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備矣是也○呂氏祖謙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劉氏彝曰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別族命氏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同姓之臣也○王氏樵曰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得專而實一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朱子謂因

生以賜姓如舜居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賜姓爲媯諸侯以字爲謚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宗爲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辨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集傳】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爲堯舜非經意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呂氏祖謙曰禹之治水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

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見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集傳 甸服，畿內之地也。孔氏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王氏安石曰：甸者，井牧其地之謂。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孔氏穎達曰：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刈禾曰銍。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孔氏穎達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秸亦藁也。去穗送藁，易於送穗也。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爲最近，孔氏穎達曰：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幷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

而爲五等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服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內重耳。○曾氏旼曰：桓十四年穀梁傳曰：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朱子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集傳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蘇氏軾曰：自二百里而往，皆諸侯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金氏履祥曰：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集說 張子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此所謂幣餘之賦也。○卿大夫采地主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林氏之奇曰：建侯服

以封親賢。使各守其人民社稷。以爲天子之蕃衛也。○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閒。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張氏九成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外。始有采服同意。○朱子曰。第二之百里。爲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集傳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孔氏安國曰。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閒。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孔氏穎達曰。諸侯揆度王者攻教而行之。卽是安服王者之義。外二百里奮武衛。孔氏穎達曰。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陳氏大猷曰。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爲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爲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鄭氏曉曰。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三百里揆文教。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於內。固所以安之也。二百里奮武衛。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揚於外。亦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集傳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要服已皆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集傳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王氏安石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金氏履祥曰。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幷雲中。

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閒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幷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

遠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而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金氏履祥曰五服亦大約限制以爲朝貢之節詳略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爲二二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集傳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林氏之奇曰古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也 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於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然下

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於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傅氏寅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歸美必以玄圭者，言吾君之德與天爲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也。○呂氏祖謙曰：漸被暨，亦不須於一字上爲之輕重。但水患治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總論】陳氏大猷曰：聖人攻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陳氏櫟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五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六

甘誓

【集傳】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黃氏度曰：鄠縣有甘水、甘亭。地理今釋：甘，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本夏扈國，秦改扈爲鄠，有甘亭。元和志云：甘亭在縣西南五里，夏啓伐有扈，誓師于甘之野，即此處也。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孔氏穎達曰：曲禮云約信曰誓。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陳氏師凱曰：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氏預曰：觀國，今頓邱衛縣。商有姺邳，杜氏預曰：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杜氏預曰：二國皆嬴姓。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孔氏穎達曰：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姺邳，則史傳無文。

【集說】孔氏穎達曰：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林氏之

奇曰。古者將欲整齊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而尤嚴於軍旅。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蓋所以宣言其討罪之意。而示之以賞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廢也。故禹啓湯武皆有之。○姚氏舜牧曰。有扈氏同姓之國。稱亂以抗王師。不臣甚矣。於是聲罪致討。且明部伍之法。示刑賞之典。仁義中兼節制。備不庭而彰天討。是王者之師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集傳】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孔氏穎達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二干同也。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子親征。六卿各率其鄉之師以從。蓋舉國而伐之也。扈之威強。勢將與京師抗衡。而

方伯連率之力所不能討。啓之是行也。社稷之安危。蓋係於此。豈得已而不已者乎。○胡氏士行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無事為六卿。有事則分掌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王氏樵曰。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鄭氏之說。此公即論道之三公。則每鄉卿一人。豈即六卿而分領六鄉耶。今以書考之。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二鄉。即此之六鄉。平時軍將皆命卿。況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可知。鄭氏以軍帥選於六官六鄉之吏。則固六官為首。鄉吏次之。而此之六鄉。必非鄉官也。○俞氏皐曰。大戰于甘。總一事之始終而書之。乃召至末。又言未戰之前有此誓。非謂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也。

【附錄】六卿之說。玩蔡氏傳。本鄭康成說為多。故以六鄉與六鄉之卿為一。王主周禮注所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也。說者以為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為六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冢宰亦屬於司馬。考之周禮。六鄉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卿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也。其說亦已無據矣。如以六卿屬之司馬為無其事。則九伐統於司馬。自是設官之大經大法。猶司徒施教。則六卿總屬之也。且天子親征。則六卿必從。固已。恐亦無空國而出之理。冢宰固攝國政者。其屬之司馬。疑亦特其屬官耳。若謂六卿與六鄉之鄉必不為一。則鄭氏所云外與六鄉之教。安見其不然耶。唐虞建官維百。自多兼職。雖世遠不可盡考。無執一說以泥之可也。當以蔡傳為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集傳】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林氏之奇曰。李校書論虞書言咨。其後變而為嗟。蓋

嗟者。卽咨之義也。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黃氏度曰。數扈之罪以誓告軍帥。然後中軍出號令。司馬左右陳行。而以天子之命誓之。各行有司之事。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集傳】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鍾氏天才曰。威是暴殄而戕其質。侮是輕忽而拂其性。鯀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陳氏大猷曰。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王氏綱振曰。唐虞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大禹六府孔修。祗承于帝。無一不致其恭。何敢威侮怠棄。況三正五行。實相表裏。水火金木土穀之修。未有不從撫辰得者。

五行。天以養人。不爲節嗇愛惜。三正。王用奉天。不與遵守稟承。此其得罪于天與君。何如。安得不恭行天罰。

【案】五行有以質言者。有以氣言者。或以蔡傳偏以質具於地者言之。不以氣行於天者言。此說非也。氣質二者。雖分言各有所屬。其實不可離也。舍氣則無以爲質。舍質亦無以見氣之運行。讀者但知暴殄天物爲屬之生質言。不知人物旣經暴殄。則氣戕害多矣。況其下言輕忽不敬。非天而何。因二者原不可分。故暴殄天物卽輕忽不敬也。經文一字。原以威屬人物上。侮屬運行上言。蔡傳極體經意。余何執一以議之乎。至三正。注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無改正朔事。林之奇則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三綱五常。或以爲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或以爲不用夏時之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如秦用亥爲正。或以爲三正本兼用。如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仍用夏時。紛紛之說。總以蔡傳不用正朔一語槪之爲是。而三正之說其來已久。則爲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卽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旣不遵正朔。又何知三正之義乎。怠棄三正。兼言之宜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集傳】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黃氏度曰。各治其事。謂之共命。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

敢。陳氏師凱曰。敢矢之善者。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陳氏師凱曰。折其左耳。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集說 黃氏度曰。御主馬。政作一車之將。右與射佐之。射人曰。使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蓋將選也。師以持重爲不可勝。進退動靜。莫不有法。是故御非其法爲不恭命。三代節制如此。○胡氏士行曰。各嚴部分。不出其位。所謂師出以律也。○王氏樵曰。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下御字右字亦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於萬乘。皆有是。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集傳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孔氏穎達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孔氏穎達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

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黃氏度曰。周禮掌戮。鄭康成曰。戮猶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陳氏師凱曰。周禮孥作奴。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林氏之奇曰。此篇與湯誓。皆有孥戮之言。非殺之之謂也。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文六年。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以是知謂之戮者。非是殺之。但加恥辱焉。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案

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洪氏翼聖曰。孥戮是後日。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戮。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敍諸勳。乃至太祖賞耳。○陳氏櫟曰。恭行天罰。以恭爲本。我恭天命。左右御當恭我命。用命而賞。賞其恭命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命也。賞戮不敢專。必行之祖社。皆致恭也。恭敬者。百聖之心法。亦家法也。啓之此心。即禹祇承祇台之心也。○姚氏舜牧曰。禹誓師之辭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此云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蓋視前較有別矣。此可徵世道之一變。

【總論】吳氏泳曰。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一傳至仲康。而胤征所言。亦可以考當時人物。軍旅官名。制度。乃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其至言哉。○董氏鼎曰。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尚一乃心力者同辭。蓋宛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歟。

五子之歌

【集傳】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

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孔氏穎達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辭相連接。自爲終始。○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程子曰。書爲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黃氏度曰。禹萬世永賴之功。豈便至覆絕。九歌幾使人不忍聞。其民歌詩流傳。誰不動心。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感動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集傳】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爲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孔氏安國曰。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畋于洛之南。至於

百日而猶不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陳氏櫟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滅其德。○姚氏舜牧曰。德爲民心所同具。滅厥德。則民心貳矣。非民之貳於我。由我之貳於民也。君與民原是一體。貳不得。○張氏爾嘉曰。禹之得天下以兢業。太康之失天下以逸豫。敬肆之分如此。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集傳】窮。國名。地理今釋。窮。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是其地。羿。窮國君之名也。孔氏穎達曰。襄四年左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陳氏師凱曰。杜預注云。鉏。羿本國名。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

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孔氏穎達曰。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言雖不經。要言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集說】呂氏祖謙曰。姦雄何世無之。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閒隙。彼必投之。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爲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貳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禹於他日。少康以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集傳】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爲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閒。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

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于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然也。○呂氏祖謙曰。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何如。○俞氏皐曰。厥弟三句。敘羿距以前事。五子咸怨。敘羿距以後事。蓋太康畋洛之時。五子侍母以隨從之。意必周旋左右。朝夕規諫。動以母子兄弟之至情。冀其悔悟反國。而太康不聽。不得已而徯于洛之汭。及至爲羿所距。五子與母並不反國。而後怨而作歌也。若謂五子之從。在羿距之後。不應五子越河而居洛內。又經文五子咸怨句。分明是另提端語。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集傳】此禹之訓也。皇。大也。林氏之奇曰。皇者。尊而大之之辭。皇祖者。猶言大祖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疏則離。

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 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詩歌肇於虞夏。五子之作歌。史官總而序之。其言不出于一人。其意若出一人也。○呂氏祖謙曰。可近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與王之定法也。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集傳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獨夫。卽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時氏瀾曰。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林氏之奇曰。古者車皆四馬。惟天子之車。則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驂。六馬則兩驂之外。又有兩騑。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孔氏安國曰。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下之安。必由匹夫匹婦之無所不被其澤。天下之危。必起於匹夫匹婦之怨。其所以致怨者。亦不在於顯然過惡。苟失於此者。在毫釐之閒。則必有怨之矣。惟以君而臨民。其危如朽索之馭六馬。則爲人上。其可不敬。民敬。君能敬民。則本固邦寧。而社稷永保矣。○陳氏經曰。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爲本。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

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集傳 此亦禹之訓也。林氏之奇曰。前言皇祖有訓。此蒙其文。故但曰訓有之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性情。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色禽而

至於荒酒至於酗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彫之非其則矣○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與此同意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集傳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地理今釋鄭康成唐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漢晉陽縣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也又漢書顏師古注云陶丘在濟陰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氏堯授舜舜授禹皆都

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朱子曰紀者如絲之有紀綱者如網之有綱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網無綱則不能以自舉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案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集說 孔氏穎達曰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陳氏大猷曰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集傳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周禮天官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八則一曰祭祀二曰法則三曰廢置四曰祿位五曰賦貢六曰禮俗七曰刑賞八曰田役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黃氏度曰輕重之所由通也和平也黃氏度曰輕重之所由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陳氏師凱曰五權銖兩斤鈞石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王氏肯堂曰荀子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閱注謂損所賣物價也和平以見人情

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陳氏經曰王國府庫也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案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陳氏師凱曰謂錘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韋氏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也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陳氏師凱曰規矩繩權衡謂之五則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縣焉以定法式故以鈞石

言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太史公曰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自古法度之器至禹而後明甚也○朱子語類問關石和鈞曰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恐是○齊氏夢龍曰以理言則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典是也就事言則以堯舜所行爲二典是也動則隨時取中靜則守正不移而皆自然有以爲之準此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言其物之當然者則曰物則言其理之自然者則曰天則○鄭氏曉曰萬邦之君上是表先王之君天下下是述先王貽謀之善也典則乃所以治天下者法度之大治之本也鈞石乃所以一天下者法度之小治之末也若政教若禮樂所以爲治天下之大經者謂之典如爵祿廢置予奪誅賞所以爲治天下之大法者謂之則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集傳】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朱子曰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

【總論】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自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懼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愼厥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胤征

【集傳】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林氏之奇曰雖以胤征爲名然以典謨訓誥誓命之體求之其實誓也 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案篇首言

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集說】呂氏祖謙曰。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由氏時行曰。此篇首節。是史官敘胤侯征羲和之始。詞。告于衆二節。數羲和之罪之當征。今予以爾二節。嚴將士出征之律。須要識得羲和之罪。實在于黨羿。不止于忽天戒。胤侯之征羲和。雖未能及羿。而實翦羿之羽翼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集傳】仲康。太康之弟。孔氏穎達曰。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陳氏師凱曰。經世書以征羲和爲元年事。則是卽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爲羿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之類。陳氏師凱曰。漢衛宮之軍在南。爲南軍。京城之軍在北。爲北軍。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

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羲氏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羿專廢立之權。且將有竊國擅權之志。當此之時。兵柄之得失。國家社稷之存亡係焉。苟遲之以旬月之間。則無及矣。故命胤侯掌六師。必於肇位四海之下。羿之於夏。所以懷其不軌之謀而不得逞者。惟胤侯掌其六師之權也。仲康之沈幾先物。於斯見矣。○堯時分命羲和四子。定曆象。正閏餘。以爲甚重。其設官分職。莫先於此。至於夏時。則羲和合而爲一職。不復分四時之官。各主一方之政。一時之事。如堯之羲和矣。至於周時。羲和之職不復有。而馮相保章氏之所掌。皆以中士爲之。隸於周官大宗伯之屬。則其職任。蓋

又輕於夏時矣。○俞氏緄曰：羿立仲康而曰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不予羿以權也。

【附錄】金氏履祥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於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紾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四年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于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措固已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之為王室倚重矣。○鄒氏季友曰：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為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觀肇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為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於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政柄，故五子之歌但以冀方為言也。羿亦好遊田，其臣寒浞弒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邱，宋濮州也。在位二十八年，方為寒浞之子澆所弒。帝邱遂中絕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焉。史記夏本紀略而不書，故解者皆未詳考。

【案】仲康肇位，自二孔以為羿廢太康所立，後之說經者因之。林之奇為較詳，然疑太康既見距於羿，五子亦在洛汭，不得返故都。太康國於陽夏，又十年而歿，仲康繼之，皆在河南。此左氏傳魏絳所以有羿代夏政及帝夷羿之稱也。朱子謂袁道潔考之，太康但失河北，至相始失河南，則仲康之立當在河南，未必羿奉之於安邑也。

唯以為立之故，都遂疑此篇為羿挾天子之令，反加義和以忠夏之名，而在仲康非惟不能自振，亦有德羿紾兄之嫌，是此篇之全文俱為不順。林氏雖極闢之，無一言及於仲康之本在河南，則此等議論俱無所施也。胤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遠討羿，而先翦其羽翼耳。金履祥通鑑前編考之至備，今附存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集傳】徵，驗；保，安也。蘇氏軾曰：徵，猶書所謂庶徵；保，猶詩所謂天保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金氏履祥曰：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羲和以下，皆明徵之反。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黃氏度曰：詩曰明明天子，又曰明明不已，明明，有繼之辭也。又案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集說】王氏安石曰：使羲和守常憲以修輔，則仲康得慎天戒而修省矣。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變，則

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於誅乎。○林氏之奇曰。謨者。人臣所陳之謨。若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然人君所以爲法於後世者。亦謂之謨。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訓者。人臣所陳之訓。若伊訓高宗之訓。是也。然人君所以垂教於後世者。亦謂之訓。如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是也。○時氏瀾曰。凡天之所以示譴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安全也。先王克謹天戒。卽明微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百官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君有本然之明。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申氏時行曰。克謹於上者。君以天之心爲心也。交修於下者。臣以君之心爲心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集傳】遒人宣令之官。孔氏穎達曰。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孔氏穎達曰。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舌有金木之異。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陳氏經曰。徇巡而示之也。徇于大路。欲其無不聞。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陳氏師凱曰。非師保之師。如承以大夫師長之師。規。正也。陳氏經曰。規運筳以爲圓者也。以爲規正之義。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

工也。百工技藝之事。孔氏穎達曰。百工各執所治技藝以諫。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

【集說】蔡氏卞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張氏九成曰。相規。規君也。襄十四年左傳。大夫規誨。詩沔水。規宣王。○薛氏季宣曰。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師

曠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詳見者如此。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集傳】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

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何謂辰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唐曆志曰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而掩蝕孔氏穎達曰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也於房宿也案唐志日蝕在仲康卽位之五年瞽樂官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孔氏穎達曰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古者日蝕則伐鼓孔氏穎達曰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用幣以救之文十五年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昭十七年左傳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孔疏云慝未作陰未起也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孔氏穎達曰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周禮注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

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孔氏安國曰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林氏之奇曰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王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曆志曰君子愼疑寧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說則以房爲所次之舍其說爲長○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敎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胤侯掌六師爲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爲言蓋大司馬法也○朱子曰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問月食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

日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附錄 林氏之奇曰。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勑戒吏士之辭。當屬於下文。不當復謂指羲和而言也。○陳氏櫟曰。政典。司馬所掌。胤侯為大司馬。故引政典之語以勑戒吏士。先時不及時。先後失師期也。以屬下文者是。

案 朱子曰。先時不及時。林氏謂是警衆之詞。非言昏迷天象之人。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蓋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為不合。然疑殺無赦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算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概之。似太重。若以此屬之下節。為以爾有衆發端。則於兵家紀律之嚴。似不嫌其過也。故兩存之。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

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集傳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不敢認為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命。○董氏其昌曰。奉將天罰者何。言不敬天戒。天必罰之也。而又曰天子威命者。蓋出於天。則為天罰。出於天子。則為天子威命。是欽承威命。即所以奉將天罰。無二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集傳 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王氏安石曰。吏奉將天罰。故曰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

猶王者之師也。今案。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殲渠魁。義也。赦脅從。仁也。所以為王者之師。○陳氏櫟曰。觀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翦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

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與師誓衆如臨大敵哉○王氏樵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哉王言遂爲萬世討罪之衡天吏二字始見於此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集傳】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集說】薛氏季宣曰威克厥愛濟人之實也愛克厥威適以害仁也嗚呼之歎將以伸其說爾愛人而去其害其仁莫之禦矣此之謂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時氏瀾曰大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時措者也況軍旅主于威乎○孫氏繼有曰威愛行師不可廢一同甘苦均勞佚豈曰無愛愛之過其流必至於姑息姑息非愛也大抵行師之道平時則當拊循臨時則尚節制此所謂威愛者當自其臨時言之

【總論】董氏鼎曰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莅政之始命將出師而胤侯之誓如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其克嗣祖考也宜哉然羲和在堯時爲四子既總於一人有司於朝有邑於野而

酒失職黜之可矣何至上煩王師之征其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脅衆以拒命染惡以成風已非一日傳謂助羿爲惡特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豈不當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商書

[集傳]契始封商。[地理今釋]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上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上洛縣。金廢。今爲商州。地屬陝西西安府。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集說]史記。湯。黃帝後。帝嚳生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今濟陰亳縣。○鄭氏康成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三年。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申氏時行曰。書凡十七篇。皆是商時史官記商家一代之事者。故曰商書。

湯誓

[集傳]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孔氏穎達曰。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也。○黃氏度曰。湯十一征。皆爲行方伯之職。桀忌惡之。毒虐愈甚。湯於是誓師而出。征葛之役。未出師之前。桀能改德事。爲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此豈足以論聖人哉。○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集傳]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林氏之奇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稱王必於克夏勝殷之後。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不爲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人也。○張氏九成曰。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蓋天以天下之心爲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黃氏度曰。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集傳]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

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于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爲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朱子曰。讀書且先求聖人之心。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呂氏祖謙曰。㕘我穡事。然則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亳民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真氏德秀曰。武王謂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亦湯之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集傳 遏絕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黃氏度曰。率。猶一切也。）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孫氏繼有曰。謂盡人而刑役也。或云。任意而刑役其民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亳邑之民。憚於興師。以此見湯之薰陶漸漬。蓋有由之而不自知者。○朱子曰。湯之征伐。只知一意救民。不知其他也。○呂氏祖謙曰。夏罪其如台。見夏民在塗炭。而商民在春風和氣之中。○金氏履祥曰。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亳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不可不救民。○陳氏櫟曰。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集傳 賚。與也。（黃氏度曰。大賚。功大者錫爵封國。）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哀二十五年左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汝能順天之意。是天命之所當加也。汝既不能承天之意。則是天討之所宜加也。或刑或賞。我豈容私喜怒於其間哉。凡以奉天之意而已。○孫氏繼有曰。順天應人。則有以服人心之公。信賞必罰。

則有以作人心之怠。

【總論】林氏之奇曰。詳考此篇。必是其始興師之時。誓衆於亳邑之辭。非是行陣於鳴條。臨戰而後誓。若牧誓之類也。○終篇必誘之以大賚。懼之以孥戮者。此誓師之常理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失律凶也。蓋師之紀律。必明於始出之時。始出而紀律不明。雖師有名。亦危道也。湯之興師。雖曰伐夏救民。安能廢師律乎。夫舜之考績。猶不能不用刑賞。況湯武之行師。宜其刑賞之不可廢也。○董氏鼎曰。禹征苗有誓。啓征扈有誓。胤侯征羲和又有誓。誓者。臨衆發命。述其興師之意。禹啓胤侯猶可無誓。惟湯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罪滋大。明目張膽言之而不怍。則順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天命殛之。湯何以知其然哉。天之聰明自民。天之明畏亦自民。始於匹夫匹婦之復讎。而終於西夷北狄之怨望。吾非彼君也。而曰徯我后。我何以得此於民哉。殆天啓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稱亂。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雖以夏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救彼之願與皆亡而不得者之苦也。其示之以賞罰者。勵士氣。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我也。

仲虺之誥

【集傳】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孔氏穎達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趙氏岐曰。卽萊朱也。誥。告也。陳氏經曰。古字。告誥通用。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陳氏師凱曰。先後。猶左右也。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集說】朱子語類。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集傳】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皇輿表。今巢縣。屬廬州府無爲州。有居巢城。蘇氏軾曰。書有巢伯來朝。文十二年。春秋楚人圍巢。地理今釋。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孔氏穎達曰。縱而不迫。故稱放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

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呂氏祖謙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金氏履祥曰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櫟曰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如此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集傳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王氏樵曰聰明以聖德言不囿於形氣之私不爲物欲所蔽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呂氏祖謙曰昏德與聰明相反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呂氏祖謙曰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勇足以有爲王氏樵曰一毫私意牽制他不得智足以有謀王氏樵曰一毫私意昏蔽他不得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陳氏經曰立木爲標準謂之表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王氏樵曰上言天意如此故此言王于茲惟循其常道以順天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有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爲天吏有湯之勇智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爲逆苟爲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爲湯之所爲矣又何患其以是爲口實哉○薛氏季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非有聖人之教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爲之綱紀政教使民得

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之正不賢者不敢爲惡以厎於罪則何窮欲之亂○陳氏傅良曰仲虺作誥非但釋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也○眞氏德秀曰湯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陳氏雅言曰天錫湯以勇智之德者天豈私於湯哉湯率其典常之道即禹之所服行而其原出於天者也天命湯以正萬邦而湯能爲之表正天命湯以續禹服而湯能續之天可謂厚於湯湯可謂能奉若天命矣此仲虺推天爲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集傳〕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孔氏穎達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時氏瀾曰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於下）託天以惑其衆。（吳氏澄曰如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此類是也）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集說〕姚氏舜牧曰率遏衆割桀德之自昏耳民不昏也特墜于塗炭不能解脫爲不爽耳湯出之塗炭之中置之衽席之上民情其舒快矣此下文所謂后來其蘇也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集傳〕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傅氏元初曰所謂徒者必苞有三蘖韋顧昆吾之類）肇我邦于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黃氏度曰莠在苗必芟薙秕在粟必簸颺而邪之醜正乃亦如是）有必不相容之勢。（蘇氏軾曰蓋言我不放桀則桀必滅我也）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皇甫氏謐曰地在陽翟）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集說〕朱子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我之德言之足使人

聽聞彼安得不已之未知是否曰是○金氏履祥曰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為所當為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為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亦住不得觀湯此時亦正如此○王氏肯堂曰仲虺之言及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發制人為得計也亦曰湯之一身乃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翦除於桀將失天下望耳。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集傳】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呂氏祖謙曰。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湯。不為高大之論。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王氏樵曰。言官賞一稱其人功德。而無所私也。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申氏時行曰。克寬者。含弘廣大中有節制。克仁者。慈愛惻怛中有嚴厲。謂之

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陸氏鍵曰。寬仁原不柔縱。柔縱便非寬仁。克者。能滿其量也。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王氏肯堂曰。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之。

【集說】薛氏季宣曰。天理常與人欲為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已之善。改過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真氏德秀曰。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陳氏櫟曰。克寬克仁。開萬世言仁之端。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所以克仁。實自不邇殖之無私欲始。德懋至兆民。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中來。○陳氏雅言曰。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已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臨民之際。亦豈能無愧哉。以見人君一心。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集傳】葛。國名。地理今釋。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孔氏穎達曰。桓

二年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葛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非所怨而妄殺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洪氏翼聖曰舊指征葛時蓋征葛十七年然後有鳴條之役）○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集說 張子曰湯征而未至怨者非史溢辭如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甚至於有事則傾望其上之來如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呂氏祖謙曰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陳氏櫟曰民之戴商如此何慙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集傳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孫氏繼有曰顯則有褒揚之典以顯其名遂則有委任之專以行其志）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黃氏度曰使有所附屬○薛氏季宣曰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實天道之自然不容私意於其閒也佑輔顯遂為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為不善者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有亡道者則推而亡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如此則順乎天而應乎人於是邦乃其昌可以萬年永保矣○鄭氏曉曰視以手足待以忠信而眷顧之寵沃者曰佑盛其官屬設其輔貳於以為之介助者曰輔表其宅里以樹其風聲者曰顯信任不疑使得其志者曰遂○馬氏森曰兼如命官以分承之贊佐之矜其不能而為之處也攻如聲罪而戒飭之黜罰之正其昏庸而嚴以治之也此則猶存其國而不終棄之者也取如六師移之收其土地而為他屬也侮如更置社稷傷其廢絕而自作孽也此則不能存其國而在所必滅者也○姚氏舜牧曰有

負節賢附勢。實繁有徒。則賢德忠良。必有以直蒙損害者。弱昧亂亡。必有以阿取苟容者。此不可不一爲區處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集傳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孔氏穎達曰。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息。日日益新。志自滿者反是。金氏履祥曰。有所慙。固多自阻。無所慙。又多自滿。湯未必有是。仲虺之論。亦不容殊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孔氏穎達曰。自滿則陵人。陵人。人情必不附。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張氏雲鷺曰。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著處便作兩片。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林氏之奇曰。直內必以敬。故以禮制心。方外必以義。故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金氏

履祥曰。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指念慮之動言。如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爲準則也。以禮制心。張氏雲鷺曰。禮。是天理之恰好處。心。則心得其正。金氏履祥曰。使人心各循于規矩準繩之內。而不偏不倚。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金氏履祥曰。經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餘裕。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眞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

集說 朱子曰。日新。須是常接續不已。纔有間斷。便不可。○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著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

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illegible]我由內制心在內。體由外作。○問禮莫是攝心之[illegible]如否。[illegible]只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也。又曰。[illegible]是要常存此心。以觀衆理。○陳氏經曰。自得師[illegible]自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出於中心之自然也。[illegible]德秀曰。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昭大德者。明明德也。建中于民。新民也。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illegible]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illegible]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所由中也。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道備于身而無缺。則法垂于後而有餘。○陳氏大猷曰。德不大則梏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以義制事。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也。以禮制心。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本也。○陳氏櫟曰。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大意云者。全體大用。無非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illegible]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之體用無不[illegible]矣。然禮義德也。卽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集傳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胡氏士行曰。欽而又加以崇。敬之至也。此勑天時幾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卽上文佑輔取侮之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慎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金氏履祥曰。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殖將覆昏。謂益廣其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之規。欽崇天道。卽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陳氏櫟曰。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一栽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己也。

湯誥

【集傳】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孔氏安國曰。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林氏之奇曰。此則周官士師所謂用之於會同之誥也。○朱子曰。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集傳】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地理今釋】亳。秦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

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後漢改山陽郡亳縣爲穀熟。屬梁國。亳與薄義同字異。也。皇甫謐主穀熟爲湯都。良是。不知偃師亦湯都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通典云。河南偃師縣。亦古亳邑。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此其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理于此。蓋湯未伐桀。居南亳。後自南亳遷西亳。與葛伯爲鄰。乃居南亳時事。皇甫謐據此以獻疑。固矣。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

【集說】時氏瀾曰。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誕誥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於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歎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撕警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曹氏學佺曰。歸亳者。不敢私其位也。誕告者。因衆之來歸而大告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集傳】皇。大。衷。中。朱子曰。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朱子曰。此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考之自見。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王氏天與曰。案性字義。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曰。生之理謂性。

又曰。性只是實理。仁義禮智。無一不具。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眞氏德秀曰。以體言曰性。以用言曰道。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陳氏櫟曰。此時君不必容力於其間也。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眞氏德秀曰。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當然而不可易。與其自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故曰。克綏厥猷金氏履祥曰。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

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惟民之衷。本於上天之所命。則是民其固有之性。無有不善矣。然天雖能降衷下民。不能使保其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謂勿使失其所降衷也。○朱子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的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精當恰好的道理。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與詩所謂秉彝。張子所謂萬物一原。又自不同。彝是常道。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物。必有箇當然之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曰明。目之則也。聽曰聰。耳之則也。故民執以爲常道也。若說降衷。便是秉彝。則不可。若說便是萬物一原。亦不可。萬物一原。自說萬物皆出此也。若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有主宰意。天地自有箇生物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便是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生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眞氏德秀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深味降之一言。眞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纂註】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蓋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之執中。乃能洞澈乎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所詔之外。有默契者乎。此實爲萬世言性之始。而湯之明德日新。又能推所得於人。知此理皆得之生初。有君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教於天下。俾氣禀之有淸濁純駁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當時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非即堯舜之所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非建中之實而精一所由致乎。伊尹之稱湯曰。先王懋敬厥德。又曰。檢身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檢者檢此者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性也。即天之降衷於我者也。湯時時顧諟乎此。而不使須臾有間。此所以昭大德而建中于民者乎。二臣之於湯。眞可謂見之眞而知之的矣。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謂萊朱。仲虺也。不其然乎。以二臣之稱湯者。合之湯之自言。則上以接虞廷之眞傳。下以開萬世之聖學。皆在乎是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集傳】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荼。苦菜。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

旣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集說 董氏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朱子語類。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邪。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集傳 肆。故也。故我小子。蔡氏卞曰。以天子告萬方。故稱予一人。對上帝而言。故稱台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呂氏祖謙曰。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而不得已者。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將天命者。所以助天之福善也。將天威者。所以助天之禍淫也。○王氏肯堂曰。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于天也。伐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於天也。○傅氏元初曰。湯之請罪有夏也。不曰師武臣力。而但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蓋王者之興。必有王者之佐。得人任賢。則可以撥亂反治。如此之重也。三聘有莘。爲生民屈耳。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集傳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孔氏安國曰。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集說 黃氏度曰。天佑下民信矣。桀於是退黜屛伏。去夏歸商。豈有差忒。天下更新。煥然賁飾。如草木之華

精神氣象爲不同矣。兆民信能生殖。○王氏樵曰。昔也民困於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憔悴者蘇。枯槁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

附錄 朱子曰。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罪人旣黜伏。天命旣弗差。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問賁若草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知當如何看。曰。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逞其生也。

案 賁若草木。諸家之說不同。二孔以大惡旣除。天下煥然成飾。若草木同生華。王氏謂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命。天與之。人立之。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林氏謂賁字當讀爲譬。至元陳櫟遂謂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栽培傾覆。皆其自取。金履祥則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則兆民之

衆信不欲遏絕之明矣其說之各異如此今擇一二說蔡傳意者錄之其義皆比孔氏以下爲優矣獨朱子以兆民草木對言以爲天命弗差人物皆遂與諸說反覆審之畢竟朱子乃正大不易之論諸家解多比託喻一層皆迂曲而難通而王氏陳氏更不免於曲爲之說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集傳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姚氏舜牧曰和輯而安寧也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古者聖人雖甚盛德未嘗敢忘自儆之意戰戰兢兢皆出於其中心之誠然惟其恐懼修省如此茲其所以爲全德也○眞氏德秀曰商頌云聖敬日躋玩此則聖敬日躋之實可見矣○申氏時行曰聖人之心不以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集傳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龐氏泮曰無從句即罔失法度之意無即句即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意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集說 王氏樵曰天子有天子之典茲率厥典纘禹舊服者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謹爾侯度撫爾民人是也○馬氏森曰爾典者王度常憲也即禮樂政教出之王制而承式之邦國者能恪守之而不敢弛則有承宣之勤而無廢墜之愆民得樂利而邦益輯寧天佑下民之命有以奉若之而弼予一人矣故曰以承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集傳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所以謂罪在朕躬非必是在己一身有可指之罪蓋爲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常性以安厥猷然後無負於上天之撫字民之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此其所以罪當朕躬也夫以一人之身臨涖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之於其身必使舉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爲能盡君之職茲其所以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也○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王氏樵曰據論語則爲初伐桀而請命告詞據此經則既克夏而

告諸侯之詞。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集傳】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集說】陳氏櫟曰。曰尚曰乃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敢忽之意。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

【總論】林氏之奇曰。此篇自惟皇上帝。至兆民允殖。是告衆以順天應人伐夏弔民之舉。自俾予一人至乃亦有終。是告以戒謹恐懼保邦安民之意。此篇所誥。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誥。蓋相爲表裏。○陳氏櫟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國。終之道。眞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羅氏欽順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者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其說於是乎大備。

伊訓

【集傳】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古人之所以遺後世。祖宗之所以誨子孫。臣下之所以規諫其君者。皆有此名。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呂刑曰。若古有訓。此古人之訓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胤征曰。聖有謨訓。此祖宗之訓也。伊訓。高宗之訓。此人臣之訓也。其所以爲訓雖不同。其諄諄警戒之意則一。故皆以訓爲名。○朱子曰。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伊訓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粗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集傳】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爾雅注曰。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祭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陳氏師凱曰。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陳氏師凱曰。天時人事。咸與維新之時也。故其月稱正月。商周因之以起數。以夏稱歲。故以建寅之月爲正歲。周禮屢稱正歲是也。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

伊尹名摯。潘氏士遴曰。孔傳據孫子及呂覽云名摯。蔡傳因之以尹為字。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孔氏穎達曰。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

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王氏肯堂曰。湯之成德。即下聿修人紀六事。并聖武之昭代虐之寬等是。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

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陳氏櫟曰。胡氏安國云。踰年然後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又案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

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旣巳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集說 蘇氏軾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于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朱子曰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問成湯旣歿太甲元年玩其語意則是成湯歿而太甲立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桐三年使居於湯之墓三年而克終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湯歿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川謂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謂商人以甲乙爲兄弟之名則丙當爲兄而壬當爲弟豈有兄二歲弟乃四歲乎案皇極經世圖紀則太甲實繼成湯而立無疑不知外丙仲壬當作如何訓釋曰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邪曰此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卽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陳氏大猷曰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侯甸羣五服之近者以見其餘文元年胡氏春秋傳謂卽位者告廟臨羣臣是也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猶五子述禹之戒周召陳文武之業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則莫不信守之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集傳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退之意日新而未可量也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

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陳氏師凱曰鳴條在今解州安邑縣地理今釋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云高涯源在蒲州安邑縣北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焉者也○王氏肯堂曰幽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無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皆得所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矣○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湯之亳

太王之邠文王之岐其初微矣闇然自修豈有意於興王之業哉而卒爲政於天下者修德無小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集傳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集說 金氏履祥曰此言成湯之所以承天造攻載自亳之事也○陳氏雅言曰不徒謂之武而必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申氏時行曰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之政言兆民允懷言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惟我商王負天錫之勇而具克寬之德是以興師弔伐戡定禍亂

易其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之人信其志在救民而徯后來蘇之望心誠懷服也布昭聖武即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代虐以寬即武成反政由舊之意兆民允懷即武成萬姓悅服之意○王氏肯堂曰所至民大悅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是謂信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謂懷之信則不惑懷則不忘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集傳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

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眞氏德秀曰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愛其親推之以及疎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竝始於親今分敬屬長言耳○呂氏祖謙曰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陳氏雅言曰孝悌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

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必形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人。莫不各有親也。莫不各有長也。亦莫不各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卽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集傳】人紀。三綱五常。張氏九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爲紀。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申氏時行曰。肇修人紀爲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修人紀之實。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孔氏穎達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林氏之奇曰。明於御下。所謂有君民之大德也。忠於事上。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也。○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

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集說】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得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爲日新之實。○呂氏祖謙曰。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敘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敘之訪。爲君爲師第一事也。○陳氏經曰。湯以肇修人紀爲一身之任。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於是不自足其足。從諫求之今。未已也。又求之古。又欲兼天下之善。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也。○陳氏櫟曰。人綱與人紀對。莫大於三綱。故曰人綱。小者爲紀。綱之紀也。修品節修理之也。欲太甲立愛立敬。厚於人倫。故以湯之修人紀繼之。凡於今古之善。與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集傳】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林子和云。敷者。言求之非一方也。孟子曰。立賢無方。亦此言也。是惟敷求哲人。則賢者

各以其類進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朝夕納誨於上以格其心之非如此則不善之心無自而入矣○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集傳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孔氏穎達曰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孔氏穎達曰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也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孔氏穎達曰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真氏德秀曰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之不諫亦有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雖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猶恐所用之人或有持祿固位不以諫諍迪其君為事者於是制官刑以儆戒之○陳氏櫟曰湯儆有位之官刑為後嗣慮至矣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況天子乎儆意見矣況不匡刑墨儆臣下者欲其以是儆天子也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勉其善在啓發其愛敬之良心防其失在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王氏樵曰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亡之轍為臣者不敢犯不匡之刑則逸欲之源無自而啓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集傳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申氏時行曰上言人紀而此獨言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自無不修矣敬之於身陳氏大猷曰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孫氏覺曰以其謀之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洋洋大孔甚也言

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能如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嗣德。立愛立敬。作善之祥。惟德之慶。皆自敬其身出。敬立。則百善從也。○朱子曰。觀此。則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詔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陳氏經曰。既戒以祖訓。又戒以天。君所當畏。惟天惟祖宗也。○真氏德秀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必聽。眞所謂社稷之臣歟。

【總論】陳氏櫟曰。此篇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傅氏元初曰。守成之君。法祖是第一義。故伊尹之告太甲也。亦惟明言烈祖之成德。而古今興亡。天人禍福。皆以發明此意。

太甲上

【集傳】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大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篇。一篇之所編。不可以多也。故或析而為二。或析而為三。以便於習讀。析而為二者。則於篇名之下。加上下二字以別。若禮記曲禮檀弓雜記孟子梁惠王公孫丑等篇是也。析而為三者。則有上中下之別。如經所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是也。○史記載太甲篇序。以為太甲訓三篇。意者漢之時。此篇名猶有訓字。而後世失之也。○陳氏櫟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於自桐宮歸亳之後。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集傳】惠。順也。阿。倚。孔氏穎達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葉氏夢得曰。阿保通。阿亦保之意。或曰。伊尹之號。蘇氏軾曰。猶曰師尚父。師。其官。尚父。其號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文勢與上篇伊訓相屬。蓋伊尹所以丁寧嗣王。激切論興亡禍福之理以告戒之者。可

謂深切著明矣。然言雖切而未易入也。伊尹自湯伐桀之時。既爲卩矣。其曰阿衡者。尊之之稱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集傳】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王氏樵曰。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處之各得其所也。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王氏樵曰。丕承基緒。謂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也。

【集說】朱子曰。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古注云。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呂氏祖謙曰。人心雖渙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故萃渙二卦。必言王假有廟。○眞氏德秀曰。湯惟顧天之

明命。天亦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陳氏雅言曰。顧諟者。卽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卽所謂顧諟明命也。上天監觀聖人之德。故集大命於其身。而付以治民之責。蓋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未有不能治民者也。曰顧諟者。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之意。曰監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意。○王氏樵曰。篇中言作書者二。前古告語皆口陳。疑作書始此。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集傳】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蘇氏軾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呂氏祖謙曰。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全備而無一毫虧缺不滿人之處。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蘇氏軾曰。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

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伊尹言此者。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恭敬以事天地社稷宗廟。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也。今太甲承湯之基緒。苟不能以忠信有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黃氏度曰。君相一體。安危休戚無不同之。太甲之克終不終。伊尹安敢不任之於其身哉。終始惟一。非忠信能之乎。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嗣王知所戒。則敬而已矣。敬則盡君道。爲君而不盡君道。則辱乃祖成湯矣。

附錄 朱子語類問古注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信。竊謂以忠信自周則可。以忠信訓周恐未安。未知如何。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金氏履祥曰。周當作君。古文君寫爲咼。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王子書疑皆云當作君。

案 自周有終。孔傳而下。皆以國語忠信爲周立解。蔡傳仍其說。又恐義有未備。復以施氏之言周而無缺者繼之。朱子則因門人之問。而以自周二字爲不可曉。蓋文義之稍涉牽強者。卽不肯下斷語。良愼之也。是後王柏以爲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與周字相似。傳寫之誤也。至金履祥遵之。其說最爲近理。合下四句。玩其文勢。當是君字。似可無疑也。

王惟庸罔念聞。

集傳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集說 朱子語類。問諸家皆以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說命中王庸作書以告之。庸。未知是否。曰。六字一句。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集傳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金氏履祥曰。昧爽丕顯。此卽先王顧諟之功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顚越其命。胡氏士行曰。湯付託之命。以自取覆亡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未明將分之際。湯於是時大自顯明。存心養性。湛然淸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照臨天下。湯之勤勞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當何如。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修於己有未至。而施於事者有未及。故旣昧爽而丕顯。坐待旦而行之。然猶不止此也。誠以吾身之德。能修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修其德。吾之政。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則吾之仁爲有限。而吾之心爲有歉矣。又廣求賢才。求之一鄉而不足。又求之一國焉。又求之

天下焉。夫求之所以如是其廣者。誠使吾之子孫。得以有所依據。欲有為焉。則有開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如是。吾之子孫。可保其德無不修。政無不行矣。此聖人之心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纂傳】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朱子曰。儉。節制也。○潘氏士遴曰。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於心者言之。惟懷永久之謀。陳氏櫟曰。永圖。卽前所謂有終也。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集說】眞氏德秀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是時太甲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未知所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原。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允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陳氏雅言曰。儉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人能收斂此心。使常存於內。則精神聚會。志慮精明。義理昭著。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所慮者豈非永圖哉。苟此心放肆。則昏於欲。失於縱。皆不知永圖矣。愼儉德。懷永圖。古昔聖賢所以進德之方。實不外此。皐陶告舜。亦曰愼厥身修思永。愼厥身修者。卽愼乃儉德之謂。思永者。卽懷永圖之謂。但皐陶之言渾然。不若伊尹嚴切。舜與太甲之不同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纂傳】虞。虞人也。朱子語類問。諸家多說虞為虞度。如何。曰。作虞人說為是。機。弩牙也。孔氏穎達曰。機是轉關。故為弩牙。括。矢括也。孔氏穎達曰。括。謂矢末。○程氏大昌曰。岐而御弦處也。○潘氏士遴曰。以鐵為首。故括為末。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林氏之奇曰。機必應於括。括必應於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王氏樵曰。欽厥止。是心上工夫。故曰所以立本。率乃祖攸行。是事上工夫。故曰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集說】蘇氏軾曰。準望有毫釐之差。則中有尋丈之失。言人君所為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是也。○林氏之奇曰。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惟終也。○陳氏大猷曰。言欲永終。當謹始發也。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為度。在敬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金氏履祥曰。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愼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圖。其為事也必輕發。故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卽顧諟丕顯之法。○王氏樵曰。靜中之動者。其理已具。未動而有能動者在也。動中之靜者。止之各於其所。動亦靜也。而所以主乎靜中之動。主乎動中之靜者。則敬而已矣。故曰欽厥止。

萬世有辭。蔡傳只在太甲身上言，遠可有譽於後世。林氏以為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有終也。則此句屬尹躬自言矣。湯以重任托之尹，尹以重任承之君，尹若不能輔嗣王，欽厥止，率祖攸行，則萬世之責將萃於尹，其何說之辭。竊謂此義更悚切，可見尹之凜凜乎持之己者何如也。後之君子，居此責者，安可不敬且懼哉。

王未克變。

【集傳】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集說】孔氏穎達曰：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太甲非是全不可移，但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故誨之不止。○袁氏黃曰：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從而不改，故有桐宮之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集傳】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地理今釋：案桐宮湯墓所在，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也。榮河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寢于其東。而江南鳳陽府亳州北相傳有湯陵，陵東有桐宮，當屬附會。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孔氏穎達曰：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集說】陳氏經曰：習為不義，若與性俱成。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陳氏櫟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恆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

【附錄】王氏樵曰：孟子集注：予不狎于不順，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朱子以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故放諸桐，蔡仲默不用其說，作不使太甲狎於近習。其意固佳，但於本文予弗狎文勢未順，須添字而後可通。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集傳】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集說】呂氏祖謙曰。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于居于憂。果至克終允德。〇時氏瀾曰。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

【總論】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〇呂氏祖謙曰。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反覆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此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集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林氏之奇曰。周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冕。冕皆有服。其服皆玄衣纁裳。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集說】黃氏度曰。三年喪畢。冕服而見於廟。是謂卽政。朝廟。禮之常也。自桐歸亳而見廟。因復政厥辟。事之變也。從容有常。非聖人孰能與於此。〇申氏時行曰。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卽奉迎以歸。見得桐宮之還。非出於得已也。必於朔者。大事當於正朔行之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集傳】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申氏時行曰。其思也。若或敬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

【集說】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於天。太甲之書不作。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天實爲之。則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道矣。〇董氏其昌曰。終德雖吾王之自能翻然改悟。然亦是天心之默佑處。欲使長爲辟於四方。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集傳】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孔氏穎達曰。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

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集說 眞氏德秀曰。德者。得之於天者也。天性本善。人自昧之。則反善而爲惡。與天不相似矣。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縱肆不恭則敗禮。故以自責。○陳氏櫟曰。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終焉。○申氏時行曰。欲敗度三句。即不類之實。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愼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未克變是也。匡救之德。即繩愆糾繆之謂。初曰弗克終。曰罔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集傳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申氏時行曰。修身是以義制事而無敗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申氏時行曰。由是出乎身。加乎民。誠於此。動於彼。至誠未有不動者也。惟明后然也。

集說 蘇氏軾曰。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至者。○陳氏櫟曰。惟明后。與不明于德相應。太甲自謂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爲明后者。許與期望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庶民也。誠實之德。孚契人心。其身修之驗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集傳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申氏時行曰。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竝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爲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時氏瀾曰。伊尹又舉先王之事。以優游勸諭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是時諸侯之邦。皆化於桀之虐政。峻法以荼毒斯民。民墜塗炭。不獲保其生。而湯之在

亳。獨以仁政。至於困窮之民。無不被其澤者。其深仁厚澤。雖其所施者未出於亳邑。而其惻怛愛民之意。已固結於天下。故鄰國之徯之也。曰我后之來。其無刑罰也必矣。此其所謂允德協于下者也。○朱子曰。竝其有邦至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可見得民心處。○申氏時行曰。本國之民。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聞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集傳】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集說】王氏樵曰。太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爲心。烈祖之事爲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豫怠不必逸欲。只優游怠弛。少不自強。即與烈祖不相似矣。○湯之懋德。又子惠以前事。即檢身若不及之功也。由此數之。而爲子惠之仁。由此達之。而爲徯后之望。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集傳】思孝。呂氏祖謙曰。思者。日加省察之謂。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申氏時行曰。視聽以耳目之用言。聰明以耳目之德言。而不惑於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上承祖宗之託。則其奉之也不可不思孝。下膺臣民之歸。則其接之也不可不思恭。奉先思孝。則能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矣。接下思恭。則能子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矣。然人君垂旒蔽明。黈纊塞聰。而欲盡知四方情僞。以子惠其困窮。非其聰明足以察見人情之好惡。則其聞見止於耳目所接之地而已。故又在夫明足以視遠。聰足以聽德。然後爲盡。○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不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陳氏大猷曰。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責始盡。是承王之美於無窮也。

【總論】陳氏櫟曰。伊尹提起先王子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之休結之。乃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動期望之也。○呂氏柟曰。既曰修身允德協于下。爲明后。何以於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顧諟明命於上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修身允德之目。能是四者。欲縱無由而生矣。

太甲下

【集說】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集傳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於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真氏德秀曰。敬仁誠竝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金氏履祥曰。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真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陳氏雅言曰。居天之位。苟有一毫之不敬不仁不誠。則天之親我者。安保其常親。民之懷我者。安保其常懷。鬼神之享我者。安保其常享。是豈可以易而為之哉。能盡其在我者。則無常者為有常矣。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集傳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時氏瀾曰。所謂與。乃幾微處。意之所向。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惟言治亂在所法耳。○陳氏櫟曰。圖終之道。在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尹蓋慮太甲悔艾於初。而轉移於終也。故言及此。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玆哉。

【集傳】敬卽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集說】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眞氏德秀曰。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惟前言敬仁誠玆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誠故也。○陳氏櫟曰。此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陳氏雅言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德也。先王惟能勉敬其德。至於與天爲一。非於性分之外。別有所增益也。

伊尹語先王用工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工之極。則曰克配上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傳謂舉其一以包其二者。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集傳】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喩。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晝一以告太甲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太甲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上達。進而不循序。故告以自下自邇之說。使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也。○陳氏櫟曰。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聖進德之有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集傳】無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集說】時氏瀾曰。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儆戒固如此。

愼終于始。

【集傳】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卽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集說】陳氏櫟曰。前言終始愼厥與。則愼終爲重。此言愼終于始。則謹始爲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姚氏舜牧曰。欲善其終。必自其始愼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集傳】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王氏樵曰。進德之序。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厥位。三也。不愼始。四也。鯁言難受。巽言易從。五也。蓋欲太

甲矯乎情之偏也。申氏時行曰，求之道，是矯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道，是矯人情易從之偏。

集說 薛氏季宣曰：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聽言之道，此其要也。○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呂氏祖謙曰：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處少，不合處多。○王氏樵曰：聽德惟聰最難，前既言之，此又申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集傳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孔氏穎達曰：易象皆以貞爲正。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集說 陳氏雅言曰：所慮所爲者，即欲其於上文所陳進德之序，矯乎情之偏五事，而慮之爲之也。能慮能爲，則知行兩盡，一人有大善之德，而萬邦有皆正之效，所謂勸勉之也。○申氏時行曰：元良者，知行竝力，思爲交盡，蘊之於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於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周。所謂敬仁誠者，皆有以會其全也。○孫氏繼有曰：能慮能爲，則艱者圖其易，偏者就於中，所存即先王懋敬之心，所行皆先王懋敬之事，終始與治同，而盛德與帝配。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集傳 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蘇氏軾曰：天下之亂，必始於君臣攜貳。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申氏時行曰：上無作聰明之主，則法度純一，可以守成業而致盛治；下有識去就之臣，則忠義相觀，莫不秉精白以承休德。從此政治益修，風俗益厚，而國家大業，常常休美矣。

總論 王氏肯堂曰：此篇曰申誥者，蓋上篇既告以圖終之道，而此又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首節言君道之難盡，而揭出敬仁誠，即申上懋德意也。二節言盡君道之在乎與治，而明先王之治爲當與，即申前視乃烈祖之意也。若升高子節，正盡一以陳與治之意，而期之以功效，申前修身協下意。末一節，君臣共致其戒，而以

休期之。卽申前
朕承王之休意。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八

咸有一德

【集傳】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孔氏穎達曰。經云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其臣也。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篇蓋伊尹丁寧告戒。終致其拳拳愛君之意而作也。而其簡册所編。次則與伊訓太甲三篇相連屬。不可以無別也。故別爲篇名曰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集傳】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集說】孔氏穎達曰。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卽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卽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集傳】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人君之德，常與不常，是天命之所自出也。夏商周皆是用禹貢疆理之法，分天下以為九域。夏之九州，即禹貢所載是也。商之九州，先儒以為即爾雅之九州。周之九州，即職方氏之所載者也。○真氏德秀曰：天難諶者，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靡常者，有德則歸於我，無德則去之，人無定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集傳】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孔氏穎達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鍾氏天才曰：先知先覺，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各有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躋，各有不息之德也。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朱子曰：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

【集說】張氏九成曰：君為神民之主。詩曰：百神爾主矣，言神主則民主可知。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言民主則神主可知。○朱子語類：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是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而不雜，所謂至德也。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陳氏雅言曰：純一之德者，即天之德也。惟與天合德，故能上當天心，明命而能受之，九有而能有之。則嗣王今日之有天下，亦當純一其德，以克享於天，然後可以承祖宗之基業，膺上天之付託，慰生民之屬望，故以成湯一德之效為之告，而必言尹躬曁湯咸有一德者，亦猶太甲上篇言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而繼之以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之意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集傳】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之幾也。商之君臣

惟罔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歸。是則天雖非私於商，而不能不厶於商之一德也。商雖非求於民，而民求歸於一德也。一德之效，固如是其大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集傳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其降於天者而言之，則爲災祥。自其受於人者而言之，則爲吉凶。其實一也。○張氏九成曰。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卽凶也。○呂氏祖謙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背理，故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集傳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朱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眞氏德秀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

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具德何日而新乎。○陳氏櫟曰。太甲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自儆如此。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仲虺告湯亦如此。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集傳　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孔氏穎達曰。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愼。難者，難於任用。愼者，愼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illegible]曰。如晏子所謂[illegible]其否以成其可，獻其可以去其否之類。）一者，終始如一。（王氏樵曰。立政所謂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者也。）所以任君子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尹欲堯舜其君，則爲上爲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爲下爲民可知。○朱子語類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爲下爲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

多是爲上爲德底意思其難其愼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皆難之愼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爲上爲下須是爲德爲民必和必一爲此事也○問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家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作如何音曰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伊尹告太甲卻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傅說告高宗語意卻深像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傅說輔之說得較精彩伊尹告太甲前三篇許多說話卻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論其難其愼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眞氏德秀曰爲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集傳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集說 朱子語類問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卻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德無常師四句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師

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問橫渠之言如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集傳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姚氏舜牧曰君之出身加民者與天地萬物原一體所以聞之者咸須王言之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

其心之一。姚氏舜牧曰。萬姓洞然見我心。此乃驗君德之一處。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孫氏覺曰。或言天祿。或言先王之祿。蓋天與之。而先王受之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附說 張氏九成曰。民始聞號令。既贊其言之大。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贊其心之一。使左右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使諸大夫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惟萬姓皆曰大。皆曰一。然後信乎大且一耳。○眞氏德秀曰。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者。推原其所自出也。心不一而欲其言之大。雖致飾於號令之末。未見其能大也。○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聞。又曰。見頌之無已。人心咸孚。若有使之者。此一德之驗。綏祿底民。此一德之效。○

王氏肯堂曰。言發於一德之後。則包函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心純於一德之餘。則妙百爲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集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二穆耳。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陳氏師凱曰。或問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又云。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林氏之奇曰。萬夫之長者。猶所謂萬姓萬民。亦謂天子也。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附說 王氏安石曰。於廟言德者。不德則墜厥宗。於長言政者。政荒則民散。○蘇氏軾曰。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集傳 罔使罔事。卽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孔氏安國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申言君民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

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
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
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
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
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
語七丨丨卅　卅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
遺　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
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集說】王氏樵曰人君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
爲師乎惟主善爲師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
獲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然帝王豈能人人而延見之
日日而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蔽樂善無倦則凡政
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爾聖
人以己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爲懼而後以匹夫匹婦
不被己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
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內得
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更至差貳是之
謂一德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
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
爲戒○金氏履祥曰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
爲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商之興證之又以一

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
工夫既勉君之一悳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
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
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
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
終始相生其爲書未有明盤於此者

盤庚上

【集傳】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
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
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
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
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
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
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集說】朱子語類問商書又卻較分明曰盤庚依舊
難曉曰不知怎生地盤庚要恁地遷那都曰
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
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史記盤庚
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
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
都耿矣亳殷亳之殷地殷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
在河北○王氏樵曰王氏因上篇有敎民由在位
之語中篇有誥民之弗率有衆咸造之語下篇有
歷告爾百姓于朕志邦伯師長百執事之語百姓

蔡氏謂爲畿內民庶而百官族姓亦在其中也故大略如此分之其實上篇首三節亦本告民次乃提臣而專告之雖曰告臣亦本對民而告之使同聽也故蔡氏曰衆者臣民咸在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集傳】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集說】黃氏度曰民不趨命適新邑之居人皆重遷若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衆而獨舉以智力求濟必使盡知其爲不可不遷而聽命焉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集傳】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古者將遷國必以卜定之如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衛文楚邱之遷亦云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申氏時行曰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於卜是天命又必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集傳】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地理今釋五邦亳囂相耿殷也亳見湯誥囂史記作隞竝古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卽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今屬直隸大名府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是也耿城在

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皆置耿州于此。以祖乙遷耿爲名。史記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蔡傳以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也。殷卽西亳。亦詳見湯誥。

【集說】薛氏肇明曰。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迺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之業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集傳】顛。仆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魏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顛。書蘖本作櫱。今作枿。橋木之餘也。馬氏云。顛木而肄生曰枿。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集說】陳氏大猷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集傳】斅。敎。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

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閒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集說】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卽新之區畫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違微辭。則人情不壓。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全氏履祥曰。民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訹之。其欲遷者。又在位者蔽之。敎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集傳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王氏安石曰。無傲戒之以無違王命。無從康戒之以無卽安其故處。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斅民由在位故也。

集說 陳氏經曰。違王命而不肯從。懷苟安而不爲後日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集傳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王氏安石曰。不爽之謂險。不衷之謂膚。○王氏樵曰。言不出於中正爲險。無深謀遠慮爲膚。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篇所言先王。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陳氏櫟曰。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俞氏鯤曰。大家勢重望尊。民之耳目所屬。導以罔逸之言。固能使之丕變。導以險膚之言。亦能使之起信。○姚氏舜牧曰。凡一遇播告。卽將朝廷德意傳宣於下。使四海曉然見君上之心。這是不匿厥指。如中閒民未徧曉。又委曲告以利害之故。竝不出一浮言眩惑衆聽。這是罔有逸言。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集傳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孔氏穎達曰。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集說 胡氏士行曰。言予非欲棄德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謀致汝之逸也。明責之辭云爾。○陳氏櫟曰。含德。掩晦遏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惕一人。卽傲上也。成乃逸。卽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

秋。

集傳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集說 申氏時行曰。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倣傚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蓋君者臣之綱。君令臣共。而綱紀秩然。其有敘猶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遷之本。先難後獲。乃家自爲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有秋也。○鍾氏天才曰。當時羣臣不肯從遷者。不過任一已之私。而不知事君之大義。故以義責之。貪一時之安。而不知後日之遠利。故以利動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集傳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集說 林氏之奇曰。彼其所以媒利自營者。徒以爲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爲民深謀遠慮。苟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婚友。亦皆受其賜矣。○黜私心以施實德。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夏氏僎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不遷則徇人情而患在後。雖若愛民。實害民也。遷則若拂人情而利在後。雖若勞民。實福民也。在位以使民不遷爲有德於民。故戒之如此。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集傳 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氏之奇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相顧成文。旣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旣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實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則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集傳】吉，好也。先惡，謂惡之先也。林氏之奇曰：不導民以遷，乃先不樂遷，是謂先惡。奉，承。恫，痛。陳氏大猷曰：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相，視也。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崔氏士遴曰：靚爾有觀火之明，故制爾有威火之勢。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集說】林氏之奇曰：詩辭之輯矣，辭之懌矣。辭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盤庚之羣臣反是，故責之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爲然，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摇動浮言。○張氏九成曰：毒曰自生，禍敗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時氏瀾曰：觀奉其恫恤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集傳】遲任，古之賢人。林氏之奇曰：遲任，鄭氏曰古之賢史。案論語周任有言，曰馬總以謂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爲之，故多立言以爲法於世。以遲任爲賢史，料必有據而云耳。蘇氏

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案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集說】張氏九成曰：器惟新者，但以譬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祖乃父，非以器喻新邑也。○王氏樵曰：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申氏時行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於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集傳】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集說 孔氏安國曰。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孔氏穎達曰。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此殷時已然。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陳氏經曰。此見盤庚賞罰竝用。旣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陳氏櫟曰。此以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休戚者感動之。乃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集傳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集說 蘇氏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黃氏度曰。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興之也。○胡氏士行曰。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孤幼。則受水之害而欲遷。卽小人之攸箴者。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集傳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集傳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呂氏祖謙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集說 孫氏覺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時氏瀾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

盤庚中

集說 金氏履祥曰。中篇之誥。諭民爲詳。蓋遷徙之際。民亦勞止。或有再動于浮言者。○馬氏明

衡曰此篇只反覆懇惻至云崇降罪疾乃祖乃父乃斷棄汝皆是即其平日之所嚴事而畏信者以開悟之非即以刑罰加之也惟亂政具乃貝玉之臣則必欲加之以刑而亦出其乃祖乃父之意非一人之私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集傳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孔氏安國曰大告用誠於衆。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秦風無衣之詩曰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傳曰未言而信可謂信在言前矣。○呂氏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於前而告之。○申氏時行曰誕告用亶包一篇而言。曰亶者惟誠可以動物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集傳 荒廢也。

集說 王氏肯堂曰明聽者勉之於方受之時。無荒失者戒之於既受之後。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集傳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諸說皆以浮爲行竊謂蘇氏爲勝其說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爲名浮於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於人宜其國遂至于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金氏履祥曰首明先王君民相體。一篇大意。○鍾氏天才曰上下協和既足以挽回乎天心而備禦有道又足以潛消乎天變。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集傳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孔氏穎達曰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爲

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遷國原是極難的事。然到時勢之窮。但將利害二字。分勸明白。必從其利。必去其害。要歸於康民而已。易曰。利用爲依遷國。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正此視民利用遷。惟喜康共之說也。○來氏宗道曰。先王遷徙興作。因民所利。此民之所共陷者。以所聞先王者而念我。則知我今日圖遷之意矣。民利者。舍陷溺之危。而趨生全之地也。承汝承字。與惟民之承同。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集傳】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袁氏黃曰。從民一時之欲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從大。故曰丕從。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集說】劉氏克莊曰。思患豫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亳邑之遷。臨以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不然。曰天時。曰大虐。謂天時當遷。非人所能爲也。曰古我前后。曰古后之聞。謂先王常遷。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

懷。雖先王不思此土矣。曰視民利用遷。曰惟喜康共。蓋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惟汝故。曰丕從厥志。皆屈己以順民。非彊民以從己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情之疑佔。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此盤庚所以爲賢王也歟。○金氏履祥曰。此二節。言君之體民。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集傳】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杜氏偉曰。朕心攸困。古愛民不安居。而至於困鬱也。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姚氏舜牧曰。有忱不加欽念。便是弱忱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罔或稽察焉。王氏樵曰。稽者。所謂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也。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集說】申氏時行曰。安定厥邦。申安民生。從民志言。蓋民生安。國與之俱安。民志定。國與之俱定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集傳】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王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二節言民不體君祇以自快○王氏綱振曰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懷然所欲有甚於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續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集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黃氏度曰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集說】王氏肯堂曰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於正直之塗身有定歸則不蹈於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有顛倒迷惑趨於禍患如起穢以自臭豈他人能敗之哉蓋不一則無中正之見而人得倚之迂之倚者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其持身之則迂者使汝以利爲害以害爲利而失其制心之宜。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集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林氏之奇曰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天之降災也。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聖人治天下能轉禍而爲福去凶而爲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集傳】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三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申氏時行曰言保后胥感竭力從遷我后之勞爾先人亦甚矣予念之不忘故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爲先民子孫念先民以及于爾所以不忘爲汝謀也汝又何以不從乎蓋盤庚之意以己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攸行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

【集傳】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集說】馬氏森曰。當遷之義。質諸鬼神而無疑。不遷之罪。質諸鬼神而無宥。其嚴之者至矣。政。卽遷都之政。失于政一節。言君不遷。則君有罪。而先王不宥之。以見今日不得不遷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集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黃氏度曰。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劉氏應秋曰。猷。卽遷從之謀。同心。卽康共之心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集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節言君民相體之義。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鍾氏天才曰。民不從遷。不惟得罪於先王。而且得罪於其祖父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集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是行用之貨也。貝玉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言之。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

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敎。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朱子語類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實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閒者。竊謂此亦大槪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時氏瀾曰。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實之念輕矣。○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集傳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孔氏安國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孔氏穎達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 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陳氏師凱曰。無過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 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從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集說 王氏樵曰。前曰一。此曰中。民心皆有一。民心皆有中。聖賢理會利害處即義理。故隨事而有不偏之準。不二之則。

附錄 孔氏穎達曰。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集傳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孔氏穎達

曰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孔氏穎達曰。五刑截鼻爲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孔氏穎達曰。易種。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閒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集說】黃氏度曰。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當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閒而作。必當周防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集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

【集說】劉氏克莊曰。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國定都也。○陳氏櫟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諭其意。故復爲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於其閒。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於中。而優游寬大之語。發見於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集傳】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集說】王氏炎曰。定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王氏樵曰。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既奠其居。乃各正其分。首呼集慰勞而安之。○孫氏繼有曰。新都草昧之初。名分不可以不正。閒關遷徙之後。衆情不可以不綏。正者。正其體統。無使紊亂之謂。綏者。慰其勞苦。無使猜疑之謂。有衆兼臣民而言。此篇勞綏衆之辭。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集傳】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必能無戲怠。然後可以立汝之命也。○吳氏澄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命雖

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固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傚上從康習於戲怠未遷則以為憚既遷則以為足不復為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集傳】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集說】黃氏度曰遷事百姓容有不能盡知吾心者浮言胥動今悉無罪汝○吳氏澄曰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強從上命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集傳】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王氏樵曰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黃氏度曰猶今言減少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孔氏安國曰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俶大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吳氏澄曰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其凶德又成美功於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集傳】今耿為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皆不明己本心○時氏瀾曰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尚不自覺姑欲苟安又謂我何為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遂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集傳】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時氏瀾曰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集說】時氏瀾曰。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申氏時行曰。此言己之遷都。實天意所在。正對上号曰上帝者。盤庚不敢以爲己功而擬先王。故歸之天也。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篤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其遷者。忠誠體國之臣也。恭承民命。即迓續乃命之意。言君臣一心致敬。以承續民命。使趨利避害。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新邑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集傳】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旣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旣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

極用其善者。○林氏之奇曰。成公六年左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盤庚能善用謀之意也。○張氏九成曰。盤庚非特不廢人謀。卜者鬼謀。亦不敢違之。是人謀鬼謀。皆以爲當遷。○金氏履祥曰。此章以上。諭民。○陳氏櫟曰。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如弔由靈宏茲賁等語。實難曉。姑依前注觀之可也。

【附錄】蘇氏軾曰。賁。飾也。大此郊廟朝市之飾。○陳氏傅良曰。各非敢違卜。蓋曰吾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以求其宏大藩飾之事爾。

【案】宏賁皆大之義。孔疏所引有賁其首者。是相証矣。然句中兩字皆大之意。終不甚分曉。或作賁卦之賁。則在立國規模。郊廟朝市之賁飾。煥然一新。上說宋儒蘇軾陳傅良主此。似亦有理。存之以備一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集傳】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孔氏穎達曰。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金氏履祥曰。此章以下。諭臣。○吳氏澄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閔痛。愛護封殖之。

【案】經言邦伯。漢孔氏以爲州牧。唐孔氏疏云。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蘇氏林氏則云。邦之諸侯。黃氏度謂諸侯之長。伯。長也。蔡傳不從二孔。故但以諸侯言。或以爲遷都不及畿外之諸侯。而謂孔傳說是。蔡以邦伯只指諸侯爲未必然。禮不云乎。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意此處傳專主內諸侯而言。注疏所云伯牧。正嫌其涉於畿外耳。蓋二伯之分陝。隱五年公羊云。天子三公。相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一

相處乎內。然則二伯亦未必在內也。况二伯之設。殷時未必有之。若八州八伯各有其屬。尤當在外也。至注云州牧者。或以爲當州之牧。然唐孔氏明言九州之牧矣。則是注疏語涉游移。而蔡所云諸侯者。專主內諸侯也。此爲得之。又考鄭康成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爲牧。鄭之洽聞。亦必有據。此則所謂當州之長乎。其說優於二孔。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集傳】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集說】時氏瀾曰。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即有不得其所者矣。○陳氏經曰。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忽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集傳】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劉氏應秋曰。祿位言。欽以禮貌言。

【集說】王氏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令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吳氏登曰。言我不任貪人。有能敢於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各保其居者。則任之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集傳】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集說】馬氏森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斯二者。一則我志之所若。一則我志之所不。今我既進告而無隱矣。爾必於我所若者而勉之。所否者而戒之。罔有弗欽焉可也。○湯氏顯祖曰。前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告朕志。志在念敬我衆。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集傳】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王氏樵曰。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此則正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集說】眞氏德秀曰。廉雖小善。貪乃大惡。此盤庚所以有貨寶之戒。○劉氏克莊曰。又括旭矢篇貝玉之言以勵之。曰不肩好貨。曰無總貨寶。可謂反覆告戒之至矣。○陳氏櫟曰。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集傳】式。敬也。敷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

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集說】林氏之奇曰。上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終篇則曰永肩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在於施實德于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愛民之實著矣。○吳氏澄曰。用敷布其德於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貳之謂一。

【總論】呂氏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王氏天與曰。三篇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誥諭胥怨之民。而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以當時君民之情不通。皆羣臣爲之間也。去其間而後君民之情通。遷都之計定矣。○蔣氏悌生曰。上篇始有遷都之謀。世臣不利。故造浮言以惑衆。愚民無知。怨咨蠭起。盤庚乃出敎令。大意皆責在位之人。多示嚴刑以威之。中篇臨行告諭。大意在位既從。下民如風行草偃。不必示以威。惟慮塗中寇攘竊發。故特嚴刑以禁之。下篇上下奠居。勞事已過。故統諭之。皆撫綏之意。上篇威多於恩。中篇恩威並行。下篇弛威崇恩。此盤庚三篇之殊義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八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說命上

【集傳】說命。記高宗命傅說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夢得說於傅險。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三篇。蓋史官記高宗得傅說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爲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爲三篇。而有上中下之別。○王氏樵曰。案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夫子錄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比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集傳】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案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孔氏安國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集說】朱子語類。問諒陰。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梁闇。未詳古定制何如。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時氏瀾曰。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胷」無所主而不

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歎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金氏履祥曰。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貴於行之。故曰實作則。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申氏時行曰。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方寸虛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之不燭。合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之人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集傳】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

發言。惟恭敬淵默金氏履祥曰。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閒。故夢寐之閒。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集說】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朱子曰。高宗夢傅說。分明有個傅說在那裏。高宗却不知。所以夢見。亦是厥兆先見者如此。○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說是帝眞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大理亦不得。○呂氏祖謙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集傳】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孫氏繼有曰。追述其夢中所見。而想像其形容曰象。得其象而繪之則曰形。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閒。地理

今釋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㵎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閒。卽此處也。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集說】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何氏孟春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墨翟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況書只云築。胥靡非經

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傅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於畎畝巖穴耳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集傳 於是立以爲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集說 黃氏度曰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周召相成王爲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集傳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王氏炎曰不曰諫而曰誨者蓋屈己以求教也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集說 胡氏一桂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蓋其思道積見道明又素學於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王氏樵曰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集傳 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蔣氏悌生曰金作礪望其朝夕有切磋琢磨之功使己德日修而至於成器濟川舟楫則澤及乎人矣大旱作霖則及天下如天地之功用非人力所可及所謂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集傳 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浹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陳氏櫟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劉氏應秋曰汝心啓則礪也舟楫也霖雨也各已致其相賚之益我心沃則金也大川也大旱也各已得其默助之功矣輔德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集傳】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孔氏穎達曰。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集說】時氏瀾曰。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為物所傷。蓋高宗恐說視已為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王氏炎曰。

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集傳】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黃氏度曰。同官為僚。使說表倡之。○袁氏黃曰。暨者。下及之詞。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袁氏黃曰。率者。循而弗違。迪者。蹈而無閒。以安天下之民也。

【集說】陳氏雅言曰。高宗於傅說。不特望其以已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

係乎羣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欲其擇羣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夫成湯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矣。後世之君莫不遵守之。故命說先之以俾率先王。而後言迪我高后者。與君牙所謂用奉若於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迹。商之先王能迪蹈之。故欲其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道亦盡。○孫氏繼有曰。說之納誨者一。而臣皆納誨。則其輔益廣。說之啓心者一。而臣皆啓心。則其沃益深。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集傳】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集說】陳氏櫟曰。即相亦惟終之意。○王氏樵曰。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姚氏舜牧曰。命朝夕納誨。到迪高后康兆民。此為相業之終。不如是。其責未盡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集傳】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朱子曰。引繩彈墨以取直。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集說 陳氏雅言曰。高宗託傷以備其[illegible]宗。亦託物以進[illegible]而皆可以從繩。則無不正。君之德。豈[illegible]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傅說於此。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故先說此以廣其從諫之量。高宗欲責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傅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呂氏柟曰。言從諫者。亦以美高宗。堅其為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姚氏舜牧曰。君曰欽予時命。臣曰祗若休命。是謂一敬相成。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集說 陳氏櫟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及為君立政之道。

集傳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林氏之奇曰。高宗之於傅說。信之篤。任之專。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其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為用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集傳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孔氏穎達曰。周禮[illegible]以師為名。師者。眾所法。亦是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集說 楊氏時曰。明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陳氏雅言曰。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分職而任之者。非欲以天下奉一人。惟欲以一人治天下焉耳。○王氏樵曰。天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為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務。故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職有分。○申氏時行曰。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為尊卑上下之禮也。建邦是

即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后王君公。所以樹之於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於都者。此列爵之事。惟以亂民者。惟禮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奉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集傳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蘇氏軾曰。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呂

氏祖謙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達故謂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櫟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集傳】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集說】朱子曰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傅氏元初曰言動命討四件機動於此而應在彼喜怒

予奪發於一時而榮辱成敗關乎四海亡姓四句皆是戒其輕而欲其重持以凝定而出乎精明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集傳】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孔氏穎達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任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所以亂也○案古者公侯伯

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集說】孔氏穎達曰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呂氏祖謙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集傳】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集說】王氏安石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專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干時而動。非聰明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集傳】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

【集說】黃氏度曰。善與人同。舜所以爲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己之善。猶無以容之。況能以天下爲度乎。○王氏樵曰。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效力而喪其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集傳】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備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又戒之以預備於不虞。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王氏肯堂曰。有備。以事之未至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集傳】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集說】孔氏穎達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陳氏櫟曰。啓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孫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爲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集傳】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自此以上。所以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矣。又總結之。蓋言如上之所云當謹者。其本則在於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馬氏森曰。心者。萬化之所從出也。使心蔽於物欲。則危殆不安。而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矣。故必安於義理之所止。而無物欲之摇奪。則大本立。達道行。而政事之間。無一不得其當矣。

黷予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集傳】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

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蓋因其失

而正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事于祭祀是心術所蔽故傅說舉以爲訓蓋祭惟稱於禮苟不稱於禮而以私意爲之數則過疏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黷而謂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於事神爲易也○杜氏偉曰事神有歲舉之時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之者也事神有品節之禮先王觀天理之會通而制之者也黷則將以敬之適以慢之將以治之適以亂之事神不亦難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集傳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集說 林氏之奇曰說既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蘊而無餘矣高宗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義理之悅於其心而無厭也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躍然以爲可以行之而無疑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集傳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

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集說 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張氏栻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矣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奭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耳此爲已知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真氏德秀曰忱誠也使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乎○陳氏櫟曰說意謂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

後治不爲徒從也。知對行言。自傳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爲萬世學者爲學之法程。

說命下

【集說】馬氏廷鸞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集傳】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孔氏穎達曰。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與民雜居。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

【集說】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傳說。

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黃氏度曰。蘇氏之說非是。此論精矣。世人不晉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以言高宗也。案蔡云。高宗歷敘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注。初非蔡氏自爲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傳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爲甘盤遯去而罔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蹤跡歷歷甚明。豈得言罔顯邪。且蘇氏雖以遯野爲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遯野爲高宗也。○鄭氏曉曰。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集傳】心之所之謂之志。陳氏大猷曰。志猶云格心。邁。行也。黃氏度曰。說以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范氏曰。酒非麴櫱不成。朱子曰。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陳氏師凱曰。麴。酒母也。櫱。牙米也。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櫱多則太甘。麴櫱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

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王氏樵曰罔命交修乃羣臣交相弼王其君之意此專說傅說故取更互相脅之意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纂說】蘇氏軾曰麴糵鹽梅和而不同也○呂氏淵曰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傅說之教有高宗之聽故謂之交修言教學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王氏樵曰訓不於行事而於志此高宗知本之論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集傳】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集說】王氏安石曰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林氏之奇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朱子曰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傅說曰學于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呂氏祖謙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爲○眞氏德秀曰大學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集傳】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集說】林氏之奇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日以

廣此誠為學之大方。○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旦凝。惟允懷于此。篤信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其所無。積。如無月忘其所能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集傳】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朱子曰。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孫氏覺曰。德修罔覺。荀子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或曰。受教亦曰斅。斅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集說】朱子曰。惟斅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文義。是斅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真氏德秀曰。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也。○王氏樵曰。自人己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者。學之事也。齊家以下者。教之事也。學固居教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為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教人者。學之終也。斅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為學。學成無終始可間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何也。蓋家國天下之酬酢。無非身心之實理。自其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天下皆分內。則其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孰不歸於性分之所向。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德之所修。殆化其迹而不自知矣。蓋以事分之。則有學有教。以理言之。則利用所以崇德。而初無二也。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集傳】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王氏樵曰。此法字。乃法度之法。或言為學之準的。非也。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集說】張氏九成曰。欲高宗以湯為法也。○呂氏祖謙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皐陶惟曰罔愆而已。○時氏瀾曰。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王氏樵曰。為治孰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於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夫子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集傳】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集說】彭氏汝礪曰。大臣以己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進德。相莫大於爲君求賢。○姚氏舜牧曰。前篇高宗云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君知進賢之在任相也。此云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說亦知相職之在進賢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集傳】風。敎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敎也。

【集說】黃氏度曰。不曰敎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集傳】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喩。繼以麴糵鹽梅爲喩。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喩。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集說】陳氏櫟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而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以慰人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王氏樵曰。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集傳】先正。先世長官之臣。鄒氏季友曰。此章從孔氏訓。正爲長。君牙文侯篇。又訓先正爲朋友。案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保。安也。保衡。猶阿衡。孔氏穎達曰。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作。興起也。陳氏經曰。學于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興起而作成之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集說】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朱氏之奇曰。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宅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其所學者。不過學爲堯舜而已。若高宗之學于傅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陳氏大猷曰。尹在畎畝。則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說起版築爲相。迹與尹同。其自任不可不與尹同。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集傳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媿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衆。（王氏樵曰。對揚者。以言必能踐此言之意。）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集說 趙氏敦臨曰。前言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今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蓋方未諫之時。則貴乎廣。故樂宗以稱之。至於阿衡之事業。則傅說當躬任其責。故稱己以言之。○朱子曰。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之本意如此。○陳氏雅言曰。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說而遇我。則賢得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丁相遇之盛。勗其克紹汝君於先王。安斯民於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說於是拜稽首以致其敬君之禮。而謂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己也。

總論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

高宗肜日

集傳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史記曰。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林氏之奇曰。其所訓析而爲兩篇。其一篇遺於秦火者。名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高堂氏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附錄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鄒氏季友曰。案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己諫于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篇中絕無以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己曰考。乃史臣之詞。非祖己自作之書也。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而祖己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詞旨淺直。亦告少主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謂于高宗之廟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爲高宗祭成湯。傳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雖馬氏稍悟爲禰廟。蔡傳

亦云非湯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

案 此篇首以廟號稱武丁。故史遷謂其作於祖庚時。而金履祥鄒季友并疑祖己之諫。乃在祖庚。非高宗也。以其訓於王者。似告幼君。不似爲高宗言之耳。以今觀之。其有可疑者。如乃曰其如台。此天變不足畏之說。高宗所不至此。不必以此陳戒也。然蔡傳及諸儒定爲高宗。而不云祖庚者。因讀于祭祀云云。傳說既以告高宗。雖因商俗尚鬼而言。亦自是高宗一病。故以此篇屬之高宗耳。然此若在高宗。必初年事。非晚歲進德。而復勞祖己之訓如此也。書作於嗣王時。無可疑者。既是追作。豈必爲晚年事邪。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集傳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孫氏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林氏之奇曰。肜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馬氏森曰。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集說 林氏之奇曰。高宗祀豐于昵。必殺于祖。有缺而不備者。賢臣祖己進諫于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雉之爲禽。飛鳴於郊野之外。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於禮者。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集傳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集說 孔氏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安石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發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申氏時行曰。此祖己將欲訓王而私詢如此。蓋凡事之失。皆本於心。苟非先格其非心。事有不可得而正者矣。不務民義而邀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祀豐于昵。此失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集傳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得其事宜。五常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獨以天壽爲言者。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人之所貪也。○時氏瀾曰。天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卽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降衷于民。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受其氣者。或永或不永。非天夭之也。○孫氏繼有曰。直指禱祀祈年之意。而以大義儆懼之。此格心第一事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義字之義自見。下云王司敬民。所謂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集傳】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于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邪。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天信命。賞有義。罰無義也。正其德。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王氏樵曰。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於斯時。恐懼修省。則身修行。以消變異。猶恐其後。其可曰孽祥其如我何。而莫之省乎。本爲雊雉進戒。故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譴告。不可不思其故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集傳】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

【集說】黃氏度曰。人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祿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天地。祭山川。祭社稷宗廟。無非爲民者也。

【總論】陳氏經曰。爲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末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黃氏震曰。高宗肜日而有雊雉之異。祖己遂訓以天之於民。降年永不永。惟其義如何。天旣信其命令。賞罰無差。而民猶以爲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肜日一篇之大旨。

西伯戡黎

【集傳】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地理今釋。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半屬二縣也。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戡黎是也。案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

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
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
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
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
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
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
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紂都朝歌。王圻千里。
黎在朝歌之西。爲近王圻之諸侯。鄭云入紂圻內。

亦無文也。○林氏之奇曰。黎。史記以爲耆。大傳爲
肌。其音相近。其君黨惡於紂。與之爲不義。而虐用
其民。文王既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當是
時。諸侯助紂爲虐者多矣。周人之德既及於黎國。
則天下之困於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欲不
亡。不可得也。○朱子曰。觀戡黎邇近紂都。看來文
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
之類。後人只說文王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殊
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問舊說西伯
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爲武王。吳
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
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集傳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

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
告紂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文王既爲西伯。則西方諸侯之爲不
義者。其戡而勝之。蓋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於文
王所以事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
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
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
而不可得。此其所以恐而奔告于受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
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集傳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

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
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
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
用自絕於天耳。

集說 孔氏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
皆無知吉。○時氏瀾曰。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卜。
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
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
之心。惟紂自絕其天命。自
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集傳】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集說】時氏瀾曰人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今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紂乃曰有命在天乎眞不知命者也○王氏肯堂曰我生雖承民棄不然詎有命在天則非輕民心之不足畏而且恃天命之不見絕矣天人交棄而猶爲自安之言此之謂罔有悛心。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集傳】紂旣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申氏時行曰卽商罪貫盈之意。乃能責其命于天邪。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集說】吳氏澄曰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集傳】功事也。葉氏夢得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言殷卽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

【集傳】康安。詩周頌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朱子曰康年猶豐年也。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沈氏漼曰典卽五典民之于性不虞故不迪廢壞常法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夫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惟欲其富之敎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賴焉○陳氏櫟曰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昏蔽而不能自省察也性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蹈迪率循乎典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集傳】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孔氏穎達曰向望大聖之君欲其早伐紂也。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商之覆亡固未易救然而賢人尚多先王之澤尚未泯紂苟能轉而之善則民之欲喪者將愛戴而懷歸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

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總論 呂氏枏曰。自天棄至率典言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摯言人怨也。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德之盛矣。○郝氏敬曰。孔子刪書。不序文王事殷之事。而

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夫子謂之至德也。

微子

集傳 微。國名。【地理今釋】孔安國傳。微。圻內國名。寰宇記云。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故城也。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康成以為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林氏之奇曰。案史記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而孟子則以為紂為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父也。此二說不同。案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則不當以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史記宋世家之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集傳 父師。太師。孔氏穎達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三公箕子也。王氏肅曰。箕子。紂諸父。○孔氏穎達曰。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少師。孤卿。孔氏穎達曰。周官以少師為孤。此言孤卿者。孤亦卿也。比干也。家語曰。比干。紂諸父。

官則少師。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厎。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孔氏穎達曰。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陸氏德明曰。以酒為凶曰酗。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沈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宗為體。視同己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集傳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王氏樵曰。互相倣效。以自恣於法度之外。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鬭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今日乎。微子上陳祖

烈。下逮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集說 時氏瀾曰。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氾濫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鬭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集傳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鄭氏康成曰。其。齊魯之閒聲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言紂發出顚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顚隕隮墜。孔氏穎達曰。顚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集說 陳氏經曰。老成皆遁。留者父師少師耳。○王氏天與曰。讀微子之書者。若以爲微子決然去之。全身紓禍。未足見微子之心。惟觀其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彷徨躊躇。就謀於一二同休戚之人。而後微子之心始著。○陸氏鍵曰。惟聖罔念。猶不免狂。況狂而可使其發乎。如醉人使酗。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

老成皆去。而國不可爲矣。

附錄 孔氏安國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遯出於荒野。

案 注疏以發出狂及遯于荒。爲微子自言。後儒多從此推說。蔡氏反之者。其意以狂疾之發。出於憂憤抑鬱者。乃負氣慷慨之士所有。非可語於大賢以上之人也。若箕子之佯狂則可。然亦囚之餘。事勢兩窮。聖人不得已而行權耳。下文吾家耄。解云。吾在家昏耄。則添一在字。於訓經之義例。猶屬牽強。太爲穿合。不如作家耄。指吾家老成人。則紂之播棄黎老者多矣。且微子之遯出。自兩宗老之所詔。更審謀之周悉。仁至義盡。有合此不可旁貸者。何必出自微子自謀。而近於潛身遠害也。第注疏諸家之說。亦不可盡廢。故宜附著云。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酒。

【集傳】此下箕子之答也。孔氏穎達曰。父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也。王子。微子也。孔氏穎達曰。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集說】王氏炎曰。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陳氏櫟曰。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咎之辭。惟紂之沈酗。方興而未艾。下民化之。無怪其爲敵讎。亦方興而未艾也。○沈氏靜曰。箕子之答。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耇長。咈耇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讎斂于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皆起于沈酗。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集傳】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集說】陳氏大猷曰。沈酗昏迷。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畏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王氏肯堂曰。罔畏畏泛指紂所行。如謂已有命。則不畏天。謂祭無益。則不畏神。謂暴無傷。則不畏民之類。○李氏宗道曰。不但耄之自遜。而且咈逐之之遜。其棄老成。蓋有甚焉者。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集傳】色純曰犧。孔氏穎達曰。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體完曰牷。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孔氏穎達曰。將訓爲行。謂盜者得行盜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集說】時氏瀾曰。宗廟犧牷牲。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此舉其大者言之也。○秦氏繼宗曰。用以容。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其中矣。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集傳】讎斂。若讎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

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民之官。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呂氏祖謙曰。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今上下俱惡。如出一人。瘠雖多。何自而詔告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集傳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

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集說 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干。尚何宗祀之可續乎。故曰我乃顛隮。○劉氏應秋曰。上言己之義不可去。見身輕於國也。下言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見宗祀重於國也。○顧氏錫疇曰。商今有災四句。是以事商之忠自許。詔王子以下。以存商之祀望王子。微子尚有圖存之意。而箕子但以存先祀爲先事。勢至此更無善後之論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集傳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集說】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任。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禮爲重。後世志慮淺俠。故見死爲高。卽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朱子曰。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亦是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微子去卻易。比干一句諫死。箕子最是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

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附錄】王氏樵曰。蔡氏之論當矣。然僖六年左氏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亦已出遯。明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卽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邪。若初克商時。卽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復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求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

【案】蔡傳引左氏一段以見微子之去。當在武王克商之後耳。而王氏樵力辯面縛銜璧之說爲非。其言亦反覆當時情事而斷之以理。蓋左氏浮夸。或有未盡實者。而史遷特以爲據焉耳。因王氏說可存。並附著之。

【總論】董氏鉌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亡或至淪亡。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致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旣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旣不改。而因之囚不死耳。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冀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以微子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無所爲而爲之。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周書

【集傳】周。文王國號。地理今釋。史記正義曰。太王所居周原。因號曰周。文王因之。有岐城。亦名周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集說】史記。后稷封于邰。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季歷。生昌爲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陳氏經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卽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集傳】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旣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林氏之奇曰。張霸之徒偽書。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林氏之奇曰。諸儒以此較國語禮記左傳荀孟諸書。皆合。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三篇。俱是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林氏之奇曰。篇名以泰誓者。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顧氏曰。此會中之最大者。故曰泰誓。此二說其意雖異。然而以泰爲大則同。夫否泰之泰。與太甚之太。大學之大。三字通用。泰誓之爲言。亦猶是也。是以孟子左氏傳國語舉此篇名。或作泰。或作太。或作大。明此三字音同義同。故得以通用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丂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

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呂氏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吾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之心。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蒙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今觀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坐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無過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有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集解 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閒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黃氏度曰。孔氏云周孟春。孟春建寅。豈隨王而改耶。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

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黃氏度曰稱春則序一月爲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爲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爲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泰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王氏樵曰案春秋孔氏以爲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蔡氏以爲建寅之月今以金縢秋大熟未穫及洛誥十二月烝祭歲觀之恐蔡說是○後武成篇書一月程子謂商曆已絕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見紂自絕于天矣此說甚精當補入傳中○馬氏森曰十有三年春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且亦以見武王事殷之久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言大會者見人心歸附之同而伐商之舉有不容已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集傳】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孔氏穎達曰同志爲友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王氏樵曰御事

庶士卿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集說】黃氏度曰王者於諸侯爲友詩亦曰邦人諸友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時氏瀾曰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爲不祥之具也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歎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集傳】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

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集說】孫氏覺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林氏之奇曰。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情之好惡以爲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爲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亶聰明作元后。須是剛健中正。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勇智過人。○呂氏祖謙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靈之靈者耳。○馬氏廷鸞曰。作民父母之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陳氏櫟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一大父母也。○陳氏雅言曰。造化生物之仁。聖人養民之仁。亶聰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也。作民父母者。君之責也。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聖人爲萬民之父母。武王於誓師之首言此。以見人君當與天地同其德而盡君師之責也。○孫氏繼有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一民失所。卽非天地父母之心。但天地有心而無爲。其於斯人之中。生一亶聰明者。作民之元后。正欲其體天地之心。贊天地之化。作民父母。使人人皆得其所而已。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

作民父母之道。

【通論】此一節。卽張子西銘一篇所自出。張子特推闡得盡耳。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集傳】受。紂名也。吳氏棫曰。案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

【集說】黃氏度曰。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爲民父母哉。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集傳】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李氏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郭氏璞曰。榭。卽今之堂埠也。澤障曰陂。孔氏穎達曰。障澤之水。使

不流泄。停水曰池。侈奢也。孔氏穎達曰。古匯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王氏樵曰。正義曰。必有孕婦被刳剔者。不知爲誰。穿鑿皇甫謐謂比干妻。殆傅會也。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勲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集說 黃氏度曰。嗜酒冒色。心志內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爲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爲惡不如是之甚。夫會者數十萬。一語不當。其敢出諸口哉。○朱子曰。文王爲之。恐不似武王只待人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是休了。更沒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崇伐密。[illegible]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不但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得[illegible]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陳氏大猷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大惡。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滋也。○張氏居正曰。武王數紂之罪甚多。而首以沈湎冒色爲言者。蓋知湎色乃衆惡之原。故古之明君。清心寡欲。克己防淫。禹惡旨酒。湯遠聲色。皆所以正其本而澄其源也。○王氏樵曰。罪人以族。孔氏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案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爲子耳。子且弗及。況父母兄弟妻乎。至此曰罪人以族。始不止於妻子。見紂濫刑之甚也。孥且不可。而況於族乎。孔氏以父母兄弟妻子解族字。此即所謂三族也。故正義又引秦三族以證之。○沈氏瀚曰。官人以世。亦列虐中者。仁急親賢。如不擇賢能而世濟其惡。爲民之害更甚耳。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集傳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馬氏森曰。觀政于商。敘前日猶未遽伐之意。悛改也。夷蹲踞也。林氏之奇曰。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林氏之奇曰。如成七年秦

秋。鼷鼠食郊牛角之類。是旣于凶也。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之類。所謂旣于盜也。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集說】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林氏之奇曰。漢儒以觀政爲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爲誠然。惟程氏之說。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集傳】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敎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集說】林氏之奇曰。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紂三本絕矣。故武王旣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朱子曰。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敎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維持。便顚倒了。便都壞了。所以說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得生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都在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撫養你。又敎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眞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攻徒尚。敎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旣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金氏履祥曰。此章承上言紂失爲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史氏雅言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飢餓凍餒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爲君師者當曰。天之命我者。非以君位而貴我。非以師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撫養之。使無一之不遂其生。敎導之。使無一之不成其性。然後可以無負上天立君師之意。蓋是時紂暴虐。君師之道廢。故武王誓師之際。首及乎此。○潘氏士遴曰。聯天下之衆寡強弱。聽令一人。是謂作君。聯天下之智愚賢不肖。遵極一人。是謂作師。寵綏本其敎養實心。致寵愛于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攻。湯曰克綏。武又加一寵字。寵則能盡君

師之責。使斯民之靈性全而四方安。故曰綏。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集傳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孔氏安國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

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陳氏櫟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集說 黃氏度曰。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董氏夢程曰。行道有德於身。身當作心。案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已是切已。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耳。○顧氏錫疇曰。力就士卒同心說。德以平日之固結言。義以今日之稱兵言。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集傳 貫。通。盈。滿也。王氏樵曰。宣六年左傳。晉侯將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可以證此。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集說 朱子曰。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故予不奉天。厥罪惟鈞。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不期而合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張氏居正曰。非是武王託天以鼓衆。蓋聖人之心。見得天理分明。每事奉天而行。不敢以一毫私意參乎

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集傳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蚤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孫氏繼有曰。意行師之始。卜於文廟而吉。故云受命。中篇云朕夢協朕卜可見。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

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郎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林氏之奇曰。古者祭於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於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爲之。舜受堯之禪。類乎上帝。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旣以類上帝爲依郊祀而爲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黃氏度曰。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時氏瀾曰。此湯所謂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集傳] 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集說] 陳氏經曰。四海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王氏樵曰。案時哉不可失。後世襲用其言。而不識其義。將流于利害之私。夫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上順天理。下合人心。故曰天人合應。所以欲其不失者。畏違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予畏上帝之心。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矣。

[案] 林氏之奇曰。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爲民而已。民欲以爲君。天必佑之。民不欲以爲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爲君。亦已久矣。宜其爲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一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元后作民父母。見其不足以爲父母矣。又論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蓋言紂旣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

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皆有不可失之時。堯舜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堯舜不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武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湯武不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與皆天。非人之所能爲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爲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爲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爲知時。苟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爲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

而誓。

【集傳】次，止。徇，循也。黃氏度曰：拊循其師而誓之。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集說】孔氏穎達曰：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林氏之奇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則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則武王自宗周而至於孟津，其師行蓋已踰月矣。於是渡河而北，距商郊密邇，故三日之間而三誓師焉。上篇雖不明言所以誓師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篇當是丁巳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時所作。既誓師而渡河也，中篇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則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將啓行以趨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後行也。蓋二令五申之，謹重其事而不敢忽也。○武王先次舍於河北，蓋先諸侯而渡也。諸侯之師既畢渡，然後以其師來會。武王於是巡行六師，蓋所以慰安其渡河之勞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集傳】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集說】呂氏祖謙曰：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也。中下篇先及西土，去法自近者始。○陳氏櫟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集傳】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集說】黃氏度曰：人性本相近，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時氏瀾曰：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王氏樵曰：吉人一心在善，凶人一心在惡，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怠，則將入于惡矣；使惡有

時而怠則將改而入于善矣紂既昏迷朝無綱紀茲亢之人胥假在上之權以殺人朋私黨也權威勢也立朋以相仇胥權以相滅聖言雖簡而於後世之情狀無不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集傳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集說 林氏之奇曰古之人君自堯舜禹以來無非以愛民爲事天之實故能祈天永命而國祚無窮至於桀不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降黜之湯能愛民故天爲斯民而佑命之其或予或奪凡以惠斯民而已○時氏蘭曰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集傳 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胡氏一桂曰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夢卜俱合於美是必克之占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非實事也○林氏之奇曰桀猶不免於亡故天以其所以佑命成湯者而命我武以伐紂之事將使其奉天之罰而乂斯民也其者未定之辭也猶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蓋言之於未然之前者其辭當如此也○金氏履祥曰此重述受之惡蓋以見惟日不足之意

附錄 林氏之奇曰國語單襄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韋昭曰言武王夢卜祥之合故遂克商有天下此說休祥者氣候之先見者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動乎四體者夢也見乎蓍龜者卜也至於禎祥則此所謂休祥也紂之將亡周之將興其吉之先見至於夢卜休祥三者皆合於是知其必克之理也

案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蔡傳據注疏重合之義以夢卜二者爲休祥之應林氏則引國語以夢卜休祥分而爲三其說亦非無本廣見聞者或有取焉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傳】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張氏九成曰。言夷人見無復君臣上下之等也。治亂曰亂。朱子曰。馬氏云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陳氏師凱曰。文母文王正妃。是爲太姒。邑姜武王后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集說】時氏瀾曰。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金氏履祥曰。夫以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己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如林。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王氏樵曰。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浮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以當德。親不可以敵賢。○劉氏應秋曰。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皆指十人。非有二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集傳】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集說】王氏安石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以爲天吏也。○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爲是。便是天以爲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問天視天聽。謂天卽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卻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爲異。知其異不害其爲同。○時氏瀾曰。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視以爲不得不往。○王氏樵曰。天矜于民。以天之心言。天視天聽。以天之用言。天矜猶云天至仁也。天視天聽猶云天至聰明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無心而以民之心爲心。自我民視聽。見天無爲而以民之神爲用。天之從人。予之從天。不可後也。故今朕必往。

【附錄】孔氏安國曰。已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陳氏櫟曰。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爲責。

【案】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爲一家之大旨。亦見湯武之合德同心。第以此節上下語脈繹之。解作民之責望

于周更爲親切蔡傳
所以不從注疏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集傳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擧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集說 孔氏安國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朱子曰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案 于湯有光孔傳屬武王說朱子取之以注孟子看經義直捷顯亮蔡傳以爲伐商之擧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則以有光屬成湯說意非不深似多一曲折然總見得湯武弔民伐罪皆以公天下爲心原未嘗悖於孔傳朱注也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集傳 勖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集說 董氏鼎曰勖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一毫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馬氏森曰一德同以救民爲德也一心同以誅暴爲心也立定厥功則埽除殘虐以拯天下於水火之中商民自是長享太平之福而無復塗炭之懼矣

總論 林氏之奇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爲隸古定其閒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擧不同者以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集傳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敍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林氏之奇曰史官之敍述總其多而言之蓋泛指諸侯之師也

集說 劉氏應秋曰巡字與徇字不同徇只循而撫安之巡則有整肅戒嚴之意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集傳】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孔氏穎達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一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林氏之奇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句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上卒亦可言君子○時氏瀾曰顧諟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怳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爲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于狎侮也斯道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爲人所不爲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

【附錄】林氏之奇曰天有顯道二句但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禹之征有

苗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之伐桀其誥多方曰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其意正同但辭有詳略爾○張氏九成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

【案】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二句注疏對照下文狎侮五常說以見治民必本於法天其義微而顯無所不包蔡傳從之惟林氏張氏只就吉凶禍福言以爲此誓師之本意則然不必深求耳理亦可通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集傳】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孔氏穎達曰技據人身巧指器物　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

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時氏瀾曰。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屛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大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鄒氏季友曰。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音與鍛同也。蔡傳旣從孔云祝斷也。又云斷然降是喪亡。是讀斷決之斷爲短音矣。宜定從一。

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集說 林氏之奇曰。朝涉而寒者。人情之至可憫也。而乃斲其脛。賢人之忠諫。國家所賴以存者。而至於剖

其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時氏瀾曰。作威。作之有力。其毒遠及于四海也。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已而相禁制。典刑者。與已異而相束縛。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耳。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集傳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孔氏穎達曰。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言能果敢以除賊。強決以立功。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集說 林氏之奇曰。樹德若植嘉禾。必以雨露灌溉之。去惡如除蔓草。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然後不至於滋蔓。○黃氏度曰。衆非元后何戴。撫我則后也。后非衆罔與守邦。虐我則讎也。舜禹湯武之言同。天下畔之。是爲獨夫。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讎之。故謂之世讎。、眞氏德秀曰。武王擧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也。○金氏履祥曰。此篇專誓周師。故曰登乃辟。其辭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集傳】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集說】時氏瀾曰。歎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旣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陳氏雅言曰。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於遠而著於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王氏樵曰。上三節。詳商受之

惡。爲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若日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顯字。皆於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敘也。西土乃文考所與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集傳】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蓋其兢兢業業志不忘於夙夜故雖有必勝之理。而反躬自責。惟恐其不勝也。此與湯之誥多方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皆是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之於言。自然如此。無一毫作僞於其閒也。○金氏履祥曰。善惡勝負。類應必然。武王不恃此而忘自責。○董氏鼎曰。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已。禮所當然也。又案二篇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王氏樵曰。前篇末擧湯。此篇末擧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於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於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於湯。近則欲無忝於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總論】時氏瀾曰。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

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武王之時。周公罹故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金氏履祥曰思案湯武之事。均爲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擧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擧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繫辭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司文於商。其爲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明以君道爲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爲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爲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書者知此。當有見矣。

牧誓

集傳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皇輿表：宋衛州，今衛輝府。治之南也。地理今釋：牧，一作坶。孔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水經注云：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案：紂都妹土，在朝歌北。隋置衛縣於此。唐武德時為衛州治，即今之淇縣也。牧野當在今淇縣南，迤邐以至汲縣，故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 武王軍於牧野。孔氏穎達曰：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緇牧言野，明是牧地，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

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集傳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孔氏安國曰：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敎。 案：武成言癸亥陳

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昧爽，謂平旦之時，為下文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集傳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鄭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林氏之奇曰周禮曰施法於官府乃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亞卽所謂立其貳也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卽所謂陳其殷殷衆士也師氏若大誥所謂尹氏而共範曰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師尹蓋又在卿士之下也千夫長百夫長蓋主兵者漢孔氏云師帥卒帥也據司馬法百人爲卒以卒帥爲百夫長誠是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以師帥爲千夫長則不可要之皆是主兵之人但不可以合司馬法所載之言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集傳】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

【地理今釋】庸杜預云今上庸縣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是蜀正義云大劉以蜀是蜀郡今四川成都府是羌正義云蜀都分爲二羌在其西故云西蜀蘇氏云先零枹罕之屬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也髳微正義云孔傳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地屬四川重慶府盧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文十六年左傳楚伐庸自盧以往杜預云楚盧邑今中盧縣水經注云沔水過中盧縣東縣卽春秋盧戎之國也彭正義云在東蜀之西北蘇氏曰屬武陽縣有彭亡武陽今四川眉州州北彭山縣有彭亡城是其地也濮案左傳文十六年庸人麇人率百濮伐楚疏孔安國云庸濮在江漢之南是漢爲西南夷也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建寧故城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其地要在石首之南也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

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及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集說】蘇氏軾曰楚飢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卽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幵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缺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陳氏經曰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舉其遠則近者可知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集傳】稱舉也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集說】王氏樵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戟長丈有六尺矛長二丈三者長短異而形制同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集傳】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集說】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三代聖賢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于內。而夫婦之別嚴，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包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集傳】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蘇氏軾曰：祭所以報也，故謂之答。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陳氏櫟曰：厥遺王父母弟，如昭二十年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王氏樵曰：案文勢，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王父弟，即從兄弟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王氏樵曰：信任而使令之，是皆左右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

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誓言之。○孫氏覺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林氏之奇曰：既曰崇，又曰長，又曰信，又曰使，言其好用小人也。○吳氏澄曰：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為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集傳】愆，過。勖，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潘氏士遴曰：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所以戒其輕進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在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雖帝王之師，其出也不可以無紀律也。牧野之戰，蓋決於甲子之日，故肅之以紀律，使整齊其部伍，擊刺，不使之爭利以徼一時之幸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集傳】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勖哉，此

言勖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集說】黃氏度曰。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齊一之。嚴重堅整。務爲不可勝。擊刺自四積至七。見其爲不得已也。○呂氏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王氏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王氏樵曰。六步七步。不知此車法邪。步法邪。蓋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爲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即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輿曳柴而馳。與視其轍亂望其旂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毀車崇卒之後矣。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集傳】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武王之戰于牧野。志在爲民除害。而不在於殺人以逞其志。故又戒之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蓋不欲其殺降以重傷也。○時氏瀾曰。桓桓者。師直爲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陳氏大猷曰。用兵以節制爲尚。以武勇爲主。武王慮其或拘。故諭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爲戒。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集傳】弗勖。謂不勉於前三者。愚案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集說】王氏安石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黃氏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爲周法。

【總論】王氏栢曰。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其法恕而嚴。敎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敎其攻殺擊刺。不過乎六伐七伐。旣作其勇奮。又戒其殺降。三稱勖哉夫子。其辭鬱然。總之以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於是可以觀王者之兵矣。○金氏履祥曰。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上篇中篇。其誓止於外淸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下篇登乃辟殄乃讎。則爲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之辭。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于牧野。則商郊也。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于誓。而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董氏鼎曰。杖鉞秉旄。所以肅已之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旣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也。自勖哉以下。又勉之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爲王者之師

歟。

武成

【集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時氏闕曰。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歸獸者。歸馬放牛。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朱子語類。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歷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卻無結殺處。只是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末有缺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可檢看。又漢書歷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呂氏祖謙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馬氏森曰。武成一篇。雖在泰誓牧誓之後。其所記之事。則有在於泰誓牧誓之前者。惟一月壬辰一節。是記其出征之時。厎商之罪。至神羞。是歷記其告

神之詞。皆泰誓前事。既戊午。即中篇惟戊午。甲子昧爽。即牧誓之甲子日。四月哉生明。是泰誓後事。蓋泰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武成歷記其伐紂之始終。故以此篇敘於牧誓之後。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集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地理今釋】蔡傳云。周。鎬京也。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三十里。三輔決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集說】朱子曰。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今案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

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歷。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邪。○陳氏師凱曰。朔日。日月相會。二象合沓。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有死而復蘇之機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附錄 潘氏士遴曰。朔後明生魄死。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

案 潘氏之說。因傳中如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之語而推言之。如是則卽朔日也。後四月哉生明。卽孔疏亦以爲未必非二日也。其說皆通。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集傳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地理今釋〕豐邑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史記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是也。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地理今釋〕桃林。今陝西潼關衞東南有牧牛山。接河南閿鄉縣界。亦名夸父山。山海經。夸父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旣定。散牛桃林。卽此處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王氏安石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車甲衅而藏之府庫。鄭氏康成曰。衅。釁字也。倒載干戈。包以虎皮。鄭氏康成曰。明能以武服兵也。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集說 孔氏穎達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王氏安石曰。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呂氏祖謙曰。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邦甸之賦。自不廢。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越三

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集傳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衞。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旣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集說 時氏瀾曰。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於功成。乃大告于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爲一。○陳氏經曰。歸馬放牛。此偃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王

氏肯堂曰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告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集傳】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卽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于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朱子語類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

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酉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陳氏櫟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御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集傳】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孔氏穎達曰本紀云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是能厚先人之業也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孔氏穎達曰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

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集說】林氏之奇曰。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朱子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當。銜連下說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卻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文王庶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張子云。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時氏瀾曰。大邦畏力。小邦懷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上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爲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于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于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陳氏經曰。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爲可畏。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爲可懷。文王初無

心於德力之辨也。○陳氏櫟曰。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倐起。以動諸侯之聽也。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集傳】厎。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卽湯誓不敢不正之正。時氏瀾曰。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王氏安石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仁人。孔氏曰。大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

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大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卽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集說】鄒氏廣成曰。仁人秉心。與天爲一。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以遏亂人之謀。略亦如湯聿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林氏之奇曰。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詳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辭於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暴殄天物。

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虐於民者。尤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故別言之。○劉氏應秋曰。伐其人而不數其罪。則無以明伐商之意。數其罪而不告於神。則無以明天討之公。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集傳】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林氏之奇曰。玄黃。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耳。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集說】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時氏瀾曰。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陳氏經曰。成命。一定不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爲西伯。紂在東。故曰東征。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集傳】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

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蔡氏清曰杵舂杵也凡古人行兵人各攜畚鍤版杵之屬爲營壘備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王氏樵曰謂盡除其苛虐紊亂之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

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地理今釋比干墓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北十里鹿臺亦名南單臺在今衛輝府淇縣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是也鉅橋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通典云洺州曲周縣紂巨橋倉在此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十五里亦有鉅橋非也

○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集說 林氏之奇曰侯天休命者不敢以勝負自必必待天之佑我國家而能勝之此謂侯天休命而已先儒以謂夜雨止畢陳蓋過論也○血流漂杵豈武王實使之然哉蓋由其多罪逋逃之人同惡相濟其罪惡貫盈天道之所不容故使之至於此極也○黄氏度曰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孟子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朱子曰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信地戰鬭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杵或作鹵楯也○時氏瀾曰武王不別創爲周政也上反

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王作之君之政令而已○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聚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己有聚之鹿臺積之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陳氏經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陳氏櫟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爲公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爲公也○董氏鼎曰漢高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集傳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案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集說 孔氏穎達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宮錡問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里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王氏安石曰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呂氏祖謙曰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為之治乃恍然若存焉○陳氏櫟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又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充耘曰列爵分土是定制度法既定須人以守之故任賢使能得其人使之如何為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食喪祭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而已惇信明義是以身率之於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於其後如此而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其言不一而其間自有次序○王氏樵曰封建之來久矣上世皆有功德於民子孫世其土地聖人因而為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而又使之建官必以賢任事必以能所謂建邦設都樹以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也其維持之意深矣自王綱解紐諸侯兼并土地踰制而大夫世官於是爭亂相尋至於戰國而其禍極矣此非封建之弊乃王制不行之咎也○上自王朝外則州牧侯伯下至侯國之卿大夫士皆官也非賢能不任則安有敗事位事就在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治禮樂者治禮樂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非謂官事不相通而賢能為二途也○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惇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惇之自上使天下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之不昧信立於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晰

於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張氏居正曰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勵官賞行則人心有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為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宋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

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於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總論】朱子曰。武成月日。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遠。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幷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

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爲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讀者詳之。

【案】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後儒互有更張。至程朱而始定。朱子更以漢志日辰及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更爲精密。的當無可復議矣。惟用附我大邑周之下。缺文不可復補。而程子移反商政二句於其下。稍有結束。但恐反商之政。如救焚拯溺。急不容緩。漢高祖入關。便約法三章。除秦苛政。況武王聖人。仁民之心。迫切實甚。豈能待之鎬豐之後。自二月以至四月乎。程子亦不得已而以此足其文勢耳。然所缺實非一兩言可了也。今惟以朱子之更定者爲據。他家聚訟紛紛。可以息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洪範

【集傳】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鄭氏康成曰。此篇訓體也。○夏氏僎曰。此篇雖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錄。○朱子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王氏柏曰。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陳氏師凱曰。洪範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

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王氏樵曰。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以丹書四言。武王齋戒而問之。則其受此於箕子也可知。嗚呼。後之人其可以易而讀之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集傳】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地理今釋】箕。蔡傳國名。姓纂云。商之圻內。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者。杜預云。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集說】程子曰。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三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說。一字錯。○張氏九成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爲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

意。○朱子曰。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使十一年伐殷。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呂氏祖謙曰。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陳氏櫟曰。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陳氏雅言曰。唐孔氏謂此篇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旣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夏氏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集傳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史記。惟天陰定下民。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曾氏鞏曰。居。謂所以安者。○王氏肯堂曰。人生萬事。各有其宜。皆所謂居也。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集說 朱子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呂氏祖謙曰。武王豈眞不知哉。云不知者。蓋與見聖學之無窮也。○陳氏櫟曰。斯民之生。其上棟下宇。羣居聚處。是孰使之然哉。天意之陰騭默相。蓋存乎其間。而常理即寓乎其間。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王於陰騭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敘攸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武王其默識之矣。○王氏充耘曰。天陰騭下民。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敘者何由。○陳氏雅言曰。武王意人君代天理物。必仰承天意以治民。而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騭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敘其秉彝人倫也。我欲敘之。不知所以敘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箕子於是告以洪範九疇。爲爲治之大法。蓋九疇之敘。即彝倫之所敘也。○鄭氏曉曰。相協厥居。正是陰騭之實。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集傳 乃言者。重其答也。孔氏穎達曰。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沉吟乃問。思慮乃答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沈氏辭曰。不敘便是斁。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孔氏穎達曰。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呂氏祖謙曰。水湮而五行皆汨。見五行一源。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

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陳氏師凱曰。又有五數居正背。此當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即洛書之數也。

【集說】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孔氏穎達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水失其性。則五行皆失矣。是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各於其所。聖人所以敘彝倫也。洪範九疇。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非能爲物作則。惟止之各於其所。順乎陰陽相協之妙而已。陰陽相協。彝倫天敘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天人相因。天下事大綱出不得此九者。世間只順了個陰陽相協之妙。使彝倫常敘。自古聖人只理會得此而已矣。○朱子語類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言天奪之監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邪。未知林說如何。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鯀禹皆治水。天不開發鯀而開發禹。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問彝倫攸敘。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齊氏夢龍曰。彝倫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不可無者也。○陳氏師凱曰。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彝倫之斁哉。此非言朝廷也。蓋五行既汩。九功未敘。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甚憂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豈必綱常之絕滅。而後謂之斁哉。○王氏充耘曰。九疇非始於禹。如卜筮起於伏羲。作曆始於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福以爲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迭興。立法制。先後錯出而無倫。至此敘爲九章。而聖人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

【案】洛書之數。其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耦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爲三二之合焉。則人之位也。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爲天地立心。然後可以上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爲九疇之本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集傳】此九疇之綱也。孔氏安國曰。此禹所第敘。在天惟五行。曾氏鞏曰。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王氏安石曰。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朱子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陳氏經曰。其數錯綜而條理不亂。是謂紀。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孔氏安國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曰厚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曾氏鞏曰。政必協天時。○陳氏櫟曰。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朱子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之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曾氏鞏曰。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考盡。然猶不敢自信。故參吾之得失於天。五福曰嚮。曾氏鞏曰。福之在於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所以勸也。六極曰威。蘇氏軾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曾氏鞏曰。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朱子曰。用者。人之所有事也。凡用皆指人君而言。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孔氏

穎達曰。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善。非局數所能盡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集說】張子曰。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五事已正。然後邦國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張氏栻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朱子語類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皇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故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

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居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獨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

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呂氏祖謙曰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程氏若庸曰在天爲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爲五事言其所當然厚乎人而爲八政言其利不言其弊占乎天而爲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信乎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矣此大禹則龜文以敘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必以皇極爲天地人之宗主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集傳 此下九疇之目也以下箕子所陳孔氏安國曰五行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

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孔氏安國曰。種曰稼。斂曰穡。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夏氏僎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鑄。土之始稼穡亦然。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陳氏師凱曰。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蘇氏軾曰。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其餘。

【集說】孔氏穎達曰。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言曰者。言其本性。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言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〇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〇張子

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亢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〇王氏安石曰。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偶。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一柔。一晦一明。故有清有濁。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偶之中又有偶焉。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〇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數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列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鋭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變冶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炳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〇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〇問。水火木金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茲溽。茲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嘗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〇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〇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〇陳氏經曰。洪範所言。則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〇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

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上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卽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溉也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斵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董氏夢程曰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本未嘗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為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合於人身者為仁義禮智信質者其粗也神者其精也亦未嘗相離也○程氏若庸曰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爍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

【案】禹之以是首九疇者蓋貫通乎三才之間皆五行之氣故播之四時則為五紀形之祥兆則為卜筮具於人身則為五事感於休咎則為庶徵賦於氣質則為剛柔善惡之性成於氣化則為仁鄙壽夭之命莫非五行之所為也然語其近而最切則人生所托民用所需無一日之可離者故其下文但以功用氣味言之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集傳】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集說】周子曰洪範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程子曰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則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若溷濁久自明快○曾氏旼曰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自誠而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者也自明而誠者思之弗得弗措湯武身之者也○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為之○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舊見吳仁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入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略有不齊○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

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卻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黄氏幹曰水貌而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胎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淸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眞氏德秀曰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存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

而能從視聽敬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汨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此出信哉○李氏杞曰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程氏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傳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黄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峙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陳氏櫟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

漏乎又案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眞氏曰勿云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姚氏舜牧曰肅又哲謀聖然後盡得恭從明聰睿五者之能事然後完得貌言視聽思五者之本來

案　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曰閑邪則視聽爲要持敬則貌言爲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集傳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孔氏穎達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

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敎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爲次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王氏安石曰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林氏之奇曰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

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四曰司空者。度土居民之政也。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是也。五曰司徒者。敎民之政也。如學校選舉之類。是也。六曰司寇者。立法懲姦之政也。如五刑之屬。是也。七曰賓者。交際酬酢之政也。如冠婚喪祭鄉飲相見之類。是也。八曰師者。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是也。○朱子曰。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呂氏祖謙曰。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

【集說】禮記王制。自冢宰制國用以下。至司寇。其序政與此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司空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興民之德。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敎而升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惟賓師二者。洪範先於後。王制序於前。蓋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養敎之後。王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集傳】歲者。序四時也。陳氏師凱曰。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序。而後歲功可成也。月者。定晦朔也。陳氏師凱曰。晦爲前月之終。朔爲後月之始。每於日月所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矣。日者。正躔度也。陳氏師凱曰。躔者。日行於度也。日行每與月爲一月。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尚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於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日月曰歲。皆可協矣。星。經星緯星也。陳氏師凱曰。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仰觀而識之。後倚北極。前定昏旦二中。伺察五緯晨夕遲疾順逆伏見彗孛流隕。皆謹視之。以奉天戒。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陳氏師凱曰。自玄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度。以追計其所會。而定晦朔弦望。必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曆數者。占步之法。沈氏澣曰。占者占候。步者推步。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程氏若庸曰。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曆者也。○鄭氏曉曰。注中序字。定正字。占步字。皆屬人說。所謂以人而合天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程子曰。古之時。分職主事。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典謂之四岳。於周乃分爲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程氏若庸曰。曆象日月星辰。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吳氏澄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朔晦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乜攷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

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曆數之紀○陳氏雅言曰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月者紀月行之數故居二日者正天與日月之躔故居三星者在天之象辰者在天之舍故居四四者皆係於天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數以稽之有曆以紀之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不著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於天者也歲月日星辰此天道之所有曆數此人事之所不可無○申氏時行曰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也○鄒氏有光曰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

[案] 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曆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曆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民此從古帝王之良法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集傳] 皇君（朱子曰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陳氏櫟曰卽第九疇之五福）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呂氏祖謙曰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

曰禹錫玄圭皆下錫上之詞）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蔡氏元定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

[集說] 劉氏彝曰天地之於物也能生之而莫能終而遂其性也能終而遂其性者聖人也天地之於人也能性之而莫能化而一於善也能化而一於善者聖人也非聖人則不能成天地造化之功非天地則不能成聖人皇極之治其道相參其能相須其力相敵故曰三才也○蘇氏軾曰至而無餘謂之極○馮氏當可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爲九○林氏之奇曰箕子之陳九疇其八疇皆詳言其所以爲是疇者獨於皇極一疇不言其所以爲皇極而遂言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蓋自五行至五紀卽聖人所以建皇極以敎民者非是於數者之外別有皇極也自皇建其有極至於爲天下王皆是聖人建極以敎民之事其文

此於諸疇最爲詳備蓋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共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舉而措之以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蘊在於此故箕子反覆爲武王陳之其義無所不盡也○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

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爲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王氏充耘曰斂五福以錫庶民豈直有斂散之迹哉大槩有道之君立乎其上則自能措世於治平民皆飽食煖衣入孝出弟有壽康而無郚夭者是果誰之力哉謂非其君有以致之不可也董子所謂人君正心以正四方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者此即建極斂福錫民之謂

【案】易有太極則萬物之本根此皇極則兆人之標準太極理之在天者也皇極理之在人者也在天者終古無所加損在人者則非聖人得天子之位立人類之宗其道固有所不行是故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於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集傳】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集說】陳氏櫟曰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

與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陳氏雅言曰人君在上而能示之以大公至正之道則臣民在下相率而爲大公至正之行此孟子所謂君正莫不正者也作極與建極微有不同建者植立之謂作則有鼓舞振起之意匡直輔翼提撕警覺之意欲其無一時一事之不作也○沈氏瀚曰淫朋比德皆偏陂好惡之生於心與偏黨反側之害於事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集傳】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

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卽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

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集說 許氏衡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材。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便自能圓成不偏。○陳氏雅言曰。好善見於色辭。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者也。時人。卽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與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王氏樵曰。此以庶民言。有猷有爲有守。是一項人。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一項人。所謂氣稟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遲速。不可一律齊者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造就。所謂逐一做道理區處者也。○有猷如子貢。有爲如子路。有守如原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集傳 煢獨。孔氏安國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孔氏穎達曰。寵貴之人。位望高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集說 蘇氏軾曰。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在於爲善矣。○申氏時行曰。以其微而棄之是卽虐之。不知所以懲之。是卽畏之。○歸氏有光曰。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集傳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

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纂說】蔡氏元定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猷曰上一節是廣大以獎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陳氏雅言曰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此富之祿之雖所以爲君子計而實所以爲斯民計也○王氏樵曰使羞其行者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蓋才智施爲得於天資而涵養踐履成於學力人之實行易於不足故以羞其行言也○福不可以靳予亦不可以濫加遣就之權其不可不謹者又如此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集傳】偏不中也陂王氏樵曰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陳氏經曰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反倍常也側不正也王氏安石曰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顏氏錫疇曰以其爲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曰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申氏時行曰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曹氏學佺曰會極歸極卽上文錫汝保極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呂氏祖謙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

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怳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集傳】林氏之奇曰建極者如北辰之居所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則如衆星之拱北辰也○朱子曰無

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反覆說。○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許氏謙曰。無偏陂好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道路。勸辭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辭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歸其極。皆至於蕩蕩平平正直也。○陳氏櫟曰。六王字。卽指皇極之君。義道路。卽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猶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會合于君所建之有極。結蕩義六句。歸宿于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陳氏師凱曰。此章上六句用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下六句用王字者。所謂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陳氏雅言曰。會極者。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與極猶一也。歸極者。如行者之到家。食者之得飽。與極爲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集傳】曰。起語辭。夏氏僎曰。曰字。箕子更端之言。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王氏樵曰。本天命人心之正。切彝倫日用之常。乃天下之常理。推之四海而皆準。俟諸後聖而不惑。乃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集說】蘇氏軾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粗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彝訓。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陳氏雅言曰。聖人在上。旣建極而以身教于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于天下。蓋身教者。亦以躬行踐履之實。言教者。使其歌誦吟詠而得。二者不可偏廢也。天下惟理爲至常。惟理爲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故謂之大訓。是理也。本之於天。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言而不異於降衷之理。是豈可以君之訓觀之哉。乃天之訓也。天者。其不言之聖人。聖人者。其能言之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申氏時行曰。天之理妙於無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卽陰隲之化。其所以敎治百官者。卽相協之深意也。豈不爲天之訓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集傳】光者。道德之光華也。潘氏士遴曰。不曰德曰光。就其接民者言。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申氏時行曰。訓者。諷詠而紬繹之謂。行者。佩服而踐修之謂。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曹氏學佺曰。庶民如此。有位者可知。

【集說】王氏充耘曰。上言人君立敎。一本於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於君。君代天立敎。但知有天而已。庶

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〇陳氏雅言曰譬之水焉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庶民則未免少有查滓者也譬之鏡焉天子之光則如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昏翳者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其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其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之化也所

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集傳】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林氏之奇曰：即皇極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陳氏櫟曰：習俗之偏，以彊燮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

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集說】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范氏祖禹曰：治天下者，不過三德，曰正直，剛柔而已。不剛不柔曰正直。正直者，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如經云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克。○林氏之奇曰：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至民用僭忒，則釋一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世之平康，則剛柔皆不可偏勝，而正直之用於是爲宜。然世不能常平康，而有所謂彊弗友燮友之時，則德亦不可以常主，不剛不柔，而必有所謂剛克柔克以禦之。此所以有三德之不同，而其用之亦各有其時。是猶持權衡者，未嘗不欲其平，然而不能無低昂也。抑其昂，舉其低，然後不失其爲平。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亢且懦，則其違中道遠矣。是必將有以抑其過而引其不及，以歸於中道，此聖人之善用權也。○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程氏若庸曰：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陳氏師凱曰：正直即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平康即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謂家用平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邵氏寶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云者，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也。地云者，中庸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謂也。

〔案〕三德者。所以宜民善俗。協之于中。當重教化上。而刑賞自兼用之。宋元諸儒。大槩從世道上說。如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似說向一邊去。鄧氏兼世與人與地言之。其義較備。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集傳〕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陸氏德明曰。玉食。珍食也。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司馬氏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林氏之奇曰。此三者繫於人君之所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有以操縱予奪以用此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此三德以爲皇極之用哉。○唐氏聖任曰。以九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申氏時行曰。玉食是四方九州所當貢者。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集傳〕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也。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集說〕黃氏度曰。三德論卿大夫之變。至春秋。大夫卒擅諸侯之國。作福作威玉食害家凶國。悉如箕子所言。陵夷至於戰國。世變極矣。自洛書之道不傳。變遷不可止。○陳氏櫟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申氏時行曰。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

俗。自諸侯大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大臣法。然後小臣廉。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害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集傳〕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孔氏穎達曰。建亦立也。然後使之卜筮也。蘇氏軾曰。卜筮必立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禮春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華氏掌共燋契以待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所擇以建立其官，而命以卜筮之職者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歲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蔡氏元定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於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王氏肯堂曰：太極動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卜兆有五，象五行也。卜卦有二，象陰陽也。皆所以紹天明而前民用者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集傳】此卜兆也。王氏安石曰，以龜占象之謂卜，以火灼龜其象可占之謂兆。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坼，其坼相交也。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璺坼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朱子曰：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蓍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蓍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卽龜，用二，卽蓍。○陳氏師凱曰：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名體爲經也。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申氏時行曰：此列五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於食墨之餘，象數顯於坼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疵錯亦可以知凶。稽疑於卜者，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案】孔氏穎達曰：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旣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氣連蒙闇也。項氏安世曰：落驛希疎之意，氣不連屬之貌，與絡繹字不同，絡繹則是連屬不絕也。

【案】傳絡驛不屬，絡驛之絡，注疏作落，而云落驛希疎之意。項氏安世遂辨此二字不同意。然傳文云絡驛不屬，

並非連屬不絕之意，則字雖異而意則同也。意古落絡字通，故莊子落馬首，以落爲絡，而漢書藝文志云血脈經落，亦以落爲絡也。疏旣以雨霽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以蒙爲氣相屬，落驛爲不相屬，其說亦有理。則蔡傳所云絡驛，疑卽以絡爲落，作希疎之義，非連屬不絕之意也。

曰貞，曰悔。

【集傳】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蔡氏元定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僖十五年左傳，秦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疏云：筮之畫卦，從下而始，故以下爲內，上爲外。此言貞風悔山，知內爲貞，外爲悔。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蔡氏元定曰，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

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注曰。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俱不動。故曰皆八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動乎外。豈皆有悔哉。而以外卦爲悔者。悔生乎動故也。○朱子語類。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曰。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做此。○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朱子曰。是如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客。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

〔附錄〕項氏安世曰。竊以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爲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

〔案〕夏商以前。質易卜或未盡卦變之法。故止用貞悔二者。項氏之說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集傳〕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王氏肯堂曰。人事。指方來而未然者。有過差。則其事不可爲。無過差。然後可爲也。

〔集說〕朱子曰。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行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申氏時行曰。衍忒。卽是稽疑。推行。非待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集傳〕凡卜筮。必立三人。孔氏穎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杜注。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筮有連山歸藏陳氏師凱曰。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周易者。非是。蔡氏元定曰。知舊說非是者。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也。○程氏若庸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爲重。而龜爲尤重也。○申氏時行曰。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三人皆以爲吉。固斷乎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凶。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三人皆以爲凶。固斷乎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

集說 孔氏安國曰。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蘇氏軾曰。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蓍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胡氏一中曰。殷人尚鬼。而箕子必先謀及乃心。未嘗專事鬼也。且易之爲書。爲卜筮設。大傳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言天地賴聖人參贊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明而謀之於人。幽而謀之鬼神。不自謀以爲能。故百姓皆與其能。即衍忒之意也。苟不決之人已。而但決之鬼神。惑之甚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孔氏穎達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集說 孔氏安國曰。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集說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集說 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金氏履祥曰。人謀能料可否。若氣數推移。則惟龜筮知之。故共違於人。雖人謀皆從。未可爲也。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杜氏預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陳氏師凱曰。僖四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集說 孔氏安國曰。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呂氏祖謙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安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有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我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靜而不爲則吉。動爲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顯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集傳 徵。驗也。廡。豐茂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余氏芑舒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林氏之奇曰。五者各以時至。無過無不及。各得其多寡先後之序。○吳氏澄曰。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孔氏穎達曰。下言百穀用成。此言庶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王氏安石曰。庶草者。物之尤微而莫養。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養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鄭氏康成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吳氏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揞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王氏樵曰。以陰陽大意相對。則燠爲木而寒屬金。亦自無疑。思爲四事之主。風行四氣之閒。土旺四時之季。此自相符。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林氏之奇曰。陰陽之氣。運於天地之閒。往來屈伸。有此五者之變。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于四者之閒。皆天地之所以化育萬物者也。○朱子語類。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

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閏二年左傳曰。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第相屬。○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為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為六。則遂以此時字為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為四端。加一信字。則為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為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五者備敘。則庶草蕃廡。即下文之休徵也。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也。○自五行而

下。得其道。則有眾休之徵。失其道。則有眾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游氣之發散飛揚者為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為之。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集傳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集說 王氏安石曰。極備極無。饑饉疫癘之所由作。故曰凶。○林氏之奇曰。此五者之氣。苟不得其序。而為過不及焉。皆凶之道也。○朱子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申氏時行曰。極備而傷於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於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於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世。是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集傳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吳氏澄曰。禎祥曰休。）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

咎徵（吳氏澄曰。災沴曰咎。）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集說 劉氏彝曰。一德正於中。則五事治於外。一氣正於中。則五氣順於時。以形而言之。則各宜類舉。聖人觀之。所以念已致之得失也。以德而召。則不可以形拘。聖人行之。所以應天道以淵默也。○林氏之奇曰。人君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至於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則夫陰陽二氣。見於雨暘燠寒風者。各以其時。所著見者。無非休徵也。然聖人雖有召和致祥之道。可以取必於陰陽之不乖者。而其所以警戒修省之心。則不可忘也。

是以其所念者不獨休徵而又有咎徵焉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蚤夜以思去其所以咎而反之於休則其徵莫不各以其序矣故五者之咎雖聖人之所必無而其徵則不可不以之省也○五事之與五氣雖各以其類應然聖人之修五事以為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者又豈務為表暴之飾以彊之於其外哉其肅乂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所固有之物則其充實輝光之發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其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固不足以與此○朱子曰今人讀書粗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是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

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泥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喫棗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棗如煎藥合用棗子幾個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事必有是應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荊公又卻要一齊都不消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說了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之說固不可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

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舉竊以為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姑歸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恆雨恆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恆暘恆燠恆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槩如此○蔡氏元定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

而自為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陳氏大猷曰天地之閒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消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金氏履祥曰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言恆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王氏樵曰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之得失而八政之屬凡事皆在其中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敬之一言又五事之樞而建極之本也人之五事與天之雨暘燠寒風俱出於五行故相為感應庶徵一疇古人燮理陰陽之實事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集傳】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潘氏士遴曰。卿士執政之官。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潘氏士遴曰。師長尹正。謂諸有司。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集說】曾氏鞏曰。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黃氏度曰。五紀庶徵。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朱子語類問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陳氏櫟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於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師尹放此。卿尹不言省。蒙上文也。

【案】此王與卿士師尹所省。分歲月日。亦是大槩言其職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一日閒暴風損禾稼。其風則一日也。其所損則關月與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與王者乎。看來過有咎徵。各不相諉。究之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耳。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集傳】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集說】申氏時行曰。百穀成。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也。治道明。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明揚。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平康。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貫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也。王與卿士師尹。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姚氏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集傳】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胡氏一中曰。言雖小而不可易也。其月令春行夏令之謂乎。

【集說】朱子曰。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為咎徵。○王氏肯堂曰。休徵先大後小者。見休徵之效。必關於一歲。善必積而後成。咎徵先小後大者。見咎徵之害。初起於日月。惡雖小而可懼。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集傳】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

者畢星。孔氏穎達曰。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漢志言軫星亦好雨。陳氏師凱曰。此雨字誤。漢志作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孔氏穎達曰。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孔氏穎達曰。夏至去北極六十七度。南至牽牛。去極遠。孔氏穎達曰。冬至去北極一百十五度。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孔氏穎達曰。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孔氏穎達曰。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陳氏師凱曰。此皆漢曆然也。每歲有差。蔡氏引之。亦示人以曆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夏者如此耳。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陳氏師凱曰。此亦從漢志。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陳氏師凱曰。南字衍文。漢志無南字。則多雨。孔氏穎達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

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姚氏舜牧曰。假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王氏安石曰。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集說 王氏安石曰。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沈氏括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朱

子語類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譴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二十八宿環遶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案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論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蔡氏元定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旣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於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余氏芑舒曰庶徵不言曆數者曆數所以推天運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其進退飛伏有出於曆數所推之外者矣

【案】月爲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記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蓋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於四時之閒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說者皆謂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蠶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蓋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故旣經緯日星以佐四時寒燠之令而又專司山川風雨胎育羣陰記禮者之言正與洪範相表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集傳】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孫氏覺曰形康而心寧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邵氏寶曰命者所得於天盡其所得於天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集說】王氏安石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曾氏鞏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於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林氏之奇曰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

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一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與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朱子語類。問皇極五福。卽是此五福否。曰。便卽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卽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壽富康寧而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集傳】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陳氏大猷曰。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集說】朱子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許氏謙曰。五福六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於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於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斂福以錫之也。其予奪蓋可與天同。切不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於皇極之建不建也。○歸氏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者。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總論】曾氏鞏曰。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生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

疑。以審其吉凶於人。[illegible]。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於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也。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項氏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截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眞氏德秀曰。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

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旣失性火
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
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
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禹繼而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
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
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
因次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卽所謂
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
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
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
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
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五
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
次身心旣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旣
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旣得其安矣又有司
徒之敎焉敎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

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
民政旣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
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
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
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
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
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王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
治否出谷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
循法無使頑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
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己而後謀之於人人不
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
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
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而暘燠
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
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
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

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
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
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
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
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
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蓍龜也（）董氏鼎曰天地之
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
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
不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
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卽人以驗諸天者也
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
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
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
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
常卽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第十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旅獒

集傳 西旅貢獒。孔氏穎達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西旅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獒以表其誠太保召公深慮武王之志漸怠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諫於王以爲不當受也○吳氏德秀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

德猶累土而成山一簣虧而全功俱虧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頓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集傳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案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朱子曰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陳氏師凱曰史記注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此旅獒之本序。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林氏之奇曰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道於外域而受旅獒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

欲寖廣矣此所以諫王也○張氏九成曰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詔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呂氏祖謙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邱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於一念之微志金與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霜指折勝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王氏綱振曰曰厎貢見本是獻忱原無寵何曰厥獒見本一方物不是珍奇但召公爲慮未然視無形聽無聲事君如事父耳。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集傳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

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孔氏穎達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言無異物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明王於所貢之方物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有用之物也○陳氏櫟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陳氏雅言曰四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邇兼指中國之內而言○王氏肯堂曰慎德言德已盛大而猶不敢忽於細行之謹惟恐怠心之生於忽也所謂念無妄動而猶不懈於操存事無過舉而猶不懈於細微是也不敢以異物來貢者知明王能謹德必能謹好尚而不敢以玩物瀆之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集傳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孔氏穎達曰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集說 黃氏度曰以物為分賜蓋以四方畢獻誠有輔佐之功不敢獨饗也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後可○朱子語類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呂氏祖謙曰聖人公天下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等差自親及疎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陳氏經曰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所以示錫予之恩于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於九鼎○金氏履祥曰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也○申氏時行曰異姓之邦視君德以為從違者也頒之以方物使之盡藩宣屏翰之責而無廢其職教天下知有忠也伯叔之國視君德以為親疎者也分之以寶玉使之篤水木本源之思而益厚其親教天下知有孝也此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之心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集傳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顏氏錫疇曰狎者與之暱也侮者禮之倨也一是視為私人一是忽為易與狎侮君子則色

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引言之。○林氏之奇曰：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周旋中禮，尚何狎侮之有？既不自侮，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為之竭其謀慮，小人所以為之致其筋力。君子小人，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狎侮之私，由德薄心盈而驕矜乘之也。謹德之至，則敬恆勝怠，義恆勝欲，故盛。○陳氏櫟曰：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

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耳，安能得其盡力？必如文王庶民子來，方為盡其力。○王氏肯堂曰：德盛之人，心無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以入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集傳】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集說】林氏之奇曰：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此百度所以惟正也。○王氏炎曰：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為主，而心為所役，則物交物而為所引，百度何由而正？○王氏樵曰：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須心為主，不可為耳目所役。事之可為不可為，一斷之以百度之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為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於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為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集傳】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集說】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陳氏櫟曰：喪志則亦必喪

德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修德者。○王氏樵曰：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申氏時行曰：此申上二節玩人玩物之害，以見不可不戒也。狎侮則不特無以盡心力也，始焉德未盛而玩人，卒至併其未盛之德而喪矣。役耳目則不特百度之不貞也，始焉心役於物而玩物，卒至心之所之，無不失正而喪之矣。戒是二者，則敬以勝怠，義以制欲，而德其有不謹乎？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集傳】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呂氏祖謙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也○王氏樵曰志以道寧則知止有定此存乎中所以應乎外也言以道接則非禮勿聽此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王氏肯堂曰感物而發者已之志也必乘其時發而省察之使皆發於天理之當然而不涉於人欲之危是之謂以道而寧數奏於廷者人之言也必即其所奏而揆度之必合於天理之公而不徇於己私之偏是之謂以道而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集傳】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爲無益奇巧世所希有故爲異物諸是妄作皆爲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爲異物○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楚語晉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眞氏德秀曰爲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胡氏士行曰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金氏履祥曰上文因玩物而乙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此段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王氏樵曰此一段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汎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寶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王氏肯堂曰人主好奇異而奇異之物雖必不可至者天下爭思中其欲而竭力奉之若移此心惟好乎賢則賢人又何不至乎第患好之不專猶弗好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集傳】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謂小物一簣指受獒而言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林氏之奇曰太保拳拳之意旣盡於此矣故又嗟歎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愼德其於蚤夜之間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夫苟以細行爲無益於德而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爲大德之累也必矣爲山假設以見其意耳蓋武王之心必自以爲威德之盛矣雖紂

一槩未足以爲損也。太保則謂損盛德者。惟在夫此而已矣。此其進諫之本心也。○朱子語類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矜惜持守之意。○呂氏祖謙曰。當於一嚬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足。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陳氏經曰。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是純亦不已之意。○陳氏雅言曰。一篇以慎德爲綱領。而此之夙夜罔或不勤。又慎德之工夫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集傳】信能行此。王氏日休曰。茲謂此一篇之言。謂誠能行此言也。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太保既以是訓王。厥後凡四夷所獻。中國所受。一如太保之訓。觀肅愼氏楛矢之類。可以見矣。所謂允迪茲者也。周之子孫。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信乎其世王也。夫却一獒之獻。亦細事耳。而世王之兆。實見於此。則知夫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以爲社稷無疆之休者。蓋不在大也。○胡氏士行曰。允迪非姑言之而已。茲一念也。民業之安。王業之所係焉。其本至近。其效至遠。此召公所以拳拳也。○王氏樵曰。允迪者。以誠懇惻怛之心而身體之也。生民保其居。是由吾一念之常慎。則幾微毫忽之間。無足以遺害於民者。故得各

安其生也。惟乃世王者。一念常愼。則幾微毫忽之間。皆足以垂範於後。而子孫法之。可以永守王業矣。○王氏肯堂曰。修省於一身者甚小。而貽福於天下者甚弘。抑節於一時者甚微。而燕翼於後世者甚遠。

【案】林氏之奇曰。范內翰曰。聖人能從諫於未然。賢王能改過於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慮已而納之。是從諫於未然之時也。○董氏鼎曰。前則告以愼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獒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已明矣。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者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金縢

【集傳】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集說】郝氏敬曰。學者讀金縢。伹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禱代。惟知

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集傳】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蘇氏軾曰弗豫猶言不懌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集傳】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

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附錄】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陳氏櫟曰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

【案】孔傳以穆爲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集傳】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有請命代死之志是出於中心之誠雖同時如太公召公亦不使之知故託辭以告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集傳】功事也孔氏安國曰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

所立之地也孔氏穎達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鄭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林氏之奇曰漢孔氏曰璧以敬神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爲贄案下文曰屏璧與珪則圭璧似皆以祈神非執桓圭以爲贄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

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

【集說】程子語錄。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時氏瀾曰。周公之卜。但公家自擧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太王王季文王。當在昭穆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爲壇墠。周公所以特爲壇墠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也。○陳氏經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集傳】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王氏肯堂曰。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値。故云遘。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案死生有命。

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之諱也。蓋始於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以長子繼世而有天下也。○朱子語類。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時氏瀾曰。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也。

【附錄】朱子曰。有丕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陳氏櫟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故疑于天之下有缺文。若依語錄用晁說。則二句文意渙然矣。

【案】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父人鬼而言。但于天

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再日詩書及此。則取晁氏之說。以丕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一句緊相承接。茲無缺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詮經耳。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集傳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集說 時氏瀾曰。周公自思。惟材之與藝。恐猶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此公之實言。○蔣氏悌生曰。周公勞而不伐。讓莫如周公。此對三王在天之神。自伐如此。何也。家國事重。一時愛兄之心勝。矜伐謙抑。所不暇計。此乃聖人惟德動天處。未可以輕易議之。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集傳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以其身能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元孫受命于帝庭以有天下。敷布其德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土。或爲天子。或爲諸侯。使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則是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此所以欲以旦代某之身也。○王氏樵曰。天下初定。民心易搖。武王一身。下則子孫黎民。所賴以安定。上則先王廟祀。所賴以依歸。三王若不任其保護之責。而使天降之寶命一失。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感動三王。最在此數語。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集傳 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屛藏也。屛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集說]蘇氏軾曰。周公之禱。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張氏九成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姦之窺。危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之畔。周公之先見微矣。○呂氏祖謙曰。此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

[集傳]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幷是吉也。

[集說]王氏柏曰。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林氏之奇曰。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皆吉。故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二龜旣皆相因矣。則又以占書而考之。於是啓其鎖籥。觀其所藏之占書。亦吉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卽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也。

[附錄]朱子曰。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時氏瀾曰。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集傳]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集說]薛氏肇明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然證以詩之語。則卜者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附錄]曹氏學佺曰。先儒因新命于三王。卽疑上文能多材多藝以事鬼神。非指天言。亦不必如此拘泥。古者人君祀天地。必以祖考配享。其有所禱于天地。亦必藉祖宗之靈以爲之請。蓋天至尊。不敢唐突。而祖宗至親。殆可以情告也。謂新命于三王。卽新受命于天。可。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集傳]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孔氏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案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旣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林氏之奇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旣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孔氏穎達曰。旣告神。卽是國家舊事。

其書不可揭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

集說 程子語錄。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悟之乎。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林氏之奇曰。公自壇墠歸之明日。而武王遂已瘳矣。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朱子曰。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集傳 管叔。地理今釋。管國。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集說 朱子曰。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番氏士遴曰。流言者。自東土流於王國。使成王不知

言之爲誰。後世所謂蜚語也。不利孺子之言。出自管叔若武庚雖包藏禍心。而猶觀釁未啓。故史只著二叔罪案。

附錄 朱子曰。管叔及其羣弟。至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集傳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集說 項氏安世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閒而作。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

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為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為管叔之罪也衆論既明於下則漸可開曉成王之惑周公於是自作鴟鴞之詩極道家國之艱難心迹之勞悴以冀王之察已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為非者蓋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也○朱子文集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説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説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金氏履祥曰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侵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從辵從并皆屏避之義

附錄 孔氏安國曰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朱子語類董銖問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音辟為避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説竊謂周公之誅管蔡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曰辟字當從古注説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集傳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穎達曰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罪人斯得或以為管蔡或以為周公官屬如何曰非也管蔡既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而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所謂居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

附錄 孔氏安國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孔氏穎達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來故二年也○朱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集傳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吝之根本也

附錄 孔氏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旣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子曰于後公乃爲詩至誚公公旣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爲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集傳 王與大夫盡弁孔氏穎達曰皮弁是視朝服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孔氏穎達曰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案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旣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之藏書于金縢也徒以是事不得不藏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之必將啓緘以卜之也成王之啓書于金縢也亦以其將卜之不得不啓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啓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爲哉○焦氏竑曰雷電風而不雨乃逆氣所感王天之動威以彰公德處可見向也流言居東雖不免乎人心之危疑今則風雷變動終難掩乎天心之公道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

集傳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卽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集說 黃氏度曰二公知周公爲武王禱而不知其爲請代能陰相成王不詣周公而終不敢使成王迎周

公周公之忠終當有以感動成王者雷風之變固非意料之所及也○時氏瀾曰周公之卜二公何爲不知當時周公旣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卽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亦是孰使之然故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集傳】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旣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案鄭氏詩傳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昔公竭其勤勞於王家至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至誠於社稷也如此而我以幼沖之質乃不及知此成王自反之言也今爲此言則旣已知之矣其所以知之者則以上天動雷電之威以顯周公之聖德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集傳】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逆公卽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旣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以逆公爲我國家之禮所宜比其至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爲祭謝天誤矣○吳氏澄曰王出郊以迎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凡大木爲風所拔者旣顚仆於地矣則合衆力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始終以見未穫而禾偃旣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

【附錄】朱子曰王執書至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總論】王氏樵曰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以旦代某之身一爲周家大業一亦爲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乃瘳又四年而崩成王纔年十二耳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於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同德以身任天下之重而豈知管蔡不平於旁武庚伺釁於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或以成王終不悟爲疑未足以知聖人之事

也天理人事不閒毫髮周公之事人事已無不盡王心已必回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致故至於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

【附錄】陳氏大猷曰豳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爲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三年而後始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國家之事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從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敢顧一已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邪迨夫三監伏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遷就牽合○陳氏櫟曰我之弗辟朱子初主孔注甚力後改從鄭說特與九峰言之固宜其用師說而不敢違也然證以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接流言下與此之弗辟接流言于國下一也在彼可以致辟爲刑辟在此何不可乎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審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矣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也首尾闊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耳

【案】金縢篇孔安國據大誥序三監淮夷之叛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爲東征又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故我之弗辟注曰辟法也此與豳風鴟鴞篇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爲避而分居東爲二年東征爲三年於是紀年紀事參差不同矣朱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釋書則從鄭氏箋詩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年然鴟鴞詩注究未嘗改則讀金縢者未可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辯論未決今亦節錄兩存以俟考焉

大誥

【集傳】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幷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幷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集說】陳氏經曰使二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爲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陳氏櫟曰傳避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集傳】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朱子曰。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爲至。故音的。聲非也。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集說】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林氏之奇曰。攻雖總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必稱王命以告之也。○眞氏德秀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金氏履祥曰。此言成王以幼沖嗣位。㳫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集傳】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陳氏大猷曰。度水曰涉。渡訖曰濟。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集說】○孔氏安國曰。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度。言祇懼。○孔氏穎達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呂氏祖謙曰。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爲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於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王氏安石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

【附錄】○朱子語類。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

【案】王氏之說。以用字屬下句。朱子嘗取之。蔡傳仍屬上句讀。則以二孔注疏分明。不欲更改耳。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集傳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陳氏大猷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翼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集說 孔氏安國曰。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孔氏穎達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呂氏祖謙曰。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爲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旣用於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附錄 王氏安石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卽天命也。○朱子語類。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

案 王氏之說。以用字屬下句。朱子嘗取之。蔡傳仍屬上句讀。則以二孔注疏分明。不欲更改耳。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集傳 腆。厚。林氏之奇曰。蘇氏以腆爲厚。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曰。不腆敝邑。則腆字固當訓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旣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呂氏祖謙曰。反鄙之鄙。如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有三叔流言之疵。民將不安。武庚知之。故其言曰。我將紹我湯之業而光復之。殷旣復則反以我周家爲鄙矣。武庚以叛亡之餘。而有反鄙我周邦之言。則其志不小矣。縱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患。此所以不可不征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集傳 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幷吉也。案上文卽命

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武庚旣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將欲伐叛。而賢者卽來。言人事先應也。○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林氏之奇曰。民獻與益稷所謂黎獻同。將興師動衆以討不逞之武庚。而十夫以賢能之才。爲我左右之助。則我所有之大事。固爲休矣。及其灼龜以卜師之勝負。則三龜又皆并吉。民獻有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家有必勝之理。而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而不征也。○楊氏時曰。惟至誠爲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簪之謂也。○陳氏櫟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誥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也。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稱十夫。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集傳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集說 陸氏鍵曰。此非國家誅叛之大典。不足憑。而反憑冥冥之卜也。蓋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絕。則取決於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逋亡播遷之餘孽耳。又何論艱大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集傳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林氏之奇曰。與害幹害否之害同。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集說 時氏瀾曰。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申氏時行曰。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以輕舉。民不靜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集傳 造爲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孔氏穎達曰毖勞也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成王自責以爲我以一身而負艱難之責則其毒民以興師者豈爲一己之故哉我之

興師既非徇一己之私憂凡欲聿追來孝以光大前人也則爾羣臣其可以徇私臆而不念天下之大謀與我合謀同心共底安平乎故成王以此而責之也○陳氏櫟曰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艱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覷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爲不義大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集傳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武王之克商既獲仁人又加之夢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天下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況又卜之吉哉天人之應亦如武王之世則我之征武庚不獨成寧考之功亦所以述寧考之事也○呂氏祖謙曰天之明示威畏乃欲輔弼我之基業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天雖降威不敢自沮此周公之自強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集傳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

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
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
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
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
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
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
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
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

乎。案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
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武庚之叛。是天之閟塞以使我毖恤。
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疢疾
之中。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我其敢不極盡
而使無遺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乎。○卒寧王圖事。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者。蓋欲紹隆基業以繼前人之成績
也。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者。蓋欲永膺歷數以繼武王之
美命也。唐孔氏曰。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推言
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丁寧以勸民耳。此說是
也。但不當以寧王為文王耳。○王氏樵曰。既言寧王。又
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
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蓋互言之。大抵寧
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為事。而成功於時。受休於天者。今

適不幸有武庚之亂。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
不終。前休有不畢矣。不說事之咎。我固不敢辭。爾舊人
與寧人。昔日同功一
體者。亦何以自解乎。

【附錄】朱子曰。諸家棐字竝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
書顏師古注云。棐與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
字義。○許氏月卿曰。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辭。考
之民可見天意。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
天意也。○陳氏櫟曰。以寧王寧人為文王。固非。以前寧
人為武王舊臣。亦未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
指為
武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

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
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集傳】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
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
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孔氏穎達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
始殺草也。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孔氏穎達曰。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況
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

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集說】孔氏安國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

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時氏瀾曰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集傳】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集說】胡氏士行曰肯堂構之喻以自責此民養之喻以責邦君御事○王氏樵曰意邦君御事以王宮邦君室爲言者頗以管蔡爲難耳而成王言譬之有友來伐其子則爲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爲是而不可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

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集傳】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

昔亙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蓋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集說 孔氏安國曰。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王氏樵曰。迪知上帝命者。心與天運自然合理者也。知天命不易者。未能眞知而不敢不信者也。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天命如此。眷佑有周。卜從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作亂。不可不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予翼。朕卜并吉。天之棐忱亦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一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亦尚不違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以昔時奉法之心。爲今日順天之義。則與迪知者雖有閒。而與爽邦者實同功矣。

附錄 ○孔氏安國曰。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孔氏穎達曰。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此是賢人。賢人既來。是必克之效也。○林氏之奇曰。武庚之亂。神人之所共怒。而邦君御事乃以爲不可。此十人奮然而來。皆以爲可征。則夫十人者蓋哲人也。十人之所以爲哲人者。以其能迪知上帝之

命故也。○陳氏櫟曰。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十夫十人。前後相應。

案 十人迪知上帝命。與民獻有十夫予翼。蔡傳前後詮解不同。然諸儒皆從孔傳。以十人卽是十夫。蓋此節經文。未嘗明指武王時事。周公在十亂之中。亦未必自占及此。似舊說可並存以參觀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集傳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我之長念。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如田畝之終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不誅。則爲不終朕畝矣。武王伐紂。其誓師曰。除惡務本。正如此終朕畝之謂也。天使我周家仗大義以滅殷者。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長享天下也。○曹氏學佺曰。武王伐紂而封武庚。不忍絕之也。武庚叛。是自絕之矣。惟其自絕。故天亦絕之。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集傳】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盡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幷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盖如此。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集說】眞氏德秀曰：此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畏殺，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幷吉，是天寳命，我所不可違，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惟若兹，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專恃於卜也。○陳氏櫟曰：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況今卜又幷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僭差，卜之所陳盖如此。此總承前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東征也。

【總論】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

然他作此書，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叛，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宗社爲墟，寧不動心，兹固叛心之所由生也。盖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董氏鼎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幷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illegible]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三

微子之命

【集傳】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問於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孔氏穎達曰。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又安得牽羊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林氏之奇曰。微子之篇曰。詔王子出迪。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雖去商。亦遯於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微子既歸於周。但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使武王之命殷後。擇其賢而立之。則必以箕子微子先於武庚矣。然所以立武庚爲商後者。非二子之讓而後立之也。武庚紂之嫡子。舍而不立。尚誰立哉。惟武庚與三叔同惡竊發。周公既已東征而誅之矣。則殷命自此而黜焉。序所以先言成王黜殷命而殺武庚。然後繼之曰命微子啓代殷後也。蓋武王之立商後。則因其故都。至成王之封微子。則始國於宋。樂記曰。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唐孔氏曰。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命爲湯後。此蓋順樂記之言而文致之耳。未必有所據也。○微子者。殷圻內之爵也。既已封之宋。則當曰宋公。今不曰宋公之命。而以微子之命名篇。猶稱殷爵者。蓋殷臣之客於周者也。故雖爵爲上公。尹茲東夏。而以殷爵圻內之封爲稱號。至於後世子孫。亦皆以微子稱之。非有他爵謚也。

【案】蔡傳以微子封宋爲成王時事。與書序及史記相合。觀經文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自是始封就國之體。或謂武王封微子于宋者。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是也。但記者特詳於論樂。不似書序史記專論微子時事。始末備悉。故陳澔集說云。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樂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于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則亦以蔡氏書傳爲斷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集傳】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

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孔氏穎達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二王。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命以天子

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也。○林氏之奇曰。惟稽古崇德象賢。此總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林子和曰。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則曰象賢。此說是也。蓋非成湯之盛德。有奕世之餘慶。則何以使其爵土之不絕。非微子之賢。則何以繼先人之緒而修其制度乎。○呂氏祖謙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聖人閒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周旣受命。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子。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況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損益之理如循環。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删詩。五篇而已。禮物之不修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集傳】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卽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卽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朱子曰。裔。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子孫之稱。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卽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集說】呂氏祖謙曰。齊聖廣淵。於此識湯德之全體。湯克寬克仁。其開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時氏瀾曰。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不知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模。未有不出於寬。其閒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陳氏櫟曰。湯之寬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卽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卽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文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集傳】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王氏樵曰。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

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膺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陳氏師凱曰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今為歸德府屬河南卽高辛氏閼伯所居商邱也有微子墓地理今釋蔡傳云宋亳在東故曰東夏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宋微子所封以為湯後也此象賢之意

集說 王氏安石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葉氏適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張氏九成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曰肅恭○眞氏德秀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集傳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金氏履祥曰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卽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愼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集說 蘇氏軾曰方武庚叛後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林氏之奇曰立二王之後欲其統承先王故勉之以弘乃烈祖欲其修其禮物故勉

之以慎乃服命欲其永世無窮故勉之以世世享德欲其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勉之以俾我有周無斁○黄氏度曰杞宋一體杞遂微弱不振宋歷春秋為望國與周俱亡微子之德為有傳也○眞氏德秀曰微子既篤於敬矣猶以欽哉勉之欲其敬而又敬也往敷乃訓欲其以修於已者布其教於國人也○陳氏大猷曰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王氏充耘曰宋一諸侯耳如何為萬邦式蓋宋先代之後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有欲學殷禮者必之宋也○孫氏繼有曰王室以國家言故曰蕃一人以君身言故曰毗德在烈祖而微子能光大之曰弘德在微子而後世能憑藉之曰享有民以東夏之民言民之所觀法者在始封之君萬邦以諸侯言諸侯所觀法者在先代之後在微子曰綏位在周家則曰無斁未有周有斁志而宋能綏位者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集傳】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嗚呼者。又嗟歎以重其言也。言我之所以命汝者。其言丁寧反覆如此。則爾之往。卽爾封。惟無廢我所命汝之言。服膺而勿失。則其體莫大於此矣。

【總論】王氏炎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亦無所隱。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竝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眞氏德秀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

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呂氏柟曰。微子之命。義而仁。信而禮。其賢王宜辟之志乎。故自崇德以下。皆言古制也。乃祖成湯以下。言崇德也。踐修以下。言象賢也。往敷乃訓以下。則言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咸休也。故弘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皆統承之事也。愼乃服命。率由典常者。皆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毗一人。俾我有周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

康誥

【集傳】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旣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勖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

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卽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衞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徐氏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

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集說】朱子曰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已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敍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或問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爲武王

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問殷地武王旣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旣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集傳】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地理今釋東國洛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于此史記正義云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

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林氏之奇曰洛邑之地旣爲天地之中故作新之而四方之民莫不和悅而來會也其列爵分土布於九服之國則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莫不咸在也周制爲九服王畿之外五百里曰侯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衛服之外則蠻服矣衛服以內卽禹貢之綏服蠻服以內卽禹貢之要服故其會於洛邑者惟此五者而已○陳氏櫟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以召誥攷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

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暨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七滿年營成周之類。參以召誥日月。脗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强附於此。全不相應。其爲各誥脫簡何可疑者。○陳氏雅言曰。遷都定國之事。非民之和。則不足以有爲。非民力之勸。則不足以有成。然其所以能勸者。皆由於能和也。其心既和。則其力自勸。而況有百工以播其和。有周公以成其勸。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集傳】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集說】吳氏棫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爲尚幼。今吳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王氏樵曰。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爲此丁寧之言。見康叔者爲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諄諄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擧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勸懲之言如此篇者。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集傳】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人君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凡欲其修德以子惠斯民而已。其爲刑罰殺戮。則誠有所不得已焉。董仲舒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則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如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以成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明德者。陽出布施於上之譬也。愼罰者。使陰入伏於下之譬也。明德謹罰。則文王愛民之心至矣。○陳氏大猷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

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王氏樵曰。案罰謂之愼。言輕重適當。不妄加耳。成二年左傳謂務去之之謂。而蔡氏引之何也。蓋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自古聖人明刑之本意也。後世鮮復知之矣。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後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集傳】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暨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之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意邶鄘爲武庚之封而衛卽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惠恤窮民不慢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孔氏穎達曰用可用敬可敬卽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愼罰也○林氏之奇曰論聖人之盛德必

稱其不廢困窮不侮鰥寡者蓋困窮鰥寡人情之所易忽者而仁惠加焉猶不敢侮慢則其深仁厚澤所以覆被斯民者無以復加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祗祗明德之事威威愼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爲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集傳】此下明德也遹述也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林氏之奇曰若說命所謂說乃言惟服是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

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集說 林氏之奇曰康叔之治民固不可不取法於文考然文考必取法於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故既祗

適文王則當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耇成人也殷先哲王商耇成人必取法於古先哲王故既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耇成人則當別求古先哲王也古先哲王必取法於天故別求古先哲王則當弘于天也至於弘于天則無以復加矣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召誥曰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能弘于天則能順性命之理以成其德而可以裕乃身矣○胡氏士行曰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悉見則學問精深衆理該貫道之大原其出于天者裕然在乃身而後王命可以不廢矣○王氏樵曰弘于天之說蔡氏實本程子易傳之意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問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愚謂大畜卽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至于一旦豁然貫通焉斯可以言弘于天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集傳 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

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卽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夏氏僎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瘝乃身敬哉以下卽當敬之事○朱子曰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時氏瀾曰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於爾身耳天心難奉民心難安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此心不

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為弭怨之道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集傳】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集說】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陳氏大猷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陳氏櫟曰：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大學傳引康誥曰克明德，即截上文克明德慎罰一句上三字；引作新民，即此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祖述之。○王氏樵曰：惟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為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於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敘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於殷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於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於汝。此寄託之重，而期望之深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集傳】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集說】蘇氏軾曰：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寘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林氏之奇曰：用刑之道，惟敬故明。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惟盡心而不苟，則既致其敬矣；既致其敬，則其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深淺之量，豈有不明者哉。○金氏履祥曰：過自已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陳氏櫟曰：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

原不殺則爲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眚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與觀之○陸氏鍵曰慎罰之本敬則明明生于敬下舉此二等以見例肆赦賊刑有虞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皆民情變而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加重于罪情而未減于輸情所以儆頑矯枉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集傳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集說 林氏之奇曰蔡告之以敬明乃罰故此以爲有其敘則是汝能明之也判既明則民服矣故天下莫不曉然知上之好惡此所以相戒勅懋勉而莫不和平也然汝之用法必常有不忍人之心而後可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所誠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僞爲哉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爲仁矣○張氏九成曰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棄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勅懋而且和也○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保其民如保已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王氏樵曰明者聽之得其情而處之

當于法也明服情相得而足以服乎人也惟民其勅懋和是人無不服處若有疾以下又是於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觀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爲而畢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且雖有陷穽在前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並其未形之邪與之作士全在保者以此心治民民自躋於善而無不安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集傳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

集說 黃氏度曰刑不得已而用之要爲奉行天討吾何容心焉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劓刵輕又曰丁寧之辭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周官五刑無刵呂刑曰劓刵椓黥劓刵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胡氏士行曰若疾若子以待吾民可也刑可輕刑殺劓刵之乎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集傳】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陳氏大猷曰臬門橛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衞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衞國對言爲外事今案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金氏履祥曰康叔爲司寇載在定四年左傳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寇耳

【集說】金氏履祥曰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於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吳氏澄曰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司之者得其人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舉其輕者言也○陳氏櫟曰用殷罰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以師用殷罰爲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得此爲武王之辭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集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殷家之罰信有倫矣因之要辭固麗於法矣然汝猶未必能得其情也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於一旬又其久者則至於一時法固然矣無可生之道矣乃可大斷其辭而加以刑罰也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須臾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正得周之遺意也○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陳氏櫟曰歐陽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爲囚求生道嘗曰爲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申氏時行曰曰服念見有矜恤之仁曰丕蔽見有明斷之義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集傳】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

有攸敍。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言殷罰殷彝者。孔氏曰。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有殷故事可兼用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殷罰有倫。罰蔽殷彝。即上文所謂有敘也。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即上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陳氏櫟曰。雖甚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愼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劉氏應秋曰。戒泥古戒徇。已是謹於方用之時。戒矜喜是謹於旣中之後。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

乃知。

【集傳】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集說】陳氏櫟曰。能愼罰者。汝之心。欲汝愼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申氏時行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爲不忍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之爲好生之德。康叔同有是心。故能以心契心而知朕心。同有是德。故能以德契德而知朕德。有此心德。則刑罰之本以端。而用之可以無不當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集傳】越。顚越也。孔氏穎達曰。顚越人。謂不死而傷。盤庚云。顚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潘氏士遴曰。外用巧術曰姦。內用計謀曰宄。殺人顚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卽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集說】林氏之奇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通情也。人惟畏死。然後可以死懼之。既不畏死矣。則何所不至哉。此其所以犯天下之所共怒而無不惡之也。○呂氏祖謙曰。說者以凡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所謂刑加於自犯之罪也。用刑皆如此。則契公理矣。所刑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集傳】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

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孫氏鑛有曰想周禮大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自文王所創立者故曰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蔡氏卞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呂氏祖謙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

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陳氏櫟曰案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懲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後方嚴齊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有○王氏樵曰案孟子嘗引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以爲不待教而誅者也此爲不待教而誅則由文王作罰者爲教之而不改者可知矣觀舜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皋陶是元惡大憝直命皋陶刑之而已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屬之契不以其不親不遜而遽忿疾之也而敎之敎之而又在寬焉則文王之罰其所以先後乎此者可知矣。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

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集傳】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

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小臣諸節。謂王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府史諸有符節者。○林氏之奇曰。薛博士曰。庶子者。公族之官也。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蘇氏以謂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文王世子。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於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所掌。則諸侯與天

子之官同。故其義之所掌。與周官無異也。所謂訓人。即如文王世子所言。是也。此其所謂掌與天子之官同。以外正者。共衛而言也。正。長也。正人。謂衆官之長。若周官宮正。是中宮之長。司會。主天下之大計之官之長。是也。○王氏樵秀曰。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乃別播敷。造民大譽。謂民所惡者。不孝不友也。諸臣不以此訓民。乃別立條教以要譽。譽俗。使其不知不孝不友之爲惡。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引惡。謂引而入於不孝不友之地。此所以速由茲義以率殺也。蓋導民以惡。乃賊人心。害風教之大者。不然。安得遽以刑殺加之哉。

[案] 爾雅。戛訓職。謂常法。故孔安國以爲戛。常也。孔穎達曰。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意。今從蔡傳。只是寘之法之意。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集傳]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不能厥家人。如文十六年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朱子曰。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爲威虐。汝之爲此。欲以德乂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金氏履祥曰。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也。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

盡其道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集傳]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集說] 陳氏櫟曰。前兩言速由。何其急也。此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

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王氏樵曰此示慎罰之標準文王克明德慎罰者師文王而已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疑若無常殊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晝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典常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集傳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旣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集說 眞氏德秀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爲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氏肯堂曰明思夫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尤當導之以德而躋之遷善遠罪吉康之地也夫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則道之以德非吉康而何道謂先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集傳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集說 蘇氏軾曰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爲千里況其顯聞于天者乎○金氏履祥曰前責之民因責之臣因責之康叔此二章武王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篇中一節上一節○陳氏櫟曰爽惟蓋當時語此下責己以勵康叔也○張氏爾嘉曰民皆吉康正德之說足矣而慮有不從者則不免于罰之行故告以德在先而罰在後以已所監於殷先哲王者併示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

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集傳】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集說】薛氏肇明曰。忱者至誠之道也。敏者至健之德也。惟至誠故能有守。惟至健故能有為。○真氏德秀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怨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絕之也。蓋為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强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舍是則為非謀非彝。王恐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丕則敏德大法古人之敏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悠而欲其汲汲。故以敏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汝心。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金氏履祥曰。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

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集傳】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集說】蘇氏軾曰。高乃聽。聽於古也。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董氏琮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王氏樵曰。始古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集傳】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集說】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知敬之道。乃修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於此。○陳氏櫟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勿替所當敬之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此豈偶然哉。

總論 呂氏柟曰。明德慎罰二事。固一篇之綱領。然而明德尤爲之本。故不敢侮鰥寡以下。言文王明德也。慎罰。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康叔明德也。然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恫瘝以下。欲其盡諸已。乃服以下。言所以當明德之故也。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謹罰也。然敬明及有敘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朕德惟乃知。多言罰之宥也。然或欲忘已。或欲師殷。或欲服念。用義刑殺以爲遜事。則固非殺也。是即不可殺若保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是心。而後能爲是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寇殺。或言亂倫。或言違敎康君。則固非刻也。是即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又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實由於德之未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說于汝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作怨以下。專言盡明德之事以裕民。則罰可廢矣。肆予小子封以下。則欲其聽言。蓋又以天命殷民警之。則所以明德而謹罰者。自不能已。是康誥之旨也。

酒誥

集解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敎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案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旣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敎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

復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吳氏澄曰。康叔封於紂都。就封之時。武王有誥之之辭。載之於康誥之篇矣。又特誥之以此。俾往妹土。敎戒其臣民勿湎於酒。而別爲酒誥之篇。○陳氏櫟曰。此篇初以酗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爲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集傳】妹邦。卽詩所謂沬鄉。【地理今釋】妹邦。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有妹鄉。孔傳云。妹。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鄘國風桑中詩曰。沬之鄉矣。沬之北矣。沬之東矣。此所謂妹。卽詩之沬也。妹爲紂都。故名妹邦。○薛氏季宣曰。妹。古沬字。沬水在衛之北。沬邦衛也。○金氏履祥曰。此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也。○陳氏櫟曰。大命。卽下文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集傳】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

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集說】孔氏安國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孔氏穎達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據世次偶爲穆也。僖五年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旣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林氏之奇曰。王氏謂誥毖誥教以敬事。故曰穆考。夫以穆爲敬。則與康誥之稱丕顯考同。而詩又有穆穆文王之語。其說亦通。然不若先儒以爲昭穆之穆。爲不費解也。○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則其國於西土也舊矣。而以爲肇國在西土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於豐。故以肇國爲岐周之政。而薛氏之言。尤爲明白。曰文王自大王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誥毖臣民如此也。○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文王所以朝夕之間。諄諄告戒者。蓋以天之降命於我。始使爲酒者。惟以大祀故也。非大祀而用之。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先王設爲酒正之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以辨其五齊三酒之名。

於祭祀共之。以實八尊。
凡以奉天之命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集傳】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集說】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識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

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呂氏祖謙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為酒所困。即天降威也。○史氏漸曰。吾竊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沉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法

焉。○陳氏櫟曰。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沈氏瀞曰。惟行惟辜。見非此酒。則無此行。無此罪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集傳】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

之。無至於醉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陳少南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敢飲。如此則常乎酒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夫無常酒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惟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不以為常矣。雖其所當飲。而惟以德將之。則豈至於醉而亂哉。○陳氏櫟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天理足以制人欲也。及亂而燕喪威儀。無德以將之故耳。○孫氏繼有曰。雖當飲酒之時。亦不可無飲酒之節。德將。乃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之謂。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集傳】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

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穡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殊不知工病之根源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眞氏德秀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蕩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孰。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金氏履祥曰。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敎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來氏宗道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故云厥心臧。心臧有孝養父母。能盡綱常倫理意。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集傳】此武王敎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貿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之命民以爲酒者。蓋使其奉祭祀而致其孝而已。今致用酒以養父母。是亦孝也。觀七月之詩。既言其終歲勤動而有于耜舉趾之勤。則爲之言其閒暇逸豫。以盡其孝敬者。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蓋古人所以敎厚風俗。而作其和順之心者。正在於此。則以是而飲酒。豈爲過哉。○呂氏祖謙曰。聖人之敎。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眞氏德秀曰。以此土之民。久染沈酣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於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於理爲長。○胡氏士行曰。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皆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集傳】此武王敎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

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朱氏養醇曰。享神爲正。而我後飲。是副之也。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李氏杞曰。元德。卽中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王氏充耘曰。永不忘在王家。所謂有成績以紀於太常之類。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

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集說】蘇氏軾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禁而絕之。雖聖人不能。故戒其沉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聖人之禁人蓋如此。○眞氏德秀曰。此乃武王誥教庶正庶伯之詞。欲其能長自覺省。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卽中道也。卽身而言則曰中德。卽事而言則曰中道。○陳氏櫟曰。德之一字。爲酒誥一篇之綱領。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王氏樵曰。常常反觀內省。是下工夫處。念慮云爲。悉稽乎中正而無過不及。此非倖不萌。德性常用處。事神之道。難於事人。故先推原其

本如此。○非以人臣之職。盡於羞耇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耇。言其無彝酒爾。謹酒如是。則信爲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淸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集傳】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愼酒之教。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御事。謂國君

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卽無彝酒也。○林氏之奇曰。先王之所以享天休命。爲社稷無疆之慶者。豈惟修之於身。動容周旋。莫不中禮。而無有沉湎淫佚之過哉。蓋其訓誥之所啓迪。教化之所漸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不翕然而從之。此治道之所以大成。而天命之所以永享也。○吳氏棫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爲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王氏充耘曰。沉湎者。喪亂之原。則不耽于酒者。固興邦之所由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

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集傳】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周受於殷。今又衛居殷地。故擧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林氏之奇曰。君之畏相。不在於體貌。則臣之以恭而輔君。亦豈在於擎拳曲跽而後爲恭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厥棐有恭。則知責難矣。惟御事之臣。思夫責難以致其恭。則將朝夕自飭。而不恤其私。而況於崇飲乎。御事。謂凡治事之臣。非指定其人而稱之也。○應氏鏞曰。古之王者。克自抑畏。固無俟乎勉強。然必擇其道隆德盛者。以爲輔相。而尊敬嚴憚之。所以維持其敬心而不懈也。○陳氏經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間。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眞氏德秀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旣一於敬。擧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敗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之機。宜深味之。○陳氏櫟曰。言商先王

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爲心。故不暇湎酒而與。欲康叔法其所以與也。○迪畏天民。則常若上帝之臨汝。常見小人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縱酒。則天顯難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王氏樵曰。成王畏相。則爲君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棐有恭。則爲臣者。同一敬畏之心。君以論相爲職。相以正君爲職。求其正己。而非求其適己。取其可畏而非取其可愛。則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不以趨和承意爲能。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不以榮身固寵爲術。則厥棐有恭矣。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集傳】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林氏之奇曰。庶尹。庶官之長。惟亞孔氏安國曰。亞。次大夫。○孔氏穎達曰。擧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惟服陳氏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林氏之奇曰。宗工。尊官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孔氏安國曰。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里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

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集說 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典畏爲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業。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懼。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爲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惟不敢飲。亦且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陳氏大猷曰。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人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也。○王氏樵曰。言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承君相之意。而欲成其美如此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集傳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集說 陳氏櫟曰。此章與前多相反相應。前曰祀茲酒。此曰弗惟德馨香祀。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以祭祀。而惟用於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喪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王氏樵曰。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欲之逸也。○王氏綱振曰。此節凡三言酒。先曰酣身。繼曰荒腆。末曰腥聞。有一節甚一節意。所以始于喪德。終于喪邦。而天之降威。卒不能逃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集傳】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集說】林氏之奇曰。荀子曰。水靜則明燭鬚眉。則水可以監形也。形之妍醜監於水。固可以見之。至於政之醇疵。豈水之所能監哉。必監於民而後見也。以民爲監。其有益於己者大矣。○陳氏櫟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集傳】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邦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陳氏師凱曰。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法。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八則。祭祀法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八柄。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也。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

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於酒德也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殷獻臣。謂賢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衞。謂四方諸侯捍於衞者。服休者。以德爲事。謂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爲事。謂在職者也。戒所以劼毖於酒。先當劼毖所賓所友所事之人。亦畏相之類也。○林氏之奇曰。康叔爲諸侯之長。故其所劼毖。首及於侯甸男衞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者。上旣言殷獻臣。則此獻臣其未嘗仕於商者。乃周臣也。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雖無所經見。然惟圻父見於詩。其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圻父帥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也。圻父司馬。則農父之爲司徒。宏父之爲司空。亦可以意見之。蓋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武王牧野之戰。其誓者。司徒司馬司空而已。梓材之篇。亦舉此三卿。惟康叔之有三卿。故雖無所經見。當從先儒之說。○朱子曰。剕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違保辟絕句。竇出諸儒之表。○陳氏傳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爲友者也。○陳氏櫟曰。剛制一固劼毖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章有四剛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擯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王氏樵曰。劼毖。言力戒謹之。使不溺于酒也。殷獻臣。殷之故家遺族。人望所在。故以是爲始也。此文在侯甸男衞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於殷墟者。皆是。侯甸男衞。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得劼毖之。與文王誥庶邦同義。旣曰獻臣。何待于劼毖。蓋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亦有所未免。故欽衆人自賢者始。

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衞臣也。敎衞臣。則自貴者始。太史內史皆曰友者。太史內史之官。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衞國者。百僚大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疇。則宗工中之尤重者也。爾事。蓋卽後世所謂賓師。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侯國之三卿。名位通於天子。列於六職。故謂之若疇。非謂三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集傳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集說 薛氏瑩明曰。衞承紂之舊俗。其民沉酗於酒。武王旣封康叔。故陳飲酒之戒。爲法以告衞邦。刑以重刑。亦隨時之義也。○金氏履祥曰。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卽叛亂可知。○方氏孝孺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

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於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湎酗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殷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王氏肯堂曰：予其殺者，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故曰無佚，曰殺，見除惡之義，曰歸周，曰其，見讞獄之仁。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集傳】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集說】董氏鼎曰：殷諸臣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王氏樵曰：湎酒而不曰羣飲，此其罪之所以殊耳。如時說則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亦有難通者。○申氏時行曰：敎之者，卽羞耇羞饋祀之言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集傳】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集說】劉氏應秋曰：此承上姑惟教之，而示以賞罰之典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集傳】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卽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集說】胡氏士行曰：此正身正官以清不飲之原也，故以終篇。○陳氏櫟曰：酒誥一篇，始終以毖愼言，篇終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謂云。案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唐孔氏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沉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爲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諉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勿辯乃司爲句，其說最優於諸家。○焦氏竑曰：上言臣之惡輕于民，故待臣必寬于民。此言民之治由于臣，故敎臣當先于民。

【總論】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

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也。○王氏樵曰。武王作誥。最初禁酒。恐民喪德敗性。慮至遠。教至周也。後若漢文帝戒爲酒醪以靡穀。景帝以歲旱禁酤。猶有古遺意。然所謂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復及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梓材

【集傳】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遏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

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紬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强合者矣。

集說 朱子曰。吳才老辯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梓材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

稱朕子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集傳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孔氏穎達曰。卿大夫在朝者。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家之官。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用也。用之旨。既用其言以爲政。又用其人以爲輔。○林氏之奇曰。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於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常蔽塞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文誥康叔如此。則自天子至於庶民。其好惡喜怒。莫不曉然而可知。上下交通而無間。此則邦君之任也。○呂氏祖謙曰。自康叔言之。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定四年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卽衞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盟。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王氏應麟曰。

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鎭。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衞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陳氏櫟曰。邦君處上下之閒。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邦君一人公正之心。能通乎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由之以達乎大家之心。則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王氏樵曰。云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二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於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於天子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

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集傳 恆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陳氏師凱曰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之戕敗者毁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痍也漢書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痏○陳氏師凱曰痏說文云毆傷也此章文多未詳

集說 林氏之奇曰以論語之所謂厲己孟子之所謂厲民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也故謂之厲敬勞者唐孔氏曰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惟爲君必先有以敬勞之而後其臣罔厲殺人故汝今往之罔不可不盡其敬勞之道○時氏瀾曰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皆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陳氏櫟曰此節自當缺之今姑求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爲姦宄殺人者罪人所輕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凡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玆監罔攸辟

集傳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宰曰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注曰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然則監者蓋指諸侯而言啓監云者猶曰立其監也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啓監者非爲民而何○陳氏經曰引有徐徐之意治亂民猶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者皆非所以安養之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爲監○王氏樵曰至于謂加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遍而至于屬婦則窮獨可知屬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爲之引者邦

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若此者。見侯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集傳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陳氏師凱曰。敷。廣也。爾雅云。田一歲曰菑。郭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塗塈。泥飾也。林氏之奇曰。塈。說文曰。仰塗也。顏師古注漢書亦曰。卽今之仰泥也。茨。蓋也。林氏之奇曰。穀梁傳曰。茨維門之茨。范甯注曰。茨。蓋也。茅茨者。亦謂之茅蓋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林氏之奇曰。器用以梓木爲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雘。采色之名。孔氏穎達曰。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采色之名。有靑有朱。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敷菑以喩除惡。垣墉。馬氏融曰。卑曰垣。高曰墉。以喩立國。樸斲。陳氏大猷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以喩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集說 朱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喩。卻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卻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陳氏櫟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旣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隳前功也。○王氏肯堂曰。立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

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曰爲疆畎。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去。使已勤之基永保其無虞曰塗塈茨。如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乎其有文曰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集傳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陸氏德明曰。夾。音協。近也。○孔氏穎達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旣。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覲攷於下也。后。後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集說 林氏之奇曰。惟先王之所以懷服庶邦。使之小大相比以永享者。其本在於用明德。故今王繼體而立。用此常道以集庶邦。而庶邦亦將大享也。蓋今王之集庶邦。旣用先王之常道。則庶邦之來享。安得不盡如先王之世哉。○陳氏櫟曰。朱子旣以爲他書錯簡。誤綴在此。則不當復以爲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王氏充耘曰。古者封建諸侯。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其勢易至分裂而自守。以天子而統馭萬邦。千里之王畿。其力豈足制諸侯哉。所恃者有德以柔服之而已。故夙夜匪懈。已之所以自治者益殷。則殷聘世朝。諸侯之所以事上者愈謹。不然。則諸侯不享。而爲天子者。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故自古以來。惟以四方朝貢爲盛事。周

公教成王亦以爲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爲此故也○王氏樵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於比之意欲其情義足以相維繫而不散也所謂懷爲夾作兄弟方來者也先王用何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言顯明其比道如孩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德而顯比於下下亦以德而親比於上修其職貢孰敢有貳者哉諸侯之向背卜王室之盛衰王室之盛衰視吾德之修否而已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有周大臣當其全盛之時而豫以進戒其見遠矣哉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集傳】越及也皇天旣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皇天盡以中國民付之先王而一民莫非其臣盡以疆土付之先王而尺地莫非其有

○朱子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沈氏僩曰有人斯有土故帶疆土言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集傳】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民迷則悖欲使保乂之當先以和和然後惟王之聽惟王之聽然後可以先後之使不失道○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王氏樵曰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君師教導繆其所趨非所當忿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於善而不能已或先之以啓其悟或後之以掖其成如是而民有終於迷者乎

【附錄】陳氏櫟曰訓肆爲今不若云故也遂也朱子謂爲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集傳】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卽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集說】陳氏櫟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久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於王家人臣所天永命忠愛

無窮之心歟○馬氏森曰諸侯乃國之藩屏民乃國之根本用德所以化服臣民而凝固天命之道實在茲也

總論 蘇氏軾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爲言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復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寬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逢吉弟翊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召誥

集傳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杜氏預曰三塗在陸渾南○陳氏師凱曰史作塗北望嶽鄙杜氏預曰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

今文古文皆有

彙纂 林氏之奇曰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者誠以洛爲地中五服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故迭以爲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此焉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蓋皆於此而爲衆之君則當在于鎬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王業之所本故也○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

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陳氏櫟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延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周公自洛歸鎬召公因作誥其忠愛尤在此蓋以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周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詞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集傳】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孔氏穎達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此年二月小。乙亥朔。十五日卽爲望。是巳丑爲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林氏之奇曰。豐者。漢右扶風鄠縣鄠水是也。卽禹貢所謂東會于豐。其邑在豐水之西。鎬音。漢長安西南有昆明池北鎬陂是也。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王居豐。武王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告武王也。○王氏安石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爲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集傳】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郊者。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饒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林氏之奇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公之遷楚丘。未嘗不卜也。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營洛之謀。成王君臣既有定議矣。於是謀及卜筮也。卜既吉。則人謀鬼謀。無有差忒。所以經之營之。而規度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王氏肯堂曰。經營不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蓋經營定纔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之類。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集傳】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二月七日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均以常制也○林氏之奇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爲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之西而澗瀍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馬氏森曰上卜宅得卜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此攻位位成見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集傳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呂氏柟曰召公先理其繁周公

斯觀其要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乙卯十二日也○呂氏祖謙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王氏樵曰至洛卜宅者卜其地之吉即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又瀍水東是也得卜是已得其地即所謂惟洛食者也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伻來以圖及獻卜即獻此戊申之卜也或言乙卯日周公再卜者非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集傳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丁巳十四日也○林氏之奇曰用牲于郊告祭於天地也于博士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蓋祭亦可以郊言之惟郊于天地故用牛二也○朱子曰此閒皆有告卜語○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理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卻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陳氏大猷曰此蓋卽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案 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彦孔穎達輩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皆謂祀于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而于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此於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

地者非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州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爲主耳謂之地示之神可乎地祇勾龍同得謂之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答之以勾龍爲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實庚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也況乎祭天地之禮貴蒐貴誠只用繭犢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祭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爲樂歌此乃行之於宗

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及此耳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集傳】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杜氏預曰度高曰揣度深曰仞）溝洫物土方（杜氏預曰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孔氏穎達曰甲子二十一日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太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文有詳略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集傳】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

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距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之至豐乙未之日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陳氏櫟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爲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洛

洪大誥治。卽是三月十六日己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洪大誥治。卽用書命丕作也。細而考之。脗合無間。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王氏樵曰。周召二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集傳】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并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爲禮。且致慶也。○蘇氏軾曰。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朱子語類。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陳戒於王。而誥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豈亦如後篇告卜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歟。○陳氏櫟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洋言之。此召

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耳。篇末奉幣供王之幣。卽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集傳】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言天命之無常。苟無其德。雖紂之元子。而有此大國。元子。則其分爲正。大國。則其勢爲強。皇天上帝。亦改其命。而命有德者以代之也。惟周世世修德。可以上當天意而膺其景命。成王繼武王而受命作君。則其休可謂無疆矣。然其休無疆。則其憂亦無疆也。有一言可以盡畏天之道者。敬而已。人君能敬

以事天則天之眷顧於我無有窮已也此召公所以戒王不可不敬也○朱子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眞氏德秀曰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陳氏櫟曰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此一節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集傳】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孔氏穎達曰瘝病也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殷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敬故也戒王使行敬○林氏之奇曰殷先哲王所以享國者惟敬之故也殷先哲王雖在天而後王後民藉其餘慶以服天命者亦惟敬之故也殷家自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故曰多先哲王也厥終指紂也惟紂謂敬不足行而商家之業自此終矣觀微子遯荒箕子佯狂則當世之所謂智者莫不藏於山澤之間其在位在職豈有利澤加於百姓哉惟病民而已此天之所以眷命而作周也王既繼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於敬德也不可不疾惟恐不及也○陳氏櫟曰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耳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集傳】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林氏之奇曰大抵天之降災祥惟視德之所在當禹湯以其聖德克當天心宜其天意之眷顧不容釋也然使一日不敬德則命不可恃使桀紂而知敬德則天迪從子保格保將千萬年而不替也以是知天之於禹湯桀紂非有好惡於其間也惟視其敬德與不敬德而已矣○眞氏德秀曰面謂向之而不背也惟其朝夕一念對越于天而不敢背違然後能考知天意之所順矣順乎天則天亦順之此所謂天若也○陳氏大猷曰天命雖無形聲而能面而嚮之參稽其至順之理終日與之對越周旋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陳氏櫟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申氏時行曰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集傳】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集說】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陳氏櫟曰老成知古又能知天如太公周畢諸公

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耇者閱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耇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王氏樵曰將言敬德誠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耇乃從進德之資推言其要以從[illegible][illegible]即仲[illegible]言修德檢身而約之能自得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也民之[illegible]惟日在左右嚴之而勿閒[illegible]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集傳】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

【集說】蘇氏軾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眞氏德秀曰召公此篇[illegible]言天心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illegible]誥曰[illegible]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罔[illegible]一條告其君者如出一口○王氏樵曰誠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者[illegible]命用懋乃前人之休[illegible]治化維新[illegible][illegible]和氣[illegible]王今日之休也不敢後所謂疾敬德也民碞者天命之得失恆于斯國祚之修短恆于斯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誠其民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

命治民今休。

【集傳】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擧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氏樵曰。又謂自中而布治於四方也。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東表而言。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昳矣。是地與日爲近。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日北景長多寒。賈氏公彦曰。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也。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集說】王氏昭禹曰。土圭橫植於地。於圭之端立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illegible]之中。

○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爲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徧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曰。配天使仰無愧於天。必祀上下使幽無愧於鬼神。宅中爲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陳氏櫟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中。而擧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陳氏師凱曰。周禮地官司徒。測土深。正日景。所以求地之中也。所謂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者。是指其立表之處而言其不中也。皆非地之中。而[illegible]說法者乃所以求中也。步占之說。

以爲日與地相去一萬五千里。爲地之中。土圭之法。圭長一尺五寸。以一寸準千里。當晝漏方半。置圭立表以測度之。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定此爲地中也。○王氏樵曰。上說元子[illegible]而勉其誠小民以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爲誠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何攻卜之也。紹上帝。卽元子之意。自服土中。卽王能誠小民之意。曰自服。曰王今親攻。非寔如昔者御成大臣而已。擧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而後可謂之成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信爲今日之休也。此今休字。與上相應。上期之之辭也。此決之之辭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集傳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吳氏澄曰：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王氏樵曰：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林氏之奇曰：成王營洛邑而遷殷頑民，蓋使周民與殷民雜居也。故有殷治事之臣，亦有周治事之臣。我有周御事，其於朝廷之敎令，如草之從風，無事於服之也。所當先者，惟訓服殷家舊治事之臣，除其暴虐而消其貪鄙，使之親比介助我周家治事之臣，和叶而爲一。欲服殷御事，無他，節性而已。節之者，非強其所無也，以其所固有之性，還以治之，去其不善而反之善也。有以節之，則臣民將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惟日其進於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集傳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殷民亦視效之而化矣。○馬氏明衡曰：以敬爲所，如仁爲安宅，義爲正路，蓋安身立命於是，造次顛沛於是，更無他事也。○孫氏繼有曰：作所則心與敬一，無離合作輟之可言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集傳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飭

集說 孔氏穎達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殷，今復並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但天則與衰命，則說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林氏之奇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而每致於不可測知之域。惟人事之修，於昭昭赫赫之間者，則未嘗不盡言之也。故召公於夏殷之有歷年，及不其延，皆曰我不敢知者，疑之之辭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王氏樵曰：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殷申之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集傳】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集說】林氏之奇曰：繼其功，則修人事，不責天命，不過敬德而已。夏以敬德而有歷年，殷亦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成王既嗣其命，可不嗣其功哉。○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金氏履祥曰：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蹈其所以亡也。○陳氏櫟曰：王乃初服者，善治可以占於此。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黎以屬上章，孔朱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為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集傳】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孔氏穎達曰：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林氏之奇曰：天以正性而命於人，初無智愚之別。其所以為上智下愚者，於己取之而已矣。故曰自貽哲命。言人之秉哲者，雖命於天，而其所以能哲者，乃自貽之也。○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發。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陳氏經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集傳】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集說】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呂氏祖謙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真氏德秀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陳氏櫟曰：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周受之謂也。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復懇切之意云。○王氏樵曰：上古知今我初服，見哲命吉凶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故此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即吉與歷年也。曰德之用，見無他道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集傳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汎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王旣惟德之用則推之以治天下國家豈以刑罰而繩斯民哉如殷俗之靡其淫用非彝也久矣然不敎而殺之是果於殺戮也豈可以乂民乎成王告康叔旣謂不可以其民亂非彝而速用刑罰不可以其過于酗而庸殺召公之告成王又謂不可以淫用非彝而敢殄戮此皆忠厚之心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集傳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集說 薛氏季宣曰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果於殄戮殞之則其功可就然非王居至善之德刑於四海民亦何所倣效修身而天下法敬德之修是乃王之自貽哲命也○呂氏祖謙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忿嫉一亡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陳氏大猷曰王位不在於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陳氏櫟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正所謂順導之而有功者王氏以尚刑不尚德爲哉○王氏充耘曰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氣象也則王豈不赫然章顯矣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集傳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朱子曰以小民如以某師之以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夏殷歷年以能化小民之故欲王以此小民而祈天永命也王敬厥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上下好德如一則天豈用釋之哉孟子曰民爲貴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故祈天永命必在於小民也○眞氏德秀曰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下○吳氏澄曰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陳氏櫟曰勤恤卽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幹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

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集傳】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案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擧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集說】薛氏季宣曰。先讎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鎭靜商人爲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時氏瀾曰。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

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友民者。作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敎迪之。所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何閒失乘閒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旣有成命。當求所以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治洛爲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讎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邦伯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王末有成命。與上上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待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公以之。○杜氏偉曰。敬德一也。自施之政令。以整肅天下爲威命。自宣之敎化。以啓迪天下爲明德。

【集說】林氏之奇曰。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卽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皆能也。何賴於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真氏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異時成王爲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

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洛誥

【集傳】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葉氏適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林氏之奇

曰召誥洛誥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相爲終始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召誥之篇是先經以始事之類也洛誥之篇是後經以終義之類也○陳氏櫟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烝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脱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脱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皆多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卽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脱簡錯簡邪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集傳】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

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脱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集説】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爲不然世或未之信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踐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爲有證○呂氏祖謙曰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攷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集傳】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集説】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胡氏士行曰洛邑既成則中天下定四海王其始爲民明辟矣○潘氏士遴曰如弗敢及以天命亶大難堪欲元老贊成一切創始善後

事宜皆委重大臣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集傳】乙卯。卽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吳氏澄曰。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河朔黎水。地理今釋蔡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續文獻通考云。衞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濬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閒。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吳氏澄曰。卜宅。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也。○朱氏祖義曰。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集說】蘇氏軾曰。黎。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林氏之奇曰。周公之營東都。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此說固是。意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爲地中也。黎水爲河朔。則澗水瀍

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呂氏祖謙曰。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澗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東西。卽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卽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澗瀍自爲澗瀍。各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王氏充耘曰。召誥言召公先至洛卜宅經營。而後周公至。洛誥卻言周公卜而惟洛食。何歟。蓋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一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於其間。故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復命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集傳】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

也。陳氏櫟曰。古通用。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夏氏僎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卜。十萬曰億。陳氏櫟曰。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韋昭注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為億。

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集說】孔氏穎達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朱子曰。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呂氏祖謙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至。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吳氏澄曰。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使者以達於公也。○王氏樵曰。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集傳】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

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闊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遂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禮記祭統曰。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陳氏師凱曰。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顒。仰望也。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王氏曰。殷者。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非夏殷之殷也。當從王氏之說。易象。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與周因於殷禮。其字雖同。而義則異矣。○陳氏櫟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

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證之召誥，公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記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不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王氏充耘曰：王者爲天下神人之主，故卽位卽政，必先享祀羣神，朝會羣后。今洛邑成而王卽政，與新卽位同，故曰王肇稱殷禮。舉盛禮自今始，故當徧于羣神，宜乎其咸秩無文也。祭祀之後，繼以敬識百辟享，則敎以朝會諸侯之事也。先神後人，禮當如此。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集傳】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發詔之也。

【集說】夏氏僎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也。○呂氏祖謙曰：方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亦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事，周公必不爾也。○陳氏櫟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集傳】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勤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孔氏安國曰：有大功則列大祀。周公告成王卽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旣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呂氏祖謙曰：洛邑旣成，周業旣定，詩創業之勳，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瞻，聳羣下。賞係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王氏樵曰：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今語王以宅洛所當行，而首及之。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集傳】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敎之，所謂乃

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集說】胡氏士行曰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褒賞激勸之權以勵百工而申命以答其篤弼之忠凡載功之書大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教此皆王之所當自服者也○陳氏櫟曰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王氏充耘曰紀功載籍必昭示於大庭廣衆之間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公論不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集傳】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爇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朋黨敗俗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林氏之奇曰燄燄不滅炎炎若何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於其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寖淫而不可解○呂氏祖謙曰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傅氏元初曰朋者人臣所大禁而君亦有朋一念偏私即是憧憧朋從之害悉自教工之效其可掩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集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王氏樵曰若彝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而言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可及也○金氏履祥曰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乏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王氏肯堂曰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惇大是爲治之規模成裕者成化於不迫也謂精白一心奮發勇往所以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敢怠于斯須而又崇尚忠厚務爲寬博所謂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責效于旦夕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集傳】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呂氏祖謙曰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不可不負荷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集傳】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陵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集說】蘇氏軾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襄二十五年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鎭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朱子曰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爲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諸侯不役志于享上則天下之民皆無復有享上之心矣天下之事亦得不爽亂而輕侮乎○呂氏祖謙曰王者御諸侯非用智任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所謂不享者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苟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陳氏櫟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集傳】此敎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敎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孔氏穎達曰蘉鄭王皆以爲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

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謙言己所不暇。若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成王欲令勉行之。○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敘者。○呂氏祖謙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於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民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篤敘云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陳氏櫟曰。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己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集傳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恆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眾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贊之力。以成王揚文武之烈。則亦可以奉答天命。而爲上天之眷顧。和恆四方民。而爲下民之所愛戴也。○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陳氏櫟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八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集傳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集說 陳氏櫟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集傳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亦猶是也○蘇氏軾曰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裁祀而已○呂氏祖謙曰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下皆仰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勞特甚借曰其爲勤施也不曰旣平而曰迓平者旣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亹亹方進之思焉勤勞勳德如是成王升冕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敢少違周公乎○胡氏士行曰公之德文武之德也勤者所以運此德於不息也迓迎其方來不以目前之治爲足也公之勤施至則文武之教益大昭明於天下而不迷矣○朱氏櫟曰此王推美歸重於公而欲其益留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在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集傳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王氏樵曰周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 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集說 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金氏履祥曰謂公之功已至然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集傳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集說 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闕文○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陳氏櫟曰成王自謂其退卽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因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集傳 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

集說 吳氏澄曰敉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集傳】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案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集說】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陳氏師凱曰：漢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案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蔡不據此者，以成周未嘗設四輔官，時公旦任太師，在三公列，不聞爲四輔，故止引漢三輔爲比。周家非有三郡，特以王城、鎬京相爲鄰輔，如朱子四鄰之義耳。○王氏樵曰：畢命言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留鎭，監我師工，則愼始之攻，誠有未易言者。○顧氏錫疇曰：後，即命公後之後，謂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也。監我士師工，即伻嚮即有僚之意。受民，只指在洛之民。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集傳】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鎭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

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

【集說】林氏之奇曰：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王氏樵曰：肅將順政教於外也，祗歡懷敬愛於中也。人心於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非困我哉。我惟無怠於安民之事，公留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於無窮也。○馬氏森曰：肅將者，仰德教之盛，而服膺恭奉之不違，遵其道也。祗歡者，感德教之及，而敬念悅懌之不忘，慕其澤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集傳】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吳氏澄曰：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成王留公于洛以鎭撫之，公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書禮以受王命也。○吳氏澄曰：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王氏樵曰：以退爲去，以留爲來。王於文王武王，皆欲命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則公分言之，辭繁而不殺者，見其所承之重也。[illegible]其事

上之敬意在下文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即所謂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所謂承保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集傳]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

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集說] 胡氏士行曰此立治之規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金氏履祥曰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成王雖歸宗周然建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於此故公勉王之言云爾○陳氏櫟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夫後之爲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即將然之辭也○王氏樵曰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者文武之所講畫成以正而罔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於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則材不棄於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也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爲四方新辟即作民明辟之意君德莫大於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下因言予將何以爲王期哉曰其自是三句相連蓋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於斯而後謂之中乂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集傳]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

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林氏之奇曰子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子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辭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昭子之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也○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闕文○陳氏櫟曰作周孚先爲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夫後之爲臣者也

亂爲四方新辟。當與亂爲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也。

【附錄】吳氏澄曰。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答民衆之望。爲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昭。猶後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

【案】蔡傳。昭子。猶所謂明辟也。未知何所本。舊說大槩昭訓明。子則指成王。卽君奭篇昭文王。昭武王。蔡氏皆以昭明之義釋之。則披彼例此。當云昭明乎子之儀刑耳。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集傳】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

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孫氏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氏璞曰。卣。不大不小者。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酒。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陳氏櫟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爲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集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集說】余氏芑舒曰。顧命。宿訓爲進爵。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爲進爵於神前。○陳氏師凱曰。顧命則謂三進爵於神前。此則周公言我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也。

【附錄】王氏安石曰。成王使周公來毖商民。乃命寧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於文武。使之明禋。則以太平告文武也。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卽禋文武。○林氏之奇曰。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惟一卣。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如蘇氏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卣。正如禮記所謂康周公。故以賜魯。其論寧予之詞區爲明白。然謂事周公如事神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於文武也。明矣。非是禋于文武。出周公之意也。

【案】鬯卣明禋之命。蔡傳謂成王綏寧周公。而以事神之禮事公。公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此據蘇氏之解也。而王安石林之奇釋此兩節大意。則以爲事神與事人不同。故秬鬯二卣。王命寧周公者。卽命公禋于文

武公受命。不敢留宿。而即以祭文武。其說亦長。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集傳 此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敘而行之。○馬氏森曰。福莫大於好德也。則使之惠迪不違。而順篤敘乎文武之道焉。禍莫大於康寧也。則使之身其康強。無有遘罹疾害者焉。至於子孫。亦當保佑之。使善繼善述。皆厭飽祖德之華腴。而好德之福。有以貽之遠也。殷民亦使之享有遐齡。獲無疆壽考。而康寧之福。有以及之衆也。爲王禱之如此。○張氏爾嘉曰。王者不以一身爲福。而合子孫衆民以成其福。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集傳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欲王推其優游寬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集傳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陳氏師凱曰。古字通作逸。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三月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二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夏氏僎曰。郊特牲云。旣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在後。今此先言

殺後言祼者蓋此所謂王賓殺禋咸格非謂諸侯至殺牲時始至也乃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禋盛禮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祼酒也此與郊特牲之義何異○薛氏季宣曰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集傳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集說 吳氏澄曰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事後乃記月變例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集傳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集說 陳氏櫟曰此二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之冊也下云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上言逸祝冊告文武之冊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冊命周公也○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

總論 金氏履祥曰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叙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逆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闕文錯簡皆伏生口授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爲定以此致誤

多士

集傳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

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

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旣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陳氏櫟曰諸家過信小序所以於昔殷來自奄全說不通矣蔡當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張氏行成曰周公營建洛邑於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日聞周之號令日被周之德化變念商之心爲念周之心其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旣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棄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陳氏經曰堯遷有苗於三危而苗民始格周公遷商於洛而商民始化此卽孟子引而致之莊嶽之說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集傳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

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旣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殷士遷于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劉氏應秋曰治洛莫先於化殷而化殷莫先於曉諭於是用成王之命以告商王士○王氏綱振曰三月當從洛誥十二月爲定蓋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初基作洛十二月周公受命留洛至次年三月公方代王用誥治洛此所謂誥告庶殷者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集傳 弗弔未詳林氏之奇曰言不爲旻天所弔閔○陳氏師凱曰大誥引不弔昊天與此同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乎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集說 蘇氏軾曰明威王罰一也在天爲明威在人則王罰○呂氏祖謙曰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喪殷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得罪於天周奉天討未嘗有心於其間也○馬氏森曰殷民之背叛反側其心固以王者之後不肯臣服我周也而不知興喪皆非

人之所能爲。實惟天有以主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集傳】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

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集說】蘇氏軾曰。曰小國。非有勝商之形。曰非敢。非有翦商之心。○林氏之奇曰。言小國。亦如大誥言與我小邦周。蓋謙辭也。惟天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信其不固亂者。此所以輔我周家。從百里而起。以我周家居於王位。豈敢大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集傳】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卽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卽天威之所明畏者也。余氏芑舒曰。明畏。只如皐謨篇所訓爲明。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

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集說】蘇氏軾曰。人心不異乎天。天心常導乎人心。○呂氏祖謙曰。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我下民所秉之爲。蓋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始言天不畀。後言帝不畀。蓋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王氏充耘曰。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卽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天豈嘗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卽天意之所予奪也。

【附錄】孔氏安國曰。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林氏之奇曰。惟上帝既不畀殷家以永命。故下民皆秉心而爲我。蓋以天之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陳氏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

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爲。卽天命之所與。

【案】孔注以惟帝不畀句。屬之殷。以下民秉爲句。屬之周。惟天明畏句。合言其效驗。後儒從之者甚衆。蔡傳則取呂祖謙之解。以此節三句。俱屬殷說。蓋謂天之所以不與者。皆因下民之所秉執而爲之也。爲字。如蔡傳當作平聲讀。如孔注。當作去聲讀。音義雖異。於經旨各有發明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集傳】引。導。逸。安也。來氏宗道曰。引逸者。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降格。與呂

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集說 蘇氏軾曰。順理則逸。從欲則危。雖有釋非之辭。帝不聽也。○呂氏祖謙曰。桀之亡。湯之興。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時氏瀾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集傳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乃命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胡氏士行曰。此援商代夏以爲殷監也。○王氏樵曰。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喩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集傳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明德恤祀。一代創守之本。而明德又恤祀之本也。○鄒氏頎期曰。此言商家賢聖之多。

皆能守成湯之家法也。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湯之恤祀也。罔不明德恤祀。則不惟天命自度。祭祀弗黷者能紹之。而凡象賢之君。莫不皆然。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集傳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集說 薛氏季宣曰。無所不浹。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王氏樵曰。操存於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於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袁氏黄曰。罔敢失帝。隱微處操存此

心。配天澤民發用上廣大無際。○顧氏錫疇曰。商王不以天之丕建保乂者自足。而以已之事天治民者自盡。故操存愈密。常懷明恤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集傳】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集說】孫氏覺曰。天顯。天道之明而可畏者。民祗。民事之當敬者。○林氏之奇曰。自古昏暴之君。其不能率先王之遺範者多矣。然未有不畏天者。惟紂謂已有天命。天旣不畏之矣。則其視先王之政爲何如哉。天有顯道。天顯也。下民祗若。民祗也。不顧于天顯民祗。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孫氏繼有曰。敬肆不兩立。人以敬存心。則上顧天顯。下顧民祗。中念先王之勤勞。必有兢業不敢違者。紂惟誕淫厥泆。是以慢天虐民之事。無所不爲。而天顯民祗皆不顧矣。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集傳】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集傳】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呂氏祖謙曰。推原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所賦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集傳】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姚氏舜牧曰。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金氏履祥曰。天之亡人國。未有無其故者。○陳氏櫟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而然。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集傳】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集說】葉氏夢得曰。此言黜殷本天意。○林氏之奇曰。王者之治天下。其舉措動作。無非天之事。故其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凡所以施之國家者。非人之私意所能爲也。惟當承天意以從事而已矣。○金氏履祥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集傳 帝有命曰割殷。林氏之奇曰。與割正夏之割同。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鄒氏頎期曰。勅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集說 蘇氏軾曰。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林氏之奇曰。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勅殷命而告于天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集傳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集說 胡氏士行曰。此言周之不得不與也。○陸氏鍵曰。事不貳適不但指割殷言。汪所謂日用飲食莫不皆然。所謂引逸而適逸。是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豈爾能貳於我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集傳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

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集說 朱氏祖義曰。惟爾大無法度。我因不爲爾恐動。其罪皆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我之罰耳。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集傳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集說 馬氏森曰。二節承上言殷民今日所以致攻討之由。本於逆天而予念其喪亡以圖存之。以起下文遷徙之諭也。○王氏肯堂曰。惟爾大爲非法。自造譎遷之端。重以天降大戾。又有當遷之理。○顧氏錫疇曰。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大戾亦自無度生來。知此地之不正。則不但法所必遷。亦理所宜遷矣。

附錄 董氏琮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類也。○朱氏祖義曰。我亦念天已就於殷誅紂殺武庚。而大加罪戾。故今日汝等雖有罪。吾皆肆赦而不盡正。謂不忍盡罰也。

案 董氏琮朱氏祖義解肆不正。與蔡傳異。謂殷已降大戾。今爾等雖有罪。皆肆赦而不正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慝不正言其當遷。此則以不正誅而起下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集傳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

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言此以戒之。○孫氏繼有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此云遷居西爾者。洛當在鎬京之東。商邦之西也。

【附錄】林氏之奇曰。人情莫不欲安。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爾無以遷居為出於我之意而怨我也。○呂氏祖謙曰。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耳。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朱氏祖義曰。天命不可少違。我所以急營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時。○姚氏舜牧曰。朕不敢有後。正說承天命。急為遷徙耳。未可便說後有他罰。

【案】不敢有後。注疏謂不敢有後誅。蔡傳因之。而云不敢有後命。是對殷民說。蓋惟慮其或有怨言。而為是戒諭之詞。其意甚迫切矣。如林之奇呂祖謙諸家之說。則所謂不敢有後者。就天命而言。謂急於遷徙。所以承天命而不敢後時耳。此見聖人用意之厚。而於上下文勢亦順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集傳】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顧氏錫疇曰。藏府曰冊。頒行曰典。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

於今乎。

【集說】呂氏祖謙曰。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後。廢興之理。亦可識矣。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集傳】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集說】鄭氏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林氏之奇曰。王者與天地合其德。天即聖。聖即天。故周公之於殷。遷其頑民以密邇王室。與夫以其無德而不任之以官。雖皆周家之政。皆以為天命也。○呂氏祖謙

曰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蒙蔽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儆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陳氏大猷曰。廸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集傳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陳氏師凱曰。如今云減死一等也。 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孔氏穎達曰。遐逖。俱訓為遠。○王氏樵曰。只離其故土。遠於惡俗。即遐逖也。 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地理今釋。奄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蔡氏卞曰。天下死生之命。人君制之。民當從四國叛矣。有可殺之道也。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朱子曰。奄。東方之國。○

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二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永也。四國。殷管蔡霍也。以親我事我臣我宗法我周濟濟多遜之盛。○杜氏偉曰。言密邇王室。與周之君子朝夕相觀。以節其驕淫之性。而庶幾有多遜之美。此固我移爾遠居于洛之意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集傳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明許其不死。所以安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金氏履祥曰。鎬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惟爾多士其服奔走之役

焉其習禮遜之風焉。○顧氏錫疇曰。營洛有二。一爲四方罔攸賓。故有王城之建。一爲爾多士無所處。故有下都之建。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集傳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纂說 呂氏祖謙曰。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馬氏森曰。土謂田疇。幹者純藝營作之計。止者室廬居處之利也。○潘氏士遴曰。安於幹而有生業。安於止而有室居。幹者四民之事。農工商賈是。止者四民之居。疆場市肆是。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集傳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纂說 林氏之奇曰。爾若能修已以敬。則天必有以畀予之矜憐之。畀矜者。迪簡而在百僚也。僖三十三年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蓋殷士之敬。則是遷善遠罪。故天畀矜而使周用之也。如其不敬。則豈特不能有此新土而已哉。我將致天之誅罰於汝之身也。○顧氏錫疇曰。克敬者。畏義畏法。不敢反側之謂。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集傳 邑。四井爲邑之邑。陳氏師凱曰。四井。三十二家也。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纂說 林氏之奇曰。先儒以遷爲遷善。其說爲曲。不如蘇氏曰。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孫其有興者。其所由來。皆自於遷洛。殷人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是也。蓋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至情也。故以此誘之。○來氏宗道曰。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卽是天之畀矜處。與衆同井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有幹者。身無外慮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小子乃興。從爾遷。則百世子孫。皆以爾爲起家之始祖矣。安洛之休。其大且久固如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集傳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王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脫文。以多

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總論】林氏之奇曰此篇與盤庚皆是告以遷居之意故其辭意多相類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即盤庚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也時惟天命無違即所謂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也無我怨即所謂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也大抵皆然蓋古之聖人惟不忍鄙彼其民而欺之故其諄諄告諭之言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不約而同也○金氏履祥曰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董氏鼎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恆產者有恆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無逸

【集傳】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於成王逸豫之心未萌而其諄諄告戒之言已如此○張氏栻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呂氏祖謙曰逸者禍亂之源二年

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彭氏勛曰無逸一篇其要在知小人之依是以首論人之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依與否緜言殷三宗之壽由其能知乎此後王之夭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紂爲戒末言三宗文王有迪哲之實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躬而不尤人成王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周公總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得無意邪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集傳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集說 薛氏季宣曰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故君子以敬作所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久則遠禍敗何從而生乎○呂氏祖謙曰凡人作動作輟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王氏樵曰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厲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爲敬戒惕厲之密也置此身於天理之中動靜食息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於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於無逸也乃恆其所者也是曰所其無逸

附錄 ○孔氏安國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林氏之奇曰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逸也○朱子語類薛卿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柳一篇極好先生知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兄曰東萊解所字爲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陳氏櫟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儘可喜外此則孔注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真氏乙記不取呂蔡說大學衍義則又全采呂說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集傳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蘇氏曰舊說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詳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此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爲謀則是有心於逸將爲民害矣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翱曰人皆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厚曰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爲商其爲利也博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說也○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于艱難而咏歌其

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呂氏祖謙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陳氏經曰。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爲逸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茅氏坤曰。大抵人君所處本是安逸。要之天下民生恃以爲安。故不得自逸。知小人之依。斯人君所以安民者

也。所以自安之道也。天命永於多享。人心免於怨咨。其君之安逸何如哉。此周公以無逸戒之。即召公戒疾敬厥德之意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集傳】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

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集說】蘇氏軾曰。農夫之子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況王乎。○呂氏祖謙曰。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諺語。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集傳】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金氏履祥曰。嚴恭。敬之著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案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

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毁。故稱中宗。○林氏之奇曰。聲色游畋以肆其逸豫之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之所大欲也。以其所大欲。節其所欲。庶其知所慕矣。○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太戊之嚴恭寅畏天命。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祗懼。所謂畏小民也。○呂氏祖謙曰。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視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而不敢荒怠宴安。中宗之敬則然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貞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集傳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顧氏錫疇曰。化行俗美曰嘉。四方安業曰靖。 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呂氏祖謙曰。三年不出一語。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王氏樵曰。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於身。本於恭默思道。和之達於政。著於民。本於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孫氏繼有曰。言乃雍者。謂其命令政教。皆爲國爲民之至計。不乖於理。故謂之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集傳】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陳氏師凱曰西山眞氏曰祖甲爲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爲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爲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援以爲辨案眞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爲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廁於其間也陳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壽耶既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時厥後詳之則蔡氏所考不可破而諸說皆非是○王氏樵曰考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蚤此雖無他證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沖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即位之晚也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陸氏鍵曰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恩無處不到無念不徹使民實被我澤方能保惠不侮亦保惠中事○孫氏繼有曰周公之意非以天子必居民閒而後知小人之依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而言耳

【附錄】孔氏安國曰湯孫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氏穎達曰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林氏之奇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太甲者太戊之祖論世次之先後則先太甲次太戊次武丁今乃以祖甲列於武丁之後者蘇氏曰此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

之最長者非世次也而鄭康成乃以祖甲爲武丁子帝甲案殷本紀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殷之君既有祖甲而又其世次在於武丁之後則其說似爲勝然帝甲既以淫亂而殷道衰則非無逸之君周公豈取之哉康成之說以謂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於人間故曰久爲小人此說蓋本於馬融無所經見難以憑信陳少南亦以此說爲信而以司馬史記爲誣且謂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其文不可謂不以世次先後言之也夫周公既以享國之長短爲先後而列序其事於上矣其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因前之文也非其世次也唐孔氏引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司馬氏以帝甲爲淫亂之主不爲無據豈可謂之誣哉

案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詳矣然自孔安國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後儒多從其說二甲之得相混者以其享國皆三十三年故也太甲何以敘在中宗高宗後注疏謂以立年多少爲先後不以世次爲序似亦可通第不知太甲之又稱祖甲何自而昉孔安國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穎達又謂殷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也蔡傳所據者一以經文世次甚明一以鄭康成謂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間故以是爲不義惟王之証則祖甲之舊爲小人與高宗之爰暨小人適相類皆是習勞民間之意耳若注疏所據惟以國語祖甲亂之二語而史遷殷本紀亦有祖甲淫亂之言不應與二宗齊舉也既以祖甲爲太甲不得不以舊爲小人謂爲小人之行及處桐悔過而後起而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也要之世代久遠傳疑不一今錄諸儒之說以備考訂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集傳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自古人臣之愛君未有不欲其君之壽考蓋洪範五福以壽爲先則世之所謂百福者莫壽若也天保報上之詩也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而召公之對揚王休也亦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之戒成王蓋欲其享國長久與天地相爲無窮其愛成王之心可謂至矣而其所以享國之久長者則在於無逸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所謂愛君以德者也○呂氏祖謙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illegible]由於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爲而逸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奚爲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馬氏森曰周公既以無逸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知無逸

之必可法而逸樂之必不可縱。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集傳】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孔氏安國曰。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集說】胡氏寅曰。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

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為之。不由乎人也。○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眞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集傳】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集說】孔氏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孔氏穎達曰。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顧氏錫疇曰。即字從功上見出。孜孜以圖之。必到成功處方是。即康功。除殘去暴。田功。分田制產。安民養民。皆底於成。故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集傳】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

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孔氏穎達曰。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自有複語。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

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集說】朱子語類。問徽柔懿恭。是字二字。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於暗弱。徽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王氏樵曰。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觀鰥民之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徽柔懿恭者不能也。周公之言。何其曲盡也。○劉氏應秋曰。言有盛德以恤民。而又勤政以和民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集傳】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陳氏師凱曰。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其私費。則必有不繼者。而橫賦暴斂。將自此起矣。文王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呂氏祖謙曰。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為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田之簡。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此章論文王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金氏履祥曰。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集傳】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為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戒之。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四者既皆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

中制過是則害於
理財正辭之義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集傳】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

爲虛位是也

【集說】胡氏寅曰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爲今日之樂後日不爲也今日爲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欲不爲得乎若曰姑爲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已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於民上得罪於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林氏之奇曰一日之勤則有一日之效一日之逸則有一日之害蓋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皆不息之積也苟有息焉則一日之耽樂而終身之禍其在是矣○呂氏祖謙曰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爾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或至於終身不返故周公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則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真氏德秀曰紂之惡無所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沉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卒以此申戒也○薛氏瑄曰人君天下之表儀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即感於下是其爲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集傳】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

【集說】程子曰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呂氏祖謙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金氏履祥曰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傳傳之德義者歟○孫氏繼有曰上詳告以無逸之道此又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責於臣者言之古人指三宗文王言猶者言

其德業已盛，宜無賴於臣之助矣。然其時君有愼終如始之心，常不廢採擇，臣亦有憂盛危明之意，常不憚箴規，猶相與訓告之，訓告不已，而又保惠之，保惠不已，而又敎誨之，只是惓惓無已之意。胥者，交修之意，非一人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集傳】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敎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

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孔氏穎達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林氏之奇曰：違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懟也。詛祝者，昭二十七年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為之也。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眞氏德秀曰：篇中有兩至于小大，恐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為民而言。○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違怨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集傳】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

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集說】王氏樵曰：迪哲者，言四君之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蓋為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者，故此發此一義。其實倫首二知字，即迪哲也。篇中歷敘二宗文王無逸之實，即迪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即以下意解迪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孫氏繼有曰：此於知依之中，又抽出一迪字來，必迪而後謂之能知也。世主於小人之依，非無知之者，但心雖知之，而身不能蹈之，容有遜豫病民而不及覺者，惟二宗文王經畫區處，必使民之各得其依而後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集傳】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孔氏穎達曰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毁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集說】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藏疑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恕人之言而未盡反己之功也○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王氏樵曰四君迪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真不失其所欲乃是真知虐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迪哲也蓋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於一旦聞人有怨詈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迪知之實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集傳】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誣誕變亂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誣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胷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集說】范氏祖禹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誣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夏氏僎曰向之怨詈猶有限

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陳氏櫟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爲邦本國脈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集傳】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集說】呂氏祖謙曰：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總論】董氏鼎曰：此篇專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爲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遂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焉。○呂氏柟曰：無逸惡乎久。曰：一以存性，二以養情，三以遺害，四以寡思，五以立命，六以得民，七以得天。夫何爲不久。於太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太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偷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田功，其本也。蓋自是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徽柔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徽柔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遑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人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宗文王也。猶胥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爲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叢于厥身，專主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言，且樂受，而況人臣之訓告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時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怒者，言其非僞也。

君奭

【集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集說】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朱子曰。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亦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卻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誠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呂氏祖謙曰。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詳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惕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考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考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召公歟。○王氏樵曰。此篇大意。專言固有老成。則天命可固。因言天眷佑人國家。使其臣子多賢。效忠宣力之人。充布內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副其君之任使。至是則爲相者。可謂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其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焉。如是而功成身退。告老而去。其復何憾。若猶未也。則未可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

【集傳】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尊之爲君。正如棄謂之后稷。曰后曰君。一也。○薛氏季宣曰。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集傳】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知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案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

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已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已者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威。以順天而已。○陳氏經曰。此首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諭留之。○胡氏士行曰。殷喪而周受之。天何常哉。其休其不祥。我敢曰知以必之天哉。惟盡吾誠而已。○陳氏櫟曰。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其延語脉略同。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集傳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集說 林氏之奇曰。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命之修短。不在天而在人。故周公告召公。多援召誥之言。而爲之反覆辯明曉人者。當如是也。○朱子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顧氏錫疇曰。帝命是今日眷我者。即厥基之休意。天威是他日難我者。即終出不祥意。○王氏綱振曰。敬本人之明德。文武敬天敬民克恭上下。故爲前人恭明德。然文以此受命。武以此集命。著見昭闡。焜燿後嗣。故又爲前人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集傳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集說 呂氏祖謙曰。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業業。若履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王氏樵曰。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之矣。恭德者。畏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耇。尊賢下士也。明德者。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沖子。

【集傳】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纂說】呂氏祖謙曰。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馬氏夢顏曰。開導其君。敬天敬民。使前光不遺佚而益焜燿。則光在前人者。今在沖子矣。故曰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集傳】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纂說】呂氏祖謙曰。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釋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幷與精神而寫之者也。○馬氏森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周之天命。文實始受之也。武王繼之以德。而天不貳適。有以集大統而凝之。於今則保文王之命者。在延武王之德也。故曰惟寧王德延。使天不容釋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集傳】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也。見說命。孔氏穎達曰。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

太戊。太甲之孫。孔氏穎達曰。太戊沃丁弟之子。是爲太甲孫也。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

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
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
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
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
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
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
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
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伊尹

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
也。○王氏安石曰。不言傳說而言甘盤者。蓋始迪高宗
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罔已大過人矣。
此甘盤之力也。○陳氏經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
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
家父。亦此類。○吳氏澄曰。周公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
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湯
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保衡。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
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
名也。○陳氏雅言曰。周公敘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雖
其君臣有聖賢之分。治化有淺深之異。然皆爲一代之
名臣。召公於此。上比伊尹而無所讓。次比伊陟臣扈巫
咸而有餘。下比巫賢甘盤而遠過之。今而求去。則殷民
反側之未安。成王守成之無助。寧不愧於商之諸臣者
乎。此周公所以勉留之之意也。周公此言。雖主於留召
公而發。非爲人物評論。然其立言之意。抑揚高下。自是
如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

集傳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
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以其祭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呂氏祖謙
曰。配天。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
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王氏樵曰。案陟配天。蘇氏
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此蓋殷禮也。至
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餘

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多歷年所。言其
致國祚之久。○袁氏宗道曰。陟配天。以有道之主配祀
于大也。多歷年所。傳
世十九。歷年六百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集傳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
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

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彙說 林氏之奇曰大臣者小臣之倡率也大臣輔政之久以保乂有殷故此諸臣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皆能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則莫不信之若卜筮焉此治道之大成也○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至於有爲而罔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於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當時在內在外者皆賢君之用人惟有德

者是舉而此衆賢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一人有所命令於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於卜筮而無不孚信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助故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雖時而出無內外大小之間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公意政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於國體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爲懼而果於求退也○茅氏坤曰大臣輔君之烈有以享天之心而凝其眷命則天亦感通罔閒而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佑命純則貞元之會人文之朗天地不閉賢人不隱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商於是乎實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集傳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陳氏師凱曰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國命之固不固全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今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矣○孫氏繼有曰大臣與國一體不以一己爲壽而以社稷靈長爲壽

自古天壽人國使之年所多歷者非私壽之由其國有平格之臣耳平者衡也大臣持心如衡不與以私是能格天故曰平格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集傳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集說 夏氏僎曰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天復命武王○呂氏祖謙曰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王氏樵曰此言申勸寧王之德則前此式勸文王之德可知矣申者繼前之辭也集猶大統

夫集之集此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集傳 虢叔文王弟。孔氏穎達曰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有三虢北虢在大陽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有大陽故城。東虢在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虢在雍州韋昭云西虢虢叔之後在鎬京畿內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故城。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孔氏穎達曰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己之諸國也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集說 董氏其昌曰歷敘五臣亦有意見五臣同心不以有一人在位而其餘遂求去也。○鄒氏期楨曰修者承敘式化理而不亂和者甄陶涵育順而不乖俱主德教說而養在其中曰尚克者難其事而重其助於臣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集傳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此五人蓋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德雖本於文王而其博施於民則以五臣之力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集傳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迪見冒聞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陳氏櫟曰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陳氏雅言曰上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時受有殷命哉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周公言此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臣之

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道有以顯其君。賢臣輔而君德修著。不惟其君之德有以被於時。而其極有以格夫天。是則文王之所以受有殷命之故。雖文王之德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縱不以商之六臣爲念。獨不以周之五臣爲意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集傳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王氏樵曰。後者。前承文王之辭也。曁武王盡殺

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集說 陳氏櫟曰。此言以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上言殷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杜氏偉曰。上言賚四臣以得天下。下言資四臣以化天下。迪有祿。謂啓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厥敵未盡除。則天下猶有梗化者在。敎化何以得大行耶。昭武王。與上昭文王一般。惟冒。雖說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却要本四臣能使他如此。丕單稱德者。沐其覆冒之德而稱頌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集傳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

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勖不及。未詳。耉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耉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陳氏師凱曰。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周公云爾也。

集說 張子曰。耉造德降。則民諧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林氏之奇曰。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其爲一身進退之節。固當明白。然國家安危長短之原。實自此而分。尤所當念。自此而下。皆周公言其

當留之義也○呂氏祖謙曰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李氏𤪹曰案淮夷之滅西奄之踐東夷之伐肅愼之來俱召公既留已後事若召求去誰與共濟也哉

附錄 孔氏穎達曰我與汝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王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余氏芑舒曰收罔勖不及呂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亦通

纂疏 無我責之上蔡傳疑有缺文據孔疏體會周公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無責我之留而已收罔勖不及蔡傳以爲未詳若曲通其義則余氏引呂祖謙之說亦可以備一解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集傳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鎭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

陳氏師凱曰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爲小吏乾沒服虔云射成敗也如淳云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 陳氏師凱曰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之時也 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則後人之爲成王必矣○呂氏祖謙曰周公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陳氏經曰不以後人迷謂欲使後人嗣前人恭明德不至於遏佚前人光也○陳氏櫟曰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後人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集傳】偶配也黃氏度曰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幷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集說】林氏之奇曰昔武王命二公言汝之明勉以配王在於誠信以乘此天之大命惟念文王之德以輔其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臣相與儆戒以保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吾二人者如此則我家無窮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可以舍而去乎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爲役所載而行是也○金氏履祥曰此述武王顧託之命○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爲民標準故當時凡言爲大臣者皆曰以爲民極○王氏充耘曰天子以身建極於上而謂三公爲民極者何蓋論道經邦三公之責是亦所以爲民極也偶王者上而天子次卽三公相與共治天下蓋三公所以副貳天子如耦耕相似在亶乘茲大命如亶聰明之亶言的實如此夫天之大命無人焉以乘載之則墜地矣故偶王以乘此大命者公之責也夫謂之三公則位不可謂不尊欲其偶王以乘大命纘文王之德以承無窮之憂則責任不可謂不重武王命召公如此公乃欲去獨不思念前人之言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集傳】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集說】眞氏德秀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陳氏櫟曰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己視之也○來氏宗道曰殷喪大否卽天威之在殷也天威在殷由無平格之臣也使不監於殷而去之則天威昔在殷而今將在周矣可不念此而留乎殷喪從有殷嗣天滅威來天威從弗永遠念天威來此節又舉天威之可懼者留之也○王氏樵曰周公監殷喪大否留公以共濟此周公之允也召公能肆念天威留與周公共濟此召公之敬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集傳】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

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陳氏師凱曰。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繫滯之爲善。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集說】蘇氏軾曰。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周公言汝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王氏安石曰。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上所以能明俊民。○朱子曰。襄我二人。周公自謂已與召公。○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爲慮。有賢者可以襄。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譏也。○王氏樵曰。文王時則有五人。武王時則有四人。而憂於弗戡也。今惟我二人而已。其何以戡夫滋至之休乎。滋至則盈。盈則難持。召公所以有盈滿之懼。然知懼在於自强。非可以退求自免也。故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勉其益修德以自盡。益求賢以自輔弼。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集傳】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敍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集說】蘇氏軾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召公也。○陳氏櫟曰。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誥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末謂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咸成之。惟不倦可以成終。召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陳氏雅言曰。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未來。謂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吳氏之言。可謂深達周公之心。而善達人情之論者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集傳】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邪。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

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集說】夏氏僎曰。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顧氏錫疇曰。予不惠。止應告汝朕允句。閔天越民者。國有老成。則天眷不移。民心永保。不然。則胥可憂耳。予惟憂之深。故不覺言之切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集傳】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集說】呂氏祖謙曰。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其領受之意固見矣。

【附錄】林氏之奇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王氏柏曰。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與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他辭。○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功。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鄒氏敬曰。竊窺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為心。未嘗遲回於衰耄之年也。吾當為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懈。吾夫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

集傳 蔡國名。地理今釋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也。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集說 孔氏穎達曰。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

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呂氏祖謙曰。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叔既沒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於叔者。施之於仲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集傳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黃氏度曰。遂書作虢。古通用。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杜氏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陳氏師凱曰。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左傳閔二年。晉滅霍。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也。地理今釋霍國。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州西南十六里有霍城。地理通釋云。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蔵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因云

者。制其出入。孔氏穎達曰。周禮有掌因之官。鄭云。因拘也。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氏穎達曰。若今除名爲民。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陳氏師凱曰。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爲己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

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

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孔氏穎達曰。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蘇氏軾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林氏之奇曰。周公之賞罰。未嘗容心於其間。蔡叔之罪。不可赦也。則遷之於遠。不以其弟之故而私之。蔡仲之賢。不可棄也。則薦之於王。不以蔡叔之故而惡之。此其所以為周公也。○張氏震曰。象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而不悖也。○薛氏季宣曰。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

於囚。霍叔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已為卿士。仁人之於兄弟。其不宿怨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官蔡仲。罰不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後蔡仲受爵。罪人未歿。不可復其子之國也。○朱子語類。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為此說。周公當初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害。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呂氏祖謙曰。管叔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至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魏氏了翁曰。左傳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已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

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祇德，則以為己卿士，負與大地同其大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集傳】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集說】薛氏季宣曰：率德改行，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謂之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集傳】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惟德改行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忠孝一道也，臣子一心也。未有忠而不孝、孝而不忠者。諸侯以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以保其人民為孝。蔡叔忠孝兩失，仲欲掩蓋其愆尤，則惟在於此二者也。○黃氏度曰：已封其子，而不為其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呂氏祖謙曰：子之新善者，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子孫，仲乃[illegible]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繫焉，盡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原也。○陳氏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真氏德秀曰：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王氏樵曰：末二句有因其已然而堅其將來之意。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集傳】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集說】孔氏安國曰：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人為

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林氏之奇曰李博士曰治以善而致善雖不一苟在所可欲焉皆足以致治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善之不可爲也亂以惡而致惡雖不一苟在所可惡焉皆足以致亂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惡之不可去也此說盡之矣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集傳】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呂氏祖謙曰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窮雖蒽然憂懼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卽援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王氏樵曰此與仲虺之誥篇末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於思其終蓋未有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亦未有不思其終而能謹其始者也始終一理也於始慮終終以不困不愼終於始終以困窮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集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屛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

鎭定之規模可概見矣○陳氏雅言曰此成王命蔡仲爲諸侯傳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所謂畫一以告之亦以見侯職之所當盡者不一而足也○馬氏森曰懋績勤以立功也睦鄰和於異姓也蕃王室忠以事上也和兄弟親於同姓也康濟小民惠以撫下也○焦氏竑曰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刑之事睦鄰中有事大恤小之事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之事和兄弟中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之事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集傳】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王氏樵曰聰明天德也作聰明則私智爾

【集說】林氏之奇曰率自中與率性之謂道之率同耳之德爲聰而聽則用之以聽目之德爲明而明則用

之以視。是聽明在已。而視聽用以應物也。不以已之聰明而亂舊章。則其處已也審。不以人之側言而改厥度。則其應物也明。○呂氏祖謙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讒說姦言。每乘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蔡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如此。○陳氏經曰。舊章則已然之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奇。故有此戒。○陳氏大猷曰。內不變於已之私智。外不惑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王氏樵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在吾身則謂之度。在先王修之於禮樂刑政以治天下國家。則謂之舊章。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不忘。則無不中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集傳】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仲豈荒棄王命者。地之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衰。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蓄之于心也。

【案】王氏樵曰。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王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為卿士。蔡叔既沒。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仲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董氏鼎曰。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為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多方

【集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孔氏穎達曰。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二者為一時之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

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史記高祖紀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瓴盛水瓶居高屋之上而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薛氏季宣曰商人化於紂之威虐已深周公寬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讋以威而勤於教懷柔其德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朱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當時士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呂氏祖謙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集傳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衞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當時淮夷徐戎竝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竝征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二國警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竝言淮夷爲此故也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

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陳氏櫟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三番叛王遷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算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集傳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

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四國叛則多方為之繹騷。四國定則多方因之休息。則多方之裕在四國也。○金氏履祥曰。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殷之國。變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顧望兩端。或嘗動于亂者。殷侯武庚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集傳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顧氏錫疇曰。不盡人事。妄希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集說 呂氏祖謙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誥之助歟。○杜氏偉曰。上示之以恩。而發其良心。此揚之以禍。而破其邪心。下文言桀以圖命而亡。則紂之亡可知。湯以受命而興。則周之興可知矣。皆本此節來。○俞氏鯤曰。以圖度而亡其宗祀。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乃自貽之慼。非天降之災。上句是干其所不可干。下句是不能保其所當保。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集傳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王氏樵曰。諸篇例。先言夏先后而後言桀。而此章便言桀。故疑有闕文。

集說 王氏安石曰。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意。○吳氏澄曰。周之伐殷。猶殷之伐

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及殷亡周興之事。以諭殷民。使之知天命也。○王氏樵曰。夫日用之間。常行之理。此心之靈若或啓之。雖至愚之人。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迪。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孜孜。順天之理。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而天命固在是矣。豈待圖度於杳冥。冀幸於非分哉。奈何桀紂不知出此。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則自絶於天矣。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集傳】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絶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於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鄭氏康成曰。叨。與饕同。貪也。懫與懥同。忿也。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嬖是也。探其根而言之。○王氏樵曰。桀失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嬖用事。用貪頗側叨懫者任。而仁善者遠。洪舒者爲無用。而劓割者爲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也。○沈氏㴩曰。君之慢天。全在虐民。故上節言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君之虐民。亦從恃天命做出。故此節首言圖命。而下皆詳其結怨于民之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集傳】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浸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集說】顧氏錫疇曰。民不可一日無主。必得代夏者。斯可刑殄桀耳。故興湯以亡桀。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集傳】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與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集說】葉氏夢得曰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黃氏度曰義民舉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

以爵賞之以位天下皆以爲當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乂民也反是則非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呂氏祖謙曰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御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積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宼之也百爲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集傳】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集說】葉氏夢得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姚氏舜牧曰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耳○顧氏錫疇曰天命主於民心也故不曰天簡而曰多方簡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集傳】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勸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杜氏偉曰體仁以長人乃人君之大德故仁爲君之所依愼麗有仁之本以感民仁之政以防民刑用勸者儀刑其德敎而勉爲愼德之歸儀刑其法制而勉爲法外之民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

【集傳】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集說】陳氏雅言曰德者化民之本使人知所慕而樂於爲善刑者輔治之具使民知所畏而不敢爲惡有商哲王不徒以刑用刑而以德用刑也愼厥麗者以仁之全體而言明德愼罰者以仁之大用而言乃勸者上之勸下也刑用勸者下之自勸也亦克用勸者蓋兼上下而言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集傳】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經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愼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旣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射宿之際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也○陳氏雅言曰人知明德之爲仁而不知愼罰之防範人心者蓋亦所以爲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爲愼罰而不知殄戮多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爲家法於是深可見矣○王氏樵曰彼要囚之中有情罪已當而當殄戮者亦有原情可恕而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良民懼而戮不足以爲勸非愼罰也釋之不當則姦人幸而釋不足以爲勸非眞罰也商王則時乎殄戮多罪也亦克用勸焉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用勸焉愼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爲之本者又可知矣○余氏芑舒曰要囚與康誥同多罪而殄戮無辜而開釋正所謂仁政也湯以仁而開之於前諸君以仁而守之於後家法積累維持若此斯商之所以興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集傳】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廕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此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略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陳氏經曰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如何耳○王氏樵曰今至于爾辟對上三節看先王以仁而興紂以不仁而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集傳】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

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集說】夏氏僎曰。此章申言夏殷之事。我周之事。而詳諭之。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集傳】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集說】來氏宗道曰。恃多方之富。乃是紂爲惡之源。惟其恃所不可恃。故爲所不當爲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傳】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邦。○呂氏祖謙曰。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

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顏氏錫疇曰。間之者。自禹至桀四百年之統。自此而間斷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集傳】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集說】林氏之奇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醇乎醇。○陳氏經曰。上逸。過逸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集傳】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蘇氏軾曰。以此五年暇以待之。○林氏之奇曰。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以紂之罪惡爲可伐。而欲冀其改過。故須暇之也。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

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思曰睿。睿作聖。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程子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林氏之奇曰。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朱子曰。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呂氏祖謙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周官列六德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作聖。孰禦。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

依依於其子孫。而冀其改焉。○陳氏經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言此者。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李氏樗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天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逭也。○馬氏森曰。罔念克念。指出一念幾微之地。而實天人相與之際。興喪之原。皆由於此。蓋一篇之大義也。○來氏斯行曰。罔念謂恃其聖。克念謂恥其狂。聖狂不係於所稟。而係於一念轉移之間如此。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集傳】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禨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吳氏如忠曰。此言天命未定之時。多方諸侯。無一能當天眷者。禨祥猶言災異。譴告。是使多方知天欲亡紂之意。而有德者愈修其德以當之也。非消天變意。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集傳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敎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敎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其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駮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陳氏大猷曰可以爲神人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陳氏櫟曰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如負荷力久之力而後可

○王氏充耘曰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民和而神降之福有明德以薦馨香則神歆其祀故善承其民克堪用德者可以爲神之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天惟式敎我用休蓋亦因其材而篤焉天知文武有可爲之資故陰有佐佑而扶持之使其德日盛而業日新天休滋至寖明寖昌然後一旦簡畀殷命而尹爾多方也民承其君而曰君承其民是謂民惟邦本雖賤而不忽所謂王司敬民者是也○陳氏雅言曰德者事神治民之本人君者兼有事神治民之責文武之克堪用德既有以靈承其旅於先則能治民者未有不能推以事神者也上天之式敎用休將以簡畀殷命於後蓋可以事神者未有不可付以治民者也○顧氏錫疇曰天於文武只是至公無私欲得周王以爲天下非以天下私周王者。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集傳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詔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姚氏舜牧曰首提我惟大降爾命因反覆天命興亡之故使自潛消其反側之萌此復提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將啓以自新善後之路使不自陷於罰殛之禍。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集傳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大猷曰：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申氏時行曰：乂者，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惠者，協和大順，丕應徯志之謂。熙則天命益廣，不特享之而已。殷命皆順我王室，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馬氏森曰：忱則無反側動搖之念，而上下一心以相與；裕則無忿鬩不靜之謀，而彼此優游於安命。夾介則消其叛亂之非，而篤其比輔之義。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集傳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集說 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爲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孫氏繼有曰：託言心不忘商，義不臣周，以圖忱于正。此殷人不靖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集傳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王氏樵曰：要，束而囚執之也。 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耳。

集說 呂氏祖謙曰：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金氏履祥曰：教告之，謂東征之前文告之也。戰要囚之，謂東征之時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而爾不用命，故遂殛之。○王氏充耘曰：與舜之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否則威之相類，皆是聖人不忍輕於棄人，反覆教戒，終於不改，然後刑之。蓋有不得已焉耳。○馬氏森曰：我惟時者，言我但止如是而已。教告，以口舌代斧鉞也。戰要囚，用戰懼而要囚之，拘其身體，以禁其爲惡而已。大罰殛之，則將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罪矣。不康寧者，不仁而好殺之謂也。上三條，既敘其恩，而責之以善。此條復敘其恩，而懼之以禍。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集傳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卽政成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爾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集說 呂氏祖謙曰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敘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申氏時行曰殷士是有位於商而今無位於周者臣非必列職但奔走臣服便是曰五祀者見臣服之久情宜孚而勢宜定不可反側動搖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集傳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陳氏師凱曰如大胥小胥象胥宗伯宮伯宮正酒正之類胥有才智者也伯與正皆長也。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集說 金氏履祥曰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官士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胥伯小大多正則周所置治教之職也○劉氏應秋曰臬指化民之事言殷士咨化誨殷民之外無有所謂職事矣○潘氏士遴曰此又就殷士中摘出有位者言。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集傳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雝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集說 王氏樵曰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集傳]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集說]呂氏祖謙曰。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於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矣。○茅氏坤曰。化服凶人。莫如和敬。穆穆是和睦之見於容貌者。頑民之中。不無賢者。簡閱其賢者用之。正所以感化不賢者也。臨治正其容儀。則民有所觀法。輔治簡其賢人。則民有所觀感。○王氏樵曰。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當遷殷之初。成王擇殷士之可與者。使比介於周之賢臣。以薰陶其德。多士所謂臣我多遜。周公所以欲王先服殷之御事者。此也。殷士既從。則又敎之以益修其身。治其心。使自身心而達於家邑。無不和順。則凶德庶幾乎不足畏。而可以默奪而潛消。猶懼其未也。爾邑之賢者。又敎以克閱而謀其助。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矣。夫以殷治殷。以賢引賢。而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集傳]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王氏樵曰。畋爾田者。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也。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裁之。此乃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亦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體。國大用也。○陳氏櫟曰。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迪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也。蓋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為胥伯正。以共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殷民。而躋於泰和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

士。

【集傳】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共覩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故曰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王氏樵曰。前云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逖爾土。罰蓋有間也。○曹氏學佺曰。始誥多方。而終歸重於多士者。以其爲民倡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集傳】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集說】呂氏祖謙曰。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猶復諄諄於誥之畢。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集傳】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illegible]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是又爾更端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之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滅奄。而又爲多方之誥。反復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栢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馬氏森曰。又曰時惟爾初云者。則總多方多士而申誥之。以與更始。言不可復有乖亂也。

【總論】呂氏柟曰。多方洪惟圖天之命二句。言商奄也。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則割夏邑。言桀之虐爲天所要也。自惟時求民主。至刑殄有夏。言湯之賢爲天所命也。惟天不畀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桀者。桀之虐非一

端其所恭多士大不開民之麗也乃惟成湯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世其所慎之麗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猶夫桀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夫湯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迪屢不靜以下戒也我惟時其教告之以下至乃惟爾自速辜以下儆之也自是以上蓋皆使殷侯尹民以告多方之辭也有方多士以下則專告多士耳多士者多方民之本也告多士之道惟在和順和則足處僕而克臬順則足以永力田多方民將自化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八

立政

【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程子曰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性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維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也○林氏之奇曰成王繼統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二公在下之左右而為賢才之主於內則天下之賢莫不罔之以熟想夫朝廷之上小大前後莫匪正人端士也而此篇猶以用人為戒者蓋成王既聽政以躬攬萬幾之務則一進一退而邪正兩途自此而分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為戒也○呂氏祖謙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絕筆也為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

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陳氏櫟曰。此篇以用三宅為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名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無逸周公格心之書也。立政。公言用人為政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集傳】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於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陳氏師凱曰。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陳氏師凱曰。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又有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林氏之奇曰。下文所謂宅乃事。即此常任也。宅乃牧。即此常伯也。宅乃準。即此準人也。此以為伯而下文以為牧。則以伯為牧民之長。宜矣。伯既牧民之長。而曰左右者。蓋以牧伯而兼公卿也。夫常伯常任準人。所以與天子圖回萬幾者。固不可以不得人。然其朝見也有時。至於綴衣虎賁。朝夕與王處。苟非其人。則王德以之而蠹。雖外得其人。何補焉。○知人則哲。皐陶以為惟帝其難之。常伯以下。周公以為知恤鮮哉。乃知人主之職事。其所謂難者。莫難於此也。○呂氏祖謙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此數職。先言休兹。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小大。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頼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陳氏雅言曰。周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為本。是以統率羣臣將有言於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首。以竭其事君之禮。復稱嗣天子王。以尊其為君之名。所以開其進言之端也。○孫氏繼有曰。君道無不當謹。而進用人為要。用人無不當謹。而惟左右為要。常伯常任準人。此以議政而在左右者。三事之外。虎賁綴衣。此又以供役而在左右者。侍御固不得與三宅等。其在王左右一也。故羣臣並舉而言之。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集傳】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卽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下有至強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阨甲兵之銳人民之衆惟在於賢才之多而已能求賢才而用之則其勢無敵矣豈不大競乎籲呼也故籲俊有求賢之意惟禹以籲俊為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為務○呂氏祖謙曰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人之法焉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及其衰也並至於罔無義民言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陳氏櫟曰公既數知恤者鮮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恤此者以文言之也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皐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嘗以俊與德而二之○陳氏雅言曰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用賢之道不以國家之盛治為已足惟以賢俊之當籲為未至其事天之道至矣有夏之臣信能有此九德之行故不徒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而且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其事君之道得矣夏之君臣各盡其道此其立政之要也以上迪字與下迪知忱恂作對說呂氏謂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王氏樵曰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古之賢王以人事天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集傳】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集說】呂氏祖謙曰非人才果異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

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集傳】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

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集說】黃氏度曰。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既用三宅。又辨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材惟層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國家之興為未艾也。○呂氏祖謙曰。嚴惟丕式。嚴思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於伊尹而後臣之。其一證也。未用宅俊之前。知之者惟湯。既用之後。則夫人而信之。○蔣氏悌生曰。嚴惟者。其難其慎之謂。簡擇於未用之前。既用之。必使為政於天下。丕式者。信任於使用之後。○陳氏大猷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即丕釐上帝之耿命也。○陳氏櫟曰。宅俊用而遠近孚。蓋堪用當而人心服。好人所好。不拂人之性故也。嚴惟丕式。君大法乎賢也。用丕式見德。下之人因之而大法乎君也。湯用三宅而且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王氏樵曰。思慮精專。一於賢者。的凡事委心聽順。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便是丕式處。○兩丕式字。上言君丕式乎賢。下言民丕式乎君。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為爾德也。○鄒氏頑期曰。湯之心與宅俊合。故商邑之心與湯合。宅俊之德為湯所式。故湯德又為四方所式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集傳】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羞，進也，有崇尚之意。桀紂所用非人，皆本於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呂氏祖謙曰：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閒。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共政之任，親於共國，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鄒氏季友曰：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云：井牧者，襄二十五年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爲夫，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申氏時行曰：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工。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丕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相反。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集傳】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卽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閒，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文武旣有以當天之心，故天命之以有天下，則封建諸侯，而天子端拱於上也。此所以立民長伯。○呂氏祖謙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閒，惟文武眞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源，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陳氏櫟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爲長伯者，與諸侯入爲王官，王官出爲諸侯，古常有之。○顧氏錫疇曰：克知一句，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見任之重。○孫氏繼有曰：大抵人臣立朝，以心術爲本。心術不正，縱行事可觀，言論可采，亦非吉士。克知灼見者，知其心之果正而無他，卽克知厥若之意。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集傳】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集說】張氏九成曰：所謂立政，豈無紀綱賞罰，豈無典章文物，周公乃無言及之，獨曰任人準夫牧作一

事而已。○顧氏錫疇曰。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所愼簡者。莫先於此。此得其人。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無不得其人矣。○孫氏繼有曰。人君之政。總之則柄歸於一人。三事則分任之。分之則事寄於百官。三事則總率之。故首列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集傳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鄒氏季友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注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王氏樵曰。孔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蔡傳曰。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爲二事。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王氏炎曰。凡治事曰百司。

凡掌財曰庶府。○陳氏師凱曰。周官有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

集說 顧氏錫疇曰。宮府合爲一體。天子自大臣召對外。惟此侍御之官。親近周旋。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俱就得人說。虎賁。修武備以壯掖庭之威。綴衣。布物采以昭黼扆之煥。趣馬。明輿衛以備法駕。小尹。正擊領以供法從。左右攜僕。如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以司稱者。各辦所職。服用之需。於此取。以府稱者。各典所守。儲蓄之備。於此藏。以上諸官。俱是內官之長。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集傳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林氏之奇曰。周禮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董氏琮曰。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征人伐鼓之類。是也。藝人者。卜祝巫匠。陳氏師凱曰。卜。如太卜卜師龜人華人占夢眡祲是也。祝。如太祝喪祝甸祝詛祝是也。巫。如司巫男巫女巫神士是也。匠。如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之工。皆是也。執技以事上者。禮記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周禮太史。下大夫。○孔氏穎達曰。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尹伯

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陳氏師凱曰。傳意謂庖人爲庖尹。內饔爲饔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爲之伯也。蓋庖饔各治其事。而又統於膳夫也。然此二句。以下文比之。必有脫字。○王氏樵曰。庖人尹庖。內外饔尹饔。此呂氏原文。蔡傳漏尹庖尹饔四字。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陳氏師凱曰。大師及司樂爲鐘師磬師之伯。此一節特舉例以解尹伯。以是求之。尹伯固不止於此二者矣。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

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陳氏師凱曰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諱先王名也惡忌日也及子卯不樂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憸刻傾險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陳氏經曰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小大之臣哉一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委之三宅高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慎簡乃僚皆然也○孫氏繼有曰庶常吉士一句總上立政以下來并下二節蓋無德不可謂之吉即有而不常亦僞耳非吉也惟文武克知灼見而後用之故自三宅以至百官無一非常德之吉士不特三宅可以事上帝長庶民而餘皆可以分天職佐民瘼此謂得人之盛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集傳】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集說】林氏之奇曰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亞其貳也旅其衆士也○呂氏祖謙曰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緣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陳氏師凱曰案康誥言圻父農父宏父三卿亦與此同可見此爲諸侯之官蓋大國三卿兼攝六事傳謂名通天子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集傳】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孔氏穎達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亳見史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地理今釋案蔡傳云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水經注云汳水東經大蒙城北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南亳西亳詳見湯誥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孔氏穎達曰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集說 林氏之奇曰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凡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人也○王氏樵曰微盧烝蓋夷國之內屬者武王伐商微盧嘗從焉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置都護之比也險危之地不必邊裔如陝之崤函趙之井陘鄭之虎牢皆參錯於五服之間者○孫氏繼有曰夷情叛服亦係中國安危故設爲尹以監之尹雖遠臣而內藩王室外攝夷情不得其人亦足致亂故附於吉士之後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集傳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集說 朱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厥心○吳氏澄曰惟能心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陳氏櫟曰以宅心爲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爲一說○陳氏雅言曰天下之賢固莫難於獲其用尤莫難於盡其用謂之以克俊有德者蓋才德雖常事司牧人之所固有然所以能究其用者實文王之克厥宅心有以致之也知之至信之篤文王之心與三宅之心胳合交契無毫髮彼此之間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人而其有才有德莫不竭盡其蘊無敢或隱其賢是豈徒常事司牧人之所自能哉皆以文王克之而後能也○王氏樵曰三克字最有力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得人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情僞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於相左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集傳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集說 傅氏元初曰文王三宅之賢無非常德吉士安得有違命者推誠任人馭下有體只是訓戒之欲其用命不欲其違命耳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集傳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

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集說】王氏安石曰：君道以擇人爲職，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陳氏櫟曰：牧夫，卽宅牧之屬。上文只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卽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擧其二者，有擧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集傳】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王氏樵曰：公字下，闕一承字。〕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顚、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竝受此丕丕基也。

【集說】胡氏士行曰：用義德之賢以戡定，用容德之賢以計安，立政任人之意也。○吳氏澄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於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於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勇毅之能；詒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不違父之臣，故父子竝受此大大之基業也。○王氏充耘曰：能撥亂反正，所以能成大功；能兼總衆善，所以定大謀。○于氏希旦曰：紂用暴德強德之人，[illegible]○呂氏柟曰：立政止言文王用三宅三俊，武王[illegible]不言宅俊而言義德容德者，何？非有義德之才[illegible]之量者，不足以居三事也。○王氏樵曰：此言武王[illegible]文王之人，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自其以武功定天下謂之功，文王之功，盛矣，而輔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替焉，蓋其爽邦刻敵之臣，卽戡黎伐崇之彥，豈有勿作往任者哉？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謀，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而不違焉，蓋其猶謀自天之者，卽秉德迪知之賢，豈但不敢其臣而已哉。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

【集傳】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

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雖不有初。鮮克有終。戒成王使繼續從今以往常用賢也。○張氏九成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二宅之心。卽所以立政。○呂氏祖謙曰。物莫不有所傾。水負而下。火傾而上。蓋有湮之而不下。欝之而不生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以勉爲善者。苟能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遁矣。夏后宅人。亦曰用丕訓德。訓順也。知厥若。又勿使異言者閒之。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竭兩端告之也。○董氏琮曰。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爲一意。而於準人牧夫。則以爲舉其二以包其一。理所未安。竊意從張氏之說。則立政乃作書之本意。立事乃任人之官。庶於經意爲兩得。○陳氏大猷曰。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王氏希旦曰。提起立政二字最是。下文商人周文王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在今後嗣王立政。皆是提起作書之本意。立政之要。在於常牧準人。○陳氏雅言曰。克灼知厥若者。此明於知人。時則勿有閒之。此誠於任人。始焉而非知之明。則無以得賢才之用。終焉而非任之誠。則無以盡賢才之用。成湯之克宅克卽。文武之克知灼見。皆克知厥若之謂也。成湯之嚴惟丕式。文王之罔攸兼罔敢知。皆時則勿有閒之之

意也。周公前舉三事以爲告。此則欲其法三代之法以爲政。上言知人之要。則舉二宅之名。下言任人之要。則舉三宅之職。立政一篇之旨。舉於此矣。○張氏居正曰。灼知厥若。則能明察於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閒之。則能篤信於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於孤危。此兩言者。任賢之要道也。○王氏樵曰。立事卽常任。牧夫卽常伯。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官名。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愼。事之責也。前章常事司牧人。卽常任常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件事爲三宅通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集傳】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閒。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集說】陳氏櫟曰。話言。蘊蓄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閒之。苟或一話言閒。微不終于尊主君子。則小人乘閒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二宅專一周密之法也。○王氏樵曰。自一話一言。承勿有閒之而言。言人君思慮當專在於君子。無一話言之閒。而後君子得終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集傳】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

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卽此意。

集說 呂氏祖謙曰。簡畀正人。付之獄愼。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茍不知正道。雖惴惴欲其勿誤。能勿誤乎。○金氏履祥曰。誤者。以身兼之。事煩力寡。易於致誤。○王氏樵曰。上言勿閒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己。大抵人君任賢不專。其弊有是二端。故反覆言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集傳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王氏樵曰。案由字只如字讀。傳謂紬繹用之。是以意解。非卽以由字爲紬字也。紬音抽。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紬繹。師古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集說 呂氏祖謙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繹之蓋不一端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委之其人矣。○陳氏經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任之當矣。又紬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陳氏雅言曰。三宅之官。百官有司之長也。擇之不審。則以正爲邪。以不肖爲賢。固不足以得賢才之用。用之不至。則體貌之或衰。意見之或殊。亦何足以盡賢才之用。故克宅之者。以心相照。此知人之明也。克由繹者。以心相與。此待人之誠也。謂之乃者。言必如是。而後有以得其心也。謂之俾者。言下之治由於上之使也。立政一篇之旨。皆是言人君之用人。當擇之於始。善用之於終。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集傳 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說其心。則譽桀紂爲堯舜。失其意。則誣伯

夷為盜賊。○呂氏祖謙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王氏綱振曰。憸人不是容悅小人。孔傳云。憸利小人。正言其才智機鋒。能聳發人主以為必可共功。必能顯世。而不知究竟罔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集傳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蔡氏卞曰。以庶獄庶慎對庶言。則獄慎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慎。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慎。○呂氏祖謙曰。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尊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顧氏錫疇曰。曰文子文孫。見有纘承之責。曰孺子王矣。見其居天位之尊。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集傳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陳氏大猷曰。耿亦光也。耿光。光之著也。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不可弛。○呂氏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隳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捍格。推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金氏履祥曰。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陣法講於蒐狩。射御習於鄉學。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

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爾況其時淮奄未盡平故周公言及之○王氏樵曰禹迹即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訖于四海是也陟謂今威德所加盡禹迹所至也方行德威之流行也文王之耿光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丕單稱德覲揚謂不遏佚之顧文子文孫而言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集傳 幷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常人之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或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於卒章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道行此常道而不易者爲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言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人尤宜任此而謹之歟○金氏履祥曰周公丁寧之意於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爲家法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集傳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幷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孔氏穎達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蘇氏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例也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陳氏大猷曰蘇公能以法式而敬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當以爲法式而有謹焉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陳氏櫟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爲後之司獄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陳氏雅言曰敬者慎之存於心慎者敬之見於事○王氏樵曰漢有決事比周禮小司寇登中于天府注曰取其計獄敝訟之得其中者上於天府使藏之以爲法此後罪犯有合於是者則援引以爲質也即列用中罰之意觀此則引律條以定罪其來久矣○式敬之式用也茲式之式法也茲式有慎周公欲後之典獄者如是欲後之任典獄者必擇如是之人也

總論 董氏鼎曰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立矣一篇之中至事牧準其綱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脈也自迪惟有夏至暴德罔後言夏先后知恤乎此乃室大競休何如哉桀

不知恤也。故周有後。而成湯陟焉。自亦越成湯至奄甸萬姓。言商先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見德。伏何如哉。紂不知恤也。故帝罰之。而我周式商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至竝受丕丕基。言文武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也。是以竝受丕基。式克至今日休也。自孺子王矣以下至終篇。拳拳以告憸人用常吉。詰戎兵。謹刑獄爲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

周官

【集傳】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陳氏師凱曰。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但不載其

專職耳。如六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爲伯。是舉朝無尊於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孤則亞於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於孤。又可見矣。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陳氏師凱曰。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資級如是之卑耶。周禮注。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理。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傳。故列在司徒之屬。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孔氏穎達曰。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掌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朱子語類。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爲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傳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爲階官。不復

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傳襲。不復改正。○陳氏櫟曰。周禮。周公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集傳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衞。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孔氏穎達曰。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也。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集說 林氏之奇曰。當成王之時。六合爲周。聲教所暨。率皆臣服。獨淮夷未平爾。淮夷未平。則當時六服之

君。罔雖洗心滌慮以奉承天子之德而行之。然謂之莫不承德。則不可也。惟滅淮夷而遷以化之。則是莫不承德矣。如舜之世。聲教所暨。訖于四海。惟三苗不服。必至於苗民之格。然後爲至治也。○呂氏祖謙曰。成王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遵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王氏充耘曰。成王爲萬邦之君。盡撫綏之道。侯甸之諸侯。以時而來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察其政治焉。四方之諸侯。其或有弗庭者。則征伐其國而使畏懼焉。巡守征伐。皆以綏安億兆之民而已。在外之事無不舉。於是歸於鎬京國都。以爲端本澄源之計。天子所與共治於內者。莫大於三公。而其亞爲三孤。又次爲六卿。而其下各有屬。苟非無是官也。有是官而綱紀之未定。昔非無是職也。有是職而體統之未明。故立三公使論道。而三孤則輔之。於後命六卿使分職。而其屬則任之於下。如絲蠶而經聯。如臂動而指隨。以立一代之定制。以承歷代之弘規。無有董之而不治。正之而或紊者。既治其外。復詳其內。傳所謂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者。如此。○陳氏櫟曰。巡侯甸。卽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卽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四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釆衞之辭合。略外四服耳。○陳氏師凱曰。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國率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於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數也。然史官例以萬邦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陳氏雅言曰。當功成治定之日。而致謹於建官分職之命。蓋天下以一人爲主。致治以任官爲要。萬邦雖廣。而承

德之心無不同外攘既舉而治官之政不敢後史臣將欲述成王訓迪之辭而先敘其本末如此○王氏樵曰撫萬邦只言君臨天下之意省方觀民去暴除殘皆所以安天下之民也六服承德見是素直而賢者固于旬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侮其不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威靈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集傳】若昔林氏之奇曰若者發語之辭若昔猶曰在昔也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邦不安則危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陳氏櫟曰王意謂今兆民殺六服承若已安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幾

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歟○顧氏錫疇曰未亂就正理說是綱紀法度無不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是天下國家無不奠安之謂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集傳】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

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集說】孔氏穎達曰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呂氏祖謙曰唐虞建官惟百而謂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侯伯逮春秋猶襲以霸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治道之達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唐虞之治綱可識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之觀其會通而制其繁簡也○

張氏震曰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王氏樵曰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惟其人是一篇之要○孫氏繼有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繁簡惟得其人則簡固乂繁亦乂此惟人之謂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集傳】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成王實用力於此而亟知其不足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而共治之也德君德

也。祗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商建官之意而時若之。○陳氏櫟曰。唐虞稽古至亦克用乂。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致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祗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致治保邦者也。○王氏樵曰。董正訓迪一也。分爲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宣布於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集傳】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集說】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不若闕之之愈也。○王氏樵曰。道者。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惟三公以道爲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說於天子之前。故論道皆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申氏時行曰。道者陰陽之理。所以綱紀人物而運行造化。論是闡明其理。以啓沃君心。涵養君德者。經邦是經理邦國之民物。即論道時事。謂其議道以置法。而有裁成輔相之規模。明道以出治。而有經綸康濟之謨略。得是理以立命者。使各止其所而不亂。具是理以成性者。使各就其緒而不紊也。燮理陰陽。謂由是以均調氣機。參贊化育。使五行順布。而陰陽無乖戾之虞。四序節宣。而陰陽無愆伏之患也。亦只是以民物之和。兆陰陽之和。論道處有格心體段。燮理處有格天事業。二公道尊望重。所以嚴其選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集傳】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陳氏師凱曰。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蓋參贊之極功。能使造化囿於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匡郭而不違也。）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

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集說】孔氏安國曰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葉氏夢得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大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朱子曰三公三孤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佐天子而已三公三少只是加官○呂氏祖謙曰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陳氏櫟曰貳公弘化蓋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王氏樵曰弘化即三公之論道經邦也寅亮天地即三公之燮理陰陽也弘如人能弘道之弘蓋天地無為而吾之所講明推行者無非所以弘化也化者天地之用而弘之者人使天地之心徧於萬物庶事無不得其所是即寅亮天地也弼予一人即所謂尊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也上文二公不言者以論道中足以包之也○道化與陰陽天地非有異義莊子注曰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為化此皆一陰一陽之妙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也聖人有以參贊之設官以論其道弘其化則陰陽和天地位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

論道而燮理陰陽與寅亮天地又非二事也所以見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其道相成而非有二爾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孤亦然三孤言弼予一人則三公可知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集傳】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玄云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是冢大異名之意○蘇氏軾曰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故冢宰為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林氏之奇曰曾博士曰先王建官分治未嘗不以正名為先名既正矣然後分職以聽於上而事各有所係焉自冢宰以至司空則所正之名也自掌邦治以至掌邦土則所分之職也自統百官以至時地利則事各有所係也此說是也然冢宰之職雖與六卿分掌有司之事然不若司徒而下但掌一事而已蓋冢宰為六卿之首故凡有司之事又冢宰總之也○董氏琮曰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大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呂氏祖謙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講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

無餘蘊矣○陳氏雅言曰百官異職而能統之則有倫有要有綱有紀咸得其序矣四海異宜而能均之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矣此訓迪其職也○傅氏元初曰朱子言天子至尊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然則大宰所統之官蓋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四海之無難均可知矣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集傳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陳氏櫟曰順其自然而導之即舜典在寬之意唐虞司徒之官固巳職掌如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周禮司徒十有二教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也○王氏安石曰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自然而然豈有制哉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陳氏大猷曰司徒掌養民教民之事今獨言教取其重者言之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掌邦禮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集傳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

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伯宗廟官之長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金氏履祥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上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儀和則不僭不逼各安其分有序則和也○陳氏櫟曰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二禮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是宗伯所掌乃二禮與五禮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和有樂之意○呂氏柟曰治神人和上下者治以禮言和以樂言皆兼幽明而舉之也與司徒之教不亦復乎蓋相因而成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集傳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其職掌九伐之法○呂氏祖謙曰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

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因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申氏時行曰六師者六鄉六遂之師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敎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由是奉行九伐之法以除天下之殘賊肅將四征之威以靖天下之禍亂使強暴者不得肆弱寡者賴以安所謂平邦國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集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陳氏經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陳氏大猷曰姦慝乃暴亂之本隱而難知故窮詰其情也暴亂乃姦慝之著已見所犯故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集傳】冬官卿主國空土王氏樵曰空土者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案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有主土居民之事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林氏之奇曰司空者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鄭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車服器械監百工者以此觀之則名曰司空者亦其一事

也○黃氏度曰凡居於王土者必有職有土則各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呂氏祖謙曰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瘠而今沃者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陳氏大猷曰爲治莫先於敎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敎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敎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金氏履祥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集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案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於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纂說】林氏之奇曰程氏曰古之時分職主察天時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葢周之六卿本於羲和四子羲和四子分主四時之政周則不然矣然本自準四子而爲之故以六卿之故加天地二字而曰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蓋雖不主四時之政而其名猶有唐虞之遺意○呂氏祖謙曰六卿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帥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陳氏櫟曰周以六卿倡九牧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治天下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集傳】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陳氏師凱曰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案此則制度已預飭於前至巡狩特考之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纂說】林氏之奇曰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同惟六年五服一朝與周禮異此言五服而大行人所言者六服則其事不同尤可以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十有二年也考制度朝方岳明黜陟皆斟酌舜之事而行之惟五年之與十二年異耳案文中子叔恬問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之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呂氏祖謙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所以四達而不悖矣

【附錄】孔氏穎達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矣大行人所云見者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集說] 六年五服一朝漢孔氏注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蔡傳從之唐孔氏疏旣據周禮一歲一見二歲一見之文則是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又引左傳叔向所云歲聘間朝再朝而會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適相合此以左傳揣度周官而曲通其說也宋元諸儒只信周禮六年各以服數來朝而謂周官言五服不言六服者或要服遠不必如期而至耳蔡傳則疑周禮與周官不合故附著其說於此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集傳] 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集說] 程子曰公則一致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呂氏祖謙曰令出於君令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教於其屬亦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寖克則民懷寖深至於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陳氏經曰令未出而致謹可也旣出則有行無反矣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旣令之後何以示信乎○陳氏櫟曰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王氏樵曰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以公滅私令之愼也民其允懷令之行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集傳]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

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

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集說 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呂氏祖謙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卽前日所學之成法也○有疑卽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所以不成也怠忽之不及忽失之過荒其政均也既歷數莅官之病復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歷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陳氏櫟曰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爲師也不學則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王氏

充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猶云罔以側言改厥度罔以辯言亂舊政皆爲輕信他人之言耳○陳氏雅言曰前代之法若堯舜禹湯之所垂訓其法固善然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故學之於入官之先而議之於制事之際則事得其宜而無或有泥繆矣當代之法者文武周公之所講畫皆宜於今而不戾於古者故爲典常而不可易但當謹師而不可亂則事皆有所守而不至或輕改矣○湯氏顯祖曰學所以大蓄識而果德行者也蓄疑怠忽而不學則雖有古不知所以制雖有常不知所以師於政事之理猶面牆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集傳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

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洪範卿士惟月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曰王卿之執政者則卿士大臣也王氏曰卿士職業異于士大夫故別爲之戒○志所以極高明故致其志者功之所以崇勤所以致廣大故盡其勤者業之所以廣蓋無志則所期者卑陋而已何自而崇乎不勤則所成者淺近而已何自而廣乎○朱子曰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如士業於學學

問思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功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巳識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陳氏櫟曰。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王氏充耘曰。所謂後艱者。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耳。蓋天下之事。乘其幾而為之。則易為力。後其時而為之。則難為力。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集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巳。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集說】呂氏祖謙曰。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偽。然後可也。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使作偽者共知勞而無益。亦

何苦為此乎。○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於恭儉則為德。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偽矣。恭儉出於德者逸而休。恭儉出於偽者勞而拙。○孫氏繼有曰。位高則氣盈。氣盈則必驕。祿厚則用廣。用廣則必侈。恭儉驕侈。念不並立。故必恭儉然後可以制驕侈。但恭儉一也。以恭儉之心。發之為恭儉。則為德。以驕侈之心。文之以恭儉。則為偽。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集傳】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自以為存者。必至於亡。自以為治者。必至於亂。故自以為不足畏者。必至於可畏。觀魯季孫自以為亡無日。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正此之謂。○陳氏櫟曰。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利祿與危辱為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申氏時行曰。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末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集傳】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

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集說 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董氏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爲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妬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邱氏濬曰有虞之朝禹遜之稷契皋陶垂遜之殳斨伯與益遜朱虎熊羆伯夷遜夔龍蓋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而其人不自賢不自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如此此百官和于朝而庶績所以咸熙也歟成王仰惟唐虞建官之意而時若之而以推賢讓能望其臣蓋欲其効虞廷之九官濟濟相讓也○申氏時行曰庶官是六卿之屬賢能凡有才德者皆是賢不必其出于己而惟賢是推能不必其出于己而惟能是讓此至公之心大臣之義也庶官和則是觀感其推讓之義而師師濟濟無忌克無乖爭也不和政厖是大臣出于私而庶官化之舉能其官以下言大臣薦舉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與不和而亦係臣職之盡與不盡不可不慎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

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集傳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王氏樵曰三事以爲即立政三事者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古三事之職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於輔君以永安民耳○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董氏鼎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斁乎此成王歸于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申氏時行曰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蓋六卿所主即子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位言即屬政以職言即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即所以敬其官也以佑二句謂以此輔君永康其民也萬邦惟無斁言被其阜成之澤者永有尊親之心而無厭斁矣

總論 呂氏祖謙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成王進德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爲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百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

所知如此其高明之大宜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八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君陳

【集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旣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夏氏僎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林氏之奇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詒親之語。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轍迹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豈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如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旨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集傳】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

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地理今釋東郊卽下都。詳見湯誥。

【集說】林氏之奇曰。言君陳之所以爲令德者。惟孝恭而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君陳之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於父母者。必友愛於兄弟。旣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呂氏祖謙曰。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旣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擧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周公之居也。今汝臨長之。如之何其不敬也。○陳氏經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而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

本。○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陳氏櫟曰。治洛以化商民爲重。故君陳曰尹玆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玆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集傳】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敎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旣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金氏履祥曰。周公以德師保萬民。民方思之。君陳但循其治。明其訓。不待別有作爲也。○陳氏櫟曰。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爾今所司。卽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卽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愼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陳氏雅言曰。周公舊訓。卽所謂常法也。周公旣歿。民之思慕。惟在於周公。君陳爲治政之取法者。亦惟在於周公。我旣能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我哉。此民懷其德。與民惟其乂。雖有敍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爲效則一而已。○王氏樵曰。懋昭。是申明提撕。使人心益開曉。而無復扞格不入之處。是卽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集傳】呂氏曰。成王旣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擧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旣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陳氏師凱曰。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馨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升者無間。陳氏師凱曰。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

陽達於檐屋所達無界限也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集說 蘇氏軾曰物之精華發越於外者爲聲色臭味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林氏之奇曰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於神明而其所以爲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爲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爲馨香則曒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於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豈商民之難化哉○陳氏經曰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聲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

董氏鼎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王氏樵曰孝友之道通於神明堯舜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於此則洞達無間何有於殷民哉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其本在此也○孫氏繼有曰明德非勉強於旦夕者所能也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後能法公之德繼公之治是故以篤敬勗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集傳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日皆知其所以爲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搖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忽如凡人也○金氏履祥曰君陳逮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爲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明德不續矣常人之情雖莫不

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己踐道之力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周公者坐是故也○董氏鼎曰風之動物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而已○陳氏雅言曰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克由聖則民將行周公者行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足以喻其從化之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驗其效以勉之○王氏樵曰民所視效在爾君陳之身未有風行而草不偃未有上行而下不效爾能由周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集傳】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應氏鏞曰出上之意以達之下入下之言以達之上而與衆反覆籌度之也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自古為政因時而已故有行於古而戾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則可興既有廢

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也謀之貴同斷之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之不獨則又將依違牽制政無自而立矣○呂氏祖謙曰廢興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酌衆人之論非私之已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也素矣○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創所圖謀之政也度之於人繹之於己創能致其艱者矣○張氏居正曰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己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徇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愼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傅氏元初曰上下風草之機何其甚易而政事廢興之局又當致其甚難故曰罔或不艱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集傳】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所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

所以為成王歟

【集說】蘇氏軾曰。臣謀之而君能行。此乃君之德也。豈待其顯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于臣以來衆言也。○黃氏度曰。人臣招過掠美。豈惟不足成其君。而其身亦何以居之。顧豈能為良顯乎。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呂氏祖謙曰。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之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陳氏櫟曰。此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宜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享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張氏居正曰。夫君陳有善。不自以為己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為己出。而歸之君陳。蓋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王氏樵曰。嘉謀以事言。嘉猷以道言。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謀雖臣之啓。而聽謀者君之聰。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舜用其中於民。人之善即舜之善。則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理實如是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集傳】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

倚法以侵削者。孔氏安國曰。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違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夏氏僎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呂氏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隆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依勢倚法。粗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己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為依勢作威。倚法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辨哉。○張氏居正曰。周公告成王治洛。則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告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可見剛柔相濟。仁義竝行。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劉氏應秋曰。上欲君陳由訓而勉之以敬篤之功。凡人三節。皆由訓之事。下

欲君陳弘訓而示之以和平之治殷民六節皆弘訓之事由者率由之也弘則又從而恢廓之矣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集傳】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法者所與天下共也苟輕重不麗於法而以人主之指意爲出入則何以法爲哉○呂氏祖謙曰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之意惟觀法之中也○薛氏季宣曰法之與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貰無有輕重之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已者不能也○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集傳】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集說】林氏之奇曰刑之用也豈得已哉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莫不畏皆將遷善遠罪惟恐蹈斯人之覆轍如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之以弗若弗化之故而加之以辟者其意將以止辟也○洪氏翼聖曰申言辟不徇君而辟之惟厥中也必其辟以止辟然後乃辟苟非可以止辟者其肯徇君以爲辟乎是辟能審其中而非失之於濫及矣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集傳】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集說】王氏樵曰敗常孔氏謂毀敗五常之教如康誥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僻言怪行以亂風俗如少正卯之類敗常亂俗是兩類○孫氏繼有曰三細非以三者爲細也三事中所犯亦自有大小舉小以該大○傅氏元初曰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的意思曰乃辟見非以致刑兼判措之用者其寧開一面可知矣曰三細不宥則大者不宥可知而出此三者之外其捐棄細過偕之大道又可知矣。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集傳】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集說】陳氏經曰頑不率敎者不可忿疾之率敎者則當奬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馬氏森曰於未化者而忿疾之則民將無所容而爲善之機塞矣於不能者而求備之則天下皆棄人而進善之心阻矣是必不怒其頑也而從容以待

其化。不責之備也。而引掖以進於善。則寬和之道得。而宜民之治興矣。○孫氏繼有曰。忿疾則絕之已甚。適堅其爲惡之心。求備則求之太詳。適阻其爲善之志。故以無忿疾無求備者戒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集傳】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集說】蘇氏軾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以殘

忍勸人者也。○林氏之奇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爲一矣。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容忍二字雖同。然別而言之。如勾踐之於吳。太王之於狄。所謂忍也。使其不忍。則趨亡矣。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內。殆若天地焉。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薛氏瑄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孫氏繼有曰。忍便有委曲化導之意。則政刑可以漸入。風俗可以漸移。故曰濟。容便有萬物一體之量。若人已兩忘。賢愚一視。故曰大。德大則事之濟不待言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集傳】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集說】林氏之奇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薰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夏氏僎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陳氏櫟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申氏時行曰。修是力田安居。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別

也。進者。舉而用之。率者。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以教不能也。○王氏樵曰。使不修者皆修。在於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於勸率之有道。皆以人治人。而無忿疾于頑求備于一夫之意。此所以爲和中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集傳】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

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集說 孔氏安國曰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林氏之奇曰敬典者即康誥所謂敬典也成王命君陳與命康叔之言大槪不異蓋殷之頑民其遷於成周者周公君陳尹之其留居於故都者康叔君之故成王命之之言欲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性以優游不迫之道漸漬而使之遷善不可以暴戾之剛驅迫之其語雖殊而其意一也○鄭氏伯熊曰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皆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成王云膺受多福康王云永膺多福皆以商民式化言之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歸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也○呂氏祖謙曰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也○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胡氏士行曰民性本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之福臣之名何有紀極君陳可不勉哉○陳氏櫟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蓋

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敬而德有諸已矣使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王氏樵曰敬典在德即所謂明德之馨香可以洞達無間者於化殷乎何有所以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也

總論 林氏之奇曰殷民之心猶未變於紂之惡爲已深所以遷處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嚮恥之心而革其驕泉之習以變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爲師保及公既歿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張氏居正曰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爲綱要蓋以教化爲先務以修德爲本原自古帝王修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眞得實造之學

顧命

集傳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集說 林氏之奇曰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撮取其篇中數字以爲簡編之別惟顧命費誓則又特命爲此亦出於史官一時之意而已○黃氏度曰君奭周召相重在師保顧命召畢相重在秉

諸侯。○呂氏祖謙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眞氏德秀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萬世法。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集傳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集說 吳氏澄曰。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集傳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

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被以冠冕。加朝服。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袞冕也。○林氏之奇曰。論語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眞氏德秀曰。漢志言哉生魄。卽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爲何日也。○呂氏祖謙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張氏居正曰。成王之克自敬德可見。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集傳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林氏之奇曰。芮伯作旅巢命。此在武王之世。成王之世爲司徒。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陳氏師凱曰。畢公。名高。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陳氏師凱曰。毛公名鄭。時以諸侯入爲太傅。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衞。毛。皆國名。

地理今釋 芮。孔傳云。同姓圻內之國。杜預云。馮翊臨晉縣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國也。彤。胡三省通鑑注。彤伯之國。當在鄭縣界。鄭縣。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州西南有彤城。畢。杜注云。在長安縣西北。長安今屬陝西西安府。衞。今河南衞輝府淇縣。毛。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案毛泉見水經注。亦未言卽毛伯之國。路史不知何據。今毛地未知確在何所。姑存其說。

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林氏之奇曰。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也。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二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二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彤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林氏之奇曰此蓋紀述一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入爲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以其職任爲尊卑不以爵秩高下四也○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大傅亦無官屬○潘氏士遴曰敘畢公於二伯後敘毛公於衛侯後敘六卿不敘三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集傳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集說 孔氏穎達曰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呂氏祖謙曰誓之口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集傳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集說 蘇氏軾曰奠定民所麗者定民居也○林氏之奇曰下武之序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朱子語類問奠麗陳教則肄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恐意謂從習爲長未敢自決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呂氏祖謙曰堯舜君臣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故謂之重光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肄者敎養之事必先肄習肄習之久事理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也○陳氏雅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違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大受天命也文王奠民之所麗武王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發粟可知教民之道則明德慎罰此文王已陳之教條也武王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惇信明義則又

可知。是以斯民至於殷習不違。自友邦之修治。以至西土之怙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蠻貊之率俾。敎養之效無違不及。謂之用克達殷者信矣。於以見文武以德爲善政之本。以善政爲化服民心之本。以化服民心爲大受天命之本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集傳】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此成王自敍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嗣守。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卽逾。君子所以毋不敬也。○王氏充耘曰。天威。卽上所集之大命。文武奠麗陳敎。布爲大訓。正是述天理以啓佑後人者。嗣守無逾。正是敬迓天威處也。○王氏樵曰。天威言敬迓者。戒謹恐懼。常迎之于先幾。文武大訓。卽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集傳】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集說】夏氏僎曰。王業以艱難而成。今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呂氏祖謙曰。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吳氏澄曰。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集傳】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王氏樵曰。遠者柔以懷之。使來。邇者擾而馴之。使治。小大庶邦。咸有以安之。而使大小相安。有以勸之。而使謹守侯度。合遠邇而柔能異施。通小大而安勸無間。則君德所及無所偏滯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集傳】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

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集說】朱子語類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于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曰幾者事之微也○呂氏祖謙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性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於非之幾矣其詰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王氏樵曰動作威儀之則此固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於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輔弼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使心不入于非幾而後可○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

然或幾微之事苟之而不謹至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顧氏錫疇曰治民本於一身治身本於一心此成王反本窮源之論思字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也謹幾工夫在於慎獨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集傳】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陳氏師凱曰懸樂懸也鍾磬之在簨簴者天子宮懸諸侯軒懸東首於北牖下孔氏穎達曰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也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治事之位○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并出黼扆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也○呂氏祖謙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羣臣既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內外皆埽蓋靜以俟終順之至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

宗。

集傳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地理今釋史記武王封師尚父于齊都營邱正義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里有營邱城是也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集說 夏氏僎曰桓毛必宿衛之臣○王氏安石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祖禹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黃氏度曰呂伋仲桓南宮毛書姓書名謹之也伋書國書爵殊之於大夫也○王氏樵曰初喪未爲界闕故以東夾室爲恤宅之地。

丁卯，命作冊度。

集傳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掌策命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升階卽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王氏安石曰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黃氏琮曰成王命周公留後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此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集傳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集說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成王旣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卽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攺皆在焉○薛氏季宣曰士山虞匠人之屬○呂氏祖謙曰自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也。

狄設黼扆綴衣。

集傳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

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郭璞曰。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爲黼扆。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所云狄設。亦是伯相命設之。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集傳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陳氏師凱曰。此据古注也。竹枝字當乙。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彼言次席。此言篾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金氏履祥曰。古者前爲堂。後爲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爲堂。以南向爲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謂設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集傳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孔氏穎達曰。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器物。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按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呂氏祖謙曰。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嚮也。○金氏履祥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爲隔。猶今以壁也。東西牆猶古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爲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牆也。夾之前謂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集傳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陳氏師凱曰。筍席當爲莞席。傳寫誤也。畫。彩色。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爲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雕。刻鏤也。孔氏穎達曰。雕以金玉刻鏤爲飾。

【集說】孔氏穎達曰。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按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呂氏祖謙曰。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金氏履祥曰。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西室。乃以室戶房間爲中。房前東壁爲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馬氏森曰。豐席。傳解筍席。與下西夾席同。恐或誤也。孔傳訓豐爲莞。本草曰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鄭箋云。莞。小蒲也。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是蒲有小大之異。爲席有精有麄。故特爲兩種席也。爾雅疏。鼠莞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詩云。下莞上簟。則豐當爲莞。始得之。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集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孔氏穎達曰。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雜也。

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陳氏師凱曰。牖戶之間。是以地言。又云負扆者。是以器言也。據爾雅則扆乃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因亦名屏爲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之形言。則曰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扆而立。○顧氏錫疇曰。席所以坐。純所以緣。几所以憑。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各因事而設。今並設之。以聽神之隨有所憑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集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刀削也。孔氏安國曰。寶刀。赤刀削。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

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孔氏穎達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存。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大貝。如車渠。孔氏穎達曰。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鼖鼓。長八尺。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

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琬琰共爲一重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義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鄭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王氏安石曰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顧氏錫疇曰西序參以大訓者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者寶神物也舞衣用之文舞大貝用之服飾鼖鼓用之音樂供文事也戈弓竹矢供武備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集傳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阼階東階也爾雅阼階主階也○鄭氏康成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面南嚮也孔氏穎達曰擯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南向謂轅向南也塾門側堂也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氏炎曰夾門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云革輅鞔之以革而

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林氏之奇曰。面猶向也。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內。故自外而向內。蓋大輅在西階。先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綴輅在東階。次輅在東塾。是次輅與綴輅相向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集傳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阼。孔氏穎達曰。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廉稜。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鄭氏康成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也。東西垂。孔氏穎達曰。垂。堂上之遠地也。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

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立堂下服爵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及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陳氏經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集傳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張氏九成曰。升八十縷。麻冕三十升。則其經二千四百縷。極細之布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

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孔氏穎達曰。略舉卿士為文。公與大夫必在。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王氏樵曰。位者。平日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蟲色黑。裳色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呂氏祖謙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董氏琮曰。孔氏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案隱三年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集傳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鎮圭。圭之大者。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貞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

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上宗。鄭玄云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林氏之奇曰。介圭以為天子之守。而冒圭以合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顧命。皆奉而進之。○夏氏僎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掌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顧氏錫疇曰。上列儀物而先西後東。以成王殯在西序。所以象生存。此敘儀衛而先東後西。以康王位在東。所以敬嗣君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集傳】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也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告以爲法之道命率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呂氏祖謙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薛氏季宣曰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陳氏大猷曰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略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集解】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陳氏大猷曰其末定之辭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集說】王氏樵曰此康王受顧命答太史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敬天即所以嗣訓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集傳】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經典無此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林氏之奇曰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故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饗之也○陳氏櫟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爲是及考字書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注音釋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爲君咤而臣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鄒氏季友曰吉祭尸受酒灌於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

【集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大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集說】孔氏穎達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半圭曰璋。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林氏之奇曰：君於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陳氏櫟曰：王祭告成王，已告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傳顧命也。○金氏履祥曰：王答拜者，明爲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之，此雖用喪禮，又如代尸拜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集傳】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集說】陳氏櫟曰：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紜哉。○金氏履祥曰：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太保嚌飲福。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集傳】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集說】黃氏度曰：殯宮稱廟，鬼神之依也。○呂氏祖謙曰：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已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觀其進退，以爲節也。俟者，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康王之誥

[集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集說]孔氏穎達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着則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集傳]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陳氏師凱曰路門之外即應門內實外朝所在也傳言內朝傳寫誤耳 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以爲庭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孔氏穎達曰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 敢執壤地所出奠贄○孔氏穎達曰諸侯享天子其物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陳氏櫟曰奠如奠鴈之奠 再拜首至地○孔氏穎達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 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

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

言西方。若使東北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鄭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陳氏師凱曰。皋門在外第一門。建皋鼓。詢事辯訟。朝士掌之。雉門。周禮圖作庫門。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庫門。周禮圖作雉門。自外入內第三門也。晝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應門。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路門一曰畢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集傳]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集說]孔氏穎達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蘇氏軾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羑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林氏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呂氏祖謙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羑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羑若。○張氏九成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集傳]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

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集說】張氏九成曰。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逆言之於新王之時也。○朱子語類。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兵底意思。○陳氏櫟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金氏履祥曰。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即云振天子之職也。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既言受命戡定之功。故於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王氏充耘曰。刑賞乃人君之大權。使賞必當功而不僭。刑必當罪而不濫。則天下不勞而定矣。○王氏樵曰。昔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而成王能用其言。巡侯甸四征弗庭。至于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此正畢協賞罰之大者。故召公今致告而復及此焉。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

罰之意而言。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集傳】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林氏之奇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集傳】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

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蘇氏軾曰。詩歌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不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卽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呂氏祖謙曰。是心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上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陳氏經曰。丕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惠養之謂。咎刑罰也。○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語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陳氏櫟曰。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吳氏澄曰。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爲務。愼刑罰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保乂王家。言才德之臣爲之輔。故其治有益于國也。則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羣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爲之輔佐。而況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其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可見矣。唐孔氏云。文武既聖。時臣亦賢。以君聖臣賢之故。用能受端正之命于上天也。○陸氏鍵曰。明德愼罰。行于天下。則爲正道。合之維皇。則爲正理。當人心。乃其合天理處。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集傳】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林氏之奇曰。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呂氏祖謙曰。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心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勑戒之至意。初非欲其獨己以自利。然藩屏捍衛之意。亦在其中。○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爲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太子臨諸侯。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吳氏澄曰。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諸侯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集傳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

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集說 朱子語類。潘時舉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唐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

職。只得除之。○陳氏櫟曰。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畢命

集傳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呂氏祖謙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竝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竝容則餘孽不悛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陳氏埴曰或問商之代夏去唐虞未遠而湯之得民不聞有誥諭之勤至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於文武成王之世商民未歷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邪曰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人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集傳】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卽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胡望與生魄死魄然也○呂氏祖謙曰成周爲洛都總名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吳氏大猷曰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於祖廟示不敢專重其事也○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竝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集傳】畢公薛氏季宣曰三公不名古之遺也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集說】胡氏士行曰畢公以太師作方伯父者同姓之尊者也○馬氏森曰康王將命畢公以東郊之任故先述其所以得之之難而化之之不易以見今日不可不得人以繼承之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集傳】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

曰紀。○林氏之奇曰。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慮者惟商民耳。苟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豈有不虞之變哉。○王氏柏曰。先敍周公之功。而商頑有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潘氏士遴曰。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化殷卽是尊文武之成烈。故總以左右先王言之。擧世皆巳變。而商民之習始移。移尚未盡變。但回心向道耳。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集傳】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革。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集說】黃氏度曰。道隨時升降。是故政必因其俗而更革之。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知道之升降歟。當殷民初遷。敎化未施。而遽分別淑慝。人心必乖沮紛擾。周公誠未暇也。至此則事體已定。人之爲惡者亦少。苟無以旌別。則惡者不懲。王化無由而大同也。使猶有一夫弗率。則君師之職爲不盡。故其政有所更革。而道日隆焉。○呂氏祖謙曰。旣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陳氏櫟曰。臧厥臧。卽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畏慕也

○孫氏繼有曰。矯其俗之有餘。救其俗之不及。或寬或嚴。由於俗不由於我。故於政則爲革。於俗則爲由。政體大抵然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集傳】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旣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敍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擧以爲畢公之善。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林氏之奇曰。君子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望其容貌。不敢生慢易焉。則其善心油然而生。故必正色而後可以率下也。○呂氏祖謙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閒。○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

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陳氏櫟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王氏樵曰。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見其踐履之純。備衆善而不遺。操存之密。一小大而無間也。大臣元老之風采議論。百寮所瞻。正色率下。皆仰其風采者。有不言之化。罔不祗師言。則聽其法言者。信之篤而領之深矣。嘉績多于先王。指在康王之時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集傳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集說 馬氏森曰。康王言非周公無以當化殷之任。非畢公無以繼周公之治。故先敘其德業之盛。而遂付以東郊之寄焉。其曰祗命者。見其不敢忽也。其曰周公之事者。見其非常任也。○王氏樵曰。祗命者。就祖廟中行冊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於曩時。非周公所嘗爲。不敢勞我公於今日。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集傳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徐氏僑曰。昭而揭之曰旌。樗而植之曰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卽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先王之政。不獨慶賞刑威而已。所以沮勸之術。尤在於榮辱。彰善癉惡。使民知是非榮辱之所在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僎曰。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祖謙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風聲所傳。可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眞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

惡者衆。或以召亂。爰因區別里閭。遂井郊圻。封守而整齊之。○薛氏季宣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彰善以癉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愼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弗失。日月寖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萬邦所恃以爲表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金氏履祥曰。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申畫三句。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陳氏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爲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爲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爲忠厚。宜哉。○王氏充耘曰。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雜民相鄰。故畢公一面旌別淑慝以化之。一面固封守以防之。聖人固恃德以服人。然亦未嘗不豫備不虞。故易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否則彊場不戒。以啓戎心。此誰之咎歟。○王氏樵曰。洛邑與宗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其八。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其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然則洛之封畿。卽鎬京之封畿。鎬爲洛之根本。洛爲鎬之陪輔。形勢合而不可分。周公營洛。取四方朝享道里均而已。初未嘗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也。知此。乃知康王命畢公申畫愼固之深意。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集傳】對暫之謂恆。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孔氏穎達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夏氏僎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恆。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薛氏季宣曰。有恆。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王氏應麟曰。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弊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弊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

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王氏樵曰。趣謂辭之指趣。趣不完具則未能達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則爲枝辭衍說。皆不可謂之體。人身上有領。下有要。乃體之關會處。事理之有要。亦猶是也。○張氏爾嘉曰。政事之二三。與詞章之浮薄。此患在人心者。安得任好異之趣。而傷政辭之大體。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集傳】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集說】呂氏祖謙曰。與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陳氏大猷曰。德雖性之固有。然敬則存。肆則泯。以放蕩而陵蔑其德。蓋人欲勝。則天理消也。○家氏安國曰。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顧氏錫疇曰。鮮克由禮。是惡之源。其流至於陵德悖道。此惡之流於自身者也。到敝化奢麗。則又流於風俗矣。禮者。每事必有品節限制。便於規矩之士。最不便於逸樂豢養之人。故鮮克由耳。此禮原是人心所同得。故曰德。又是命於天者。故曰天道。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

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集傳】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陸氏鍵曰。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敖。侉者心浮。與下放心相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服美於人。若子玉瓊弁玉纓。子臧鷸冠之類。非先王之法服也。○武王數紂之罪。以其官人以世。蓋殷之世家。驕淫矜侉。與紂同惡相濟。如此篇所稱。故得以其官人以世爲罪。不然。古之仕者世祿。賞延于世。舜之盛德。又何訾哉。○眞氏德秀曰。放心二字。始見於此。○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姚氏舜牧曰。怙侈之人。不顧禮法之當守。是爲滅義。其事若宮室服用。不止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集傳】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

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集說 黃氏度曰。德義之在人心。與生俱生。聖人不能強人所無而訓之也。○陳氏經曰。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敎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陳氏櫟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數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王氏樵曰。因其放心之收。而開導以本心之正。使之舍人欲之危途。而向天理之坦易。卓乎其合萬心之同欲乎。其關世數之大。非天下之大訓而何。○王氏紳振曰。大約商俗當釐者二。靡靡利口之風。既漸染其耳目。驕淫矜侉之慝。又盤據於心胷。故政則用旌別。外以消其好異之習。訓則閑放心。內以拔其怙侈之根。是皆所以保釐之也。○孫氏繼有曰。富則生禮義。此善之資。富則生驕侈。亦惡之資。乘其富而有以訓之。則心不遷於異物。身不陷於罪戾。惟以永年。不以惡終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集傳 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集說 王氏炎曰。恐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莫氏如忠曰。不曰剛柔兼用。而曰不剛不柔。然後見渾然無偏倚之弊。即詩言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者也。○王氏樵曰。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爲保而不失於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爲釐而不失於柔。○沈氏演曰。不剛不柔。非是操箇調停之術。化倭舒於彰癉之內。神機權於因俗之間。威之而無憎之心。寬之而無縱之意。蓋剛柔合爲一道。而渾忘其迹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集傳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

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卽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〇陳氏經曰愼始蒞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蠱弊甚微而所係甚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〇王氏充耘曰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皆見於已然惟公克成厥終是期望之於將然言此事非畢公不能終也蓋殷民雖頑繫天下安危天下安危繫人主憂樂故曰四夷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〇金氏履祥曰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教之君陳之時不善尚多猶每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不善者寖少而猶有在者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襲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劑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於道者蓋此心所處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鎭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咸頼也〇陳氏雅言曰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〇申氏時行曰澤潤謂德澤深入于民而沐浴于膏澤中者〇王氏樵曰三后之政前後以相濟爲心是曰協心適因革之宜各行其所當然是曰同底于道洽猶孟子猶未洽于天下之洽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其效至于四夷左衽罔不咸頼極言成終之事如此蓋至是而三后之功始成也君以民化爲福故又言予小子永膺多福應前予小子垂拱仰成而言四夷咸賴廣期之也永膺多福遠期之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集傳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〇蘇氏軾曰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澤生民而賢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〇林氏之奇曰成王之戒卿士曰萬邦惟無斁戒君陳曰終有辭於永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皆謂其實著則其名自顯效之必至也〇王氏樵曰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人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謂道化一成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也基之所在亦有無窮之聞謂令聞也子孫畢公之子孫成式化民之成法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集傳】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集說】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張氏栻曰。內靜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金氏履祥曰。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蕞爾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于前之謂也。○王氏綱振曰。以既歷三紀。周公君陳所未及化者。今仰成畢公。則似爲難。故曰弗克。以世變風移。一二頑民所未盡化者。今仰成畢公。則又爲易。故曰民寡。惟既厥心。言心盡則無事爲難。惟慎厥事。言當事亦無微可忽。

【總論】張氏九成曰。觀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勸之方。非後人可及也。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覩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二十六年矣。得不有激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爲永久之計乎。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詞哉。○王氏柏曰。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而康王必推擇此大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二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慝。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耆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可謂善持盈守成者歟。○王氏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君牙

【集傳】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孔氏安國曰。命以其名。遂以名篇。○林氏之奇曰。穆王以大司徒之職。所當爲者而命君牙。且先之以纘乃舊服無忝祖考。以洪範五典爲君牙祖考之舊服。則君牙之祖考。蓋皆典是職矣。○黃氏度曰。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亦有宗伯司寇。故天子司徒以下。稱大以別之。○朱子語類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呂氏祖謙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君牙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是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相遼

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集傳】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云。銘之言名也。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呂氏祖謙曰。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念舊紀功。忠厚之澤所以長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之祖父。周曆其未艾乎。○薛氏季宣曰。貞者。正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也。○馬氏森曰。盡心之謂忠。無一念之不實也。守道之謂貞。無一事之不正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集傳】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張氏九成曰。嗣之欲其不絕。守之欲其不失。○呂氏祖謙曰。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乃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谷親。臣主蓋一體也。

【附錄】陳氏櫟曰。先王之臣。孔注作先正。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集傳】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薛氏季宣曰。人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爾予翼。所望以左右已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纘繼其緒。忝。不克負荷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集傳】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敬也。然敎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

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敷五典以和民則若不能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雖使其號令之諄復政刑之嚴明終不能以和之也是必以身觀身以心觀心爾身之正然後可以求民之正爾心之中然後可以求民之中○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敎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敎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

民心之同得者敎之爾正爾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陳氏雅言曰爾身正爾心中則爾之典修而則治民身正民心中則民之典亦無不修民之則亦無不治矣此立敎之本也○申氏時行曰弘敷者大布其條敎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愼以和衷使民治然安於彝則之內而無所乖戾也體此典則於身而無反無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於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集傳】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敎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皸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歎思欲人人而濟夏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眞氏德秀曰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彭氏應龍曰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敎萬民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豈惟敎

五典其敎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知此則思艱圖易亦是敎中道理○王氏樵曰小民生生之計上之責也思其艱者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凡其飢寒困苦之狀無一不經于心有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圖其易者若何而使民不飢若何而使民不寒一一有以預爲之處不待暑雨祁寒之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如是則民免於怨咨而且有生生之樂矣故曰民乃寧○董氏其昌曰必得此乃寧之民然後可進爲克正克中之民不然卽日敷典和則而艱難者方怨咨不已也欲從敎能乎○張氏爾嘉曰養立而敎可興未有飢寒咨嗟之民而責以中正典則之俗者故於民艱尤兢兢非思則不能圖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集傳】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張氏九成曰。先王。指成康。○夏氏僎曰。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顯然著見。但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卻者。初非計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由其謨非

陰謀而出於丕顯。烈非邀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粹然一出於正。若一有陰謀邀功之私介其閒。則必有不正者矣。安得而無缺。○呂氏祖謙曰。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陳氏櫟曰。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王氏充耘曰。光命。即謨烈也。前王成康用爾祖父為司徒。故能對揚文武光命者。不墜其治民之法。今汝能不失成康之意。則與祖父無異矣。○陳氏雅言曰。文王之謨。大而能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至矣。武王之烈。大而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亦於是至矣。今爾君牙為司徒之官。所居之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武成康之民也。為訓之道。不可以不敬。而尤不可以不明。豈特司徒之職將以奉若先王之道。追配前人之美。在於此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集傳】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

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集說】王氏充耘曰。夫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教化不行。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王氏綱振曰。凡教以身心為的。則民自易從。凡教以衣食為責。則教尤易入。此先王文武之謨烈。亦先正祖父之舊典。惟君牙敬明而率由之耳。

【總論】陳氏櫟曰。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即在寬意也。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董氏鼎曰。司徒職在掌教。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為急先

務。則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張氏居正曰。觀君牙篇中。論敎典和則。圖易思艱。乃人君敎養斯民之大務。而又惓惓於顧念舊德。親任世臣。藹藹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者。周家忠厚之風。尙可想見。此孔子所以采錄而示後世也。

冏命

集傳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集說 張氏九成曰。穆王馳騁天下。而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董氏琮曰。夫子何爲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奉穆悔過之意。○陳氏大猷曰。太僕正。上薰陶涵養乎君德。

下簡擇袤率乎羣僕。所繫甚重。故冊命焉。○胡氏士行曰。此立政重綴衣虎賁意也。太僕掌內朝。職雖微而與君最近。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集傳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厲。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卽此義也。○林氏之奇曰。穆王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其命伯冏。則曰怵惕惟厲。成湯之所謂慄慄危懼者。亦不是過也。而蘇氏曰。二書皆無哀痛惻怛之語。此非惻怛之語而何。○金氏履祥曰。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以意爲多。○孫氏繼有曰。思免厥愆。有二意。愆之既往者。思補之於終。愆之未形者。思禁之於始。總之欲修德以嗣位之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集傳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

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發之以為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為法守之謂令○林氏之奇曰人君所以治天下者不惟朝之大臣欲得其人至於左右近習使非其人則朝夕與之居處漸染浸漬入於邪僻而不自知雖大臣或得天下之俊而君心已蠱孰與有為哉○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幾役皆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漢世禁中侍衛亦皆士大夫○呂氏祖謙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世主出入起居漫

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數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金氏履祥曰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大小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己於愆而昭文武之烈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集傳]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集說]程子曰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黃氏度曰繩愆糾謬諫爭之事也古者諫無常職百官官箴王闕然近而易入莫如僕御之臣故穆王專責伯冏以諫爭之事漢諫大夫議郎博士與郎官常從得三代餘意隋唐諫官屬兩省謂之供奉官隨仗入閣而勢疏遠矣○朱子語類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於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深者○呂氏祖謙曰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轉迴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爾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

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而無所隱也○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之無良乎匡救其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愆謬自其過失之形於外者言之非心自其存於中者言之○王氏樵曰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主承順為帶匡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為重故言之不同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集傳]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

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王氏樵曰。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為事也。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君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為能知賢。惟善為能舉善。伯冏正。則羣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與之一朝居也。○張氏栻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納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夏氏僎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為周禮太御之官。當兩存之。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集傳】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集說】孔氏安國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呂氏祖謙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張氏爾嘉曰。懋德在於交修。交修必須吉士。若巧令等諸人。只曉一味阿諛。安知交修。修有補救之意。交有多方勉忠直之意。非吉士不能出此。○孫氏繼有曰。君子小人。其品易淆。故曰簡。簡其不可用而去之。簡其可用而任之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集傳】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儆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林氏之奇曰。漢世騶乘之官。最為要重。以其職於天子為親近。故每用天子素所倚信之人。一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為不可。此蓋得周之遺法。○史氏漸曰。朝廷之官。不勝其衆。而

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王氏樵曰君德之敗皆以自聖之一言何也子思子所謂君出言自以爲是而莫敢矯其非者也是常起於左右左右導諛而國人至於道路以目蓋一爲順從不敢忤意其終未有不至是者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集傳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集說 蘇氏軾曰引小人以暱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夏氏僎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陳氏大猷曰不以先王之典迪其君謂以邪僻也○孫氏繼有曰大抵憸人欲以長君逢君之計結人主之知必以易親易合之情投上官之好或昵而用之以是人充耳目之官則上以耳目寄之彼且以耳目營之凡所以迪君者不蠱其心志則蔽其聰明必其非先王正言正行之典矣又何以使君之克紹前烈哉凡此皆始於一念之昵耳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集傳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集說 林氏之奇曰薛博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此惟貨其吉是也○薛氏季宣曰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爲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王僕爲知義利所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瘝官也瘝官之罪何所逃哉○呂氏祖謙曰漢唐之弊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丙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憸人又防其害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眞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

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傅氏元初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周之季世已有此風故穆王戒之在羣僕則爲瘝官在僕正則爲弗祗厥辟貨非寶也惟府辜功而已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集傳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

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集說】王氏安石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王氏樵曰。彝憲。與先王之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張氏爾嘉曰。前言承弼。此言弼。前言弼。此言永弼。是一篇結語。所謂旦夕交修。方免厥愆耳。○孫氏繼有曰。謂之曰永。則雖君德已盛。不弛其格心之功。卽君志不終。不替其糾繩之力。必使吉士在朝。匡之以正。不使憸人在側。導之以非。其所以弼君于彝憲者。不以久暫異趣。不以終始異致。然後言永。不然。匡弼未幾。將順乘之矣。正人無何。憸人間之矣。其能永弼哉。

【總論】林氏之奇曰。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蘇氏因之。遂以爲周德之衰。今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覆如此。至謂便媚乃僻。無以便辟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爲非者。而王之言旣然。則亦豈肯爲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當以書爲正。○王氏樵曰。大抵人主左右前後皆德選。朝夕與居皆正人。則有以養成其德。文武之時。攜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幕次酒漿之官。皆領於太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但不知惶鎖之法耳。程子當古法旣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旦夕承弼。非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不能也。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呂刑

【集傳】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歟。

[附說]孔氏穎達曰。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林氏之奇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爲王司寇。言於王。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朱子曰。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道起。○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扑作敎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呂氏祖謙曰。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寖微。姦宄日晩。其作書於旣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犴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臯陶作士。對的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旣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臯陶之際。則有間矣。是書哀矜明練。周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集傳]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王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孔氏穎達曰。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朱子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

[附錄]呂氏祖謙曰。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陳氏櫟曰。王享國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眞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蔡氏只有蘇曰於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集傳】言鴻荒之世。渾厚敦厖。蚩尤始開暴亂之端。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袁氏黃曰。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案鴟梟陰類。晝伏。伺物而動。得時而張。以比盜賊。最善名狀。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孔氏穎達曰。史記云。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暴虐。莫能伐。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鄭云學蚩尤。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非蚩尤也。○鄭氏曉曰。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二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集傳】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言異世而同惡。○孔氏穎達曰。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盡及無罪者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後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又竄之。後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也。○蘇氏軾曰。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亂天下者。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爲亂始。○吳氏澄曰。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凡麗於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陳氏櫟曰。案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曰淫爲劓刵椓黥。曰虐與淫。可見非卽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爲戒。乃尊用其法乎。不然必矣。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

集傳 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集說 蘇氏軾曰。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林氏之奇曰。以德行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可以至於無刑。故其治爲馨香。苟惟作虐刑。則必至囹圄成市。民不勝其虐。怨嗟之聲。呼籲於天。

此腥穢之所以發聞也。○陳氏經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無馨香之德。而發聞者惟腥穢之虐刑。觀二始字。見蚩尤爲作亂之始。而苗民爲淫刑之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集傳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集說 薛氏季宣曰。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於遠。不得傳國於後。○呂氏祖謙曰。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閒也。皇帝哀矜庶戮。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咸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集傳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羲。黎卽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閒。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

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罔有降格言神不干民也○蘇氏軾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卽此類也○張氏九成曰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於神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呂氏祖謙曰治世神怪所以不與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自然專言神怪言鬼言命○陳氏櫟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茫昧之說輔經常之

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皷蓋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惟明明棐常人心先正自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於其常而不於其怪絕地天通庶其易乎○王氏樵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於民與之嘗自於下故曰絕地天通降格蓋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豈眞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耳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羣后諸侯也在下其臣也常道之在天下雖根於人心不可泯滅然非有世道之責者時有以提撕輔助之則亦易爲邪說褻行所晦蝕而不明充塞而不行也是時有帝舜爲之主羣后與其臣下無不以棐常爲心明明者精白展布之謂常者常道卽秉彞人倫是也棐常者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有懲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於上民何復求之於神哉

附錄 陳氏櫟曰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卽祝融也所以祕注揚子云北正黎卽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爲是

案國語火正黎蔡傳作北正黎考堯典乃命羲和孔疏云昭二十九年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祝融火官可稱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可見蔡傳之改北正非無本耳揚子法言亦作北正黎所以陳櫟引注云北正黎卽火正黎也然則北正之說由來久矣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集傳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惟鰥寡無蓋則在下者冤抑之情得以上通故舜清問于民則鰥寡得以三苗之虐爲辭而告訴焉舜於是問罪於三苗也威而非德威褻而民玩非所以爲畏明而非德失之過察則民將益出其巧詐以欺上非所以爲明惟舜之威與明皆本於德故惡如三苗無不詳悉其罪一去三苗而天下莫不服也○呂氏祖謙曰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苗民旣遏絕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散

靡常。前章所謂遏絕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謂有辭于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皋陶象刑之敘。大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尚有遺孽餘種。爲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反本自治。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也。○陳氏師凱曰。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集傳】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集說】林氏之奇曰。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則禮與刑。一物也。民能由於禮。則何刑之有哉。○夏氏僎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有會稽

川曰三江之類。○呂氏祖謙曰。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陳氏經曰。主名山川。所以表疆域也。○王氏充耘曰。凡禮教與刑相表裏。故司徒敷教。亦必有刑以弼之。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則以刑折之。使其陵僭者不得以自遂。則其勢不得不入於禮也。○王氏綱振曰。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皋陶明刑宜言刑。不言德。而乃曰以教祇德。又見皋陶之刑。是即道之以德。德禮刑。原是一物。自後世以刑爲刑德。禮與刑罰遂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集傳】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陳氏師凱曰。吝。恥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刑非教也而言以教祗德蓋聖人莫非教也刑之所加非苟害之亦曰敺而納之於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教亦曰刑教中則民不虣○葉氏夢得曰古者謂獄巳定而不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說者云中謂罪正所定而司刺亦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於天子曰登中此書亦累累言之○邸氏浚曰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皐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爲治專以禮教爲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祗敬之心而制刑辟於巳然禮教刑辟之相爲用如此帝世之制所以本末兼舉而民協于中自不犯於有司也歟○王氏樵曰此亦蒙乃命之文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於禮法之外皐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檢其心而敎之敬德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集傳】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集說】蘇氏軾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率乂于民之謂也○呂氏祖謙曰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明明至乂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陳氏櫟曰舜命皐陶以刑本之以咸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卽所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王氏充耘曰兩言刑之中者蓋刑而失之重則傷於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於姑息而惡者無所懲惟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犯○顧氏錫疇曰惟帝舜之德威德明也則當時恭巳於南面者皆和氣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穆在上惟三后之恤功成功也則當時亮采於北面者皆精白之昭著而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明在下灼于四方指君臣合德而言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集傳】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擧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

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集說】蘇氏軾曰。修其敬畏。至於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責之於典獄。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盛德之士。皆屑爲之。皐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爲不寃。其不言之信。幾於口無擇言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張氏九成曰。穆王戒典獄。諄諄以富貨言。當時風俗衰敝可知。敬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夏氏僎曰。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是能與天合德。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呂氏祖謙曰。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則爲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陳氏經曰。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天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陳氏櫟曰。敬忌如康誥文王之敬忌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罔有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矣。典獄之事。天實臨之。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配天澤。享天心。皆我也。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我。一心中斯爲得之。○陳氏推言曰。天此心而人此心。天此理而人此理。栽培傾覆。有以見天道之至公。賞善罰惡。有以見人心之至公。或刑或宥。一出於公。則元命之作。不在天而在我也。○洪氏賢聖曰。敬者。愼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也。忌者。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也。○孫氏繼有曰。訖者。法之內。一毫不以意輕。法之外。一毫不以意重。輕重各如其法而止。所謂訖也。

【附錄】王氏充耘曰。諸家皆自典獄之人言之。然謂之元命。是國命。與厥惟廢元命同。謂之配享在下。是又言人君享國與天相配。與克配上帝。配天其澤之意同。蓋謂所用典獄之人。能敬忌之至。用刑悉無寃濫。則是人君德與天合。而自作元命。可以長治久安。而配享在下矣。此即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之意耳。

【案】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三句。孔疏云。典獄之官能效天爲德。則長久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爲大命。可以配當天意。在於天之下也。蔡傳融會其意。而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爲一。義固精矣。王氏充耘則以元命爲國命。配享爲人君之克配上帝。此歸重人君說。亦甚正大。蓋典獄之得人。實由帝德之合天耳。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民。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集傳】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顧氏錫疇曰。凡人犯一罪。必有一種情詞附於其間。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

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獄。重事也。不寧者或視以為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知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知其任之重如此。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庶幾不為天位之辱。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舜臯陶而使之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所以探其原也。苗民人與法俱弊。則所謂虐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為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逆天害理。罪大而不可解。其殄滅也宜哉。○陳氏櫟曰。庶威奪貨。蔡氏分說。與上文說威說富同照應。優於諸家。○孫氏繼有曰。遏絕苗民。本舜事。而曰上帝弗蠲者。上帝降咎。舜特奉行天討耳。○王氏綱振曰。就民之邪思言。則曰折。就民之真性言。則曰迪。伯夷非刑官。何以一則曰惟刑。再則曰播刑。蓋理以辨是非。愚民難與言禮。惟刑可與較利害。因知利害而後可使別是非。是其所以折民。即以迪民。故曰折民惟刑。又曰播刑之迪。一事兩指。非刑有兩用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

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集傳】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孔氏穎達曰。至命。當為至善之命。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王氏樵曰。古以刑為咎。則以開釋為休。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

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穆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子孫也。○王氏炎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呂氏祖謙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當情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情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子以天下為體。天下典獄者。如是。則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脈其有不延乎。獄之所係如此。○陳氏經曰。成三德者。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陳氏櫟曰。此章言刑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陳氏雅言曰。刑罰之原。天以齊民而俾我有一日之用也。非終惟終而在人。無一定之罪也。蓋刑不出於我而出於天。刑不在我而在於人。爾同姓諸侯。有一日掌刑之責。知上天之心。惟在於以刑齊民。則庶能敬逆之而不違。知我一人之心。惟在於以刑齊民。則必當有以奉承之而不慢。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發。惟其用心也敬。故其涖事也勤。雖有不可以徇君之命。敬刑惟當以成民之德。刑之用無不敬。則民之德無不成。由是君受其福。民家其惠。至於永久安寧而不替。又豈非勤敬之效乎。○王氏樵曰。勤者。事事盡其心之謂。慰者。無所慊於己之謂。戒者。有所懲於前之辭。有失然後有戒。故言刑不可以不勤。而或戒。欲其常勤而無所失耳。敬者。言畏與休皆不敢怠也。當畏而畏。所以成剛之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之德。畏其所當畏。則民皆懼於為惡。休其所當休。則民皆樂於為善。不犯於刑。相安於無事之天。所以成正直之德也。至是。乃所謂日勤者矣。豈但足由以自慰而已耶。

【附錄】蘇氏軾曰。庶以格天命。○薛氏季宣曰。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格于上帝。天之賦物。人人有衷一之道。使我朝夕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陳氏經曰。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則我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矣。

【案】庶有格命。蔡傳從孔疏格訓至。然未詳至命之義。蘇軾薛季宣以格命為格天之命。不作至字解。與下文敬逆天命句相應。亦可通也。非終惟終在人。諸家紛就忽勤對看。有謂古傳非終屬上句。惟終在人作一句讀者。如陳經之說。尤貫穿爽暢。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總見得不自足之心。此皆與蔡傳不同。而於經義各有發明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集傳】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集說】蘇氏軾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故

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張氏九成曰此幷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陳氏櫟曰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詳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吳氏澄曰邦言其國土言其境內之地祥刑者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度非及乎○陳氏雅言曰刑非所以殘民而以安民謂之祥刑安民之道能擇人而後能敬刑能敬刑而後能度及三言何者設爲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者設爲答辭以致其決當時有邦之諸侯有土之卿大夫果能於此三者而致其擇致其敬致其度則民無不安而刑斯爲祥矣○王氏樵曰辭所連引度之以己之心勿惟人言之所指者卽逮之也度之以彼之情勿惟己心之所疑者卽逮之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集傳】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王氏樵曰詞如文卷證是證佐）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潘氏士遴曰非便用五刑只以此情辭質正于刑書當於何等刑加之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孔氏穎達曰謂覆審因刑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不應五刑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王氏安石曰周禮過而未麗於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非免釋之也○張氏九成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也○呂氏祖謙曰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領贖刑之令○獄辭所及旣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羣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重而正其刑此情法也當者也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宥過無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王氏樵曰五辭簡孚六句只是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傅氏元初曰供辭與所告之辭簡核之皆符合可信是爲簡孚簡斯孚矣下言不簡便包孚字在內刑不簡則質于罰罰不簡則質于過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三刺曰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三宥曰不識過失遺忘三赦曰幼弱老耄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然後刑殺然則在刑殺之外者卽在五罰五過之寬政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

【集傳】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五過之病，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林氏之奇曰：唐太宗問於劉德威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入，為自安計。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此失出者也。特言出而不及於失入者，覩一篇之中，其丁寧諄復之意如此，是豈坐入者無辜而坐出者有罪乎？以意逆志可也。先儒謂出入人罪得之矣。○呂氏祖謙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王氏樵曰：含五刑、五罰而專言五過者，當以為過而不以為過，乃入之於刑罰；不當以為過而以為過，乃出之於刑罰，皆疵也。故言五過之疵，則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今律有故出入、失出入人罪，此經不言，意多主故言也。五過之疵，以當正於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罰之，是故入也；不當正於五過者，或因此五者而宥之，是故出也。察之詳而盡其能，言當正於五過之時，反覆推究，而盡己之聰明，務使宥當其刑之謂。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集傳】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林氏之奇曰：五刑之疑，尚不免於罰，而謂之赦者，蓋雖以金自贖，而幸其不至於殘潰其肌體，是亦赦也。下文墨辟疑赦之類皆然也。蓋古之云赦者，以疑似之罪不可以刑辟加，故為之差降贖罰以寬宥之，所以矜恤善良，非貸免惡人也。○夏氏僎曰：簡孚有衆，即前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正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呂氏祖謙曰：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即天威之所在也。○王氏樵曰：經文貌字該氣色耳目，蓋以訊鞫覈其言，因察之於視聽氣色之間也。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暇相顧。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集傳】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陳氏師凱曰百鍰六百兩也倍二百鍰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鍰三千兩也六百鍰三千六百兩也千鍰六千兩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孔氏穎達曰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案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

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倩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集說】孔氏安國曰刑疑則赦從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孔氏穎達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傳言黃鐵與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爾○蘇氏軾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林氏之奇曰以罰金之多少而觀之則劓重於墨剕重於劓宮重於剕其降殺之數相較則同惟大辟爲尤重故其數之重於宮比之三者之相校爲尤多也○夏氏僎曰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惟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

○呂氏祖謙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剕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陳氏經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犯墨辟而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陳氏大猷曰刑如律比如例三千之屬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陳氏師凱曰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劓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為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孫氏繼有曰罪而曰比則廷評無一成之議或有惑於八言而妄為比附者爰書無一定之條或有泥於古法而強為比例者皆非用法之公故戒其勿僭勿用而以惟察審克者勉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集傳】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鄭氏康成曰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刑亂國用重典鄭氏康成曰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刑平國用中典鄭氏康成曰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集說】王氏安石曰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為一法以齊之則非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張氏九成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鬭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

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爲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比權輕重以爲多少○陳氏雅言曰法之或輕或重雖原於人情世變而爲之不同而其所以輕之重之則皆出於理之當然而非以己之私意爲之也蓋變法以求當於人情世變者權也法雖變而能當於理者是即經也理通則人情世變無不通人情世變無不通則法無不通矣○王氏樵曰道有升降俗有汚隆此世變之不同也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適而權焉斯盡權之道者也然謂之權則有若不齊而無常而不知是乃所以致齊而有常也人情世變之不同而君子之所以權乎其間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雖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之以非齊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歸於至當豈不有要乎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集傳】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王氏樵曰獄成是結案時孚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然也獄輸於上而君信之王氏樵曰輸是奏案時孚者情法允合君上無所違異也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集說】蘇氏軾曰佞口給也口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從其差者察之多得其情○林氏之奇曰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良者求所以生之也○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此正所謂獄成而孚輸而孚也○呂氏祖謙曰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眞情也○以哀矜之心折獄既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潔雪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裁度其輕重則成庶幾協乎中正刑書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昏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其時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

也○論刑既終申之以奏獄之戒獄辭之成既得其孚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幷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李氏杞曰此周禮辭聽之法罔差有辭者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之差別也○陳氏經曰哀者憫其犯法也敬者謹於用法也刑書法令也占權度也以哀矜爲心明啓法律與衆有司相共推度人已相盡庶幾乎中且正也庶乞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闕略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幷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言閱實至於五言審克至於四重其事故詳其戒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王氏樵曰察辭于差與惟貌有稽皆聽獄中之一法非專恃乎此也蓋欲得其情非多方以參驗之而欲以片言立決其能免於無冤乎○此章節次察辭者問理時也啓刑書者擬罪時也獄成是一時輸是一時問鞫以察爲主恐任察而失哀敬之心故勉以哀矜折獄議擬以明爲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歸結以孚爲主求其情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集傳】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襄十二年左傳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族姓爲異姓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典獄之官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

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葉氏夢得曰私家私其家也○徐氏僑曰無以獄之兩辭爲私家之利謂獄以賄成也○陳氏大猷曰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陳氏師凱曰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斷獄而圖私其家於兩爭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者謂鬻文得貨非所爲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言罪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於天下也此章蓋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鬻文弄法刻剝以取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鄒氏肩曰獄辭之初造者必單俗所謂一面之辭也及夫兩造具備則有兩辭矣必卽其兩者之辭而折之以中道用吾前日清明之心行乎今日中正之道○顧氏錫疇曰作配在下期之之辭是欲其體上天相民之心以敬刑而使我之相民亦與天無二是有以贊天之所不及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集傳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卽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陳氏經曰五極五刑之施皆中正之極也○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闕文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以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夏氏僎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昭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呂氏祖謙曰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于民之中乎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陳氏櫟曰師曰嘉師良民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王氏樵曰刑施於人非可願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疆之譽由於五刑無一而不盡其心則無而不得其中所以有慶而致無疆之辭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此所以有德於民之中也有德於民之中則刑非凶器而乃祥刑矣爾受王之嘉師其尚監視乎此焉

附錄 徐氏僑曰情辭雖難窮惟智哲則有見以哲人而用刑雖情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而以理燭之以辭係法各協其極自然有慶矣○胡氏士行曰哲則天理明其於聽刑之際雖僞辭紛紛無窮而各附之極刑無不中而慶豈外至乎○陳氏櫟曰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係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或訓極爲中固非經指五極爲五刑亦非也

〔案〕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蔡傳云。哲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此從注疏舊解也。徐僑胡士行則謂情僞之辭紛然無疆。惟哲人以明燭之。而各協其極。說亦貫穿。屬于五極。蔡傳但指五極爲五刑。陳櫟頗疑之。而以此極爲準則之名。謂折獄能係屬五刑之準則。亦可以備一解也。

〔總論〕黃氏度曰。夫子定書。呂刑制作沿革。固當錄。周策命卿大夫多矣。何獨取於君牙伯冏哉。曰。穆王三書。周之衰也。周衰何以錄其書。以爲文武周公之法度紀綱猶在也。周公作立政以敎成王。固以爲常得人以守其法度。則天下可以常安。王室可以常尊。立政大要。在於任準牧而已。穆王君牙。豈非所謂常任者歟。冏命。豈非所謂準人者歟。呂刑。豈非所謂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推其本。則自司寇蘇公式敬由獄者歟。然求其實。則周道衰矣。何以言之。主德多違。人材衰息。風俗澆漓。固皆異於文武成康之世矣。而不至於遂亂者。則猶憑藉於周公之紀綱法度而已矣。夫子錄其書。著盛衰之變焉。○王氏應麟曰。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呂氏柟曰。呂刑之序。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承蚩尤之亂而淫刑也。皇帝哀矜以下。言舜之德威也。乃命重黎以下。言舜之德明也。蓋皆因鰥寡有辭于苗也。乃命三后以下。言羣臣輔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臯陶制刑耳。穆穆以下。申制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在乎勤敬也。曰叔父兄弟子孫者。卽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欲其言之入也。有邦有土者。亦卽四方典獄也。舉其責而言之。欲其言之行也。至擇人敬刑度及。則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幷兩刑。卽其所謂事焉耳。然兩造以下。皆言從輕之意。恐其出罪也。則言五過之疵。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復言從重之意。恐其入罪也。則定刑罰之條。然此皆所謂經也。至上刑適輕以下。則又言刑罰之權耳。故罰懲以下。申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其官伯族姓以下。則又言其本也。本考明淸而無私家耳。嗣孫以下。則告後世也。然曰哲人。曰屬于五極。則亦擇人敬刑度及之意也。

文侯之命

〔集傳〕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孔氏穎達曰。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諸侯之長謂之伯。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王肅云。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胡氏安國曰。詩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夏氏僎曰。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呂氏祖謙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

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六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陳氏櫟曰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讎耻爲務其戍許戍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集傳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薛氏肇明曰懷安也如邦之榮懷之懷謂先王得安在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桓二年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同姓諸侯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張氏九成曰平王將言已無耆壽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薛氏肇明曰昭事厥辟以明德事其君也文武以明德臨下先王以明德事上○應氏鏞曰用先正者文武也從小大之謀猷以事文武者先正也○吳氏澄曰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於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爲平王之祖者得以安於其位也○王氏樵曰昭升敷聞皆明德之所發言其精華之上格而洞達無間則昭升于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也言其道化之旁乎而四達不悖則敷聞在下所謂振與於此而遠者聞焉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集傳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于下民本旣先撥故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

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十月之交刺幽王之詩也。其言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則其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可知矣。○張氏九成曰永綏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乎王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為樂其無有為之志可見矣。○呂氏祖謙曰珍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也。下民之珍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耆俊又乏捄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無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後羿之志而士爭趣之乎王豈可以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集傳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王氏樵曰修完於殘破之後扞禦於侵侮之時。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薛氏季宣曰能於艱難之中扞衛太子亦其戰功之多宜天子嘉命之也。○董氏其昌曰多修扞言其功之非一若汝予嘉則不但在家為孝子而又在國為忠臣故嘉之。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集傳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孔氏穎達曰都國都也鄙邊鄙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

案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弒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集說】孔氏穎達曰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以此彤弓盧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强弱之名彤盧是弓赤黑之色也○蔡氏夢得曰覲禮諸侯來朝天子享之賜以車服此常禮也及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有加賜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此非常禮也○林氏之奇曰賚之秬鬯一卣使之有事於祖廟者以稱其昭乃顯祖肇刑文武追孝於前文人之功也賚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使得以征伐諸侯者以稱其多修扞我于艱之功也○張氏九成曰文侯平王腹心之臣也當如周公留相朝廷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圖復國讎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可謂不知輕重者矣○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鬯得非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僖二十八年左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此為故事矣○呂氏祖謙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總論】林氏之奇曰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幾

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于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徧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歟○董氏鼎曰此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為封建此為錫賚王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為之中興幽王繼之荒淫失道為犬戎所殺平王苟能赫然發憤率天下諸侯以報不共戴天之讎則亦必有能[illegible]宣王所[illegible]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知務此東遷於洛惟晉焉依

自幸於苟偷而不復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詩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而王政自是不行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耳不知昭揚祖刑文武乃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當開治之時而遣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拳拳於爾師爾邦爾都而寘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特平王自不振耳

費誓

集傳 費地名。地理今釋孔傳云費魯東郊地名蘇氏云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季氏之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孔安國謂魯東郊地則是今曲阜縣境未詳所在 淮夷徐戎地理今釋案孔安國傳徐戎徐州之戎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括地志又以分國即淮夷非是徐城縣今廢屬江南鳳陽府泗州並起爲寇魯侯地理今釋史記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周公旦子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曲阜縣今屬山東兗州府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

可紊又案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集說 孔氏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蘇氏軾曰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外十里爲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也○蔡氏卞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邪○朱子曰費誓秦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呂氏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罷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蹶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氏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陳氏師凱曰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曰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氏之邑僖元年左傳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爲費宰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爲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爲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邑近結奄民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何耳誓辭首以淮夷徐戎竝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爲征徐戎而作也然戎夷爲亂必非一次周公既沒又復爲亂禮記曾

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集傳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集說 孔氏安國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孔氏穎達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六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幷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淮夷之爲中國久矣

附錄 孔氏安國曰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王氏充耘曰徂往當從孔氏言今往伐此戎夷爲是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集傳 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陳氏師凱曰紛卯紛帨之紛讀如焚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說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以爲飾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其文互相通○陸氏鍵曰敹體取甲冑扞禦用干楯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則鋒刃所紛出而迭應仁義之師制梃可撻堅利然善戰者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得不於此凜凜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集傳 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

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屛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集說 孔氏安國曰。令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孔氏穎達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周禮冥氏掌爲穽擭以攻猛獸。知穽擭皆是捕獸之器也。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張氏九成曰。牛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黃氏度曰。民本設機穽以捕獸。恐傷軍人牛馬。今閉塞之。不閉塞傷牿。有常刑。○王氏樵曰。上是誓衆士以治戎備之事。師未出時也。此

是誓居民以除道路之事。師既出時也。○王氏肯堂曰。牛駕車以載軍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急者。軍所止之處。必出之牢閑。牧於草澤。故以戒居民。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集傳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金氏履祥曰。臣妾。軍中奴婢薪炊者。戎車甲士三。徒七十二。外有餘子二十五人。即臣妾也。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僖四年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蘇氏軾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薛氏季宣曰。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祇復之。不得私人之有也。商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大防也。○呂氏祖謙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棊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

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集傳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林氏之奇曰：糗，說文云熬米麥也。謂熬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幹，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幹，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孔氏穎達曰：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王氏樵曰：不定之辭。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幹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

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幹也。○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幹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蘇氏軾曰：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幹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林氏之奇曰：刑非聖人之所忍言，至於用兵則不厭夫三令而五申之，所以全民命而重戎事也。○呂氏祖謙曰：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幹之不供，加以降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雖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李氏杞曰：常刑，刑有定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於死也。○吳氏澄曰：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齎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楨幹芻茭，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也。芻茭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饑疲，故亦服死刑也。

總論 薛氏季宣曰：伯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營廐嚴肅，以動則軍無役，按戰守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幹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儆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

矣。卽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晉侯其賢矣哉。

秦誓

【集傳】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地理今釋。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因爲國號。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也。）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孔氏穎達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怨。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薛氏季宣曰。春秋於殽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也。太史公書秦誓於封殽尸下。書序以爲還歸自殽而作、則非作於封殽之時。穆公引咎歸己、如遂能戢兵自斂、則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與秦晉之師。觀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旨矣。○王氏炎曰。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李氏杞曰。春秋敗殽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爲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陳氏賓曰。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

【附錄】金氏履祥曰。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殽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艾之言、極爲眞切。穆公平日貪利功、於五霸爲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髣髴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此所以爲穆公歟。

【存疑】秦誓篇首、蔡傳云、晉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此從孔傳據書序、誓作於敗殽之年。明甚。考左氏春秋、魯僖公三十二年也。是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雖不言作誓之事。然晉歸三帥、穆公郊迎、鄕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當是時其自悔可知。乃復有彭衙之敗、濟河之師。此後之說者、每責秦穆知悔過而不能改耳。惟史記載穆公自三十三年敗殽之後、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氏履祥以史旣有明文、是誓作於封殽之日、而非殽敗還歸之作矣。要之作誓歲月、孔傳與史記雖記載不同、然秦晉之爭、緣起於殽、則諸書皆合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集傳】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孔氏安國曰。衆言之本要。）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集說】孔氏安國曰。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孔氏穎達曰。我誓告汝衆言之首。告汝以言中之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集傳】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不。孔氏安國曰。卽改之。如水流下。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朱子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呂氏祖謙曰。曰俾曰艱。非直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爲此言也。受人之責。苟私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則聞規聽諫。亦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逆之迹。亦必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前除滌治。俾略無扞格。如順流。其爲力豈易乎哉。○陳氏鏞曰。民猶言天下之人也。凡人之情。孰不知善之可爲。過之當改。然悠悠度日。多汨沒於盤遊安樂之中。歲月侵尋。忽不知其已老矣。盤之爲樂。以他篇觀之。皆未有以爲善者。若曰盤遊無度。不敢盤于遊田。若是。猶如此也。人終自如此。多爲盤樂也。○魏氏了翁曰。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卲。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祇。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爲深切。蓋一於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扞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惟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群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王氏樵曰。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欲而不忍割。憚天理而不肯進。凡人鮮不如是。故多可悔。蓋多盤二字。不能進善之病根也。○姚氏舜牧曰。人情多自是。故難於知過。多自遂。故難於改過。皆多盤之病。穆公以已前不受人言。致喪師辱國。故有味乎此言。深用以自悔耳。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集傳】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遂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思有以轉禍爲福。易危爲安。則我心之憂。惟恐日月逾邁。難得易失。若不復反。雖欲悔之而無所及也。○夏氏僎曰。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集傳】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孔氏穎達曰。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類。○王氏樵曰。君子之爲人謀也忠。不肯苟就其意。小人遷就人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秦誓

意與謀必敗事親其就已而從其謀穆公之所以有今日也○今之謀人非眞可親我之初心亦欲惟善謀是聽但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則溺於其說而不自覺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集傳 番番葉氏夢得曰番番如世稱皤然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集說 王氏十朋曰番番與申伯番番同仡仡與崇墉仡仡同○呂氏祖謙曰尊老貴德之心欲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防閑之而不復萌也憸邪讒佞之徒欲絕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陳氏師凱曰古注云旅力衆力也張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蓋言番番然老貌者其衆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謬

以中壽詆之今思之眞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尚爲我有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集傳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王氏樵曰獨立無朋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眞而言治亂之效甚決○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眞切又甚於親有才者之若己有矣是眞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卽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乎之意○金氏履祥曰因上文古謀人良士而思好賢樂善之人蓋兼有受責如流之美此賢相之量也○陳氏雅言曰大臣之道不貴乎用一己之能而在於容天下之善人君能得是臣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羣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子孫也而是人能保之蓋遵其成憲被其餘澤子孫之利莫大於此也黎民者我之黎民也而是人能保之蓋

樂其改敎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亦莫大於此也一已之技能有限而天下之才德無窮大臣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考眾而福之集國考遠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集傳 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陳氏櫟曰此章大學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王氏樵曰凡人以材自居於君則惟恐他人形己之短妨己之進此冒疾之所以生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集傳 杌隉張氏九成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言賢佞異行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賢人也○夏氏

僎曰邦之不安由用一人如後所稱者邦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如前所稱者○陳氏櫟曰國之安危繫所用一人之是非即考蘇管仲論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結上文兩節有照應○顧氏錫疇曰杌隉即指子孫黎民之危尚不保言榮懷即指子孫黎民之可保有利言曰由一人言係於一人之不容才德者耳亦尚一人之慶者言係於一人之能容才德者耳

附錄 薛氏季宣曰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繫焉原本從亦一人所自出爾○黃氏度曰寡謀敗事杌隉不安由我一人苟能改舊圖新則邦之榮懷亦在一人而已○呂氏祖謙曰安危皆由我一人所任公所以責已也

案 蔡傳言邦之安危繫於所任一人之是非一人指大臣說與注疏相合是申繳上二章之意若薛季宣黃度

呂祖謙諸家之說則以一人為穆公自稱之辭似亦無背於理蓋穆公當不徒望之大臣尤宜責之一已也

總論 程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誓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黃氏度曰書終於二誓何也費誓見周初牧伯職業秦誓春秋霸國爭雄盛衰之變也○董氏鼎曰秦穆輕言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固違蹇叔之諫至於喪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李氏謹思曰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往之會王霸升降之機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緯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以尊周也而天下之勢駸駸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羅氏洪先曰秦誓一篇有

可爲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惟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seal stamp]